

# 目 录

##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 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严密防堵英船等事上谕  
正月初二日 .....1
- 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行营进驻杭城布置防剿折  
正月初四日 .....2
- 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督防乍浦不力之总兵陈述祖  
撤回省城折 正月初四日 .....3
- 四、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防御海口情形折  
正月初四日 .....4
- 五、两江总督牛鉴奏陈新制虎蹲炮位可破英人洋枪火箭片  
正月初四日 .....6
- 六、著准怡良所奏将金门镇总兵詹功显暂留澎湖防堵事  
上谕 正月初六日 .....7
- 七、著署闽浙总督怡良等悉心筹画厦门鼓浪屿攻剿事宜  
上谕 正月初六日 .....7
- 八、著照提督例支养廉给在台协防之前任浙江提督王得  
禄事上谕 正月初六日 .....7

- 九、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各省兵丁赴浙过境日期并拨解浙省军械片 正月初七日 .....8
- 十、两江总督牛鉴奏陈淮北运商呈请捐输防堵经费片 正月初七日 .....9
- 一一、著于江苏藩库内赏给在京口防守之江宁驻防八旗官兵半年饷银事上谕 正月初七日 .....10
- 一二、著两江总督牛鉴赏收淮北运商公捐之备赏银两事上谕 正月初七日 .....10
- 一三、著将怡良补授闽浙总督梁宝常补授广东巡抚事上谕 正月初七日 .....11
- 一四、著两广总督祁埏等查明英船至粤是否经由安海息辣等地事上谕 正月初八日 .....11
- 一五、著闽浙总督怡良会同刘鸿翱通盘筹画闽省防务事上谕 正月初八日 .....12
- 一六、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遵旨另议海丰县海口防堵情形折 正月初九日 .....12
- 一七、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瓜洲所关匪细恳敕于要隘拦江堵截折 正月初九日 .....13
- 一八、著两江总督等各于水师副将内遴选保送堪胜总兵人员事上谕 正月初九日 .....15
- 一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补给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等丧费片 正月 .....15
- 二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会勘金牌海口情形折 正月初十日 .....16
- 二一、闽浙总督怡良遵旨奏报台湾布防情形折 正月初十日 .....18
- 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保奏亲登英船之代理知县林朝聘以县丞补用折 正月十一日 .....20

- 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验军械不堪应用请将监造  
各员交部议处折 正月十一日 .....21
- 二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领到赏件炮位及文蔚先赴  
曹江折 正月十一日 .....22
- 二五、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遵旨将汉奸陈在镐解赴  
邳州监禁折 正月十二日 .....23
- 二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周密防堵乘机进取一鼓擒敌  
等事上谕 正月十二日 .....24
- 二七、军机大臣奏呈所拟飭令顺保速赴狼山总兵  
新任谕旨片 正月十三日 .....25
- 二八、著两江总督牛鉴仍当随时体察筹画毋涉大意  
并严拿汉奸事上谕 正月十三日 .....25
- 二九、湖南巡抚吴其浚奏报遵旨催趲四川官兵全数  
过境赴浙片 正月十四日 .....26
- 三十、著靖逆将军奕山会同祁埏梁宝常据实复奏战守  
机宜不得徒托空言事上谕 正月十四日 .....26
- 三一、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招来汉奸必当筹画尽善分别  
妥办事上谕 正月十四日 .....28
- 三二、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确奏粤省库存银数通筹用度  
等事上谕 正月十四日 .....28
- 三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军需银两就近改拨以节运费折  
正月十五日 .....29
- 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委员赴豫采买硝斤等情片  
正月十五日 .....30
- 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林朝聘安内攘外有功请委署  
余姚知县片 正月十五日 .....31
- 三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探视英人举动并各路勇壮  
节次斩获情形折 正月十六日 .....32

- 三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译出英人所呈文件折  
 正月十六日 .....33  
 附件一：照录余姚县百姓写给英人事样一件 .....35  
 附件二：照录英人写给外委陈志刚字样一件 .....35
- 三八、给事中李莼奏陈保护粮船之法片  
 正月十七日 .....35
- 三九、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监造劣质军械各员职名  
 交部议处等事上谕 正月十八日 .....36
- 四〇、著直隶总督补给王锡朋丧费二千五百两等事上谕  
 正月十九日 .....37
- 四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飭属认真办理铸炮并安置  
 操练防守各事宜上谕 正月二十日 .....37
- 四二、漕运总督朱树奏报挑选精兵前赴上海防堵片  
 正月二十一日 .....38
- 四三、江苏巡抚程燾奏报浙江后路粮台制造军械例价  
 不敷酌请变通并缮具条款折 正月二十二日 .....39  
 附件：条款 .....40
- 四四、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遵旨酌筹江宁旗营添  
 铸抬炮鸟枪折 正月二十二日 .....42
- 四五、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江宁青州旗营官兵口粮  
 等项应于苏州粮局给发片 正月二十二日 .....44
- 四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督飭在防将士加意操练片  
 正月二十三日 .....45
- 四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趁机分路剿袭全在审时  
 度势等事上谕 正月二十三日 .....45
- 四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办理大兵即日进剿所需  
 船隻人夫并酌给雇值情形折 正月二十四日 .....46
- 四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各委员及义勇等屡有

斩获英人片 正月二十四日 .....	50
五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将军参赞用过银数片	
正月二十四日 .....	51
五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会议海龄所奏拦江堵截是否	
可行事上谕 正月二十四日 .....	52
五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查鸡笼击沉英船	
出力人员折 正月二十五日 .....	52
五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严讯英俘情形折	
正月二十五日 .....	53
五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各路兵勇到齐调拨已定克期进攻折	
正月二十五日 .....	55
五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各省奉差来营各员弁留营差委折	
正月二十五日 .....	61
五六、监察御史松年奏请飭令沿海督抚派员缉捕汉奸折	
正月二十六日 .....	62
五七、江苏巡抚程晋采奏报军需解浙情形片	
正月二十六日 .....	64
五八、著闽浙总督怡良于金牌长门海口督员随时测探	
修补等事上谕 正月二十七日 .....	64
五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敕部拨济军需银两折	
正月二十九日 .....	65
六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各要口及已复郡县均已严防片	
正月二十九日 .....	66
六一、闽浙总督怡良奏报鼓浪屿英船活动等情片	
二月 .....	67
六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奖励监修炮台监造炮位出	
力人员折 二月初三日 .....	67
六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可否将奕纪量于恩施片	

- 二月初三日 ..... 68.  
 附件：监修炮台监造炮位出力人员清单
- 六四、湖北巡抚赵炳言奏报浙省所请借拨火药实难筹拨片  
 二月初三日 ..... 69
- 六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照所奏克期进剿以扬国威等事上谕  
 二月初三日 ..... 70.
- 六六、著将浙江巡抚刘韵珂并监造军器未能合法各员分  
 别交部察议或议处事上谕 二月初三日 ..... 70.
- 六七、著将扬威将军奕经等所提银两于军需项下作正开  
 销事上谕 二月初三日 ..... 71
- 六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计破再犯台湾之英船并  
 斩俘获胜折 二月初四日 ..... 72.
- 六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  
 二月初四日 ..... 73.
- 七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查明京口防兵借饷与例不符折  
 二月初四日 ..... 76.
- 七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酌裁江西安徽额兵拨归直省募  
 补折 二月初四日 ..... 77
- 附件：酌裁江西安徽额兵清单 二月初四日 ..... 78.
- 七二、两江总督牛鉴奏为京口江面未便安置船筏片  
 二月初四日 ..... 79.
- 七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人有窜扰上海乍浦之说已飭  
 属严防片 二月初四日 ..... 80.
- 七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大兵进剿未复郡县现加意防堵折  
 二月初六日 ..... 80.
- 七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筹议借支银两以备军需片  
 二月初六日 ..... 82.
- 七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官兵接仗不利长溪岭与营盘

被焚等情折 二月初七日 .....	83
七七、英水师陆路提督为请互换被俘人员致扬威将军奕 经照会 二月初七日 .....	86
七八、著仍遵前旨将林则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事上谕 二月初七日 .....	87
七九、著户部议奏刘韵珂请拨军需银两事并著山西等省 遵解盐课事上谕 二月初八日 .....	87
八〇、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照所议酌添江宁旗营抬炮鸟 枪等事上谕 二月初九日 .....	87
八一、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官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 二月初十日 .....	88
八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据报英军侵入慈溪并勒索银 两情形片 二月初十日 .....	92
八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壮勇败溃抵省咨准将军将器 械追缴片 二月初十日 .....	93
八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片 二月初十日 .....	94
八五、户部奏为遵议筹拨浙江军需银二百万两折 二月十一日 .....	94
八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派兵防守宝山并严防各海口 情形片 二月十二日 .....	95
八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剿袭宁镇受挫后仍须奋勇直前 不可稍形畏葸等事上谕 二月十二日 .....	96
八八、著将奕经等所奏剿袭宁镇未能即时克复原折抄给 讷尔经额阅看事上谕 二月十二日 .....	97
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人呈递书函拟暂示羁縻并 请调动劲兵图剿折 二月十三日 .....	97
附件：英水师官汉文照会 二月十三日 .....	100

- 九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饬令提督余步云屯扎上虞片  
二月十三日 .....101
- 九一、著耆英驰赴广州将军之任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1
- 九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长溪岭慈溪山营盘被英焚  
烧后戴罪立功另行设法慎密布置等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1
- 九三、著四川提督齐慎驰赴浙江会办军务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2
- 九四、著陕西巡抚富呢扬阿速调陕甘兵二千名赴浙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3
- 九五、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咨商奕经等严防尖山等处并  
准支提江浙库银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3
- 九六、著两江总督牛鉴严密备防上海宝山一带事上谕  
二月十三日 .....104
- 九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饷银解台并台湾现在安静片  
二月 .....104
- 九八、著军机大臣穆彰阿驰津会办事件上谕  
二月十五日 .....105
- 九九、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在津静候穆彰阿到时妥商  
一切事上谕 二月十五日 .....105
- 一〇〇、著盛京直隶山东各督抚预防汉奸事上谕  
二月十五日 .....105
- 一〇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查阅天津大沽兵勇演试  
火器及到防日期折 二月十六日 .....106
- 一〇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折回天津郡城静候  
钦差穆彰阿商办片 二月十六日 .....107
- 一〇三、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酌量各海口情形分别调兵



- 防堵折 二月十六日 .....108
- 一〇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盐商刘洪绪等自雇巡役五  
百名协防海口情形片 二月十六日 .....109
- 一〇五、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陈以马队伏击闽粤汉奸片  
二月十六日 .....110
- 一〇六、军机大臣王鼎奏报林则徐在东河襄理文案得力片  
二月十六日 .....110
- 一〇七、两广总督祁埏等奏报遵旨查明粤省军需每月用  
银数及应办事宜折 二月十七日 .....111
- 一〇八、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通盘筹画广东战守情形折  
二月十七日 .....114
- 一〇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请奖励广东捐资出力绅士折  
二月十七日 .....117
- 一一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法兰西兵头来省为英人解  
和已经好言拒绝片 二月十七日 .....119
- 一一一、著耆英驰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等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0
- 一一二、著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1
- 一一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务当协力同心设法羁縻并严  
防省城等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1
- 一一四、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派员带同伊里布由驿驰京  
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2
- 一一五、著钦差大学士穆彰阿不可将伊里布赴浙效力事  
告知讷尔经额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2
- 一一六、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饬属将回籍壮勇缴械事上谕  
二月十七日 .....123
- 一一七、著钦差大学士穆彰阿会同讷尔经额务使天津海

- 口无隙可乘并严防改装汉奸入城事上谕  
二月十八日 .....123
- 一一八、著直隶总督查明袁澄之被诱卖鸦片一案咨部办  
理事上谕 二月十八日 .....124
- 一一九、四川提督齐慎奏为遵旨由湖北折赴浙江会办军  
务折 二月十九日 .....125
- 一二〇、广西巡抚周之琦奏报遵旨密查越南战船情形片  
二月十九日 .....126
- 一二一、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严防汉奸改装上岸入城事上谕  
二月十九日 .....127
- 一二二、著姑准京口防兵由江苏藩库借拨俸饷款项等事  
上谕 二月十九日 .....128
- 一二三、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奏为遵旨派员带同伊里布赴  
京折 二月二十日 .....128
- 一二四、著将陈连升长子陈展鹏等服阙后引见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 .....129
- 一二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明进剿是否确有把握并英  
人来函如何羁縻等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 .....129
- 一二六、著河南广西巡抚各选兵一千名候旨事上谕  
二月二十日 .....130
- 一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陆续拿获汉奸讯取供词等  
情折 二月二十一日 .....131
- 附件：汉奸陈秉钧等供词 二月二十一日 .....133
- 一二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恩准戴罪图功折  
二月二十一日 .....138
- 一二九、著漕运总督朱树等严防汉奸溜入水手事上谕  
二月二十一日 .....140
- 一三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海口筹防严密情形折

- 二月二十日二 .....140
- 一三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督饬孙贵制造虎蹲炮位片  
二月二十二日 .....142
- 一三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会商天津等处防堵  
稽查情形折 二月二十二日 .....143
- 一三三、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将所议酌带健马事应再行另  
筹事上谕 二月二十二日 .....146
- 一三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议筹防海口并酌商福建  
举人黄蕙田条陈折 二月二十四日 .....146
- 一三五、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前任提督王得禄在澎湖病  
故及台湾情形片 二月二十四日 .....149
- 一三六、军机处奏为查明咸龄系由四等侍卫革职片  
二月二十四日 .....150
- 一三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照所奏办理天津海口等处  
防堵稽查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 .....150
- 一三八、著将伊里布咸龄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 .....151
- 一三九、著准耆英奏请随带官员兵丁赴浙以供差委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 .....151
- 一四〇、著周悦胜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并由长春署理  
直隶提督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 .....152
- 一四一、著齐慎仍为参赞大臣驰往浙江办理军务事上谕  
二月二十四日 .....152
- 一四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所造弩弓检齐二副呈览  
事上谕 二月二十五日 .....152
- 一四三、盛京将军禧恩奏报查办奉天海口情形折  
二月二十六日 .....153
- 一四四、著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赴浙防守省城奕经等

- 仍守海口事上谕 二月二十七日·····154
- 一四五、御史吕贤基奏请敕禁各省加派勒捐折  
二月二十八日·····155
- 一四六、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报遵旨遣兵赴浙片  
二月二十八日·····155
- 一四七、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拨解浙省火药数目及  
起程日期片 二月二十八日·····156
- 一四八、著各省督抚严查吏胥借防堵加派勒捐事上谕  
二月二十八日·····156
- 一四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现办防剿事宜折  
二月二十九日·····157
- 一五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火攻船只未能全燃致  
使伏应参差缘由折 二月二十九日·····160
- 一五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宁波等处接仗阵亡各  
员并请分别赐恤折 二月二十九日·····161
- 一五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探闻英人添有兵船游奕片  
二月二十九日·····163
- 一五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再三查考续获洋人姓名及  
所供情形片 二月二十九日·····164
- 附件：译出英信 二月二十九日·····165
- 一五四、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续筹严防闽广商船章程  
折 二月二十九日·····165
- 一五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解送弩弓来京呈览  
片 二月二十九日·····167
- 一五六、安徽巡抚程焱采奏报拨解火药鸟枪腰刀赴浙片  
二月二十九日·····167
- 一五七、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押解陈在镒交奕经审办事上谕  
二月二十九日·····168

- 一五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汉奸审明后正法并查奏英情等事上谕 二月二十九日·····168
- 一五九、著奕经乘英目及汉奸多被诛戮之际激励众心相机进剿事上谕 二月二十九日·····169
- 一六〇、著浙江巡抚刘韵珂访察宁波定海英情事上谕 二月三十日·····170
- 一六一、著直隶闽浙两广等省督抚照讷尔经额所奏防范闽广商船章程一折办理事上谕 三月初二日·····170
- 一六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固守省城并裁撤兵勇及勿轻信法国来人等事上谕 三月初三日·····172
- 一六三、著将已革湖广总督周天爵免罪仍留粤效力事上谕 三月初三日·····173
- 一六四、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酌拟杜绝汉奸缘由折 三月初五日·····173
- 一六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毋庸再调黔川官兵并不准杀害英俘汉奸亦不准释放等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175
- 一六六、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按照所奏于海口各处严加设防控制得宜等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176
- 一六七、著河南及广西巡抚各选精兵一千名赴浙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177
- 一六八、著奖励浙江打仗出力殊勒亨等员弁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177
- 一六九、著将浙江金华协副将朱贵等八人照例赐恤事上谕 三月初六日·····178
- 一七〇、伊犁将军布彦泰等奏报原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到戌在印房当差片 三月初八日·····179
- 一七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仍饬常恒昌办理藩司事务等

- 事上谕 三月初九日 .....179
- 一七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奏报遵旨会议大沽北塘屯  
兵安营情形折 三月初十日 .....180
- 一七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查明丰润县以东各  
州县海口后路接应情形折 三月初十日 .....181
- 一七四、著直省各督抚体察舆情熟思筹画军费良法等事上谕  
三月初十日 .....183
- 一七五、著两江等省督抚并长芦盐政筹议可否酌加盐价  
事上谕 三月初十日 .....184
- 一七六、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谢赏骑都尉世职等恩折  
三月十一日 .....184
- 一七七、山东巡抚浑布奏为遵旨设法严防汉奸折  
三月十一日 .....185
- 一七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亲勘海丰县海口情形折  
三月十一日 .....187
- 一七九、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飭属妥办押递被遣散壮勇回  
籍事上谕 三月十一日 .....188
- 一八〇、著钦差都统哈琅阿查奏琿春兵内能驾威拈船出  
洋人数事上谕 三月十一日 .....189
- 一八一、漕运总督朱树奏为遵议严防汉奸章程片  
三月十二日 .....189
- 一八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照所奏大沽北塘屯营安兵  
一折慎密防范事上谕 三月十二日 .....190
- 一八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防闽省不可令英人陆战得  
手并应撙节经费等事上谕 三月十二日 .....191
- 一八四、著漕运总督朱树照所奏严防匪徒涸迹于粮船水  
手事上谕 三月十二日 .....191
- 一八五、著准德珠布所奏于江宁及江苏藩库借银修理驻

防官兵房屋事上谕 三月十三日 .....	192
一八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镇海焚烧英船情形折	
三月十四日 .....	193
一八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盘诘英俘情形折	
三月十四日 .....	194
一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出力人员升补军营现有	
武职各缺折 三月十四日 .....	197
一八九、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生擒英兵并究出奸民	
通敌情形折 三月十四日 .....	198
一九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陈酌议江苏省防英经费支用	
条款折 三月十四日 .....	202
附件：江苏省防务军费支用条款清单 .....	203
一九一、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参赞大臣齐慎过境并护送	
部拨银两等情片 三月十四日 .....	211
一九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英船在尖山等处窥探及现	
在办理情形片 三月十五日 .....	211
一九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抵浙省日期并恭谢圣恩等情折	
三月十七日 .....	213
一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陈遵旨另筹马队御敌之策折	
三月十八日 .....	215
一九五、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火药及代造鸟枪腰刀全数	
解浙片 三月十八日 .....	216
一九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定海焚烧英船打仗获	
胜情形折 三月二十一日 .....	217
一九七、著奖励焚烧英船之镇海县生员王师真等人事上谕	
三月二十一日 .....	220
一九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烧毁英船之机收复郡县惩	
治汉奸擒拿著名英目事上谕 三月二十一日 .....	221

- 一九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向英目干布尔细询英国情形  
事上谕 三月二十一日 ..... 222
- 二〇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照所议严防汉奸涵入粮船  
水手短纤事上谕 三月二十一日 ..... 223
- 二〇一、著台湾总兵达洪阿仍驻嘉义大营并相机痛剿驶  
来之英船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一日 ..... 223
- 二〇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大兵陆续前进及英人寄答  
英俘回书等情折 三月二十四日 ..... 224  
附件一：英人咖吐叻信译文 三月二十四日 ..... 227  
附件二：英人咖吐叻汉字条 三月二十四日 ..... 228  
附件三：英人干布尔信译文 三月二十四日 ..... 228
- 二〇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查明副将朱贵子嗣情形折  
三月二十四日 ..... 228
- 二〇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现已查明定海镇海两处阵  
亡将弁名数折 三月二十四日 ..... 229  
附件：定镇二处阵亡将弁姓名单 ..... 230
- 二〇五、湖南巡抚吴其浚奏为代造闽省所需火箭并委员  
解送片 三月二十四日 ..... 231
- 二〇六、广西巡抚周子琦奏为遵旨挑选官兵分起赴浙折  
三月二十四日 ..... 231
- 二〇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飭属防堵来台英船片  
三月二十七日 ..... 232
- 二〇八、著赏扬威将军奕经双眼花翎并赏文蔚头品顶带  
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 ..... 233
- 二〇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胜克复郡县加倍慎密出奇  
制胜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七日 ..... 234
- 二一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陈英情窘迫宜及时进剿折  
三月二十八日 ..... 235



- 二一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陈筹画稽查汉奸办法片  
三月二十八日·····236
- 二一二、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毋庸议宗室和昶所陈海防各  
策等事上谕 三月二十八日·····237
- 二一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破获通敌奸民大帮英  
船全遁折 四月初二日·····238
- 二一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令英俘阅看英书并准回书以  
及严查英军演习等事上谕 四月初二日·····241
- 二一五、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尖山等处严加防范事上谕  
四月初二日·····242
- 二一六、著沿海将军督抚于英船夜犯须探实再开枪炮事  
上谕 四月初二日·····243
- 二一七、著俟朱昭南之子朱纲及岁时由原籍督抚送部引  
见事上谕 四月初二日·····244
- 二一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宁波英船退赴镇海咨行各  
处防堵折 四月初三日·····244
- 二一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镇海英船陆续退往定海片  
四月初三日·····246
- 二二〇、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抵杭日期折 四月初三日·····246
- 二二一、钦差大臣耆英奏陈制敌之策并查访官兵打仗施  
放枪炮情形所言不一片 四月初三日·····247
- 二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确查郑鼎臣在定海获胜并  
浙省现在情形折 四月初四日·····248  
附件：抄录英人伪示 四月初四日·····250
- 二二三、扬威将军奕经奏请派耆英会同办理军务折  
四月初四日·····251
- 二二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郭士力受伤身死似属可信片  
四月初四日·····252

- 二二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军两次遣返失陷兵勇并  
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情形折 四月初五日 ……………254  
附件一：译出之英信一件 四月初五日 ……………256  
附件二：汉字英信一件 四月初五日 ……………256
- 二二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大兵进攻宁郡英军窜退并  
乘机暗袭镇邑折 四月初五日 ……………256
- 二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赏戴双眼花翎之恩折  
四月初五日 ……………258
- 二二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水勇擒斩英兵并夺获船只片  
四月初五日 ……………259
- 二二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请飭沿海各省一体严防退  
出宁郡之英船片 四月初五日 ……………260
- 二三〇、著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銜等并著开单保奏出力  
员弁事上谕 四月初五日 ……………260
- 二三一、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保奏击退复犯台港英船出  
力文武员弁并严鞫英俘等事上谕 四月初五日 ……………261
- 二三二、著准续发托浑布奏请山东海防经费十五万两事上谕  
四月初五日 ……………262
- 二三三、两广总督祁埏等奏为遵旨查明新加坡为英来粤  
经由之路等情折 四月初六日 ……………262
- 二三四、著台湾总兵达洪阿将前获英俘在台正法并密讯  
近获英俘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 ……………264
- 二三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俟芦商等捐输缴足再分等  
奏请甄叙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 ……………265
- 二三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及时进剿收复三城并期设法  
擒拿英军首领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 ……………265
- 二三七、著吏兵两部奖叙上年台湾击沉英船之出力文武  
义首各员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 ……………266

- 二三八、著刑部议奏达洪阿所奏台湾续获各犯汇案拟办  
一折事上谕 四月初六日 .....267
- 二三九、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耆英过境及各兵陆续进口  
等情片 四月 .....267
- 二四〇、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免纳米税三月广招商贩  
以裕兵民口食折 四月初八日 .....268
- 二四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在内江钉桩筑坝拦截英船  
即日进攻镇海折 四月初九日 .....269
- 二四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在金山洋面游奕已加  
意防守片 四月初九日 .....271
- 二四三、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英船动静及解浙军需并赴  
浙官兵过境情形片 四月初九日 .....271
- 二四四、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窜至乍浦现饬防守并  
示羁縻折 四月初九日 .....272
- 二四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严守省城防守乍浦毋致疏虞  
等事上谕 四月初十日 .....273
- 二四六、著闽粤督抚饬探所属洋面及香港虎门鼓浪屿等  
处英船情形事上谕 四月初十日 .....274
- 二四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驶进乍浦紧急添兵堵  
御情形折 四月十一日 .....275
- 二四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乍浦失守自请交部治罪折  
四月十一日 .....276
- 二四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乍浦失守江苏水陆交防并漕  
船照常行走折 四月十一日 .....279
- 二五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请酌留陕西河南兵一千名俾资  
江省捍卫片 四月十一日 .....280
- 二五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军攻陷乍浦现在省城嘉  
兴危急情形折 四月十一日 .....281

- 二五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陈战无长策惟有羁縻片  
四月十一日 .....283
- 二五三、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员安插乍浦逃亡满兵及  
伤员暂护副都统印信片 四月十一日 .....284
- 二五四、广东学政高人鉴奏报沿途各地雨雪收成并广东  
办理善后情形片 四月十一日 .....285
- 二五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收复宁郡后乘胜收复镇海  
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6
- 二五六、著将在宁波打仗受伤被俘不屈被害之守备王国  
英照参将例赐恤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6
- 二五七、著沿海各省督抚严防浙江英船分窜各海口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7
- 二五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被英留禁宁波之二名兵  
勇情形并保奏砍擒英兵之水勇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7
- 二五九、著将定镇阵亡将弁二十二人照例赐恤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8
- 二六〇、著准刘韵珂奏请暂将知县王葆生及桂荫留浙差  
委事上谕 四月十一日 .....289
- 二六一、著将稟报不实之护理定海镇总兵事游击周士法  
严加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二日 .....289
- 二六二、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照旧章办理广东采买硝斤事  
上谕 四月十二日 .....290
- 二六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机收复镇海并关押及密访  
汉奸等情事上谕 四月十二日 .....290
- 二六四、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截留河南官兵分派在苏州  
防守等情折 四月十三日 .....291
- 二六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欲犯嘉兴现筹防守情形

- 折 四月十三日 .....292
- 二六六、监察御史苏廷魁奏为风闻英船潜遁宜速办善后  
事宜折 四月十三日 .....294
- 二六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密查办理御史苏廷魁所奏事  
上谕 四月十三日 .....295
- 二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英情窘迫之际及时攻剿事  
上谕 四月十三日 .....296
- 二六九、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一面防维一面攻袭事上谕  
四月十四日 .....297
- 二七〇、著两江总督牛鉴等认真防范上海各海口事上谕  
四月十四日 .....297
- 二七一、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兵遣将速赴乍浦严密防堵  
事上谕 四月十四日 .....298
- 二七二、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于阅伍事竣仍驻登州布置事  
上谕 四月十五日 .....299
- 二七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至尖山口逼近省垣暂  
示羁縻折 四月十六日 .....299
- 二七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江苏截留河南官兵仍令赴  
浙片 四月十六日 .....301
- 二七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遵旨查明靖远炮台兵丁逃  
散情形折 四月十六日 .....301
- 二七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分别裁减兵勇并筹防情形折  
四月十六日 .....304
- 二七七、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拿获汉奸温东幅等申明分  
别定罪片 四月十六日 .....305
- 二七八、著钦差大臣耆英查明省河虎门各工程并筹办收  
复香港事上谕 四月十六日 .....306
- 二七九、著耆英驰赴广州将军之任等事上谕

- 四月十六日 .....306
- 二八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添兵防守乍浦相机剿守等事  
上谕 四月十六日 .....307
- 二八一、著扬威将军奕经与参赞分驻嘉兴曹江并查明乍  
浦失陷情形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08
- 二八二、著将失守乍浦之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交部严  
加议处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09
- 二八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兵防守扼要处所不必急于  
收复失地等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09
- 二八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应镇静安定众心以待大军并  
查奏所有失事文武下落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10
- 二八五、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昼夜严防吴淞口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10
- 二八六、著两江总督牛鉴即行严飭所属妥为弹压并可截  
留陕豫兵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11
- 二八七、著江苏巡抚程雋采催令浙江粮艘渡江等事上谕  
四月十七日 .....312
- 二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长喜等退守嘉兴并派  
员密堵河道情形折 四月十八日 .....312
- 二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开赴外洋酌调兵勇赴  
省严防折 四月十八日 .....314
- 二九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嘉兴府城设立粮台并收养  
乍浦难民等情片 四月十八日 .....316
- 二九一、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预备察哈尔蒙古兵二千名  
候旨事上谕 四月十八日 .....317
- 二九二、盛京将军禧恩奏为密飭沿海将弁确探英情以防  
诡计折 四月十九日 .....317
- 二九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镇宁重兵撤赴嘉兴并将曹

- 江守兵补足等事上谕 四月十九日 .....319
- 二九四、著湖广总督裕泰等选兵交刘允孝带赴江苏防守  
事上谕 四月十九日 .....320
- 二九五、著两江总督牛鉴严防江苏海口及内河事上谕  
四月十九日 .....320
- 二九六、钦差大臣耆英奏为驰赴嘉兴体察情形相机防守  
折 四月二十日 .....321
- 二九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查明现存乍浦满营官兵数  
目并将其家口送交杭州满营情形折  
四月二十日 .....322
- 二九八、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敌势鸱张设法羁縻并拟释俘片  
四月二十日 .....323
- 二九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苏省水陆交防并上海宝山一  
带防堵严密情形折 四月二十日 .....324
- 三〇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参显有规避情事之松江知府  
福祥片 四月二十日 .....325
- 三〇一、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周世荣暂留吴淞营参将任  
片 四月二十日 .....326
- 三〇二、著直隶两江山东各督抚稽查舵丁水手短纤人等  
以杜奸萌事上谕 四月二十日 .....326
- 三〇三、著准两江总督牛鉴奏请截留河南兵一千名扼要  
防堵事上谕 四月二十日 .....327
- 三〇四、扬威将军奕经奏请专委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折  
四月二十一日 .....328
- 三〇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讯明英俘及该国一切情形  
折 四月二十一日 .....329
- 三〇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退出乍浦现在调兵分  
赴镇海定海攻剿折 四月二十一日 .....331

- 三〇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抽兵赴援省垣并镇海英船情形等片 四月二十一日……………332
- 三〇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遵旨驰赴广东折 四月二十一日……………333
- 三〇九、安徽巡抚程赉采奏报陕甘兵全数及河南兵头二起过境片 四月二十一日……………334
- 三一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乍浦英船已退并查明同知韦逢甲殉难等情折 四月二十二日……………335
- 三一一、江苏巡抚程赉采奏报苏省地方安静并拨兵择要防守情形折 四月二十二日……………336
- 三一二、江苏巡抚程赉采奏报浙江饷银火药寄贮常州片 四月二十二日……………336
- 三一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驶入金山洋面旋即离开情形折 四月二十二日……………338
- 三一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奉上谕英船窜至乍浦已遵旨筹防片 四月二十二日……………339
- 三一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请旨将有退缩情事之金山营游击塔明阿降为守各留营差遣片 四月二十二日……………340
- 三一六、著扬威将军奕经将余步云锁拿解京并将失事文武员弁查明治罪事上谕 四月二十二日……………341
- 三一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督饬所部各守防地并设法守御杭州省城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二日……………342
- 三一八、著两江总督牛鉴等将截留河南兵一千名仍派赴浙事上谕 四月二十二日……………343
- 三一九、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练习水操奋勉之刘长清复还顶戴片 四月二十三日……………343
- 三二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请旨将年老力衰之南汇营都司陈宗岳休致片 四月二十三日……………344



- 三二一、著山东巡抚乔用迁迅飭山西兵一千名赴苏事上谕  
四月二十三日·····344
- 三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定海兵勇连次夺获并焚烧  
英船情形折 四月二十三日·····345
- 三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特依顺带兵赴乍浦防堵并  
确查失守情形折 四月二十三日·····347
- 三二四、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严议将奕经文蔚特依  
顺刘韵珂革职折 四月二十三日·····348
- 三二五、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旨派调湖北官兵驰赴江苏  
防守折 四月二十四日·····349
- 三二六、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豫省赴浙官兵全数出  
境日期折 四月二十四日·····350
- 三二七、广州将军耆英奏报自杭起身赴粤日期折  
四月二十四日·····351
- 三二八、著将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事上谕 四月二十四日·····351
- 三二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开赴外洋之英船驶往何  
处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四日·····352
- 三三〇、著两江总督牛鉴扼要设兵严防如有警报就近调  
兵事上谕 四月二十四日·····353
- 三三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江苏洋面静谧现仍遵旨严防  
折 四月二十五日·····354
- 三三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探英军情形并长喜韦逢  
甲因伤身故折 四月二十六日·····356
- 附件一：伊里布给英军郭提督照会  
四月二十六日·····357
- 附件二：英军郭提督复伊里布照会  
四月二十六日·····358

- 三三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被英人掳去之兵民赵升等  
二名尚未交回片 四月二十六日·····358
- 三三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讯取解回省城收禁之英俘口  
供片 四月二十六日·····359
- 三三五、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照所奏筹议台湾防夷章程  
一折办理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六日·····359
- 三三六、著户部速议具奏台湾请拨经费一事上谕  
四月二十六日·····360
- 三三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英船驶往何处并著英暂  
缓起程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六日·····360
- 三三八、著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认真堵御折回北驶之英  
船事上谕 四月二十六日·····361
- 三三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广东洋面英船数目并  
香港等情形折 四月二十七日·····362
- 三四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对收复镇海必须慎密有把握  
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364
- 三四一、著钦差大臣耆英在浙确查英人动向并专办与英  
羁縻事宜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365
- 三四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随时哨探乍浦开出之英船去  
向事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366
- 三四三、著将朝廷办理洋务前后情形及对英用兵本意告  
知中外事上谕 四月二十七日·····366
- 三四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查明闽洋经过英船情  
形折 四月二十八日·····368
- 三四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乍浦退出英船仍在浙洋等  
情折 四月二十八日·····369
- 三四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遵旨查明宁波接仗各情形片  
四月二十八日·····370

- 三四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谕不分畛域存心永戒欺  
 朦片 四月二十八日·····372
- 三四八、暂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臣乔用迁奏报官兵分起由  
 豫赴苏日期折 四月二十八日·····372
- 三四九、湖北提督刘允孝奏为遵旨选兵管带起程折  
 四月二十八日·····374
- 三五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严防闽省海口片  
 四月二十八日·····375
- 三五一、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查询台湾洋面现无英船活  
 动片 四月二十八日·····375
- 三五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照旧严密认真防御上海宝山一  
 带事上谕 四月二十八日·····376
- 三五三、著将带领乡勇抗英殉国之署乍浦同知韦逢甲照  
 例赐恤事上谕 四月二十八日·····377
- 三五四、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照所议认真稽查抚辑难民弹  
 压土匪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八日·····377
- 三五五、著将守兵远撤之江苏金山营游击塔明阿降为守  
 备事上谕 四月二十八日·····378
- 三五六、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江苏省城及京口地方调  
 兵防守情形折 四月二十九日·····378
- 三五七、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抽调兵丁操演马队情形片  
 四月二十九日·····380
- 三五八、著参赞大臣特依顺毋庸赴乍浦布防等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380
- 三五九、著奖叙定海连次夺获焚烧大小英船之各将弁事上谕  
 四月二十九日·····381
- 三六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遵旨查明御史苏廷魁条奏  
 粤东洋务情形折 四月三十日·····382

- 三六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勘明各海口顺道校阅各营  
伍并遵旨折回登州督防折 四月三十日 .....385
- 三六二、广西巡抚周之琦奏报遵旨挑选广西官兵全数出  
境赴浙日期折 五月初一日 .....386
- 三六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察明乍浦失守及各路  
弁兵溃散等情折 五月初一日 .....387
- 三六四、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江苏省城静谧内河防守严密  
暂缓调兵堵御折 五月初一日 .....390
- 三六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亲赴吴淞等处督办防堵事宜片  
五月初一日 .....392
- 三六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查勘海口防堵情形片  
五月初一日 .....393
- 三六七、著将长喜照例抚恤及著伊里布署乍浦副都统事  
上谕 五月初一日 .....393
- 三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严防英人诡秘并令伊里布在  
杭或在嘉兴驻扎妥办等事上谕 五月初一日 .....394
- 三六九、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仍当外严防御内示抚绥事上谕  
五月初一日 .....394
- 三七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漕艘经行各处严密稽查  
汉奸事上谕 五月初一日 .....395
- 三七一、江苏巡抚程裔采奏为遵旨飭令河南官兵赴浙及  
现在筹办防堵情形折 五月初二日 .....396
- 三七二、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英船现在江苏外洋游奕已  
飭属严防折 五月初二日 .....397
- 三七三、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英船在金山洋面开炮已飭  
属防堵片 五月初二日 .....399
- 三七四、著将奏事不诚不实之奕山祁頊梁宝常交部严议  
事上谕 五月初三日 .....399

- 三七五、著靖逆将军奕山等认真撙节经费并查奏续到英船情形等事上谕 五月初三日 ..... 400
- 三七六、著准靖逆将军奕山奏请将随带司员分别撤留事上谕 五月初三日 ..... 401
- 三七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吴淞海口英船情形并饬将弁防堵折 五月初五日 ..... 401
- 三七八、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咨调总兵尤渤来苏防守片 五月初五日 ..... 403
- 三七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风闻闽粤英船意图会同北窜折 五月初五日 ..... 403
- 三八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英船北驶宜预防片 五月初五日 ..... 405
- 三八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督饬员弁于尖山严密防堵事上谕 五月初五日 ..... 405
- 三八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惟当专驻上海督办攻剿事宜上谕 五月初五日 ..... 406
- 三八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连艘驶至吴淞口现在相持实情折 五月初七日 ..... 407
- 三八四、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调取在浙总兵尤渤所带防兵二千名片 五月初七日 ..... 408
- 三八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陈英船有北窜之势天津宜预为筹防折 五月初七日 ..... 409
- 三八六、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赴浙壮勇分别已回未回安插折 五月初七日 ..... 410
- 三八七、江苏巡抚程雋采奏请酌拨支用浙江存贮苏州军需银两片 五月初七日 ..... 411
- 三八八、著两江总督牛鉴加意防守吴淞口岸如兵力不敷酌调鄂晋兵防剿事上谕 五月初七日 ..... 412

- 三八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江苏洋面有警或带兵接应或  
攻袁定镇并严拿汉奸事上谕 五月初七日 .....413
- 三九〇、陕西道监察御史唐惇培奏为乍浦溃兵沿途抢掠  
请飭严查折 五月初八日 .....414
- 三九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赏还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并  
从优议叙等恩折 五月初八日 .....415
- 三九二、扬威将军奕经等遵旨奏报定海连次焚烧英船出  
力各员折 五月初八日 .....415
- 三九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查探英船行动情形折  
五月初八日 .....417
- 三九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已飭总兵尤渤带兵赴上海  
防剿片 五月初八日 .....418
- 三九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屡次焚烧英船之宋国经未  
便请叙缘由片 五月初八日 .....419
- 三九六、著江苏巡抚程裔采与牛鉴会商防御平望等处并  
严拿汉奸事上谕 五月初八日 .....419
- 三九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闯入吴淞提督陈化成阵  
亡并宝山失守折 五月初九日 .....420
- 三九八、著山东巡抚托浑布驻登州防御并严查来自闽粤  
或非土著居民事上谕 五月初九日 .....421
- 三九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严议奕山等人处分折  
五月初十日 .....422
- 四〇〇、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乍浦副都统长喜恤典折  
五月初十日 .....424
- 四〇一、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宝山失守苏省防范加严并  
自请处分折 五月初十日 .....425
- 四〇二、著将奕山革去御前大臣等职事上谕  
五月初十日 .....426

- 四〇三、著赏乍浦副都统长喜恤银九百两并荫一子事上谕  
五月初十日 .....427
- 四〇四、钦差大臣耆英奏为回抵杭州商办羁縻事宜折  
五月十一日 .....427
- 四〇五、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调遣兵丁防御省城情形折  
五月十一日 .....429
- 四〇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宝山接仗及防守崇明情形片  
五月十一日 .....430
- 四〇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续拨官兵赴苏并近日浙洋  
英船情形折 五月十一日 .....431
- 四〇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前获英俘十六名已交英酋  
罗伯瞻收领片 五月十一日 .....433
- 四〇九、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查询台湾洋面无英船游奕  
及鼓浪屿停泊英船情形片 五月十一日 .....433
- 四一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严密备防并于接到江苏札调  
信件即飞速派兵应援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4
- 四一一、著两江总督牛鉴截回前调赴苏之山西官兵转赴  
天津等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5
- 四一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哨探英船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6
- 四一三、著署盛京将军禧恩及山东巡抚托浑布先事筹防  
海口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6
- 四一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探英船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7
- 四一五、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及署河南巡抚鄂顺安飭赴  
苏山西兵折回天津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7
- 四一六、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将预备之兵驻扎口上候旨  
事上谕 五月十一日 .....438

- 四一七、江西巡抚吴文熔奏报广西赴浙官兵出境等情折  
五月十二日 ..... 438
- 四一八、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照著英所议先事办理坚壁  
清野事上谕 五月十二日 ..... 439
- 四一九、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山西官兵抵境时即令善  
祿迎提管带事上谕 五月十二日 ..... 440
- 四二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上海失守英船驶抵松江城外  
并查明吴淞接仗情形折 五月十三日 ..... 440
- 四二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寿春兵全数留驻松江并咨著  
英带兵来苏州防守片 五月十三日 ..... 441
- 四二二、著两江总督牛鉴先事预筹东炮台之黄家湾等处  
并查奏搁浅英船事上谕 五月十三日 ..... 442
- 四二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英人现情并加意调摄身  
体事上谕 五月十三日 ..... 443
- 四二四、两广总督祁埏奏为办理军务已用及现存银数折  
五月十四日 ..... 443
- 四二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探广东洋面英船情形折  
五月十四日 ..... 445
- 四二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自浙驶回英船数目等情片  
五月十四日 ..... 447
- 四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酌拨官兵赴苏守御并条陈  
防剿之策折 五月十四日 ..... 447
- 四二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探得浙洋英船增多并有北  
甯之谣折 五月十四日 ..... 450
- 四二九、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续查闽洋英船数目折  
五月十四日 ..... 451
- 四三〇、著两江总督牛鉴收集溃兵勿使英船乘势内犯等  
上事谕 五月十四日 ..... 452



- 四三一、兵部奏请赏银一千两给阵亡提督陈化成折  
五月十四日 .....453
- 四三二、著兵部将陈化成照提督例赐恤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3
- 四三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照所议将青州兵移驻京口  
办理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4
- 四三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派参赞带兵赴苏并特依顺督  
署乍浦副都统等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4
- 四三五、著钦差大臣耆英与伊里布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商  
办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5
- 四三六、著湖北提督刘允孝署理江南提督兼程驰往江苏  
堵剿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5
- 四三七、著吉林并黑龙江将军于吉黑各选兵一千名备天  
津防剿之用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6
- 四三八、著刘允孝署理江南提督事上谕  
五月十四日 .....456
- 四三九、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请调兵防守江宁及京口重  
地折 五月十五日 .....457
- 四四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派令孙善宝兼办苏州粮台  
事务折 五月十五日 .....458
- 四四一、江苏巡抚程雋采奏为上海失守自请处分并现在  
防堵情形折 五月十五日 .....459
- 四四二、江苏巡抚程雋采奏请敕伊里布来苏对英暂示羁  
縻片 五月十五日 .....461
- 四四三、军机处奏呈粤洋英船数目单  
五月十五日 .....461
- 四四四、著直隶山东督抚相度宝山失守情形先事密筹海  
口防务事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1

- 四四五、著两江总督牛鉴等将上海军械饷银移贮省城并  
 飭寿春兵赴苏城等事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2
- 四四六、著户部迅筹银一百万两解赴苏州备用事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3
- 四四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英船踪迹并英国内究竟  
 有无事故等事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3
- 四四八、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英船踪迹并有无增减事  
 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4
- 四四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再行详细查奏定海烧毁英船  
 出力人员上谕 五月十五日 .....464
- 四五〇、江西巡抚吴文熔奏报准商捐铸炮位并请鼓励折  
 五月十六日 .....465
- 四五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再犯松江复经官兵击退折  
 五月十六日 .....466
- 四五二、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上海失守之前已不知官员下  
 落等情片 五月十六日 .....467
- 四五三、两江总督牛鉴奏陈请飭统兵大员舍水战而备陆  
 战片 五月十六日 .....468
- 四五四、监察御史黎光曙奏陈沿海地方实行边禁之法折  
 五月十六日 .....469
- 四五五、暂署山西巡抚乔用迁为晋省官兵由河南赴津折  
 五月十六日 .....470
- 四五六、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修复虎门炮台严密防守并查  
 奏英国内情事上谕 五月十六日 .....471
- 四五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张家口至津沿途妥备店  
 房车辆草束事上谕 五月十六日 .....471
- 四五八、著盛京将军禧恩妥备蒙古兵所需铅丸火药事上谕  
 五月十六日 .....472

- 四五九、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将所选蒙古官兵在博罗柴  
济驻扎候调事上谕 五月十六日 .....472
- 四六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全数退出吴淞等情折  
五月十七日 .....473
- 四六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遵旨奏陈天津一带筹防情形折  
五月十七日 .....474
- 四六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查察天津地势情形片  
五月十七日 .....478
- 四六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拨军需银三十万两以应  
急需片 五月十七日 .....479
- 四六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查明阵亡各总兵后裔情形折  
五月十七日 .....479
- 四六五、著两江总督牛鉴于昆山县设法防范并飭署总兵  
林明瑞于崇明防堵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 .....480
- 四六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寿春兵由嘉兴赴苏州并金  
塘洋面须严密防范等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 .....481
- 四六七、著直隶盛京山东各督抚对英军计惟诱之登陆聚  
歼不可沿海迎战事上谕 五月十七日 .....482
- 四六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赏假养病折  
五月十八日 .....482
- 四六九、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确探英船踪迹慎密防堵折  
五月十八日 .....484
- 四七〇、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严飭沿海预为准备片  
五月十八日 .....485
- 四七一、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悉心核办发去筹议防剿机  
宜各条事上谕 五月十八日 .....485
- 附件：筹议防剿机宜十三条 .....486
- 四七二、著两江总督牛鉴逐条查奏吴淞上海失守等详情

- 并协力分防附省港汉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 .....488
- 四七三、著赛尚阿驰往天津会同讷尔经额商办事件上谕  
五月十九日 .....489
- 四七四、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与赛尚阿详细筹划天津筹  
备各条未臻尽善之处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 .....489
- 四七五、著四川现任各官员不必一律捐资助饷事上谕  
五月十九日 .....489
- 四七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遵旨严防海口并复陈漕  
运经行情形折 五月二十日 .....490
- 四七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遵旨驰抵江苏折  
五月二十日 .....491
- 四七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接到英军复文已委陈志刚等  
往送照会片 五月二十日 .....492
- 附件：耆英伊里布给英人照会 五月二十日 .....493
- 四七九、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退出吴淞前派参赞及耆  
英伊里布毋庸来苏折 五月二十日 .....493
- 四八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谢暂缓治失吴淞宝山之罪折  
五月二十日 .....495
- 四八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宝山城外停泊英船情形片  
五月二十日 .....496
- 四八二、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北驶并寻获陈化成尸身片  
五月二十日 .....496
- 四八三、护理浙江巡抚常恒昌奏报镇定各洋英船北驶已  
咨各省防堵片 五月二十日 .....497
- 四八四、著署盛京将军禧恩选大凌河马五百匹解山海关  
以备更换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498
- 四八五、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饬前备蒙古兵二千名赴津  
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498

- 四八六、著钦差都统哈琅阿将驻关吉黑兵派一半往洋河口一带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498
- 四八七、著吉林黑龙江两将军各选兵一千名派往锦州盛京驻扎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499
- 四八八、著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随带巴清德那桑阿等驰赴天津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499
- 四八九、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署河南巡抚鄂顺安选抬炮拾枪二三百杆解津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500
- 四九〇、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会同赛尚阿酌量布置并选步队一二千名赴津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500
- 四九一、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上海失守情形并加意分段防守入省要隘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501
- 四九二、著贵州官员不必按年扣廉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502
- 四九三、著漕运总督朱树所奏稽查水手章程应责令卫官出结事上谕 五月二十日 ..... 502
- 四九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探江浙两省英情并商扼要控制折 五月二十一日 ..... 503
- 四九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锁拿提督余步云解京审讯折 五月二十一日 ..... 505
- 四九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已将候补知府黄冕及家丁余升解京归案讯办片 五月二十一日 ..... 507
- 四九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委解英人火箭等件赴京片  
五月二十一日 ..... 508
- 四九八、江苏巡抚程雋采奏为英船退出吴淞有北驶之谣现办安抚防御折 五月二十一日 ..... 508
- 四九九、江苏巡抚程雋采奏为吴淞口外又到英船现饬严加守御片 五月二十一日 ..... 510

- 五〇〇、江苏巡抚程喬采奏为饬属堵御上海通达苏州省  
河各要道片 五月二十一日……………511
- 五〇一、护理浙江巡抚常恒昌奏为英船有南驶之谣现饬  
属防堵折 五月二十一日……………511
- 五〇二、著八旗汉军挑炮二百位交赛尚阿带津备用事上谕  
五月二十一日……………512
- 五〇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就本地兵弁加意防堵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一日……………512
- 五〇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选兵一二千名交牛鉴等酌  
派防堵事上谕 五月二十一日……………513
- 五〇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议复海防各条折  
五月二十二日……………513
- 五〇六、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奕纪临时随同往来策应片  
五月二十二日……………518
- 五〇七、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重兵驻守宝带桥并于松江近  
城先伏精兵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519
- 五〇八、著署盛京将军禧恩山东巡抚托浑布于各口扼要  
处所移炮设伏事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520
- 五〇九、著准赛尚阿等奏请随带军机章京王桂等司员事  
上谕 五月二十二日……………521
- 五一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台湾瞭见英船情形片  
五月二十三日……………521
- 五一一、著署盛京将军禧恩钦差都统哈琅阿各派吉黑兵  
一千名赴山海关天津事上谕 五月二十三日……………523
- 五一二、著内阁派倭什讷等犒赏过京之察蒙兵丁事上谕  
五月二十三日……………523
- 五一三、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严防松江及省城一带并查奏  
英船去向事上谕 五月二十三日……………523

- 五一四、著军机大臣传谕长芦监政德顺备羊一二千只备  
作稿赏事上谕 五月二十三日·····524
- 五一五、监察御史苏廷魁奏陈英人诡诈及其作战情形折  
五月二十四日·····524
- 五一六、钦差都统哈琅阿奏为遵旨先事筹防情形折  
五月二十四日·····525
- 五一七、钦差都统哈琅阿等奏报调兵赴石河口严防片  
五月二十四日·····527
- 五一八、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严防后路并先为筹办军  
火情形折 五月二十四日·····527
- 五一九、湖广道御史吕贤基奏请敕查拿为害居民之香港  
英人及汉奸折 五月二十四日·····529
- 五二〇、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香港英人为害居民一事  
并查拿汉奸事上谕 五月二十四日·····530
- 五二一、著漕运总督朱树勋于各帮船抵通时切实查验明  
确飭令按数回南事上谕 五月二十四日·····530
- 五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查探英船踪迹折  
五月二十五日·····531
- 五二三、扬威将军奕经奏为据咨英船北扰请拿汉奸以止  
讹言折 五月二十五日·····532
- 五二四、湖广总督裕泰报刘允孝带兵赴苏防守过省日期折  
五月二十五日·····534
- 五二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会同赛尚阿再行参酌防剿  
机宜十三条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5
- 五二六、著两江总督牛鉴仍当加意严防江苏各海口等事  
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5
- 五二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仍当加意防范英船北窜事  
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6

- 五二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毋庸派参赞带兵前往江苏事  
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7
- 五二九、著钦差大臣耆英不可亲与英酋会晤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8
- 五三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加意慎防北驶英船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8
- 五三一、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拟奏鼓励骁骑校拉什栋鲁布等捐备马匹事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539
- 五三二、黑龙江将军棍楚克策楞等奏报遵旨挑派官兵分起赴津等情折 五月二十六日……………539
- 五三三、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查明厦门并无英船多只寄碇折 五月二十六日……………540
- 五三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英船过闽实在数目片  
五月二十六日……………541
- 五三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北驶英船折回吴淞口外聚泊现议设法防堵折 五月二十六日……………542
- 五三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陈嘍嘍喳复称不能戢兵等情折  
五月二十六日……………544
- 五三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沿海要隘兵单炮少一筹莫展情形片 五月二十六日……………546
- 五三八、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外洋停泊英船向西北驶去并预筹京口江阴防御片 五月二十六日……………546
- 五三九、著湖北提督刘允孝改赴山东登州江南提督派尤渤署理事上谕 五月二十六日……………547
- 五四〇、著江苏巡抚程赉会同牛鉴设法办理长江各口并崇明防堵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六日……………547
- 五四一、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俟刘允孝到后妥商防守事  
上谕 五月二十六日……………548



- 五四二、著钦差都统哈琅阿照所奏办理以诱英军登陆聚  
歼并石河口前撤官兵仍准调回事上谕 五月二十六日……………549
- 五四三、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泰奏报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头  
起官兵进关日期折 五月二十七日……………549
- 五四四、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改赴天津之山西官兵  
出入豫境日期折 五月二十七日……………550
- 五四五、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委员解送豫省抬  
枪抬炮前赴天津折 五月二十七日……………551
- 五四六、著分别责成讷尔经额调度天津军营赛尚阿布置  
马队并共同商酌防务事上谕 五月二十七日……………552
- 五四七、著盛京直隶山东各督抚随时侦探英舰北驶情形  
并加意严防海口事上谕 五月二十七日……………553
- 五四八、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办冀州知州借团练为名  
按户派丁事上谕 五月二十七日……………553
- 五四九、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遵旨筹备防堵英船北窜折  
五月二十八日……………554
- 五五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查明台湾击破英  
船并擒斩多名英人之出力人员折 五月二十八日……………555  
附单……………555
- 五五一、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复讯俘供分别暂  
决留禁折 五月二十八日……………558  
附件：英及各国地图考证 五月二十八日……………561
- 五五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接阅英人回信折  
五月二十八日……………565  
附件：钞录英人书稿 五月二十八日……………567
- 五五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三城失守与乍浦失事情  
形等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67
- 五五四、余步云解到时著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定拟

- 具奏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68
- 五五五、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议奏如何防范堵截英人炮  
车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68
- 五五六、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严密稽察来津闽粤商船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69
- 五五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解到抬枪抬炮天津如已数  
用即于邻近多贮备调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69
- 五五八、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补造抬枪抬炮各数百杆以  
备调用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70
- 五五九、著署盛京将军禧恩杜绝淡水食物接济英人并诱  
敌深入而聚歼事上谕 五月二十八日·····570
- 五六〇、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报天津等处设防情形折  
五月二十九日·····571
- 五六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调拨官兵赴苏防守折  
五月二十九日·····571
- 五六二、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奏报蒙古官兵全行查验起程折  
五月二十九日·····573
- 五六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英船有无增减并飭禁民  
人不准私交买卖事上谕 五月二十九日·····574
- 五六四、湖北提督刘允孝奏报驰抵江宁京口及遵旨改赴  
山东登州日期折 六月初一日·····574
- 五六五、京口副都统海龄奏报京口官兵水陆扼要防堵情  
形折 六月初一日·····575
- 五六六、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严查汉奸不得混迹入城片  
六月初一日·····576
- 五六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通盘筹画防英事宜折  
六月初一日·····577
- 五六八、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赴浙旗兵回至江宁防守

操演折 六月初一日 .....	578
五六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严防海口及漕运经行各 处情形折 六月初一日 .....	579
五七〇、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密防范英船滋扰并随时奏 报英船有无增减等事上谕 六月初一日 .....	581
五七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严防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并 扼险守御瓜洲鹅鼻嘴等事上谕 六月初一日 .....	581
五七二、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到津会办日期折 六月初二日 .....	582
五七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派员踏勘地势布置马队 官兵情形折 六月初二日 .....	583
五七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沿海泥淖无可以行车之 处片 六月初二日 .....	584
五七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遵旨稽查到口商船情形折 六月初二日 .....	585
五七六、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拟于郡城存贮山西 抬炮并派员前往迎提片 六月初二日 .....	586
五七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鸱张与前不同仰求怀柔 与民休息折 六月初二日 .....	586
五七八、两江总督牛鉴奏陈京口为大江锁钥必须严守并 已催齐慎迅赴京口片 六月初二日 .....	589
五七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 陆路接仗宜先事预防片 六月初二日 .....	589
五八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闽省游击马辰留苏省差遣片 六月初二日 .....	590
五八一、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误报英船之都司叶养福革 讯片 六月初二日 .....	590
五八二、吉林副都统巴雅尔等奏报领兵赴防起程日期折	

- 六月初二日 ..... 591
- 五八三、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于入江要隘分布各船严御专  
意剿办等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2
- 五八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照会齐慎赴苏应援并挑精兵  
交其堵剿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4
- 五八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派员多方牵制并乘机设法进  
剿英船等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4
- 五八六、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严查到津商船以杜汉奸漏  
迹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5
- 五八七、著湖北提督刘允孝仍留江苏署理提督筹办攻剿  
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5
- 五八八、著步军统领衙门并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查汉奸  
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6
- 五八九、著山东巡抚麟魁拣员暂行署理按察使一事上谕  
六月初二日 ..... 597
- 五九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逼近江口齐慎带兵赴  
镇江及各路防堵情形折 六月初三日 ..... 597
- 附件：英人伪示 六月初三日 ..... 599
- 五九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咨调洋商伍敦元来苏以备  
差委片 六月初三日 ..... 599
- 五九二、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部署沿海后路分驻  
官兵等事上谕 六月初三日 ..... 600
- 五九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闯入江阴县境现已相机  
防御折 六月初四日 ..... 601
- 五九四、署盛京将军禧恩奏报遵旨严防后路扼要拒守并  
筹办军火情形折 六月初四日 ..... 602
- 五九五、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挑选马匹五百匹解往  
山海关以备官兵更换片 六月初四日 ..... 603

- 五九六、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英船欲犯省城请拨兵应  
援以资攻守折 六月初四日 .....603
- 五九七、著钦差都统哈琅阿饬倭克精额并乌凌额分驻山  
海关及高桥事上谕 六月初四日 .....604
- 五九八、湖北提督刘允孝奏为折回江苏会同牛鉴商筹堵  
剿折 六月初五日 .....605
- 五九九、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报黑龙江官兵陆续进关并遵  
旨将驻关吉林兵分驻抚宁等地折 六月初五日 .....606
- 六〇〇、钦差都统哈琅阿奏请将已驻山海关之吉黑兵仍  
留关驻扎片 六月初五日 .....607
- 六〇一、军机处进呈吉林黑龙江兵丁驻扎山海关及其附  
近数目单 六月初五日 .....608
- 六〇二、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驻扎高桥之黑龙江  
官兵全数进关日期折 六月初六日 .....608
- 六〇三、著盛京将军禧恩酌情调黑龙江吉林及蒙古兵协  
剿事上谕 六月初六日 .....609
- 六〇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闯入江口情形危急现在  
分别防守情形折 六月初七日 .....610
- 六〇五、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沿江州县势甚危急并查英人  
看京报事折 六月初七日 .....611
- 六〇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吴淞失守后战守两难请敕  
廷臣速议良策片 六月初七日 .....612
- 六〇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镇海定海有可乘之机时即  
行进剿以为牵制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3
- 六〇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将豫省解京抬枪抬炮收贮  
郡城并防范秋后英人在天津登岸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4
- 六〇九、著两江总督牛鉴俟齐慎刘允孝到后各择要扼守  
京口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4

- 六一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查奏登州防堵之事并预筹英人马车马炮登岸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5
- 六一一、著盛京将军禧恩加意防堵盛京并预筹英人马车马炮登岸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6
- 六一二、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补造抬炮抬枪以备调用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6
- 六一三、著将禀报军情不实之淮安城守营守备叶养福革职究办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7
- 六一四、著伊里布回署乍浦副都统之任并著耆英暂留苏商办防剿事上谕 六月初七日 .....617
- 六一五、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筹防江口情形并回江宁会商守城事宜折 六月初八日 .....617
- 六一六、参赞大臣齐慎奏为京口情形危急截留官兵协同防剿折 六月初八日 .....619
- 六一七、吉林将军经额布奏为遵旨挑选四起官兵全行启程折 六月初八日 .....620
- 六一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相度天津至通州驻兵处所并绘图具奏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1
- 六一九、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同心戮力严禁京口不使英人分窜滋扰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1
- 六二〇、著两广总督祁项等不准令伍敦元前往江苏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2
- 六二一、著钦差都统哈琅阿照所奏办理防堵事宜并预筹英人陆路接仗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2
- 六二二、著署直隶提督长春及密云副都统双德选兵备调京师防御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3
- 六二三、著钦差大臣耆英密派陈志刚私下劝英人议和事上谕 六月初八日 .....623

- 六二四、密云副都统双德奏为遵旨选派精壮官兵听候调遣折 六月初九日 .....625
- 六二五、湖南巡抚吴其濬奏为拿获伪造参赞大臣关防及功牌之陈八郭鉴片 六月初九日 .....626
- 六二六、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飭令留驻盛京之黑龙江兵在大凌河驻扎片 六月初九日 .....627
- 六二七、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议奏防范汉奸引导英军登陆或混入京师事上谕 六月初九日 .....628
- 六二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用火攻船截剿入江英船并填塞要害及团练义勇等事上谕 六月初九日 .....629
- 六二九、著盛京将军禧恩照所奏筹画防英事宜一折办理事上谕 六月初九日 .....630
- 六三〇、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与牛鉴筹商添兵堵御江宁省城并各汛要隘事上谕 六月初九日 .....631
- 六三一、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察哈尔官兵安静抵津已妥为安插并续商防堵折 六月初十日 .....631
- 六三二、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再行详细陈明设伏情形折 六月初十日 .....633
- 六三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复防剿五条折 六月初十日 .....635
- 六三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酌拨黑龙江兵二百名在洋河口后路屯扎片 六月初十日 .....637
- 六三五、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北塘北岸防兵于南岸拨兵凑足一千名数片 六月初十日 .....638
- 六三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验收妥贮晋豫两省解津抬炮抬枪片 六月初十日 .....638
- 六三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复苏廷魁牛鉴条陈制英之策片 六月初十日 .....639

- 六三八、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派托精阿等察看天津至通州地方形势片 六月初十日 .....640
- 六三九、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迎提豫省抬枪并挑挖品字明暗陷坑片 六月初十日 .....640
- 六四〇、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添调正定大名宣化等镇标兵来津分拨防堵片 六月初十日 .....641
- 六四一、署直隶提督长春奏为遵旨挑选兵丁备调折 六月初十日 .....642
- 六四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六月初十日 .....643
- 六四三、江苏巡抚程燾奏报吴淞口英船停泊游奕情形现筹防守片 六月初十日 .....644
- 六四四、安徽巡抚程燾奏为湖北头二三起官兵入境及现在催趲赴苏片 六月初十日 .....645
- 六四五、著将出口夹带鸦片人犯李万春等交刑部审办事上谕 六月初十日 .....646
- 六四六、安徽寿春镇总兵尤渤奏报接署江南提督印务日期折 六月十一日 .....646
- 六四七、湖广总督裕泰奏报饬令都司胡定国驰赴刘允孝行营片 六月十一日 .....647
- 六四八、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报续调吉林头起官兵进关日期折 六月十一日 .....647
- 六四九、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英船停泊焦山京口江宁急迫折 六月十一日 .....648
- 六五〇、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于乌龙山设伏并用小船备攻之策滞未能行片 六月十一日 .....649
- 六五一、江苏巡抚程燾奏报江宁情形危急请饬耆英仍回苏驻守折 六月十一日 .....650



- 六五二、江苏巡抚程裔采奏为江省待用孔亟将贮浙饷银  
暂行借用片 六月十一日 .....652
- 六五三、署理江南提督刘允孝奏报留驻镇江会剿情形折  
六月十一日 .....653
- 六五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长江情形危急驰往京口共筹  
攻守之策折 六月十一日 .....654
- 六五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查明定海阵亡各总兵后  
裔情形折 六月十一日 .....655
- 六五六、参赞大臣特依顺奏请将乍浦满营现存官兵并眷  
属统归嘉兴驻扎安置片 六月十一日 .....656
- 六五七、著参赞大臣特依顺照所奏将乍浦现存满洲营官  
兵统归嘉兴驻扎事上谕 六月十一日 .....658
- 六五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续商防堵事宜及密  
陈设伏情形等办理事上谕 六月十一日 .....658
- 六五九、著赏给葛云飞之子并郑国鸿之孙文武举人事上谕  
六月十一日 .....659
- 六六〇、参赞大臣齐慎等奏报英船攻扑京口连日与之接  
仗情形折 六月十二日 .....660
- 六六一、著参赞大臣齐慎等悬赏雇船募勇乘夜火攻入江  
英船事上谕 六月十二日 .....661
- 六六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选择绅耆号召义徒自相团练  
截烧敌船事上谕 六月十二日 .....662
- 六六三、著密云副都统双德带领已选精壮官兵俟旨听调  
事上谕 六月十二日 .....663
- 六六四、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等奏报英船驶进金焦二山  
京口危急情形折 六月十三日 .....664
- 六六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闯过京口江宁危急请飭  
扬威将军带兵应援折 六月十三日 .....665

- 六六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守兵击损探水英船并焦山火  
攻未能得手片 六月十三日 .....666
- 六六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将江宁省城之聚宝道济两门  
留放米商片 六月十三日 .....667
- 六六八、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奖励捐输募勇出力之武生庞  
联奎片 六月十三日 .....667
- 六六九、江苏巡抚程昺奏请飭安徽等省采买米石解苏折  
六月十三日 .....668
- 六七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兵勇经费月需银数及  
英船往来数目折 六月十三日 .....669
- 六七一、两广总督祁埏奏为飭令洋商吴天显协同伍崇曜  
赴苏差遣片 六月十三日 .....671
- 六七二、著扬威将军奕经再拨兵一二千名应援苏省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672
- 六七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由江入河扼要处所严密  
防堵英船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673
- 六七四、著两江闽浙两广各督抚严拿为英人递送京报之  
汉奸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673
- 六七五、著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兵驻扎京口堵御南北两  
路届时火攻英船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674
- 六七六、著钦差大臣耆英仍遵前旨竭力筹画防堵并按初  
八日密谕妥办羁縻等事上谕 六月十三日 .....675
- 六七七、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英船已将瓜洲口门封堵京  
口江宁危在旦夕折 六月十四日 .....675
- 附件：抄录常镇通海道周頊稟 六月十四日 .....676
- 六七八、参赞大臣齐慎等奏为英船势甚猖獗镇江情形危  
急折 六月十四日 .....678
- 六七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英扼长江情势紧迫暂泊丹阳

- 布置后路事宜折 六月十四日 ..... 679
- 六八〇、盛京将军禧恩奏为严防海疆深挖濠沟杜绝英人  
路径折 六月十四日 ..... 681
- 六八一、盛京将军禧恩奏为英人纠集天竺佛喃吕宋等人  
请飭令广东商人设法离间晓谕片 六月十四日 ..... 682
- 六八二、署直隶提督长春奏为遵旨挑派官兵以备调用折  
六月十四日 ..... 683
- 六八三、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制造战船事上谕  
六月十四日 ..... 684
- 六八四、著江南河道麟庆赶造巨木以破英船事上谕  
六月十四日 ..... 685
- 六八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挑选精兵五百交长春管带  
赴津事上谕 六月十四日 ..... 685
- 六八六、著署直隶提督长春候旨管带直隶山西兵赴津事  
上谕 六月十四日 ..... 686
- 六八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台湾鼓浪屿英船情形折  
六月十五日 ..... 686
- 附：清单 ..... 688
- 六八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镇江失守情形折  
六月十五日 ..... 689
- 六八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人攻围镇江势甚不支齐慎  
已退至新丰镇折 六月十五日 ..... 690
- 六九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调拨兵勇密筹在浙进兵牵  
制在苏英船折 六月十五日 ..... 691
- 六九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六月十五日 ..... 694
- 六九二、著准怡良等奏请分别豁免缓征浙省被英军滋扰  
各州县应纳粮赋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 ..... 695

- 六九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两江总督牛鉴和衷商办保全  
省城无虞之策等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 .....696
- 六九四、著钦差大臣耆英接济应援京口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 .....697
- 六九五、著安徽巡抚程楙采派兵防堵并接济江宁火药粮  
餉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 .....697
- 六九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晓谕盗船投诚杀英兵立功并  
剿抚兼施以靖地方事上谕 六月十五日 .....698
- 六九七、参赞大臣齐慎奏报镇江失守情形折 六月十六日 .....699
- 六九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镇江失守城中官员不知下落折  
六月十六日 .....701
- 六九九、步军统领恩桂等奏呈安庆府监生方熊飞筹备水  
战事宜禀文事折 六月十六日 .....701
- 附件一：步军统领衙门为询明方熊飞愿往何处海疆效力致  
圆明园汉军机处咨文 .....702
- 附件二：监生方熊飞为筹备水战事宜禀 .....702
- 七〇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并力守住京口并堵截英人后  
路出奇制胜事上谕 六月十六日 .....705
- 七〇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相机应变酌量防御并晓谕居  
民坚壁清野事上谕 六月十六日 .....706
- 七〇二、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防堵扬州淮安一带俾运道  
畅通事上谕 六月十六日 .....707
- 七〇三、扬威将军奕经奏为江省求援因浙省兵力不足未  
敢带兵前往折 六月十七日 .....707
- 七〇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江宁情形吃重现将藩库银  
两移贮安徽折 六月十七日 .....708
- 七〇五、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镇江失守京口副都统遇害  
及现筹防情形折 六月十七日 .....709

- 七〇六、著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暂留江苏协守并将浙省  
饷银暂借江省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1
- 七〇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会商妥办竭力守御江宁省  
城等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2
- 七〇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拨兵应援江宁并查奏京口英  
船大小及装备情形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3
- 七〇九、著扬威将军奕经带兵驰赴江宁应援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3
- 七一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严防江北勿使运道文报稍  
有阻碍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4
- 七一一、著将捐资助饷之武生庞联奎赏戴蓝翎事上谕  
六月十七日 .....714
- 七一二、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奏报筹度江省防堵情形  
折 六月十八日 .....715
- 七一一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筹防江北河道以杜英船  
窜扰折 六月十八日 .....716
- 七一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请将清江官绅捐输银两作  
为军需团练之用片 六月十八日 .....718
- 七一一五、著周天爵赴江苏交耆英等委用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 .....719
- 七一一六、著扬威将军奕经即速带兵驰赴江苏吃重之处事  
上谕 六月十八日 .....719
- 七一一七、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奋勇堵截英人上岸攻扑并会  
商保全京口之策等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 .....720
- 七一一八、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仍遵前旨竭力守御江宁省  
城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 .....720
- 七一一九、著钦差大臣耆英访察常镇道周頊所禀镇江之事上谕  
六月十八日 .....721

- 七二〇、参赞大臣齐慎奏报在丹阳以西择要屯防情形折  
六月十九日 .....721
- 七二一、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此次打仗及地方实在情形片  
六月十九日 .....722
- 七二二、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派员踏勘天津至通州地  
势并绘图贴说折 六月十九日 .....723
- 七二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查阅大沽等海口炮台设  
防情形折 六月十九日 .....724
- 七二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筹办直隶防堵折  
六月十九日 .....725
- 七二五、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请于直省调到各兵内酌拨二  
千名管带折 六月十九日 .....726
- 七二六、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请将宗室奕纪充作翼长片  
六月十九日 .....727
- 七二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揆度长江形势招小船准  
备硝磺以火攻之片 六月十九日 .....728
- 七二八、钦差大臣赛尚阿奏为各炮需用铅丸请敕部拨解  
片 六月十九日 .....729
- 七二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京口陷落后各处危逼分守严  
防并海龄尽节等情折 六月十九日 .....730
- 七三〇、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招商改道贩米至浙请  
免关税折 六月十九日 .....732
- 七三一、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派兵择要防堵并亲赴芜湖  
居中策应折 六月十九日 .....733
- 七三二、安徽巡抚程霖采奏陈署寿春镇总兵观保不胜专  
闾之任片 六月十九日 .....735
- 七三三、漕运总督朱树奏报派精兵一百名赴扬州防堵片  
六月十九日 .....736

- 七三四、军机处为遵旨将监生方熊飞条陈抄给阅看事知  
会闽浙粤督抚 六月十九日 .....736
- 七三五、著江苏巡抚程裔采设法保卫苏州省城并照所奏  
于邻省采买米石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37
- 七三六、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督饬现派员弁于新丰镇严密  
防堵等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37
- 七三七、著两江总督牛鉴及在籍绅士蔡世松等竭力保卫  
江宁省城并准对英暂示羁縻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38
- 七三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与英军再商战兵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39
- 七三九、著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收集散兵商酌  
应援吃紧之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39
- 七四〇、著安徽巡抚程霖采于皖省英军经由之路择要设  
伏严防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40
- 七四一、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迅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守  
御江北并著鄂顺安选兵听麟庆调拨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40
- 七四二、著安徽江西湖广等督抚采买米石并各关免税解  
京运苏省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41
- 七四三、著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遵照前旨开诚晓谕从权  
办理羁縻英人事上谕 六月十九日 .....742
- 七四四、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报续调吉黑官兵各五  
百名全数进关日期折 六月二十日 .....742
- 七四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速于英人妥为议抚并可便宜  
行事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3
- 七四六、著钦差大臣耆英查奏海龄下落并将把总周兆熊  
以守备升用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4
- 七四七、著扬威将军奕经暂于王江泾一带驻扎听候耆英

- 等设法羈縻消息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4
- 七四八、著两江总督牛鉴等竭力保卫江宁省城并设法羈縻英人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5
- 七四九、著狼山镇总兵顺保与麟庆妥商前往扼要处所防堵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6
- 七五〇、著工部照数支給铅丸迅解天津备用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6
- 七五一、著巴里善在南苑放牧马匹内选出千匹送津应用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6
- 七五二、著四川总督宝兴湖广总督裕泰购料制造战船事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7
- 七五三、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分别办理天津防堵事宜上谕 六月二十日 .....747
- 七五四、扬威将军奕经奏陈拟并力合剿英军折 六月二十日 .....748
- 七五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通州冲要请密谕严飭防奸片 六月二十一日 .....752
- 七五六、扬威将军奕经奏报已派总兵德坤带兵赴江省应援片 六月二十一日 .....753
- 七五七、扬威将军奕经奏请敕调甘肃撒拉尔回民片 六月二十一日 .....753
- 七五八、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同安革举陈元华委无通敌情事折 六月二十二日 .....754
- 七五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江北防堵情形折 六月二十二日 .....756
- 七六〇、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英人占据由闸关请将清江河库银两暂移徐州府库片 六月二十二日 .....758
- 七六一、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拟用木筏燃火顺流下放



- 以破英船片 六月二十二日·····758
- 七六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抽派官兵驰赴扬州协防  
等情片 六月二十二日·····759
- 七六三、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奏报遵旨于要隘盘查为英递  
送京报之人折 六月二十二日·····760
- 七六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病尚未痊请再赏假二十日折  
六月二十二日·····761
- 七六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折弁因阻贲回此次附驿呈  
进片 六月二十二日·····762
- 七六六、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请备调温台等兵至省守  
卫折 六月二十二日·····762
- 七六七、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江北盐泉窃发已派员巡查  
募勇协防片 六月二十二日·····764
- 七六八、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遵旨派参将恩长驰赴江宁  
应援等情折 六月二十二日·····764
- 七六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挑选精兵利器交赵光壁带赴  
清江浦会同麟庆守御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766
- 七七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认真演习防御英人火枪之  
法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766
- 七七一、著漕运总督朱树不必将南粮押运北上并回空军  
船可于黄河一带寄泊事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767
- 七七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浙江进兵牵制恐已无及仍驻  
扎王江泾一带听候消息上谕 六月二十二日·····767
- 七七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筹防省城重地情形并自撰照  
会致噶喇渣设法羁縻折 六月二十三日·····768
- 七七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英军来书挟制索银等情片  
六月二十三日·····770
- 七七五、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将援兵分拨扬州各口岸

- 责成但明伦督办防堵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0
- 七七六、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率兵前赴清江浦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1
- 七七七、著江苏巡抚程裔采体察情形将扬州防务交由但  
明伦办理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2
- 七七八、著盛京将军禧恩在金州坚壁清野相机设伏并演  
试陆路与英人接仗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2
- 七七九、著李湘棻驰赴清江浦会同麟庆等办理淮扬一带  
防堵事宜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3
- 七八〇、著赏加但明伦按察使衔责成办理所有扬州至清  
江浦防堵事宜事上谕 六月二十三日·····774
- 七八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并严参  
愆办溃散员弁兵丁折 六月二十四日·····774
- 附件：嘉湖乍太四营溃散投回兵丁清单 六月二十四日·····779
- 七八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乍浦打仗出力阵亡官  
兵请求奖恤片 六月二十四日·····780
- 七八三、著周天爵驰赴清江浦以候补知府随同麟庆等办  
理防堵事务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783
- 七八四、著靖逆将军奕山等设法晓谕天竺佛喃吕宋等国  
船只不要为英人所愚事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783
- 七八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镇江失守后英情并截英  
人内窳各路及复奏办理羁縻事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784
- 七八六、著将京口副都统海龄加恩照都统例赐恤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785
- 七八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另外派员管带兖州曹州两  
镇精兵前赴清江浦事上谕 六月二十四日·····785
- 七八八、钦差大吕耆英奏报遵旨办理对英羁縻情形折  
六月二十五日·····786

- 七八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探报江面英船踪迹片  
六月二十五日·····787
- 七九〇、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陈火攻英船之计折  
六月二十五日·····788
- 附件：抄录广东生员张焕元防英书火攻一条 六月二十五日·····789
- 七九一、监察御史吕贤基奏陈招服盐泉收复镇江府城折  
六月二十五日·····790
- 七九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遵旨带兵勇赴江省防堵救援  
折 六月二十五日·····791
- 七九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差弁入镇江府城确查英军情  
形折 六月二十五日·····793
- 七九四、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报续调吉黑兵全数进关并请  
留倭克精额等在关带兵折 六月二十六日·····794
- 七九五、著潮州总兵李廷钰驰赴江苏交耆英委用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6
- 七九六、著四川总督宝兴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各选兵一千  
名备调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7
- 七九七、著湖广总督裕泰等于湖南选副将一员交程懋采  
委用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7
- 七九八、著岱昌驰赴安徽署理寿春镇总兵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7
- 七九九、著四川建昌总兵桂明驰赴安徽随同程懋采办理  
防堵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8
- 八〇〇、著扬威将军奕经选兵六七百名交岱昌管带驰往  
安徽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8
- 八〇一、著安徽巡抚程懋采于江路扼要之区用计设伏并  
募水勇实施火攻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798
- 八〇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改造木簰筹办火攻事上谕

- 六月二十六日·····799
- 八〇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竭力保守扬州并照所议办  
理泉匪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六日·····800
- 八〇四、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镇江英兵登舟并各处防守  
情形折 六月二十七日·····801
- 八〇五、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英船欲往江宁折报改道遄  
行折 六月二十七日·····803
- 八〇六、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带兵赴芜湖驻扎情形折  
六月二十七日·····804
- 八〇七、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驰赴芜湖筹办防剿并咨湖  
北河南官兵备调折 六月二十七日·····805
- 八〇八、安徽巡抚程霖采奏请军需银两于工賑节省项下  
提支片 六月二十七日·····806
- 八〇九、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筹拨银两采买米石运苏片  
六月二十七日·····806
- 八一〇、著起用苏廷玉会同孙善宝办理江苏粮台事务事  
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07
- 八一—、著郑祖琛办理浙江粮台事务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07
- 八一—、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一切均照所奏并力合剿情形  
一折办理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08
- 八一—、著湖广总督裕泰挑募盐船水摸练习水战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08
- 八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照所奏筹办省城防务并推诚激  
劝乡民团练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09
- 八一—、著安徽巡抚程霖采照所奏办理应援江宁并制造  
铅丸火药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七日·····810
- 八一—、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香港地方汉奸名目及

- 英船游奕情形折 六月二十八日·····810
- 八一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与噶嘓喳往返行文酌办罢兵  
等情折 六月二十八日·····813
- 八一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遵旨查明英船装备及上海文  
武下落片 六月二十八日·····814
- 八一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湖北提督刘允孝痰喘时作令  
其加意调治片 六月二十八日·····816
- 八二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派员赍送照会酌办议和事  
宜折 六月二十八日·····816
- 八二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与英和议之同时请预为筹  
备战守片 六月二十八日·····817
- 八二二、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派兵赴清江浦暨  
镇臣起程各日期折 六月二十八日·····818
- 八二三、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奏请将充曹官兵留防本境并  
留镇臣赵光璧控驭折 六月二十八日·····819
- 八二四、河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奏报遵旨带兵起程赴  
清江浦防堵折 六月二十八日·····820
- 八二五、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报调赴广东官兵分起凯撤归  
伍片 六月二十八日·····821
- 八二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酌拨兵丁请设总办营务  
处折 六月二十八日·····821
- 八二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察哈尔吉林黑龙江官兵  
扎营屯驻情形片 六月二十八日·····823
- 八二八、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湖北官兵过境日期及山西  
官兵已改赴天津片 六月二十八日·····824
- 八二九、著将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之东城副指挥陈光文  
部议叙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4
- 八三〇、著两广总督祁埏等各就所属访察出众之人才奏

- 请升调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5
- 八三一、著湖广总督裕泰赶紧雇募盐船水摸前往苏皖二  
省江面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6
- 八三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仍陆续撤回各省征兵并查奏  
首倡升平社学义举之人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6
- 八三三、著照钦差都统哈琅阿所奏请将副都统倭克精额  
等留山海关带兵防守并接应盛京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7
- 八三四、著漕运总督朱树将回空军船分帮寄泊并妥议防  
范章程具奏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8
- 八三五、著两广总督祁璜等照所奏筹议经费惟现任官捐  
输事不可行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八日·····828
- 八三六、参赞大臣文蔚等奏报现筹浙江省城防堵事宜折  
六月二十九日·····829
- 八三七、江南狼山镇总兵顺保奏为遵旨带兵丁驰赴淮扬  
防堵折 六月二十九日·····830
- 八三八、著江浙闽粤各督抚拿获为英人递送京报之人即  
根究来踪据实奏报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1
- 八三九、著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请添调黄岩等处兵丁防  
守省城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2
- 八四〇、著参赞大臣齐慎晓谕镇江兵民暂缓复业并查奏  
英情等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2
- 八四一、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酌调鲁豫援兵严密守御  
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3
- 八四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饬属严查拆动折报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4
- 八四三、著察哈尔都统敬敷照所奏自行捐造马枪并认真  
练习事上谕 六月二十九日·····834

##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 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严密防堵英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奉上谕：

刘韵珂奏逆船自乍浦退回一折。据奏逆夷驶近乍浦，掳去内地船内之人，扬帆驶向东南，乍浦以西各洋并未续有夷船等语。览奏均悉。现在逆夷各处游奕，来去无定，意图牵制我兵。文蔚现已督兵赴省，调拨一切，著刘韵珂会同特依顺、文蔚严密防堵，毋致疏虞。

又另片奏，诸暨县匪徒聚众抢掠，已飭该道鹿泽长等带兵查办等情。现当防夷吃紧之时，内地奸民又复聚众滋事，该抚惟当速飭所属设法解散，毋致激成事端。其所请选备兵丁听候调拨，并动谷平糶以安民心，均著照所议妥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行营进驻杭城布置防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特依顺、文蔚跪奏，为大兵将次到齐，行营进驻杭城，并拨兵乍浦，兼资防剿，仰祈圣鉴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奕经等奏，行营移驻嘉兴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慎密机宜之至意。窃查川、陕官兵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连日陆续行抵浙境，奴才均催令按起前进。除陕、甘末起兵二百五十名，四川末起兵三百名尚未报到，其余均已到省。所募江北、河南勇壮约有三千之数，亦俱次第令其先赴曹江，由奴才等派委委员，管带布置，分伏各城，现已渐有头绪。又嘉湖各帮募到水手一千三四百名，现已分屯乍浦一带，用资防守。惟此项水手多系不安本分之徒，奴才等特札管带各员，严为管束，无任滋生事端，刻下尚属安静得力。惟乍浦滨临大海，地势散漫，较之鳌子门尤为紧要。现有本省满汉官兵三千余名，水手勇壮一千余名，并有先后雇募潜赴定海预备暗袭之崇明各路、舟山各岛勇壮，约五千余名，分屯乍浦、平湖各处，现在足资守御。但崇明、舟山各勇现已陆续渡洋，即日均须赴定，其本省守兵虽有三千，大半软弱，恐难深恃。是该处仅有新募山东勇壮一千余名堪备防堵之用，未免尚形单薄，因暂将陕甘省甘凉、汉中各营弁兵六百余名，拨往乍浦一带，连前次拨往之山陕兵四百名，一并令带兵官总兵德坤督率，扼要屯扎，兼令东顾上海，西援海宁一路，与江、浙为犄角之势。现在兵勇渐集，声威日重。

惟连日探报，夷船在沿海洋面东去西来，并不停泊，又在定、镇两处操演技艺，安设火炮，将火炮铅子搬上小船，并将所掠民间财物，亦搬运上船，打造船械。又闭门不知打造何物，不令人窥见。如



夷目郭士立、罗伯担、马哩逊等此往彼来，三城换住等情。禀报不一，每日数至。其为力图抵拒，或欲往各处出扰，分我兵势，均未可定。抑或远窜出洋，亦不可不虑。现在惟有曹江一带前次溃兵赶紧撤换，催令大兵前进。若逆夷或从别路绕窜尾缀，则后路尤宜整劲。现在奴才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赶领河南兵一千名，星夜驰赴杭州省城，调拨一切。奴才文蔚即日驰赴曹江，督饬撤换，先清后路。奴才奕经等随后分队前进，督兵攻剿。容俟奴才等将剿袭三城如何布置，通盘详细筹定，酌有进兵日期再行具奏。奴才等惟有仰遵圣明指示一切机宜，（朱批：我君臣共迎新禧，仰叨天佑迅奏肤功，仁膺懋赏。卿等宜加勉加慎，合力同心，扬我国威而殄逆众。）小心谨慎，务期前后节节照应，计出万全，荡平逆匪，用以伸天讨而快人心。

所有大兵将次到齐，行营进驻杭城，并拨兵乍浦兼资防堵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督防乍浦 不力之总兵陈述祖撤回省城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特依顺、文蔚跪奏，为请将督防总兵撤回省城，并令副都统暂行管带兵丁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乍浦地方最关紧要，前于十二月十七、十八等日，逆夷驶入双桅船一只，火轮船一只，在乍浦洋面游奕。奴才等一面派拨兵勇，相机攻剿，一面密派委员，察看防御情形。嗣据密报，总兵陈述祖所带兵丁弹压不甚如法，以致兵丁未能协服。连日传闻之语，亦大略相同。查该总兵陈述祖系于本年补授定海总兵，复由浙江巡抚奏请驻守乍浦督防之员，今既弹压兵丁不甚如法，以致兵心未能

协服。现当防守吃紧之际，未便因其尚无别样实迹稍事迁就。相应请旨，将总兵陈述祖撤回浙江省城防守，毋庸驻乍浦。其所带兵丁自应拣员管带。惟浙省现在大员各有应办重务，势难拨调。查有乍浦副都统长喜任事既久，前于逆船驶近之时，统带满兵，尚能镇定，相应请旨将陈述祖所带绿营兵丁交该副都统一并管带，以专责成。

所有请将督防总兵撤回省城，并令副都统暂行管带兵丁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 四、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防御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调派河南弁兵陆续到齐，敬陈防御海口情形，并稽查商船，严拿汉奸，现在地方静谧，谨由驿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肆扰浙东，叠有警报。臣连接扬威将军函称：刻日进兵攻剿，恐该逆窜来上海，已雇有水勇船只，在江浙洋面以为牵制之计，并嘱臣小心防范等因。臣查吴淞海口，株守土塘，虑蹈镇海复辙，已于东西炮台及东沟地方分扎四营，作为游兵奇兵，期于彼此接应，业经奏明在案。兹游击陈平川，管带河南奉调之兵一千名已陆续齐集，臣派赴上海、宝山两县适中之江湾地方，屯扎大营，以为诸路应援，且可以壮军声而固士气。现在守塘弁丁，经提臣陈化成、镇臣王志元督饬操演炮位，昼夜瞭望，分班防守，颇称严整。

臣数月以来，细心体察该逆之所以屡肆猖獗者，惯以大船巨炮轰我要隘，使我守炮兵丁不能站立，然后用杉板小船渡其亡命黑鬼，豕突登岸，手执洋枪火箭，使我兵不能得手。闽浙失事，职此之由。今臣察勘海口土塘俨如长城一道，塘上所筑土牛，有似雉堞，其

缺口俱安设炮位。臣拟令守塘之兵贴伏于塘后土坡之上，守炮之兵贴伏于土牛之后，接应之兵遥伏于数里之外。彼若用炮乱轰，我只是寂然不动，彼之炮子从空飞落，或近或远，断不能及我所伏之兵。俟其炮火将竭，大船渐近，度我炮力可及，审定照星准头，鸣锣为号，众炮环发，贼必不支。夫逆夷性多狐疑，我军果能示以镇静，彼必不敢公然登岸。万一彼竟豕突而登，此时守塘之兵与夫接应之兵，尽可放心齐出。盖匪徒既已上岸，彼必不肯乱用炮轰，然后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先用虎蹲炮迎击，破其洋枪火箭，次用抬炮、鸟枪连环夹攻，自无不胜之理。且逆夷用杉板船渡其黑鬼登岸，不过数十百人而止，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亦何难聚而歼之。仰仗皇上天威，断不致有他虑。

至上海为闽、广商舶聚汇之区，吴淞为江海咽喉，不但商舶出入，稽查须严，即本省之沙渔等船，亦应小心防范。臣面谕海关道，督饬该管营县逐加盘验，照票放行，并责成各行伙常川住关，认保取结，已属严密。又查汉奸，行踪诡秘，处处可致，不必尽由海船，上海人烟稠密，断不能绝其溷迹商民探我消息。且此辈多系宁波奸民，各有手艺，不居客寓。前经该令刘光斗编排保甲，大街小巷按段设有栅栏，选举绅士八人总司其事，又分设董事六十余人认段巡查。并密派守城之将弁兵丁，晓夜弹压。倘有火烛，更恐奸民乘间滋事，并派有专司救火之大员，以防内讧。仍切谕居民、铺户人等，各自为守，不得闻警张惶自扰，务使层层有备，虽有奸民，亦无所施其伎俩。

现准扬威将军咨称，浙江拿获汉奸，供出在苏州、上海者共十八人，业已查有端倪。惟逆夷以厚利诱致若辈，其贪利潜匿者，尚恐不止此数。若骤加搜查，转致民心惶惑，容臣督饬该营县等慎密妥办。兵法原有因间反间之法，要使无隙可乘，可拿者登时拿究，其有家属可以维系者，更可收为我用，随时酌量办理。总之，攘外必先安内，立法贵于能行。

臣仰蒙圣恩,畀以两江重任,当此海疆多事,惟有调和诸将,激扬士气,申明纪律,信赏必罚。设有夷船窥伺,臣必亲临督战,奋勇者破格优奖,退缩者登时军法从事,以期将士用命,敌忾同仇,一洗向时怯懦之习。现在各营弁兵,恪遵号令,日事操防,一切均属静谧,足以仰慰宸廑。

所有河南兵已到齐,并防御海口,稽查商船,访拿汉奸各缘由,理合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两江总督牛鉴奏陈新制虎蹲 炮位可破英人洋枪火箭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军录)

再,安庆营守备孙贵仿明戚继光遗法,制成虎蹲炮位,系熟铁打成,长约二尺有余,重不过四十斤,可装铅子百粒。臣亲督验试,能致远三百步,其喷撒之宽约可四五丈。一人肩负而走,随地皆能施放,一杆可抵招炮百杆之用。以之防守陆路,足资得力,且可破该逆之洋枪火箭,最为军中利器。已饬该守备多雇匠役,加功仿制。现在扬威将军进兵吃紧之时,臣先将制成之十尊解赴浙江,以备攻剿。仍饬赶紧打造,期于多多益善,分拨守口弁兵演习,并可陆续运往大营。

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奉朱批:好极,俟用之得效,孙贵必当从优奖励。钦此。

六、著准怡良所奏将金门镇总兵  
詹功显暂留澎湖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怡良等奏，请将升任副将暂留防堵等语。福建金门镇总兵詹功显，准其暂留澎湖防堵，俟夷务告竣，再赴新任。该部知道。

钦此。

七、著署闽浙总督怡良等悉心筹画  
厦门鼓浪屿攻剿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

福建厦门等处防堵情形，叠据该督抚等奏报。惟浙江现筹剿办，其得手之后，难保逆夷不窜回闽省。且该处系逆夷曾经滋扰之地，设或复行窜入，应如何防剿，不致再有疏虞，自应早为布置。其鼓浪屿夷船现在尚有几只？应如何相机攻剿？沿海炮台土垒是否修整完竣？著怡良、刘鸿翱悉心筹画，断不可因循玩视，致误军机。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著照提督例支养廉给在台协防  
之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现在台湾协同防堵，著加恩照提督例支給养廉，俾资办公。

钦此。

## 九、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各省兵丁赴浙过境日期并拨解浙省军械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军录)

再，查奉调四川、陕、甘、河南及山东青州满营官兵，前已护送过川兵一千六百七十名，陕甘兵一千四百四十六名，河南兵五百名，山东青州满营兵四百五十名，经臣附驿驰奏在案。兹据各属禀报，四川后队官兵三百三十名，陕甘后队官兵五百五十四名，河南后队官兵五百名，青州满营后队官兵五十名，已于上年十二月十六七、二十一、二十四及本年正月初二等日趲出皖境，由江苏省接护前进。沿途安静遄行，并无逗留滋扰。所有奉调赴浙赴苏各省官兵业已全数过境缘由，理合附片具奏。

又臣前准扬威将军奕经调取安徽省各州县库贮凶器，并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代造抬炮二百杆，鸟枪一千杆，腰刀一千七百口。当经委员分赴江北各属，飭将各州县库存堪用凶器尽数提省，以便验明汇解军营。一面将浙省需用鸟枪腰刀分派怀宁、六安、寿州、合肥等州县赶紧代造。并因抬炮一项，皖省并无能制匠(工)，上年奏明添制抬炮，发营演用，即便咨会河南抚臣代造，辗转费手，恐误军需，咨复浙省在案。兹据庐、凤、颖、泗、六安等属解到凶器、抬枪三十杆，鸟枪一百七十五杆，腰刀、长枪等械八百二十八件，内多锈坏之件，经臣验明，飭发省营一律修整完好，同怀宁县代造鸟枪三百杆，腰刀五百口，由臣亲加查验。鸟枪施放有准，刀械鲜明犀利。委员领解，分赴扬威将军大营暨浙江抚臣衙门投收，据报已于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程前进。其六安州代造鸟枪二百

杆,腰刀三百五十口,亦已解省。一俟寿州、合肥造齐,即当委员汇解,不致迟误。

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十、两江总督牛鉴奏陈淮北运商

### 呈请捐输防堵经费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①(军录)

两江总督管理盐务臣牛鉴跪奏,为淮北运商呈请捐输防堵经费,据情代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两淮盐运使沈拱辰详,据淮北江运及天长岸商钟福盛等呈称,商等承办盐务,感戴皇仁,值此海疆未靖之秋,靡不捐糜愿效。虽库贮充盈,不借捐输之微末,但食毛践土,志切同仇。惟运引无多,未克多为筹办,兹公同集议,敬捐海口备赏银十万两,用申芹曝微忱。请循淮南报捐之案,先于库贮项下垫解,由庚子、辛丑二纲按引摊还,以清库款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查江苏省海口防堵经费,现蒙敕部拨银五十万两作正开销,经臣督饬司道等撙节支用,即日大兵奏凯撤防,自属有盈无绌,本不借捐输之毫末。惟上年淮南北商贩人等,先后公捐备赏银八十万两,均蒙恩准赏收。该江运商人同被复峙,情殷报效,似应遂其忱悃,未便壅于上闻。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准赏收,循照成案,先由运库杂款项下动垫,随于庚子、辛丑二纲按引征还,不过来春即可全数清款。如蒙俞允,请将前项捐款银十万两解交苏州藩库收贮,凡遇例不准销事所需之款,即于此项商捐项下支用。仍严饬各该员等毋任稍有浮糜。

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再,此项银两系商捐之款,应请援照前案,免其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一、著于江苏藩库内赏给在京口防守之  
江宁驻防八旗官兵半年饷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海龄奏请借支官兵俸饷一折。江宁驻防八旗官兵派拨京口防守将近一载,经该副都统查明支绌情形,在于旗库备借款内借给银两。著加恩准于江苏藩库内,赏给各官兵半年俸饷银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二两零,归还前项借款。此次所借俸饷银两,著分限八年按季扣还。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一二、著两江总督牛鉴赏收淮北运商  
公捐之备赏银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奏,淮北运商捐银备赏一折。江苏海口现筹防堵,经江运商人等公捐备赏银十万两,著赏收,免其造册报销。仍著该督开列名单,奏请鼓励。余著照所议办理。

钦此。



一三、著将怡良补授闽浙总督梁  
宝常补授广东巡抚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闽浙总督著怡良补授，广东巡抚著梁宝常补授，均无庸来京  
请训。

钦此。

一四、著两广总督祁埏等查明英船至粤  
是否经由安海息辣等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初八日奉上谕：

据福建举人黄蕙田呈进平夷策略，内称逆夷由安海放桅而来，  
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装载  
粮食而行，过广南境七日而至广东。又逆夷素畏广南，广南人善没  
水。昔红毛呷板船误入广南湾，该国以小舟数百人，背竹筒携细缕  
没水，密钉细缕于呷板船底，远桨牵拽，船心浅搁，火焚而取辐重。  
今红毛呷板，以不见广南山为戒等语。逆夷赴粤经由之路果否有安  
海、息辣等项地名？夷船既须放桅，其地又复黑暗，则路径窄狭，有  
妨挂碍可知。著祁埏等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五、著闽浙总督怡良会同刘鸿翱 通盘筹画闽省防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奉上谕：

前据怡良等奏商办夷务情形一折。闽省各海口布置兵勇，并团练乡勇，教演水兵，及造船铸炮，均系应办之务。惟前奏自系该督与颜伯焘等公同商办，现在怡良已简放闽浙总督，责无旁贷，著再通盘筹画，会同刘鸿翱另行妥议具奏。总以得收实效，毋托空言为要。

再，据福建举人黄蕙田呈进平夷策略各条，其言是否可采，著怡良、刘鸿翱共同商酌具奏。该举人现已回籍，原呈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遵旨另 议海丰县海口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遵旨另议海丰县海口防堵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东省海丰县大沽河海口与直隶接壤，上年十二月间臣等筹备防堵事宜，因河口通海之处形势较宽，难以堵塞，恐夷船窜入。拟用船只装载大石，束以铁链，船后排钉木桩，横河拦截。并添拨兵勇炮位，于河西各庄围筑环曲土堡，以资扼守。当将筹议情形恭折具奏，钦奉朱批：逆倭如锐竟逞凶，所备船石、木桩，炮位，定皆化

为乌有。谕令趁此闲暇之时，悉心再行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臣跪诵之下，悚感难名。

伏查大沽河通海口门既难堵塞，设被逆夷阑入，徒恃船石木桩，不能遏其凶焰，诚如圣谕，必致化为乌有。惟该处本系内河，非同深水大洋，人力难施。且由河通海之处口门虽宽，必待乘潮而渡，逆夷大船不能遽入。若以三板及中号小船深入内河，与其横河拦截，似不若设计焚烧，较为胜算。臣钦遵悉心参酌，应将前奏添拨兵勇炮位仍照原议，俟河西各村庄筑成土堡之后，即令弁兵于堡后安营设炮，使贼登岸不能窥我虚实。其南北商渔各船，如果夷匪有北驶之信，亦照前议，一概禁止出入，以杜匪徒假冒外。拟再令该府县于沿海招募习水渔人三四百名，由臣遴派精细将弁，如法多制飞天喷筒及火砖火球等物。乘此暇豫，训练精熟，令其埋伏于河汊隐僻之处。如遇夷船驶入，由河底暗渡，绕出贼后，四面轰击，并令岸上官兵以火为号，齐出策应。贼如扑岸，则官兵遏其前贼；如窜水，则渔人扼其后，据内河以设伏。在我无重洋冒险之虞，分水陆为两军，使贼有进退维谷之势，似于战守机宜益昭慎重矣。

所有钦遵另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朱批：依议。认真备办，总要制其死命方好。钦此。

### 一七、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瓜洲所关

#### 匪细悬教于要隘拦江堵截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军录）

奴才海龄跪奏，为镇郡城垣修理完竣，并请招募水勇，雇备船只，制办木筏，拦江堵截，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镇郡城垣捐修未竣，曾经悬请敕下督抚，催令赶紧

修整,以资防守等因,具奏在案。续经常镇道但明伦、镇江府知府祥麟,督飭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署理事同知候补知府李镗,劝谕绅士,捐资赶紧修竣,于本年正月初六日具报前来。奴才周历履勘,俱已完整,惟有督飭官兵昼夜巡防。伏查镇城西南逼近运河,北滨大江,瞬届南漕北上,诚如圣谕,瓜洲河口为南五省总汇扼要之区,所关匪细。昨经江督牛鉴奏明,届期专委常镇道督同扬州、镇江二府知府,并严飭镇江、扬州等营及水师营弁兵弹压护送。查鬲山要隘,原设防堵水师营兵八十名,复经江督牛鉴添拨兵五十名,又经常镇道但明伦,于附近鬲山地方团练乡勇三百名,以壮声势。

奴才看得瓜洲相距海口不过六百余里,现值东南风司令,渐次潮水涨旺,江中虽有淤沙,而狼、福一带江面辽阔,逆夷大船固难骤至,而杉板钓船未敢保其不来。两岸要隘虽经添派官兵防范,奈炮力未能击及江心。至京口南岸东马头,经奴才派拨官兵炮位防堵,并有江宁副都统兴伦带领官兵协防,堪以堵截陆路。其江中并未设备船只木筏铁练(链)矛缆等件拦江堵截,不日南粮连樯北上,倘有疏虞,关系甚重。江督牛鉴防堵上海,苏抚程霭采驻扎苏州省城,均关紧要,于长江险扼处所未能身临查勘情形,实因势难兼顾。且去岁九月间,正在前督不准商船入口之际,经奴才查有糖船多只泊于京口江面,询由崇明海口而来,曾经咨行苏抚查办。足见狼、福海口并无巡查拦阻。当此漕运之时,诚恐狡逆汉奸或驾驶杉板钓船,抑或溜迹商船,乘隙潜入,在在堪虞。奴才筹思至再,曷敢稍存大意。愚昧之见,仰恳勅下督抚筹酌,责成常镇道招募水勇,雇觅船只,备办木筏等件,会同水师副将督率弁兵,于鹅鼻嘴、鬲山要隘,相度情形,拦江堵截,可期水陆交严,使逆夷汉奸闻之声势,不敢窥伺京口江面,庶免贻误。

是否有当,恭折具奏,伏祈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八、著两江总督等各于水师副将内 遴选保送堪胜总兵人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现在记名应用水师总兵人员业经用竣，著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各于水师副将内即行遴选堪胜总兵者，保送一二员，送部引见，候朕记名，以备简用。该督等统辖全省营伍，平日自当留意真才，用储干城之选，不得以无员可保，一奏塞责。至所保各员，即著迅速送部引见，毋稍稽迟。

钦此。

## 一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补给寿春 镇总兵王锡朋等丧费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军录)

再，本年定海失守，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同时阵亡，奉旨除照例赐恤外，加恩各赏银五百两等因。钦此。臣当查葛云飞、郑国鸿阵亡之后，据定海县民将其尸身送至镇海军营，转送宁波棺殓。经前钦差大臣裕谦于军需款内，各提给银三千两，以资丧费。经臣奏请，将该二员恩赏银两毋庸再给。惟王锡朋尸身无着，裕谦并未饬给丧费，其恩赏银五百两仍应移咨直隶原籍，照数动给。钦奉朱批：依议行。钦此钦遵在案。

今王锡朋尸身，经定海县职员张光瑞等寻获薄殓，协同六安营守备朱淮源等护送曹江军营，禀经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饬令转护来省。臣以该镇尸身果否真确，必应详加辨认，方无错误。适该镇长子王承泗由寿春来浙，认明实系伊父尸身。(朱批：拭泪览

之。)臣即飭局另备棺木衣衾,以礼棺殮,令王承泗扶柩回籍治丧。

惟查该故镇与葛云飞、郑国鸿同系为国捐躯,且于阵亡之后暴露多日,情尤可悯。葛云飞等已经裕谦给予丧费银三千两,由臣奏蒙允准。而该故镇家属所领只恩赏银五百两,似未免向隅。合无仰乞鸿慈,一体给予银三千两,俾令治丧。如蒙圣允,俟命下之日,再行移咨直隶督臣,于该省藩库内拨给银二千五百两,传属具领。

又狼山镇总兵谢朝恩系在镇海阵亡,尸身无著,经臣奏奉恩旨赐恤,可否照葛云飞等之例,亦一体照数给予丧费之处,并乞圣裁。

除将护送王锡朋尸身之张光瑞等另行分别核明奖赏外,臣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

### 会勘金牌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军录)

臣怡良、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旨会勘金牌海口防守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怡良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谕:据御史龚文龄奏,福州海口以五虎门为门户,一进口门,金牌实为扼要……钦此。钞折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即束装启程,附片奏报在案。

臣怡良行抵省城,适值封印之际,因会同抚臣刘鸿翱,带同原办升任浙江运司常大淳,于二十一日从南台下船,将以前筹办之处逐一履勘。查福建省城距五虎门海口,凡一百六十余里,两岸重山峻峙,形势缭绕。浙江、江西上游之水从省城西北汇注,至洪山桥之上,分而为二:一由洪山桥流入,即出南台大桥者是也;一由洪山

桥外东南流，为乌龙江。至峡南、峡北两水合流，从罗星塔北行至闽安镇，复东南行至南北岸，分流为二，经金牌之前后，更数十里而至五虎门。其南为梅花港，此即大洋内外之界。向来浙江、天津等船从五虎门入，广东之船从梅花港少北之芭蕉门入口，是为福州之第一重门户。其次则金牌、长门，又其次为闽安镇之南北岸。一路水势深阔，凡有扼要之处，自臣刘鸿翱抵任后，俱已相度地势，设兵安炮，而风潮涨发迅于激矢，甚有轰击所不能及者。因于离省三十里之少岐地方，就河身稍狭，两岸稍宽，可以屯兵设伏处所，用船载石沉塞，复用大石，四面厢筑成堆，更于浅处钉品字桩，以防潮涨时从旁驶入，两头各设木箴数层，使之挂淤，大号船只便不能肆行闯入，此实省城最要藩篱也。

兹该御史所奏，金牌地方诚为扼要之所，然与长门相距，水面宽至一百一十余丈，深至十二三丈不等，水势湍急，非风潮正盛不能遑行，既已驾驶而来，瞥眼即过。况水道由东南而至西北，不得不迎头安炮，然轰击时尽在下风，必有烟焰迷目之患。且长门从水中直起，就勘之高下，安设大小炮十四位，设兵三百名，益以乡勇练勇，势亦不能再增。山后即有乡村兵房，军火皆可就近接济。惟金牌山脚直插水中，并无宽阔处所，就山麓开凿以建兵房，安炮十七位，设兵二百八十名，业已拥挤之至。况前俯大洋，后皆峻岭，此外别无村舍民居，不通陆路，亦非兵家所宜，不过权宜设置，与长门相为犄角。去金牌、长门里许，有二小石阜，名为南龟、北龟，中系舟行港路，此地海面甚宽，并非处处皆有礁浅。且潮至水增二丈，则暗礁皆在水底，大船便不止二三只可行。且金牌之后有港路可以越过，虽亦设有兵炮，而穹远不能得力矣。臣刘鸿翱再四斟酌。深惜金牌限于地势，长门兵难多容<sup>①</sup>，拟于闽安镇之南北岸用石填浅，两岸设立重兵防守，则水路别无可通之处。闽安协近在咫

① 此系朱点。

尺,可以策应,陆路亦不患其蹂躏。惟水面宽至一百四十余丈,深至十二三丈不等,水势太宽太深,中流更形剽疾。前经数四筹画,实属工力难施,不能填塞,非敢舍要隘于不顾,如该御史所奏,防堵转行松懈也。

至乌龙江在少歧拦截之外,上通洪山桥,去西门十里,不可不预为筹及。虽峡南、峡北以内水势渐浅,而春夏盛涨之际,与平时不同,故于离城二十里之洪塘河中钉品字木桩四层,中留口门,以防杉板驶入。并于岸傍树林中暗藏兵炮,既以护桩,复拦入城之陆路,早为预备。臣等于查勘金牌后,回至省城,会同将军臣保昌,率同司道等复由陆路至洪塘细勘。据土人称说,此河自洪塘以下三十余里,深浅不一,有潮退后不过四五尺者,彼处大船难以驶进。其言似属可信。

臣等以该御史籍隶福州,闻见较确,且关怀桑梓,即以绥靖夷氛,不厌精愈求精,以期严密。故水陆并勘,悉心妥议,与将备等反复讲求,要隘皆有准备,只须就已填者时加测探,遇有坍塌者补之,卑矮者增之,总不令惊扰会垣,元气自不致损失。不置兵勇于危险之地,则临敌自能坚定。然目前筹备守御之策,未可过事张皇,致令经费先已虚耗。(朱批:是。)是以各处派定兵勇之外,复令各乡团练,万一有警,即可随时加增,以资捍卫。

所有金牌业已防守,及各处准备缘由,谨合词复奏,并绘刊图说,恭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一、闽浙总督怡良遵旨奏报台湾布防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台湾为闽海要区……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当即恭录二分,一由



省港五虎门，一由泉州蚶江，分船配渡，移行台湾镇道，会同王得禄，遵旨悉心定义具奏外，谨将台湾道姚莹、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会稟札查布置情形，先行奏闻。

据稟台湾惟噶玛兰之苏湾，淡水厅之鸡笼、沪尾三口，系大山高耸，中夹口门，可以据险凭高，余皆沿海平沙，一望无际。虽有沉沙暗礁数处，素称天险，而郡城西临大海，城外即水，仅恃安平一镇横亘为卫。然东西不及二里长，与南北二沙迤邐相连。今守郡城，舍安平更无退步，惟城系土筑，未可言坚，现更大竹编为夹墙，亘数百丈，中实沙土，高有五尺，厚有丈余，借为我兵避炮之具。复挖长濠，下埋钉桶，以陷登岸之匪。港门内横列大木数排，上安千斤炮各一门，以为拦截。更架棉包牛皮，中藏勇士，伺敌将近，以炮击之。前以大木数百头，上钉尖锐大铁挠钩，中贯巨藤，以挠其杉板木簰。后用竹筏停泊，倘敌炮破我木簰，则弃炮于水，人登竹筏而退，诱其上岸击之。支港内则钉梅花木桩，以阻其闯突。安平之北，隔港六里为四草，亦砌筑石壁夹墙七十余丈，内设兵勇炮位，以防敌人占据。过四草五里，则鹿耳门废港，用石填塞。更六七里为国赛港，其处水口宽深，以不堪修葺，哨船凿沉，堵塞港内，仍设乡勇屯丁。对岸一带复联集村庄，团练壮丁，设伏以防登岸。安平之南，离炮台七里为三鯤身，有新开港口，水深丈余。现用大竹篓载石堵塞，守以乡勇，复于对岸联集村庄练勇，设伏以待。更南六七里为喜树，系小港，地颇荒僻，居民甚杂，尤防草鸟贼船阑入，亦联集庄社，团练壮丁，以为伏兵。郡城西面围木栅七百余丈，中安炮台三座，多设壮勇分守，复募壮勇二千四百名，协同弁兵分守八门。城内各街，责成绅士铺户各募壮勇，共二千余人，巡防街栅，稽查奸宄。所属之凤山县距海口二十里，嘉义、彰化距海口七十余里，淡水厅距海口十里，噶玛兰厅离海口五十余里，情形较缓。惟淡水之沪尾即八里岔，一水三十里，直进艋舺。彰化之番仔挖，一水三十里，直达鹿港，商货云集之所，杉板可至。他如嘉义之笨港、盐水港

等处,市井虽稠,港道浅狭,并杉板亦不能到,惟有于各海中,择其地有要隘,可以退伏者,将炮勇酌量分拨,半守口门,半为埋伏,诱其入而歼之。倘或地势不便,则量为变通各等语。

臣等窃思防守事宜必须因地布置,姚莹等虽已逐节准备,而粤中有此传言,不可不慎之又慎。惟相距太远,风泛靡常,臣等未便遥制。查去年九、十两月,该镇道奏报之件于十一月间始得内渡,并无夷船在彼。此时相去未久,情形当亦无异。现在设法四处探听,一有确切之信,即行随时驰奏,以慰宸廑。

理合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保奏亲登夷船 之代理知县林朝聘以县丞补用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代理知县亲赴夷船,勇敢可嘉,遵旨查明,据实保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正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刘韵珂另片奏,代理余姚县事司狱林朝聘亲赴夷船,谕以大义,斥令退回,以安黎庶等语。以微员而能勇敢,尚属可嘉,著将军等查明,保奏施恩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等查上年十二月初七日,倭逆复入余姚,据代理知县衢州府司狱林朝聘禀称,因该城守兵单弱,众寡悬殊,战守俱难,于初八日带同水勇陈美金等亲登夷船,晓谕情理。该夷欲将该员带去,经两岸民人同声阻留,该逆因见众怒难犯,即将该员放回,开船而去等因。由巡抚刘韵珂据禀具奏,钦奉谕旨,令奴才等查明保奏。复经奴才等札飭委员详查禀报。兹据现在曹江办理粮台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禀称,该司就近派员密赴余邑访查,县城内外绅民并同去

之水勇人等，均称此次夷船复至余姚，该代理知县闻有欲烧民房之谣，即率同水勇、家丁，亲上夷船，责以天朝待汝不薄，因何屡次扰害百姓？逆夷见其声色严厉，即欲带往宁波，经两岸观看居民同声阻留，始将该员放回，开船而去等语。众议佥同，并无捏饰。

奴才等查浙东各城，自噢逆犯顺以来，该地方官大率怯懦无能，闻风先避，以致逆夷猖獗，肆情滋扰。此次该逆复犯余姚，代理知县林朝聘以佐杂微员暂摄县事，竟能亲登夷船，责以大义，虽逆船旋复退走，未必即由该员斥退，而该司狱奋不顾身，勇敢有为，殊堪嘉尚。现奉谕旨查明保奏，合无仰恳天恩，将代理余姚县衢州府司狱林朝聘，留于浙江省以县丞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蓝翎，以昭激劝。

所有代理知县亲登夷船，勇敢可嘉，遵旨查明保奏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验军械不堪应用请将监造各员交部议处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演试器械不堪应用，请将监造验收各员交部分别议处，仍飭令赶紧赔修，据实参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克敌制胜，器械为先，枪炮刀矛件件均须坚利。其制造之得法与否，惟在监管人员实心任事，不受匠役欺蒙，庶免偷减草率，则一器可收一器之用。奴才前在苏州时，即札飭各局监造人员，凡所造一切器械，不可稍事疏忽。兹于正月初三日，奴才移驻杭城，连日调取省局所存各样器械，逐一演试。其所制鸟枪竟于试放之时每多炸裂，而腰刀一项质体尤多薄脆。奴才等亲加试验，随手即弯

曲如环。现在军务吃紧之际,似此办理草率,自未便稍事姑容,致滋贻误。除照会浙江抚臣刘韵珂转飭监造各员赶紧赔修,务期一律坚利备用外。所有前次监造及验收文武各员,应请旨交部议处,其职名即由该抚查取,分别咨部办理。至前已解赴曹江各器械,已咨行奴才文蔚就近查验,如有不堪应用之处,即由奴才文蔚一律参办。

所有奴才等演试器械不堪应用,请将监造验收各员交部分别议处,仍飭令赶紧赔修各缘由,理合据实参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领到赏件 炮位及文蔚先赴曹江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领到赏件炮位,并文蔚先赴曹江各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蒙皇上颁发武功赏牌七百四十张,共银十万两。嗣于本年正月初九日,御前侍卫珠勒亨、副将哈拉吉那、岱昌来营,又交到翎顶翎管搬指等件,奴才等当即叩头祇领。

伏思此时所调各省劲兵及所募各处勇壮虽已到齐,尚未接仗,乃蒙皇上连次颁发优赏,鼓励有功。所有随营各路官弁暨兵勇人等,无不感戴天恩有加无已,鼓舞欢忻,士气百倍。即日大兵进剿,定可一鼓成擒。又带到圆城炮十五尊,子母炮十二尊。奴才等即时亲往江口,将各炮逐位演放,灵便轻捷,准头极远,较江、浙所铸及各省所拔者不啻霄壤,洵属军中利器。现催令制造车架,临时用以轰击,定资得力。

再,现在各处兵勇均已齐集,业经陆续拨往曹江屯扎。惟川兵尚有三百名未据报到,业由奴才等派员执持令箭,飞往沿途催催,约于二三日内亦可抵浙。奴才文蔚先于正月初九日自杭起程,由

绍兴前往曹江，将该处守兵酌量换防，并先行督催兵勇各项船只。俟一切就绪，将来应如何刻期分路进兵，再行恭折具奏外。

所有领到赏件炮位，并文蔚先赴曹江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再奴才文蔚已赴曹江，未经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五、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遵旨将汉奸 陈在镐解赴邳州监禁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①（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署理江苏巡抚·苏州布政使臣程霏采跪奏，为遵旨将递送夷书之陈在镐，委员解赴邳州，严密监禁，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钦奉上谕：镇海县童生陈在镐，现据扬威将军等讯明，实属首鼠两端，行纵诡秘，已交江苏巡抚解至黄河以北，著牛鉴、程霏采即派委员，将该犯交地方官严行禁锢，不准与外人交接，以昭慎密而杜奸萌等因。钦此。伏查此案，臣程霏采前准扬威将军奕等照会，将陈在镐派员押解黄河以北汉奸较少地方，暂行监禁。当查黄河以北各属，惟邳州地处僻远，且该州张心渊在苏年久，办事勤明，应将陈在镐解赴该州监禁。即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札飭臬司李星沅，委员长洲县县丞李炳照，将陈在镐星夜小心解赴邳州，妥为监禁去后。旋据邳州知州张心渊申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委员将陈在镐押解到州，遵即会同验明刑具收禁，将监禁日期由臬司详请复奏前来。

除飭该州督同管狱官小心防守，严密稽查，不准与众犯同聚一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处,更不得与外人见面,以杜奸萌外。所有遵旨将陈在镐解赴邳州监禁日期,理合恭折会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

## 二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周密防堵乘机 进取一鼓擒敌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大兵将次到齐,行营进驻杭城,并拨兵乍浦,兼资防剿一折。奕经现领河南兵驰赴杭州省城,调拨一切。文蔚亦驰赴曹江,督饬撤换,整顿后路。并拟分队前进,督兵攻剿,布置甚为周妥。惟乍浦滨临大海,地势散漫,甚为紧要,本省守兵大半软弱,恐难深恃。除新募山东勇壮一千余名外,已将陕、甘兵六百余名拨往乍浦,连前次拨往之山西、陕西兵四百名,一并飭令总兵德坤,督率扼要屯扎。著即严饬管带将备,东顾上海,西援海宁一路,与江、浙为犄角之势,不可顾此失彼。将来大兵前进,逆夷或从别路绕窜,是后路尤宜加意整劲。至逆夷船只沿海游奕,并不停泊,并将财物搬运上船,似此行踪诡秘,非欲往他处滋扰,分我兵势,即系远窜出洋。惟此次命将出师,必须将该逆大加惩创,方足以寒贼胆而杜后患。各处要隘已经防堵周密,毋虞窜入,惟在该将军等预为筹画,乘机进取,俾逆夷首尾被击,不至扬帆远遁,庶可一鼓成擒,扬国威而膺懋赏在此举也。勉之!慎之!

又另折奏请将督防总兵撤回省城等语。总兵陈述祖弹压兵丁既不如法,著即照议撤回浙江省城防守,其所带兵丁暂交副都统长喜管带。计此时哈拉吉那、岱昌均已抵浙,著奕经于该二员内拣派一员,管带绿营兵丁,会同长喜办理防剿一切。将此由五百里谕令

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军机大臣奏呈所拟飭令顺保 速赴狼山总兵新任谕旨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上谕档)

臣等查牛鉴片奏，请旨飭催苏松镇总兵陈朝良、狼山镇总兵顺保速赴新任。除苏松镇总兵前已奉旨谕令牛鉴派员署理外，其顺保一员，应请旨飭令兼程驰赴新任，是以臣等拟写谕旨进呈，伏候钦定。

谨奏。

## 二八、著两江总督牛鉴仍当随时体察筹画 毋涉大意并严拿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奉  
上谕：

牛鉴奏，河南弁兵陆续到齐，防御海口并稽查商船，严拿汉奸一折。所办俱甚周妥。吴淞海口地方紧要，该督已于东西炮台及东沟地方分扎四营，作为游兵奇兵，期于彼此接应。所调河南兵丁亦派赴上海、宝山两县适中之地屯扎，以为诸路应援。该督仍当严飭陈化成、王志元督飭各兵操演炮位，昼夜分班瞭望防守，毋稍疏虞。至海口土塘上土牛有似雉堞，缺口俱安炮位，各兵贴伏塘后，塘土务厚，该兵丁等有卫生之具，自可益壮军心，倍形勇往。务即晓谕各兵，倘该逆来时开炮乱轰，须静守勿动。(朱批：相机间放数枪炮以诱之。)俟其炮火将竭，大船渐近，度我炮力可及，再觑定准头，

众炮环发,万一豕突登岸,守塘之兵与接应之兵四路齐出,连环夹击,当可一鼓成擒,不留余孽。该督办理防御已有把握,朕心甚慰!仍当随时体察筹画,毋涉大意。据称浙江拿获汉奸,供出在苏州、上海者共十八人,此等贪利悖逆之人实堪痛恨!必应净绝根株,方不致煽惑勾结。但恐骤加搜查,转致民心惶惑,著牛鉴设法认真稽查妥办,以除奸慝而靖海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

## 二九、湖南巡抚吴其浚奏报遵旨催趲 四川官兵全数过境赴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接准督臣裕泰等咨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前因逆夷滋扰浙江……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此次奉调各省官兵,除甘肃、陕西二省兵丁不由湖南经过外,其四川省奉调官兵二千名,已据岳州府巴陵县等禀报,于十一月初七、十四、十九、二十一、二十五等日,先后行抵岳州,当俱照例应付,全数催趲过境,并无逗遛情事。

除飞咨前途各省督抚臣一体转飭催趲外,所有四川省赴浙官兵全数行过湖南境地日期,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三〇、著靖逆将军奕山会同祁埴梁宝常据实复奏 战守机宜不得徒托空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飭令奕山、齐慎、祁埏将现在办理夷务情形何时蒞事，各抒所见，分折具奏。滋据奕山奏称，广东虎门炮台不能不修，香港全岛不能不取，现在香港汉奸头目倾心报效者已有十之五六，必须顺潮出其不意，方可一炬而烬等语。齐慎奏称，已将水战器械等物制备齐全，现在挑选兵勇，俟新正风顺，即水陆并进等语。祁埏奏称，虎门炮台未修，则香港不能复，现在合计新筑及修复炮台共七处，土台土墙约三十余处，虎门炮台十处，现亦克期兴工等语。所奏虽有主战主守之不同，而毫无确见，则同为影响之谈，殊失朕望。

奕山等自派委办理夷务以来，已及年余，何于此事竟全无把握？自古用兵之道，无论或战或守，皆必确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称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须能守而后能战？祁埏称为严防省城，大局似可无虞，又云香港无陆路可通，不敢遽能得手。似此游移无定，徒以重兵坐拥，每月糜费军需三十余万，毫无裨益，何所底止？据称该省存贮及报捐银数可敷数月之用，究竟可敷几月，亦未声明，仍系约略之词。倘迁延日久，不能蒞功，再请军需岂能复邀允准耶？

兹特再行申谕奕山、祁埏、梁宝常会同妥议，从长筹画。如省河一带渐次将炮台石柱等件修理巩固，是否足以防御外侮？即使逆夷由他省受创，豕突而来，毋虞窜入，可以议守。抑或兵勇器械等件均已训练整齐，克期进攻，必能操胜，可以议战。均着据实复奏，朕亦不为遥制。若再徒托空言，支吾搪塞，自问当得何罪！又称威远等十处炮台如用石修筑，两月可竣，土筑难以经久等语。自应用石坚筑，以期久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一、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招来汉奸必当 筹画尽善分别妥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

奕山等复奏安置招集渔户汉奸一折。据称逆夷猖獗全赖汉奸为羽翼，香港尚有汉奸六百余人，亟图招抚，勉其带罪立功，庶不致为贼所用。将来蒞事之后分别鼓励，及收入行伍，有家者散令归农，无家可归者，或分拨内河各县官设巡船充当水手，并饬地方官编列名册，随时稽查约束等语。均着照所议办理。惟此时权宜之计，招徕汉奸免为贼用，日后蒞事，该将军督抚等必当筹画尽善，分别安置。如果实能悔过出力，不致再为利诱，则量材器使，俾有糊口之资，亦招安善策。倘察看情形，未必人人可恃，是在该将军督抚等分别妥为办理，毋滋流弊，勿谓已邀允准，概视为真能迁善之徒也。慎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二、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确奏粤省库 存银数通筹用度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

据祁埏等奏，核计存贮及报销银数仅敷数月之用等语。该省现存银两究可敷几月用度？现在办理夷务尚无蒞事之期，旷日持久，虚糜粮饷，伊于胡底！著该督等通盘筹画，从长计议，据实具

奏。所有洋商盐商绅民人等捐输银两，及捐资铸炮筑台置办军械，并捐资出力各绅士，均著该督抚会同该将军查明捐输姓名银数，分别开单具奏，候朕施恩。至所查越南国船炮火器情形，览奏甚为详细，该国既不能与暎逆抗拒，著无庸议。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军需银两 就近改拨以节运费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军需银两就近通融改拨，以节运费，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八月间，前钦差大臣裕谦因逆夷复扰浙洋，需用繁巨，奏请将部拨闽省军需之两淮盐课银七十万两，改拨浙省应用，奉部复准。臣因彼时浙省军需项下尚有存银，且省垣逼近尖山海口，不便多贮银两，移咨江省督抚臣等，将此项银七十万两，以一半解存江苏藩库，一半留贮两淮运库，俟需用时再行提解，以昭慎重，业经奏陈圣鉴在案。兹查两淮运库留贮银三十五万两内，除署江苏抚臣程霁采奏明，拨还河库垫发将军等委员雇募江北义勇安家口粮等银一万二千两，又苏局司道详明，拨还河库垫发将军等饬调河标各营马匹、制备马鞍银一百七十五两外，尚存银三十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五两。现在将军、参赞先后抵浙，各路兵勇亦皆云集，盐粮一切支用甚繁，且将军参赞及密办军务各委员屡次在局支提银两，均应源源批解，所有两淮运库存银自应提解应用。惟臣现准部咨行令，于浙省盐课内动拨银三十万两解赴贵州，为壬寅年兵饷之用。是两淮之盐课既须提解来浙，浙省之盐课又须拨解赴黔，辗转解送，未免多增运费，似不若通融改拨，以期直捷而免虚糜。

查浙省运库，道光二十一年秋拨册报银两均已拨解无存，其

秋拨截数后，应归二十二年春拨造报之续征盐课。现据署运司宋国经查明，尚存银二十八万余两，应将此项全数动拨，再于春拨截数后应归秋拨造报银内动银五万余两，凑足三十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五两，均收入军需项下应用，以抵两淮应解浙省军需之数。其浙省应解贵州兵饷三十万两，即在两淮存贮军需银内动支，由该省运司委员领解赴黔。此外尚存银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五两，听候户部另行拨用。如此一转移间，提解既较便捷，脚费亦可节省，似属两有裨益。

兹据总局司道具详请奏前来，除飭运司将应归春拨造报银二十八万余两，即如数解局，其应归秋拨造报银五万余两，现在尚无征存，亦令该司于外输杂款内先行垫解，以便支发，俟征有银两，再行划还垫款，并咨明户部等查照外。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 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委员 赴豫采买硝斤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军录)

再，浙省自道光二十年六月间喫逆闯入滋事，调兵堵剿，并拨动各营火药备用。所有动缺之药，经臣于是年十二月间，遣弁赴河南省采购硝八万六千余斤，运回补制。嗣于二十一年三月间钦奉上谕：火药为行军要需，飭令多为预备。又经臣委员赴豫加买硝十万斤，以资制造，均经附片奏明在案。

迨八月间，逆夷复至浙滋扰，定、镇、宁波先后失守，该数处存贮火药均皆遗失。而赴豫加买之硝，又因该省猝被水灾，硝斤短绌，仅采得硝三万斤。臣以火药为行军要需，必须硝斤充足，才可配制。适有闽省委员自山东买硝回闽，道经浙省，即奏明在该委员所

买硝内，截留八万斤应用。旋又经福建抚臣刘鸿翱遵旨将皖省借给该省硝十万斤协济浙省，因皖省委员业将硝斤解入闽境，不便转解，复议将该省采买之硝通融划拨，业经委员解浙投收在案。

是浙省自上年军兴以求，历次采买及借拨闽省硝斤，计数已属不少。但军火所需，尤须宽为储备。焰硝惟冬令所产较旺，自应乘时赴豫购买，且前次截留闽省之硝，经福建抚臣以该省购硝不易，浙省应仍还硝斤，不得仅还价脚，亦应一并赶紧购买解还，俾该省得资春配。兹据总局司道转据杭州协副将阿克敦布议请，分委员弁前赴豫省采买硝十万斤，为本省军需之用，再买硝八万斤，为归还闽省之需，共计硝十八万斤。每百斤需价脚银三两二钱一分三毫九丝，共需银六千四百九十八两七钱二厘，于藩库耗羨及军需项下分别动支給领等情，会详请奏前来。

臣复核无异。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 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林朝聘安 内攘外有功请委署余姚知县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军录）

再，上年十一月十六日逆夷闯入余姚县城，至十八日退出。当时未知该署县彭嵩年下落，臣以兵燹之余，防御抚绥悉关紧要，札飭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宁绍台道鹿泽长，飭令在彼管带水勇委员衢州府司狱林朝聘，暂行代理县事在案。

兹据该司道等以该员自奉委代理以后，缉拿土匪，安辑安民，事事不遗余力，民心爱戴。且十二月初七日夷船复至余姚，该员不避艰险，挺身直至该逆船内，谕以大义，该逆遂即退去，民间益加感激。有士民翁会陶等多人，请以该员署理余邑等词，联名赴道具呈。议请俯顺輿情，即以该员委署等情。由藩司常恒昌、代办臬司

金衢严道布彦博勒格会详情奏前来。

臣查士民保留官吏本干例禁，且林朝聘以司狱微员，亦不能越级署理县篆。惟现值海疆有事之际，与平时不同，该员代理月余，安内攘外，著有微劳，民庶均深眷恋，若另易生手，转恐贻悞地方。应请破格委令署理，俾资保护。

除批飭遵照外，谨会同署闽浙督臣怡良，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已有旨矣<sup>①</sup>。钦此。

### 三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探视英人举动 并各路勇壮节次斩获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探视逆夷近日情形，并各路勇壮节次斩获白夷黑夷各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将逆夷情形，节次具奏在案。现在各路勇壮，由奴才等调拨分伏各城内外，俟临期接应官兵，同时剿袭，即就近探视逆夷举动。节据各路来禀，纷纷不一，大约逆夷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东驶西窜，来去无常，除夷目郭士力仍在郡城居住，嘖嘖啗时在城内，时在船中，行踪诡秘，不令人知。又定海有夷船开行时，各夷众俱流泪相送，亦不知其何情。三城夷匪，惟宁郡为最多，约有数千，而时常增减，究无确数。每日分队操演，用马驾炮，各处河口俱有船只把守。金鸡、招宝山上排列大炮，山下一带，排列大船十余只。定海衙头岸口亦有六只，各船俱挂红旗。各城门楼上，密排大炮，或向里或向外。复诈称由洋来船，增添夷兵。其意

<sup>①</sup> 据本馆所藏《剿捕档》载：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林朝聘以知县尽先升用，留于浙江遇缺即补，并给予六品军功顶带，赏戴蓝翎。

似知我兵已有埋伏，而又未能深得详细，以故各处张贴伪示，声称不许村市地方藏匿兵勇。仍复遣人各处瞭望。又时常驾驶小船多只，四出搜罗，如上年滋扰余姚、奉化故智，用以诈吓我兵。

奴才等所遣勇壮，各处分头潜伏，不令逆夷探知，间有猝与夷探相值，亦即与接仗。现在连接禀报，宁郡之灵桥门外江下地方及定海西门外，均经斩杀白黑夷匪，彼时因恐逆夷大众知觉，已将尸身掩埋，或投入海中，未能呈验首级。又定海城东，生擒黑夷一名。余姚所属之石山渡，突有夷船四只驶入，当经带领勇壮委员等攻击，杀死夷匪多名，斩取白夷首级一颗，生擒黑夷一名，俱先后解送来营。现将白夷首级仍令解回曹江悬示，其黑夷二名暂行押禁待质。至各路斩获夷匪之委员勇壮，已由奴才等分别酌赏顶带银两，以示奖励。奴才等现仍札飭各该委员，晓谕勇壮人等，各路潜伏，逆夷未来侵扰，毋许轻动，免致贼情生疑，闻风先遁。大兵即日进剿，彼时再并力接应攻击，庶可聚族歼旃，以伸天讨。

所有探视逆夷近日情形，并各路勇壮节次斩获白夷、黑夷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朱批：所办好，即有旨。钦此。

### 三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

#### 译出英人所呈文件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军录)

奕经、特依顺跪奏，为遵旨译出夷字二纸，并续据通事江彬等呈出夷字各件，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正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该逆曾交水勇陈美金夷字二纸，是何文理，亦著译出一件(并)具奏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奴才等前因代理余姚县林朝聘，以逆夷二次到余，留有夷字二纸，呈送前来。

当即照会浙江巡抚刘韵珂,令觅翻译夷字之人。旋准该抚将留浙之广东通事江彬送到行营。奴才等当派随带司员刑部员外郎胡元博,传问江彬,令其翻译。乃该通事自称但知夷语,并不认识夷字。奴才等复饬该司员细向盘诘,知其在广东即与安突道、吗哩逊等均相熟识。当将夷字用油纸描出,令其往找能译夷字之人。该通事应允,并问询大兵何时进剿。奴才等料知该通事必前赴宁郡,向夷人央译,而又借能知我大兵情形,向该逆等侈说。因令该司员告以奴才等此时驻在嘉兴,未必进兵等语。嗣该通事由宁回杭,据称亲往宁郡,见郭士立、安突德二人,已将林朝聘所呈夷字二纸译出。并称是日林朝聘上船时,逆夷欲将该司狱带回宁波,岸上百姓声嚷阻止,因彼此言语不通,百姓写给不可将伊官带去字样二纸。船上夷人即付还二纸夷字,仅系收文月日及逆夷郭士立等姓名,亦无别样言语。当将余姚百姓投交该逆字样,及该夷付还该百姓等字样各纸,又据该通事将郭逆交伊汉字一纸,一并呈出。

再,奴才等前闻逆夷在宁郡,掠索商民洋银一百余万,该处商民因一时凑备不及,被其监押勒索。奴才等不知该夷是何意见,该商民等又何以遽肯凑备如许之多。且恐逆夷如囊橐已饱,扬帆远遁,我军或不得大张挞伐。因知镇海营外委陈志刚前曾由伊里布遣往定海,与逆夷等认识,当即调到行营,令其前往宁波一带,在民间探听虚实。奴才等亦默料其必暗觅夷人询问,借可侦知逆夷近日动静。该弁果于正月初三日回营禀称:伊曾面见郭士立,据云,如要讲和,现有广东样子,并称民间凑银,尚不十分真确等语。亦呈出郭逆给与汉字一纸。奴才等查阅该逆所呈字样,虽言语不甚明晰,而其意总以讲和为辞,是其畏惧之心,已可概见。<sup>①</sup>奴才等现在布置兵勇一切事宜,已有头绪,俟各路俱妥,即趁此该逆自馁之时克期进剿,(朱批:速建大勋,扬我国威。著名逆酋如能生致,更可称快,立待捷音之至。)仰赖天威自不难一鼓成擒歼除丑类。

<sup>①</sup> 此系朱点。



所有译出夷字二纸，并续据通事江彬等所呈之夷字各件，一并恭呈御览。谨将遵旨译出夷字各缘由，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将计就计，深得用兵之道，即有旨。钦此。

### 附件一：照录余姚县百姓写给英人字样一件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奏呈(军录)

谨照录余姚县百姓写给逆夷字样二纸，恭呈御览。

我余姚县主彭太爷，往省去矣。现在只有林太爷在县，劝谕百姓，照旧安业，店铺开张。现在城中，并无兵弁乡勇一人，在县只有清官林太爷一人。如要林老爷下船，切不可委屈清官，亦不可害及百姓。我余姚百姓，与尔并无仇，何故屡次来扰害我百姓。如要我清官林太爷下船，有何话说，我林太爷即来，请贵国回字。

朱批：览。

### 附件二：照录英人写给外委陈志刚字样一件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奏呈(军录)

大英大宪启陈志刚知悉。照得已经二次照会钦差大臣奕，如何议和等情在案。如欲讲和，惟望大清皇帝特派钦差大臣，赐给全权讲和。但此等奉全权大臣不到此，则大英大宪不能议和。特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启。

### 三八、给事中李蕤奏陈保护粮船之法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军录)

再，查天津海口距运道几及百里，即使夷船驶至，原无阻梗之

虞，然必谋出万全，始能算无一失。盖夷性狡诈，总恃勾结汉奸，四出焚掠，而粮船水手半皆无赖游民，或为其煽惑而潜与勾通，或被其恐吓而遽至逃窜，此不必定有其事，但不可不预为之防。臣愚昧之见，如果四、五月间，逆夷敢于窥伺海口，则粮艘已抵天津者，即起剥北上，令其迅速回空。未抵天津者，暂令停泊于百里外，俟海氛静息，再赶紧催提。若虑归次稍迟，有悞冬兑，则当于沿河州县中，择其城郭坚固，距海较远者，暂借民房，妥为收贮，以便陆续转运。如此则粮艘安稳，奸究绝迹矣。

臣为肃清运道起见，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

### 三九、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监造劣质 军械各员职名交部议处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演试器械不堪应用，请将监造验收各员交部议处一折。克敌制胜，器械必须坚利，惟在制造得法，方足以收实用。据该将军等奏，前在苏州时，即札饬各局监造人员不可稍事疏忽，乃移驻杭城，调取该省局所制各样器械，逐一演试。其鸟枪竟于试放之时，每多炸裂，腰刀一项质体尤多薄脆，或至弯曲如环。现当军务吃紧之际，似此办理草率，不可不严惩办。著刘韵珂即饬监造各员赶紧赔修，务期一律坚利适用。所有前次监造及验收文武各员，即著该抚查取职名，交部分别议处。其前已解赴曹江各器械，并着文蔚就近查验，如有不堪应用之处，即行一体参办。仍著严饬各局员认真监制，毋得再有贻误，致干重咎。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〇、著直隶总督补给王锡朋丧费 二千五百两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原任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尸身现已寻获棺殓，请再加赏丧费等语。上年定海阵亡各镇，所有葛云飞、郑国鸿均经于军需款内，提给银三千两，王锡朋因尸身无着，并未饬给。该镇为国捐躯，事同一例，现在其子扶柩回籍治丧，自应照葛云飞等之例，一体给予丧费。王锡朋除前已恩赏银五百两外，著直隶总督于该省藩库内补给银二千五百两，传属具领，以示优恤。至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前已有旨交部赐恤，现在尸身无着，并与王锡朋等临阵捐躯已得确据者，究有区别，著无庸另给丧费。

钦此。

#### 四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饬属认真办理铸炮 并安置操练防守各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奉上谕：

刘鸿翱等奏，动拨宝福局铜斤铸炮等语。福建厦岛原设炮位毁弃无存，各要口所安之炮亦不敷用，自应设厂拨铜，广加铸造。惟所铸炮位不在重大，必须坚固如法，足以催坚致远，方为适要。其安炮地方亦必拣择要隘，或明露，或隐藏，虚虚实实，严密防守，万不可令逆夷一望而知，转得用炮轰击，巧为抢夺之计。至管炮弁

兵尤应勤加练习,施放有准,始不致临时贻误。若仅铸造多位,于各海口炮台安置一二,全不筹及后路接应,万一逆夷复行窜入,不特无以制胜,且恐反资寇用。著怡良、刘鸿翱督属员,认真办理。其铸造安置操练防守各事宜,均须讲求尽善,庶几相机攻取,可资得力,不可草率了事,仍致有名无实,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二、漕运总督朱树奏报挑选 精兵前赴上海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标兵丁前准督臣先后咨调七百名赴上海防堵,均经奏明在案。今又准督臣牛鉴咨开,逆夷在浙猖獗,上海、宝山须驻重兵防守。江北沿海一带,现在尚不吃重,审度时势,似应先其所急,拟调臣标海州营兵一百五十名前来上海,听候调遣等因。臣查海州营有应管海口二处亦须防堵,既督臣以上海、金山尤为紧要,自应先其所急。当即飞飭该营挑精壮兵丁一百五十名前赴上海,听调去后。兹据呈报,派委千总陈保庭,把总杨魁光等,管带兵丁,配足军械,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程赴上海等情。臣仍严飭各该营,将应管海口,督率兵丁加意防守,不任稍有松懈。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四三、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浙江后路粮台制造 军械例价不敷酌请变通并缮具条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浙江后路粮台，制造军械，例价不敷，并支应各项，酌请加增变通，缮具条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前准扬威将军奕经等照会，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准于苏省设立后路粮台，大兵在嘉兴以北，即由江苏支应，将来军需告竣，仍归浙省一并核销等因。钦此。当经转行钦遵。所有苏州藩库收贮浙江军需银两，准浙江抚臣刘韵珂、扬威将军奕经等先后咨提各数，及后路粮台制办军装器械，交行营委员随带赴浙各情由，经臣节次附片陈明。并饬将未经办齐及续派置办各项军械，妥速制造报解。所需工料等项，俱饬核实支销，不准稍有浮冒在案。兹据督办后路粮台孙善宝、藩司李星沅、署臬司黄恩彤会详，前次未经办齐浙省军械旋即制就，派委员弁陆续运解。其续奉派办军火炮械亦已分委委员，广集工匠，分手赶造。一切需用银款，均在苏州藩库收贮浙江军需项下动支。内除将军、参赞提用银两，或分招义勇，或密集船只，均须随提随解，不便刻延，与别项用款不同，应凭印文动解，随时详情附奏，于军需款内开除另归行营粮台造报外，其由后路粮台制造支应各项银两，自应俟事竣照例汇造款册，详咨浙江核销。惟查制造各项军火器械并一切支应事宜，有例价不敷者，有例无明文者，不能不酌请加增变通，以免贻误等情，会议条款详请核奏前来。

臣查制办各项军火器械及一切支应事宜，均当查照定例，划一支给。诚以国帑不可虚糜，军费须归实用，第情形既有不同，自应因地因时妥为筹办。臣复核所议各条，并确加访查，如制造军械等项工料，因价值较昂，请于例销之外酌量加增，委系实情。其余工

匠安家行装、家口米石、装运炮饷等项，夫船价脚及官兵住宿船价，并请量予变通，亦俱酌核现在情形，期于办理妥速。军需紧要，臣不敢稍事拘泥，致滋贻误。理合缮具条款清单，奏恳圣恩俯准，分别加增变通，俾办理不致掣肘，而于剿办机宜亦有裨益。臣仍督飭该司等随时查察，如此外再有丝毫浮滥及借词诿延情事，臣即随时参办，以示惩戒而杜冒滥。

除咨户、工二部查照外，谨会同两江督臣牛鉴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 附件：条款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奏呈(军录)

谨将浙江后路粮台制造军械例价不敷，并支应各项，酌请加增变通条款，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浙省制造各项军装器械，因工料价值例定不敷，请于例价之外概加十分之四，业经奏准咨行。江苏毗连浙省，情形相同。计自防堵以来，铸炮置械增制军装，本省设局已逾一载，市物日昂，百工雇值亦日渐加增。现复设立浙江后路粮台，制造愈多，铺民匠役因军需紧急，拣选须精，办理须速，加工增值，在所不免，所有一切工料各价例定之数实属不敷。应请循照浙省奏准成案，准予例价之外一体酌加四成。其例无定价者，即按现在市价撙节估办。一俟大工告蒧，各兵凯旋之时，即行停止，以节糜费。

一、铸炮所用铁筋必得紫花川板坚精之品，即器械各项亦须选用纯钢，及熟铁烧炼打造，方能合用。查军器则例内载：钢每斤价银八分，荒铁每斤价银一分五厘，较之现在市价多寡悬殊。苏省行坊钢铁自军兴以来，闽、粤、浙、江等省多来购买，而本省防堵铸造炮械亦已经年，市肆存贮日少，商贾未免居奇。虽经委员赴楚购

买,不特往返有需时日,且据该委员禀报,楚省铁价亦较前骤长。现买紫花川板铁二十余万斤,约需银一万两,计每百斤价在三两以外。已由湖北奏明买铁用银数目,酌借价脚,并将实在时价取结报部。若照例价购办,转恐贻误军需,应请将钢铁两项按照时价采办,事竣核实造销。

一、制造火药用硝为多,而加工制法尤与寻常制法迥异。叠经臣督饬营员,仿照前任福建水师提臣陈阶平奏定通行之案,认真制造备用,不特提煮硝斤折耗较大,即磺炭二项亦须拣择精良,因之物料人工均有增益。核计制药百斤较营中常用之药多用银四五两不等,若照常请销,不敷甚巨,且恐有名无实,仍不能致远有准。查江苏省各营岁需额硝历由徐州府属采办,每百斤例领银三两五钱,嗣因硝价日昂,于道光三年奏明在骆马湖租项下,每百斤津贴银三两五钱,计例、津二价银共七两。上冬又值大雪,产硝不旺,市价愈增。惟已议津贴于前,未便再请加给。至制造火药既需加工,所有柴炭器具等项势不能不较前增益,应请将硝价查照江苏省津贴成案,与制造火药工料,统俟事竣,一并核实造销。

一、例载调赴军营各项匠役起程时,赏给安家行装银两,日给口食。抵工执役之日,支給工食口粮。至该匠等有家口在籍者,该督抚详细确查,每户月给米三斗等语。今苏省为浙省后路,粮台制造一切物件,除旗纛帐房及寻常器械就近觅匠制办,应止给予工食口粮,毋庸赏给安家行装,以节糜费外。他如制造枪炮喷筒火箭等件,苏城并无谙练造作之人,不得不由江北一带选雇,计程均在三百里以外,并有远在隔省者。所有安家行装、工食口粮、家口米石,均已照例支发,统俟事竣报销。

一、由水路运送炮位及购买铁斤,其价脚若干,例内并无明文。查例载:军粮由水路运送者,顺水每石每站给水脚银三分六厘,逆水给水脚银七分;顺水以百里为一站,逆水以八十里为一站等语。惟运送铁筋既与米石不同,而运送炮位尤较铁斤为难。缘米石无

论船只大小,满舱皆可倾贮,至铁筋即大船亦不过装运数万斤,若炮位只能安放船舱之上,即至大之船,千余斤之炮不过安放数尊,数百斤之炮亦不过安放一二十尊。此次委员赴楚省及江北一带采买铁斤,并由上海铸炮运苏存贮,暨由苏运往浙省,其炮位应以每五十斤作为一石,铁筋应以每百斤作为一石,照米石之例,分顺水、逆水给予水脚银两,庶船户不致借口赔累。其余硝磺器械等件,凡由水运者,即照铁筋办理。如由陆路运送大炮下船,仍照旧例给予夫价口粮,事竣汇销。

一、例载运送饷鞘军装军火等项,沿途地方先尽额设所车所夫应付,如不敷用,始准雇用民车民夫等语。此次浙江军务,凡后路粮台运送饷鞘及军装军火物料,驿站原设额夫不敷应用,又无车辆马骡驮运,不能不雇用民夫。应请查照口内定例,五十斤用夫一名,每名每日给工价银五分,口粮米一升,事竣汇销。

一、例载出征官兵沿途住宿,预租店房,每小间给银三钱,大间给银四钱。如无店房可租,于空隙处所搭盖竹草房棚栖止,酌给物料工价,造报核销等语。上年将军、参赞带领河南官兵一千余名,续又截留湖北、山西、陕西等处官兵,随营驻扎苏城,筹画军务。因苏州市廛稠密,无从搭盖房棚,并乏闲空店房可租,当经酌量情形,即在水次停泊。惟所需船只甚多,逐日发给雇价,自应比照租房,分别大间小间之例。大船四五舱者,每舱给银四钱,小船二三舱者,每舱给银三钱,业经按日给发,统俟事竣汇销。

朱批:览。

#### 四四、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遵旨酌筹

##### 江宁旗营添铸抬炮鸟枪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军录)

臣德珠布、臣牛鉴跪奏,为遵奉谕旨酌筹江宁旗营添铸抬炮鸟



枪，以资省城防范，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德珠布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后，谨将江宁八旗官兵枪炮等项是否足资省城防范，正在查办间。适准两江总督臣牛鉴咨开，道光二十一年十七日奉上谕：御史松年奏请筹议添造八旗枪炮一折……钦此钦遵。恭录咨会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德珠布当查江宁八旗设有抬炮一百尊内，除调赴浙江及京口协防官兵带往之外，现存抬炮二十八尊；额设鸟枪八百杆内，除调赴浙江及京口协防官兵带往之外，现存鸟枪二百八十杆。虽经前任将军布勒亨等奏准捐造二百杆，共有鸟枪四百八十杆，省城辽阔，不足以资防范，诚如该御史所请，酌筹添铸。

惟查江宁调赴浙江官兵，前经钦奉谕旨，江宁省城紧要，著令全行撤回，以免顾此失彼。嗣经浙江抚臣刘韵珂以各省征调官兵未经到齐，请将江宁官兵暂留曹江，俟河南、陕、甘等省官兵到浙，即令撤回归伍等情，奏明在案。现在各省官兵均已陆续赴浙，其江宁官兵约于春间即可撤令回省，前经带去之抬炮六十尊、鸟枪四百杆即当带回。此时毋庸多请添造，酌筹赶紧添铸抬炮二十尊、鸟枪二百杆，合计共有抬炮四十八尊，鸟枪六百八十杆，加之旗营发硕子母等项炮位，暂为备御省城之需，统俟赴浙官兵奉撤后，所有带往之抬炮鸟枪带回，则声威益壮而防范足资矣。

兹筹添造抬炮鸟枪二项，估需工料银七百九十二两二钱三分七厘，除飭江藩司动款拨解赶紧督造，一俟工竣，造册送部核销外。其充当枪炮兵丁即在八旗弓箭甲兵内挑选，每年所需火药铅斤，请由江藩司按季造解操演。

臣德珠布谨将酌筹办理缘由，会同两江总督臣牛鉴，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五、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江宁青州旗营官兵口粮等项应于苏州粮局给发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奴才德珠布伏查,江宁派赴京口协防官兵口粮一项,虽由前任将军布勒亨等具奏,于江藩司库按月借济。维思此项口粮,藩库每月需借银一千二百余两,而旗营每年以所收田租生息,约余银五百两,按年交还,未免借多还寡,归款稽延。兼之奴才遵旨带至江宁之青州旗营官兵五百名,每日有应需例支口粮马豆草料等项,经费有常,不得不悉心筹计。奴才于到任后,即将江宁除调现存甲兵一千六百余名,细加阅看,虽不及北方之兵强劲,尚皆年力精壮。奴才当即挑选三百名,令其随同青州官兵演练马阵,俱各奋勇练习,堪资实用。

奴才拟将青州官兵暂留,善于教习马阵之官佐领久住、骠骑校岳莎布二员,兵一百名,在于江宁教演。其余协佐等官十三员,兵四百名,即令该协领倭克进带领,及随带该营火器军械,前赴京口防堵,换回江宁官兵四百名,一体防守省城。所有青州官十五员,兵五百名,例支口粮盐菜等项,就近由镇江府丹徒县,在于苏州粮局请领给发。其江宁官兵口粮一项,即可全行节省。如此办理,则京口咽喉要隘既有青州劲兵在彼严防,而江宁省城并得换回京口协防官兵,再得赴浙之官兵遵旨撤回,不但省城防范足敷,且可合计拣选精兵共足一千名,操演马队大阵,实于备御节省演练均有裨益。

又奴才体察浙江情形,陆战难于用马,其青州官兵带省之马现在省中拴喂,诚恐该官兵撤防之时长途驰驱,过江过河难免有疲倒之虞。查本年乃系江宁买补口马之年,拟将此项青州马匹,照该营原购之价截归江宁,将价银发交青州带兵官员,就近赴口购买,亦

于马政有裨。至奴才于江宁操防等项办有端倪，即赴京口查阅官兵，省城并无大员，可否将京口协防之江宁副都统兴伦移回省城统率，俾奴才德珠布得以往来江、京两处，查阅操防。

所有奴才德珠布通盘核酌，愚昧之见，正在拟办间，适准两江督臣牛鉴拟将青州官兵移赴京口协防，换回江宁官兵归伍，操防经费亦可节省等因，咨商前来。与奴才酌办情形意见相同。谨附片具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督飭 在防将士加意操练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再，臣接扬威将军奕经咨，于初一日前往杭州，倘上海有警，飞札暂驻嘉兴之汉中镇总兵德坤，即带兵前往应援等因。查吴淞海口一带，臣已备防周密，刻下并无夷踪游奕。第浙东现在进剿，难保不受创回窜。臣现督飭在防将士，加意操练巡防，设有警报，即咨调现驻嘉兴之汉中镇总兵德坤带兵前来，以资策应。

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趁机分路 剿袭全在审时度势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探视逆夷近日情形，并各路勇士节次斩获白夷黑夷各缘由一折。所办甚好。据称逆夷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东驰西窜，来去无常，又时驾小船多只四出搜罗，诈吓我兵等语。逆夷出没分窜，显系畏怯，现在各路壮勇斩杀黑白逆夷，并生擒黑夷二名，难保该逆等知觉不早作准备。该将军等于进攻一切机宜，务当十分严密，不可稍有漏泄。仍著札飭各该委员晓谕勇壮人等，各路潜伏，毋许轻动，免致贼情生疑，闻风先遁。该逆现既仓皇无备，趁此机会，分路剿袭，似易得手，朕并非催促进兵。总之，行军之道全在审时度势，固不可冒昧轻进，尤不可坐失事机，谅奕经等必能计出万全，速建大勋，以膺懋赏，朕亦不为遥制也。

另折奏，遣通事江彬、外委陈志刚前赴宁郡等语。将计就计，深得用兵之道。

又另折奏，赏需银两请由捐输项下动支报销等语。著即照所议撙节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办理大兵即日进剿所需船只人夫并酌给雇值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大兵即日进剿，饬属多备船只人夫，以利军行而期制胜，谨将办理情形及酌给雇值口粮数目，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倭逆滋扰浙省，占据郡县，仰蒙我皇上简派扬威将军等，统率各省劲兵，来浙剿办。将军等抵苏后，又招募义勇多名，以助兵力。兹各路兵勇逐渐齐集，将军与参赞大臣文蔚已于本年正月初九、十七等日自省东渡，不日即当进剿。查该逆船坚炮利，凶

焰甚张，我兵固当慑之以威，尤当胜之以计，而用计之道总不能不因乎地利。该逆现在分踞三处，势等负隅，其船只则在各洋面并宁波、镇海各港内游奕往来，预为策应之计。且其汉奸充斥，更难保无潜入内地探听消息之人。我兵必须伺间出奇，量敌而动，才能制胜。所有进兵之路，不特不能预定，并亦不宜预定，庶机宜不致泄露，可以出其不意，随时进击。臣查杭州、嘉兴、绍兴三府属均与宁郡等处相通，其间有正道有间道，有水路有陆路，或可用大兵攻击，或可用奇兵掩袭，或可用疑兵牵制。凡属兵勇可行之道路，皆须预备兵勇应用之夫船，俾将军等得以熟筹胜算。或整旅而前，或分兵而进，以复疆土而奏肤功。断不宜只备正道而不备间道，或只备水路而不备陆路，以致兵行阻滞，有误军机。

惟是浙省自上年八月以后，逆氛猖獗，先既叠陷三城，后又屡至余姚、慈溪、奉化等县攻扰，并至乍浦、尖山等处窥伺，人心震动，纷纷逃避，即负贩之小民，揽载之船户，亦多弃其所业，谋食远方。数月以来，每遇需用夫船，雇觅甚为不易。此次兵勇人数众多，且系同时并集，加以粮米、饷银、械炮器具皆须随兵而进，所需夫船数十倍于往时，若不先期雇集，必致迟误。臣于十一月间，探闻将军等在苏州起行有期，知到浙后即须进剿，当飭各州县赶紧雇募，并令邻近各属代雇协济，以备征进。嗣将军等行次嘉兴，而各州县所雇夫船寥寥无几，臣心急如焚，即由省派委多员，并令该管道府，督率该州县分赴各乡，四处搜雇。凡民间之农船，皆雇以应用，匠艺人等力任负载者，亦雇以当夫。而浙省到处尽属水田，并无安营之处，即间有高阜处所，亦已为在彼防守各兵所占，故续往兵勇多在船内栖止。各船去而不返，不能轮转，以致船只愈形缺少。臣以雇船之难倍于雇夫，与总局司道逐加筹议，飭属添雇夫役，转运各物，以佐船只之不逮。其止有陆路并无水路之嵊县、新昌、奉化等县，并令格外加倍雇夫，先期在站听候军令。此臣飭属雇募船只人夫，以备征剿之情形也。

查军需则例所载,水陆船价夫价,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料物之斤数及程站之里数而计,均属各有定数。但定例已久,以今较昔,物价之贵贱迥不相同,照例支发实形不足。是以道光十二年楚省平糶成案所支各项夫价,均皆酌量增加。今距平糶之时又及十年,且楚省食物各价减于浙省,向来浙省米粮等物多赖楚省接济,前此楚省尚于例外请增,此时浙省更难循例核办。况此次雇集夫船万分掣肘,尤不得不优给价值,以期集事。惟浙省自嘉兴等府,东至宁波、镇、定各处,山海交错,水陆纡回,情形各有不同。若不按照地势分别办理,多则有糜度支,少则不敷给发,非所以昭核实。臣与总局司道体察各处情形,参核例意及历次军需成案,遂加裁酌。水路自嘉兴起,至绍兴之曹娥、蒿坝及乍浦、海宁等处,均属内河,水势甚平,来往民船皆须用纤,为将军参赞等所目击。况军行迅速,若非加用纤夫,必致迟滞。应以八十里为一站,不论船只大小,运送官弁兵勇每员名每站给银六分,每五员名给纤夫三名;运送军装行李银钱,每百斤每站给银二分,每一千五百斤给纤夫三名;运送粮米,每石每站给银八分,每十石给纤夫三名,各纤夫每名每站给银一钱五分,每船给水手四名,每名给银一钱,均不给粮米。其自曹娥渡江以后,由梁湖而至宁波,乃潮汐径临之地,凡往来船只开行数十里,即须等候潮信。今大军进剿已近敌境,尤贵神速,断不便在途守候,毋论潮顺潮逆,均须多用人力牵挽而前。而该处时有该逆火轮杉板等船驶入窥探,我兵前进之时,如与夷船相值,即应攻击。是各船即属战船,船只既须轻便坚固,纤夫水手尤须精勇谙习。除程站里数应仍照内河核计外,所有纤夫水手之人数,以及每站应给之银数,均照内河加一倍给发,以示区别。

至各船均系先期回路搜雇,陆续安设在站,其到站有在十日以外者,亦有在十日以内者。及其装载开行之后,至应行登岸之处,各兵均在船内栖止,军装军粮等物亦均在船存贮,少则数日,多则月余,若不给与微资,势难枵腹从事。应请不分地段,按每船一只,

日给雇价银三钱，每水手一名，日给工食银五分，均至卸载之日停止给发。纤夫当应募到站之时，应在站伺差，亦照水手之例，每名日给银五分，其已抵应行登岸之处，船只虽尚未卸载，纤夫已无须执役，亦即停止给发，以免耗费。又自乍浦、海宁一带雇募钓槓等船航海，至定海等处攻剿，路隔重洋，茫茫巨浸，不能核计程站，亦不能加用纤夫，全在各水手驾驶迅速，方可陷阵銜锋。应按船只大中小之等差，酌量多雇水手，并优给工食，以期迅捷。每大船一只雇水手四十名，中船一只雇水手三十名，小船一只雇水手二十名。每名各给安家银三两，自受雇日起，每名日给工食银一钱，不给口粮。出海日给工食银一钱五分，口粮米一升。有家口者每户月给米三斗，无家口者不给，以示体恤而昭限制。

陆路自嘉兴起至省城系平坦大道，应照例以一百里为一站，自省城起至曹娥虽属口内，但或系泥宁之水田，或系纤斫之曲径，断不能日行百里，应以七十里为一站。自曹娥起至宁波共有三路，一由上虞县之梁湖，历余姚、慈溪二县，以达宁波；一由上虞县之梁衢，历奉化县以达宁波；一由上虞县之蒿坝，历嵊县、新昌、奉化三县，以达宁波。梁湖、梁衢二处均须由曹娥渡江而进，蒿坝虽无须渡江，但地势则在曹娥江以外，臣前于议增兵勇盐粮折内，请以出曹娥作出口论，今雇用陆路站夫，自应一律办理。该数处多系崇山峻岭，陡险崎岖，应以四十里为一站，每夫均按例定斤数，每站给工价银一钱五分，米一升。回空每名日给银一钱二分，空间日给八分，均不支給粮米。抬运大炮亦按例定升数人数，每夫每站给银一钱五分。以上各夫均按三十名设立夫头一名，令其管束，应给工资口粮，即照各夫定数支給。至此次所雇各夫，因恐有汉奸混迹其中，均皆招自远处，即间有就地雇募者，亦皆确有家业之人。应每名各给安家银二两，沿途日给路费银八分，以资养贍。

再查设站各处均系进兵之路，然兵机不能预测，将来各站中或有兵未经行之处，亦未可定。惟有雇夫船均已先期在站伺应，不能

不给予口食之资,并请照各夫船守候空间期内应给工资雇值各数,分别酌给。仍俟将军等定有进兵路径,即将无庸过兵各站夫船先行裁撤,以节糜费。此臣酌拟水陆程站及船只夫役价值之数目也。

查上年三月间,臣已将将军需章程核明具奏有案。惟此次与去岁攻守事宜情形迥别,不能不因时因地量为变通,以期无虞贻误。兹据办理省局之前任湖南藩司卞士云,会同各司道具详请奏前来,除督饬各属再行赶紧雇觅船只人夫,务使毋悞军行,并将各项雇值口粮核实支发,不准稍有冒滥,俟事竣报销外。

所有大兵进剿办理兵差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

#### 四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各委员 及义勇等屡有斩获英人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于本年正月间,叠据驻防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国经,会同扬威将军奏带来浙之委员,江苏海州直隶州知州王用宾禀报,擒获白夷二名,黑夷二名,随同黑夷行走之定海县幼孩一名,又杀死白夷一名。据禀称,丁忧之候补批验所大使郑鼎臣、湖州协候补守备徐檠宝,遣令投效之候选从九品姚复辉、军功顶戴詹成功等,督率勇目柳镇、贺芳洲、沃正明、顾大槐等,带同壮勇,潜往定海,或在岸上擒拿,或路遇该逆杉板船,直至其船内,擒获杀毙,壮勇亦有受伤之人,经该道等先后赏给洋钱一千五百元,将所获各夷解送将军行营。

又据委员安徽泗州直隶州知州张应云禀报:正月初十日探闻逆夷自宁波开行,欲至余姚,当与侍卫容照等,密商遣令投效之已革安徽县丞李维镛等,率领水勇,密驾船只前往截拿。十一日丑刻驶



至余姚之蜀山渡地方，遇有该逆杉板船四只，即开枪炮轰击，各逆亦开炮拒敌。李维镛等督令各船，奋勇前进，击毙夷匪无数，勇目钱久才、钱大才纵过夷船，钱久才杀毙执旗发令之白夷一名，割取首级，钱大才亦生擒黑夷一名，各回本船，夷船随即逃窜。现将白夷首级及黑夷，一并解送将军行营各等情。

臣查数日之中，各委员及义勇人等，或深入巢穴，或迎赴中途，擒获俘囚，杀毙丑类，殊属奋勉出力。当大军进剿之际，屡有斩获，洵足鼓士卒之心，夺逆夷之气。现在所获各夷，均已解营，应听将军讯明核办。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

### 将军参赞用过银数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将军等密委各省文武委员，督饬投效人员及地方绅士，分赴乍浦、曹娥各处及镇海、定海、余姚、慈溪等县，筹办攻剿事宜。或招募壮勇，或雇觅船只，或制造器具，臣与总局司道均不能深悉其详。所有各委需用银两、洋钱，制钱，均系在省局及绍兴粮台、曹江粮台、乍浦支应局等处支领。事关紧迫，均应按数给发，以资济用。

又将军、参赞到浙后，亦陆续札提银钱应用，均经各局，台随时如数批解。计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止，将军、参赞与各委员人等支提过银十七万二千九百两零；又洋银三十四万一千三百二十六元，系在省城绍兴等处用银易换，计银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两零；又钱十四万[□]千，系用银易换，计银十万二千二百两零。三项共合银五十七万四千三百两零，均在军需项下动支。至此项将来应如何报销，容俟事竣之日，与将军等另行核议办理。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奏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会议海龄所 奏拦江堵截是否可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据海龄奏，瓜洲距海口不过六百余里，现值东南风司令，潮水渐旺，江中虽有淤沙，而逆夷杉板钩船未能保其不来。请飭该督抚责成常镇道招募水勇，雇觅船只，备办木筏等件，会同水师副将督率弁兵，于鹅鼻嘴、鬲山要隘，相度情形，拦江堵截，可期水陆交严等语。瓜洲为南省漕船经行要路，距海口不远，当此逆氛未靖之际，必当加意防范，以免疏虞。海龄所奏是否可行，着牛鉴、程裔采酌量情形，会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查 鸡笼击沉英船出力人员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遵旨查明鸡笼击沉夷船，擒斩多名案内，出力文武义首人等，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击沉夷船，擒斩逆夷，夺获炮位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上年八月以来，夷船叠在台湾外洋游奕，臣等督飭

各属严密防堵。是月十六日卯刻，该夷胆敢驶进口门攻打二沙湾炮台，经艋舺参将邱镇功等，安防大炮轰击夷船，淡水同知曹谨、候补同知直隶州澎湖通判范学恒等，亦在三沙湾放炮接应。邱镇功手放一炮，击中夷船，桅折索断，退出口外，冲礁击碎，夷人溺死无数。其上岸及乘船驶窜者，复经该参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欧阳宝等，带兵驾船赶往生擒格杀黑夷多名。即用知县王廷干派丁随同艋舺县丞宓惟慷，出洋生擒黑夷多名。署沪尾守备千总陈大坤、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等，截击逃窜逆夷，将其杉板击沉，斩获多名。同知曹谨复遣丁属带同役勇，至外洋草屿斩馘夷匪，搜获夷书图册，屯弁义首人等亦皆奋勇出力，随同官兵打仗，擒献夷人炮械，洵足以快人心。

臣等谨遵圣谕，查明最为出力者，分别开单，恭呈御览、可否仰乞恩施鼓励，俾海外官民益加奋勉，出自皇上天恩。谨奏。

朱批：另有旨。

### 五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 奏报严讯英俘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军录）

达洪阿、姚莹跪奏，为钦遵谕旨，严讯夷供，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上年八月具奏，淡水、鸡笼海口擒获夷犯多名，声明委员提郡查讯在案。适嘉义匪徒滋事，北路用兵，奏明暂缓起解。嗣十二月间、南北路剿办逆匪事竣，委员分起提解原获黑夷一百三十三人，除在监在途病毙外，陆续解到夷犯一百一十九名。随将前奏能传夷供之宋廷桂，及续经访出通晓夷语之何金，饬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督同台湾县知县阎焮、委员前候补同知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等日夜研讯，甫得端倪。正在筹商办理间，接

到抚臣饬知,奉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上谕:御史福珠隆阿奏,请暂留罪夷云云。钦此。并由抚臣照抄该御史原奏,咨行臣等查照办理。

遵查原奏所称应讯各条,俱系案中紧要关键,先经该府听县悉心推鞠,所问款目亦与原奏大略相同。兹于钦奉谕旨之后,臣等复加研讯,据黑夷头目咄莉啞等供称:伊等驾船三只同到台洋,均系红毛、望结仔、吡勝油地方夹板夷船,向属噶夷管辖。噶夷所辖各岛,每年俱系进纳鸦片烟土,作为贡税。前年中国查禁鸦片,噶王不能销售,遂向各岛索要金银,各岛夷亦因鸦片难销,无有金银供应,仍求收纳烟土。噶王即于槟榔屿、望结仔、吡叻等处雇调兵船七十只,在孟加刺地方会齐,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每名月给番银四五圆至十余圆不等。又用汉奸五六名沿途卖货记帐,偷买食用等物。今大头目带领各船至中国,与领事义律恳求通商。因中国严禁如初,即带各船至广东虎门、浙江舟山、福建厦门等滋扰。去年不记月分,义律被国王撤回,另换噶喇喏为领事。大头目随于七八月间,先派三十余船攻打厦门,又派二十余船再攻浙江,又派伊等三桅船三只来台窥伺。不料伊等所驾之三桅船,于八月十二日傍晚先到鸡笼外洋,其同来二船不知在何处阻风停泊。伊等于十六日驶入鸡笼口内,经官兵开炮轰击,伊等用炮回攻,不能得力,被岸上一炮击倒大桅,伊船立时破坏。船上有夷官呷啞明三人,一名阿啞万,一名吧喇吓,一名咙吓隣,见势危急,一人于拜天后跳海,一人刺目,一人同白夷数十人,红夷数十人,黑夷三百余人,及汉奸数人,分驾原带杉板船四只逃走。因岸上官兵乘船追赶,各夷在杉板船上投海溺死及被追兵杀死者,不计其数,伊等俱被生擒。船上所带大小炮三十余门及火药炮子金银食用等物,俱已散失各等语。此该夷船听从噶逆各处滋扰来台被擒之原委也。

诘以汉奸姓名里籍。据称汉奸俱是粤人,从前噶夷到广通商最久,汉人与管事白夷彼此认识,是以此次雇在各船照料。若是面生之人,白夷亦不使用,伊等实不知其姓名。诘以制药造炮用何物

料，该夷等能否造办。据称火药船只俱在本国及息辣地方制造，炮用铜铸，取其出子便利，伊等但能用药点放，不会造办。诘以硝磺米石俱由何处偷漏，所需内地何物接济，畏惧中国何项兵法。据供硝磺米石俱由息辣、孟加刺等处运来，也有各处汉奸接济，船上所带干面粉饼极多，并非必需内地之物。至在中国打仗最怕搁浅，是以到一海口，必要量水深浅，最怕火攻，是以船上两艖，皆是夹木，艖中一层贮水，以防炮火各等语。臣等复以槟榔屿、望结仔、息辣、孟加刺、唎叻等处是否国名，所护图册夷书是何奸计，向其究问。据称孟加刺、唎叻，是暎夷属岛，槟榔屿、望结仔、息辣三处，俱是暎夷大马头，在噶喇吧一带，遇有顺风，亦须四五个月方能驶到中国。至所带图册，是沿途各岛及中国地图，夷书是管船白夷呷哔明之物，伊等黑夷俱不识字，莫能解说等供。再三严诘，矢口不移，似未便再事刑求。

臣等查该逆夷等因天朝不准贩卖鸦片烟土，辄听暎夷调派，分至各省滋扰，实属罪大恶极。若如该御史所奏，解省讯办，非惟现乏文武官兵配船解护过海，且此项黑夷，俱系各岛乌合愚蠢之人，问以秘要夷情，不能明晰，设或洋面夷船闻而截夺，更属不成事体。应否仍照臣等原议即行在台正法，（朱批：甚是。）以彰国宪，而快人心。抑如该御史所奏，暂缓正法之处，臣等未敢擅便。

除会同密筹制胜之策，相机办理外，合将遵旨严讯缘由，由四百里驰奏，并另缮夷众清单，恭呈御览，俟命下日钦遵办理。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各路兵 勇到齐调拨已定克期进攻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征调兵丁，招募勇

壮,均已到齐,炮火军械尽数应用,提标各兵已饬换防,克期进剿,谨将各路调拨情形,开单绘图,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上年九月间恭膺简命,办理浙江军务,征剿逆夷,奴才奕经、文蔚,仰荷皇上连日召对,面授机宜,奴才等钦承训示,得所遵依,亟欲灭此朝食,大振天威。嗣于出京后,沿途咨访一切情形,并将浙省地图详细考核,复分遣随带司员、调到各员及各处投效绅士,先往浙东,察核各路形势。缘该省东北两面,滨临大海,其腹地,除丛山支河之外,多系水田,道路狭隘,港汊纷歧。至省城迤东一带,河面愈窄,船只愈小,且节节换船,处处盘坝,势不能以大队兵马风驰疾进。至于全浙兵丁久弛武备,提调镇定之兵临阵即逃,已成习惯。乍浦、杭城虽设有水师营,而素未习练,资以渡海,恐不足恃。兼之逆情诡诈,其三四桅大船约有二十余只,小船无数,停泊并无定所,三城逆夷及汉奸,约有两万,亦来去无常,时有增减。三处城头海口,及金鸡,招宝两山安设炮位,又复时常挪移。奴才等节次将探报夷情及一切布置各奏明在案。

兹于正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正月十二日奉上谕:奕经等奏,大兵将次到齐,行营进驻杭城云云。钦此。仰见圣算周详,无微不至。近日逆夷知我大兵云集,势将进剿,防备甚严,妄思螳拒。该逆等恐我兵埋伏,又复向各村镇地方,四出搜捕。彼时因大兵未齐,若伏勇过多,稍有露泄,一时恐未能接应。现在各城密报,贼情狡狴异常,将所掳财货及行李等件大半移至船中,夷目等晚间亦多半在船住宿,留人守城,似预为逃走地步。现已将兵勇即时调拨前进,惟曹江以东,各路船只无多,均不敷用,特札饬各地方官,迅速宽为雇备。并据臬司蒋文庆详称,上虞县知县刘广湄,备办船只未能妥速,将该县摘去顶带,札饬迅即赶办。复照会浙抚,嘱令札催,毋致缺乏,并令添派熟悉地方妥干之员前来帮办。现钦奉圣谕,此次命将出师,必须将该逆大加惩创,方足以寒贼胆而杜后患。奴才等亦惟恐该逆闻风远遁,连日督催兵勇,星夜进发,各路伏应,

妥慎预备。此三五日间，但得风潮顺利，即可同时举动，仍暗中设法牵制，逆夷或一时不即远颺，俾官兵得以大张挞伐。现查节次奉旨调到江宁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甘、四川官兵，并山陕抬炮兵丁，共计一万一千余名，及奴才等分遣员弁，雇募河北、山东、河南、江南之崇明等处，并粮船水手、浙省后山泊、定海等岙各路义勇水勇，并本省绅士招集精壮乡勇，亦有二万余名，均已先后到齐。奴才复于官兵余丁内抽出勇壮七百余名，现在各路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尽可仰赖天威，一鼓战胜。惟是浙省地势既属狭窄，逆夷又复狡诈多端，恃其船坚炮利，来往自如，倘纯用正兵攻击，水陆俱不能施展。

奴才等数月以来通盘筹算，宁、镇两城，江海围绕，定邑孤悬海外，逆夷即恃以负固，以宁镇为其藩篱，以定海为其巢穴。是以奴才等前次密奏折内，已陈明攻剿三城，必须明攻暗袭同时并举，庶使逆夷首尾不能相顾。当即以省城为准，分作两路，定海作为东路，派令现升山西遣缺知府王用宾驻扎乍浦，总办各路勇壮，并派出将备等官，督率原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子候补盐大使郑鼎臣等，在该处将募到崇明、川沙及定海等处义勇水勇，预备火攻柴船多只，或由乍浦，或由海宁，陆续渡洋，潜赴定城内外舟山各岙及该逆泊船处所，并六横山一带夷船往来之处预为埋伏。复令候补同知黄维诰等，先期在岱山各路妥为安置，候期举动。并派令副将福禧、郑宗凯及备弁等，带领水勇，乘船分头剿捕。其宁、镇两城均作为南路，派令候补知府张应云，驻扎曹娥江，总办各路勇壮。并派出将备等官，督率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将募到山东、河北及后山泊并本省绅士招集雇募精壮义勇，预备火攻柴船多只，潜赴该二城内外，及金鸡、招宝两山梅塘一带，并其余扼要处所，预为埋伏内应，或烧船只，或夺炮位，或潜伏二城，擒斩夷目，或暗伏两岸，要截归途。其东路水勇，尚有潜伏镇海城内帮同内应之人，南路亦密遣勇壮多人，预伏定海，互为接应，务令声息相通，逆夷四面受敌，彼此

莫能照顾。

现在奴才等钦遵皇上节次指授机宜,小心慎密,各路暗袭,层层布置,办理均已停妥,拟即克日调兵进攻。惟是欲为战计,仍宜先为守计,必俟内顾无虞,始可长驱而进。查乍浦与定、镇两邑,海洋相隔仅只六百余里,夷船扬帆可到。上年十二月十七、十九等日,该逆两次驶船窥伺,彼处海水直抵山脚,大船尽可旁岸,并无淤沙拦截,幸赖兵勇藏伏不动,逆夷不知虚实,未敢近岸,怀疑退去。刻下夷人知我将次进兵,并探有暗伏之信,夷目等已时常带红黑各夷,四出搜捕,将来贼势穷蹙,诚恐窜至乍浦地方夤突滋扰,使大兵有回顾之虞,势不可不预为防备。查该处驻有本省满汉兵丁二千七百名,均派令副都统长喜管带,现复遵旨札令副将哈拉吉那会同带领。并先由杭嘉湖道宋国经,雇募本地乡勇七百余。但此项兵丁仍属柔脆,乡勇均系福建人民,寄籍该处,奴才等尚恐未可深恃,复飭令该道,招募粮船水手约一千二百余名,人俱精悍,足资防御。并将调到陕甘兵丁拨出一千名,札交汉中镇总兵德坤统带,屯扎该处九里桥地方,预备防剿,即谕令如夷船驶扰江苏上海地界,务即就近带兵驰往策应,仍预先囑令前往岱山管带伏勇各员弁,倘探有逆夷北驶上海之信,即驾船尾追,乘机攻击,以为牵制之师。

又查得与乍浦近海盐所属之澈浦黄道关,西达海宁,亦属要口。其地下多礁石,止有该处沙民水手熟悉沙线,恐被逆夷勾为彼用,业经派员招致,以杜其接引之路。海宁为省城咽喉,设使夷船由尖山、鳖子门驶入,该处首当其锋,亦须预为防备,前已派令宜昌镇总兵博勒恭武,将所带湖北兵一千名,在海口择要分屯,现复札派副将岱昌,前往该处,会同管带调拨,以为省城屏蔽。至逆夷前有由海宁一带至万松岭内犯省城之谣,现虽并无举动,更宜加意防备。奴才等公同商酌,省城为根本重地,且与海宁、乍浦声势相联,并为曹江后路,巡抚刘韵珂前虽调募兵勇,逐段严防,而本省兵勇素多软弱,未敢恃以无虞,奴才特依顺,统带湖北官兵一千名,陕西



抬炮兵二百名，拟即在万松岭屯札，作为后路应援。如乍浦、海宁一带稍有动静，即督飭兵弁驰赴该处，奋力攻剿。现仍亲赴乍浦等处查看海塘情形，更于引河口、七堡等处扼要地方，安设炮位，严密弹压，以资防范。

查分守大局，布置周密，三城内外，凡扼要处所，均有勇壮埋伏接应，即当进兵议战。奴才等伏查前在曹江防守各兵多系溃散之余，由提督余步云招集而来。此项兵丁节经钦奉谕旨，撤换查办，当因大兵未集，不便即时撤换，奏明在案。现在各路兵勇均已到齐，即日进剿，现据提督余步云禀请愿赴前敌，其提标镇定溃兵内，告请奋勇者亦有千余人。奴才等因该提督及各官兵，前已屡次退避，怯懦无能，虽一时激励，究系溃散之后，恐临时不免复蹈故辙，且有应行查办之处，现在不过暂时安置，自难令其混入大队，致劲兵沾染恶习。现查宁波迤南之奉化、嵊县等处，距城较远，此地防守兵勇无多，即札飭该提督带领提标各营兵丁前赴该处，分段守御。其前次逆夷滋扰余姚时，江西溃散兵丁九百余名，现亦暂缓查办，已令该带兵官文斌等，分起赴曹江迤北之沥海所、三江口地方，择地屯扎，统俟凯撤之时，再行分别从严查办。

即今庸懦士卒均已撤换，各路精兵劲旅无不欢腾思奋，奴才当即核计宁、镇两城道路远近，分队调拨。查余姚东南大隐山距宁郡六十里，均系陆路，可以无须多备船只。札派御前侍卫珠勒亨等，会同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督率守备王国英等，带领四川各营及屯土官兵九百名，本队余丁三百余名，河北勇壮四百余名，分作三队，即由大隐山进趋宁郡攻剿。游击张富等带兵六百余名，本队余丁二百名，接应段永福并力攻取宁城。又查慈溪西北长溪岭，山势宽阔，距镇海八十五里，堪以屯扎弁兵。现将三等侍卫容照由乍浦调回，会同御前侍卫明庆等，及金华协副将朱贵，督率游击凌长星、都司刘长保等，带领陕甘、西宁、汉南各镇兵丁八百名，本队余丁一百名，河南勇壮五百名，分作三队，即由长溪岭进趋镇邑攻剿。游击

黄泰等带兵五百余名接应朱贵，并力攻取镇城。此两路兵勇共计前后八队，分路会齐前进，以便奋力剿杀逆夷，收复城池。并预先密令城内城外埋伏各勇，如闻有各处枪炮喊杀之声，城内则乘势举火，擒斩夷目，城外则暗中藏伏，倘遇逆夷奔逃，即于中途要截。彼时火攻各船，即乘其穷蹙忙乱之际，顺风纵火，焚烧夷船。并查宁、镇两城适中之地，名曰梅墟，江面宽约数十丈，为夷船往来必由之路，地势尤为扼要，特于该处对岸札派游击谢天贵等，预伏河北勇壮五百余名，中途截杀，并令绅士李维镛等带领本省乡勇二千五百名，帮同挂缆沉船，并力截其来去救应船只。复派令都司李俸举、候补通判王寿箴等，带领河北勇壮四百余名，台州义勇五百余名，从水陆两路分头截剿策应。凡各要隘处所，均令安设炮位，乘势轰击，总不使逆夷得以乘船幸逃远遁。仍于各山岙及河曲林密之处，多插红旗，作为疑兵，用以扰乱夷情。并札饬定海一路，或同日，或后一日，约期动手，毋致前后参差。

奴才等调拨已定，奴才文蔚统带江宁旗兵八百名，四川兵四百余名，山西兵四百名，安徽寿春镇兵四百名，即进驻长溪岭，督催六路前敌并两路策应兵丁，同时奋力剿杀。至江西兵丁一千名稍形柔弱，即令其往返各路，护送炮位，并在曹江之百官等处屯扎，守护行营粮台。奴才奕经统带河南官兵一千名，余丁一百五十名，山西抬炮兵丁二百名，现进驻曹江东关地方，就近督催调拨各队兵丁，步步为营，接续前进。此地距省城仅止二百余里，即使逆夷势穷分窜，仍可回兵攻剿，亦不致有迟误。我兵一经克复两城，奴才奕经、文蔚合兵一处，拟一面料理防守事宜，一面即督率兵勇，乘势过海，彼时料定海一路已可得手，即并三为一，合力剿洗，庶可扫除妖孽，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一俟风潮顺利，总在正月以内，即可定期会齐进剿。理合先将明攻暗袭各路兵勇缮具清单，绘图粘签，恭呈御览。

至安徽寿春镇兵内六百名，前由巡抚刘韵珂派令协护省城及

浙江本省防守兵勇，亦系由该抚调派，均未叙入。其奴才等现在分派调拨各路防剿兵勇，如临期另有更动，再当续行奏闻。

所有兵勇到齐，调拨已定，即日进剿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领东南，敬待捷音，立颁懋赏。即有旨。钦此。

### 五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各省奉

#### 差来营各员弁留营差委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各省奉差来营文武各员弁，现在留营差委，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河南都司刘天保，前经奴才等奏请调赴军营，维时两江总督牛鉴亦奏请带赴上海，奉旨俞允，令该都司勿庸前赴浙江军营。嗣奴才等于镇江途次接见该员，知其于光州一带人地熟识，现经牛鉴飭往该处，招募勇壮，奴才等亦即令其一并招募去后。旋于上年十二月间，该员由河南回至苏州面禀，已募到前来军营勇壮三百名，前赴上海勇壮二百名。奴才等见其所募勇壮甚属精悍，若分之两处，转形单弱。因与牛鉴札商，将勇壮并为一处，令刘天保一手管带。如上海尚无急需，即先行留在浙江军营，以备调拨。俟凯撤时，令刘天保仍将勇壮全数带赴上海，札商去后。旋据牛鉴复称，此项勇壮自应先尽浙江调用，咨复前来。奴才等随即派往乍浦，旋调赴曹江，以备前进攻剿。今进兵在迩，即派该员带领此项义勇作为前敌，理合奏闻。

又江苏江宁知县秋家丞，候补理问刘甲临，主簿陈之莹、宋大烈，巡检谢纶恩、徐思荣、梁耀堂、张祖诚，试用县丞符祿祥，千

总沈泰,外委袁兆奎,山东候补府经历朱长孺,未人流张文源、徐延升,千总陈兆平,河南守备张献廷,千总牛松山,把总吕映奎、丁蕙兰、申占魁、李若龙、袁鸿兆,南河把总沈万忠、杨慎华、刘冠文、朱嵩年,外委孙应祥、章保如,经制车含章,额外杨柏龄,候补协防安振远,效力武举卓凤来等,以上各员弁,或护送乡勇,或解运器械,或由该督抚咨送投效来营。奴才等因雇募船只及分起管带勇壮,正在需人,当查其才具堪备驱策者,均留营分派差使。

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sup>①</sup>欽此。

## 五六、监察御史松年奏请飭令沿海 督抚派员缉捕汉奸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原折)

稽查南新仓事务·稽查镶蓝旗汉军事务·江西道监察御史奴才松年跪奏,为请飭沿海各督抚,慎简贤能守令,协同营员,设法缉捕通夷汉奸,以靖海氛而除祸本,奏祈圣鉴事。

窃惟讨逆在先翦其党,伐叛当力绝其援。伏查逆夷启衅三载于兹,虽屡经挫败于官军,而浙省今尚未靖。逆夷为之,实无非汉奸为之,是逆夷为我肘腋患,汉奸乃真我心腹疾也。此而不除,朝廷虽糜百万金钱,劳师数十万众,然我兵四集,而该逆辄逃,我兵一退,而该逆复至,力非我敌,乃以诡计胜,至使我之力穷于无可施,彼之志反逞于有所恃。是汉奸一日不除,逆夷亦必一日不去,羽檄交驰,司农仰屋,裹粮坐甲,葺事何时。然则为今日计,歼逆夷当责之将帅,缉汉奸当责之有司,不待再计决矣。如谓汉奸诡秘,且亦

<sup>①</sup> 据本馆所藏《剿捕档》载: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内閣奉上传,河南都司刘大保等著准其留营分派差使。

实繁有徒，骤加捕治，滋扰堪虞，此其说似是，而于是实非。奴才恭阅邸抄，伏见上谕所称，达洪阿等上年台湾之捷，先经拿获江坡，嗣又拿获江贝。窃思各匪犯，或播散谣言，或乘机滋事，设非该镇道等办理妥速，则鸣鼓摇旗，为贼内应，恐扑灭之事，究亦未可易言。奴才以此见将殄外洋之寇，先除内地之奸，诚事势所宜亟图，亦无庸再计决矣。

第作事要在谋始，捕治当有其术，委任当得其人，是固在各该督抚之克殚厥心，克慎厥事也。严通夷之诛，则敢叛者有畏志，宽反正之路，则悔罪者有悛心。且逆夷能饵汉奸以利，吾不吝重赏，以购汉奸，由是而我之法无不立。汉奸或知从夷之害，吾不妨更加宽宥，使图该逆以自效，由是而我之恩，亦仍无不行。夷之党日益以孤，我之威日益以振，一面缉捕汉奸，即一面攻击夷匪，是惟文武各协其力，上下能一其心，逆夷之平，殆指日事也。

顷者，江省折差进京，该折差系奴才同里，即系上年自浙撤回人员，奴才询以浙事，据称在镇海军营时，除操演外并无他事，亦未见有扰乱情形。惟于三月间见有夷船一只游奕洋面，其船身之大，视盐艘粮艘不过加倍，约计可容三百人，因距海口尚远六七十里，枪炮难施，拟俟稍近攻击，不料该船越日辄即不知去向，盖汉奸业已密令远遁矣。上年镇定失守，在我兵既撤以后，殆即以此。奴才以此，益见缉捕汉奸实为今兹要务。相应请旨敕下沿海各省督抚，慎简所属贤能文武各员，饬令一体协缉通夷汉奸，按律办理，毋任疲玩因循，以致养寇酿灾，重烦兵力，则太平之庆，奴才得为我皇上伫俟之矣。

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训示，为此恭折具奏。谨奏。

## 五七、江苏巡抚程昺奏报军需解浙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sup>①</sup>(军录)

再,苏州省城自设后路粮台以来,一应军火器械均经臣会同局员,遵照扬威将军札飭,上紧如法制造备送。现值大兵进剿,尤宜妥速预筹,务使工费不浮而于事机无误。所有寄库浙饷自当小心存贮,限时遴员护解。至本省防堵经费,容臣详慎钩稽,以期撙节适当。近日海口安静,民气恬熙,洵足仰膺圣怀。

合并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八、著闽浙总督怡良于金牌长门海口

督员随时测探修补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怡良等奏会勘金牌海口情形一折。前据御史龚文龄奏福州金牌海口紧要,降旨令怡良、刘鸿翔详查议奏。兹据怡良进省会勘,该处水面宽一百[四]十余丈,深十二三丈不等,其山脚直插水中,并无宽阔处所,不宜多设兵炮。惟距省三十里之少岐地方,河身稍狭,两岸稍宽,可以屯兵设伏。业已用船载石沉塞,复用大石四面镶筑成堆,更于浅处钉桩设篱,大船不能闯入。乌龙江在少岐拦截之外,上通洪山桥,业已预筹于距城二十里之洪塘河,钉品字木桩四层,藏兵护桩等语。览奏均悉。金牌、长门地方,或限于地势,或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难容多兵，现在各处要隘皆有准备，著怡良、刘鸿翱督率员弁，时加测探，遇有坍卸卑矮处所，随时增补，以期有备无患。仍不得遇事张皇，致经费先已虚耗，是为至要。

又另片奏台湾防守事宜已逐节准备。惟该处地方紧要，逆夷屡经败衄，难保无大帮逆船乘潮驶入，冀图报复。著怡良等飭知达洪阿、姚莹并王得禄，严密防守，务操必胜之权，不可因屡获胜仗，稍存大意。并著怡良等设法探听有无滋扰确信，随时驰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 敕部拨济军需银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军需银两支用将尽，吁恳敕部迅速拨济，以免贻误，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八月间，逆夷复至浙省滋扰，定海、镇海等处相继失守。臣以需用甚繁，奏请敕部筹拨银三百万两，以供支放，嗣准户部议拨银二百万两。至十二月间，又经续拨银一百万两。除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西、江宁等省盐课等款银四十六万六千两尚未解到外，计共收银二百五十三万四千两，内将军参赞暨密办军务各委员，先后在苏在浙支提银一百一十九万七千七百两零，现又续提银六万四百两零，又拨还河库垫发义勇安家口粮及制买马鞍银一万二千一百两零，三[项]共银一百九万二千三百两零，余银一百四十四万一千六百两零，为江浙两省各粮台支发之用。计自镇海失守至今，时经五月，支应兵粮，制造器械，修筑墩堡，雇觅夫船，用项极为繁剧。臣与总局司道，遇事核实给发，无如款目纷繁，欲省之而无可省。现在苏州藩库止存银三十余万两，而浙省先因咨提苏省存银未到，已

在藩运二库垫用银二十余万两，以苏省之存银，提还浙省之垫款，只赢银一十余万两，即山西等省将未解各银全数解到，亦止银五十余万两。将军参赞现正督兵进剿，需用孔殷，势必接续支提，而省局暨绍兴曹江等处粮台，应给兵勇盐粮夫船价值等项，计数尤巨。且宁波郡县一经克复，即须筹办善后，上年前钦差大臣裕谦，止办理定海一处善后事宜，已用至数十万金，若三处同时并举，为费更属不赀。又各州县承办兵差，多系筹垫供支，均应发还归款，为数亦属不少。现在军需项下，余银既属无多，且内有四十余万两尚未解到，而浙省藩运二库并无可垫之银，若不预请拨济，一将现存之银支用完竣，此后无银可支，必致贻误军务。

兹据总局司道具详请奏前来，相应仰恳圣恩，俯念浙省待用甚迫，敕部再行筹拨银二百万两，速解浙江藩库存贮，以便就近支提。一面敕下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宁、江西各抚臣，迅将前奉部拨之盐课等款银四十六万六千两，克日遵照部文，解存苏州藩库，俾浙省得以先行提用，以期无误军需，感沐鸿兹，实无既极。

所有军需银两支用将尽，吁恳拨济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各要口 及已复郡县均已严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扬威将军与参赞大臣文蔚自省东渡，先后进次曹江，现闻文蔚已于二十六日自曹江督兵进剿，谅不难战胜攻取。惟该逆性最诡谲，一经被剿，难保不到处豕突，冀图牵制。且现据慈溪县等禀报：探闻宁波夷众数甚稀少，其前此移贮郡城之辎重，均已搬运下船等语。省中近日又传有定海城内各夷亦多移住船内之说，如



果实有其事，则我大兵之云集，彼已侦知，更恐其俟兵勇到后，弃城逃遁，别生诡计。不特沿海各省要口及本省之乍浦、尖山等处均应严防，即已复之郡县亦恐其乘我守备未修，师徒劳顿之际，复生覬覦，是克伏（服）之后，尤应接筹防务，方免旋得旋失之虞。

除飞咨各省将军督抚臣，并飭各属一体从严堵御，仍探明我兵进剿后实在情形，将应行如何筹备，随同将军等分别办理。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一、闽浙总督怡良奏报鼓浪屿 英船活动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军录）

再，鼓浪屿夷船，日据厦门厅营禀报，来去不定，多少不一。有多至十一二只者，有少至五只者，忽自内驶出，旋即驶回，或自外驶入，旋即驶出，并不至厦门肆扰。屡经本处居民探询，亦不能得其实情，惟有严飭各口隘认真防范，不可稍涉疏虞。并令沿海各州县，联乡团练，以为登陆之备。

现存舡七只并无动作。理合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奖励监 修炮台监造炮位出力人员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原折）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监修炮台、监造炮位之出力人员，恳恩量予鼓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天津北塘等处筹办防堵，经臣奏明添建炮台，添铸炮位，

以资镇守,当经分别遴员监办。所有一切工程均于上年陆续告竣,共计大小炮台十三座,铜铁大炮五十余门,经臣查验,一律坚实稳固。该委员等在工已阅年余,监办俱属勤奋,可否仰恳天恩量予鼓励之处,臣谨择其实在出力者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圣裁。其余在工出力之武弁及防堵海口之文武各员,人数众多,未便遽请概予甄叙,应由臣考核,分别存记,随时酌量升拔,以示鼓励外。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六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 可否将奕纪量于恩施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原折)

再,前奉谕旨:奕纪著发往天津,交臣差遣委用。数月以来,奕纪感激天恩,力图报效,现在制造火枪火箭等项,器具均属适用。并于炮台前面议将土埝加高加厚,高与炮台相等,使外面不知藏兵所在,我兵可伸可缩,能攻能避,舆论甚合机宜。查看情形,实属深知愧奋。奕纪曾任大员,臣未敢率行具保,可否量予恩施之处,伏候圣裁。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 附件: 监修炮台监造炮位出力人员清单

谨将监修大沽、北塘二处炮台,并省城天津府城及葛沽三处炮厂,监铸炮位之出力人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天津府同知顾汝寿,东路同知何耿绳,天津县知县郭绍曾。以上三员,顾汝寿、何耿绳请赏加知府衔,郭绍曾拟请赏加知州衔。

宣化府经历王锡畴,府经历借补沧州更目乔邦哲。以上二员拟请以应升之缺酌量升用。

候补布政司经历汤云楷,候补布政司理问姚森培,试用从九品

黄应耀，试用从九品顾豫承，试用从九品锺景，试用从九品张文耀，试用从九品陈孚治，试用从九品钱文炳，试用未入流童棻，试用未入流张昌龄，试用未入流邹在人。以上十一员，拟请以本班尽先补用。

#### 六四、湖北巡抚赵炳言奏报浙省 所请借拨火药实难筹拨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于本年正月十二日接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军需火药存贮无多，奏请借拨湖北省火药三万斤，星驰解浙，以济要需等因。当经行司查详去后。兹据藩司刘体重详称，武昌省城火药局并无配成多余火药，惟原存储备硝二十万斤，储备磺八万四千余斤，上年两次拨解，协济闽省军需硝一十九万斤，磺三万斤，虽经分别派买，因产硝各属被水，办解尚未足额。嗣浙江省借拨军需硝四万五千斤，磺五千斤，可于续解硝斤及储备磺内照数动拨。现在本省崇阳逆匪滋事，经督臣裕泰调兵前往剿办，亦于局存储备项下拨硝四万斤，磺五千斤，分发营局赶制火药备用，先后详请奏咨各在案。现查省局仅存硝三万六千四百余斤，磺四万七千余斤，为数无多，应备本省操防之用。所有浙江省请借火药难以拨借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查无异，除飞咨浙江抚臣另行筹借外，理合会督臣裕泰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六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照所奏克期 进剿以扬国威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征调兵丁,招募勇壮,均已到齐,克期进剿,并将各路调拨情形开单绘图呈览一折。览奏欣慰。又另折片奏,请将各省奉差文武员弁留营差委等语,已降旨允准矣。此次进兵收复各城,分路会齐,明攻暗袭,该逆受创之后必四路分窜,该将军等已虑及乍浦、海宁、上海等处,恐为遁逃渊藪,均派重兵防堵。又将庸懦士卒撤换,江面柔弱兵丁只派令护送炮位,看守粮台,并将余步云派赴距宁波府城较远地方防守,未令赴敌。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军等必能克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逆扬帆远遁,朕引领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勉之!

又另折奏请将已革四川游击梁有才,暂行管带屯土兵丁等语。著准其暂带各兵,俟事竣派员押赴四川候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六、著将浙江巡抚刘韵珂并监造军器未能合 法各员分别交部察议或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请,将监造军器未能合法各员分别议处,并自请议处一折。浙江金华等府及永康县承办鸟枪腰刀各件多未合用,验收

委员亦未能严加厘剔。当此军务紧要之时，若不分别示惩，不足以资整顿。所有承造鸟枪之金华府知府崇福，温州府知府于鼎培，嘉兴府知府刘荣熙，处州府知府恒奎，署衢州府事拣发知府珠炳前，署永康县县丞事试用县丞杨肇修，承造腰刀之永康县知县罗超曾，验收鸟枪之抚标中军参将尚安泰，验收腰刀之城守营把总闻继昌，俱著交部分别议处，仍将各枪刀勒令承造各员等赔修配用。刘韵珂著交部察议。其丁忧嘉兴县县丞龚振麟承造鸟枪不合用者亦有四杆，惟制造各项军器为数甚多，著有劳绩，据该抚另片保奏，著加恩免其议处，并准其仍留浙江军营，以资驱策，事竣后再行撤令回籍。该部知道。

钦此。

## 六七、著将扬威将军奕经等所提银两

### 于军需项下作正开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军需项下动支银两等语。扬威将军等所委各员及地方绅士分赴各处筹办攻剿事宜，需用银两，均系在省局及绍兴粮台、曹江粮台、乍浦支应局支领。又将军参赞到浙后，陆续札提银钱应用，均经各局台如数批解。所有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止，共支提过银五十七万四千三百两零，著准其于军需项下作正开销，事竣核实报部。该部知道。

钦此。

## 六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计破 再犯台湾之英船并斩俘获胜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提督銜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逆夷复犯台港，计破其舟，斩溺无数，生擒白夷十八人、黑夷三十人并通夷奸民五人，起获炮械多件，由五百里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戌刻，接据彰化县禀报：二十四日卯刻，有三桅夷舡三只在五叉港外洋向北驶去。臣等查该处与淡水、鹿港二厅接壤，飞飭该厅县，以夷情诡诈，难保不进口窥伺，凛遵不与海上争锋之旨，惟宜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擒去后。(朱批：能有如此成见，岂有不成功之理。)兹于二月初三日接据淡水同知曹谨、鹿港同知魏瀛、委员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北路副将关桂禀报，该厅县等遵照密札，雇募渔舡，假作汉奸，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三十日卯刻，果有三桅夷舡一只，随带杉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该厅县当即会同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等，督率员弁兵勇，驰往堵御。一面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逆夷见大安港口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经猫雾揀巡检高春如及大甲巡检谢得琛所募之渔舡粤人周梓等，与夷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朱批：大快人心。)其舡歪侧入水，夷人十分惊慌。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夷舡距岸不远，已在水摇簸，不能行驶。关桂、安定邦督令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施放火炮，奋力攻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朱批：果有何技能!)延至巳刻，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朱批：稍纾积忿。)或跳上杉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舡。

该厅县将备同大甲巡检谢得琛、竹塹巡检汪昱、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总理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朱批：尤堪称快。）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等语前来（朱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系由浙而来也。）。

臣等查该夷前经惩创，复敢来台滋扰，仰仗天威，计破其舟，溺毙斩馘无数，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人，（朱批：全赖尔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夺获炮械图书，并将通夷奸民一同拿获，实足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惟夷情凶狡，两次败衄心图大帮报复，除督饬文武，鼓励士卒，激劝义首头人壮勇，同心协力，加意严防。一面委前候补同知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署北路都司岑廷高，驰往查勘夷舡，搜取炮械，行提各犯来郡，讯录供情办理外。

合将计破夷船，生擒夷犯汉奸情形，遵奉谕旨由五百里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可嘉之至。即有旨。钦此。

## 六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剿袭 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奕经、文蔚跪奏，为调拨兵勇，剿袭宁、镇两城逆夷，仅止击毙夷匪数百名，烧毁大小夷船数只，未能即时克复，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兵勇均已到齐，调派文武员弁及本地绅民，分队管带屯扎各路，分作三路，进剿三城，奴才文蔚督催前敌，奴才奕经居中调遣，奴才特依顺后路应援，当将布置一切情形奏明在案。乃

逆夷近日闻大兵云集,无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损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又于正月二十五六日间,即先至岱山等处分头搜捕,经该处委员派拨伏勇,迎拒打退,后来连日互有杀伤。惟时奴才等业已调派兵勇,一起(赴)踞宁郡三十余里之大隐山,一赴距镇邑三十余里之骆驼桥,两处分屯。并据各委员密禀,内应勇壮,均已安插妥协,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当即密令于二十九日四鼓后,内外夹攻,分路剿袭。

奴才突经即于二十九日亥刻,探闻本夜官兵已得手进城,后又忽报我兵仍退出等语,不胜骇异。旋据带兵官及各委员陆续禀报,始知二十九日夜间,都司李燕标带领河北勇壮,先行潜赴宁波南门,内应接入,即将守门逆夷全行杀毙,其南门守炮夷人亦被伏勇杀散。该勇等因夷目多在府署居住,进至府署前,见大门坚闭,四面墙垣高峻,难于扒入,即用枪炮轰击,逆夷惊觉,迎门放枪。维时后路继至,人人奋勇向前,杀死逆夷数十人,渐与夷目相近。乃该逆等均携有手枪,长不过数寸,一发双声,循环不断,我兵间有受伤,仍复奋力前进。而两边高楼中夷人,连施三尖火块并火球火箭等物,势如飞蝗骤雨,本地响导伏勇,胆小怯懦,即纷纷退后。继至勇壮不知前路情形,踊跃攻进,遂致前后壅塞,立脚不住。其时总兵段永福带领四川官兵屯兵及河北勇壮大队,已抵西门,因见城内火起,又闻枪炮喊杀之声,屯兵即争先奋勇扒城,攻门而入。乃城内街道逼窄,其宽不过五六尺,夹街尽系高楼,夷人即从楼上抛掷火球火箭,蔽空而下,较前尤多,竟至无处躲避。其各巷口,逆夷汉奸施放短炮鸟枪,拦路要截,我兵均奋勇力战,杀斃夷匪百余名。尤可恨者,汉奸冒充乡勇,虽有记认,黑夜之间,我兵辨认不清,迨觉伊等暗中伤害我兵,我兵始放手攻击,杀斃无数。惟楼房过高,均系直墙,无梯可上。嗣后兵勇入城,人数愈多,更形拥挤,枪炮长械均不能施展,相拒至辰刻,天已大明,只得陆续退出。尚有夷匪数十人,随后尾追,因已预先伏兵,排列抬炮,击斃过半,始行退去。此



剿袭宁波未能得力之实在情形也。

至镇邑兵于同日剿袭，该城内夷匪尚属无多，大半在船居住，其船只俱围城停泊，都司刘天保、聂廷楷等带领河南、河北勇壮，于五鼓时见该城门楼火起，知系内应，即冲门而入，逆夷旋来迎拒，该勇等奋力向前，当即击杀夷匪数十名。惟镇城夷船最多，原系密令火攻船只，沿河焚烧，作为接应。该都司等带领勇壮，往来喊杀三次，出入城门，时已天明，止见门楼飞火，焚烧三桅大夷船一只，并未见有火攻船只接应。惟恐逆夷截我归路，兼之我兵伤亡亦有数人，即行退出，有副将朱贵各队，从后接应，仍回大营屯扎。此剿袭镇邑未能得力之实在情形也。

是夜又在宁郡城外，焚烧火轮船一只，杉板船三只，烧斃逆夷多名，不知确数。又击断三桅大船头桅一根，并烧去上盖。其时梅墟一带，有镇海夷人驶驾杉板船数只，乘潮赴宁，复经游击谢天贵等开炮，击坏船只，并击斃逆夷数名。惟火攻船只系属委员舒恭受、李维镛等承办，奴才等曾札令先期于各小港隐藏，届时撑出，逼近逆夷大船焚烧，何以临期未见举动，连日严密查问。或云穿山一带船只预被本地民人瞥见，告知逆夷罗下丹，该逆带领多人，先将水手驱散。或云各路火攻船只，水手舵工，临时多索价值，故未能及时撑出。所说不一，均非确情，容俟查明，分别办理。

查此次进兵剿袭两城，兵勇均已攻进宁郡，已得手入城，只因楼高路窄，人人争先，转致拥挤，兵械未能施展，而逆酋手枪火箭，速而且多，较之火炮鸟枪，尤为凶猛，以致力不能支，仍复退出。镇邑则以火攻船只未及接应，亦复旋进旋退。统计两路仅止击斃夷匪四百余名，轰烧大小夷船六只，兵丁勇壮间有伤亡。现在派员查点，其奋勇受伤各弁兵，亦俟奴才等查明，再行详细具奏。惟奴才等奉命出征，布置数月之久，剿袭各城均未能即时克复，实由奴才等调拨一切未臻妥善，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奴才奕经、奴才文蔚交部严加议处。奴才奕经仍驻扎曹江东关，奴才文蔚仍驻扎长溪

岭。现在兵勇虽间有损伤,犹复人人奋勇,志切同仇。奴才等惟有密计熟商,激励士气,克日相机进剿,务期歼兹丑类,仰慰圣怀。惟查近日续接总兵段永福、都司刘天保禀报接仗情形,与奴才等前次调拨条款,又多未能符合,其究竟因何参差之处,应俟详细查明,再行奏闻,请旨办理。

再,定海一路,亦系奴才等密令同时举事,因远隔重洋,尚无消息,奴才等甚为悬切,差人密探,现亦未得确信,合并声明。

所有剿袭宁、镇两城未能即时克复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朱批:逆悞深堪发指,即有旨。钦此。

### 七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查明 京口防兵借饷与例不符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臣牛鉴、臣程燾采跪奏,为京口驻防旗兵防守本境,与江宁旗兵调防京口者不同,请借俸饷与例不符,恭折奏请圣裁事。

窃臣等接准京口副都统海龄咨,因京口旗营官兵防堵日久,情形支绌,奏恳赏借半年俸饷,以纾兵力。钦奉上谕:江宁驻防八旗官兵派拨京口防守将及一载,经该副都统查明支绌情形,在于旗库备借款内借给银两,著加恩准于江苏藩库内,赏借各官兵半年俸饷银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二两零,归还前项借款。此次所借俸饷银两,著分限八年扣还等因。钦此。经副都统咨请拨解前来。

臣等查京口旗营驻扎镇江府城,派赴东马头防堵,系以本营官兵防守本营汛地,与江宁旗兵派防京口者不同。伏读现奉谕旨,系指明江宁八旗官兵派拨京口防守,准借俸饷。惟查江宁派防官兵四百名,业经前任江宁将军布勒亨奏明,暂借江宁藩库闲款银两,

动放口粮接济，尽可无庸另行借支钱粮。若京口旗兵防守京口本境，其派赴东马头地方离城不过七里，例不准与给口粮，亦无借给俸饷之例。道光二十年九月间，前署京口副都统臣张仙保奏恳，每名每日赏银一钱，钦奉谕旨；毋庸议给。今该副都统海龄复恳借支俸饷，虽系声请分年扣还，与径请赏给者不同。惟沿海沿江巡防本汛官兵甚众，此例一开，则纷纷请借，何能遍及。且查京口八旗官兵共一千一百数十员名，存城与出防并未分晰，遽请笼统借俸饷至一万六千五百余两，为数甚多，漫无区别。所请分限八年归还，亦为期过远。当此制用孔亟之际，不得不倍加核实。

所有该副都统请借京口旗营俸饷，臣等查与定例及现奉谕旨不符，谨会同据实具奏，应否准其借给之处，伏乞皇上圣览，训示祇遵。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酌裁江西 安徽额兵拨归直省募补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酌裁江西、安徽各标营额兵，移归直省募补，如数抽拨缘由，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兵部咨，军机大臣会议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天津等处海口酌筹添驻官兵，以资防范一折。查原奏内称，天津之大沽，宁河之北塘，以及丰润至山海关一带州县，额兵无多，酌拟大沽添官兵二千名，北塘添官兵一千名，天津郡城添官兵一千名。其丰润并永平府属临榆、滦州、乐亭、昌黎、抚宁等共六州县，添官兵二千名，以一千名拨驻临榆之山海关，以一千名分布丰润等五州县，水陆交防，足资守卫。拟于直隶本省各营抽裁二千名，其余四千名，应请敕下兵部，查明外省简僻营分抽裁等语。经军机大臣等查直

隶省兵额,除天津镇标兵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其余各标营共兵三万二千三百九十九名。若抽拨十分之一,计可得兵三千二百名,以之移驻天津各口岸,不劳远涉,而于该省兵额仍属无亏。此外二千八百名,即由兵部行文各省督抚,察看地方情形,择其可减者如数抽裁。仍令于通省各标营出省兵额酌量裁拨,统限一年,务足二千八百名之数。并单开江西省拟裁兵九十名,安徽省拟裁兵六十名。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臣。当即移会江西、安徽各抚臣,察看所辖各营地方情形,酌定裁减去后。兹飭据江西、安徽藩臬司查议前来。

臣查江西省各标营额兵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二名,拟裁马兵七名,战兵二十三名,守兵六十名,以上共裁马步战守兵丁九十名;安徽省各标营额兵九千五百二名,拟裁马兵六名,战兵十二名,守兵四十二名。以上共裁马步战守兵六十名,均符部咨抽裁之数。除飭藩司移行各镇营遵照,将所裁兵丁,遇有拔补开革事故,陆续分别扣除,务于一年内裁扣足数,汇册报部,移归直省募补。至裁减兵丁每年节省饷干兵米,以及红白赏恤等款银两,裁遣马匹军装等项,飭令藩司核明数目,分晰造册,另由各抚臣专案咨部查核外。

所有酌裁江西、安徽两省各标营兵丁如数抽拨缘由,并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臣谨会同江西抚臣吴文熔、安徽抚臣程霖采,合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 附件:酌裁江西安徽额兵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谨将酌裁江西、安徽二省各标营马步战守兵丁数目,分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江西抚标左营裁守兵二名，右营裁守兵三名。南昌城守营裁战兵三名，守兵六名。九江水师营裁战兵二名，守兵三名。铜鼓营裁马兵三名，战兵三名，守兵十名。武宁营裁守兵二名。建昌、饶州二营各裁战兵二名，守兵二名。南湖营裁战兵三名，守兵二名。赣州镇标中左后二营各裁马兵一名，战兵一名，守兵四名。袁州营裁马兵一名，战兵一名，守兵三名。南安、宁都二营各裁战兵二名，守兵四名。城守、万安二营各裁守兵二名。文英营裁守兵一名。

以上江西省共裁马步战守兵九十名，内马兵七名，战兵二十三名，守兵六十名。

安徽抚标左营裁马兵一名，战兵一名，守兵三名。右营裁马兵一名，战兵一名，守兵二名。安庆营裁战兵四名，守兵五名。游兵营裁战兵一名，守兵五名。潜山营裁战兵二名，守兵五名。徽州营裁马兵一名，战兵二名，守兵七名。宁国营裁战兵一名，守兵五名。池州营裁守兵四名，芜采、广德二营各裁守兵一名。寿春镇标中右二营各裁马兵一名。六安营裁守兵四名。宿州营裁马兵一名。

以上安徽省共裁马步战守兵六十名，内马兵六名，战兵十二名，守兵四十二名。

朱批：览。

## 七二、两江总督牛鉴奏为京口

### 江面未便安置船筏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再，臣接准京口副都统海龄来咨，以京口江面并未设备，恐逆船乘隙潜入，奏请责成常镇道招募水勇，雇觅船只，备办木筏等件，拦江阻截，庶免贻误等语。伏查长江距海六百余里，节节俱有浅滩，礁沙缕结，其深洪仅止一线，曲折迂回。又有鹅鼻嘴、圉山关、焦山、象山等隘，重重锁钥。设有防兵，该逆断不敢舍其大船巢穴，

用杉板小船越六百里沙礁重地,深入扰我,前已缕晰具奏在案。

刻下正值漕船经行之际,惟有严飭京口、瓜洲一带各营汛弁兵,乘驾兵船,昼夜梭巡,严密稽查,以资弹压而护重运。若因逆夷滋扰之故,募兵添防,制备船筏,以谋拦截,非惟计费不贲,于事无补。且江南民气柔弱,易滋摇惑,若于大江水道通行无事之时,忽焉纷纷安置船筏,截阻江面,诸多未便,不得不据实奏明。

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所奏情形既然如此,海龄所奏著毋庸议。钦此。

### 七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人有窜扰

#### 上海乍浦之说已飭属严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

再,臣于正月三十日接准扬威将军暨浙江抚臣来咨,大军于二十六日东渡曹江,克日进剿。该逆有窜扰上海、乍浦等处之谣,嘱臣小心防范等因。臣已移会提臣陈化成、镇臣王志元,督飭将备加倍严密防守。臣于拜折后即日起身,亲往各处巡视,激励将士,倘该逆受创后穷蹙来扰,惟有相机奋击,断不任稍有疏虞。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思之愤懑!钦此。

### 七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大兵进

#### 剿未复郡县现加意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大兵进剿,尚未克复郡县,现飭各属加意防堵,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扬威将军与参赞大臣文蔚先后自省东渡，进次曹江，文蔚已于正月二十六日督兵进剿。恐该逆夷于被剿之后到处奔突，以图牵制，当经分饬各属严行防御，并于二十九日由驿附片奏明在案。兹据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臬司蒋文庆及慈溪县知县王武曾等叠次来禀，据称文蔚自曹江进至慈溪县之长溪岭驻扎，二十九日寅刻，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等统领兵勇，攻入宁波府城，逆夷据楼抗拒，彼此互有杀伤，我兵旋即退回。又将军等所雇河南等省乡勇于是日同时攻捣镇海，因该逆出城迎敌，乡勇未及进城，亦即退转。复据平湖县知县胡培荃禀称：将军等所雇江南崇明、川沙等处水勇，于二十四五等日自乍浦出洋，前往定海之岱山停泊，旋与该逆接仗，各乡勇复自定〔海〕退至乍浦各等情前来。

臣查核所禀多系辗转称报之词，至于我兵之如何进攻，如何退回，以及逆夷之如何拒敌，禀内均未声叙。自因军机秘密，该员等并未身在行间，不能深悉其详，并以未经叙述。现在大军业已退回，谅将军等自必相度机宜，另图进取。第郡县未复，凶焰尚张，该逆性类虎狼，难保不以报复为名，借端思逞。在曹江一带，有将军统兵驻扎，该逆或不敢即图侵犯，即使果来侵犯，将军等亦可就近策应，不致他虞。惟乍浦距曹江较远，而与定、镇则海道相连，去冬该逆业已至彼窥伺。今自本年正月以来，叠次擒获白黑夷俘，皆由该处进出。此次又自该处遣发水勇前赴定海，旋复自定退回。该逆耳目众多，势必侦知备细，诚恐其挟愤逞毒，突来攻扰。该处虽经将军等添有兵勇，而声势究不如曹江之壮，且巨浸汪洋，该逆大船可以蚁附塘下，地势更与曹江不同，情形实为吃重。

又海宁之尖〔山〕一口、密迹乍浦，倘乍浦有警，更恐该逆分船由尖山直犯省垣。现在参赞大臣特依顺虽仍在省驻守，惟其所统之湖北、山、陕等兵三千二百名，业经将军等调去四百名，仅止二千八百名，较去冬兵势稍单。而自尖山至省，道路绵远，窃恐堵剿为难，臣现已谆飭在防文武实力防范。如果该逆夷突至，惟有会同特

依顺激励兵勇，奋力攻击，以期保卫。

除大兵进剿情形由将军等逐细奏报外，所有臣督饬防堵缘由，谨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筹议 借支银两以备军需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前因部拨军需银三百万两，除山西等省未解银四十六万余两外，余银二百五十三万余两，经将军参赞等密办军务各委员，暨江、浙两省粮台陆续支提，只余银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当经奏请敕部筹拨银二百万两，以供支用在案。惟是由部筹议之后，再于各省拨解来浙，有需时日。浙省现在需用甚急，势难缓待，臣与总局司道逐加筹议，自应就近先行借款垫用，庶可无误要需。查两浙商人前此报效银一百二十万两已奉旨赏收，内十二万两，据该商等于奉旨后呈缴现银，业已收入军需项下，支用无存。其余一百八万两，各商系分作六纲，按行输纳。经臣奏明，先于运库外输杂款内动垫。兹经运司查明，杂款内约可垫银四十万两，除先因咨提苏省存银未到，借支运库银十万两外，尚可动银三十万两，应即尽数提用，以应目前之急。若此款支用完竣之后，山西等省未解各银业已解到，或此次请拨之二百万两奉部议准，邻近各省已有解浙之银，自可毋庸另筹。设彼时尚无解到，或解到银数有限，自不得不再筹接济之策。

查浙省藩运二库各存正杂两项银四十余万两，皆系应行支放之款，惟军需紧要，与他务不同，自应先其所急。应请于藩库内备银十五万两，运库内备银二十万两，俟商捐一款用竣之后，接续支提。仍俟前请之二百万两奉部议准，各省解到后，随时拨解还款，



俾供支放。如此款支用完竣，而各省仍无银两解到，则浙省无银可垫，势不得不在邻近之江苏省通融那(挪)借，以资转输。相应仰乞圣恩，敕下江苏督抚臣，于该省藩运各库内凑备银三十万两，以便浙省俟本省各款支用完竣后，续支应用。此项亦于前请之二百万内，按数拨还，以清款目。臣因请拨军需银两不能即时解到，而将军等及各粮台需用繁急，是以筹议借支，以免临时贻误。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恩。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官兵接仗 不利长溪岭与营盘被焚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军录)

奕经、文蔚跪奏，为逆夷益形猖獗，我兵接仗不利，长溪岭、慈溪山营盘均被焚烧，请旨将奴才奕经、文蔚从重治罪，以示惩戒，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自正月二十九日宁波、镇海二城接仗以后，公然不惧，各逆每日领带夷兵，驶驾火轮船，汉奸为之导引，在宁波、慈溪地界数十里内外，各路搜查。凡系曾经住居兵勇、屯贮火药之房屋庙宇，无不用大炮火箭轰击。奴才文蔚大营屯扎长溪岭头，山岭层叠，接联慈邑，连日将各处兵勇调拨屯扎，派令管带兵勇之副将朱贵、游击谢天贵、都司刘天保等，在慈邑北门外各山分营暂屯，以为前路犄角之势，即再行进兵，亦于宁、镇两城就近。

乃该逆等于二月初四日午刻，驶驾大夷船二只，杉板船数十只，迳进大西坝。又有火轮船二只，亦随带杉板船数十只，驶至丈亭。复由奸汉指引，在祝家渡地方，将前次暗伏勇壮之民房数十间，开炮轰击，全行烧毁，转向东北，驶至距慈邑三里之太平桥停泊。又火轮船一只，即在丈亭地方横阻，似截大隐山兵勇援路。维

时副将朱贵等远闻炮声,旋见有形状如商民数百人,直入慈溪县内,尚谓乡民避炮进城,即虑逆夷攻扑营盘,随即排队,预备迎敌。不意转瞬间,此项商民,忽由北门冲出,脱去外面衣服,手持枪械,始知尽系逆夷装扮。当即开枪攻击,轰毙逆夷数十人,我兵并无损伤,勇队亦即向前助攻,颇为得力。其时由太平桥北来大队逆夷,业已拢近,兵勇等人人奋力,复击杀逆夷数十人。正在相持间,又忽由城根转出假充乡勇之夷人汉奸一队,忽脱去号褂,由东门向营盘横冲,我兵益加奋勇,三面迎拒,不意慈溪山背后,突有无数夷人,扒越山顶,枪炮齐发,由上冲下,兵勇立脚不住,伤亡数百人,回视营盘帐房,已被火箭烧毁,我兵枪已击热,铅丸火药又皆用尽,力不能支,遂各溃散。

奴才文蔚本日未刻接据探报,有大小夷船多只在大西坝,丈亭等处来往,即于岭头瞭望,遥见夷船来去如飞,火光冲天,炮声不绝。正在差人探视,旋闻慈溪县城有枪炮之声。时因慈溪山营盘,去长溪岭尚有二十里之遥,赶紧调派都司刘凤翮,带领山西抬炮兵一百名,四川鸟枪兵二百名,迅速前往接应。乃山势湾曲,其前路狭仄处所,已为汉奸暗中焚烧,随令各兵铲除,而勇壮渐已退回,前面拥塞,遂致救应不及。其时天已昏黑,逆夷亦各回船,兵勇纷纷来营,而各山沟数处火起,不知何人所放,并有假扮乡勇难民数百人,径入长溪岭山口,当即派员前往拦阻。查奴才文蔚所带兵丁仅止一千余名,除拨守粮台及本日派去接应兵丁,其留营官兵为数无多,恐不敷抵御,致有疏虞,即时飭令移营。

奴才文蔚甫经下山未及数里,岭头业已火起,对山又有火箭飞来,帐房什物,大半烧毁,嗣经查明,即系假扮乡勇汉奸之所为。奴才文蔚于二月初五日亥刻回至曹江,与奴才奕经会合一处,查点此次接仗员弁,只有游击谢天贵、凌长星,都司刘天保等赶到,其副将朱贵等是否存亡,尚无确耗。统俟将前后两次伤亡,及奋勇出力各将士详细查明,再行具奏请旨,分别办理。惟奴才等,前于正月二

十九日攻取宁、镇两城，既未能即时克复，此次慈溪接仗，复致失利。奴才奕经身膺统率，调度无方。奴才文蔚专督前路，前次攻城既未得手，兹复被逆夷烧毁营盘，损伤将士，实属无能。奴才等辜负天恩，咎实难辞，惟有请旨，将奴才奕经、奴才文蔚交部从重治罪，以为昏昧无能者戒。

惟查此次浙东用兵，该省水陆地势，处处巷汉纷歧，其旱路止能沿河行走，宽者不过四五尺，势不能大队攻剿，是以奴才等数月以来悉心筹画，必须明攻暗袭，正奇并用，或能得手。不意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所有奴才等现在兵勇数目若干，营盘几处，某日行至某处，以及带兵官员面貌姓名，莫不详细记认。至逆夷船坚炮利，向止于水陆为便，而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奴才等带领官兵，由苏来杭时，号称精兵十二三万，原欲震慑夷心，使之畏惧，乃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在此等汉奸不过贪彼洋银，乃至奉旨准其自拔来归，并准其立功，一体赏赉，如此天高地厚之恩，竟不能回心向化。奴才等恐愚民无知，不解文义，除张贴告示以外，复编成俚俗之言，刊刻手谕几千百张，遍行传布，数月之久，总无一悔罪来归者，自外生成，甘与犬羊为类。甚至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奴才等现已拿获数名，其中竟有胆敢夜入奴才文蔚营内，逼近暗窥之人，现在讯取供词，愈究愈众，奴才诚不料该处人情败坏至此。

刻下若照前次局面办理，仍属于事无益，曹江地面逼近贼巢，汉奸窥伺军情，朝夕至，布置一切，必不能十分严密，自未便仍在曹江屯扎。查绍兴府城去曹江不及百里，城内地势，亦属紧严，且教场宽展，尽可屯扎官兵，奴才文蔚即暂驻绍兴待罪，一面休养士卒，调派前路防守事宜。但此时春潮渐长，前次汉奸已代逆夷声言，有欲由鳖子门内犯省城之谣，而定海一路，是否得手，又有夷船

在黄盘洋游奕梗塞，该处亦无确耗，若未能牵其后路，则海口尤宜加意防守。奴才特依顺现虽统带官兵在万松岭驻扎，遥探尖山、乍浦两路，以目前情形而论，乍浦本省守兵及拨调陕甘官兵，共有四千七百余名，山东及福建乡勇亦有二千余名，尚堪防御。惟尖山一带止有湖北官兵一千在海口驻守，且须分屯各堡，恐不免于单薄。至其地势究竟若何，夷船是否能到，必须逐一履勘确实。奴才奕经即由曹江带领河南官兵一千名，渡钱塘江，顺海塘亲赴该处，查看布置，如有逆夷窥伺，即就近控制应援。此后宜如何筹办之处，奴才等竭尽心力，公同细商，务期尽歼丑类，庶以少赎前愆。

所有逆夷益形猖獗，我兵失利，营盘被焚各缘由，谨缮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愤恨何堪，笔难宣述。即有旨。钦此。

### 七七、英水师陆路提督为请互换被俘 人员致扬威将军奕经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大英钦命水师提督巴、陆路提督郭为照会事。

照得大英军士于正月二十九日在宁西南两门外，及于本月初五日在慈城外，所掳贵国官兵四十有余名，现于宁城禁住。倘若贵大将军将所掳掠本国人等一概释放，则本提督等克日送回被虏四十有余名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扬威将军阁部大臣宗室奕经。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即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照。

七八、著仍遵前旨将林则徐发往  
伊犁效力赎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上年降旨将林则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嗣因东河需人委用，将林则徐调赴河工差遣。现在东河合龙在即，林则徐著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钦此。

七九、著户部议奏刘韵珂请拨军需银两事  
并著山西等省遵解盐课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筹拨军需银二百万两，著户部速议具奏。其经部拨之盐课等款银四十六万六千两，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西各巡抚及江宁藩司克日遵照部文，解存苏州藩库，以备浙省提用，毋稍迟延。

钦此。

八〇、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照所议酌  
添江宁旗营抬炮鸟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

德珠布等奏遵旨酌添江宁旗营抬炮鸟枪一折。据查前赴浙营之江宁官兵计日即可回省,酌议添铸抬炮二十尊,鸟枪二百杆,估需工料银七百九十二两,著江宁藩司动款拨解,赶紧督造,工竣造册报部核销。其充当枪炮兵丁即在八旗弓箭甲兵内挑选,每年所需火药铅斤即由该藩司按季造解操演。

又另片奏请,留青州官兵一百名,并佐领久往、骠骑校岳莎布二员,在江宁教习马阵。其余兵四百名,协佐等官十三员,即令该协领倭克进带领,并随带该营火器军械,前赴京口防堵,换回江宁官兵四百名,一体防范省城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所有青州官十五员,兵五百名,例支口粮盐菜等项,准其就近由镇江府丹徒县在于苏州粮局支领给发。至本年系江宁买补口马之年,准其将青州官兵所带马匹截归江宁,仍照该管原购价银,发交青州带兵官员,就近赴口购买。现在该将军即赴京口查阅操防,省城重地必须大员弹压,即著副都统兴伦移回省城,以资统率。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官兵在

### 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录军)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谨将实在情形,由驿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扬威将军与参赞大臣文蔚遣兵攻取宁波,镇海二城,未能克复,恐逆夷以报复为名,到处冲突,当经飭属从严防堵,并于初六日缮折奏报在案。是日傍晚,接准防守上虞之衢州镇总兵李延扬函称,探闻初四日我兵与逆夷在慈溪县城外接仗,势甚危急。次日又接行营粮台委员毓秀、张铎等会禀,长溪岭参赞文蔚大营,于是夜被逆夷放火烧毁等情。

臣接阅之下，万分焦灼。正在确加查探间，扬威将军旋自曹江回省，臣细加询问，据云：是月逆夷与假扮乡勇之汉奸，分为数队，先在慈溪县城外与我兵接仗，或直逼于前，或暗袭于后，或横冲于旁，四面攻扑。其枪炮火箭又极猛烈，我兵死者五六百人，营盘帐房俱被焚烧，兵勇势不能支，纷纷溃散。至昏暮之际，又有汉奸数百人假充难民乡勇，径入长溪岭山口，山内复有数处火起。文蔚恐有疏虞，飭令移营，一面先行下山，乃行未数里，即被入山之汉奸将营盘烧毁。臣复询以前此攻城不克情形，据云：伊等自上年抵苏以后，因堂堂正正之师，恐难取胜。是以委令安徽四川知州张应云等与地方绅士，招抚该逆任用之汉奸，令其用重赏转邀义勇，分伏城内，俟大兵进剿之时，作为内应。詎被该逆探知，预作准备。而用为内应者，又有反为贼用之人，故城池未复，兵勇转多伤亡各等语。

臣闻此情由，尤不胜心惊发指。伏查该逆滋事以来，恣横无忌。上年定海、镇海之守备，无不固若金汤，而旬日之间，荡为灰烬。臣已知该逆之凶焰难以遏抑，然犹以本省兵勇类皆怯懦，或者调集劲师，可冀一胜。故于镇海失守之时，即奏请调派精兵来浙攻剿，以期克复。仰蒙我皇上不惜度支，简调川、陕等省师徒，远道赴浙，皆系久历行阵之人，一可抵十，迥非本省官兵可比。且扬威将军等抵苏后，又招集江南、山东等省义勇多名，其精壮勇悍，亦无异于川、陕之兵，声势已不为不壮。况将军等密筹数月，一切布置区处，悉从隐秘。臣忝任封圻，犹且不能深悉，遑论其他，是机宜亦不为不密。以将军等之深谋秘计，加以各省之劲旅锐师，似无难于擒渠扫穴。臣只虑大兵到后，该逆畏惧遁逃，窜扰他处，初不料攻剿竟无成功，转致损兵折将，实为事出意外。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企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臣焦虑私衷，难以枚举，谨为我皇上牘陈其概。

查此次调集之各省兵勇，两遭挫动，锐气全消，即防守他处未经接仗之兵，亦皆闻败中馁，若复欲鼓而用之，其势必难再振。臣所焦虑者一也。

现在各兵既难深恃，似宜另调，然西北各省距浙鸾远，非四五月之后不能到齐。该逆骄纵已极，未必如此之伏而不运，事等燃眉，岂能远待于四五月之后？况各省额兵，类皆强弱参半，即如浙省初次所调之寿春兵，极为精勇，及第二次复行调派，其膂力材技与初次迥不相同，他省情形谅亦如是，是即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臣所焦虑者二也。

该逆火器之精，不独大炮一项，其火箭火弹，亦无不猛烈异常，无可抵御。我兵以血肉之躯，安能抵此毒焰。临阵之际，该逆先在远处施放火器，我兵但有数十百人被其所伤，则余众自然瓦解。虽有技勇，亦无所施，臣所焦虑者三也。

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蹊径较我兵反为熟悉，其阴谋诡计，复在在出我所备之外，使我万难防闲，臣所焦虑者四也。

水战尤为该夷之所习，我欲制其死命，必当筹海洋制胜之策。若仅攻之于陆路，无论现在师徒挠败，未能取胜，即使日后幸获胜仗，而该逆登舟遁去，我既无精练之舟师，又无坚大之战舰，只能望洋而叹，逆焰未息，后患难穷，臣所焦虑者五也。

该逆前此在定海半载有余，兹在宁波等处又经数月，以小信小惠邀结人心，在大家巨室自不致为所诱，至无赖之徒则皆被该逆勾充汉奸，乐为尽力。即有不甘从逆之人，亦因该逆并未凌虐，彼此相安，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已鲜同仇敌忾之心。况此次将军等往彼攻剿，先在宁波、慈溪一带屯扎兵勇，现被该逆侦知，将兵勇曾经住歇之房屋，悉用炮火击毁，各民人因急公好义，横罹摧残，此后人皆畏祸，孰肯用命。迟之又久，恐为该逆之耳目者，将不独在



汉奸。臣所焦虑者六也。

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恐该逆所到之处，无复完城。而乍浦为江浙咽喉，省城为根本重地，尤为紧要。现在乍浦虽驻有兵勇六千余名，然本省之兵与闽省之勇本不足恃，陕、甘等处兵勇为数又属无多，设被该逆豕突，恐难堵御。至省城距尖山一百余里，道路绵长，兵勇之数转不如乍浦之众。议者以尖山口内水浅沙淤，恃以无恐。不知该逆之杉板船到处可达，原不论水势之深浅，况目下春潮日长，水渐充盈，不特杉板船可进，恐火轮船亦可驶入。此际人情震动，士气不扬，虽经臣督率文武竭力镇抚，而凤鹤皆惊，迥非复从前之安贴。倘有逆船数只突然内窜，必致全城鼎沸，不战自溃。且臣闻近来无业游民，希图抢掠，有不以该逆之内犯为可惧，而以该逆之内犯为可喜者。绍兴、嘉兴等府比比皆然，即省中亦复不免。人心如此，又安望共谋保卫。臣所焦虑者七也。

浙省上年秋成固属歉薄，然未经成灾之处仍属有收。乃有漕各属收纳漕粮，业已数月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实为从来所未有。此皆由逆氛不靖，花户人等半已流离，半怀观望，遂致输纳不前，追呼罔应。今大兵又复失利，催征更属为难，体察情形实难免于贻误，而地丁南米之不能催纳，更可类推。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臣所焦虑者八也。

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十一月间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经臣分委文武多方弹压，威惠兼施，甫就解散，然首要各犯尚未尽弋获，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臣所焦虑者九也。

自该逆犯顺以来,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而逆势转益骄横,不惟浙省之防剿皆难,即他省亦在在吃重。该逆屡有至天津、上海滋扰之谣,难保其不果窜突。在各将军督抚臣思患预防,自己尽臻严密,然以浙省之前后复辙推之,臣不敢谓他省竟尔无虞,设今再有失事,实属大亏国体。且就令该逆不复他扰,而浙省一日不能罢兵,他省即一日不能驰备。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臣所焦虑者十也。

凡此十端皆属必然之患,亦皆属莫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则国家之事岂容屡误。臣病躯揶拄,心急如焚,寝食俱废,辗转思维,并无良策。将军现赴海宁州查勘海口情形,参赞大臣文蔚留驻绍兴府城,调度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后应作何筹办,将军等似亦尚无定见。臣渥被生成,若不将实在情形直陈于圣主之前,设日后省垣不守,臣虽粉身碎首,亦属罪人。伏乞皇上俯念浙省事在危急,独掺干断,敕令将军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俾浙省危而复安,即天下亦胥受其福。

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缮折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 八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据报英军 侵入慈溪并勒索银两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朱折)

再,臣正在拜折间,接据慈溪县知县王武曾禀报,初四日我兵与逆夷接仗情形,与扬威将军向臣面述之语大略相同。惟称是日逆夷炮弹火箭攻入城内,衙署仓库暨民房被毁多间,又被入城之夷匪汉奸抢去米谷银钱,旋即退出,在城外张贴伪示一纸,有勒令慈溪殷户付给银四十万两,限七日内付给一半,如逾限不付,即著夷兵

前来刀催等词。又据署余姚县知县林朝聘等禀报，初六日有该逆火轮船一只杉板船多只，驶至该县城外，至初七日早退去等情前来。

查该逆由慈溪窜入余姚，自系窥探有无官兵，因大军已退，故该逆亦即转回。或侦探上虞、曹江一带兵勇情形，意图内犯亦未可定。且其在慈溪所贴伪示，逼勒殷户付给银两，有七日不付著夷兵刀催之语，其情实可痛恨，竟难保该逆不续往滋扰。我兵新遭挫衄，未能派往保卫，臣侧身东望，惟有泪零。

合并附陈圣鉴。谨奏。

朱批：可恨之至。另有旨。

### 八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壮勇败溃 抵省咨准将军将器械追缴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军录）

再，将军等前在苏州，招集各省壮勇以助兵力，臣虽闻知其事，而各勇籍隶何省，人数实有若干，臣并未深悉。兹各勇在慈溪等处战败溃散，连日携带器械纷纷抵省，臣派员盘诘，有原籍江苏者，有原籍安徽者，亦有原籍山东、河南者，为数不少。臣以此项壮勇如仍须遣用，自应就近截留，若无须留用，则其所执枪刀等物必须向其追缴，免持械滋事。当经咨准将军，以勇壮听其自便，止将器械追缴<sup>①</sup>等情核复。臣现已飭令省城巡防各员，及沿途经由之会稽、山阴、萧山、石门、秀水、嘉兴等县遵照办理，妥为弹压。并用各勇人数众多，溃散之时，四处奔窜，未必悉由大道行走，且该勇等性多凶悍，多有恃众不肯缴出器械之人，浙省必不能收缴净尽。复又移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抚臣，飭属一体巡查，如有成群结队执持器械过境者，即将器械追缴入官，以免事端。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sup>①</sup> 以上系朱点。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八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将 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前请将已革两江总督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赎罪，未蒙允准。恩出自上，臣何敢复行渎请。惟念该革员之获罪究属因公，且其按兵不战，较之僨事误国者亦有区别。我皇上爱惜人材，凡中外获咎臣工，苟心迹可原，或荷弃瑕录用，或令戴罪立功者，不知凡几。近如周天爵、林则徐等，亦皆令其及时自效，仰见圣度如天，不使诸臣终身废弃之至意。伊里布与周天爵、林则徐等同系遣戍之人，情罪似无二致，且其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之所见者止此一人。现在将军等差委需员，除随带司员之外，又调取各省之丞倅牧令来浙委用，并令本省之举贡生监查办事件。若老成谨慎，不贪功，不图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备任使。况该员为逆夷所感戴，即其家人张喜，亦为逆夷所倾服，若令其来浙，或该逆闻知，不复内犯，亦未可定。可否仰乞天恩，将伊里布发至浙江军营效力赎罪之处，出自圣裁。臣冒犯宸廬，不胜战栗，如蒙皇上鉴其无他伏，望俯赐采纳，浙省幸甚，海疆各省幸甚。

臣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朱批：所奏不为未见，另有旨。钦此。

#### 八五、户部奏为遵议筹拨浙江军需银二百万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军录)

太子太保·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潘世恩等谨奏，为遵旨

速议具奏事。

据浙江巡抚刘韵珂奏，筹拨军需银两一折。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八日奉上谕：刘韵珂奏筹拨军需银二百万两，著户部速议具奏等因。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臣等伏查浙省军需自上年八月以后，两次奏拨银三百万两在案。兹据该抚奏称，现在督兵进剿，需用孔殷，且宁波郡县一经克复，即须筹办善后事宜，请再拨银二百万两等语。查各直省春拨册籍尚未到部，现当进剿吃紧之际，若照该抚所请银数统于外省筹拨，恐一时征解未齐，转致不能应手。臣等公同商酌，拟请拨部库银一百万两，再拨山东春拨应报地丁银二十万两，山西春拨应报地丁银一十万两，江西春拨应报地丁银二十万两，苏州春拨应报地丁银一十万两，两淮春拨应报盐课银三十万两，以上共拨银二百万两。恭候命下，所有部库银两由臣部一面行文直隶总督，立即委员来京，并一面札飭霸昌道赴部领解。其指拨各省银两，应飞咨各该督抚于文到日照数筹解，迅交浙省藩库，毋得稍有迟悞，以应要需。

谨将臣等遵旨速议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

## 八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派兵防守

### 宝山并严防各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①(军录)

再，查调防弁兵，宝山县小沙背地方情形吃重，兵力微单。前经咨商漕督臣朱树，选调海州营兵一百五十名前来协防。兹准照数派拨，遴委千总陈保庭等管带抵沪，即派赴宝山小沙背地方操练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防堵。臣又准扬威将军咨，于正月十七日由杭赴绍，克日进剿，嘱饬各海口严行防堵等因。臣即督饬各海口官兵，加意严密防堵。

现在苏省沿海地方俱臻静谧。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剿袭宁镇受挫后 仍须奋勇直前不可稍形畏葸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上諭：

奕经等奏剿袭宁、镇两城未能即时克复一折。据奏正月二十九日四鼓，官兵潜赴宁波南门，内应接入，杀毙守门守炮逆夷。该逆等携有手枪，并施放三尖火块及火球火箭等物，汉奸冒充乡勇，黑夜不能辨认，人众拥挤，炮械难施，仍行陆续退出。镇海城内亦经官兵冲门而入，击杀夷匪，因火攻船只未到，亦仍退回等语。逆悞凶杀情状殊堪发指！该将军等现于宁波城外焚烧火轮船一只，杉板船三只，击断三桅大船头桅，烧去上盖。复于镇海城外焚烧三桅大船一只，梅墟一带亦经开炮击坏杉板夷船，又两路击毙夷匪四百余名。现在我兵争先思奋，仍当激励士气，以期克日奏功，万不可因其枪箭凶猛，稍形畏葸。此次官兵既进复退，或因楼高路窄，兵械未能施展，或因所备火船未及临期接应，尚属有因。嗣后必须一鼓作气，奋勇直前，毋许稍萌退志，仍蹈从前复辙。是在该将军等严申纪律，密运韬铃，以副委任。此次出力员弁及伤亡兵勇，著即确切查明，据实具奏。镇海火攻船只果能按期齐到，焚烧夷船，城内奸夷自必惊惶无措，我兵更易得手。乃竟迁延不至，以致逆夷毫无顾忌，并力抗拒。此项船只因何迟误，并著一并查明具奏。该将军等自请严议之处，此时暂无庸议。谅该将军等必能通盘筹画，

谋勇兼施，断不因一时未能得手，自堕锐气。至定海一路尚无消息，朕心实为悬念，一俟得有确信，即行驰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八、著将奕经等所奏剿袭宁镇未能即时克复原折抄给讷尔经额阅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奏，剿袭宁、镇两城，逆夷未能即时克复一折。原折著抄给讷尔经额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人呈递书函拟暂示羁縻并请调劲兵图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军录)

奕经、特依顺跪奏，为逆夷呈递书函，酌拟暂示羁縻，请旨赏调官兵力图进剿，以净妖氛，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二月初七日将慈溪山接仗情形，并曹江以东汉奸充斥，以致官兵失利各缘由，恭折奏报在案。奴才文蔚当即移驻绍兴，以便控制曹江，就近收敛兵勇，休养士卒。奴才奕经即于次日前赴海宁尖山，查看该处形势。其地距省城仅止一百余里，滨临大海，水面约宽七八十里，一望无际，现在水势较浅，间有沙痕淤起。询据土人声言，秋冬之间，水涸沙淤，船只易于搁浅，不便往来。若三月以后桃汛泛涨，沙被水冲，即属无险可恃。奴才奕经详细筹思，

尖山一带水面太宽,炮力难及,即使添兵防守,仍属无益。惟七堡地方稍为险要,现有总兵博勒恭武分饬湖北兵在彼按段防守,尚为周妥。惟地势亦属散漫,现在又无别处兵丁可以增添协守,只得添设炮位,借资捍御。并查省城为根本重地,银杏埠渡口紧接城垣,兵力尤不宜单。当将奴才奕经所带河南兵一千名内,酌拨一半在该处屯扎,与万松岭为犄角之势。其前次派守银杏埠之寿春镇兵二百名,即札令前赴海宁州交副将岱昌调拨,择要防守。

旋于途次接到奴才文蔚来函,并附有夷书一件,尚未开拆。查询持送夷书之人系属四川兵丁,因正月二十九日在宁郡攻城接仗,火砖打破头顶晕倒,被擒关住数日。忽一日,夷目郭士立将伊放出,给予洋钱三元,作为盘费,嘱其持书送至大营。奴才奕经当即回杭与特依顺、刘韵珂公同商酌,现在两次接仗之后,逆夷动静若何,未能探听确实。既系我兵持来夷书,即不拆阅,彼亦无从知觉,当即公同拆阅。乃书中止欲将两次失陷官兵与历次擒到夷人彼此互换,并无别项违悖字样。但该逆来书中将两次打仗情形并不提及,实属狡诈,不知是何居心,殊难测料。奴才等与刘韵珂再四筹商,只可暗中设法暂时虚为笼络,庶该逆不致遽行鸱张,而果否能延缓时日,尚未可知。至所获白黑夷人共计白夷四名,黑夷五名,是否准与释放,即令其将我官兵送回之处,相应请旨饬下遵办。

奴才等仍一面筹思善策,教练士卒,殚心竭力,务期尽扫夷氛,用以稍赎罪戾。惟浙省地势河汉纷歧,田塍逼仄,既不能排列队伍,水路小船行走散缓,更难御火轮夷船。调到川、陕各劲兵,虽人人奋勇,又因路途狭隘,不能施展如志,其势不得不因本省绅士雇募乡勇,作为居停以及向导藏伏兵勇之用。詎料该处人情险恶,半系汉奸,现在拿到数人,连日讯据供出该犯等多由本省绅士雇充乡勇,又受夷人暗雇充当红毛乡勇,希图两面牟利,互相串通。惟欲兵事不结,两边口粮均可时常支领。尤可恨者,其中尽有本地良善绅民,志切同仇,曾经容留接济兵勇之人,俱为汉奸指引,将其房



屋什物尽行焚烧掳掠。嗣后大兵进剿，惟恐人心畏怯，不敢再作居停。至此等汉奸其诡计业被识破，日后更难收拾。

且查上年奉旨陆续调到征兵，江宁旗兵八百名，安徽官兵一千名，均由巡抚调派各路防守。江西兵二千名内，一千驻守余姚，去冬逆夷滋扰该县，曾经溃散，其余一千名亦属软弱。是以奴才等前次奏明，止令守护粮台。湖北兵二千名内，一千名及陕西抬炮兵二百名，由奴才特依顺统带驻扎省城万松岭地方，其一千名交宜昌镇总兵博勒恭武带领，驻守海宁、松江一带地方。陕、甘兵二千名内，八百名及陕西抬炮兵二百名，交汉中镇总兵德坤带领，驻守乍浦。统计进征官兵，除埋伏内应均系本省官绅雇募义勇，其河南一千名、四川拨出四百名、山西抬炮兵六百名，留为后路接应，实止四川兵一千五百余名，陕甘兵一千二百名，并余丁七百余名，交总兵段永福、副将朱贵分作两路进剿。现将带伤阵亡者，分别查点医治。惟因道路丛杂，该兵弁不能辨认，尚有未经到营者，传说不一，是否走失伤亡，俟查明再行详细奏闻，分别办理。

至各路募到义勇，除驻守乍浦外，其余进攻定海是否得手，尚无确信。奴才等已札飭该将弁及委员等，如一时不能得力，即可潜伏不动，免致泄漏。其前次进攻宁、镇两城及截守梅墟等处义勇，亦止三千余名，内伤亡及疲乏畏怯者，亦须查点挑选。

查上年征调官兵及雇募义勇，为数将仅敷用。两次接仗之后，虽杀伤逆夷多人，而我兵亦颇有伤亡，其未经受伤兵勇随时鼓励，俱尚振作，愿赴前敌。此时若将分守各路劲兵调集一处，以之攻剿逆夷，尽堪得力。无如该省滨海要路，处处须防，刻下派拨分守御敌，兵力既形单弱，逆夷如分路窜扰，究竟能否堵御，尚难定准，自未便合为一路征剿。伏查前次奴才等具奏，招募粮船水手折内，曾声明如有应行调兵之处，再行奏明请旨。现在兵力实属不敷调遣，合无仰恳圣恩俯赐征调陕、甘省劲兵二千名，广西省劲兵二千名，贵州省劲兵二千名，四川大小金川屯兵一千名，迅速来浙，以备攻

剿之用。并请旨饬下各督抚，拣派曾经出师之将备千把各官弁管带，并选派熟悉抬炮鸟枪技艺兵丁，务按营将整队调来，免致畸零，庶众心易齐，队伍亦可整肃。仍令于常例之外，准其多带余丁，仍照常例支发口粮，到浙后即令其充当夫役，免其由本省雇募，言语不通，良莠混杂。

奴才现仍差确实妥人，查看曹江以东各路情形，剴切设法晓谕，庶冀人心悔罪向化。惟各路大兵调到尚需时日，现在各海口要隘，虽节节派兵防守，逆夷是否不来攻扑，究难预定。奴才具有天良，何敢稍存畏葸，惟有竭尽心力，随时随地督抚将士加意防御。将来大兵云集，奴才等自当公同商酌，慎密筹画，另图进剿之策。务令逆夷成擒，海宇肃清，以慰圣怀而伸天讨。奴才奕经于拜折后即前赴绍兴，与文蔚面商防堵一切事宜。谨将拿到逆夷姓名缮写清单，及逆夷原书一并恭呈御览。

所有请旨赏调官兵力图进剿各缘由，奴才等不揣冒昧，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至两次接仗出力受伤及阵亡并办理未能妥协之将弁委员一切详细情形，现已由奴才文蔚在绍兴就近查询，俟查核确实再行具奏，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即有旨。钦此。

### 附件：英水师官汉文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奏呈

大英钦命水师提督巴、陆路提督郭，为照会事：照（照）得大英军士，于正月二十九日在宁西南两门外，及于本月初五日在慈城外，所掳贵国官兵四十有余名，现于宁城禁住。倘若贵大将军将所有

拐掠本国人等一概释放，本提督等克日送回被虏辈四十有余名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清钦命扬威将军阁部大臣宗室奕经。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照。

### 九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饬令

提督余步云屯扎上虞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夷务清本)

再，浙江提督余步云，奴才等前于进兵之时，奏明札饬该提督，带领提镇标营弁兵，驻守奉化县地方。查上虞毗连余姚，为上江屏蔽，该提督于彼处情形尚为熟悉，现复札令该提督，除留兵防守奉化外，仍带领本标官兵赴上虞屯扎，以资防守。俟将来进兵时再行择地安插。

朱批：即有旨。

### 九一、著耆英驰赴广州将军之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著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

钦此。

### 九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长溪岭慈溪山营盘被英焚烧后戴罪立功另行设法慎密布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奕经等奏，长溪岭慈溪山营盘被焚一折。据奏逆夷于二月初四日驾驶大船，径进大西坝，复有火轮船驶至丈亭，汉奸为之指引。并假扮商民乡勇，横冲营盘，慈溪山后突有夷人扒越山顶，枪炮齐发，我兵力不能支。其长溪岭山口亦有假扮乡勇难民贼匪施放火箭，焚烧营盘。文蔚移驻绍兴府城，奕经即由曹江带兵渡江，应援尖山一带等语。览奏（朱批：不止失望。）愤恨之怀！难以言喻。已由六百里谕知齐慎，令其兼程赴浙，并调陕甘兵二千名赴浙会剿矣。该将军等暂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现在存营官兵计尚不少，据奏游击谢天贵、凌长星，都司刘天保业已赶到，副将朱贵等尚无确耗，著将现在存营兵数同伤亡将士一并详查，据实具奏。该将军等身膺重寄，仍将激励将士，另行设法慎密布置，可战则战，当守则守，断不可以偶尔失挫，少形畏葸，以致兵气不振。（朱批：所关甚巨。）至乍浦地方甚关紧要，尖山一带逼近省垣，务须严密防备，不可稍有疏失。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三、著四川提督齐慎驰赴浙江会办军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提督齐。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前有旨令齐慎折回四川。现在浙江军务紧要，齐慎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著驰驿兼程前赴浙江，会同奕经等办理夷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四、著陕西巡抚富呢扬阿速调 陕甘兵二千名赴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陕西巡抚富。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富呢扬阿等预备陕、甘官兵二千名，听候调拨。现在浙省军务紧要，著该抚一面知照恩特亨额，一面选派曾经带兵员弁，即日分起管带，飭令迅速前赴浙江，交奕经等差遣，毋稍迟误。仍飭沿途严加约束，毋使滋扰。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五、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咨商奕经等严防 尖山等处并准支提江浙库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

刘韵珂奏，大兵尚未克复郡县，现飭各属加意防堵一折。览奏已悉。本日复据奕经等驰奏，逆夷声势猖獗，兼有汉奸扮作商民乡勇，肆行抗拒，伤我官兵，殊堪痛恨！所有尖山各处海口亟宜设法防堵，著该抚随时咨商将军、参赞等妥为办理，毋稍疏虞。

又另片奏，先提运库银三十万两应用，如山西等省银两及部拨银两未经解到，再于藩库备银十五万两，运库备银二十万两接续支提。均著照议办理。至所称再有不敷，请于江苏藩运库内备银三十万两等语，即著移咨江苏督抚预为筹备。将此附本日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六、著两江总督牛鉴严密备防

### 上海宝山一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奏，长溪岭慈溪山营盘被贼焚烧，文蔚已退回绍兴府城，奕经带兵渡江，应援尖山一带。已谕令严密防范矣。江苏上海、宝山一带与浙洋地面毗连，难保逆夷不乘间窜入。著牛鉴督飭在防员弁，小心侦探，认真备防，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饷银

### 解台并台湾现在安静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军录)

再，台湾经费经臣刘鸿翱两次拨银三十万两，委员解往备用，附片奏明在案。兹据升署台协副将臧艸营参将印镇功禀报，前项饷船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入口，派拨弁兵，解运郡城交收等由。至台地情形，前经飭令沿海厅县，如有船只进口，随时查探飞报。兹有投递公文之小船，于上年十二月初间，由台回棹进口。询称台湾各洋面并无夷船游奕，各处口岸要隘俱有文武官兵设炮严防，地方安静等语。惟未据台湾道府俱(具)文禀报，一俟复到，即由驿驰奏。

臣等谨将经费到台，并查询情形，先行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九八、著军机大臣穆彰阿驰津会办事件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穆彰阿著驰驿前往天津，会同讷尔经额商办事件。

钦此。

九九、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在津静候

穆彰阿到时妥商一切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陕西提督胡。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

现当海防吃紧之际，讷尔经额调度一切，必应择要驻扎，呼应始灵。胡超带领精兵亦须屯扎海滨，方资捍卫。著讷尔经额即移驻葛沽，胡超移驻大沽，所有粮台军火一切俱著移近该督行营，以便随时支拨。本日已降旨派穆彰阿前往天津，会同商办事件。该督接奉此旨，即著在天津府城静候穆彰阿到时妥商一切。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〇、著盛京直隶山东各督抚预防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

逆夷占据浙江郡县，将军参赞等攻剿未能得手，据称遍地皆属

汉奸为之导引，且逆夷诡谲异常，往往于接仗之际，扮作乡勇商民难民，使我兵不能辨别，临时脱去号褂及外面衣服，手持枪械，并力抗拒。该逆如此诡诈，殊堪痛恨！既恃船坚炮利游奕海面，复假扮内地良民巧为混迹，又分作数路同时突出，使我兵应援不暇，以致势将得手，旋被横冲。浙省如此，他省恐不免施此伎俩，奉天、直隶、山东汉奸虽未必如南省之多，而亦难保必无，诚恐贪嗜重利、为之勾串引导，不可不先事预防。该逆若施诡计，必于黑夜之中令汉奸假扮乡勇商民，潜入内地，更难辨别。著禧恩、讷尔经额、托浑布各就所属海口情形，严加堵御，不时侦察。如实系商民难民，固不可任听吏胥搜求滋扰，倘其形迹可疑，必须切实根究，勿令奸匪窜匿其间。其营中一切衣装号令务当随时密传，不令夷人汉奸预行知觉，无论昼夜，我兵易于辨识。所谓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夜战声相闻，足以相知也。

至该夷船只四出扰累沿海省分，难保不乘潮游奕前来窥伺。设使该逆复萌故智，将夷匪及汉奸扮作乡勇商民难民，分路登岸，该将军督抚作何辨别策应，并如何杜绝奸谋之处，著分别妥议具奏。

至天津商船到口之时，必应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混入，此层最关紧要，尤当悉心筹画，毋得稍存大意。并著剴切晓谕军民人等，该逆悖理绝义，定遭天谴，凶焰不能久张，游魂渐就渐灭，仍当同心戮力，敌忾奏功，断不可稍形畏葸，自隳锐气，以副朕激励众心预杜奸萌至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查阅天津  
大沽兵勇演试火器及到防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查阅天津大沽兵勇，并演试火器



各情形，及到防日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陆辞出都，由通州取道，于初九日行抵天津。连日亲诣教场，将上年所募新兵一千名并民勇一千名复加考校，枪炮刀矛较前颇为长进。臣即于十三日前赴大沽海口，一路查验，葛沽、新城挑补新兵及招募乡勇，俱属年力强壮，技艺亦皆可观。仍飭加紧操练，俾益精熟得力。并同奕纪镇道前赴炮台，将新制火箭火枪火鸟等项火器逐一演试，均能致远适用。察看提臣胡超所带陕兵及本省驻扎防兵，均属如常静谧，一律整肃。臣惟有督飭镇将，严密布置，加意防堵，不使稍有隙漏，以期仰副皇上廑念海防谆谆告诫之至意。

所有查阅天津大沽兵勇，并演试火器各情形，及到防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〇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折回

#### 天津郡城静候钦差穆彰阿商办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于十三日在天津途次接准廷寄，二月十二日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奏，剿袭宁、镇两城逆夷，未能即时克伏一折。原奏着抄给讷尔经额阅看。将此密谕知之。钦此。并将该将军等原折抄录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愤恨！该逆如此狡诈，薄海实切同仇。臣惟有督率镇将，加意堤防，倘敢豕突而来，即当计出万全，相机攻剿。

正在缮折间，于十六日在大沽接奉廷寄，二月十五日上谕二道。适提臣胡超亦在大沽商办事件，当即密与阅看，筹议一切。臣拟于十七日折回天津郡城，静候钦差穆彰阿到时，遵旨妥商定义，另行具奏。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〇三、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酌量各 海口情形分别调兵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现届春融，酌量海口险要情形，分别调兵防堵，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登州等处海口，上年防堵官兵有于秋间先经撤回者，有因冬令严寒暂令归伍者。统计留登之兵，惟泰安、高唐、临清、济南及臣标左右两营，共兵七百名。现在节逾春分，风和冰泮，海船已通，且准浙江抚臣咨会，指日大兵进剿，恐在浙逆夷四散分扰，自应先期添兵防御。

臣酌核各海口情形，登郡为全洋扼要，须防兵二千余名，除上年留防之泰安等营，及登州镇中右两营，约可拨兵六百名外，今拟将上年归伍之青州营兵二百名，莱州营兵一百名，寿乐营兵五十名，臣标左营兵二百名，并于兖州镇中右两营添调兵四百名，飭赴登郡协防。其次则登州府属之荣成县，为乐洋藩篱，须防兵六百名，今拟将上年归伍之文登营兵二百名，臣标右营兵二百名，并于登州镇中右两营添调兵二百名，飭赴荣成县协防。又其次则海丰县之大沽河，与直隶天津府接壤，上年原拨兵二百五十名，嗣经奏明，本年于附近营分添调兵一百五十名，今拟将上年归伍之武定营官兵二百五十名，并再添调德州营官兵一百五十名，飭赴海丰县协防。又其次则胶州之青岛口、淮子口、塔埠头，即墨县之金家口等处，为闽广商船收泊之所，逆夷所用汉奸多系闽广匪徒，恐被乘虚窥伺，今拟添调沂州营兵一百名，并就近拨胶州营兵一百五十名，分守胶州各口岸，拨即墨营兵一百二十名，分守即墨县口岸。又其

次则福山县之之罘岛，为登郡左臂，上年原拨东昌营兵一百名，未经归伍，仍令照旧驻防。又其次则日照县之夹仓口，与江苏省接壤。今拟将上年归伍之安东营官兵一百名，亦飭仍赴该处防守。共计留防及添调官兵三千八百二十名，择要扼守，足资捍卫。臣现已分飭各营带官兵即日陆续起程，臣亦拟即赴登郡督防。

所有现在酌量情形，分别调兵防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〇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盐商刘洪绪等 自雇巡役五百名协防海口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现据盐运司何其兴转据引票纲商刘洪绪等禀称，逆夷犯顺，沿海调兵防堵，该商等志切同仇，情殷报效。各商名下雇觅巡役素称骁健，今就中挑选五百名，按日优给口粮，制备军械帐房，听候调赴海口防剿，以展仪忱等情。禀经该司酌议章程，遴委坐补官台场公使汪承煦、试用盐大使沈文潮，训练精熟，详请核示前来。查东商巡役择健招募，其膂力之强壮实不减于官兵，今该商等既愿自捐口粮，随兵效用，洵属急公，似应俯如所请，量予收用。查登州府各海口现在调防官兵，添募乡勇为数较多，足资捍卫。惟海丰县大沽河海口与天津接壤，现虽调兵雇勇，多方筹备，而界联两省，兵役民勇多多益善。今臣拟将此项巡役，以三百名酌拨海丰县，使之协同官兵防剿，以二百名酌拨附近海丰县之利津县铁门关等处，以为后路策应。仍由臣遴委干练武弁二员，会同运司委员管带训练，务令技艺纪律与官兵并臻纯熟，以资兵力而收实效。

所有商雇巡役协防海口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妥行办理。钦此。

一〇五、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陈以  
马队伏击闽粤汉奸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前以登郡海岸地势较窄，利于短兵相接，故上两年调兵防堵，皆挑选步骑，不用马队。现闻逆夷所到之处，皆驱闽、粤汉奸为前队，臣前在闽省，深知闽人矫健善斗，不畏兵刃截杀，独畏健马冲突。道逢马过，人人惊避，以其所见者少，故畏马甚于畏兵。查登郡东门外一带山路平旷之处，尚堪埋伏马兵数百名，故此次调防弁兵，令其酌带健马三百匹伏于该处。倘汉奸敢于扑岸，则马队冲于前，步骑继于后，以北兵之所长，攻南人之所短。不须戈矛奋击，但以健马疾驱奔逐，足使群匪惊窜，不战自溃，似亦目前因时制宜必不可少之要策。

理合将办理情形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六、军机大臣王鼎奏报林则徐  
在东河襄理文案得力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林则徐钦奉谕旨发往东河效力，经臣等奏派勤理文案，稽核总局，深资得力。惟系革任总督，应恭候圣裁。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 一〇七、两广总督祁埏等奏报遵旨查明粤省军需每月用银数及应办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祁埏、广东巡抚臣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粤省军需每月用银数目，并夷务应办事宜，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据祁埏等奏，核计存贮及报捐银数仅敷数月之用等语……钦此。等因。(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轸念海疆，慎重军储之至意。

遵即通盘将出入各款逐一筹计。查自办理夷务，于上年正月二十三日设立军需总局以来，先后就近在藩、关、运三库，筹备银八十二万四千两，又于藩库提解佛山分局备用银十五万两，又奉拨解部库及各省饷银三百万两，此项饷银续经改拨江苏、安徽两省，共五十五万两。嗣复奉部议，准于本省海关税饷内提银五十万两，藩库封贮项内提银五万两，抵还改拨之数。上年十一月内，又据盐、洋二商报捐，分限完缴，共银一百二十万两。统计应作军需动用，共银五百一十七万四千两。此备支军需银两之数目也。

臣祁埏上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后，于四月二十四日，会同前抚臣怡良初次专折奏明，自正月二十三日以后至四月中旬，计用过银一百七万四千两。又于十一月内，会同臣梁宝常第二次奏明，截至十月十五日止，用过银一百六十七万一千两。连前共用过[银]二百七十四万五千两。自上年十月十五日截数奏报后，计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又经用去银一百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九两。连前两次，共用过银三百九十万零二千八百七十九两。此陆续支用军需银两之数目也。

以用过银数，合之备支银数，连盐、洋二商报捐立限尚未完缴

之数，计应存银一百二十七万一千二〔一〕百余两，除盐、洋二商未到期之八十万两尚未呈缴外，现计实存银四十七万两零。此现存军需银两之数目也。

其余各绅民陆续所捐银数，现计三十余万两，多系铸炮筑台、置械造船之用，并非全缴现银，为数有限，难以列入，容俟事竣分别造册报销。此外续行捐输及援照预工事例，就近在粤省藩库上兑报捐，果否踊跃，可得银数若干，亦难悬拟。至每月军需用度有一定者，有并无一定者，查留防外省官兵四千八百四十余名，月需盐粮等项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本省内河及省外各要口留防官兵弁差遣武职共二千六百七十余名，月需薪粮银四千六百七十余两。又雇募防堵要隘水陆各勇，前经奏明共有三万余名，现将不甚得力及不遵约束者陆续裁撤，实存二万六千余名，月需口粮船租银一十一万八千余两。以上三款共需银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均系按月支发之项。

又查应行铸造铜铁各炮，计已铸就五百五十余位，连购买夷炮及绅民捐铸并捞获三百余位，足敷内河之用。虎门各炮台约计尚须添铸八百余位，此系军火重器，必期得为经久，不能不从优酌给价值，飭令委员督率承办工匠，加工加料，务收实用。又自上年二月内，被逆夷焚烧兵船及毁坏沉失各军械，应行归入军需案内补造，又应行添造器械，分别发交营员及各绅士承办，需银亦复不少。以上各项均系随时核明发给，或多或少，不能分月计算。再查近省一带，填塞河道及应修复添建各炮台土墙均已一律完竣。惟虎门炮台现须赶购石料，以备兴筑，此项经费尤属浩繁，而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实属必不可缓之需。臣等前后比较核算，自上年正月设立军需总局起至今，每月最少用银一十七万余两，其多者辄用至三四十万。现在内地填河筑台事竣，费用较前稍减，如无意外之用，每月约需银二十余万两。现照应存银数一百二十七万一千二〔一〕百余两核计，至六月尚可敷用。将来兵勇逐渐裁撤，炮械亦陆续铸就

齐全，经费更可节省。如果逾时仍有不敷，自当遵照户部原议，在于续收关税项下随时奏明，暂行拨用。臣等惟有钦遵谕旨，极力再加撙节，断不敢任听局员稍涉浮冒，致于罪戾。

臣等复思，现在夷务尚未大定，然欲作经久之计，亦应为先事之谋。曠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坚炮利，内河水浅浪平，若夷船闯入，尽可用以小胜大之法，临时多雇民间渔料各船应用，即须另行添造快艇小船，亦不难克日告成，且经费亦属有限。至由狮子洋而外达虎门及沙角、大角等处，海面宽阔，风浪掀簸，非大船不能得力。向来巡洋各项师船平日止可巡缉盗迹，不能安放重炮，驾出海洋，与夷船对敌。是防御逆夷必须另造大号战船，以冀制胜。上年夏秋间，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禀商捐造战船一只，现已造竣，计长十一丈有余，木料甚属坚厚。经靖逆将军会同臣等及水师提臣吴建勋，亲往白鹅潭查验，驾驶极为灵便合用。现又购就木料三分（份），飭令广州府易长华会同潘仕成赶造三只。如能照此制造战船三四十号，随时演练，无事则分泊各海口以资巡缉，有事则调至虎门内外可资捍御。夷人性情诡诈，惟利是图，从此开布信义，示以声威，庶稍知畏服，夷氛可以靖息。但此等坚实船料皆自海外运来，核实估计，每船一只需用工料银两将近二万，购料既坚，筹款无出，容臣等督同藩司熟思妥议，再为具奏。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仍候皇上训示遵行。

至前经奏明盐、洋二商捐银一百二十万两，及捐资铸炮筑台出力之各绅民姓名银数，现在会同靖逆将军奕山开列清单，另折奏恳，从优奖历（励）。粤东绅民急公好义，情愿报效者当不乏人，伏乞圣主格外加恩允准，庶各绅士感荷隆施，倍加鼓舞，而后此者益均知所劝勉，于办理军务不为无补。

所有臣等查明每月军需用度数目，谨详细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〇八、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通盘 筹画广东战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军录)

奕山、祁墀、梁宝常跪奏，为遵旨通盘筹画，妥议战守情形，据实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到批回，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经降旨飭令奕山等。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训诲周详，谆谆告诫，无非欲奴才等深思远虑，安辑海疆。又天恩高厚，不为遥制，俾奴才等揆几度势，谋出万全。奴才等稍有天良，敢不殚竭愚诚，筹定大局，以慰圣廑。奴才等当会集粤东文武大员，连日面商，谨将现在战守规模，敬为我皇上陈之：

粤东自入国朝以来，通商设税，外夷从未有犯顺之事。承平日久，所有炮台船只渐不讲求，仅以备内海之盗，壮观瞻而已。曠夷突然滋扰，非尽兵弁畏葸也，实无抵御之具，因而致令猖獗耳。虎门失守，直入内河，省城受困，炮台尽为瓦砾，炮船为其残毁，二百年之设险，荡然无存。所以奴才等自去年逆夷退出之后，奏明先固根本，水陆设防，以为不可摇夺之计。而造船铸炮，再为进剿之谋。广[州]城外旧有军功厂，岁修米艇，无造大兵船之木，去岁四月之战，而厂在河南又为逆夷焚烧，不得已秋间分派委员赴钦州一带采买。据稟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只好一面各处招商，再于附近搜求坚实料物，仿照外夷夹板作法，令绅士雇觅巧匠，作大小兵船三四只以为式样。自去秋动工至今年正月始竣，放入内河架炮试演，甚属可用。若得三四十号，便可与逆夷出洋轰击。铸造铜铁大炮，在佛山设立三厂，熔铁掺和，必须倾泻数次，始能去尽粗沙，炮模一用不能再用。而广东十日九雨，潮气太盛，炮模稍不干透，经



铁汁喷注，热气鼓荡，炮身必起蜂窝，不能打放。自开铸以来，昼夜督催，委员三易，除不堪安放退还之外，其可用者五百五十余尊。统绅士报效及自购夷炮大小九百余尊，仅可敷内河各炮台炮墙船排之用，尚有未安放齐全者。船炮二项，皆攻战第一要件，而仓猝（猝）难就，棘手如此，奴才等日夜焦愁，无可如何。

目前战守把握，论全局先战而后守，论时势先守而后战。奴才等经营九月，处处求可守，实处处求可战，非徒守，必能战始有以拒之。所以内河之通海者，必水陆联络，防其冲突，或设台于要口，列墙以为犄角，或驻勇于近岸，拨兵以为声援。逆夷屡经窥伺，自除夕以至上元，三板各处游奕，见兵勇林立，炮声连接，敛迹而退，此其明验。

惟捣巢之计，奴才等寝食不忘，原拟挑选兵勇驾驭汉奸，克期举事。而逆夷深恐掩袭，年前兵头嘍嘍喳，自浙驶回香港添兵船自固。又用诡计将他国货船邀往同泊。惧用火攻，一概房寮撤去葵笆竹片，仅留瓦复夷房，意在乘风不能尽燃。又扬言官兵若来攻剿，必定害及同类，为我多树仇隙，借以助彼羽翼，其心可为狡险。是我即得手未必全复，即令全复，而各国环聚亦不能守，得而旋失，徒长寇心，多残民命，非我之利也。所以奴才等密饬毋得妄动，致债事机。况绅商军民纷纷传布，大半云广东去年蒙皇上深恩，保全沿海不受兵燹之苦，无不感戴。今大宪若欲进剿，能发不能收，徒累百姓。且富室一逃，人心惶惧，不但所输之饷无处追缴，而捐纳各生，闻风惊窜，军需不继，反生内哄，外侮不除，内患又作，害不可言。由此观之，战之无把握，夫人而知之。奴才等不敢强颜以为可胜也。

至于议守省城，可保无虞，西南自登州、潭洲，东北自九龙、鹿步，皆星罗棋布，密为预备，又联络各村团勇，守望相助，倘逆夷闯入，必受大创。惟虎门十处炮台，用土诚难经久，粤中春夏雨多，尤难成立。而用石兴造，匠役惧逆夷进阻，俱不敢承办。经奴才等与

水师提臣吴建勋熟商,据云原筑炮台出水太高,水道变迁,炮门亦不当紧要,各台既无后路,又不能相救,易于失事。必须先塞横档西路海道,移巩固炮位于迤南之浮洲,使逆船不能绕出横档之后,必由东路而进,然后三远炮台及横档、大虎、小虎各台,始能抵御。无兵船护修,必不能坚固如式,若听信招回汉奸海盗包修,定先支帑饷,逆夷驶船阻挠,彼先星散,借口遗失料物,帑饷尽归虚无,更属不值。奴才等思无船既不能修,而无船更难望守。不如赶造战船,然后动工,虽迟时日,可以万全。然不战而守,为日甚长。诚如圣谕,糜费军需,何所底止。除将省库存贮各项,足敷数月,另由臣祁埏等详细具奏外。

奴才等再四思维,惟有酌裁兵勇,悉留精锐,内河虽港汊纷歧,而水面较之狮子洋形势稍窄,水陆可以夹击,炮台炮墙既可遏其来路,火船水勇可以绝其归途,逐隘沙汰。其有业归农者,可去万余,客兵四千八百余名,除广西一千八百名服习水土,而贵州、四川、江西、湖北之兵多半疾病,师老气衰,难期奋励,与其坐食行粮,不如分别尽撤。另挑拨广东本省之兵协同义勇防守,不但语言相通,性情相近,而习见夷人,胆力转觉可用。且本省防堵,口粮亦轻,如此一转移间,可以节省。如蒙俞允,再酌量变通,以归画一,除此实无万全之计。然兵贵乘机,亦不敢胶执。奴才等惟有督飭地方文武,严加防范,务使逆夷他省受创而回,必不能长驱直入,而隙有可乘。再当捣虚攻瑕,以期集事。奴才等荷蒙简任已一载,重洋之外,寸功莫建,实属庸懦无能。而始终不敢粉饰,以蹈欺罔之罪。

所有遵旨筹画现在广东战守情形,谨合词恭折据实复奏。并将虎门炮台形势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请奖励  
广东捐资出力绅士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查明广东省河各要隘团练义勇,及修台铸炮填河各工一律完竣,足资守御,谨将出力而又捐资之绅士人等,核其劳绩,遵旨分别开单保奏,吁恳恩施鼓励,仰祈圣鉴事。

窃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据祁埏等奏,核计存贮及报捐银数仅敷数月之用等语……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敬聆之下,曷胜钦服。除将粤省现存银两核计可敷几日用度,由臣祁埏等通盘筹画,另折具奏外。

伏查上年四月,逆夷兵船退出省河以后,各处炮台均被轰击摧毁,炮位亦多散失,急需补修添铸。近省河道港汊分歧,尤须填塞要隘,以严保障而资守御。先据随营绅士在籍郎中潘仕威,员外郎许祥光,编修孔继勋,郎中卢福普,举人伍崇辉等,会同捐资,采办石料,填塞东路猎德河道,由该绅士等自行督修。其石壁河面系绅民雷耀廷等捐资设立水栅,复有登州、潭洲等处,亦系绅士捐资建筑土堡。此外如大石濠、沥濠,及黄浦、涌口、三山濠等处河道,系委员采办石料填塞,均于上年岁杪查勘,各工一律完竣。至各路炮台,奴才等督同司道大员,亲历履勘,或择地新修,或变通旧制,东路如东炮台及赤冈、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围五处,南路如大黄濠、南石头、东望、凤凰冈四处,西路如西炮台及永靖、海珠、新墩、竹排头、坭城六处,北路如永康、拱极、保极、耆定、红棉寺、饽饽山六处,或用三合土,或用大块石料,兴筑坚固,每台可安大炮数十位,所开炮眼甚为合法。其各海口要隘,另修土台土墩三十余处,均系委员

暨绅士兴修,亦俱查明一律完工。所铸炮位,据署佛山同知刘汉章会同委员监铸者,已有五百余尊,复有绅士捐资铸造钢铁大炮,并购买夷炮自一万二千斤至数百斤重不等。另有捐资铸造抬炮及各项军械,已足敷分拨内河各炮台之用。

惟自上年五月兴办各工以来,突有逆夷三桅兵船驶泊横档海面,并叠次开驾火轮船、三板船驶入大石、四沙及赤沥角一带海面,焚烧载运石料船只,借端寻衅,任意阻挠。节经奴才等派委署运司易中孚、署粮道西拉本,并随带司员派充翼长即选知府李湘棻,会同南韶连总兵马殿甲,团练水陆壮勇,分拨防守要隘。当夷船驶入大石、四沙阻挠之际,经该处管带义勇绅士曾钊、林福祥、周其征、何达海,督率壮勇防护填河。复有盐库大使俞熔、府经历马永炽,首先捐资团练健勇三千名,分守各隘,护修炮台。该逆探知壮勇林立,水陆交防,不敢闯入内河滋扰,而各工始得一律赶办完竣。又奴才等遵旨晓谕粤省绅民努力输将,并派署藩司王庭兰、署臬司王云锦,督同广州府知府易长华、南海县知县梁星源、番禺县知县张熙宇,会同绅士等广为劝谕,该绅民见有恩施破格之旨,莫不踊跃输将,争先恐后。即据洋盐二商呈捐银一百二十万两,及绅民人等或缴现银,或捐资铸炮筑台,置办军械,约计三十余万两。现既钦奉恩旨,准令奴才等开单具奏,除洋盐二商捐银,俟按限缴完之后,并续行捐输人员均随后分别奏请,以及办理军需在事出力之官员绅士人等,统俟军务大定,另行奏请恩施外。所有现在捐资各绅士均系向在军营效力之人,核其劳绩,本应量予甄叙。兹复捐资报效,尤为向义急公,自应优加鼓励,俾后起者有所观感。奴才等悉心察核,断不敢稍涉冒滥,谨查明捐输姓名银数,并声叙劳绩,分别开单吁恳皇上破格施恩,以昭激劝。不惟该绅士等感戴鸿慈,而闻风兴起者更必踊跃输将,实于军需大有裨益。再,现奉吏部咨开,新定捐输章程自系专捐资未在军营投效者而言,此次各绅士均系在未奉章程以前先行捐资,且本系随营效力之人,核与仅止捐资未经投效

者迥不相同，是以奴才等酌量保奏，合并陈明。

除将修台铸炮，填河练勇各事宜，统俟归于军需案内查明，何者系官为办理，何者系绅士捐输，另行分别奏咨外。所有查明出力捐资各绅士，遵旨分别开单具奏缘由，理合恭折奏明请旨，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一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法兰西兵头来 省为英人解和已经好言拒绝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军录）

再，查佛咄西与暎夷毗连疆界，各为一国，素称强悍，前因争扰地方，构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后经议和。该国亦与广东向来交易，上年十二月间，据报该国新到兵船一只，兵头吩咐咄、吐唎喇管驾来粤，泊在香港对面尖沙嘴地方，并云后尚有兵船未到等语。正在密饬查访问，旋据报称法咄西兵头吐唎喇，乘坐小三板来省入馆。当经密饬洋商等暗为访询，据云来省意欲面见官府，有禀商事件，不肯明言。带有素晓中华言语之和尚吐嘛、唎哩喇二人同来，禀称该国兵头有密商军务，不用通事传话，恳请当面禀陈等情。

奴才等以该国向通贸易，素称恭顺，乃暎夷兴兵犯顺，扰及海疆，阻挠各国生意，未始不怨恨暎夷。今既据禀请当面密陈军务，正可因势利导，驾驭羈縻，为以夷攻夷之计。当即于奴才奕山等会查河道，舟至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传令来见。询其来意，据称该国感沐天朝厚恩，该国王因闻暎夷与中华构兵，恐该国商船被其扰累，是以遣伊前来保护，并谕令到此从中善为解散。奴才等谕以尔国向称恭顺，大皇帝亦素所深知，暎逆如此顽梗不化，肆行强暴，将来尔等各国必受其害。尔国王既遣尔带兵船前来，果能出力报效，本将军等必当据实奏明大皇帝，格外优待恩施。据称我们与暎夷

虽属敌国,但现在新和,无隙可乘,不能妄动。若无故攻彼,恐别国忿愤,不如息事罢兵,早了此局方妥。当讯以尔有何息事之法?据称伊愿与暎夷讲说,伊若允从则已,如不允从,即向其借词交兵等语。奴才等谕以暎逆屡次犯顺,现在侵犯宁波、定海等处,致干圣怒,简派扬威将军、各路参赞,带领各省官兵前往剿办。此时本将军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讲说。据称大人们既不敢奏,我先出外洋与暎夷兵头讲说,如有何信息,再来回报。当即酌加赏赉,该兵头及和尚旋即辞出外洋。

又据汛弁探报,逆夷兵头嘑喇喳于上年十二月间,由浙潜回香港。又探得佛咤西兵头到香港,与逆夷兵头见面二次。旋据香山驻澳县丞张裕稟称,嘑喇晒和尚呶嘘等面禀,该兵头现有要事,于正月十六日,开船前往吕宋去看兵船,留话给嘑喇咤,进省稟复。二月初五日,嘑喇咤到行呈递说帖,仍以解和为词,希冀赏给暎逆马头。奴才等察其行事,似暎逆新与连和,嘑夷思于中取利,又思分地,故为之居间。夷情诡谲多端,该兵头虽阳为恭顺,焉知不借探内地虚实,另生事端。虽现在该夷同咪喇哩各国夷商进省行照常贸易,而无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绝,并导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为中国出力,大皇帝必加恩于尔国等语。

除密飭水陆兵勇严其防范,观其动静外,所有嘑咤晒兵头来省情形,不敢壅于上闻,据实附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一一、著著英驰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奇明保著俟著英到浙后,来京候旨。

钦此。

一一二、著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钦此。

一一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务当协力同心

设法羁縻并严防省城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浙江巡抚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刘韵珂奏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一折。此次大兵进剿，势将得手，旋被横冲，以致各兵溃散，人心惶惑。所奏俱系实在情形。现在奕经等分据要隘，务当各矢血诚，安抚士民，保卫郡县。该逆凶焰甚炽，必四路纷窜掳掠，尤当设法羁縻，毋令蹂躏地方。省城为根本重地，刘韵珂调度守御，力恐不支，该将军参赞等必应极力防堵，毋稍疏虞。其曹江、尖山、乍浦等处均应分兵防御，处处周密，断不可因偶尔失利，自隳锐气，以期勉赎前愆。

又另片奏，壮勇战败溃散，连日携带器械，纷纷抵省，该抚业经咨会各督抚等语。此项壮勇本皆犷悍之徒，若听其同时四散，恐饥驱势迫，转为夷人所用，此层不可不虑。该将军等务当从长计较，或酌留备用，或咨令回籍，无滋后患。其已经出境者，现已降旨，由四百里谕令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督抚，沿途妥为弹压，无令滋事，并将健壮者酌留备用，所持器械退缴入官。谅该督抚等必能遵

照妥办。

又另片奏，逆夷张贴伪示，勒令慈溪殷户付给银两，并有火轮杉板等船在余姚县城外等语。该逆窥探需索，难保不乘机内犯，著奕经等与刘韵珂严密防范，体察情形，总以保卫城池为要。本日已降旨，饬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并令著英驰赴浙江，署理杭州将军篆务，不日均可抵浙。该将军等惟当协力同心，攘外安内，切不可再失事机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一四、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派员带 同伊里布由驿驰京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著该都统等派员带同伊里布，即日由驿星驰到京，毋得迟延。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一五、著钦差大学士穆彰阿不可将伊里布 赴浙效力事告知讷尔经额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学士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刘韵珂驰奏剿办逆夷情形，现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军营效力，并令著英带同前往矣。刘韵珂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此事与讷尔经额无涉，断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驰备也。



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六、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飭属  
将回籍壮勇缴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安徽巡抚程、山东巡抚托、署河南巡抚郭。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奏，浙江所募各省壮勇因未能得力，听其自回原籍等语。该壮勇等性多凶悍，浙省既无须留用，应将所执枪刀等物追缴，庶免持械滋事。现已陆续启程，恐在浙不能收缴净尽，著牛鉴、程霏采、程霖采、托浑布、鄂顺安各飭所属，一体巡查。如有成群结队执持器械过境者，该地方官妥为弹压，并设法将器械追缴入官。其壮勇内如有骁健堪资效力者，分别酌留，以备驱策。此外散归各壮勇，俱著查明咨送回籍，交该地方官妥为安置，毋令滋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七、著钦差大学士穆彰阿会同讷尔经额务使天津  
海口无隙可乘并严防改装汉奸入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学士穆、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谕：

天津海口紧要，已据讷尔经额层层布置。惟该逆诡诈多端，断不敢于现有炮台重兵防守处所蜂拥而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至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

突出逞凶，我兵瞥见后路有贼，势必群相惊疑，不战自溃。是我兵所不及防之处，皆该逆所必乘之隙，既不能处处添驻重兵，尤不可因水浅泥深，遽信该逆不能登岸。著穆彰阿会同讷尔经额悉心体察，妥密筹商，务使无隙可乘，方为尽善。至天津府城乃五方杂处之区，尤关紧要。倘该逆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我兵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卒之际，该逆从中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又将何以御之？并著穆彰阿等妥商定义，设法严防，断不可仅就形迹可疑之人查拿了事，全在派出得力各员弁处处留心，密为侦察。俾地方不致骚扰，而奸徒亦无从托迹，方为周妥。至现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省壮勇，有经浙江遣散者，难保不阑入直隶境内，尤恐汉奸假托壮勇名色，潜来窥伺。著讷尔经额分饬所属，于该省交界地方严密稽查，毋任此辈匪徒溷入滋事，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一八、著直隶总督查明袁澄之被诱 卖鸦片一案咨部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旨：

依议。所有直隶总督咨报袁澄之被诱卖烟一案，仍著该督查明。该犯于收买鸦片之后，未经被诱出卖以前，有无自行售卖情事，咨部办理。

钦此。

一一九、四川提督齐慎奏为遵旨由  
湖北折赴浙江会办军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军录)

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回任，行至湖北省城，复奉上谕，兼程驰赴浙江，会办夷务，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正月十八日在广东军营拜发起程日期折奏后，当即星夜兼程前进。一面将奉旨会剿缘由次(咨)明两湖督臣裕泰。二月十一日行抵江西九江府，已近湖北交界，接准两湖督臣回咨，据云正要各犯全行拿获，崇阳城池已经收复，自可无庸前来等因。奴才正在请旨遵行，十二日寅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因湖北逆匪滋事……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圣恩高厚，明见万里，在远不遗，无微不至，曷胜钦感。

奴才于十八日行抵湖北省城，正拟派员赍参赞大臣关防，赴京恭缴。是日午刻，复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前有旨令齐慎折回四川，现在浙江军务紧要，齐慎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自驰驿兼程前赴浙江，会同奕经等办理夷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奴才遵奉圣旨，即于十九日起程，由水路驰驿兼程前往浙江，会办夷务。所有奴才前奏带四川绥宁左营都司陈凤麟，松潘右营都司张勇，绥定营守备罗玉斌，并打仗得力弁兵五十七员名，一并带往浙江差遣。奴才由广东起程时，与靖逆将军奕山筹商，因炮位为行军利用，在铸炮局内带千斤重铁炮二尊，百斤重铜炮四尊，已运至湖北省城，今仍带赴浙江，以资应用。其钦颁参赞大臣关防，奴才已层层封固，赍往浙江，敬拣委员，赍京恭缴。

除奴才行抵浙江会同迅速办理外，所有奴才由湖北兼程前赴

浙江起程日期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二〇、广西巡抚周之琦奏报遵 旨密查越南战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于上年九月十五日接准提臣祁埴密咨,钦奉上谕:朕闻  
暎咭喇逆夷云云。钦此。并由提臣祁埴将越南贸易人阮得烘有呈  
一事函致前来。

臣查广西与越南壤地相连,太平府距越南边界尤为切近,惟自  
内地至该国王所在之富春城及海口均有二千余里。上年前抚臣梁  
章巨奉旨饬查越南轧船,行据署太平府李闲查复,该府所属之镇南  
关,只有文报及贡使往来,平时并无人出入。其所属龙州厅平而、  
水口两关,虽通舟楫,止系涓涓细流,自乾隆年间奏定开关通市,  
向有内地商民雇本地船只出口贸易,仅止越南之谅山牧马而止,与海  
道并不相通。彼国之船式战具,询之商民等,俱不能知悉等语。是  
粤西等与越南界虽连接,相距彼国海道尚远,彼国之战具若何,无  
由得悉,是系实情。臣因思越南请封陪臣业已出京,委护护庆远府  
知府林士傅与陪臣等在途常可接见,当即嘱令不露声色,密为探  
查。兹林士傅回抵桂林,臣详加询问,据称该陪臣每见面时极其恭  
敬感激,而所谈皆系阴晴寒暑,绝不言及彼国情形,该府亦不便有  
意探问,致使疑虑。

臣伏查该国王现请册封,仰荷天朝厚恩,其感激出于至诚,如  
果该国船炮能制暎夷之命,断无不陈请效顺,以图报效之理。今该  
国王既未具表陈贡而使命往返,亦未有彼国船炮火器胜于他国,为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啖夷畏惧之语，是其本无制胜之兵，已可概见。事关重大，既不便派员私人夷地访查，更不便谕彼协照，有乖国体。至阮得烘以一贸易之人，定能预闻国事，恐出于见好之意，姑为此臆度之词，似难凭信。

合将遵旨密查缘由，谨附片据实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所见是，知道。

### 一二一、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严防汉奸 改装上岸入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奉上谕：山东海口备防，叠据托浑布奏报情形，布置当已周密。惟该逆诡诈多端，于炮台屯驻重兵处所必不逞凶突犯，或乘风雨夤夜，于辽阔无人之处改装登岸，暗行埋伏，迨聚集多人，抄入炮台后面，突出肆逆，致我兵惊疑失措，甚为可虑。著托浑布悉心体察，再行妥密布置，固不能处处添兵驻守，断不可以地非险要稍存大意。又该逆或因海口严密，无隙可乘，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潜踪分起溷迹城市，预为内应，表里为奸，尤不可不先事预防。并著托浑布谆飭派出员弁，随时随地留心侦察，不独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拿究，遂信为查拿净尽，务使匪徒无从托足，而地方仍不至骚扰，是为至要。至浙省调去山东及各该省壮勇现经遣回，尤难保无助逆汉奸乘机混入，并阑入直隶境界。昨有谕旨令该抚弹压安置，并著飭属严密盘诘。其该省回籍壮勇固当妥为约束，即外来路过各项人等亦须设法稽查，勿令奸匪溷迹，假道山东沿海地方，窜入天津一带，致滋事端。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二、著姑准京口防兵由江苏藩库 借拨俸饷款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海龄奏，旗营官兵防堵日久，请暂借俸饷，由江苏藩库拨归旗库还款，当经降旨允准。兹据牛鉴等奏称，京口旗营官兵防守本境汛地，例不准支給口粮，亦无借给俸饷之例。该副都统请借俸饷，与例不符，自应不准借给。惟此项银两，该副都统业经先由旗库给发，旗库正款未便久悬，著姑准其于江苏藩库拨项归款，仍分限八年，按季扣还。此外防守本境汛地官兵不得援以为例。海龄于旗库正款未经奏明，辄行动借，殊属不合，著交部议处。

钦此。

## 一二三、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奏为遵旨 派员带同伊里布赴京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军录)

奴才铁麟、敬穆跪奏，为遵旨派员，带同废员伊里布星驰赴京缘由，恭折奏闻事。

本年二月十八日酉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著该都统等派员，带同伊里布即日由驿星驰到京，毋得迟延。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等当经飞飭该管站部员，遵将废员伊里布即日札调，由驿星驰来口，以便委员带同赴京，毋得迟延去后。兹于二月二十日，据张家口管站员外郎满庆，将伊里布由台札调来口，呈请转送前来。奴才等即于是日派委满营佐领海

桂，带同伊里布自口起程，由驿星驰赴京，送交兵部转解。

除将伊里布由口起程日期咨报军机处、兵部查核外，所有奴才等遵旨派员，带同伊里布由驿星驰赴京缘由，理合恭折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二四、著将陈连升长子陈展鹏 等服阙后引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裕泰奏遵旨察看陈连升子嗣才堪造就一折。原任广东副将陈连升长子陈展鹏，次子陈起鹏，著于服阙后送部引见，再降谕旨。其陈连升义子陈举鹏之嗣子陈受桂，著俟年及岁时，再行送部引见。

钦此。

#### 一二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明进剿是否确有 把握并英人来函如何羁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请调官兵进剿一折。据奏尖山一带水面太宽，炮面难及，惟七堡地方稍为险要，已有博勒恭武带兵防守。其银杏埠渡口紧接省垣，已将河南兵酌拨屯扎，与万松岭为犄角之势。又派寿春镇兵前赴海宁防守。现在兵力尚有不敷，请旨征调等语。前已有旨飭令陕、甘官兵二千名，迅即赴浙会剿，其各省劲兵亦已预备候调矣。此后再图进剿，立功赎罪，究竟该将军等有无把握？

至逆夷呈递书函，拟请暂示羁縻，该将军等作何羁縻之处，所

奏殊未明晰。其单开所获白黑夷人究系在彼充当何项名色？单内所称老将头目兵丁水手，恐非确实，尤当详加究诘，不可稍为含混。此时著暂留省城妥为安置，不准遽行释放，更不准遽加杀害。应如何设法令该逆闻知，俾内地被掳官兵亦不致受其戕害，总在该将军等悉心筹画，相机办理。

其前此雇觅壮勇现议遣散，惟此辈多系无业游民，岂能安分归里？著奕经等择其精壮可用者留营调拨，其余亦应妥为弹压，分起遣归，以免沿途滋扰。现在留营将士及各路防守官兵虽不敷进剿之用，亦何至无守御之方？仍责成该将军等妥为布置，激励众心，勉图后效。倘再有疏虞，惟该将军参赞是问。懍之！其段永福、朱贵各路带兵官弁曾否全数回营，兵丁伤亡若干，遣往定海官弁兵勇等究竟作何下落？折内未据详叙，著一并查明具奏。

又另片奏，令提督余步云屯扎上虞，以资防守，亦著照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六、著河南广西巡抚各选 兵一千名候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广西巡抚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传：

著鄂顺安于河南省挑选精兵一千名，周之琦于广西省挑选精兵一千名，候旨调拨。应带军器著一体拣择精良，妥为预备。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陆续 拿获汉奸讯取供词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跪奏，为各路伏勇陆续拿获汉奸，讯取供词，先行正法，以警奸邪，并钞录供词恭呈御览，仰祈圣鉴事。

窃叹逆滋扰海疆，若无汉奸为之导引，该逆断不敢深入内地，占据城池，肆行无忌。在汉奸不过借逆夷凶焰，逞其贪私，逆夷即以汉奸为彼爪牙耳目，搜括财贿，窥探军情，表里为奸，势同狼狈，奴才等自上年到苏后，即渐次探悉前情。特以汉奸亦系天朝赤子，或因微利起见偶为蛊惑，或果剜切晓谕，岂终自外生成，甘与禽兽为伍，是以设法解散。钦奉谕旨，张贴誉黄之外，复刊刻告示并手谕各件，处处招贴给散，俾知利害所在，似不难化奸为良。不意此等奸民狼子野心，不惟毫无悔罪之诚，且复助逆反噬，若不剪其著名党羽，将来滋蔓愈繁，更恐难于收拾。

连日据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差去伏勇，先后拿获汉奸十余人，除供词未确之叶双太等八人札饬研取确供外，内陈秉钧、刘幅桢、虞得倡三人尤为著名汉奸，素为逆夷任用。陈秉钧即陈在镛之胞兄，前在定海，即与陈在镛、刘幅桢，指引逆夷攻打镇海。到宁波后，又复代该夷等多方刺探军情，逼索富户银钱，借势横行，情属可恨。虞得倡即应得倡，又名王帼保，宁波人，本系卖娼为生。于去年九月间充当红毛乡勇巡捕头目，巡查事件，复代逆雇募乡勇多人，帮同办事，最为逆夷心腹，搜查城乡附近埋伏兵勇，乘机扰害良民，极为险恶。又方锡洪，即王一成，萧山县人，因不安本分，为伊父驱逐出外，因贪夷人财贿，即行自投教夷人书写汉字，并代逆夷探听大兵动静，借端逼索各店面银钱。又顾保林，慈溪人，充当红毛乡勇，代汉奸宋凌川给逆夷送信，复胆敢潜至长溪岭大营，乘夜入内窥伺，

情殊叵测。

查此辈既为逆夷重用,自必确知该逆底细,当即亲提研讯,所供虽大略相符。至研讯近日逆夷实在情形,均供夷船或泊定海,或迫宁镇,往来无定,诈称来自本国,来自闽、广,以惑众心。其夷兵亦随时增减,往往藏匿船中,乘夜去来,并无确数。陈秉钧等虽与逆夷至密,从不令其身入大船,有时各逆夷商议机密事件,忽笑忽怒,该汉奸等在其身旁,亦不能解其何意。至夷人姓名互异,尤为踪迹诡秘,或一人而有数名,或数人而共一名。即如郭士立,又名甲士立,或又称为郭老也。是否系广东人,抑系红毛人,亦不能知其的确。其时常出入收理民间词讼者,亦称郭士立。又逆夷接仗,凡系伤亡之人,均即时拖走,惟恐被人查看。止〔且〕闻慈溪接仗时,除受伤之人赶紧医治,其死夷尸身共载五船,运往定海掩埋,确数若干,均未能指实。奴才等闻初四日慈溪接仗,有一夷目被抬炮击伤,即被夷兵拖去,随后夷目接其小旗,照旧指挥前进。嗣据禀报,受伤夷目已伏冥诛,即系巴逆。而逆夷呈递书内,又有巴逆姓氏。后复据报,宁波城内夷人尽皆挂孝,称系夷目打仗受伤身死,送殡时甚至所过城市,以洋布贴地行走。查看情形,其人又似较巴逆尤为紧要。再如历次拿到白夷,即闻内有逆夷头目,而隔别印证,亦无确供,究之是否属实,竟难定准。似此狡诈殊堪愤恨。

至该汉奸等既为夷人驱使,又复招集丑类,分道各处探听消息,杭州、绍兴一带尚不甚多,曹江以东党类充斥,节节窥伺,每日在逆夷处呈报,或一二十起,或数十起,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彼用。该逆等复遍贴伪示,劝令开张店面,并搜括富户,押人勒赎。其附近城邑贫穷小户,复禁止黑夷骚扰,以期与彼相安。凡逆夷此等行为,大半系该汉奸等帮助唆使,冀得肥家逞欲,实属罪无可道。

又陆心兰,于上年九月间即在宁波为嗅逆办事,逼索富户派出银钱,嗣闻大兵将欲进剿,伊复具禀石浦同知舒恭受情愿自拔来

归，立功自赎。乃该犯忽于二十六日并未立有功绩，先行偕子来营投到，已属可疑。当即派人看押讯问，续获汉奸，多称陆心兰先期逃出，特恐夷人临期见害，又可在大营讨好起见。现讯据陆心兰父子尚无确供，应与供词未确之叶双太等人犯，一俟审讯确实，再行具奏，分别严办。其陈秉钧、刘幅桢、虞得倡、方锡洪、顾保林五犯，现已讯有确供，党奸助逆，罪不容诛，自应即行正法，梟首示众。其陈在镐一犯，代该逆画计献策，首先指示攻打镇海。该犯前寄监江苏邳州，亦应请旨饬下该抚一律梟示，以儆奸邪，而昭法度。

所有各路伏勇拿获汉奸，讯取供词先行正法缘由，相应由驿驰奏，并抄录供词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附件：汉奸陈秉钧等供词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奏呈(军录)

谨将陈秉钧等五犯供词，抄录清单，恭呈御览。

陈秉钧供称：镇海县人，年四十八岁，父母俱故，兄弟五人，只有兄弟陈始泮即陈在镐现存。我向来行医度日，因不安本分，问发广东充军，道光三年遇赦释回，仍旧行医。上年八月，我兄弟陈始泮素与夷人认识，先去投顺，我因寻找兄弟，也到定海，就同兄弟陈始泮及刘幅桢，还有不熟悉数人，指引夷船来到镇海。后来陈始泮替夷人往杭州送信，听说被拿。我到余姚访查，也被提标文游击拿获送县。正在问供间，夷人攻进余姚，我就乘乱逃出，仍找郭士立，替他探听军情，现在身上搜出字条，俱是郭士立亲笔。每次探事给我洋银一、二圆不等，实在不记数目。有时鬼子拿到铺户商人，羁押班房，逼勒银钱。我说情，每回得过铜钱几十千，或十余千文，也不记次数。今年正月初间，我到慈溪，探闻军器银两各物均在乡间，当即回去告知郭士立。又叫我督同王帼保查拿兵勇，常在各处茶馆探问军情。后来又打听打仗日期，也曾告知郭士立。二十

九日宁波城里打仗，我在南门看见，未敢上前。现在郭士立处大办事之人叫陆心兰、胡江、方锡洪，还有苏州人余明高即陈春泉，扬州人吉二，宁波人邱士、林九思、叶姓，都是夷人重用之人。<sup>①</sup>此外还有多人，我都不记姓名。郭士立、吗哩逊、罗伯昉都是生长广东澳门，能识汉字，说汉话。曠哪喳于上年八月定海打仗时，被葛镇台用炮打死，现在夷船上曠姓都是假冒。甬江大船上有一白发年老人，就是巴姓，即前年同安突德关在县中之白面大汉。<sup>②</sup>夷船说有四十余只，来去不定，总无准数。红黑夷人共有八九千，也是一天少一天多，我虽在夷人处办事，也算不清楚，他船上也不叫人去看。我二月初四日到府城西门外海会寺搜查官兵，被义勇拿获送案，只求恩典。所供是实。

刘幅桧供称：定海县人，向来撑船下海，捕鱼为生。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夷人踞住定海，我去充当夫役。后有广东人程周会，也是汉奸，因知我会讲福建话，当将我荐在日本国人九思处听用。后来夷人退出定海，我依旧捕鱼为生。去年八月间，闻得夷人又占住定海，仍想要去当夫。二十四日，在定海北门外，恰好遇见九思，令我同往镇海，替他引路，我当时应允。二十六日，与鬼子同船到招宝山，与官兵打仗。后郭士立与九思们叫我拿了小杏黄旗两面，同陈先生即陈始泮指画地界，由招宝山下，到东岳宫地方，用云梯扒上城墙进城。我带郭士立到认识的协和当铺内索取银钱，我曾分用，即写给夷字一张，算作护牌。我又领他到鼓楼前当铺，也是一样办理。是日仍回招宝山居住，次日又同陈先生领他们进城去过一次镇海，耽搁两天。二十九日，开船到宁波真武宫道头进城，郭士立向陈先生问粮台地方，他说先已搬避。郭士立就在宁波府内东边厅上居住，我在厅外小亭内安身。那时我见王帼保即应

① 此系朱划。

② 此系朱划。

得倡，带领五十名乡勇，来向郭士立领去腰牌，充当乡勇。宁波府内我不大熟识，陈先生告诉鬼子，何处有当，何处有行，好去讹钱。又向各当行说鬼子要去抄抢，各当行即托他说情，出钱了事。我在宁波，只有马店官前来告状，说红鬼抢他物件，托我与九思说知，转告郭士立，央求把货船放出北关外，我得过他洋银三十二圆。夷船共有若干，实在不知确数，夷兵说有万余。并闻汉奸最多，后来越众，我都不狠（很）认识。又闻夷船上时常打造兵器，不知是何物件。夷官也有许多，名姓不准，我辨认不清。到九月十八日，我要回家看望，告知郭士立，给了我洋钱四圆，叫我暂去，仍旧回来。我先前与定海蒋连元的女人通奸，他是知情纵容。我因身有洋钱去续旧，不料他又与王长胜通奸，因此王长胜恨我，告诉沈庆林，将我拿获。再，鬼子那里，有个陆心兰替他办事，我曾看见，其余都不知道。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虞得倡即应得倡又名王幅保供：年三十五岁，宁波府人，娶妻顾氏，妾名阿飒，向开清音堂名，卖娼求财。上年红毛人占据宁波，夷官郭士立即甲士立，点拨我充当巡捕总头，我捏造王幅保出名，又另外招募五十人，帮同办事。我每月得红毛人洋钱二十圆，按天走到府前土地堂内伺候。凡本地有事，那郭士立就发字条，著我去查禁。又替他探听大兵虚实，并搜查附近潜伏兵勇。又告诉他，其人系富户，骗他逼索，从中得受洋钱，也不记次数。鬼子头目姓名，往往不对。即如郭士立又名甲士立，又名郭士林；又有一白发头目，也是姓郭，有称他为郭老，也有称他为戈官府者。又有曠姓，也是数人，其名多半相同。我在夷人处半年，他却处处提防，船上总不许人私看。凡有军情事件，夷人头目聚在一处，俱讲番语，或笑或怒，我就在旁边，并不能通晓。宁波现有安突德、吗哩逊并夷官巴姓居住，巴姓手下有一人名王幅柱，探听内地军情。那郭士立手下还

有常州人周姓、广东人金姓为他跟役。<sup>①</sup>又有镇海人陈秉均(钧)、革兵朱鹤鸣,替他打听官兵消息,又有陆心兰替他收税。宁波各行,前因夷人要一百万银子就可退出,各店铺情甘缴银,是陆心兰说合,已经缴了四十万两,现在陆心兰不知逃往何处。至夷人所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内中真假不定,一概给银。夷人得了报条,或笑或怒,或畏惧不言,实在不知其中原委。天朝大兵到曹娥时,夷人发探更多,或报兵数多少,或报兵丁号衣式样,或报何处已有了埋伏,或报何处兵勇强健、及官员姓名年貌,夷人总不叫人知道。那二十八日大兵进攻宁波,听说有人送来密信,所以鬼子预先防备。又有在夷人处充当乡勇不知姓名多人,夷人教他在天朝充当夫役,他们因大营严紧,不能投充内中,就有混入绅士名下充当乡勇之人。所以二十四日,天朝发兵后,随时探得信息的,陆续报知,夷人鬼子也知害怕。是日打仗,天朝兵勇甚是利害,鬼子杀伤竟有许多人。在慈溪打仗,鬼子被杀更多,尸身装了大小五船回去。但鬼子恐怕夷兵惊溃,一有伤毙,当即拖去,所以外人不能知道确数。近来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无首不知何人杀死,入夜防范,甚为严密。所有从夷汉奸,广东、福建人居多,宁波人向来本少,现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据我所知,陈秉均(钧)、朱鹤鸣、刘阿幅、陈始泮即在稿、叶双太、叶忻太、方锡洪、顾保林、余仁赓、潘得保、邓开科、李金渭、王怀见、俞明高、宋凌川、陆心兰并陆心兰之子,还有胡江、裘士邦、裘士明、陈阿青、李维全、徐顺兴、吴刚、陈春、王樞柱,又有张姓、魏姓、王姓、程姓,此四人不知名字,又有林伟人、乐鼎顺、吕渭阳、乐容彩、王起溥、李汇金、僧人忻旦都是汉奸。此外还有多人,委实记不清楚,另有汉奸手下人更不知多少。至红黑夷兵,现在宁波水陆兵丁共有四千余人,镇海、定海不知数目。现在夷人因恐还有太(大)

<sup>①</sup> 此系朱划。

兵暗伏在定海、宁波、镇海三处，猜疑不定，郭士立常叫人细细打听。安突德交战时，臂上受了一枪，还有一大夷目受伤狠（很）重，却不叫人知道。又传闻管粮饷二等头目喊姓，已被大兵拿获。夷船或在宁波，或在定海、镇海，今日来明日又去，各处总无定处。夷兵有时在岸，有时在船，又有时藏在屋里，来往不准，不知夷人是何意思。我从夷已有半年，不敢狡赖，因为跌伤左腿，被人到家拿获。只求开思，所供是实。

方锡洪即方肯堂，又名王一成供：系萧山县人，年二十五岁，向在本县方元隆估衣铺生理。我在外赌博花费，父亲不许回家，即于去年二月，偷往湖北江陵县蔡聘珍母舅任上求帮，住了几日，他给银四十两，叫我回家。路上又将银两花费尽了，因传说鬼子占住宁波，替他办事可以多得钱文，我贪利糊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前往宁波寻见。郭士立知我会写汉字，即留我在那里教两个夷官，一个姓卜，说是水师，一个不知姓名，每日得他钱二三百文。又与郭士立抄写告示三四十张，也曾得他洋钱，不记数目。夷兵夷官来去不定，实在记不清楚。本年正月间，红毛乡勇王帼保拿一起酒户，我去向郭士立说情释放，得他谢银四十圆。我因见每日都有汉奸许多起，在夷人处报官兵信息，得受洋钱。我也要在郭士立面前见好，捏说听闻城内外左右有官兵潜伏，他信以为实，就写出字条，派我巡查。二十六日，我到素识吉二家中，知道大兵二十九日攻城，叫我逃走，随于二十八日逃出东门外，在江东七塔寺寄居一夜，仍回到郭士立处办事。他给我洋钱一圆，并说慈溪后山有一总兵，带兵约于二月初三日前来打仗，叫我前往打听的。我因有衣服寄在七塔寺，要去取回，并想南门外酒户有钱，顺便讹诈钱文，随雇了革兵徐锡元，替我背负衣包，叫他与同走，不料被官人拿获。我到宁波日子不多，所有汉奸只认识吉二、王帼保二人，每日却见有许多人在郭士立处报信，并不认得。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顾保林供：系慈溪鸣鹤场人。去年十二月初八日我到宁波见

郭士立,充当乡勇,每日给我钱五百文。我又充当官乡勇,每日得钱四百文。我常替官兵送信,就便替郭士立探听信息,两边讨好。正月二十一日,宁波人陈兰叫乡勇叶双泰去曹娥江送信,他要我作伴同行,把信交与监生吕美章,转给宋先生即宋灵川。他私下把信拆看,抄录信稿一张,叫我带与郭士立阅看,郭士立给我洋银二圆。至二十五日,吕美章叫我同叶双泰偷把火药运到宁波南门陈兰素识医生俞姓家内藏放,我们将火药改包藏放袖内,陆续偷运进城。二十六日,我见陆心兰向郭士立说,官兵要来打仗,他先到大西坝察探光景,随即走去。郭士立候他不来,随带鬼子六七十人前往查看,到底不知陆心兰逃往何处。二十九日打仗时,我在城内手执灯笼,并未动手。及至官兵退出,我又到郭士立面前讨好,郭士立见我素有气力,叫我到长溪岭营盘打听官兵信息,并参赞大人住在何处。我到长溪岭营盘,天已昏黑,想要乘夜混入,不料被官兵拿获。宁波城内汉奸,我只认得叶双泰、余仁根、陆心兰、王帼保、宋先生,其余人数狠(很)多,实在记不真切。至吕美章是否真是汉奸,我不知道,不敢妄说。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朱批:可恨之至!

## 一二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恩准戴罪图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文蔚跪奏,为恭谢天恩,勉竭心力,戴罪图功,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二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奕经等奏,剿袭云云等因。钦此。同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本日奕经等奏,长溪岭云云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诵之余,感惭无地。窃惟奴才等自上年九月间奉命出征,筹画调拨数月之久,两次



接仗不惟未能得手，转致失利，殊失皇上期望至意。总由奴才等昏昧无能，咎无可逭，乃蒙格外天恩，不遽加罪谴，俾暂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仍行赏调陕甘兵二千名，并特调久历戎行大员赴浙会剿。奴才等具有天良，敢不勉竭驽骀，慎密布置，以期扫荡逆氛，仰酬高厚。奴才奕经于本月十三日会同奴才特依顺，请旨赏调各省官兵等因，恭折具奏后，即于次日暂赴绍兴，与奴才文蔚先行商酌调派各路防守事宜，即一面训练士卒，密图复举。因查逆夷既纯以火器冲锋，而道途狭隘，又不能大队齐驱。现已酌派将备教练官兵，俾令抬炮鸟枪，于狭隘处所进退灵便，并添造鸟枪抬炮藤牌及一切御火之具。现查两次接仗之后，虽官兵间有伤亡，而士气照常振作。奴才等戴罪图功，惟有通盘筹画确实，查探夷情，相度地势，何处可战，何处可守，并激励官兵设法布置，一切断不敢以偶尔失控，少形畏葸，益滋咎戾。

至省城为根本重地，乍浦、尖山一带尤为紧要。前由乍浦差往岱山埋伏勇壮，因与逆夷接仗后，该处难于存身，陆续撤回，已飭该镇道分别挑选于偏僻处所屯扎，预备将来接应。其盐大使郑鼎臣等所带勇壮，仍在舟山一带，并札乍浦各委员转飭妥为隐伏，如不得手，毋许轻动，以为后路牵制。奴才特依顺现驻万松岭，与附近省垣之银杏埠、屯堡一带地方，声势连络，于乍浦、尖山亦可遥为犄角之势。奴才奕经查省城与绍郡过江百里之远，尽可随时往来其间，以便与奴才特依顺、文蔚互相商酌战守事宜，仍钦遵谕旨，严飭驻守官兵加意防御，毋任稍有疏虞。

除俟查明两次阵亡将士确数并出力受伤官兵，及火攻船只因何迟误实在情形，另折据实具奏外，所有奴才等恭谢天恩，勉竭心力戴罪图功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一二九、著漕运总督朱树等严防 汉奸溷入水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剿档捕)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江南河道总督麟、河东河道总督朱。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前因粮船水手人数众多，恐有汉奸溷入，降旨令牛鉴悉心筹画。旋据奏称，汉奸皆系闽、广、浙江匪类，漕船水手皆籍隶江苏、山东、直隶，并无闽、广、浙江匪徒，容俟会同漕臣抚臣筹议具奏等语。现尚未据该督抚等会议奏到。因念浙省办理军务不能得手，皆由汉奸充斥，助逆肆凶，是此项匪徒为害滋甚。不日南漕北上，难保该逆不分遣匪党，溷入水手之中，潜伏附近天津一带，别图滋扰，不可不预为防范。著朱树谆飭各粮道，转飭总运等官，责成领运千总，各就所管之帮，逐船按照花名清册，自开兑以至沿途，随时点验，某船水手若干名，遇有册内短少及册外增添之人，立即根究来历，毋稍容隐。其交卸回空时，尤应验明人数，随帮带回，并逐日点卯，毋任一名借故留住天津、通州等处，以杜意外之虞。并著麟庆、朱襄于催趲粮船之便，留心稽查，毋任匪徒溷迹，亦不准水手人等一名上岸。并知照经过地方各督抚一体严查，无分畛域。再闻漕船经行处所皆有短纤，此辈更无册籍可稽，奸匪尤易匿迹，著该督等密飭所属，如何设法严防，妥议章程具奏。务使奸匪无从托足，而漕行仍不致惊扰，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海口筹防严密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敬陈海口筹防严密，现复遵旨，督飭

员弁小心侦探，认真备防，并上、宝地方静谧情形，由驿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江苏上海、宝山一带与浙江地面毗连……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于前折内将办理情形，缕晰陈明。并遵奉谕旨，将土塘加厚，守炮兵丁贴伏塘后，倘该夷来时，务令静守勿动，相机开放数炮以诱之。俟其炮火将竭，大船渐近，度我炮力可及，然后覷定准头，众炮齐发。如豕突登岸，即行四路齐出，连环夹击。均向在防各将士谆切告诫凜遵在案。

臣查吴淞海口，陆路水路各营兵丁及乡勇一切枪炮杂技，均经提臣陈化成、镇臣王志元，督饬各营将备，认真操练。臣于二月初四日自上海起身，前往阅视，其海塘大炮，臣亲演试二十余尊，靶位安设海中，约有四里之远，中靶者约计十分之三四，余俱不离靶位之左右。各营抬炮鸟枪，声势联络，所操三叠连环枪，装药下子，尤为便捷迅速。兵勇各项杂技，亦有真实本领，并非徒饰外观。其水路自东沟至吴淞口外，共有官船十五只，商捐钓船二十只，绅士捐备水勇船五只，官雇海燕船十五只，每船兵勇自数十名至十余名不等，俱设有大炮抬炮鸟枪。臣阅视时，江面棱织轰放，颇有声势。至火攻船三十只，所用柴草硝磺毒火毒烟之类，均已一律预备齐全。臣又思水陆各兵勇，除逐日操演之外，不应株守闲坐，复仿照各省会哨之法，饬令各营分班巡哨。如陆路则视其地之要隘远近，按月巡查，轮流更替。水路则自上海以至宝山海外，轮班乘潮往来，施放排枪。一则期于声势雄壮，可以消弭隐患，一则熟习路径，不至临时仓皇。

臣蒙皇上天恩，畀以两江重任，兼管盐务。查两淮项下，本有总督应提备赏银两。臣自去冬到防后，目击将卒枕戈塘岸，露宿风餐，下湿上漏，多染疾病。已提用银二万余两，以为加赏弁兵，分给药料，购买草蓆，厚恤死亡之费。并镌刻前人训兵成言，劝导各

兵,谕以忠君报国,即可立致显荣。倘有畏葸退缩,登时军法从事。庶几先赏后威,知所劝戒。此次阅视各营,留心察看,似乎将弁和谐,士卒知感,颇有踊跃奋迅之意。据提镇两臣面告臣云,设有夷警,可打胜仗。臣仍不敢遽信,惟有竭尽驽骀,恪遵谕旨,时刻督励在防员弁,小心侦探,认真备防,毋任稍有疏虞,以仰副圣主谆谆告诫,有备无患之至意。

现在上、宝一带并无夷警,民情安堵如常,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随时加意防守。钦此。

### 一三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督饬 孙贵制造虎蹲炮位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安庆营守备孙贵制造虎蹲炮位,重不过四十斤,可装子百粒,能致远三百步,一杆可抵抬炮百杆之用。前经附片具奏,钦奉朱批:好极!俟用之得效,孙贵必当从优奖励。钦此。兹臣督饬该弁加工监制,业已筹成二百数十尊,以之防守陆路,实属军中利器。臣已分给各营,饬其认真操练。该弁又铸成一百二十斤重之炮位一尊,试之与子斤大炮致远无异,费省而用实得力。臣仍督饬该弁赶紧多铸,总期备用不穷。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甚好。钦此。

### 一三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会商 天津等处防堵稽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遵旨会商天津海口府城等处防堵稽查情形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十九日钦奉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天津海口紧要，至匪徒溷入滋事等因。钦此。适钦差大学士臣穆彰阿即于是日驰抵天津府城，接晤之时，面述谕旨，仰见宵旰勤劳，筹画精详，祇领一切，钦佩难名。窃逆夷诡譎万状，凡闽、浙等省遭其蹂躏之处，全以汉奸为爪牙，必应严密防范，使之无隙可乘，然后汉奸不能溷迹，或战或守，皆不致堕其术中。查大沽、北塘现有炮台处所，重兵防守，稽查尚易，其辽阔无人之境，诚如圣谕，倘遣人改装易服，陆续上岸，绕至炮台后面突出，我兵势必惊疑，不可不预为之防。臣前因大沽以南，至山东交界之狼坨子山，计程二百余里，沿海各铺除邪口河、狼坨子口岸较大，设有多兵外，余俱安置马拨，酌设弁兵，昼夜传籤备警。并派文员编查渔户姓名，稽其出入，不令外来一人溷迹。其大沽以北至山海关一带，亦均照此办理。至大沽、北塘两处炮台俱系一面临河，原无可以绕至后面之路，径而村落棋布，人烟稠密，亦经酌派委员，分段轮查，逐日从事。其出海大小船只，一体编列字号，所有舵工水手，俱取其实系良民保结备查，总不使该逆得以稍施鬼蜮。此办理各海口之实在情形也。

若天津府城，五方杂处，奸匪尤易溷入，现于城之内外国密派正佐各员，籤分街道，专司侦察，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体编入保甲，并于各街延访绅耆一二人作为董事，协同稽查。其自府城以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亦均照此办理。倘该逆分遣汉奸匪党，潜

踪内应，断不致仅就形迹可疑之人查拿了事。此办理天津府城之实在情形也。

又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省壮勇，现经浙江遣散者，恐其阑入直隶境内一节。臣于天津等处招募义勇，皆先饬地方有司专用土著人民。原以土著者各有身家，非比外省之人不知底里，一经误用，必贻后患。今奉谕旨，当即分饬所属州县严密稽查，勿任一名阑入。现在天津地面虽大兵云集，尚属安堵如常。臣与臣穆彰阿悉心筹议，惟有严益加严，密益加密，不动声色，务使奸匪无可容足，以期仰慰宸廑。

抑臣伏读圣谕，既不能添驻重兵，尤不可因水浅泥深，遽信该逆不能登岸。益见宸谟周密，曷胜钦服！臣思该逆如果驶进拦江沙内，见南岸炮台较多，必并力施炮攻击，令我兵专力支拒，而于迤南荒滩登岸，以图抄袭。因与镇将密筹，先避其炮，不令我兵受伤，则兵胆自壮。以一炮五兵、一炮台七炮计之，每炮三班，合计各台上管炮弁兵均不过一百余人，纵横堆积土垒，以为遮护。其余兵丁二千余名俱在台前土坝内，并台后分布藏伏，以备冲突。又于迤南道沟子地方安设伏兵，以杜其抄袭之路。其北岸炮台较少，该逆必分汉奸登岸，以为牵制之计。臣于炮台上下亦如南岸布置，炮台后身另备奋勇一队，以备格杀。此两岸临河处所之安置情形也。

至南岸炮台迤西八里余之西沽，距海口约十四五里，设兵五百名，又迤西十余里余之新城，距海口约二十余里，亦设兵五百名。陆路则以炮车载炮，与抬炮鸟枪兼施，河岸则有牛蹄炮竹将军等器以为埋伏，层层接应。又迤西十里余之葛沽，设兵二千名，距大沽海口约三十里，距狼坨子、祁口河等处海口，约一百数十里至二百里不等，近者以为接应，远者以防抄袭。其沿海一带及各营盘要路，均按五六里水草便宜之处，各安马拨以通信息。仍派步兵逐段上下传籤巡警，设有一贼登岸，各路立时可以得信。自葛沽至天津府城，中间有咸水沽、陈谭庄、贺家口等处，河身逐渐窄小，皆于两岸

设伏，以备不虞。其府城惟东门一面近河，亦于城上安设炮位，每一女墙安炮一位，支以木架，共计二百余位。加以旧兵七百余名，新兵一千名，义勇一千名，足资战守。此自炮台以后至府城联络接应之情形也。

北岸炮台之后，迤西八里有唐儿庄，迤北十里有新河庄，又迤北十里有十二里铺，距北塘约十余里。以上数处实为大沽北岸与北塘之后路，设伏安兵，亦照南岸一体办理。是则伏兵之外更有伏兵，伏者非止一处；援兵之后又有援兵，援者亦非一层。声势相联，首尾互应，自足以壮兵威而慑夷魄。但士气以勇敢为先，兵心以镇定为主，臣尤不时督率镇将，谆谕各营弁兵，使知该逆所凭者水，我于岸上待之；该逆所持者炮，我亦设法避之。则彼不能用其所长，而我可以攻其所短。我主而彼客，我逸而彼劳，胜负之形较能明白，勿存退缩之见，勿生畏葸之心，众志成城，定膺懋赏。该弁兵等均知感奋，念切同仇，臣在事年余，实觉人心之可恃。惟臣上年于各海口防兵内奏撤三分之一，当已陆续归伍。现值海防吃紧之际，兵力自当加厚，查所募新兵为日无多，纪律技艺尚未能一律精熟，骤然用之，临敌恐难得力，拟令充当杂项差使，应请旨将前撤之兵仍如数调赴防所，以资堵御。

其大沽、北塘两处皆系要隘，而自大沽北岸炮台至北塘地方约三十里，稍觉空旷，且中隔海河一道，临时济渡接应亦恐延误。前臣陛见时密奉谕旨，设有夷船北来信息，令提臣周悦胜来津一同防堵。业已密函传知，并酌拟在防兵内备兵二千名，届时交其管带。惟文移往返，该提臣自古北口到防，统计约须半月之久，诚恐缓不济急，应请飭令该提臣即速来津带兵，以期应手。

至昨十六日接奉谕旨，著讷尔经额移驻葛沽，胡超移驻大沽等因。钦此。查大沽、葛沽均在海河南岸，将来提臣周悦胜到津，应否驻扎北岸抑在南岸之处，候旨遵行。

再，古北口提督员缺，并请派员署理，以重地方，合并声明。

所有臣会商防堵稽查各情形，并请调防兵及简派提臣赴防缘由，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奏明晰核备。另有旨谕。钦此。

### 一三三、著山东巡抚托浑布将所议酌带健马事应再行另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托浑布奏，调防弁兵，酌带健马等语。所议未见周妥。南人畏马固属不易之论，惟马队之得力，全恃马上兵丁持有枪箭利器，故一经冲突，贼势遂即披靡。逆倭如果登岸，断非徒手，其所持各种火器，纷纷轰击，我之马队手无利器，何以抵御？若被击退回，不但后面步兵必遭践踏，且马队在前，我之步兵从后施放枪炮，既不能击中逆倭，而仓卒之间，马队转致误击。况绿营之马队本不若东三省之矫健，加以马上更无长技，又何所恃以御敌？种种窒碍，实非攻剿善策。所有托浑布所请酌带健马之处，著再行悉心另筹，以操胜算而资得力。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议筹防海口并酌商福建举人黄蕙田条陈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旨筹议，据实直陈，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字寄臣怡良、臣刘鸿翱。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福建厦门等防堵情形……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二十九日批折回，又奉正月初八日上谕：前据怡良等奏，商夷务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智烛几先，乌菟必纳至意。

窃以厦门地方为同安县属之嘉禾里，孤峙水中，与大洋连而为一，并无障蔽，亦无城郭。诚如圣虑，浙江剿办得手，难保不复窜此间，为假息之计，自当乘其新挫之后，再加剿洗，庶几立时穷蹙。查厦门炮位俱被逆夷残毁，非从新铸运不可，而高崎、刘五店等处港路率皆深广，一为拦截，悉资寇兵。即或兵炮暗中渡过，扎营于厦门乡间，待其登陆。无如厦门四面环水，万一该逆见有准备情形，即将所留兵船分泊环绕，则军火兵精毫无接济，不特兵心不坚，百姓等亦皆坐困，势必人人惊慌，不战自乱。臣等为现在设想，既无进剿之具，又复限以地势，先须保全居民，使有身家之恋，相维相系，各有瞻顾之情。若再经蹂躏，无归者必且流为盗贼。现在厦门同知顾教忠、水师参将陈胜元尚在彼中驻守，办理联乡之事，民间尚听劝谕，是以逆夷心存疑畏，占据鼓浪屿而以兵船分列其外。近日存船七只，又有旋来旋去者，迄无一定，防备之严，昼夜不懈。

臣怡良自去岁到泉后，即与能事文武密为商酌，欲招集素在海上劫掠者，于深宵黑夜潜往袭取，功成准其自赎。据伊等自揣力量，实未能唾手即得，而奸徒麇集，反恐宵小生心，是以未能冒昧。臣等不敢空为大言，希图塞责，此时惟有坚守各口隘，不令狼奔豕突。盖逆夷之炮虽坚，总借船力而后运用灵便，若离船太远，便不敢深入，既虑接应不继，复恐船为所袭也。福建地方瘠苦，民气不驯，攘外固在所急，而内地之防亦不可不预为顾及。蒙谕通盘筹画，敢不惮竭愚诚，以冀行之无弊。臣等前议安设兵勇，此防堵所不能无者，若旷日持久，广东、浙江又在用兵，亦恐难乎为继。现除

漳州之海澄县,即在海涯与厦门无异。漳州、同安、泉州等处,皆去海不远,兵勇不能过少,余并撤减,以节糜费。

大炮闽中本少,加以损失,必须添铸,并讲求得力不得力之故。令监铸之员悉心斟酌。至将来安置时,尚须因地制宜,方期应手。至水战以船为主,营中所用断不能与夹板相争,大小悬殊,厚薄回异。此时欲借以剿逆,非与之相等,未必遽能角胜。然大船以龙骨桅木为必不可少之物,松杉之材皆不合用。而延建山中,去年经承办盐道饬委干员亲往采购,近水之山历年砍伐殆尽,深山穷谷之中即有,亦不能出。至桅木非出番地者不可,臣刘鸿翱前在台湾道任内,承修厂船,深知其难。每岁或得一二株,未能刻期而得,尚系寻常,师船由此加大,更为难得,则亦缓不济急之事。惟有勤练兵勇,待之于陆,尚有把握,余则不敢妄有指陈。未能知己知彼,而为行险侥幸之举,以为姑且试之者,未敢以重事轻心掉之也。沿海设立土垒,现今海澄、晋江等处报有修筑竣工者,尚未能普律齐全,实以地方瘠薄,殷户稀少,虽叠经奉旨,加以鼓励,而捐输者甚属寥寥,故陆续办理未能迅速。臣等受恩深重,虽捐糜顶踵,不足上酬高厚,畏葸固有所不敢,而轻率则尤所不敢。人心易动,不敢忽略而忘根本之谋;经费有常,不敢泛滥而任度支之绌。至于枕戈待旦之心,凡在臣子所同具,一俟机有可乘,仍当力图办理,万不敢因循贻误,自速罪戾也。

福建举人黄蕙田条陈逐一细阅,所称广南息辣之事,大率相传之词,人云亦云,无从征实。且以素不谋面之人,而使之杀其朝夕与共者,未免言之太易。至以数十百细缕,牵此如山之舟,虽出历来传说,于理不无粉饰。或谓安南曾有此事,信以传信者,亦疑以传疑也。至所称述各器,则言之凿凿,其间或有可采,非加以实试不能得其窠要。因漳、泉汉奸不少,易致漏泄事机,臣刘鸿翱俟该举人回籍之日,密令来署面商,将各器各制一二件,所费无多。造成之后,带同该举人至金牌、五虎等处演试。彼处与大洋相去无几,

能于波涛汹涌中从容取准，则临时方不仓惶。且演试无得失之患，对敌则胜负所分，非熟习之至者，不可轻以尝试也。水勇素产马巷厅，现今雇募有人，期如该举人所称，能伏水底二三日者，则已累经试验，皆相传过甚之词，人借气之呼吸以生，岂能竟日无一呼吸？故洒水一二刻者是真有之，未有能逾一时者。若手持十斤之械，腰系三五十斤之物，游泳自如，进退便捷者，未必竟无其人，亦不能人人皆是。即于试各火器时，试水勇之技，固可一举两得。至募渔户一层，注称即洋盗，此等不法之徒招之集于一处，而无以给其无穷之期，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其患本在海中，而引之入内，葛一变生肘腋，噬脐何及？臣怡良之不敢率用，盖由于此。若安流冗，简精锐，收俊杰，则图治之本务，非独今时为然。凡所陈十有七条，皆就所见论列，必当逐人试验，以收集思广益之助。

俟演试后再行具奏外，臣等谨将通盘筹画及条陈演试各缘由，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三五、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前任提督王得禄 在澎湖病故及台湾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前经奉命驻扎澎湖，协同堵剿，复奉旨令至台湾府会筹夷务，并经移咨遵照在案。兹据留办澎湖协副将·升任金门镇总兵詹功显、署澎湖通判玉庚禀称，该提督于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澎湖身故。复据台湾道姚莹禀称，王得禄家属齐送遗折至该道衙门，由道赉送泉州，求为转奏。查该提督熟悉海洋战功，叠荫渥承愆赏，封爵叨荣，即至乞休之余，尚能绥靖乡里，备荷隆施。兹于军次溘逝，应将遗折代为呈进。

至台湾现在情形，前已飞飭随时禀报，姚莹禀内并未提及夷

舡,传询賚折来泉之差,亦称正月间台澎一带并无夷舡驾驶,在洋时亦未遇见等语。容俟该镇道续有禀到,再为据情具奏。

理合附片声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三六、军机处奏为查明咸龄 系由四等侍卫革职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查咸龄系由四等侍卫革职,是以臣等拟写谕旨,赏给四等侍卫。谨奏。

### 一三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照所奏办理 天津海口等处防堵稽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直隶提督周、陕西提督胡、天津镇总兵陈、宣化镇总兵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遵旨复筹天津海口府城等处防堵稽查情形一折。所议甚属周妥,已降旨飭令提督周悦胜赴天津协同防堵矣。逆夷如果北驶,拦江沙内炮台分布,其迤南道沟子地方亦安设伏兵,杜其抄袭之路,所有南北两岸守护炮台将弁,必应遴选健壮可恃者,勤加训练,临时方可得力,并派员严密稽查,勿令汉奸溷入。至天津为五方杂处,最易藏奸,该督现于城之内外交派各员,籤分街道,专司侦察,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体编列保甲,并令绅耆协同稽查,所办固属周密。但自天津府城以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人烟稠密,军民良莠不齐,务当设法时时访查,不可令匪潜踪影射。其所派委各员仍应暗加侦察,勿令虚应故事,日久生懈,是为至要!上

年所撤海口防兵，著准其如数仍调赴防所，以资堵御。所有该处南岸炮台，著派妥协弁兵严行守护，陈金绶作为守护炮台之接应。周悦胜到时，驻扎南岸，作为陈金绶之接应。胡超着移驻北岸，石生玉在北塘一带防护，胡超作为石生玉之接应。其各路接应将弁兵丁应驻扎地方，及大沽北岸炮台应归何处照应管辖，始能得力之处，著讷尔经额、周悦胜、胡超等会议具奏。讷尔经额统辖将弁，兼理粮饷，著即驻扎天津府城，随时调度一切，联络声援。惟当激励众心，养锋蓄锐，以资捍卫而备干城。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八、著将伊里布咸龄交著英 带往浙江差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著赏给七品衔，咸龄著赏给四等侍卫，均着交著英带往浙江差遣，一并驰驿。

钦此。

### 一三九、著准著英奏请随带官员兵丁 赴浙以供差委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奏请随带官员兵丁一折。佐领塔芬布、辅元，骁骑校刚安，委官安林，并书写清汉字兵丁九名，均著准其随带，前赴浙江，以资差委，一并驰驿。

钦此。

一四〇、著周悦胜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  
并由长春署理直隶提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周悦胜著酌带弁兵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直隶提督著长春署理，周悦胜俟长春到任后，迅即来京请训。

钦此。

一四一、著齐慎仍为参赞大臣驰往  
浙江办理军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齐慎仍著作为参赞大臣，携带关防，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钦此。

一四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所造  
弩弓检齐二副呈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寄字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据穆彰阿面奏，该督所造弩弓甚为便捷，著即将弩弓并箭检齐二付，派员赍送来京呈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四三、盛京将军禧恩奏报查办奉天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禧恩谨奏，为周历海口，查看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禧恩仰蒙恩简署理盛京将军，当经面奉谕旨：着先行巡视奉天所属各海口，再赴省接印任事。奴才遵即于正月二十五日陛辞，二十八日僦装就道，于三月初四抵山海关，自中前所属之止锚湾海口起，南抵金州并旅顺口水师营等处，逐处阅视。伏查海岸自关之东北转向西南，又转入正东，绵亘一千八百余里，共有著名口岸三十九处。详加体察，其中最为险要者六处，次要者十五处，其余皆系寻常海口。各城设防之处，上年已钦遵圣明指示，将沿海炮位防守兵丁俱挪移后路，或依山附村，或筑垒空壕，地势尚为扼要。于冬月撤防，今春融水泮，正当防守吃紧之时。现值奴才行抵各城海口，西路会同锦州副都统祁俊，南路会同熊岳副都统祥厚，并由省调来协领绰勒豁伦等，及该处城守尉文武各员，逐处履看，详加斟酌。奴才禧恩仰承训诲周祥(详)，量势变通，务期控制得宜。审度海口旧有炮台及高阜之处，闲置木炮多被[备]旗帜，虚设疑兵，严防后路，层层布置。暗伏枪炮兵勇于瞭望之地，添置烟墩，务使互相接应，声势联络。并谆嘱各员，防海之机首护城垣，次卫村堡。该逆夷诡谲异常，此擒彼窜，如各海口见有夷船驶入，或洋面游奕，或海口停泊，惟应详慎侦探，不许轻举妄动。若能诱之上岸，或竟敢拢岸登陆，意肆猖獗，必须计出万全，以逸待劳，先用火炮轰击，致其死命，枪箭继之，奇正并施，奋力剿御，使之一夷不返，以褫其魂。平时以此训饬兵勇，俾众有勇知方，咸知敌愆，以仰副圣主垂念海疆，有备无患之至意。

谨将设防演炮，因地因时沿革事宜，及最要次要寻常各海口沙

线情形,敬缮清单二件,并海口全图,一并恭呈御览。至二十一年秋间,由省派调复州、金州协防兵五百名,于冬令撤回。今查该二城兵勇操演尚属一律,足敷防守。拟将此项协防兵丁停其派往,以节糜费。熊岳副都统祥厚未经拣选该城兵丁二百名,随时操演,尚属精壮。该二城离熊岳附近,如有应调之处,即着此项兵丁前往协助。至副都统祥厚连年驻扎海口,甚为熟悉,拟令于三月起时常来往各要隘,查看督率,奖勤儉怠,以专责成。其黑龙江官兵现在连山、高桥一带屯扎,地当孔道,与关门奉省适中调遣,俱属近便。

再,关外于二月初十日午后至夜,雷雨沈沾。十三日复得微雨。询之军民,咸称与春耕有裨,海疆甚属安谧,询足仰慰圣怀。奴才于拜折后,即由金州赴省接任,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查看海口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四四、著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赴浙防 守省城奕经等仍守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奇明保年逾七旬,精力就衰,降旨命耆英驰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因念省城为根本重地,防堵尤关紧要,将军参赞分驻各处要隘,只有特依顺一人带兵在省,恐不足以资控制。耆英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浙江省城,会同特依顺严密防守。如兵力尚单,应调本省及他省官兵,即著斟酌情形,一面飞檄调取,一面由驿具奏。倘有疏虞,惟耆英、特依顺是问。刘韵珂身任巡抚,守土是其专责,一切防堵事宜亦著会同筹办。至浙省沿海各处口岸,仍责成奕经、文蔚、齐慎择要防守,相机攻剿。该将军大臣等惟当同心



协力，以期战胜守坚，毋负委任。勉之！望之！

钦此。

#### 一四五、御史吕贤基奏请敕禁各省加派勒捐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夷务清本）

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奏。

窃惟民为邦本，民心巩固则众志成城，外寇断不足患。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浙江、直隶、山东亦然。应请敕下各省督抚申严禁止。

#### 一四六、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报遵旨遣兵赴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陕西巡抚臣富呢扬阿跪奏，为遵旨飭令官兵驰赴浙江差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二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前有旨令富呢扬阿等预备陕、甘官兵二千名听候调拨……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陕、甘两省预备兵丁二千名，前次调往湖北协剿，旋因该省匪徒荡平，奉旨截回，令臣妥为安插候调。当经臣将已经出境官兵一千名，于折回时即就近在潼关暂驻。其未出境之一千名，俱令驻扎省城，倘遇调遣，即可分起驰往，免致拥滞，恭折奏明在案。兹奉谕旨飭赴浙江，交奕经等差遣，臣随飞飭带兵各员弁严加约束，分起间一日启行，赶赴浙江军营，以供差遣，毋使稍有滋扰迟误。并移行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及沿途经过各地方，一体供支照料，以利遄行。现在安插

潼关兵丁于二月二十、四、六等日起程,已入河南阌乡县界。省城之兵定于二十五、七、九及三月初一等日跟接前进,约计三月初三、四日,前项官兵均可全数僦出陕境。

除分咨外,所有遵旨飭令官兵迅速赴浙省绝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四七、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拨解

#### 浙省火药数目及起程日期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于本年正月十二日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拨豫省火药三万斤解浙应用等因。当与藩司筹酌,在于南阳、河北两镇均匀派拨,飭用箱篓装盛,包封严固,迅即委员解浙,行知去后。兹准河北镇咨报,凑拨各营存贮火药一万五千斤,飭委把总丁清泰等管解,于正月二十九日自怀庆府起程。又准南阳镇咨报,凑拨各营火药一万五千斤,飭委经制外委马彭龄等管解,于二月初六日自南阳府起程,俱解往浙江省交收各等情。并据藩司汇详请奏前来。除所需运脚等项,俟掣获批收另行核实报销,派拨火药由豫省赶造补还,以实军储外。

合将拨解火药数目,起程日期,附折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四八、著各省督抚严查吏胥借

#### 防堵加派勒捐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朕维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近因逆悞犯顺，不得已而用兵，每逢征调，必谆谕各省督抚，严飭管带员弁，毋任沿途滋扰。并因浙江命将出师，明谕该将军等，分飭所属，谨守纪律，秋毫无犯，违者即以军法从事。谅该将军督抚等必能仰体朕心，不至重贻民困矣。本日据御史吕贤基奏，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征兵之境，借调拨以索财。并各经过地方，以护送供给为名，科敛无度。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事，浙江、直隶、山东亦然。请旨飭禁等语。地方遇有军行，偶尔借资民力，各省士民自必志切同仇，群思报效。朕屡经降旨将捐输踊跃者破格施恩，所以嘉其急公慕义之忱也。倘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至加派勒捐，是阳借办公之名，阴图肥己之囊。甚或令吏胥借端需索，致国家卫民之举先滋病民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渐。著各督抚谆飭所属，遇有捐输各项，务当核实办理，俾士民咸知所输之款，一一皆归实用，官吏毫无染指，庶使感奋之气上下相孚。并著该督等随时密查，如有前项情弊，立即据实奏参，毋稍姑息，用副朕爱惜民力戡暴安良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 一四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现办防剿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现办防剿事宜，遵旨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二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奕经等奏，请调官兵进剿云云。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余，曷胜悚惕。窃惟奴才等自上年九月间，奉命督师办理浙江军务，深虑才识短浅，弗克胜任，辜负皇上天恩。数月以来熟筹密商，稔知逆夷诡谲异常，浙省道途狭隘，河汉纷歧，难于大队攻剿。其

水路则夷船往来迅利,我兵又无大船可以驶驾冲击,是以奴才等再四筹商,止有外攻内伏可以夹击取胜。不意浙东汉奸充斥,窥探大兵虚实,走漏消息,兼之伏应参差不齐,遂致宁、镇两城官兵已进复退,未能得手。至慈溪后山接仗,我兵人人奋勇,逆夷业已却退,虽副将朱贵没于阵中,而逆夷带兵头目亦被抬炮击伤,旋即身死,杀伤人数亦复彼此相当。若非山顶又有夷人冲下烧毁营盘,冲乱队伍,尚不至于失利。奴才等两次具奏,均系据实直陈,未敢稍涉粉饰。

现在总兵段永福及带兵将备均已回营。惟我兵新挫之余,士气未复,诚恐逆夷鸱张,难于收拾,不得不设法羁縻,俾免四出滋扰。适四川兵丁张光福持递夷书,奴才等公同商酌,即作为该兵丁口气,另写回信转寄失陷在宁各兵。书中大意不过令伊等暂行忍耐,将来自能回转,隐跃(约)其辞。由前藩司郑祖琛遣人误递于逆,该逆即代各兵丁写与张光福回信,止说要汉奸王帼保、陆心兰一齐放回,不然即于数日内攻打省城,该兵等听其自然。又称现在夷人待该兵等甚好等语,并无他词。又据郑祖琛禀称:宁郡耆民两次向逆夷具呈理论,欲其退出,该逆俱未能批答。奴才等复遣妥实勇壮,潜赴宁、镇两城,暗中散布谣言,多方扰乱。又作义民公启,声言起义杀贼之语,各处张贴。现闻该逆等各城加倍防范,日夜不遑,一时似未敢遽行远出。

历次所获黑白夷人,前据供称仅系老将头目兵丁水手,奴才等未敢遽行为实。嗣闻内有逆夷头目,而姓名屡易,不知确否,已于二十一日折内具奏在案。当即派委侍卫容照等设法究诘,务得确实,不准含混。现又续获白夷二名,均安置省城偏僻处所,并赏给食物银钱,以安其心,借以牵制。

至前此雇览河南、河北勇壮,于三次接仗之后阵亡者二百余人,其余陆续收回。除自行走散者亦有二百余人,已照会巡抚刘韵珂截留器械,沿途查照弹压,毋令滋事。复经奴才等将疲乏胆怯者

派员裁汰，发给护牌，押令回籍。惟将精壮可用之人挑选留营，计有二千名，俱另编队伍，逐日训练。

定海一路，现据禀报，因近日汉奸带领逆夷四出搜察，防备严密。且连日风大浪急，小船驶行不便，尚在各岙潜伏，未经举动。奴才等已札谕该委员等，宁、镇既未得手，定邑便难攻取，即一时克复，仍恐不能固守。现在带勇将备，自副将福禧以下各员弁均已陆续撤回。惟副将郑宗凯、参将池建功等尚在各岙潜伏，亦札飭该员等渐次回乍，俾免疏虞。其勇壮中稍形怯懦者约有一千余名，亦派员弹压遣归，以节糜费。其余仍令在定邑一带远近暗伏，如无机可乘，不必轻动，俾逆夷有所顾忌，不敢远出。

惟查浙省地势东北俱滨临大海，此内口岸繁多，亦间有沙涂阻隔，大船未能驰近。而两岸统计延袤七百余里，道路绵长，其间洋面相距，或百余里数十里不等。虽逐段派兵防守，夷船若从中间来往，仍属难及。且各段兵力未能甚厚，逆夷豕突而来，我兵从塘岸奔救，亦恐缓不济急。奴才等愚昧之见，窃以为分兵自守尚不如以进为守。查川、陕官兵虽甫经稍挫，尚属人人思奋，其阵亡各缺已由各该营余丁内挑补足额，其带伤各弁兵医治亦渐痊愈。奴才等严飭该管将弁，将新补兵丁迅速教练，并派委员将留营勇壮归队教演抬炮抬枪，一面密遣妥人，分探各城夷情。并另行踏看水陆进兵道路，俾逆夷知我兵不日仍行进剿，或加意固守，不敢远离巢穴，不然恐该逆知彼前路无虞，转敢倾巢远出。奴才等各具天良，何敢以我兵稍挫，少形畏葸。特以沿海各路夷船处处可到，究须添兵防守，以备不虞。

查上年调到征兵，除兵力稍弱及已派防各要隘外，进剿之兵本属无多，此时进攻驻守，兵力势难兼顾。前次仰蒙赏调陕、甘兵二千名，兵力已属增添。现又钦奉谕旨，各省劲兵已预备候调，如蒙恩准将广西兵二千名、贵州兵二千名、四川屯兵一千名，俱赐赏调来浙，则派征派守，兵力益形裕如。奴才等惟有竭尽血诚，图功赎罪，仰

赖天威,务期歼厥丑类。即此时大兵未到之前,所有战守事宜,奴才等殚心竭力,亦即慎密筹商,不敢稍有贻误。奴才奕经现在回杭,与特依顺、刘韵珂再将守御事宜详细筹商妥办。奴才文蔚于数日内亦即调拨兵勇,陆续东进,作为防守前路,仍步步为营,逐渐向前。如该逆有隙可乘,便当知会奴才奕经,会同就近调派进兵攻剿,断不敢坐失事机,致增罪戾。

除将打仗出力并阵亡将士勇壮,及办理船勇致有迟误各委员,另折分别有奏外,所有现办防剿事宜,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一五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火攻船 只未能全燃致使伏应参差缘由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查明火攻船只,未能全行燃放,伏应致有参差缘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二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上谕。据奕经等奏,镇海城内亦经官兵冲门而入,击杀夷匪,因火攻船只未到,亦仍退回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窃奴才等于正月二十九日以后,陆续接据文武员弁禀报接仗情形,均未据称火攻船只如何焚烧夷船,止据承办委员等禀称,或系临期水手争价未能撑出,或系先期走漏消息致被驱逐,均恐不甚确实。随即一面严密访查确情,一面仍饬该委员等将致误各情,据实禀报,以凭核办去后。旋承办南路事宜委员张应云禀称:伏查李维镛代办火攻船只,均于祝家渡办理,恐事机泄漏,未敢早装。至正月二十日后,阴雨连绵,舟中火药柴薪均被雨淋,不堪适用。至二十八日雨止转风,始克装载,不能如式,而水手又临时

争价，且风色不顺，水道船迟，以致不能连帮前进至李吃渡及梅墟等处。火攻船只系委员王希坚等承办，亦因是夜风潮不对，虽经纵火，未能全行燃放，止击坏逆夷三板船一只，现在柴船尚存，仍可收合，以期再举。其所办镇海船只实因乡民走漏消息，致被罗卜丹驱入小港，未能举发，一切火药船只，今俱尚存。又据舒恭受等禀称：该员在镇海穿山洋面采办火攻船只，藏于穿山后苏岙，以待临时拨用。随于二十七日亲抵镇海所属庄市地方，将火船乘夜装配停当。二十八夜初更时分，西风大作，押令各船督率人夫开抉江堤，尽数放出前进，时己子未丑初，风力渐微，赶紧燃放。詎料船行迟缓，该逆杉板船业已瞥见，先期在江面将前船横截，均用铁叉支格救护，该员等旋将后船撑回，是以未能应时延烧各情由，先后禀报前来。奴才等复派员密查，情节相符。

查前次大兵进剿，约定江上火起，大兵齐发，加以火攻夷船，俾令城内逆夷惊惶失措，自易得手。乃该委员等承办火攻船只，竟不能按期全行燃放，以致伏应参差。虽据禀报迟误情节，均属有因，其咎实不能辞。惟现在各员均有经手事件，既未便骤易生手，且一经降革，该员等转得置身事外。奴才等共同商酌，拟暂令戴罪图功，所有火攻船只，即责令该委员等捐办，不准开销，以专责成而观后效。

所有查明火攻船只未能全行燃放，伏应致有参差各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一五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宁波等处接仗阵亡各员并请分别赐恤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查明宁、镇、慈溪三

处接仗尤为出力及受伤阵亡员弁官兵、据实具奏，吁请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二月十九日先后接奉谕旨，将出力员弁及伤亡兵勇确切查明，据实具奏等因。钦此。查宁、镇、慈溪三处接仗，先据带领兵勇文武员弁陆续到营，传说不一。奴才等惟恐禀报未能确实，复饬详细确查。兹据查明，正月二十九日大兵进攻宁、镇两处，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系分作两路督队进剿。除伊清额因病告假，容照留营另行差委未到前敌，余俱亲冒锋镝，奋勇出力。御前侍卫珠勒亨尤为出力，左手指带有矛伤一处，帽簷右袖均被枪击箭烧，其带兵将备兵丁亦皆奋不顾身，争先敌忾。现在身带一等伤者，详细查验，共计十余员名。至慈溪接仗，逆夷四面攻扑，经副将朱贵督率指挥，将备弁兵人人奋勇，力战三时，只因枪炮铅药俱已用尽，遂致难支，其尤为出力带有重伤者，亦有二十余员名。查此次三处接仗，各官兵人人奋勇，争先出力，实由奴才等调度无方，以致均未得手。乃钦奉谕旨，将出力员弁据实据〔具〕奏。奴才等谨遵旨查明择其尤为出力带有重伤者，据实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皇上恩施，量加奖赏，以示鼓励。其余出力人员，应由奴才等查看确实，再将现在所出各缺按级奏请升补，或注册存记，酌量给赏，分别办理。

至三处接仗将备中，现在带兵打仗，自总兵段永福以下各员弁，均已按队回营。惟副将朱贵指挥士卒，督饬攻击，身受三处枪伤，在慈溪山阵亡。其子武童生朱昭南随同打仗，身受两枪，见伊父阵亡，力不能支，亦同时自尽。游击黄泰、守备陈芝兰、徐宦带兵接应，因山头逆夷冲下力战被伤，先后殁于阵亡。候补知县颜复敬，派拨朱贵营中办理粮台事务。该员见逆夷焚烧营盘，恐粮餉有失，督饬弁兵奋勇迎敌，以致身被数枪阵亡。屯官副将衙千总阿木穰进攻宁郡，首先登城，致逆夷刀伤腰肋，坠城而死。土守备哈克里临阵战歿。此外弁兵虽两次击毙夷匪，据探报查实，约计共有数百



余人，而我兵阵亡并因人众拥落河身死者，统计三处共三百四十余名，勇壮二百余名，谨将应行奏明者，均缮具清单，请旨飭下部臣，照例赐恤，余俟造册咨部，另行具题办理。

再查守备王国英管带勇壮攻入宁郡西门，受伤倒地，未能退出，现闻陷入城中，存否尚无确耗。官兵勇壮失陷城内及受伤被掳者，约有四十余名。其受伤回营兵勇两次亦有二百余名。现在飭医调理，渐多痊愈。至兵丁阵亡缺额，现由各营余丁内拣选排补，俟补足额数，照例移咨该省造入军册。其勇壮中除疲乏胆怯者，均随时派委委员押令回籍，无任在外滋事。现在存营约有二千名，亦逐日一律操演。奴才文蔚拟于数日内，将各项兵勇挑选教练渐有头绪，仍即带领该兵勇进驻曹江，暂行作为前路防守，俾逆夷有所牵制，即就近渐次前进，相度机宜，预备进攻之用，庶于防剿两无贻误。

所有查明宁、镇、慈溪三处接仗尤为出力及受伤阵亡员弁官兵，谨据实缮写清单，恭折由驿驰奏，吁请恩施，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一五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探闻

### 英人添有兵船游奕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前据拿获汉奸僧人洗正供，有〔自〕上年九月间逆夷占据定海，曾遣人回国，别调夷兵一万，约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到浙等语。现据宁绍台道鹿泽长探报，宁波添有红头夷兵数百名，身穿红衣，头戴红呢白边高帽，并闻驶来夷船四十只，已有三只先到定海，系逆夷吗哩遜由广东带来者，现已另飭详细确探。查逆夷性情诡诈，往往易船载人，改换衣装，于洋面往来游奕，诈称添兵，恐吓地方，现在果否新到船只，增添夷兵，尚未可信。惟此次探报与僧人洗正供词略有相符之处，而近日尖山之白蜡礁，曹江之沥海所，绍兴之三江

口,均报有夷船游奕。或果添船,亦未可知。总之,夷情狡谲,自宜严密守御,以防意外之虞。

除札飭各海口防守官兵并移咨两江总督牛鉴在上海地方一体严防外,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一五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再三查考 续获洋人姓名及所供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奴才等嗣因续获白黑夷人三名,复传通事讯问,再三查考,连前次夷语,竟有不能全解者。随派侍卫容照朝夕盘诘,并令素晓回语之守备叶荣、千总高兴才等详细查问,始知前所获黑夷内,有叭克富赛日,满解克纳介得斯哈、发格呢伊布纳、尹牟毛纳哈四名,偶(系)属克什米尔回民,其姓名均与前次所供不符。因无悞逆交易,略通夷语,今被要挟来浙打仗,伊等共有八百余人。该逆等此次来浙,所有掳掠财物,该回民并无所得,惟求放回本国。询以夷兵夷目,均不能指实。至白夷亦渐知感悔,惟于逆夷一切情形不肯详说,其姓名亦互有更改。

现查前获白夷喊唎喃士,细绎确名咪哇噶士,并盘出系属船主,并非水手。该夷自行写出夷字书信一纸,交通事求为转寄。当日译出,书中惟称在此甚好,官府款待我等极善,赐我等衣食银钱甚丰美,求赐回音等语。复经容照另飭通事,隔别详译,均属相符,呈送前来。奴才等公同商酌,该夷寄信前去,则所有被获之兵勇自亦不至被其残害。其该夷原信,随飭交前藩司郑祖琛设法送去。现仍细心设法究诘,得有确信,再行具奏。所有译出夷字一纸,恭呈御览。

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译出英信**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奏呈(军录)

谨将译出夷信一纸恭呈御览。

杭州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四月初四日敬启尊驾。

吾今略书数行与汝，令汝知悉。虽然我等现在拘留于此地，而身体实属平安，中国官府款待我等极善，所赐我等之衣食银钱甚丰甚美。特此恳求赐我等回音。卑仆啞喏喱吐船之人，船主味哇噶士、亚打尔满、沙付敦、味哇噶罗。

**一五四、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续  
筹严防闽广商船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体察闽、广商船情形，续筹严密防范章程，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天津大沽海口为闽、广商船汇聚之区，每年于五六月间，东南风司令时，跟接北来，总在一百六七十只上下，每船水手多寡不等，统计不下万余人，良莠不齐，弹压非易。自前岁海疆不靖以来，虽严定章程，多派文武，督率兵役认真稽查，逐段巡防，水手尚未滋事。第查上年闽、广商船进口，即验原领印票，查点水手，间有多出数人。讯据船户供称，于装货出口后，沿海添雇帮驾，即在随处口汛报明，发给戳记护帖等语。讯究虽无别情，但当海防日紧一日之时，不得不慎之又慎。臣详加体察，此时若禁止商船北来，则该水手等向以操舟为生，骤然舍此本业，恐衣食无资，难保不别生枝节，流而为匪，亦殊可虑。现与镇道熟筹防微杜渐之法，必于本处出口之时先清其源，到津之日弹压稽查，再加严密，以昭慎重。

查福建省之福州、厦门，广东省之潮州等处，皆有商人在津开设字号，均系殷实之家，尚属可靠。其广东之广州，福建之诏安两处，系商人临时置货随舶往来，并无在津开设字号。应请嗣后福州、厦门、潮州之洋船出口，择令津中有字号之商人，出具并无夹带奸匪切结，到津之时复责令原字号商人先行确查，如有来历不明之人，即行呈报，查明后仍令出具切结。以后如有发觉，两处商人一体问罪。其广州、诏安之洋船出口，责令保船税行出结，由各处给照衙门钤印，粘连船牌尾后，以凭到津之日查验。如无加粘印结，不许进口。其加粘印结之船如查出夹带奸匪情事，即将出结之税行问罪，钤印之员一体参处。至洋船未经装载之先雇定水手，呈报原籍州县，给发印照，注明年貌姓名，并每名发给腰牌，于腰牌后面粘贴印花，以凭到此查验。若由别处装货后，或须添雇帮驾之人，仅止请领沿海口汛巡检外委之护帖殊非慎重之道。应令持照赴所在州县或丞倅衙门报明，粘单盖印，仍发给印花腰牌。如查有奸匪混迹，将粘单盖印之员参处。若仅执护帖并无丞倅州县印单者，不许该船进口，仍将于与护帖之文武汛员咨查参办。其有客人临时搭载来津贸易，并应令遵照向例，赴各厅州县衙门请给印照，将年貌籍贯年月填明白，如无印照之客民，不许一名搭载。迨商船驶至海口，由天津镇道督率文武员弁，按照旧章逐加查验。设有姓名年貌与印照不符者，即行严讯究办。到津时船只停泊不准在城乡人烟稠密之地，只有离城三四里外宽阔处所，间段挨次下碇，不准拥挤一处。在船人等除与行户交易之商人准令上岸外，其余水手均不准上岸，并于两岸分段多派兵役，弹压巡查，催令早卸货物，即速解缆出口，无任逗遛。倘商船到口时夷船适亦到口，则商船自不准放入，以防混淆之弊。如此层层防范，在向以驾船为生，安分之良民仍可照常安业，而奸匪则无从生心作混。应请教下闽广督抚臣转饬各该地方官一体遵照办理，以重畿辅。

所有臣酌筹防范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

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五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 解送弩弓来京呈览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据穆彰阿面奏，该督所造弩弓甚为便捷，著即将弩弓并箭检  
齐二副，派员赍送来京呈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将所造弩  
弓并箭检齐二副，派员送交军机处恭呈御览外。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已送到。钦此。

### 一五六、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拨解 火药鸟枪腰刀赴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①(军录)

再，臣于正月初六日准浙江抚臣咨，现在大兵云集，前拨火药  
不敷支用，再借安徽省火药二万斤，同前拨未解之一万，一并委员  
解浙等因。臣查上年九月浙省咨借火药五万斤，因省局仅存三提  
火药四万斤，当经奏明尽数解浙。所短一万斤，因局存焰硝八万  
斤，磺二万斤，业已动解福建，改拨浙省，济用无存。江北产硝州县  
又被黄水漫淹，一时未能涸伏，督属设法采办赶制在案。兹准前  
因，随飭省标各营，将遵法煎造新药呈送，亲加试验，实系力能致  
远。先行拨解二万斤，并将安(六)安、合肥二州县解到代造鸟枪四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百杆,腰刀七百口,一并札委试用库大使沈鸿,左营额外外委吴尚广,于正月二十六日领解起程,星驰赴浙交兑。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五七、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押解陈在镐 交奕经审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前据牛鉴等奏,遵旨将递送夷书之镇海县童生陈在镐解赴邳州监禁。现在浙江军营有应行提讯之事,著该督等遴派员弁,严密押解,交奕经等审办,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五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汉奸申明后 正法并查奏英情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驰奏,戴罪图功,并讯取汉奸供词各一折。览奏俱悉。汉奸助逆肆恶,殊堪发指!若不翦其著名党羽,何以激励众心?现获之陈秉钧等五犯既已讯供正法,其前获之陈在镐一犯,已谕知牛鉴等解赴军营,著与供词未确之叶双太等八犯一并严切讯究,务得确情,由驿具奏。所获汉奸内,除现无确供及应当备质各犯外,余著于申明后,即在军营正法梟示,以昭炯戒。

至夷船或泊定海，或泊宁、镇，来往既无一定，姓名又复互异。据称嘍嘍已于上年定海打仗时，被葛云飞用炮击毙。现在宁波尚有安突德、吗哩逊、郭士立诸逆，而助逆之汉奸，曹江以东仍复充斥，必应相机进剿，一鼓歼除。现经该将军等酌派将弁，教练官兵，并将岱山撤回勇壮，屯扎偏僻处所，预备将来接应。其舟山一带仍令勇壮埋伏，以为后路牵制。著奕经即与特依顺、文蔚随时商酌，将战守事宜妥为布置。

现在宁波、镇海、定海三处究有夷船若干只，夷匪若干人？前此单开所获白夷是否内有要紧头目？其管粮餉二等头目是否即在此内？均应向现获各犯确切讯明。至逆夷挂孝送殡之已死夷目究系何人？安突德曾经受伤是否属实？慈溪炮毙之夷目是否即系巴逆，与该夷书所称巴姓是否即系一人？其所称近来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无首，究系在何处被何人所杀？均须逐一追究明确，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五九、著奕经乘英目及汉奸多被诛戮之际 激励众心相机进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接仗情形，并拿获汉奸，讯取供词一折。逆夷窃据三城，肆行滋扰，又复勾结奸匪，窥探军情，实堪发指！兹据奏，逆首嘍嘍于上年八月定海打仗时，被葛云飞用炮击毙，现在夷船嘍姓系属假冒。并慈溪接仗时，炮毙逆夷头目，宁波城内夷人尽为挂孝，据报即系逆夷巴姓。又逆夷安突德臂受一枪，并有大夷目受伤甚重，死夷尸身共载五船，运往定海掩埋。又最要汉奸陈秉钧等五犯，现已拿获讯明正法，其余所获夷目、汉奸人数甚多等语。现

在著名紧要逆夷,或临阵受诛,或被伤垂毙,其助逆肆恶之汉奸亦经先后擒获,是逆夷以汉奸为爪牙,汉奸即以逆夷为利藪,表裹为奸,殊堪痛恨!该将军等既经剴切晓谕于前,兹复查拿惩办于后,想军民人等自当晓然于顺逆利害之故,志切同仇,益加感奋。著奕经等激励将士,相机进剿,其未获奸匪仍当严密查拿,毋稍松懈。务期迅复郡县,尽扫逆氛,以伸天讨而警奸邪。

钦此。

### 一六〇、著浙江巡抚刘韵珂访察宁波 定海英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谕:

此次扬威将军等于正月二十九日进兵攻剿宁波城内逆夷,旋于二月初间在慈溪接仗,我兵未能得手,颇有伤亡。闻逆夷被我兵击毙杀伤者亦复不少,此内有著名头目受伤身死,闻系巴逆,郡城内逆夷尽皆挂孝,甚至所过城市以洋布贴地行走,据此情形,似又较巴逆尤为紧要。又有击毙逆夷尸身,共载大小五船,运往定海掩埋。著刘韵珂于往来定海之人详细询问,或密遣人前往访查,所有两次接仗究竟击毙逆夷若干名?有无著名头(目)在内?其运往定海尸身果否有五船之多?务得实在情形,遇便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一、著直隶闽浙两广等省督抚照讷尔经额所 奏防范闽广商船章程一折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两广总



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体察闽广商船情形，续筹严密防范章程一折。所议尚属周妥。嗣后福州、厦门、潮州之洋船出口，该省地方官择令天津有字号之商人，出具并无夹带奸匪切结。到津之时，复责令原字号商人先行确查，如有来历不明之人，即行呈报，仍令出结。以后如有发觉，两处商人一体治罪。其广州诏安之洋船出口，该地方官责令保船税行出结，由各处给照衙门钤印，粘连船牌尾后，以凭到津查验，如无加粘印结，不许进口。倘该船有夹带奸匪情事，即将出结之税行治罪，钤印之员参处。至洋船未经装载之先，雇定水手，呈报原籍州县给发印照，注明年貌姓名，并每名发给腰牌，粘贴印花，以凭到津查验。若由别处装货后，或须添雇帮驾之人，著持照赴所在州县或丞倅衙门报明，粘单盖印，仍发给印花腰牌。如查有奸匪混匿，将粘单盖印之员参处，断不准沿海口汛巡检外委擅与护帖。其有客民临时搭载来津贸易，亦应遵例赴各厅州县衙门请给印照，将年貌籍贯年月填注明白，如无印照，不许一名搭载。迨商船驶至海口，由天津镇道督率文武员弁，按照旧章逐加查验。如有姓名年貌与印照不符者，即行严讯究办。到津时船只停泊，不准在城乡人烟稠密之地，只许离城三四里外宽阔处所，间段挨次下碇，不得拥挤一处。在船人等，除与行户交易之商人准令上岸外，其余水手均不准上岸。并于两岸分段多派兵役，弹压巡查，催令早卸货物，即速解缆出口，无任逗留。倘商船到口时，夷船适亦到口，则商船自不准放入，以防混淆之弊。如此层层防范，奸匪自难遁迹。著闽广督抚及直隶总督转飭各该地方官，一体遵照办理，务当核实稽查，日久不懈，切勿视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固守省城并裁撤兵勇及勿轻信法国来人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筹议战守情形，并祁埏等奏军需数目，应办事宜各一折。据奏逆夷嘍嘍喳自浙驶回香港，添船自固，并邀他国货船同泊，议战实无把握。惟议守省城，可保无虞，各处星罗棋布，密为预备，逆夷闯入，必受大创等语。览奏均悉。着即责成奕山等严密防范，慎固封守，倘有疏虞，惟奕山等是问。惟现在既不议战，所奏添造兵船，旷时糜费，又系徒托空言，殊属无谓。至虎门十处炮台，据称无船不能护修。若必待船只造成始行动工，为日甚长，何时方可藏事？其裁酌兵勇一节，准其将广西兵一千八百名留东备防，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分别尽撤，另挑本省兵勇防守。倘本省之兵勤加训练，可资得力，即广西之兵亦可随时酌撤。再，现在义勇二万六千余名，既难于议战，为数亦觉太多。著该将军等会同遴选，择其精锐得力者，令其协同官兵分地驻守，余著酌量再行裁减，仍须妥为安顿，毋任别滋事端。所奏每月需银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如能将兵勇逐渐裁撤，经费自更节省，著祁埏、梁宝常力加撙节，毋任虚糜。

又另片奏，法朗西国王因闻暎逆犯顺，遣令兵头来粤解散等语。夷情诡谲，所称善为解散，恐难凭信。且该夷如何向暎夷解说，即能解散之处，又不肯明白具禀。况现在浙江集兵攻剿，亦无广东遽作议和之理。惟该国向通贸易，素称恭顺，现既来粤递禀，著该将军等传谕该夷，尔国向来恭顺，原准照常贸易，如果能为天朝出力，大皇帝自必嘉悦。至被暎逆扰累，自为保护，及如何借词

交兵等情，中国例不过问。该将军等仍须严密防范，勿堕奸计为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三、著将已革湖广总督周天爵免 罪仍留粤效力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奕山奏，已革湖广总督周天爵，自改发广东军营，派带湖北官兵，并办理守御事宜，任劳任怨，实系可靠之员，恳恩免罪，仍留效力等语。周天爵著准其免罪，仍留于广东军营效力。

钦此。

### 一六四、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 酌拟杜绝汉奸缘由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军录)

奴才禧恩谨奏，为遵旨酌拟杜绝汉奸缘由，恭折复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奴才在金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逆夷占据浙江郡县……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预杜奸萌，无微不至。伏思逆夷滋事以来，诡谲异常，欲除外患，先靖内奸，实为本清源之要。奴才前于出关后，周历奉属海口，逐一查勘，各就各城险易形势，分别布置严防。因汉奸行踪诡秘，巧诈百出，恐有假冒商贾，驾船装点，赴各海口窥伺情弊，奴才到处剴切谕饬地方官，严密访缉，编查保甲，务使

穷乡僻壤不准容留面生可疑之人等因，恭折奏闻在案。惟查此项汉奸多系闽、广莠民，该处与外夷通商，贸易船只络绎不绝，易于混迹，故多被其利诱，遂致蔓延滋事。至奉天沿海口岸虽与南省情形不同，而商船往来停泊，亦恐奸匪混入滋扰，必应未雨绸缪，认真防范。奴才抵任后，即同兼管奉天府尹事务·侍郎惟勤、府尹呈麟悉心密商，遇有各省船只到口，务须不动声色，详细盘诘，提验照票，查其某栈向来交易商船字号，并舵工水手姓名年貌籍贯箕斗，逐一相符者始准验货上岸交易，兑货即令开行。稍有歧异以及夹带违禁器械者，立即拿获解省究办。其余并不卸载口岸亦应严加察禁，不准一人登岸。倘该逆匪及汉奸在洋面稍露形迹，冀图混入海口窥伺，虽有照票，其驾驶之人不难辨识，随时盘获，根究办理。奴才等密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及行知山海关监督，飭谕各口岸书差于收兑之际一体搜查，稍有形色支离，或有不遵盘验者，即系可疑之人，立即密报地方各官迅速严拿，以期缜密。

至于团练乡勇，若用无籍流民，诚恐良莠不一。今奴才详加筹酌，先尽八旗内挑选健壮余丁充补旗勇，不惟易于稽查，且可演习技艺，为异日干城之选。其乡勇如有土著，及山东、直隶流寓有年之民人，膂力强壮，技艺熟悉者，即责成该管州县，取具互保甘结，加具印结，准其选充。概不许招募他省及来历不明之人，以致奸匪漏迹。其中倘该地方官虚应故事，一经查出，即行严参。其防守兵勇教演步伐，纪律整齐，进退旗兵已密授清语数句为号，令仍各按衣领后缀清字布条，民勇令各编土音暗号，以为标识。诚如圣谕，昼战目视相识，夜战声闻相知。即使汉奸潜来，假扮乡勇商民难民，分路登岸，意图朦混，真伪易辨，自不难一鼓作气，剿捕无遗。该匪虽有奸谋，亦无所施其伎俩。奴才遵即剴切晓谕军民人等，咸知曩夷逆天悖理，复载不容，务当同思敌忾，众志成城，不可稍形畏葸，自隳锐气。奴才钦奉训谕谆谆，断不敢稍存大意。惟有悉心筹画，慎密严防，以期毋负圣主委任之至意。

所有奴才钦遵谕旨酌拟杜绝汉奸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所办俱妥，认真督饬防守。钦此。

### 一六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毋庸再调黔川官兵并不准杀害英俘汉奸亦不准释放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现办防剿事宜一折。据奏总兵段永福及带兵将备均已回营。四川兵丁张光福接到逆夷回信，要将王帼保、陆心兰放回。所获白黑夷人，现据查明，白夷确名味哇噶士，系属船主，并非水手。黑夷系克什米尔回民，被逆要挟来浙，现求放回本国。所雇河南、河北壮勇，除阵亡走散及裁汰回籍外，留营计有二千名，定海潜伏之兵现亦分别撤留。一面分探各城夷情，另行踏看（勘）水陆进兵道路。文蔚调拨兵勇，陆续东进，作为防守前路，仍伺隙剿攻等语。览奏均悉。现在续调各路精兵，计可先后到浙，该将军等惟当慎密筹商，固不可冒昧轻进，尤不可坐失良机。其陕、甘兵二千名前已有旨调拨。现又飞催河南、广西省，将前经有旨预备各一千名，迅速赴浙。所请贵州、四川官兵未便再行调拨。齐慎计可不日到浙，即著前往曹娥江一带，会同文蔚，或分或合，作为前路，遇有可乘之隙，即行照会该将军相机攻剿。至所获黑白逆夷回民及从逆汉奸，仍遵前旨不准释放，亦不准杀害。并着查明前此讯出供词，有无捏饰，务得确情，其所称老将头目恐难凭信。

又另片奏，该逆添有夷船多只，难保非虚词恫喝。著伺（俟）侦探得实，即行驰奏。

又另折奏,火攻船只,伏应参差各情。著即令承办各该员戴罪图功,责令捐办,不准开销,以观后效。其失陷城内之守备王国英及兵勇四十余名现在有无确耗,均著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六、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按照所奏于海口 各处严加设防控制得宜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

禧恩奏,查看海口情形,并开单给图呈览一折。盛京海岸绵亘一千八百余里,所有著名口岸固应处处严加防范,而其最要之处尤应控制得宜。现据该署将军查明,据冲扼要不过数处,着即审度形势,层层布置,务期声势联络,有备无患。其前由省派调复州、金州协防兵五百名,业于冬令撤回,现在该二城兵勇既敷防守,自可停其派往。其祥厚所选熊岳兵丁二百名,即著认真训练,以备协助,并着该副都统常川往来各隘查看,以专责成。其黑龙江兵现在连山、高桥一带屯扎,系在关门、奉天适中之处,尚为得地,惟当妥为安置,俾益作其勇敢之气。

至所称团练旗勇一节,此项壮丁皆系八旗子弟,自应勤加训练,令其一体娴熟。其各城所练乡勇,除留备挖濠筑垒等事驱使外,即酌量陆续裁汰,以节糜费。又各岛居民,其有不入户籍者,岸上既无居业,自难令其迁移。著酌留泉水数处,以便岛民食用,其余有应堵者即行堵塞,不准将食物柴薪淡水接济该逆,违者即以通逆治罪。

又该省运赴海口安设之炮,既有不能适用者,即著承修官赔

修，务臻稳固，仍飭令各该城勤加演试。其雇募商渔船四十只，现据验明，于内洋试演驾驶不稳，若外洋风浪，尤觉无济于用，亦著即行撤散。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七、著河南及广西巡抚各选精兵一千名赴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广西巡抚周。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鄂顺安挑选河南省精兵一千名，周之琦挑选广西省精兵一千名，候旨调拨。现在浙江军务紧要，著该抚等即选派曾经带兵员弁分起管带，飭令迅速赴浙，交奕经等差遣，毋稍迟误。仍飭沿途严加约束，毋使滋扰。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八、著奖励浙江打仗出力珠勒亨等员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奕经等奏，官兵剿击夷匪，于宁波、镇海两次接仗，焚烧夷船，击毙逆匪，当降旨谕令将出力员弁确查保奏。兹据该将军查明打仗出力各员弁，开单呈览。该员弁等争先敌汽，奋不顾身，自宜量予恩施，以示奖励。御前侍卫·副都统銜珠勒亨手受矛伤，尤为出力，著加恩赏给呢铿额巴图鲁名号。御前二等侍卫希凌阿，著以御前头等侍卫升用。乾清门四等侍卫伊昌阿，著以三等侍卫升用。二等侍卫文艺，著以头等侍卫升用。三等侍卫西拉布，著以二等侍

卫升用。御前头等侍卫明庆,著赏给副都统衔。乾清门蓝领侍卫穆腾阿,著以三等待卫升用。二等待卫常清,著以头等侍卫升用。委护军参领文兴,着以副参领尽先升用,先换顶带。都司张奉明、守备牟成烈,均著赏换花翎。都司刘天保,著赏戴花翎。五品顶带千总刘炳,著赏换花翎。千总史荣椿、把总石长明、千总李超、把总杨镇华、马正得,关吉祥、马麟,外委何定芳、杜映棠、候补把总丁蕙兰,均著赏戴蓝翎。兵丁曾思义、王尔寿、马超元、何得龙、王仲良、晁晏、林马喜、沙金魁、陈淇、何瑄、马祥、任士举、马忠、朱正喜、赵廷举、张汝荣、胥得安、张思本、张有才、文懋修、唐开绪、杨富、汤廷瑚、李文斌、陈大明、贾崇恩、朱永庆、杜升、谈恭敏、陆朝,勇壮头目张文德、薛举,义勇朱共南,均着赏戴蓝翎。小金川汉牛屯守备·行营参将銜郎木甲、泽立大,金川河西屯守备·行营游击銜巴图鲁阿郎,均著赏加行营副将衔。该部知道。单并发。

钦此。

## 一六九、著将浙江金华协副将朱贵等 八人照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与逆夷接仗阵亡各员,请旨分别赐恤一折。览奏深为恻惻!浙江金华协副将朱贵身受三处枪伤,临阵战歿,其子武童朱昭南随同打仗,身受两枪,同时殉难,实属忠义可嘉!朱贵著照总兵例赐恤,朱昭南并著一并议恤。仍著该将军等查明朱贵现尚有子几人,及朱昭南有无子嗣之处,即行具奏,候朕施恩。甘肃西宁镇左营游击黄泰、陕西隆德营守备徐宦、署陕甘督标都司·下马关营守备陈芝兰、四川大金河千总加副将銜巴图鲁阿木穰、瓦寺土守备哈克里、浙江候补知县颜履敬,均著照例赐恤,以慰忠魂。



该部知道。单并发。

钦此。

一七〇、伊犁将军布彦泰等奏报原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到戍在印房当差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sup>①</sup>(军录)

再，奉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之原任两广总督邓廷桢，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到戍，由奴才等派在印房当差。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七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仍饬常恒昌办理藩司事务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经有旨令卞士云帮同浙江藩司常恒昌办理事件。兹据刘韵珂奏称，藩司常恒昌旧患肝疾，并未复发，精力尚可撑柱。所有浙江藩司事务，著仍饬该司自行办理。其杭州军需总局，仍著责成卞士云专司，各总其成，毋致贻误。

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一七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奏报遵旨会议大沽北塘屯兵安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军录)

臣讷尔经额、臣胡超、臣周悦胜跪奏，为遵旨会议大沽、北塘等处屯营安兵，逐层接应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讷尔经额奏，遵旨复筹天津海口府城等处防堵稽查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讷尔经额当即恭录咨会臣胡超暨天津镇陈金绶、宣化镇石生玉一体钦遵知照。并将上年所撤防兵分别行调去后。兹于三月初五日，臣周悦胜行抵天津府城，偕臣讷尔经额前赴大沽、北塘一带海口，与臣胡超等履勘情形，详筹会议。查大沽南岸各炮台并迎面拦潮坝上安设各炮位，挑选准头熟练胆壮技强之兵丁八百名，派大沽协副将胜魁、涿州营参将博尔洪武、大名镇中军游击李世荣督率备弁等分带，专管施放攻击。天津镇陈金绶即在炮台后迤西三里余之东沽地方驻扎，带兵一千五百名，并于炮台迤南道沟子地方安兵五百名，以资策应而杜抄袭。臣周悦胜在于葛沽地方驻扎，带兵二千名，以为陈金绶之接应。其北岸炮台，现派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正定镇中军游击花里雅逊布等带兵五百名，管炮防护。又北塘各炮台，派通州协副将台斐音泰、提标前营游击龚继荣、宣化镇左营游击郝源、都司管德声等，分带兵六百名，管炮防护。宣化镇石生玉带兵一千名，即在北塘村后里许驻扎，以资接应。臣胡超移驻大沽北岸，查有新河庄地方距北岸炮台十里余，距北塘十五六里，为两处后路扼要，臣胡超即带兵二千名，陕勇五百名，在此驻扎，以为大沽北岸炮台并石生玉之接应。

又大沽北岸炮台虽与南岸对峙，而中隔海河，设遇风紧潮旺之

时，济渡维艰，必须分途策应，方免临时周章。臣胡超驻扎新河适中之地，所有北岸炮台即归臣胡超照应管辖，冀可得力。至由葛沽以至天津郡城，海河曲折，水程约一百余里，陆路七十余里，节经臣讷尔经额多派干员，逐日分段密查，以防奸匪混迹。其间沿河两岸各村庄俱已团练乡勇，俾令就近共卫地方，即以各卫身家。复于人烟稀少该夷不经意之处多安埋伏，务期步步为营，使该逆层层阻遏，不能肆逞。臣讷尔经额驻扎郡城，除存城兵勇不调外，仍于拨赴各处所余兵丁内留兵七百名，督同督标副将善禄、务关路参将闵正凤、大名镇标都司田宗泰等管带，一律操练精纯，以备随时调遣，相机接应，不使稍留罅漏。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七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查明丰润县以东各州县海口后路接应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遵旨查明丰润县以东各州县海口，酌议后路，择要添兵安营，以资接应，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入都展觐，准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发交上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具奏，北塘以东沿海各口分设防兵，拟归并各营，俾厚兵力，并移营向里，以便攻击一折。敕即查明办理等因。臣因正定镇向荣在山海关防堵，相距各海口不远，当即飭委该镇，会督通州协副将台斐音泰、山永协副将兴泰、河间府知府张起鹄并各地方官，周历确切妥议去后。

兹据禀称，查原奏内称：北塘海口折而东向，共有润河口、黑沿子、刘家河、清河口、臭水沟、浪窝口、蒲河口、洋河口、秦王岛、石河口等十处，分隶丰润、滦州、乐亭、昌黎、抚宁、临榆等州县。其自丰

润县之涧河口至抚宁县之洋河口八处,各处建筑炮台,设兵二三百名不等。酌以相距较近之涧河口、黑沿子二处官兵并为一营,刘家河、清河口二处官兵并为一营,臭水沟、浪窝口二处官兵并为一营,其原分为两处之蒲河口、洋河口二处毋庸归并,仍分为二营,并蒲河口营盘亦毋庸更动。洋河口弁兵应移营向里,归并各营亦俱向里安设,庶兵力既厚,声势亦旺等语。查丰润至抚宁各小海口原设炮台处所,其海口外有沙线,内多浅滩,使该逆以小船乘潮驶入,在水则易于胶浅,上岸则一片淤泥,难以驻足。且沿海一带陷坑重叠,该逆遇坑即陷,我兵乘势攻剿,易于得力。若将各营归并移后,既恐该逆驶近海岸,四顾无人,随意内窜,淤泥陷坑,皆可从容漫越,迨至高燥平衍之地,分投滋扰,则兵力无多,攻剿较难措手。所有各海口原设兵二百名,应请仍循其旧,惟兵力较单,应请就钦差移营归并之议量为变通。于各海口后路,择其安隘,酌量添兵,作为接应,似更周密。

臣与镇将等悉心筹议,八海口情形,如丰润之黑沿子、涧河口两处,则以新富庄为后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为两路接应。乐亭之清河口、臭水沟两处,则以钟家庄为后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为两路接应。昌黎之蒲河口、抚宁之洋河口两处,则以苏家村为后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为两路接应。其滦州之刘家河、昌黎之浪窝口,现因原设营盘较为卑湿,已量为移后数里高燥之地。惟两处海岸绵长,均无两路适中要隘,自须各就本处情形添设接应。查滦州团练乡勇二百余名,又上年招募新兵二百名,现在派员管带,勤加操演,即可并作刘家河之接应。昌黎县沿海招募乡勇八百余名,系升任保定府同知曾世仪上年团练,亲自教演,现仍派令曾世仪择其胆壮技强者自行管带,即作为浪窝口之接应,均可得力。至丰润之涧河口、黑沿子,乐亭之清河口、臭水沟,昌黎之蒲河口,抚宁之洋河口,各后路应添之兵,即在上年奏准山海关一带沿海添设新兵二千名内,酌量调拨。沿海各营相距不远,临时调用,可以克期而至,

此时但须派定地方，仍令在营操练，不必遽行征调，以节经费。

至原奏内大沽、北塘海口原钉木桩，距岸较远，为枪炮所不能及，该逆易于抽拔，应改钉向内一节。臣查海河钉桩之处，乃系头层设伏，是以距炮台稍远。夷船设若驶入拦江沙内，甫过浅处，将至深水，即使其不能畅行。炮台上之炮位固不能概行击及，而中间有设伏之木簰，其上排列炮位，暗伏水勇，木簰不虑其炮打，水勇于簰后可以藏身，相机施炮，夷船在木桩之外，足可轰击。即有多贼下船拔桩，并预备窝蜂炮子趁势排打，尤为得力，臣前亦经奏明，似无虑该逆拔桩。臣职司守土，责任綦重，断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上纾宸廑。

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呈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七四、著直省各督抚体察輿情熟 思筹划军费良法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省各督抚。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谕：

穆彰阿等奏遵议帑项军储一折。据奏财赋所入岁有常经，粮饷所资用无定数，请飭各督抚体察輿情，熟筹良法等语。国家经费有常，必应量入为出。现在军务紧要，费巨用繁，尤须妥为筹画。前据鄂顺安奏，豫省城工劝谕绅民捐输兴筑，此外山东、两淮、浙江、长芦均经先后报捐，是在外筹画一费，即在内省拨一项。著各该督抚体察輿情，熟筹良法。其应如何因地制宜，于经费实有裨益，而仍无拂于民情，即行条议具奏。至应征一切新旧正杂钱粮，亦著统行查核，转飭按款依限征收，无使短绌。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五、著两江等省督抚并长芦盐政 筹议可否酌加盐价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两广、浙江、山东、山西各督抚，传谕长芦盐政。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穆彰阿等奏，历届办理河工均经酌加盐价，民食商情尚无窒碍，可否照办等语。著两江、两广、浙江、山东、山西各督抚，并长芦盐政体察情形，悉心筹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六、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 谢赏骑都尉世职等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军录)

提督衔台湾镇总兵·骑都尉世职臣达洪阿、按察使衔台湾道·云骑尉世职臣姚莹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备员海外，上年八月歼擒逆夷，甫蒙训示周详，优加赏赉，方愧涓埃未报，悚惕滋深。兹复以九月夷船再犯鸡笼，官兵击退，并剿办南北两路逆匪各一折。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奉到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逆夷两次侵犯台郡……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三月之内叠被殊荣，闻命自天，感惭无地，当即恭设香案，率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望阙叩谢天恩讫。

伏念逆夷犯顺，中外同仇，台湾为海外岩疆，臣等责无旁贷，翦兹丑类，期无孑遗；殄彼乱民，岂容朝食。乃蒙逾格鸿施，有加无已，赏延于世，逮及郡臣，凡臣下不数之遭逢，皆臣等及身之荣伴，抚衷增愧，图报愈难。惟有共矢和衷，益加奋勉，临事广集群力，务

求有勇知方，以期仰副圣主内安外攘之训。

除查明在事出力人员另折保奏外，所有臣等感激微忱，理合恭折遣弁，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七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设法严防汉奸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遵旨设法严防汉奸，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先后两承军机大臣字寄，一奉上谕：浙江汉奸为逆夷导引……一奉上谕：该逆诡诈多端……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圣虑周祥（详），无微不至。

伏思逆夷借汉奸为爪牙，汉奸资逆夷为利藪，蔓滋勾结，为患滋深，自须严杜汉奸，庶足以遏贼凶焰。东省处天津上游，为北路屏障，固本省之藩篱，尤应严畿辅之防卫。臣通盘筹画，悉心计议，查东省各营调防官兵，自上年臣采用前明戚继光束伍法，伍各有队，队各有长，居处相习，非独编伍正兵，即跟随余丁亦能闻声相识。招募乡勇，亦先以此法为团练纲领。今欲杜绝汉奸溷入兵勇之中，但须责成各队长，于各兵勇枪矛刀械军装衣服，各令暗编记认，弁兵余丁彼此互语，亦令每日变一口号以为问答，昼战则辨记认，夜战则辨口号，使我兵进战退守，无论风雨晦明，同队之人各有辨认，则临阵接仗，似无虞汉奸假冒诡溷。

至重兵屯聚，择要而守，海岸辽阔之区，固不能处处分防，奸匪乘虚窥伺，实在意中。然逆匪由僻路登岸，或欲溷入城市，或欲抄出我营盘炮台之后分路肆扰，要必有经由扼要之区，断其来路，即无所逞其奸谋。如现在登郡防兵屯于城北，而城东一带海滩辽阔之处，由东而北，适有扼要狭径，现将此路设法塞断，挖掘陷阱，贼

即不能由东路横冲奔突。此外沿海各处,臣亦经委员分段查勘,凡有旁路后路可以抄袭者,俱令相度要隘,多方堵截,其不能堵截者,责成各地方官团练民勇,环筑土堡,凭险扼守。并于滨海各城及冲要市镇有关战守之处,俱排设栅栏,派员分段监守,但非本城本镇之人,无论商旅流丐,概行盘诘,稍涉可疑,即时驱逐;不准轻予出入,似亦足以杜群匪之冒濶而绝其内应之奸谋。

惟南来汉奸,假道山东窜入天津,此最为目前要虑。而自东省至天津,水陆两程绵亘千里,有可于河路假充粮船及铜船官商各船水手纤夫,结队而过者,有可于陆路假充过客,北由德州东由武定沿海一带直趋天津者,势难执途人而尽诘。臣与所属文武各员再四参酌,计惟有于水陆两路出境入境之地,扼其要津,派员密查。南来河路以峰县之黄林庄为始,北去以海州之柘园镇为止。南来陆路,其山道以郟城县为始,湖路以峰、滕两县为始,北以德州为止,东北以武定府属各县,与直隶天津府接壤为止。每处各派精细干练佐杂三四员,酌给薪水,令其常驻于南北要路,梭织巡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逐细盘诘,一有端倪,即解交地方官勘问。一面谆切晓谕大小各坊店,于行客投宿,察其踪迹诡秘,即就近密禀该委员查究。并严谕该委员等稽察之法,总宜小路密于大路,小店密于大店,其实在正经商客行李车辆确无可疑者,不得借端留难,以杜纷扰。现在南粮重运将次入境,兖、曹两镇臣皆须往来河干督催。臣分咨各镇臣,于水陆各路一体派弁巡防。南路由兖州镇督察,北路由曹州镇督察,务使文武委员星罗棋布,无一处得容汉奸假冒北行,以仰副我皇上垂念海疆谆切训诲至意。

至浙省遣回之壮勇曾否全数回籍,现已飭司委员,分赴各该县,按名确查,容俟复到,另定约束章程,再行奏闻。

所有现议设法严防汉奸情形,理合恭折复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所办甚妥,实力为之,以副



委任。钦此。

### 一七八、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亲 勘海丰县海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亲勘海丰县海口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海丰县大沽河海口现办防堵事宜，未经亲诣查勘。此次由省来登，取道武定府校阅营伍，拟就近赴海丰县督勘情形，当经附片奏闻在案。嗣臣于前月二十五日阅竣武定营弁兵之后，即日轻骑驰抵海丰县，周历大沽河口岸，于直东两省接壤要隘详晰履勘。该处沿海一带，荒滩数十里，并无村落。调到武定、德州两营官兵四百名，募雇乡勇四百名，由省运到大炮六位，俱经护理济东泰武临道岳龄，会同武定营游击阿麟保等，分别扎营于关家城子营庄，距海岸四五十里不等。各庄围筑土堡，绵长数十丈，兵炮皆藏于堡后。所募水勇三百名，亦埋伏于该河螭蝗口门以内，由海岸瞭望，几不知内有水陆防兵。察看该护道等布置情形，尚合机宜。逆夷如敢内犯，登岸后先须奔驰数十里，其力已疲。我兵乘其疲惫，陆路兵勇攫于前，河路水勇尾于后，似足制其性命。仍面谕该护道等，于营后各筑瞭远高坡，必须确见夷匪深入，我兵炮力能及，方准施放枪炮，不得先事张皇，转致惊窜。臣在彼暂住三日，将各兵勇逐名校阅，其水勇所备木筏火砖火罐等件亦逐一亲验，并令在河内分别试演，火机一燃，立时轰烧。且内河水势较弱，非同洋面惊涛骇浪，人力难施，故该水勇凫水浮沈，竟较登郡水勇甚为矫捷。惟乡勇纪律技艺尚未能纯熟，臣临行时谆嘱该护道，会同该游击乘此驻防无事，督同武弁逐日勤加训练，务使各乡勇长矛击刺，进退步伐日练日精，不致临阵惊惶无措，以收实效。并令多备健马，遇有警

报,亟宜两省互相知会,协力剿攻,毋得稍分畛域,致有疏虞。臣由海丰东行,顺道校阅寿乐、莱州各营官兵,兹于本月初七日驰抵登郡。

除俟阅毕省东各营分别等第汇案另行奏报,并将登郡应办防堵各事宜次第办理外,所有臣亲勘海丰县海口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所备俱好。钦此。

### 一七九、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飭属妥办 押递被遣散壮勇回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安徽巡抚程、山东巡抚托、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因浙江遣散壮勇,在途恐不安静,降旨令牛鉴等飭属弹压,收缴器械,咨送回籍安置。本日据程喬采奏,到境之奚殿臬等十三名已据呈缴器械,其余赵义元等一百数十名,询称已在浙江缴过器械,现在责成地方,随时随地加意巡察等语。览奏均悉。惟所称逐程咨送,既虞照料难周,未必全遵约束,并恐办理不善,转滋事端。听其自行回籍一节,此等无籍之徒,设或沿途滋扰,并窜入直隶及各省地方,甚或有从逆汉奸漏迹其中,不可不严行查察。著牛鉴、程喬采、程懋采、托浑布、鄂顺安分飭所属,于该壮勇等到境时严行弹压,密为稽查。如何押递回籍,妥为安置,仍著妥筹酌办,务使奸匪无从混迹,方为妥善。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〇、著钦差都统哈呢阿查奏琿春兵  
内能驾威祐船出洋人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谕：

现在山海关驻扎吉林兵一千名，内有原籍浑春地方，平素能驾威祐船只，善于泅水并能出洋之人，共有若干名？著哈呢阿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一、漕运总督朱树奏为遵议严防汉奸章程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①(军录)

再，臣钦奉谕旨，以浙省汉奸助逆肆凶，为害滋甚，上廑圣怀，飭议严防章程。训谕谆谆，跪读之余，实深悚警。臣伏思宵小窃发，靡不裹胁良民，以助声势。小民孱弱，不得不俯首相从。及至大兵剿捕，逆贼远扬，被胁者本属善良，转须随地安抚。每届军务情形，大略相同，并非浙省惟然也。矧此次定海既失复得，得而复失，与镇海、宁波同为贼踞者，已逾半年，土地人民尽为贼有。抗志不屈之事，岂能责之平民？且城为贼据，既可免纳钱粮，更可利其资助。逆贼即以掳掠之资饵我小民，三城黎庶已属不少，此外附近之区，亦多被其煽惑。是各城一日不复，贼氛一日不净，奸匪将日见其多，诚不免有蔓延之患。至粮船本属窄狭，除装米装货外，空地无多，而船内应有之人，男女不下二十余口，朝夕共居，无不熟识。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偶有外来之人，难逃众人耳目。若须买嘱一船，始得藏匿一二汉奸，似无是事。况粮船行走迂缓，自江浙抵通，动须三四月之久。其中验腰牌、点卯簿、搜器械，自帮弁以至漕臣合之沿途文武官，久已防之如贼，非稽查明确不肯放行。汉奸以谋逆之身负至重之罪，岂肯入难以容身之地，行迟久莫达之程，自取败露之理。臣受恩深重，断不敢为水手饰辞，自干罪戾。故凡有应防之处，曾经设法严防，事皆分内，未便琐屑呈奏。今蒙垂谕及此，用敢揆度事理。

附片缕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八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照所奏大沽北塘屯营安兵一折慎密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陕西提督胡、直隶提督周。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上谕：

讷尔经额等奏遵议大沽、北塘屯营安兵情形一折。据奏大沽南岸各炮台，并迎面拦潮坝上安设炮位兵丁，派副将胜魁等管带，陈金绶即在台后东沽地方带兵驻扎，周悦胜在于葛沽地方接应。北岸炮台派游击罗应鳌等带兵防护，其北塘各炮台派副将台斐音泰等驻守，石生玉驻扎村后接应。胡超驻扎新河庄地方，距北岸炮台十里余，距北塘十五六里，为两处后路扼要，北岸炮台即归胡超照管。由葛沽至天津郡城沿河村庄，均已团练埋伏。讷尔经额驻扎郡城，相机接应等语。所办甚属周密，著即照议办理。

又讷尔经额另折奏，各处海口后路择要添兵安营一折。据奏丰润、乐亭、昌黎、抚宁均有后路接应，惟滦州之刘家河、昌黎之浪窠口均无两路适中要隘。现已团练乡勇，招募新兵，派员管带，操演接应，均可得力。其海河钉桩之处亦无虑该逆抽拨等语。览奏

均悉。仍著该督等慎密防范，期于确有把握，毋任稍留罅隙，以致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防闽省不可令英人 陆战得手并应撙节经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上谕：

怡良等奏筹议闽省海口情形一折。据奏现在先须保护居民，饬令同知顾教忠等驻守厦门，办理联乡之事，民间尚听劝谕。漳州、同安、泉州等处兵勇不能过少，余均撤减，以节糜费，现须铸炮练兵等语。览奏均悉。现在浙江剿办尚未得手，闽省必应严加防范。该督奏称待之于陆尚有把握，惟当竭力堵守。倘逆夷胆敢蜂拥登岸，我兵奋勇前进，较之沿海轰击当易为力，万不可令逆夷于登陆后再行得手。又据奏地方殷户稀少，虽经奉旨鼓励，捐输甚属寥寥等语。国家经费有常，仍著该督等悉力筹画，力加撙节，毋任虚糜。至举人黄蕙田条陈各件，著俟该举人回籍之日面加细询，并令密行制造各项器具，眼同演试，是否可行，据实具奏。该督甫经简任，务须体察该省水陆情形，妥密布置，期于有备无患，方为不负委任。勉之又勉！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四、著漕运总督朱树照所奏严防 匪徒溷迹于粮船水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奉

上谕：

朱树奏现办严防匪徒漏迹情形一折。粮船水手向易滋事，现当浙省夷氛不靖之时，尤应严加防范。据该漕督奏称，停运水手，设法安插，并于过淮时照册盘验，其册外增添之人，复令各帮另造一册，责令自行稽查等语。俱著照所议妥为办理。至交卸回空时，务饬所属验明人数，随帮带回，并逐日点卯。倘有一名留驻天津通州等处，惟该漕督是问。其沿途所雇短纤，只准其至所雇之地折回，不准携带长行。

又另片奏，粮船本属狭窄，行走又复迂缓，加以沿途稽查，外来之人难逃众人耳目，汉奸无从漏迹等语。每年重运抵通，往往有附载北上之人，原难一概禁止，其姓名籍贯，总当设法稽查。著该漕督分饬所属，密筹妥办，断不可任奸匪漏迹其中，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五、著准德珠布所奏于江宁及江苏藩 库借银修理驻防官兵房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德珠布等奏，江宁、京口驻防官署兵房连岁被淹，恳请援案减半，借给俸饷修理一折。江宁、京口驻防官署兵房，前于道光十八年请借俸饷修理，分限八年扣还。除按季按月还过银两外，截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止，各官员兵丁所欠银两尚未扣完。据该将军等恳请，援照道光十一年减半借修成案，计江宁八旗官员请借俸银九千九百二十两，兵丁请借饷银四万七千八百四十四两；著准其在于江宁藩库借动；京口八旗官员请借俸银三千九百六十两，兵丁请借饷银一万八千六十两，著准其在于江苏藩库借动，俱仍俟在前借项

扣完后，分限四年接扣归款，工竣后造册送部查核。该部知道。

钦此。

### 一八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镇海焚烧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朱折）

臣奕经、臣特依顺、臣文蔚、臣刘韵珂跪奏，为密派委员，在镇海海关衙头焚烧逆夷船只，烧毙夷匪，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奕经、文蔚于进攻宁镇之先，密令各处预伏勇壮，以备临期接应。正月二十九日接仗，虽一时未能全行得手，而各路仍有勇壮潜伏。兹据镇海县知县同知衔叶堃禀称，从前接奉臣等面谕，并臣刘韵珂札饬，即商同镇海县生员王师真，密造藏药器具发火机关，演试灵便，另备船具，选择水勇多名，并由各委员协助乡勇，以备进攻。二月二十五日夜间，生员王师真统领火药船十二只，分作六排，水勇四十余名，由僻港撑至镇海附近夷船处所，时已四更，将头排药船用长绳从水底系定，乘潮退之时紧对逆夷大船发火，即将停泊税关道头之大夷船后尾烧燃。是时响声震地，火光烛天，该船夷众惊起，但闻呼号之声，不及解放杉板，纷纷窜入水中，其余夷船闻声，遂各驾大小杉板船前往扑救。彼时生员王师真即乘势督催水勇头目并各散勇，将后队五排药船重重继进。逆夷见前后左右皆是我军船只，各杉板即从四面围住，过船搜察火具，触动机关，各船火药立时并发，烟焰冲天，硫磺药弹上下飞腾。我船与逆船搀杂一处，均经燃著，逆夷亦莫能辨认。惟闻人声鼎沸，各船遥见如此声势，即时开放枪炮，从两面轰击。彼时该令所带乡勇并附近暗伏乡勇在旷僻处所，闻逆夷枪炮之声，亦各发火开枪，作为疑兵应援。逆夷不知虚实，但见各处火焰，又有枪声，疑我军有无数兵勇，其枪炮愈发愈多，复向江面乱击，直至天色将明，各乡勇水勇随即陆续撤退藏匿，并无一人受伤。

至该逆被焚杉板及焚毙夷匪,因时在深夜,不能确计其数。但是夜火光甚炽,逆夷号呼不绝,约计焚毁之船、烧毙之人实属不少。惟该逆大船未能全焚,止烧毁后尾并后桅篷舵等物,及上悬之杉板数只。逆等惊扰彻夜,天明即向各处寻觅踪迹,并捉拿沿海渔户民人,追究根底,竟不知兵勇船只实从何处驶来。现仅止张贴伪示,声言是夜来有火攻船数只,多幸无虞,百姓不必惊慌等语。是其胆怯心惊,故作掩饰之词,已可概见。臣等诚恐该令侈张其辞,禀报未能确实,一面选派兵役,密往该处向乡勇民人查探,复一面札飭宁绍台道鹿泽长,在曹江就近访查,据实具禀。连日探回,并据该道禀复,船只人数亦未能查访的确,其大致均与该令叶莛原禀相符。

查镇海县知县同知衔叶莛接奉臣等札谕,即能商同生员王师真,设法办理药船,乘夜潜往镇海,焚烧逆夷大船后尾桅舵,并焚毁大小杉板船只,烧死夷匪,足使该逆胆慑心惊,实属明干有为。该员前于镇海失守时投河未死,带罪立功,本属分所当为,但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员办理火攻船只,焚烧夷船夷匪著有微劳,自应奏恳恩施,以示鼓励。相应请旨将镇海县知县同知衔叶莛宽免从前失守县城之罪,并赏戴花翎。镇海县生员王师真设法密办药船,亲往镇海督催乡勇,发火攻烧逆夷,亦属勇敢出力,应请赏给六品顶带并赏戴蓝翎。其出力之乡勇水勇均由臣等酌量奖赏。

所有密派委员焚烧夷逆大船及杉板船只并烧毙夷匪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大约烧毙逆匪若干,仍当查奏。另有旨。

### 一八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盘诘英俘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朱折)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连日盘诘夷俘,并探



报夷情，及从前接仗伤斃逆夷姓名，现在追究确实，遵旨复奏，仰祈圣鉴事。

三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驰奏，戴罪图功，并讯取汉奸供词各一折，览奏俱悉。汉奸助逆肆恶，殊堪发指，若不翦其著名党羽，何以激励众心。现获之陈秉钧等五犯既已讯供正法，其前获之陈在镐一犯，已谕知牛鉴等解赴军营，著与供词未确之叶双太等八犯一并严切讯究，务得确情，由驿具奏。所获汉奸内，除现无确供及应留备质各犯外，余著于申明后即在军营正法梟示，以昭炯戒。至夷船或泊定海，或泊宁镇，来往既无一定，姓名又复互异。据称曩嚙喳已于上年定海打仗时被葛云飞用炮击毙，现在宁波尚有安突德、玛哩逊、郭士立诸逆，而助逆之汉奸，曹江以东仍复充斥，必应相机进剿，一鼓歼除。现经该将军等酌派将弁教练官兵，并将岱山撤回勇壮屯扎偏僻处所，预备将来接应。其舟山一带仍令勇壮埋伏，以为后路牵制。著奕经即与特依顺、文蔚随时商酌，将战守事宜妥为布置。现在宁波、镇海、定海三处究有夷船若干只，夷匪若干人，前此单开所获白夷是否内有要紧头目，其管粮饷二等头目是否即在此内？均应向现获各犯确切讯明。至逆夷挂孝送殡之已死夷目究系何人，安突德曾经受伤是否属实，慈溪炮毙之夷目是否即系巴逆，与该夷书所称巴姓是否即系一人？其所称近来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无首，究系在何处被何人所杀？均须逐一追究明确，据实具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陈在镐一犯尚未解到，其叶双太等及续获双奸等犯，均派令委员悉心研鞫，俟得有确供，再行分别正法梟示，以昭炯戒。奴才等前因所获白黑夷人供词不一，姓名互异，当派侍卫容照，带同素晓回语之守备叶荣、千总马兴才，详细盘诘，始知黑夷内有克食米尔回民四名被胁来浙，白夷亦渐知感悔，但夷情一切不肯详说等情，于二月二十九日具奏在案。适广东送来通事二名，熟悉夷语，

奴才复又添派随带司员,向该夷等连日隔别诘问,并赏以食物,假以词色。据通事译出供词,白夷内并无管粮头目,惟有带兵头目一名吁布尔管下二百余人。此次来浙,统计夷兵水手杂役约有一万七八千人,并非一国之人,系由各处湊集雇募前来。其最大头目啊啡,现统陆路兵将,巴咖提督水师兵船,噶嘯喳系伪钦差。该国中噶嘯喳名字最多,去岁在定海被炮轰毙之头目亦系噶姓。至玛哩逊、罗卜丹、郭士立等,或能说汉语,或能写汉字,均系聘来通事,每月给有月费,随同啊啡等办事。安突德亦系带兵头目,现在该逆吁布尔等及各黑夷均有感悔之意。谨将译出供单缮呈御览。

至夷船现有若干,讯据该逆供称,因系分泊三处,来去无常,且时有增减,实不知其确数。惟据近日探禀,宁郡停泊四只,镇邑停泊八只,定邑及洋面岛岙停泊三十二只,其数似较正月间稍有加增,而货船亦在其内。每城[船]夷匪除水手杂役不计外,均有二三千人,亦不时来往调动,往往乘夜暗伏舱底,开至外港,次早驶到各城,换衣登岸,即诈言添兵若干。前据探报有逆夷新来船四十只,并添兵万人之信,现据各处近日探禀,止称逆夷由闽、粤来船数只,并未见有添船四十只、添兵一万之多。并据获到汉奸供称,此言闻自逆夷传说,其为借以恐吓人心,已可概见。

至逆夷挂孝送殡,该城民人共见,并据慈溪县禀报,该逆停棺总持寺内。但各禀止称巴姓,是否即系巴麦噶,抑系巴咖,未能探访的确。再,近日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无首。查定海先后捉获逆夷均陆续解赴省城,其宁、镇两城仅止生擒白夷一名,其余因该逆防守甚严,两城伏勇虽乘便捉获,未敢生擒到营,止割取首级至营呈献,仍将尸身抛弃掩埋。复有该处民人因忿恨该逆等奸淫掳掠,伺其私出人少之时,乘机击杀,或将尸身沉之江底,以灭其迹。连据各路禀报,自正月以来已有十余起。宁波城内外府学后、小江桥、滨江庙、江东盐仓门外,及镇海二衙头、五里碑各等处,均有杀死夷人之事。除由委员指名禀报,余俱不知为何人所杀。

总之，夷情诡诈，凡系临阵击毙之人随将尸身拖去，惟恐人知其头目，如有伤亡，亦必多方掩饰，船只人数随时增减，是以奴才等遣去密探及各县并委员禀报，时有参差，未能画一。

奴才等现在晓谕军民，激励将士，即日令兵勇陆续进发，先至曹江、上虞等处屯扎，奴才等亦随后前进，一面密派妥人，探访逆夷举动，预备相机进剿。并札谕乍浦委员，转饬定海带勇各员，如有可乘之机，即奋勇攻剿，毋得迟延观望，致有漏泄贻误。仍一面札飭各路，将未获奸匪严密查拿，不敢稍有疏懈，务期迅复郡县，净扫逆氛，用以伸天讨而警奸邪。

除将各路禀报杀毙逆夷名数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连日盘诘夷俘并探报夷情，及从前接仗伤毙逆夷姓名，现在追究确实各缘由，理合遵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 一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出力人员

#### 升补军营现有武职各缺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军营出有武职各缺，将出力人员按级升补，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经具奏，在营武职如有缺出，无论题选，应照定例统归军营，酌量立功人员，从次题升拔补，当经兵部奏准咨复。嗣因宁、镇、慈溪三处接仗后，出有各缺，奴才等复经奏明，俟详核出力人员，循例升补各在案。现在查明前次进剿宁、镇及慈溪接仗各将弁，均能奋不顾身，同心敌忾。除择其尤为出力带有重伤者，奏请恩施外，其军营所出各缺，自应先将接仗出力及随营当差著有劳绩之员，按级升补，以昭鼓励。现出有金华协副将朱贵阵亡一缺，查随营参将仅止山东济南城守营参将托金泰，河南卫辉营参将董

光甲二员,均未出队接仗。兹拣选得参将托金泰,任事实心,监造炮位均属坚致灵便,现派管带乡勇,亦能训练有方,堪以升补金华协副将。所遗参将一缺,查有四川川北镇顺庆营尤吉(游击)张富,进攻宁波,督催出力,接仗带伤,堪以升补。所遗尤吉(游击)一缺,查有陕西汉中镇西乡营都司李俸举,管带乡勇,打仗出力,堪以升补。又甘肃西宁镇左营尤吉(游击)黄泰阵亡一缺,查有甘肃察汉俄博营都司张奉明,年力精壮,打仗受伤,堪以升补。所遗都司一缺,查有陕西固原提标隆德营守备牟成烈,临阵勇往,不避矢石,堪以升补。所遗守备一缺,查有陕西乾州汛千总朱玮南,系副将朱贵之子,年力精壮,勇往出力,堪以升补。又陕甘督标右营守备徐宦阵亡一缺,查有陕西会宁营千总马从龙,迎敌争先,接仗出力,堪以升补。又陕西提属下马关营守备陈芝兰阵亡一缺,查有陕西河州镇标右营千总马正友,身先士卒,打仗出力,堪以升补。

以上拟请升补各员,除朱玮南现在丁忧,应俟服阙补行引见。其余各员,亦请俟凯撤后再行送部引见,相应请旨饬下兵部照例核办。至千总以下各缺,例由奴才等拣选拔补。

现将打仗出力各弁兵挨次拔补,照例造册咨部,仍一面知照该省督抚提镇存案核办。

所有军营武职各缺,将出力人员按级升补缘由,理合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兵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一八九、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生擒英兵 并究出奸民通敌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二次生擒逆夷,提讯供情,究出在地通夷奸民,立

时拿获，恭折具奏，并进呈夷信图书等件，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臣等督率淡水营厅县计破夷船，生擒白、红、黑夷及广东奸民，于二月初四日由五百里驰奏，声明委员往勘，搜取炮械，提犯解郡讯取供情在案。兹据文武委员托克通阿、岑廷高勘明击破夷船，系在淡水厅、彰化县交界之土地公港，夷船业已击碎，船上货物俱已无存。惟先后夺获并捞取大小铜铁夷炮十三门，自来火鸟枪十二杆，又七杆枪口旁上插尺许长细尖刃，又双合双口自来火鸟枪一杆，短刀二十七把及鞭铜等件。又浙江营鏢号鸟枪八杆，腰刀二十一把，破烂夷书二册，夷信五十三纸，同夷犯四十九名，粤东奸民五名，一并提解来郡。连日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焯，暨凤山县知县魏彦仪，委员魏一德、托克通阿、卢继祖等，逐一研讯，转译供词。臣等亲提复讯。

据夷目颠林同管船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巴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坭供，系唎咭喇国间你地方人，颠林管驾三桅夹板船一只，系夷人烟沼跋本钱，以颠林为呷咩呀，向在广东售卖货物烟土。道光十九年间在望迈地方闻知广东严禁烟土，令大小夷船将所带烟土全行缴销，领事头目义律报知本国女王，以夷商置货多领国主本钱，年收税利一旦乌有，又不准通市，遂传谕各马头新祈波、骂叻格、板榔屿、孟加辣、望结仔、唎叻即息辣、勿多力时、望迈即孟猛等各处，调遣兵船，派义律为大总管，咱唛为副总管，到广东打仗。望迈一处派船十九只，颠林即在其内。配带夷兵三百余名，带大杉板一只，小杉板二只，并有望迈管税之夷官马哩监发给番银十二万，置备烟土及呢羽各货，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开船，三月到广东。雇倩(请)现获奸民黄丹、郑阿二，转邀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并跳水在逃的唐阿高、陈阿二，在船帮卖烟土杂货。其时义律要向广东索取烟价，不许，又被驱逐，遂留咱唛在广东照料，自带兵船至浙江舟山攻打，图占马头。既得舟山后，义律复回广东索银，广东仍不允给，义律即号令各

船攻破虎门。至二十一年三月,广东行商给还烟价,义律随令各船退出外洋。因啖唆奸淫民间妇女,被众百姓将其毆死,义律报知女王,改派噶喇渣为大总管,吧噶与思哑敕力吧敦时为副总管,统计夷船大小百余只,大船七八百人,小船二三百人,均听噶喇渣调度。噶喇渣等到广东时,义律即带银回国,噶喇渣因广东给过银两不便滋事,想在厦门、舟山夺占马头,即派吧噶同思哑敕力吧敦时带领兵船,于上年七月攻打厦门。又自带兵船数只,分出厦门兵船三十余号,攻打舟山、镇海、宁波等处。颠林随同噶喇渣至浙江,并未到过厦门。噶喇渣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间,闻说本国的兵船到台湾鸡笼被官兵击破,夷人全数拿获,随叫颠林等兵船多只与黄丹前来探听,相机行事。并叫信用的广东汉奸刘相、苏旺写信一封,交黄丹带与台湾人张从,嘱同赖妈来、陈恶在地勾结人为内应,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台湾洋面,游奕数日,不见张从同赖妈来等人接应。至三十日到大安港欲进口门,见岸上官兵人多,不敢驶入,正在游奕,遇一小渔舟驾至船边,向黄丹招呼说话。黄丹即许以重价,托其指引海道,不想渔船引到沙汕搁浅,又被岸上大炮轰击,众人惊慌跳上杉板小船逃命,被岸上人将大小船均击碎,水陆追赶,把颠林等五十四人拿获,其余之人不知生死,银物一齐落水等供。诘以现获夷信多件,是何军情奸谋。据供都是夷人往来问候商量货价之信。

提讯黄丹、郑阿二,同供俱系广东香山县人,从前在望迈地方做过买卖,因与夷人熟识。上年啖夷滋事,伊等转雇现获之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并在逃之陈阿齐、唐阿高,在颠林船上充当汉奸。噶喇渣船上汉奸大头目两个,一名苏旺,一名刘相,俱系广东番禺县人。各舡所用汉奸自七八人至十余人不等,均须先向苏旺、刘相二人说明来历,方能到船上用事。上年十二月里噶喇渣听见八月间有本国夹板兵船,在台湾鸡笼口被官兵击破,夷人全行拿获,令该犯等同颠林前来探听。苏旺、刘相写汉字信一封交伊等寄

与台湾张从，托其在地行事。伊等不识夷字，现获夷信多件，不知有无奸谋等语。余与颠林等所供大略相同。陈阿盛系番禺县人，张阿广系顺德县人，张阿有系南海县人，所供亦属相符。当向黄丹追取苏旺、刘相等原寄之信，据称原信缝在领褂夹层，前在洋面落水被获，领褂被人脱去遗失，信内所言尚能记忆，给以纸笔令其默写数十语，与所供无异。据此，臣等查夷情诡诈，现获各信其中必有奸谋，所言询商货价殊难遽信。惟台地无人翻译，即刑讯亦难辨真伪，应将现信同前次所获完好夷图九幅、书二册、信十七件并该夷自画船式二纸，一并封固进呈，请旨饬交四译馆翻译，具奏办理。

至张从一犯系凤山县人，道光十八年被逆首张贡逼做旗脚，拟军发配广西荔浦县。赖妈来系嘉义县人，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凤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张从甫于本年三月接准配所来文移缉，赖妈来、陈恶二犯如何脱逃尚未接准配所文移。张从一名先于上年逃回凤山县，投充逆匪陈冲伪军师，经台湾县知县阎忻拿获，讯供认在广东勾结夷人来台，伊为内应，业已正法，奏报在案。赖妈来及陈恶二犯未据张从供及，既据颠林等供有勾结情事，随密饬各属重赏购拿。兹据台湾县知县阎忻在内山地方将赖妈来同窝留奸民方业一并获到。提讯赖妈来，供认道光十六年二月在贵州配所逃到广西，上年正月遇见张从、陈恶，各道穷苦，张从劝令同到广东投充夷人作汉奸赚钱，赖妈来与陈恶不敢允许，张从遂独自前赴广东。过数月后，同陈恶穷苦不过，只得讨乞同到广东，不见张从。七月间遇见刘相、苏旺，招呼二人，说张从已回台湾。刘相、苏旺知他二人也是逃犯，遂叫回台湾纠人，俟夷船到时内应滋事。该犯遂与陈恶各自分路行走。该犯于十二月底方偷渡回台，听见夷船到鸡笼已被官兵击破，嘉义、凤山两县匪徒起事，俱被官兵剿灭，张从业已破（被）获正法。该犯害怕，不敢出头，逃至内山相识的方业处相依，与方业约俟夷船再到台湾，打听情形，即出来纠人

内应,其陈恶有无回台,并不知道。方业供认在内山种地,上年十二月间,赖妈来到地投依留住,约俟夷船到台一同纠人内应等供不讳。

臣等查此次所获白夷十八名,内头目颠林同伙长三人均系红夷,尚有四人,一名肫哩,一名撒力撒,一名怒文,一名勉询,亦系红夷。因其毛发微黄,故称红夷,同白夷十一名俱系吃(英)夷本国人。前据淡水厅营禀报,红夷一人系属错误,应行更正。其余黑夷三十名皆系望迈地方人。据供逆夷前后凶狡情形历历如绘,讯供之下,不胜发指。此等岛夷,自古以来惟知嗜利,本与犬羊无异,乃奸民黄丹、陈阿盛等竟甘心从逆,导引奸民张从、赖妈来等,本系逆案被胁充军,不知悔改,复在配所脱逃,起意投充逆夷,为之回台纠人内应滋事。幸仗圣主天威、张从一犯上年已先破(被)获伏诛,今赖妈来、黄丹、郑阿二、陈阿盛等六犯亦经拿获,实为复载所不容。陈恶一犯到台与否未知确实,现飭各属重赏购拿,一面禀咨内地广东一体查拿,尽法惩办,以免煽惑滋事。

所有二次拿获逆夷及奸民,讯取供情,红白黑夷犯名单,合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恭呈前后所获夷图九幅,夷书二册,夷信七十纸,夷画船式二张,共装一匣,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九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陈酌议江苏省 防英经费支用条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酌议江苏省防夷经费支用条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江苏防堵经费,前因两淮商捐银八十万两,余剩无多,奏奉敕部筹拨银五十万两解贮苏州藩库,以济要需。当经札行司道,



俟解到后核实支用在案。兹据江苏藩臬三司会同苏松太道具详，自曠逆滋扰浙洋，迄今一年数月之久，江苏界连浙省，防堵尤应加严。节经奏调各省及本省官兵分驻海口，复遵旨多募壮勇，认真团练，以资捍卫。所需口粮等项为数已属不貲，兼之修建工程，制造军火，并有赴苏赴浙之过境官兵应给水脚盐粮，费用更形繁巨。惟系动支部拨正款与前次商捐不同，而现筹办防剿事宜头绪纷纭，有应照例支销者，有应援案办理者，并有例无明文必须斟酌妥办者，自应核定条款，俾得有所遵循等情，会议章程，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奉拨前项银款，原应按照定例开销，庶帑项不致虚糜，军费悉归实用。第今昔情事异宜，例文难于赅载，自不能不参酌成案，量予变通。复核所议各条，均系查照则例及各直省奏令之案，分别酌议，尚属合中。理合缮具条款清单，奏恳圣恩俯准查照办理，俾支应不致掣肘，于防堵机宜洵有裨益。臣等仍督飭该司道等，力求撙节，随时稽查。如敢有冒滥丝毫以及饰词延误，令即从严参办，用示儆惕。

除咨部立案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 附件：江苏省防务经费支用条款清单

谨将酌拟江苏省防夷经费支用条款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调防官兵应分别外省本省支給俸装也。查派往出征各省绿营官兵，例有俸赏银两，仍于俸赏之外分别酌借，凯旋后按年扣还。至本省官兵如因事值紧迫，兵丁必须裹带鞋脚等项，准予营中公项内量予借给。现在浙江调拨本省官兵，业经浙江抚臣刘韵珂奏准减半借支，事竣后，官分四季，兵分八季，照数扣还在案。此次江苏派调外省官兵，分赴各海口防堵，均系预备接仗之实，与出征无异。所有俸赏例借银两，应请一律给予。其本省官兵并请援照

前项例案,减半借支,分年扣还,仍统归各本省自行动支造报。如有本省未经请领续在苏省补领者,自应照数补给,移咨该省解还归款,以免缪轱。

一、调防官兵应分别支給盐菜口粮也。查各省驻防及绿营官兵,余丁跟役按例各有月支盐菜,日支口粮。其绿营官兵,本省者自离营之日至未出口以前,别省者自离营之日至未出该省交界以前,只支口粮,不支盐菜。出口及离该省交界以后,盐菜口粮一体照例支給。今江苏省所调官兵,经前督臣裕谦奏明,凡有外营来之兵,每名日给银一钱。其沿海各本营兵丁,系移驻海滨者,每名日给银五分。惟现当防堵吃紧之际,该兵丁等驻扎海口业已年余,且地处荒僻,买备食物维艰,体察情形,日支口粮实属不敷食用。查道光二十年,前任直隶督臣琦善因调拨督标等处官兵防堵天津海口,奏准援照防堵滑县逆匪成案,每名折给银一钱五分。现在苏省防堵夷夷,事同一律,应请查照直省成案,凡外调兵丁折给银一钱五分,本营兵丁减半折支,余丁跟役分别照例支給,俾资鼓腹。至本省营员弁,凡系调防海口者,并请援照浙江省奏案,与外省官弁一律按品给与盐粮,并给跟役,以资办公。仍由各该营将调防官兵先行造具花名数目清册,通送立案,事竣核销。

一、本省外省官兵马干银两应酌量加增也。查出征官兵乘骑马匹例有应支草料,如备办本色不及,每匹日给干银五分。今江苏调防官兵本有应带例马,以备哨探进剿之用。惟海滨荒僻,骤集多兵,草料日见增昂。若照例价发给,实多不敷。该官兵奉调防海,所得盐粮仅敷糊口,势难责令赔贴。应请按照征兵例支干银,数目酌加一倍,每匹日支银一钱,统于经费项下作正开销。其本营本汛原有估给干银移知扣缺造报。

一、兵丁御寒无具,应酌给棉衣以恤兵艰也。此次奉调各路官兵堵御海口,枕戈露处,时届严冬,情形殊堪恻。查道光二十年,经前督臣裕谦饬备棉衣,分别赏给。即浙省调防兵丁,亦经浙江抚

臣刘韵珂奏明，制给有案。上年入冬以后，各兵御寒乏具者，已一体动项制给，应俟事竣造报请销。其各兵旧有棉衣，由各营解赴军营，分别给散，仍飭沿途地方官照例应付，护送汇案造销。

一、各海口雇勇协助应援案支給工食也。此次倭逆在浙滋事，苏省唇齿相依，节奉谕旨认真团练，协兵防守，均经分飭各州厅县钦遵办理。前次逆夷闯入崇明地方，曾经该勇等，协同官兵奋力击退。查该勇等或捕鱼糊口，或曲艺营生，今令舍本业而助戎行，非给予贍家之费，厚其日用之资，鲜肯应募。而沿海口岸纷歧，吴淞、黄浦等处尤关紧要，自应多为雇备，以壮声援。查浙江雇募壮勇，已由浙江抚臣刘韵珂奏请，每名日给钱三百文，雇自邻境实在技艺超群者，给安家银十两，若在本处就地雇募，酌减一半，以节糜费在案。江、浙事同一律，现已飭属格外撙节给发，至多不得过三百文，毋许稍有浮滥。所有安家银两，查照分别支給，仍责令经雇之州县，报候总局验明，派定防所，造册通送立案，以杜虚糜，俟事竣汇案请销。

一、过境官兵口粮应照案分别支給也。查粤省调派进征兵丁所需行路口粮，经两广督臣祁埏奏请查照回疆军需准销成案，每兵一名由各该地方官每日支給银一钱。今奉调各省官兵，或赴上海防堵，或赴浙江进剿，由苏省各属地方沿途应支行粮，事同一律。若照例定数目不敷实多，应请查照粤省奏案，每兵日给行粮银一钱。其在本省界内者，照例只支口粮，不支盐菜，应日给行粮银八分，以示区别。所有领兵官弁及官之跟役、兵之余丁跟役，均各照例分别支給，仍飭将过境官兵随时具报立案，事竣核销。

一、兵差过境应分别水陆供支也。查京外各省派往军营出征官员兵丁沿途行走，例有应得廩粮车马夫船等项，应行分别支給。又例载：如遇雇用民马应差之日给银二钱，守候回空减半，给银一钱。又雇用车辆，每车百里给银一两，仍先尽额车应付，如额车不敷，始准雇用民车。有应酌给到站回空守候等银者，临期确查陈奏核

办。又各省应付官兵船只,无论船只大小,均按每员名每百里给银三分,逆水每五员名给纤夫二名,每名给银五分。至各州县雇船赴站及守候日期,总不得过三站及三日之外,并按实在船户水手名数,每船以四名为率,多则照例,少则按实在数目,每名每日给口粮米八合三勺各等语。此次倭逆滋扰浙洋,江、浙两省调兵络绎。江省地当孔道,过境之差接踵而至,均由旱路入境,或至清河登舟,或至丹阳登舟,应分别水陆供应所需车马夫船,并应分别调拨雇备,先期守候,俾免临时迟误。所有支給雇价水脚工食等项,应俟事竣核实报销。

一、运送饷鞘炮位铁斤等项,应分别水陆核支脚费也。查水路运送饷鞘炮位及购买铁筋价脚若干,例内并无明文。惟军需例载:军粮由水路运送者,顺水每石每站给水脚银三分六厘,逆水给水脚银七分,顺水以一百里为一站,逆水以八十里为一站等语。此次防夷案内各处运解军需物件经由苏省,沿途地方道路平坦,并无车辆难行及山路崎岖险仄之处,而大江南北水路居多,则用船装运为便。除粮米等项本有水路运送专条外,其饷银炮位铁筋等项,应请均以米石比拟。第运送铁筋既难于饷鞘,而运送炮位更难于铁筋,缘饷银可以满船堆贮,至铁筋一项,大船亦不过装运数万斤,若炮位只能安放船舱之上。即至大之船,所装千余斤之炮不过数尊,数百斤之炮亦不过安放一二十尊,应将炮位一项,以五十斤作米一石,铁筋以一百斤作米一石,饷银每二鞘作米一石。其余军火器械应由陆路行走者,驿站额夫为数无多,不能不雇用民夫,应照口内定例,五十斤用夫一名,每名每日给工价银五分,口粮米一升,事竣汇销。

一、办差局员应照例支給养廉以资办公也。查例载:文职官员调派军营办理粮饷暨查核销算事务,督抚藩臬以及道府州县佐杂各员应得养廉银两,俱照本任应得之数全分支给,即于军需项下作正造销等语。此次苏省各海口大兵云集,一切防守事宜并随时支应

各项，头绪纷纭，款目繁多。前在上海县城设立支应局，续又设立炮局，委员分司其事，并有派赴孤悬海外之崇明地方。若令枵腹从公，情实向隅。现在浙省各局委员，业经浙江抚臣刘韵珂奏准，将应得跟役骑驮及本任俸廉，照例支給在案。苏省事同一例，应请援案支給，统由苏藩司衙门核明应支数目，在于经费项下动支給发，事竣作正开销。

一、医生书识匠役人等应照例支給工食口粮也。查派调军营医生供事书识画匠人等，例载整装一项自三十两至三两不等，安家一项自五十两至二两不等，其各项匠役有家口在籍者，每户月给米三斗。又查川、陕军需章程案内，安家行装银两，除就近募唤不给外，其离家三百里以内减半支給，三百里以外照例全支在案。现在防兵为数众多，海滨卑湿之地，经历寒暑，易染疾病，自应拨医分赴诊治。即书识并各项匠役，亦须一体饬拨，所需工食口粮家口月米，自应照例分别支給。如有雇募在三百里以外者，仍给予安家行装银两，饬将花名数目及给过银米各数，先行送司立案，事竣核销。其在三百里以内者，毋庸议给安家行装银两。

一、军营应需纸张笔墨油烛等项，应分别拨项制办也。查例载：军营需用药材，查明应用药物名色，即行饬属采办解往，将采买药料名目价值，据实造报户部。又行营所需纸张笔墨等物，该将军大臣核明应用数目，行知督抚，转饬地方官照依时价，据实采办，解往应用，事竣之日核准报销各等语。今苏省各海口调防官兵为数不少，所有应需纸张笔墨油烛药材并一切行军需用之物，自应随时拨银制办，给发备用，统俟事竣分别造报。

一、官弁兵役解送一切物件应给发盘费也。查例载：派委解送马匹及一切物件官弁兵役，日给盘费跟役脚力等语。今苏省防堵案内，运送军装军火马匹粮饷等项前赴海口及浙江，自应按例支給，现饬将官弁员名往回月日随时通报查核，事竣汇销。

一、官兵防堵海口应分别租赁民房，搭盖棚厂，以资栖止也。

查例载：官兵屯驻日期较久，如帐房不便租赁，民房小间给银三钱，大间给银四钱，如无店房可租，搭盖竹草房棚栖止，物料工价造报核销等语。现在防堵海口所谓各路官兵及雇募壮勇，为数较多，为时期较久。如皆支搭帐房，不足以蔽风雨。又地处海滨，民房稀少，势不得不搭盖房棚，以资栖止。此外军装火药物料等项，并须分别租赁房屋，搭盖棚厂，以便贮放，均俟事竣请销。

一、海口防夷须用船只木排等项应预为筹备也。吴淞等处海口逼近大洋，恐有夷船窜入滋扰，所有应备火攻船只、拦口桩木木排等项，及水勇乘坐船只，均须随时分别预备，以资堵逐。除船只一项就近分别雇办备用，比照租房，分别大间小间之例，大船四五舱者，每舱给银四钱；小船二三舱者，每舱给银三钱外。其桩木木排等项需用较多，自应委员前赴产木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办回应用，所需木价水脚等项，援照本省解部例木成案，责成该委员核实开报，事竣分别请销。

一、解送军火器械所需包垫等项应拨项制办也。查例载：解运一切火药等项，制办油篓箴包棕苫单垫席等项，均将做法及长宽尺寸逐细核实，开报题销等语。今各营解送原存及制造之枪炮药铅铁弹火绳旗纛锅帐器械等项，应备箱桶包箴绳索油罩等物，以及运送军粮需用口袋，应请分别动项制办，事竣照例造具细册报销。

一、军书紧要，应安设站所以资驰递也。此次逆夷滋扰浙洋，并于沿海一带往来游奕，苏省为水陆通衢，军书络绎。且本省海口纷歧，防御吃紧，一切调兵拨饷文报更繁。计自省至浙及自海口至省经由各处，无论偏僻冲繁，均应安设正腰各站，并设立步夫，随时接递，俾免迟误。所需工食口粮马匹料干，以及站所租赁民房，搭盖马棚，书识工食油烛纸张，并各项需用什物，均请照例支給。其旱道不通或被水阻处所，并飭雇用快船驰递，一切用过银两，事竣照例核销，马棚什物变价归款。仍将安设站所，何日添建，何日裁撤缘由，随时具报立案，以凭稽核。

一、沿海设防应多造炮位，修制军械，以资军用也。此次防剿逆夷，首重炮位，前奉谕旨，飭令或铜或铁多为铸造，以备调拨，自应源源赶铸，并将火药炮弹宽为储备，以免缺误。此外一切军装器械，除各处调防官兵自行随带应用外，其应行随时添给，并雇募壮勇，配用刀枪等项，均须分别制造。所有拨解浙江枪炮，先在海口演试，并本省安设。各要隘炮位，督飭防堵兵丁加意演习，俾资纯熟。其应用药弹，亦应一体拨给。以上各项应用物料，并现在制办之抬炮火箭火罐牛皮鱼网棉被絮芦柴稻草绳索竹木等物，统俟事竣造具细册，分款请销。

一、苏省制办军装器械等项例价不敷，应援案酌加也。苏省自上年防堵以来，铸造炮位，添制军械，累月经年，市物日渐昂贵。现又设立浙江后路粮台，制造愈多，即匠役愈形其少，加工增值均所不免，所有工料各价例定之数实属不敷。查浙省前请于例定数目之外，酌加十分之四，其例无定价者，即按现在市价估办，奏准咨行在案。苏省毗连浙江，情形相同，应请援案一体加给。其例无定价者，即照市价估办，统俟各兵凯撤，即行停止。

一、沿海紧要工程应分别赶办也。承平日久，各处工程多逾固限，前因停办期内久未兴修，此次倭夷在浙滋扰，苏省沿海一带城池营房炮台墩台等项，如有损坏淤塞，自应赶紧修办完整，挑浚深通。即各处添设炮位，亦应添建房屋，拨兵戍守。又沿海扼要处所，均已飭属相度形势，添筑土墩土墙，俾资捍卫。至桥梁道路均关文报军行，如有倾欹处所，亦应随时修筑平坦，以速邮传。以上各工若照常层层勘估奉部，复准之日再行兴修，实恐缓不济急。应请由司道委员勘明，如果久逾固限以及必应添设之处，即于防堵经费项下拨给银两，迅速兴工，以免延误。仍照例取造细册，详咨核销，一俟海洋静谧，仍查照向例办理。

一、沿海各营军装器械应飭随时修制也。各营军械关系操防，如有损坏，自应随时修整。惟逆夷在浙滋事，苏省防御加严，若仍照

常勘估,俟部复准,再行兴工,亦恐缓不济急。应请查照工程之例,如有应行修制者,随时勘明,拨项给办。

一、官兵口粮应分别支给本色及按时折价也。查例载:军营一切官兵夫役余丁站夫人等应支口粮内,除空名余丁跟役按照粮价运脚所费量为减折给发外,其实在官兵丁役站夫按日支给本色,以资口食,不得强为折给。如有情愿折支者,临时酌量米价之贵贱,运道之远近,核算脚费,酌中定价等语。此次官兵跟役余丁站夫壮勇人等为数繁多,势不能全支本色。除空名丁役照例折价外,其余如有情愿折支者,亦按时价脚费核算,折价给发。其兵勇口粮业已酌定数目,给予银两钱文。如愿将口粮一项仍支本色者,亦即查照时价,扣回粮价脚费,余银找给。其减半折支者,免其核扣。以上支給银米数目,查明明晰造册,事竣报销。

一、调防官兵在防病故应分别给予恤赏也。查在防病故兵勇本无赏恤之例,但该兵勇等远调赴防,并无亲属收殓情实可矜。现在浙省调防兵勇病故,业经浙江抚臣刘韵珂奏准,酌给收埋银两,以示体恤。又病故兵丁骨殖回营,照例每五具给夫二名在案。苏省在防病故兵勇事同一例,应请援照办理,事竣核实报销。其优恤故兵眷口,应由各营自行查办。

一、动用军需应照例扣收平余也。查例载:除官兵俸饷盐菜应给库平者毋庸扣收平余外,其余一切采买物料及商运脚价零星需用银两,每百两扣收平余银一两,作何动用,随案题报核销等语。此次动用军需,所有官兵俸饷盐菜口粮等项,均应给予库平,免其扣收。其余各项,照例每百两扣收平余银一两,专款存贮。遇有章程未载而事所必需者,即于平余项下动支,事竣另册报销。

一、拨借各省军火应令径行开销也。逆夷滋事以来,所有借拨皖、豫二省火药铅弹及豫省代造抬炮,并现存咨借皖省硝斤,应请统由各省作正开销,仍俟事竣,由苏省将收到前项军火存剩数目造册报部。



朱批：览。

### 一九一、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参赞大臣齐慎 过境并护送部拨银两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军录)

再，参赞大臣齐慎奉旨驰赴浙江，由冀省溯江而下，兹于三月十一日行抵苏城，与臣接晤后，当即定程前进。所有随带官兵，飭令地方官妥速应付，俾利遄行。至浙省续准部拨军需银二百万两，前接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仍即寄贮苏州藩库，俟需用时再行陆续咨提。内部拨银一百万两，业经分委丞倅，驰往前途迎探接护。一面移咨漕臣河臣徐州镇，并飭知扬州等营，按站派委武职大员，逐程交替护送，以免疏虞。其奉拨山东等省银两，亦即分飭地方文武员弁照例拨护，统俟解到后，飭司照数免收。又浙省借拨河南、安徽二省火药，因闽库不敷存贮，咨会苏省暂行截留。臣因苏省民居稠密，飞飭常州营及该府县拣择宽阔僻静处所，分起收藏。现据具报，河南解到一万五千斤妥为安放，其浙江后路粮台，续制抬炮鸟枪，现又造有成数，亦飭委员星驰解往，无误要需。

合并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九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英船在尖山 等处窥探及现在办理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军录)

再，逆夷自前月初四日与我兵在慈溪接仗以后，或以百余人，或以数千人，执持枪械，在宁波附近各乡搜查有无埋伏官兵。至二十五、六、七、八等日，该逆火轮等船在平湖、海盐、海宁、山阴、会稽

等州县所辖洋面，往来游奕。内有一船直入尖山口内窥探，二十九日各船始行退去。本月初三日又有三船自余姚洋面北驶，现在迤北之海宁等处，并未见其踪迹，或已乘夜潜回，亦未可定。探闻该逆前在慈溪与我兵接仗，被我兵击毙之众，甚属不少，该逆俱用船只装回。现又闻宁郡时疫渐作，该逆即有染疫身死之人，并据侦探兵役目击有船载病夷十余人前赴定海之事。惟宁波、镇海等处传言，该逆自上年九月间攻陷三城之后，即遣人回国纠约丑类，现已纠有夷兵一万名，兵船四十只，陆续自粤来浙等语。虽未之[知]其真伪，但逆船自粤省而来，先须由温、台两府属洋面经过，再行驶至定海。本年正二月间，温州府属之永嘉、瑞安、乐清，台州府属之太平等县，时见逆船过境，或一只或二只，均系自南而北。现又据永嘉县禀，有逆船五只由该县洋面北驶，各船载兵载货，及是否来自该逆本国抑本系在浙之船去而复返，或系由粤、闽两省转入浙境，无从确查。

惟其众时在宁波等处操演枪炮，又制造本排，蒙以牛皮，在城内小河演习水战，并闻其制有木首竹身假夷人，为进攻时诱我枪炮之用，察其居心，显有觊觎省垣之意。臣现已通飭文武镇静严防，倘该逆拥众内犯，必须细加审视，再行开放枪炮，以免堕其奸计。并因夹(尖)山以内暗沙缕结，向惟海盐县黄道关地方居民之驾船为业者，知其险易，其人名为发潮老大，凡船只出入均须雇令引带，否则即有搁浅之患。臣与扬威将军奕经，因逆船时至海盐等处游奕，诚恐其探知此事，将发潮老大裹胁入船，逼令引路，致有疏虞。访查此项发潮老大不过二百余人，尚属易于安顿。遂先后札飭海盐县及各委员，全数雇觅来省，派员管带，飭令撑驾巡船，并照水勇之例，日给雇值并付安家银两，以资养贍，俾逆夷无指引之人，或不致即行阑入。

至各场大小鹵船，上年冬间因闻该逆有捉掳之谣，经臣奏明封禁，将船只停泊内河。兹据各场大使以船运不通，存鹵渐乏，盐无

所出，民间即有淡食之虞。且自二月至今天气畅晴，挑土已旺，沿海沙丁十数万人多以刮淋为业，若有卤莫售，则无计谋生，必滋事端，稟请即行驰禁。臣行据总局司道会同运司查明，该大使等所禀系属实在情形。惟现值防夷吃紧之时，断不便漫无限制，将大小卤船全行开禁，致有他虞。议将大号船只须由大洋行驶者，照旧封入内河，其船身窄小止能在河滨往来并不驶入大洋者，准其开禁装运，以期于夷务、盐务两无窒碍等情。臣当查去年封禁卤船，原恐船被逆夷所用，是以概从禁绝，今为日已久，各场灶乏卤煎盐于民食殊有关碍，且淋卤人众，失业废时，断难安静。既据该司道等查明，小号卤船止能在海边驾驶，并不直入大洋，是小卤船所驶之处乃各逆船不到之区，不虞即为虏掠。当此土卤旺起，场灶需用孔迫，自应量为变通，庶不致因噎废食。现已飭令将小船开禁，令其运卤供煎，互相保结。仍责成各场官认真稽查，如有奸匪混迹，即行严拿究办，以免勾结。

所有现在夷情及臣办理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一九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抵浙省

日期并恭谢圣恩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恭谢圣恩，并报奴才行抵浙江省城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二月十九日在湖北省城拜发起程折奏后，随即星夜兼程前进，途间遇风暴，停舟片时，又复开行，三月十四日戌刻行抵浙江省城。十五日寅刻恭奉上谕：齐慎仍著作为参赞大臣，携带关防，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钦此。当即望阙叩谢。伏念奴才一

介武夫，叠荷特简，畀以重任，涓埃未效，弥切冰兢。复准兵部咨开，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前因奇明保年逾七旬，精力就衰，降旨命耆英驰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因念省城为根本重地，防堵尤关紧要，将军、参赞分驻各处要隘，只有特依顺一人带兵在省，恐不足以资控制。耆英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浙江省城，会同特依顺严密防守。如兵力尚单，应调本省及他省官兵，即著斟酌情形，一面飞檄调取，一面由驿具奏。倘有疏虞，惟耆英、特依顺是问。刘韵珂身任巡抚，守土是其专责，一切防堵事宜，亦著会同筹办。至浙省沿海各处口岸，仍责成奕经、文蔚、齐慎择要防守，相机攻剿。该将军大臣等惟当同心协力，以期战胜守坚，毋负委任，勉之！望之！钦此。奴才跪读之下，仰见圣明洞烛无遗，曷胜钦感。旋与扬威将军奕经接晤，询问现在夷情全系汉奸为之导引，我兵虽曾接仗，该逆夷尚未大受惩创，犹然恃险抗拒。奴才听闻之际，不胜发指。

查军行必须扼要，俾奸宄无隙可乘，不敢妄肆窥伺，方能战胜守坚。惟浙省沿海隘口纷歧，防守不可不严，即攻剿亦属不易。奴才拟与扬威将军奕经商定后，即赴曹娥江一带察看情形，何处扼要安兵防守，再为挑选精壮官兵，随时相机攻剿。奴才惟有仰遵圣训，同心协力，以期战胜守坚，毋负委任，庶可上伸国威，下拯黎庶，以冀早慰圣廑，借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感激下忱，并行抵浙江省城日期，理合恭折叩谢皇上天恩，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诸事慎勉，佐将军早建大勋，共膺懋赏，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 一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奏陈遵 旨另筹马队御敌之策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遵旨另筹马队御敌之策，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托浑布奏调防弁兵，酌带健马等语。所议未见周妥……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一编者。)仰见我皇上洞悉战阵形势，务求制胜出于万全之至意。伏查臣前奏调防弁兵酌用马队，但言南人畏马，拟于临阵之时，马队冲于前，步兵击于后，以北骑之长攻南匪之短，而未将马步兵丁如何练成阵势，回环冲击之法，详晰声叙，以致上廑圣虑。钦承慈训，惶悚难名。

兹臣抵登州后，详度府城迤东一带形势，与镇臣玉明悉心参酌，拟将马步俱伏于城西山后。其城东沿海地势宽阔之处，不复明设防兵，诱贼乘虚登岸。彼见岸上无兵，必不遽以火器轰击，待其趋近，伏兵突起，步兵居中，马兵分左右两翼，在步兵之前，出其不意，直前拥进，口发虎声，手持长矛利箭，两路横冲。其前队各统以干练将备，一见贼众惊溃，举炮为号，步兵急进。酌看远近，远者施放抬炮，近者接放鸟枪，再近至十步内外，即以短刀一齐奋力砍杀。而令马兵分作鸳鸯队，旋转于步兵之后，仍以长矛利箭为步兵后路策应，似此循环攻击，马队虽在步兵之前，既分两翼进退，步兵不致遭马兵践踏。其施放枪炮，窥贼远近，以为操纵，亦不致误击马兵，自乱队伍。逆匪所恃者火器，于其俄顷登岸未及施放之际，乘隙疾攻，则步队不如马队之迅速，故必马队先冲，庶可掩其不备，使在后之步队得逞其技。至绿营马队诚不如东三省之矫健，而东省兵弁夙有胆气，尚堪策励。果能认真训练，使技足以奋其气，气足以固

其志,而于马步相维进退疾徐之法,有条不紊,似尚可用。臣现在会同镇臣,于马兵中择其尤为强壮有胆者,亲督将备,逐日训练,务期于伸前缩后,直击横冲,各有辅车相依之势,久而益臻纯熟,自足以收实效。

所有遵旨为筹马队御敌缘由,理合恭折复奏,是否可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钦遵办理。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尽心教练,务期得力方好。钦此。

### 一九五、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火药及 代造鸟枪腰刀全数解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前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续拨安徽省火药二万斤,同前拨未解之一万斤,一并委员解浙等因。当将省局存贮三提火药二万斤,同怀宁、六安、合肥等州县代造鸟枪七百杆,腰刀一千二百口,先后委员解浙交收,节次奏明在案。兹复飭据安左右三营赶造三提火药一万斤,并据寿州解到代造鸟枪三百杆,腰刀五百口,经臣亲验火药,力能致远,鸟枪施放有准。惟腰刀不甚锋利,复飭怀宁县督押来丁雇匠加钢,改造完好,于三月初二日札委试用布理问潘达珍、臣标左营外委徐士印领解起程。除飭沿途各州县趲令星驰赴浙交收,毋得片刻迟误外。所有浙省咨拨火药及代造鸟枪腰刀业已全数解浙缘由,理合附片具奏。

再,四川提督齐慎奉旨赴浙江会剿夷匪,于二月二十八日由各路行抵皖省,臣当即督属妥为护送,于二十九日仍由水路前进。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九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定海 焚烧英船打仗获胜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朱折）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明定海焚烧夷船，打获胜仗，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定海孤悬海外，现在逆夷占据，恃为巢穴，洋面风潮既属险恶，逆夷船只又复坚固，督兵进攻颇难得力。当因浙江候补批验所大使郑鼎臣系上年阵亡原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子，稍知军事，曾随伊父在定海办理防堵，于该处洋面情形亦为熟悉。特派该员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只，即委令总司其事，会同营员渡洋，暗伏县城内外并各岙岛，预备焚烧攻剿。并札委现驻乍浦督办防堵事宜之杭嘉湖道宋国经，及山西遗缺知府王用宾，经理钱粮，督饬办理。惟海洋风潮无定，难以克期举动，该委员曾屡次禀报定期进攻，或以风信不顺，或因逆夷预知已有防备，皆未能动手。奴才奕经、文蔚恐该大使等冒昧轻进，连次札知该道宋国经等转饬各营员委员，如风潮不顺，务须暗伏不动，设有隙可乘，即行布置进剿，亦不得坐失事机。并谕令各水勇内查其柔脆胆怯者，即行撤回，庶免临期误事，而于帑项亦稍可节省。旋由该委员陆续撤退水勇约有二千余名，均经奴才等派员押令回籍，节次奏明在案。

兹于三月初十迭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等转据委员郑鼎臣禀称：三月初四日督催水勇火攻船，分路放入十六门等处，焚烧大夷船共四只，三板船数十只，击毙逆夷多名。并据军功顶带詹成功、把总吴大升禀称：在城内埋伏内应，烧毁逆夷房屋，杀毙逆夷数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并将夺获夷枪夷刀等件呈缴。奴才等因定海远隔重洋，究竟焚烧夷船若干，有无击毙夷匪，仅据郑鼎臣等禀辞，恐尚有

粉饰，难于尽信。复饬宋国经等核实确查，并派令御前侍卫珠勒亨、三等侍卫容照，带同台州同知陆模，前往乍浦严密访查。嗣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等连次具禀，并由该道派令委员盐大使刘文澜等五员改装出洋，赴黄盘洋、彩旗门等处，向自定海驶来渔商船只及贩蛎商人江姓等盘查，俱与禀报相符。该侍卫等到乍后，复密传由定来乍商民张大江等分别查问，均无异词，据实禀复，并将夺获及捞取夷衣夷物被烧篷索船板等件解送前来。

查得委员郑鼎臣于正月间带领船勇出洋，逆夷处已有汉奸告知，夷船逐日在各岙搜捕，并出伪示银两，捉拿该员，所有出洋各船只得分向偏僻小港潜伏，兼之风潮总未顺利，迟至月余未敢轻进。嗣将各船渐次聚集鄞县所属大嵩港内停泊，乘隙举动，并预行通知在定海城内埋伏之军功顶带詹成功等，如望见海面火起，即行接应，放火杀夷。至三月初四日，风平潮静，当即暗向各船装载柴草火药等物，先驶至梅山港，黄昏出港，分三路向北前进。适值东南风大作，守备徐楨宝督率火攻船只，先由十六门地方分作七排，奋勇放进衙头。该处停泊大夷船三只，逆夷见头排船只拢近，即时开放枪炮，各船同时发火，水勇赶紧换坐小船，或凫水避走，风急潮紧，七排船只重重继进，内有两排未能牵挂夷船，随潮驶过。其余俱围住夷船，即时引燃，火光烛天，人声鼎沸。逆夷始犹极力扑灭，并用炮四面轰击，继见篷索全燃，火势益盛，无处躲避，逆等纷入三板船逃窜。复值水师效用武举蒋忠清等管带后路兵勇接应亦到，开枪放炮，迎面攻击。该逆船只惊乱，复自相触沉多只，并有退回仍被焚烧者。

东岳宫逆夷见衙头火起，连放八九炮，声震数里，火攻船虽被逆炮击沉数只，而夷船大桅亦被自击，连断两根。该勇等乘势喊杀，逆夷大半落海，只因夜黑潮急不及捞获，亦有逃脱上岸者，径向东岳宫、定海城内奔避。其逃走三板夷船奔向竹山门，又遇水勇头目袁高荣带领火攻船，自小渠山驶来，该逆急用鸟枪、火箭击射，转



将柴草烧燃，风催火猛，烟焰迷天，直向夷船喷烧，逆船逃避不及，又被焚烧多只。至虾峙港地方，自上年秋间停泊最大夷船一只，总未移动，是晚千总韩庆瑞、王廷鳌并勇壮头目李世茂等，带领大号火攻船二十余只，一齐放进，乘风发火，首先烧燃逆船大桅及篷索等件，烈焰飞腾，在船逆夷仅止开放四炮，舱板均已引燃，不及解放三板船，各逆多半焦头烂额，势如鼠窜，凫水逃生，转瞬间逆船火药烧燃，声如巨雷，烟焰飞过山顶，即时桅倒船沉，不见踪迹。

维时军功顶带詹成功、把总吴大升等在定邑城内，望见东南海面火焰冲天，枪炮连声不绝，知系火攻船只得手，当约齐埋伏兵勇先行放火，延烧逆夷房屋，乘其扑救扰乱之时，奋力攻击逆夷，枪炮并施，兵勇奋勇向前，击杀逆夷数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并夺获夷刀夷枪等件。时已天明，内伏兵勇人数较单，恐被逆夷看出形踪，嗣后转难藏伏，因止割取首级数颗，仍前分藏各处，预备再行乘机攻剿。所获白夷暂藏民人许成明家内，所割首级亦因夷人守城严密，尚未能拿出。其城外埋伏之委员银沆等，亦经放火焚烧沿城房屋，以助声势，但距夷匪较远，未能击杀擒获。

至委员郑鼎臣分饬三路船只发火后，即上螺头门山顶，登高瞭望，遥见城内火光腾跃，又有枪炮之声，并见五奎山有逆夷屯扎，即分饬弁勇，先行奋力上山攻击。该逆亦开放枪炮迎拒，此地逆夷人数无多，旋即溃散，我兵乘胜追击，复杀死十余人，并夺获夷箱、夷刀、锡桶、衣帽等物数十件。旋有火轮船二只自北驶来接应各逆，弁勇即时开枪迎敌，击破舱板一块，逆船遂于衙头洋面横亘开炮堵截，天已渐明，势难前进。该营委员等渐次撤退，回望各路烟焰弥漫，尚未息止，后遣人顺流捞取烧残夷船桨片船板底橈等物多件，仍回至大嵩港停泊。

陆续查点各路弁勇，止十余人带有枪伤并火箭烧伤，亦有在水中被礁石及船帮碰伤者，并无一人阵亡。统计此次火攻，烧毁大夷船四只，内烧沉一只，三板船烧毁及触沉者共有数十只，烧毙沉溺

并城内击杀逆夷约有三四百人，实在数目未能确查。现在逆夷将各吞停泊之船聚集一处，不能远驶，四面用横木支撑，搬运木料，修理残毁船只。并驶驾火轮船，向各路搜寻，凡遇柴草堆垛概行焚毁，船只往来益加盘詰，处处查问官兵现屯何地，颇有畏我火攻之意。

查逆夷自上年侵扰海疆，在海洋水面从未稍受惩创，今于二月间，镇海衙头焚烧一次，止烧毁大夷船尾三板船多只，逆夷自相击杀多名，尚未烧沉大船。兹复于定海各洋焚烧大夷船三只，三板船数十只，并烧沉大夷船一只，城内洋面复击杀夷匪数百名。逆夷向恃其船只坚固，又以我军并无出海兵船，故敢往来洋面，猖狂无忌。不虞我军竟以小船火攻，打获胜仗，该逆受此大创，足使其胆碎心惊，而我军亦倍加气壮。奴才等现在激励将士，即日乘胜前进，相机攻剿。

所有此次焚剿逆船夷匪及在事出力人员，统俟确切查明，再行据实保奏，谨将定海打获胜仗情形，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定海远在外洋，往返查探有需时日，具奏稍迟，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览奏曷胜嘉悦，即有恩旨。

### 一九七、著奖励焚烧英船之镇海县 生员王师真等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密派委员焚烧逆夷船只，烧毙夷匪一折。据奏二月二十五日夜间，经奕经等并刘韵珂飭令镇海县知县叶埜，商同镇海县生员王师真，统领火药船只及水勇数十名，由僻港驶至镇海，紧

对逆夷大船发火，即将停泊税关道头之大夷船后尾烧燃，该逆夷等惊起呼号，不及解放杉板，纷纷窜入水中。彼时生员王师真即乘势督催水勇头目人等，将火药船只重重继进，各杉板四面围住，过船搜察火具，触动机关，各船火药立时并发。附近暗伏乡勇，亦各发火开枪，作为疑兵应援，乡勇水勇陆续撤退，并无一人受伤，焚毁夷船及烧毙逆夷不少等语。该逆经此惩创，自己胆慑心惊，著奕经、特依顺、文蔚、刘韵珂仍当商同相机攻剿，无失机会。镇海县生员王师真设法密办药船，亲往督催乡勇，攻烧逆夷，实属勇敢出力。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并赏戴蓝翎。镇海县知县同知衔叶莖上年失守县城，本有应得之罪，姑念此次办理火攻船只，焚烧夷船，尚为出力，著从宽免其治罪。仍责令设法防剿，如果始终奋勉，杀贼立功，必当再沛恩施，以昭奖励。所有奕经等请将该员赏戴花翎之处，著毋庸议。

钦此。

### 一九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烧毁英船之机收复郡县惩治汉奸擒拿著名英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驰奏，派员用火药船只焚烧夷船，并烧毙逆夷一折。已明降谕旨，将镇海县知县叶莖并生员王师真分别加恩奖励矣。逆夷经此惩创，自己胆慑心寒，著该将军参赞会同刘韵珂密商定计，趁此机会，乘间出奇，痛加攻剿，收复郡县。

又奕经、特依顺、文蔚复奏，盘诘夷俘，究出从前接仗伤毙逆夷姓名一折。览奏均悉。该逆狡狴异常，诈言添兵，将船只随时增减，其实在情形仍应密加访查，小心防范，不可再堕奸计。

据奏查明最大头目有啊啡、吧咖、噍喇等名字，又汉奸郭士立等随同啊啡等办事，可恨已极！总之，该逆胆敢深入内地，肆行猖獗，皆恃汉奸为之羽翼，果能将从逆汉奸访拿惩治，不遗余力，或接仗时痛加剿洗，则汉奸各顾性命，必不肯拚死为彼出力。该逆失其爪牙，势必自生疑惧，日见孤危，然后将著名夷目设法生擒，自可克期殄灭。该将军等谅已筹画及此，惟当相机办理，以贼前愆而膺懋赏，朕实有厚望焉。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九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向英目干 布尔细询英国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奏，广东送来通事二名，熟悉夷语，现派司员向逆夷等连日隔别诘问等语。白夷吓布尔既属头目，必知该国一切情形，且现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为抚养，一面细询该国底里。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噶喇吧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噶喇吧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噶喇吧、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号？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伪兵及占据郡县，搜括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以上

各条，该将军等即分别诘问，详晰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〇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照所议严防 汉奸溷入粮船水手短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麟庆奏，酌议严防汉奸溷入粮船水手短纤，设法稽查一折。据称各船丁舵水手向俱开列名字，刊板悬诸船尾，且例进花名册，归粮道总运领运帮弁随时查点，即偶有增添，亦必丁舵援引，方能上船。著即责成各粮道，督饬领运千总，严督各船旗丁稽查防范，遇有可疑之人，立即禀报拿究。倘敢容隐，一并治罪。其水手人等，在船责之帮弁旗丁，在岸责之地方文武，在闸坝责之防务委员，留心查验，均照所议办理。至所雇短纤只准其至所雇之地折回，不准该帮丁等携带长行，遇有形迹可疑者，立即根究，毋得视为具文。总之，粮船北上人数众多，全在各员等随时随地认真查察，无任奸匪混踪，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〇一、著台湾总兵达洪阿仍驻嘉义大营并 相机痛剿驶来之英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上年台湾嘉义、凤山等处匪徒乘机滋事，经总兵达洪河带兵剿

捕,即时扑灭,不致蔓延。兹据该总兵等奏,续获大股首匪陈疆等七十六犯,陈冲等七十三犯,分别惩办。现在南北两路均已肃清,所办甚好。该地方人情浮动,且甫经用兵,尤宜妥加弹压,以消内患。该总兵由内山搜捕余匪,顺途往彰化巡阅,即由海口仍驻嘉义大营,如有夷船驶至,务须相度机宜,痛加剿戮。该逆如果受创逃遁,亦不必出洋远追。至上年所获夷匪一百余名,前经降旨,著怡良等飭知达洪阿详悉究办,至今未据奏到。如已讯有实情,即行具奏。此次出力文武义首人员,准其酌量保奏,候朕施恩。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达洪河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〇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大兵陆续前进及英人寄答英俘回书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折)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大兵陆续前进,及逆夷寄答夷俘回书,送出失陷兵勇各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三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奕经等奏现办防剿事宜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窃查川、陕征兵,于二月间撤回绍郡休养月余,所有阵亡缺额均经陆续补足,受伤弁兵亦渐次痊愈,并将各勇壮逐日训练。现在士气已复,人人思奋。兹又仰蒙皇上天恩,先后赏调劲兵四千名,统计四月以内均可抵浙。彼时声威益壮,蠢兹悞逆,谅不难计日歼除。并查浙省自二月以来,天气放晴五十余日,(朱批:此乃皇天佑顺,实深钦感)尖山以内,江海浅涸,不惟旧有淤沙未经冲刷,且各处又复涨起新沙,连日派员探量查验,均称水势日浅,沙痕浮涨,逆夷大船驶进,必致浅搁。奴才等仍

恐素悉水势之船户被胁贪利，暗中引进，复将熟悉沙线水手名为发潮老大者，与抚臣会商，委员设法拘集到省，日给口粮，不令资为逆用。奴才等现分拨兵勇，陆续由上虞前进，仍令步步为营，预备相机进剿。奴才齐慎已于二十一日东渡赴绍，先将应分应合之处，会合文蔚商定，再行具奏。

至前后所获白黑逆夷，姓名互异，据供老将头目等语，实属难于凭信。当复派员带同通事，详细研问，查出白夷内有带兵头目名吓布尔，录有供单，并侦探得逆夷止由闽、粤来船数只，并无添船四十只添兵万人之多。前次探报难保非逆夷传言，虚词恐吓各情，均于十四日具奏在案。续据探报，该逆伪水师提督，现已更换头目师地。

兹于十四日由奴才文蔚送到四川官兵徐步云、何仕俸、张仕贤、金国梁、焦洪喜、张以兴，屯兵得日朋、思丹巴郎吉，四川义勇姚尚通等共九名，均系宁郡打仗受伤，失陷城内。本月初九日，逆夷咖吐叻遣人将该兵等十一名送出城外，令伊自行回营，并给与每人洋钱三、四、五元不等。内二名受伤较重，现在曹娥江调养。奴才奕经亲加诘问，该兵勇等自失陷后，逆夷禁在何处？何以止将伊等十一人送出？据该兵勇称，前在宁郡入城打仗，多系受伤昏晕，迷失道路，未能退出，致被逆夷擒获，禁在府署，或五六人一处，或三四人一处，每日逆夷给与米饭两餐，因言语不通，亦未问过大兵情形。忽于初九日，有白夷将伊等十一人带至府署大堂，见一夷目，面白无须，年约三十余岁，穿石青氍衣，告以我今先放尔等回去，如中国官府将啖咭喇人放回，该逆即将所禁兵勇全行送出，并无他语。即各给与洋钱三四五元不等，当派红夷三名，引伊等十一人送出城外，该夷仍即进城。复有阮姓在城外告称，现在舒同知处具禀投诚之卯士莲，嘱伊备办船只，各送给制钱一串，即坐船回至曹江。并称邱士莲仍代咖逆办事，放出兵勇，即系伊向咖逆关说等语。复询以该逆究竟禁住兵勇若干，守备王国英现在存亡？据称该兵等分在

数处关禁,不准出门见面,实在不知确数。王国英亦未见面,惟传闻该员因伤病故,亦不能确知详细。分别研问,均无异词。已札令翼长尤渤将该兵勇安置调养,分别受伤轻重,酌量给赏,仍密行差探守备王国英是否存亡并在宁关禁兵勇确耗,另行核实奏闻。

又查前次由藩司郑祖琛转饬石浦同知舒恭受,设法遣令宁郡拔贡生阮训,代拿禁在省之诺哩吐,赴定郡转寄夷字一纸。兹复由宁回杭,持有逆夷咖吐叻寄答夷俘回信一件,并给该贡生汉字一纸,一并呈出。当令通事绎出,其大意止称,现闻中国人待伊等甚好,令伊等忍耐,求哪噶救助善佑,想法释放伊等。并告知带信之人,预备笔墨写信,嘱伊等少与中国人共谈等语。奴才等复诘问阮训,何时将逆信投递?逆夷见信有何议论,如何指点预备笔墨,带递信息?据称该生系宁波人,于初四日改装前赴宁郡,寻见在咖逆处办事现已在舒同知处具禀来归之吉金芝,称系现在关禁逆夷之房主人,嘱来递送夷信,即将夷信托伊转递。次日仍由吉金芝送出回件,并汉字条一纸,嘱伊带回,并传咖逆言语,代所获各逆预备纸笔,以便时常寄信。该生并未面见,咖逆亦无别项言词等语。

又有拿禁在省之逆夷管兵头目吁布尔写出夷信一件,恳求转寄。奴才等饬通事译出,尚无违悖字句,唯该逆信中有逆夷来浙打仗,不知何意,求准该逆函问逆目啊啡之意。奴才等未敢擅便,谨将译出夷信二件,汉字条一件,录呈御览。其咖吐叻回信是否准令诺哩吐阅看,吁布尔之信是否仍饬舒恭受等遣人寄去之处,请旨遵办。现在奴才等已札饬兵勇,分队陆续前进,步步为营,一遇有可乘之机,即互相照会,奋力攻剿,断不敢稍形畏葸,致失机宜。

所有大兵陆续前进及逆夷寄答夷俘回书,送出失陷兵勇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 附件一：英人咖吐叻信译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呈

谨将译出逆夷咖吐叻寄与啞哩吐夷信，录呈御览。

宁波。四月十五日。诸位好朋友，我今接著汝等本日之信，并喜汝等尚存活，汝等又得善好款待，我等亦获有二十七名中国人，我等亦善养之待之，如朋友不似仇敌视之，我等之大将官亦然。发文书与钦差奕经，欲逼其相易换，我等至今尚未接其批示，我诚忧闷。但其次须告知汝等，怀中当有啞咭喇人之忍耐心性，既是至上有意，如此汝等将必释放。汝等皆好，亦不闻得有患疾病，伊等肥胖，至于不能著衫。自汝等本地之啞官，来了好多兵马兵船，其全军极愤勇。汝等现在被获之景况，就该依赖上天全能之保佑，汝等将必平安，其恩德如青天之广大，永远常在，又靠上天之恩宠，恳求上天之爱情，又当在救世哪啞(耶稣)前，诚心恸恨汝等自己之罪，又须恳求其功劳并其所流之血，赦汝等之罪，伊是汝等最灵效之救助者。凡有朋友称其名者，永远必得善祐，汝等听我此劝，虽当获禁之际，亦易忍受。现在想法释放汝等，勿得造次。并无一人写信与汝等，可见汝等并无一个朋友。汝等于下次之信内，须当告知汝等曾见吗哦哞否，此系二十九营之人，在宁波于夜间被获去矣。又曾见吓布哞否，此系四十九营之人，在舟山获去。又当告知我汝等自身如何被诱拐去，有水手及吗啞嘶兵禁在杭州否。想有一书办嘛啦，曾到汝等之所在否。黑人共有若干。汝等速即写信，告知于我。带信之人，将必预备笔墨，与汝写信。即刻发寄与我，而我业已指点如何带法。汝等与中国官府说话，极当小心，少与之共谈为妙，如若此断不为其横问所难。而并且同时又要伊等知道，倘若伊等稍加一点苦楚，强兵将必聚临其头。我等这边，将亦显示善心，以答其善待之情。我今将汝等寄托与上天之保佑。汝等之信友咖吐叻，寄与杭州啞哩吐等收拆。

朱批:览。

**附件二: 英人咖吐叻汉字条**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呈

谨将逆夷咖吐叻汉字条,录呈御览。

此信不关公事,只说安慰之惠信,必须私投,且诸朋友必须给夷人笔墨纸三宝,即速回音,实要厚赏也。如官敢恶待,惟官是问。

朱批:览。

**附件三: 英人干布尔信译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呈

谨将译出逆夷吁布尔夷信,录呈御览。

杭州。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我求中国官府,准我写信与汝知道,求大人恕我写信与汝之罪。现今被擒在杭州之人之数目,第五十五营之人有三名,水手有二名及我自己,另有三四黑人。中国官府待我等甚好,我等每人各有一间房屋,通日开而不闭。所给我等饮食极丰厚,尽我等之所用。中国官府言中国人向来本与啖咭喇人和好。又问我等现在啖咭喇人来与中国打仗之故,我等不知,不能对答。倘大人若欲中国官府知此情节,祈赐回音。我又闻得伊里布于来月内到杭州,此系交还咖必呀咽吐咭喇之人,别无他言。现在被获卑仆第四十九营兵目吁布尔,第五十五营副兵目味啞啞吐、啊咭嘴、啲咭噉、水手啲啞啞、啲哩吐。

朱批:览。

**二〇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查明**

**副将朱贵子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夷务清本)

奕经、特依顺、文蔚、齐慎又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奕经等奏，查明与逆夷接仗阵亡各员，请分别赐恤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轸念荅臣，有加无已之至意。

奴才等遵即飭令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尤渤，确查具禀。旋据禀复前来。查前金华协副将朱贵，现有子三人：长子朱廷瑞系前任江西南昌府武宁县典史，丁母忧服阙，赴营投效；第三子朱晔南系陕西乾州汛千总，调赴军营，奋勇出力，现在奏请升补陕西隆德营守备，尚未接奉谕旨；第四子朱共南随同打仗受伤，经奴才保奏，蒙恩赏戴蓝翎在案。其同时殉难朱贵第二子武童朱昭南，有子一人朱绸，年甫四岁，现在原籍。

朱批：另有旨。

## 二〇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现已查明 定海镇海两处阵亡将弁名数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定海、镇海两处阵亡将弁，先将现在查明名数，恭折汇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八月间，定海、镇海二县相继失守，总兵葛云飞等先后殉难，经臣叠次奏蒙赐恤。其余将备各官当时均无下落，请候查明另行奏报。其寿春、徐州两处伤亡将弁兵丁，并请由两江督臣飭令调兵各营，分向散回各弁兵查询明确，分别奏咨在案。嗣臣咨行提臣余步云等确加查访，因郡县未复，道涂梗塞，定海又远隔重洋，探报均属互异。有因临阵受伤沉重，经兵丁送至僻处调治，而报为阵亡者。有被逆夷擒去，因查无踪迹，而报为阵亡者。彼此参差，未能确切。嗣受伤各员于伤痊后，由间道陆续投营。被擒各员亦因该逆看守松懈，乘间逃回。经提臣逐一查明，定、镇两处共计浙省阵亡将弁二十二员，受伤将弁三十一员，开单咨送到臣。并声明

伤亡之兵丁乡勇人数众多,散在各处,一时实难确查。应俟宁波等处克复后,逐细查明核办,以期无滥无遗等语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将受伤各将弁分列伤痕差等咨部核议外。其阵亡各员,或被逆夷大炮所伤,授命于锋交之始,或与该逆短兵相接,捐躯于力竭之时,或残体仅存,胸开脑裂,或遗体未获,骨化形销,洵属节烈可嘉,忠勇昭著!相应仰恳圣恩,敕部照例赐恤,以慰忠魂。

除其移咨提臣确查有无遗漏另行核办外,所有现在查明阵亡各将弁,理合恭折先行具奏,并缮衔名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件:定镇二处阵亡将弁姓名单

谨将定海、镇海两处阵亡将弁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护金华协副将·提标后营游击重祥,署定海镇标中营游击张玉衡,处州镇标左营游击托云保,署金华协中军都司张桎,台州协左营守备李云龙,处州镇标左营守备李跃渊,黄岩镇标右营千总王万龙,宁海营右营千总陈庆三,署处州镇标中营千总洪式琮,署严州协右营千总周万治,提标中营把总岳永泰,镇海营把总金龛,黄岩镇标左营把总汪宗斌,署黄岩镇标右营把总解天培,处州镇标右营把总胡大纯,绍兴协右营把总马锦龙,处州镇标左营把总蔡步高,提标前营外委汤国英,定海镇标左营外委武英太,黄岩镇标左营外委林贻,宁海营左营外委吴定江,处州镇标左营外委金钊。以上共计阵亡将弁二十二员名。

## 二〇五、湖南巡抚吴其浚奏为代造闽省所需火箭并委员解送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前准福建抚臣刘鸿翱咨,据军需局司道详称,湖南解到捐办火箭五百枝,燃放俱能及五六百步之远,洵为行军利器,咨请转饬代造一万枝,委员解闽应用等因。当经行司移会长沙协副将王镛及臣标中军参将郑承宗,赶紧造办去后。兹据该将等呈报,现已造就火箭筒八千枝,大飞枪药筒二千枝,共一万枝,由藩司王藻详请派委沅陵县县丞吴庆元,协同抚标把总熊钊管解前来。除批饬该委员等迅速领解驰赴闽省交收,并饬沿途一体拨护外。

所有代造闽省火箭,委员解送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〇六、广西巡抚周子琦奏为遵旨挑选官兵分起赴浙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军录)

广西巡抚臣周之琦跪奏,为遵旨挑选官兵,分起前赴浙江,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著鄂顺安于河南省挑选精兵一千名,周之琦于广西省挑选精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当即钦遵,于臣标两营挑选精壮兵丁二百名,并飞咨提督臣酌定营分,选派精兵八百名,照例配齐军械,听候调拨。一面饬司转饬所属,预备应付去后。旋准提督臣薛升派定官兵,开单

咨送。嗣于三月十七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初六日奉上谕：前有旨谕令鄂顺安排选河南省精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臣即飞飭派定各营官兵，迅速起程。惟查各营远近不一，自应分起行走。今酌派臣标兵丁二百名，并距省较近之永宁营兵丁五十名，共二百五十名，作为头起，派署臣标参将德喜管带，于三月二十四日自桂林省城起程，出全州境，由湖南、江西赴浙。其提标左江、右江镇标及镇安郁林各协营兵丁，共七百五十名，分委将备管带，派署新太协副将倭什洪额统领弹压，一俟飞催来省，酌量分起趲行，驰赴浙江，听候调遣。并严飭带兵各将领，申明纪律，约束弁兵，沿途毋许稍有逗留滋扰。所有官兵口粮及应借行装等项，臣已飭司筹款，分别支放，事竣核实报销。除飞咨湖南、江西、浙江各抚臣，飭属妥速应付，催趲前进，务期速到军营，听候差遣，俟全数出境，再行奏报外。

所有遵旨挑选官兵，分起赴浙调遣缘由，谨会同广西提督臣薛升，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〇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

### 飭属防堵来台英船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臣等二月间接奉会勘金牌海口情形批折，随奉上谕：又另片奏，台湾防守事宜，业已逐节准备……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即恭录行知在案。查先今数次飭查，俱未稟复。臣等复飭令泉州府厦防同知等，遇有台湾米船入口，即传行商转询该船于何时到台，何时出口，彼时有无夷船滋扰及在洋游奕等情，随时查探。前据商船声称，传闻有夷船在淡水厅属地方击破之

事,其有无滋扰情形,实不知道。并有从台内渡守备所禀,语亦相同。臣等即又札询台湾镇道,令其确切查复,并令有船无船亦即不时禀报,以便随时具奏。无如台湾风信靡常,并无定准,深恐奸夷频频窥伺,日夕悬心。昨据该镇道等由五百里奏报计诱夷船情况,随将办理各情禀报。现在台内南北路匪徒已靖,一意防夷。该处虽有天险可凭,仍须加意防堵。至鼓浪屿夷船仍前七只,其间来去不常,别无动作,均飭严密防范,毋稍疏懈外。

理合一并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〇八、著赏扬威将军奕经双眼花翎并

### 赏文蔚头品顶带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定海焚烧夷船,打获胜仗一折。原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子候补批验所大使郑鼎臣等,前经该将军等派令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只,会同营员渡洋,暗伏定海县城内外并各岙岛,预备焚烧攻剿。兹据奏称,三月初四日,郑鼎臣暗向各船装载柴草火药等物,驶至梅山港,分三路向北前进。守备徐燧宝督率火攻船只,先由十六门分作七排,放进衙头,该处停泊大夷船三只,各排船只重重继进,围住逆船,即时引燃。正值东南风大作,火光烛天,人声鼎沸,逆夷始犹用炮轰击,继见篷索全燃,无处躲避,向三板船逃窜。武举蒋忠清等带兵接应,亦开枪放炮,迎面攻击,逆船惊乱,复自相触沉多只,并有退回仍被焚烧者。及逆夷放炮,反致自行击断大桅两根,其逃走三板夷船奔向竹三门外,水勇头目袁高荣带船自小渠山驶来,该逆用枪箭击射,转将柴草烧燃,直向喷烧,又焚夷船多只。其虾峙港停泊最大夷船一只,千总韩庆瑞、王廷鳌并勇壮头

目李世茂等,带领大号火攻船二十余只,一齐放进,乘风发火,首先燃烧大桅篷索等件。该逆仅止开放四炮,舱板均已引燃,不及解放三板船,各逆焦头烂额,凫水逃生。逆船火药被烧,烟焰飞过山顶,即时桅倒船沉,不见踪迹。维时军功顶带詹成功、把总吴大升在定海城内,望见火焰,知系火攻得手,当即放火延烧逆夷房屋,击杀逆夷数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夺获刀枪等件,其城外埋伏之委员银沆等焚烧沿城房屋,以助声势。郑鼎臣复见五奎山有逆夷屯扎,上山攻击,逆夷旋即溃散,我兵追杀十余人,夺获夷箱等物。其自北驶来接应之火轮船二只亦被开枪击破。统计烧毁大夷船四只,内烧沉一只,烧毁触沉三板船数十只,烧毙沉溺击杀逆夷三四百人,我兵并无伤亡等语。

览奏曷胜嘉悦!逆夷自上年侵扰海疆,从未在海洋大受重创,此次奕经、文蔚由苏至杭,运筹数月,密派员弁先期埋伏,乘风潮顺利之时,焚毁大小夷船,击杀逆匪数百名,实属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奕经著加恩赏换双眼花翎,发去双眼花翎一枝,并白玉喜字翎管一个,交奕经祇领。文蔚赏加头品顶带。特依顺驻守省城,尽心防御,著与奕经,文蔚均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员弁及水陆兵勇,著奕经等查明,据实保奏,分别鼓励,候朕施恩。该部知道。

钦此。

## 二〇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胜克复郡县 加倍慎密出奇制胜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驰奏,定海焚烧夷船打获胜仗一折。览奏实深嘉悦!已明降谕旨将奕经等分别加恩矣。逆夷侵扰海疆,肆行猖



獗，本年二月，镇海衙头虽经我兵焚烧夷船，击毙逆匪，尚未大加惩创。本月初四日，复于定海各洋督催水勇，用火攻船焚烧大夷船三只，三板船数十只，并烧沉大夷船一只，城内洋面复击杀夷匪数百名。该逆受此次惩创，自必心胆俱慑，我军亦应倍加气壮。著该将军等激励将士，乘胜前进，相机攻剿，收复郡县，以奏肤功，以应懋赏。惟该逆诡诈异常，各舢停泊船只，现有准备情形，该将军等务当出奇制胜，慎益加慎，密益加密，万不可因已获胜仗，稍涉大意。此次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一并确切查明，据实保奏，候朕施恩。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一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陈英情 窘迫宜及时进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军录)

奕经、文蔚、齐慎跪奏，为夷情窘迫，正宜及时进剿，以靖海氛，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自二月接仗以后，深知逆夷畏我明剿，更惧我暗攻，当即精选南北两路乡勇，暗赴宁镇各处分投暗伏，随时斩获，屡经奏明在案。兹复叠据禀报：先后又擒获白黑逆夷三名，又两次诱令夷兵乘坐小船溺毙二十余名，焚烧房屋，暨饮食中毒，乘间刺杀，亦毙有多名。奴才等密遣亲信往探确情，知逆夷因处处伏有乡勇，每逢出入，结伴同行，偶至城外，亦多方防护，在岸既恐诛擒，在船又防烧毁，畏首畏尾，昼夜不安。奴才等随于三月十六日密派甘肃游击高竣，带兵由梁湖进发，又派游击张奉明、李俸举等，带兵由周巷进发，深恐逆夷闻风逃窜，又密派拟升副将托金泰、游击谢天贵等，带领北勇由余姚一路暗伏，委员王希璧等从慈溪一路暗伏，并有绅士委员自募乡勇暗伏滋扰，共城内所伏各勇，互相联络，俟有隙可乘，即便

内外夹攻。

顷又探得逆夷自三月中旬以后,将定海之兵调回镇海,镇海之兵调至宁波,去时匿于舱底,来时立于船头,改装易服,故作添兵之状,又时时往来,切切私语,甚至互相哭泣。而连日各处探报,复有水陆并进各处滋扰之谣,其实深恐我兵进攻,姑为牵制,察其诡谲之状,益见窘迫之情。奴才齐慎现已于二十六日带同员弁,亲赴上虞以东,相机进剿,奴才奕经现已渡江来绍,派员张应云、金石声,督同绅士何士祁、杜宝辰等,于三江口一带添置炮位,安置地雷,挖掘陷坑,总期有备无虞。奴才文蔚即日带兵从曹江前进,与奴才齐慎犄角之势。除一面飞咨参赞特依顺、抚臣刘韵珂,将逼近省城之海宁尖山,及省城以西之乍浦各沿海等处,严密堵防,毋任窜逸。

所有奴才等现乘逆夷窘迫,及时进剿缘由,理合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览奏欣悦,卿等必成大功,朕日盼捷音,伫颁懋赏,即有旨谕。钦此。

## 二一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陈 筹画稽查汉奸办法片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前准廷寄,奉上谕:逆夷诡谲异常……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聆之下,当即奏明,候钦差穆彰阿到津,遵旨妥商定议,另行具奏。旋将会商各海口严密防堵,逐层安兵策应,以及城市村庄分投查拿汉奸,并闽、广商船到津,设法稽查各情形,先后具奏。一面剴切出示晓谕军民人等,并嘱令地方官劝谕绅士,转为多方开导,俾该民人等共知大义,不可稍形畏葸。如能访获夷匪汉奸,立予擒捕报官者,照从前赏格当堂重赏,违者从重治罪在案。

惟台中衣装号令随时密传一节。训诲周详，最为杜绝奸谋吃紧关键。伏思兵数众多，衣装非可猝办，而事属防堵，号令亦难预定。臣与提镇等再四密商，现在逆夷并无北来消息，但须于营盘内严肃纪律，兵勇不得擅出营门，闲人不得擅入营门，其土木工人等必应进营者，皆给予腰牌，填注年貌，早发暮收。夜间弁兵、传签巡警，由该管将官随时密传口号，互相问答。至临时，则兵丁向用红边号褂概行脱去，由臣择其简而易办显而易见者，密为购置，届时分给兵丁，作为记认，仍复逐日更换，不令该逆等袭取混冒。其号令亦由带兵将领随时密传，不用雷同口语。庶我兵无论战守，无论昼夜，皆能自相辨识，逆夷汉奸无由混入。

至往来海口之商船向有一定旧章，到口先行查验，查明后方准入口。若实系携带浙省商民难民前来，严诘之下，有无奸谋诡混，当可立办。如人数无多，不携器械，或于海滩泥淖之中徒步上岸，盘查辨认，真假亦难混淆。倘人数众多，扮作商民难民，执持器械，夤夜觅隙登岸，其为夷匪汉奸之诡计无疑，自应以枪炮轰击。臣与提臣镇道熟计定议，除密行札飭在防将备地方各官一体遵照外。

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朱批：览奏均属周妥，如遇有用之时，慎密为之。钦此。

## 二一二、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毋庸议宗室 和昶所陈海防各策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据托浑布复奏，宗室和昶所陈海防各策尚有可采，惟所称扼守海岛情形，经该抚派员会同该宗室遍历各岛，详观形势，复称大洋

之中,实无要隘可守等语。山东各海岛均在大洋之中,既无要隘可守,著毋庸议。宗室和昶著即飭令回京。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一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破 获通敌奸民大帮英船全遁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逆夷大帮勾结草鸟匪船,图扰台湾,经官兵义勇击破草鸟船多只,擒获奸民,逆夷潜遁,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去年二月十四日奉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上谕:广东奏逆夷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其如何布置,著定议会奏等因。钦此。经臣等将筹议情形据实复奏,并在大安港生擒夷目颠林等。讯系浙江夷酋嘑嘑渣遣回,广东奸民黄丹等携银来台,寻觅逃军张从、赖妈来,购买奸民内应等情。核与先后拿获之张从、赖妈来所供在粤通夷,约定回台接应,情节相符,亦经奏明各在案。

嗣接据厦门行商信称,有夷船十九只欲自广东来台等语。臣等督饬各路守口员弁兵勇人等,倍加严密防御。旋于三月十八、十九、二十五六等日,据淡水、鹿港、彰化、嘉义等厅县营员禀报,沪尾中港、五义港、番仔挖等洋面,有夹板夷船一只,并未插旗,自北而南,复自南转驶,有草鸟船十数只,或引或随,牵去沪尾渔船一只,至晚放回。该厅传讯,据渔户蔡双、王福同供,伊等被夷船牵去,见夷船两旁排列大炮,红白夷约百余人,不见黑夷。内有汉奸装束一人,语音相通,查问沪尾口门深浅,又问前有夷船来台在何处击碎。伊等答以沪尾口水止二尺,台湾地方甚大,不知前次夷船在何口击

破，即将伊等放回，并未得受财物等语。又据台防同知全卜年、凤山县知县魏彦仪、南路营参将余跃龙禀报，琅玕生番山后，大秀房洋面有夹板夷船六只停泊，复有三桅夷船一只在打鼓港洋面游奕，后随草鸟船数只。经该员等会督兵勇义首开炮扬旗，防守严密，该夷向西南外洋驶去。又据护安平水师副将苏斐然、护中营游击翁秀春、防守四草湖委员屠本禀，据渔船报称，黑水外洋有夷船十只往来游奕，并有草鸟船多只，闯驶四草湖口。经该员同文武弁兵壮勇开炮击沉草鸟匪船二只，余船即时退去，其外洋夷船亦先后由南向北驶去。又据署嘉义县知县易金杓防守树苓湖口，县丞姚钟瑞、千总李瑞麟、把总龚正勋禀报，二十二日黎明，有夷船一只同草鸟船数只在口外窥伺，该文武委员督同兵勇及附近各庄团练壮勇八百余名，一齐到地防堵，当经开炮轰击，将近岸之草鸟船二只击破。夷船亦在洋开炮攻打，因距岸尚远，其炮子皆落水中，我兵并未受伤，夷船旋即开驶北去。二十三日又有草鸟船八只在树苓湖外，该县同委员等仍督兵勇，在岸防堵。李瑞麟等带领弁兵水勇，出洋击沉匪船三只，溺毙贼匪无数，生擒匪犯林山一名。把总龚正勋等捞获夷人皮盔一顶，鸟枪一杆，上镌年字二十七号字样，认系厦门水师之物。又据淡水厅报，大甲守备何必捷、巡检谢得琛同在籍礼部员外郎郑用锡等，会带兵勇，击破草鸟船一只，获匪犯陈义、王真、王安、王楮、翁扇、陈答、翁贇、陈久、王保、王能、翁赤、翁软十二名。又据台湾县知县阎忻禀称，拿获通夷之逃徒萧石一名。讯据供称，道光十八年，逆匪胡市安（案）内拟徒发配长汀县充徒，乘间逃至厦门，在陈彩奉家居住。陈彩奉与夷人往来，令伊先回台湾，暗地勾结党伙，俟大帮夷船到厦攻打台湾，有草鸟船先到，即可商量接应。伊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到台，在沿海竹排存身，尚未约人，即被拿获等语，先后解送前来。飭查南北两洋夷船，据各属禀复，不但近内洋游奕之三船驶去无踪，即在黑水外洋生番山后外洋之船，亦潜行窜驶远去。

伏查夷性多疑,前既屡次受创,惧我口外有沉油暗礁,不敢轻进,是以将其大帮潜伏在外,仅以三船来往内洋窥伺,冀我奸民内应,彼即乘机而入,复以草鸟匪船为其羽翼,俾于浅水处所探试导引。因内应之奸民先已获诛,购买奸民之夷船复经击破,无从测我虚实。此次各路又将草鸟匪船击沉多只,溺毙无数,生擒奸匪多名。夷见无隙可乘,潜引大帮遁去,实乃仰赖圣主先事指示机宜,得以退此巨寇。

臣等随督同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仝卞年,台湾县知县阎焯及委员人等,提讯各犯。除萧石一名尚有应质之处,另行拟办外,讯据林山供,同安县人自置草鸟舡一只,本年三月初九日有彭士、彭生、孙晏、孙赏、蔡兴、林佑等,闻有夷舡多只到台湾攻打,起意来台,乘机抢夺,并可为夷舡向导,邀伊入伙,伊当允从,即共坐伊舡,于是日开行。初十日驶至不识地名洋面,遇有小商船一只,彭士起意同伊等过舡,抢得苧麻、钱、米等物,将商船放走,并未伤人。二十日驶至树苓湖外洋,遇见素识之黄劝及不识姓名草鸟船十余只,询知已与夷舡约为向导,事成酬谢,以夷盔一顶留在黄劝舡上,为异日讨银凭据。二十三日,伊同黄劝等船八只驶至树苓湖外,正欲进口探水,即有巡船出捕开炮,打碎草鸟舡三只,众人纷纷落水,余舡逃驶。伊扶板片凫水逃命,被兵勇拿获。彭士等俱已漂没,夷盔在水面捞获,想黄劝之船亦已打沉。至鸟枪不知系何舡所带,现获陈义等,伊向不认识等语。并据陈义供,同安县人,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攻破厦门,伊同现获之王真等乘机抢夺,得赃无多。王真制有八桨白底船一只,因闻夷船来台,该犯纠同现犯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楮、王保、翁扇八人,约为夷船乡导,乘机行劫。并约陈答、翁贲、翁软入伙,并未告知为夷船乡导情事,又逼胁翁赤在船煮饭,驶至淡水地方,即被官兵将船击沉擒获。该犯先于道光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在澎湖青水墩洋面起意纠伙十二人,行劫晋江县金茂义商船,得财分用。该犯同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保、王楮、

翁扇过船搜赃，拒伤舵水逸犯，林清、林锡、张起、许景在本船接赃等供。质之王真等供俱相同。

臣等查该匪船胆敢出洋行劫，附和逆夷，不法已极！且匪船击沉，既有夷盔落水，恐有夷人藏匿匪船。所供以夷盔留作酬谢之据，殊难凭信，再三严究，坚执不移。现在逆夷因见奸计不成，已潜引大帮遁去，应将现犯即行拟结。林山、陈义、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保、王楮、翁扇九犯在洋行劫，过船搜赃，已属法无可贷。复为逆夷作线窥探海口，情尤可恶。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林山等九犯绑赴市曹处斩，传首示众，以昭炯戒。翁賚、翁软、陈答听纠出洋，行劫未成，并不知通夷情事。除在厦门抢夺轻罪不议外，均照强盗已行而不得财，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流发配，照例刺字。翁赤被逼煮饭，依洋盗案内被胁在船服役，杖一百，徒三年律拟徒，左足成废，照例收赎。逸犯林清等饬缉另结。此次大帮夷船来台图扰，虽因羽翼破获，无隙可乘遁去，未必遂能忘情。且台湾近接厦门，逆夷盘踞鼓浪屿，日久难保无奸民为其勾诱，以图后举。除再督饬各属加意严防，并全录供招咨部外。

所有破获奸民，大帮夷船潜遁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一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令英俘阅看英书并 准回书以及严查英军演习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

本日奕经等驰奏，大兵陆续前进，及逆夷寄答回书，送出失陷兵勇各缘由一折。览奏均悉。浙省自二月以来，尖山以内，江海浅

涸，涨起新沙，逆夷大船不能驶进。现将熟悉沙线之水手拘集到省，不令为逆所用。办理甚为周妥。伪水师提督更换头目师地，其从前领兵头目现在作何下落？守备王国英果否因伤病故？亦著查询明确。咖吐叻所回之信，著准令啫哩吐阅看，其吁布尔之信，亦准令遣人寄去。并传知吁布尔，汝等如有回信，务须从实写明，现在相待甚好，如被掠内地兵勇好好看待，中国断不肯将所俘夷人遽行杀戮，倘或伤害一人，伊等性命即不能全保。至现在内地所获夷人，不准书内开写数目，亦不准叙及别事。又据奏查明朱贵之子朱廷瑞、朱晔南、朱共南均在军营效力，著奕经等察看才具，分别酌量差遣。伊孙朱纲年甫四岁，已明降谕旨，俟及岁时，由该部带领引见，候朕施恩。

又据刘韵珂片奏，该逆制造木排，蒙以牛皮，在城内小河演习水战，并闻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为进攻时诱我枪炮之用等语。逆夷狡狴异常，以假为真，又安知其不以真为假，该将军等务当严飭所属，随时查察，勿令该逆售其奸计。至定海所获白夷一人究系何名，现在已否解赴来营？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一五、著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尖山 等处严加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奏，逆夷船只在尖山等处窥探，并现在办理情形等语。宁波、镇海等处既有传言该逆纠兵添船，自粤来浙。虽未知其为真伪，而温、台各属报有夷船在洋北驶，平湖、海盐各洋面又有火轮等



船往来游奕，并内窥尖山，数日始行退去，逆情叵测，殊属可恨！著刘韵珂仍遵节次谕旨，严加防范，毋少疏虞。至该逆制造木排，蒙以牛皮，演习水战，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诱我枪炮。万一逆船内犯，必须查探确实，再行开放枪炮，勿堕奸计。朕已通谕沿海将军督抚，一体加察矣。其海盐县驾船为业之民名为发潮老大，明于海中沙线，准其全数雇觅来省，派员管带，日给雇值，优加赡养，俾该逆无指引之人，不致肆行阑入。至各场鹵船前经封禁，停泊内河。兹据查明，场灶需用孔迫，自应量为变通，准其将小号鹵船飭令开禁，运鹵供煎。仍令互相保结，责成各场官认真稽查，如有奸宄混迹，即行严拿究办，以免勾结。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一六、著沿海将军督抚于英船夜犯

### 须探实再开枪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奏，倭逆在宁波等处制造木排，蒙以牛皮，演习水战。并闻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为进兵时诱我枪炮之用等语。该逆诡诈多端，情殊叵测，著沿海各将军督抚密饬带兵将弁，万一夷船乘夜内犯，必须查探确实，再行开放枪炮，不堕其奸计，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七、著俟朱昭南之子朱纲及岁时  
由原籍督抚送部引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朱昭南随同伊父朱贵同时阵亡，忠勇可嘉。兹据奕经等遵旨查明，朱昭南之子朱纲年甫四岁，现在原籍，著俟及岁时，由该原籍督抚送部带领引见，候朕施恩。

钦此。

二一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宁波英船  
退赴镇海咨行各处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宁波夷船全数退赴镇海，现已咨行各处从严防堵，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三月十五日将二月初四日以后夷情，附片奏陈圣鉴。拜折之后，续又据驻守慈溪县之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等探禀，该逆有向宁郡居民逼索浙省十一府志书及黄河、扬子江地图情形事。嗣又闻该逆欲退出宁波，分犯杭州、绍兴、乍浦、上海、崇明等处之谣。并闻该逆已在定海制有小船多只，夷酋马利逊亦自粤东带有夷兵夹炮来浙。臣以传闻之词原难凭信，惟该逆诡计多端，总须从严防范。即经咨行守口各文武并江省督抚臣，一体严防在案。至二十四五等日，绍兴府之山阴、会稽、上虞等县，瞭见实有该逆火轮船，在所辖之三江口、沥海所、夏盖山等处游奕。二十九等日，复据慈溪县等禀报：二十六日，宁郡有夷目一名率领夷众千余人，携带铺盖行李，用鼓乐导送出城，即乘坐内地钓船，开往镇海。二十七日

已刻，郡城所泊夷船六只全数开行赴镇，现在宁波并无夷船夷匪等情。臣查该逆自上年窃据宁郡之后，虽屡经分船至各处窥探，而仍将郡城据为己有，并未弃而不守。此次忽将停泊各船全数退赴镇海，殊不可解。是否该逆因宁郡已被搜括空虚，无所系恋，抑或畏兵勇暗袭潜杀，不敢久留，并现在是否在镇屯驻，抑连镇海之船一并退去，尚未接有确耗。惟该逆究未受大创，遽尔退出宁郡，难保不分窜他处，冀图一逞。留省垣及乍浦两处，该逆垂涎已久，尤均应防其侵犯。如使该逆由尖山海口闯至省垣，臣当会同参赞大臣特依顺势率员弁兵勇，奋力堵剿。若乍浦有警，则距省二百余里，臣与特依顺势难兼顾，且恐其声东击西，别怀奸计，更不便舍根本而顾藩篱。臣现已飭令驻守该处之杭嘉湖道宋国经会同副都统臣长喜及扬威将军派防之文武各员，尽心守卫。并因恐该逆北犯江苏，移咨两江督臣牛鉴等预为备御，以免疏失。

至该逆既经退赴镇海，则宁波府城自应乘机收复，现经扬威将军来函，已囑参赞大臣齐慎带兵往彼。臣亦札飭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石浦同知舒恭受、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县知县叶堃等，赶紧前往，抚辑居民，弹压土匪。惟该处为逆夷所残破，缮修守备，非一时所能猝办。设该逆探知我遣兵在彼镇守，复行折回攻犯，诚恐骤难抵御，办理不可不慎。臣现飭该道等随同齐慎体察情形，或经(迳)进城内，或暂驻城外，相机妥办。并函致扬威将军，转囑齐慎诸事慎重，以免为逆夷所算。

除探明镇海、定海夷船是否一并退去，并实在退往何处，另行奏报外。所有宁波夷船退赴镇海咨行防堵缘由，合先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一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镇海 英船陆续退往定海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朱折)

再,臣正在拜折间,复叠接慈溪县等来禀,镇海停泊夷船,亦于三月二十七八等日陆续退往定海,镇港现止夷船五只,招宝山上住(驻)有夷匪二三百名,于二十九日在山开放大炮数十门等情。并据都司李宗白探报,与慈溪所禀情形亦大略相同。惟称镇港夷船仅止三只,与慈溪所探异。臣查镇海夷船向在十只内外,今该县与该都司禀报停船数目,虽属参差不合,然以向来船数核之,业已开去大半。至该逆在三江口、沥海所、夏盖山等处游奕之火轮船,现亦据报退去。臣查该逆行踪诡秘,其将宁波、镇海之船陆续开往定海,居心尤不可问。现在钦差大臣耆英与伊里布、咸龄等自绍兴与扬威将军等接晤后,于四月初二日回至省城。臣惟有遵旨会同该大臣等及参赞大臣特依顺,将省城防守事宜在在和衷商榷,务期严益加严,以免疏虞而纾宸廑。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 二二〇、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抵杭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军录)

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耆英谨奏,为奴才抵杭并面见奕经日期,恭折由驿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仰荷圣恩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并署理杭州将军。于二月初二日跪聆圣训,后于初五日,同伊里布、咸龄及随带之佐领等由京起行,水陆兼程,三月二十九日驰抵杭州。询悉扬威将军奕经

在绍兴驻扎，奴才随即前往，行抵萧山县所属白鹤浦地方，值奕经、文蔚前来，中路相遇。奴才将面奉谕旨向奕经敬谨传知，奕经跪聆之下，感愧交并。向奴才云：惟有勉竭涓埃，以期克奏肤功，断不敢稍形疏懈等语。是日奕经、文蔚仍回绍兴驻扎，奴才于四月初二日旋回省城。除另行择期接署杭州将军事务，照例恭缮清字奏折具奏外，所有奴才抵杭及面见奕经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二一、钦差大臣耆英奏陈制敌之策并查访官兵打仗施放枪炮情形所言不一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军录）

再，奴才驰抵杭州，见省城防守甚严，布置极妥，访闻浙洋一带艇不过四十余只，宁郡一带时疫流行，传闻该逆已由宁波渐次退出，现在扬威将军办理尚属得手。奴才钦遵谕旨，会同特依顺、刘韵珂严守省城，断不敢有负职守。惟侦察逆夷用兵，特分三路，前路在浙，中路在闽，后路在粤，浙洋一日不靖，闽、粤一日不得了局，此乃实在情形也。今浙洋逆势日渐敛迹，则闽、粤逆氛或可望其解散。

伏思守城乃奴才专责，其军务不敢私赞一词，惟念奴才受恩深重，稍有所知，若不为我皇上陈之，天良安在？奴才以此时之患不在兵力之不厚，而患兵力之不精，不患谋略之不周，而患攻剿之不得其势。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而后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是知其性而后始获之。今若深知其性，既可以摄（慑）其心胆，而更可以早行藏事，此亦必然之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也。再，遵旨查访官兵打仗施放枪炮情形。奴才遍加访询，亦有谓并未目睹不敢妄对者，

亦有谓将军凭报具奏者,亦有谓逆夷未到先行施放,以致切近转不堪使用者。所言不一,全无确据,究竟打仗如何施放之处,实属无处询探。

理合附片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确查郑鼎臣 在定海获胜并浙省现在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跪奏,为定海委员打获胜仗驰奏后,接据巡抚移咨,探报与原禀情节未符,嗣复确查得实,并浙省现在情形,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三月初十等日,奴才等迭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等禀称,据委员郑鼎臣禀报,三月初四日,在定海十六门等处焚烧夷船,打获胜仗。奴才等接到来禀,原应即时驰奏,仰慰圣怀,特以定海远隔海洋,未便据该委员一面禀词,遽行具奏。当飭宋国经等派委委员,出洋密查。嗣据该道等派员查实,联衔具禀,均无异词。并将杀死黑夷首级,及烧残夺获夷船板桨衣帽兵器,解到呈验。正拟缮折奏闻,适巡抚刘韵珂将在上虞驻守之护理定海镇总兵事·游击周士法禀件,移送来营,内据探报,初四日火攻船二十六只,进攻未能焚烧夷船等情。与宋国经等原禀不符。奴才等查委员郑鼎臣禀报内,原有惟进攻岑港一路,火攻船二十六只未能焚烧夷船之语。该游击探报,或即系此项船只,一面咨复该抚,一面复派御前侍卫珠勒亨、三等侍卫容照,带同台州同知陆模前赴乍浦,严密访查。二十一日,该侍卫等回营面禀,设法密查,复面询目睹定海烧船接仗之人,委无捏饰。由陆模会同乍浦委员卢堪等,取具各供呈递前来。

奴才等查逆夷胆敢滋扰海疆,占据城邑,首恃其船只坚厚,往

来洋面不畏风涛，虽前次慈溪接仗曾击毙夷匪三百余人，而该逆可海上从未失利，镇海衙门前被叶堃火攻一次，颇为畏惧，然系尚在內江，今委员郑鼎臣等不避风潮险恶，乘夜焚烧夷船多只，洵足扬国威而彰天讨。因已查核至再，事无粉饰，即函致巡抚刘韵珂是否会衔具奏？旋接该抚来函，以派委郑鼎臣火攻之事，系由奴才未入浙境以前办理，该抚并无札飭，未便会奏等因致复。当即缮折，于是日戌刻拜发。嗣于亥刻，又接巡抚咨到十八等日兵役探报，抄送前来。奴才等遂加查阅，大致与周士法所禀相似，与珠勒亨、宋国经等原禀不符。而同知陆模次日具禀，又添有曹富得、李茂庆二人供词，亦与该员会同各委员联名呈递供单，略有歧异。奴才等因事关军务，既有两歧，必须查实，始免虚冒。当谕专人追回二十一日所发之折，并派令吏部员外郎阿彦达、刑部员外郎胡元博密往乍浦，再行确查。委员郑鼎臣适来省垣禀见，当经逐层盘诘有无捏饰。旋据该员一一禀复，并称如有不实，愿甘军法。

又据定海拔贡生郭延龄禀称，因该生帮办火攻，烧毁夷船，致夷人怀恨，日在各岛舂搜寻兵勇，柴堆房屋概行放火烧去，恳请抚恤难民。又据军功顶戴薛义枋禀称，伊父定海生员薛炳辉，因协助郑鼎臣带勇烧船，被逆夷访知，突来缚去各等语。又据司员阿彦达、胡元博由乍来禀，所有出洋访查，及研问民人之各委员亲供，并定海民人钱合成等切供，均属确凿无疑。内惟曹富得、李茂庆于同知陆模前次取供后，二人即行躲避，不知去向。奴才等查前后访查烧船情形，既皆确切可凭，况逆夷特定海为巢穴，惟恐该处民人衔恨，共起义愤，故向来不敢妄加杀害。今自被火攻之后，忽肆虐焚烧民人房屋柴堆，苟非逆船实被烧毁，何致遽深仇恨？是其被创思报情形，尤可概见。况夤夜乘船于海洋纵火，事后本无踪迹可寻，该抚移咨各路所报，亦只（止）探闻，并未目睹。而该委员现呈有斩获夷首并夷衣物件夷船板桨可凭，并有各委员亲供及亲见烧毁夷船之兵民供词可据。若再另行查探，迭寻佐证，历时既久，事转游移，将使

奋勇有为之士不得即时论功获赏，恐不免隳士气而寒兵心。奴才等再四筹商，连次接据禀件亲供，既俱历历可证，无须复查。因将二十一日所发原折止勿追回，仍据实具奏。

惟是浙省民情最为浮动，而大小官吏之未入军营者意在苟安，群以逆夷为难敌，鄞、镇、慈溪接仗后，遂谓夷氛愈炽，畏惧滋深。二月二十等日，民间忽传伊中堂来浙办理夷务，从此罢兵之语。将士百姓议论纷纷，奴才等不胜骇异！二十三日，始据抚臣移咨抄送奏奉谕旨到营，因有密寄，虽随带人员亦未告知，仍行静镇弹压，兵心始觉稍靖。而地方各员承颜顺指，凡营中所有斩获，传报必减其分数，而逆夷有所作为，转代为张大其词，冀坚前说，以遂其苟且之计。不知雷霆未震，则两露难施，必畏威而后怀德，理有固然。奴才等受恩深重，断不敢贪功轻进，稍僭事机，而亦不敢随俗委靡，致伤国体。惟有竭尽血诚，激励将士，布圣武而广皇仁，庶浙省安而海疆无不安，用以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定海打获胜仗驰奏后，接巡抚移咨探报与原禀情节不符，嗣复确查得实，并浙省现在情形，谨缮折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并将由定海抄来逆夷伪示一纸，录呈御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件：抄录英人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奏呈(军录)

谨将由定海抄来逆夷伪示一纸，录呈御览

大英钦命大臣水师提督郭，为谕各居民知悉：英国官奉命垒头各乡居民百姓，因为先日纵火攻船之事，到此舟山门而来，以发火烧毁大英战船。今天大英老将到垒头捉拿家长十名，百姓若要救家长的人，可速赴舟山门，奉黄牛三十只，送到水战船提督，大人则可矣释放，即赐公平交易，以勉(免)受罪。若是垒头纵火舟山，再来严拿治罪，烧毁其屋，决不宽容，毋违特示。凛。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大英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朱批：览。

### 二二三、扬威将军奕经奏请派 耆英会同办理军务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军录)

奕经跪奏为恭谢天恩，并请旨飭派钦差大臣耆英会同办理军务，以期迅扫夷氛，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四月初一日钦差大臣耆英抵浙，奴才奕经由绍兴迎至中途，恭请圣安。耆英钦传面奉谕旨：著传知扬威将军奕经务当复振军容，激励将士，凡应行防堵处，亟应设法严守，遇有可乘之机，尤宜痛加攻剿。该将军必须振刷精神，不可稍形松懈，若能克奏肤功，不独既往不咎，定当格外恩施，另沛酬庸渥典。恐寄谕不能明晰，著耆英将此旨面传奕经知之。钦此。奴才跪聆之下，五衷感激，莫可名言。伏念奴才奕经自上年九月间，恭膺简命办理浙江军务，只以才识庸愚，布置一切未能周妥。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初四日，连次与逆夷接仗，不惟未能得手，转致受亏退步，奴才等惭悚交并，当即奏明请旨，将奴才等从重治罪。乃蒙皇上格外恩施，俾令戴罪图功，不遽加以谴责。奴才等且感且愧，遵即复振军容，激励将士，连日督兵前进，密图攻剿，断不敢稍存畏葸，致滋罪戾。兹复仰承恩谕，若能克奏肤功，不独既往不咎，定当格外恩施，另沛酬庸渥典。奴才奕经惟有振刷精神，凡应行防堵处所，攻剿机宜，尽心筹画，以冀迅扫逆氛，用以上伸天讨，下快人心，庶稍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惟查浙东地方，海洋口岸处处可通，逆夷现因各路伏勇，逐日暗中惊扰，大兵已进逼两城，情势穷蹙，力渐不支。刻下急须相机进剿，而要隘处所，远近口岸，更恐该逆势穷分窜，尤须相度形势，

分饬将备委员预备防堵事宜。其定海一路远隔洋面，亦宜一面先行设法牵制，一面相机密图攻取，较前专力进攻，事务尤属繁多。现虽有参赞大臣齐慎、文蔚先后督兵前进，奴才奕经居中调拨，深恐才智短浅，于各路防剿未能逐处周密。

查奴才前在绍兴舟次，与钦差大臣耆英筹商进剿诸事，意见均属相合。此时省城地方防堵事务，已有参赞大臣特依顺、巡抚刘韵珂在彼办理，谅可无虞。而前路军务正当吃紧之际，若奴才得与耆英会同筹办，彼此互相参酌，布置一切，自必更易周妥，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令钦差大臣耆英，会同奴才奕经办理各路防堵攻剿事宜，庶于军务愈有裨益。奴才奕经恭谢天恩，并请旨饬派钦差大臣耆英，(朱批：断断不可。)会同办理军务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朱批：所奏与朕意大不相符，卿断不准稍有瞻顾。朕惟责卿以剿贼复地，卿无恤其他。若能速奏肤功，朕立颁懋赏。至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俟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也。如能勿用，朕所深愿，止须卿成功后，不待辨而俱明晰矣。钦此。

## 二二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郭士力 受伤身死似属可信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军录)

再，逆夷郭士力最为著名首目，近据各处探报，纷传该逆业已身死。查该逆多有二人数名，而此亡彼代，恐不能得其确实。兹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禀称，确探称郭士力业已受伤身死，复由定海拿获汉奸陈碌。据供年十六岁，镇海县人，父亲陈德芬已故，母亲朱氏现年四十五岁，兄弟陈受今年七岁，并无姊妹，向在镇海城内居住。去年八月，鬼子到镇海，搬到乡下。本年三月间，我进城看房

子,遇见邻舍林阿七同罗卜咀前来,罗卜咀,林阿七将我拉至罗卜咀住得(的)屋内。次日早上,罗卜咀叫我跟美思震同到定海,我不得已,同美思震坐火轮船,到了定海城内。见了丁仪时,唛啞哆随到全家花园美思震住处。美思震能说洋话,叫我整理书本,给我书看,并告诉我说,城外乡勇多,你不可出去。初四日夜,乡勇放火将红毛船烧掉了些,你要出城,恐怕把你拿去的话。是夜,我同美思震奸宿,以后即在他里间睡觉,续奸不记次数。每日同起同坐,与美思震在一处,或是写字,或是闲谈,或是念书给他听。他给我洋表洋钱,令我置买铺盖,待我很好。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广东来做军师的,是吗哩逊的兄弟,今年二十七岁。我问他有多少人,他说有七八千人,内黑鬼有一千多人,白鬼有一千多人,水手有一二千人,其余多是红兵。我问他船有多少,他说火轮船有五六只,其余船有四五十只。我问他今年打仗伤人没有,他说慈溪打仗死的最多。十五日,我见丁仪时,同唛啞哆来说了半天话走了。我见唛啞哆穿著白衣服,因问他原故,他说郭士力十三日受伤身死了。唛啞哆是郭士力的侄儿,所以穿三天孝。我问他郭士力是那里受的伤,他说是在宁波被人砍的。到十六日,唛啞哆又来就不穿孝了。他又告诉我,说郭士力被人暗地砍了,中国要同我们打仗倒不怕,如今常常暗算,实在可怕。我们来意原为的是通商,如今商又通不成,回又回不去,银子又没有了,人又受了伤了,甚是懊悔的话。美思震常同丁仪时说鬼子话,我也不懂。我看他们的神色,像是有点慌张。他船上现铸铜洋钱,想是没有钱了,我在那里时刻要走,不得便船。十七日,他叫我买书,我走到道头,见这乡勇船,我叫他带我到镇海,他将我拿来的。我见过的鬼子是罗卜咀,约年三十余岁,唛啞哆约年六十余岁,丁仪时约年五十余岁,美思震年二十七岁,唛啞哆年约二十余岁,都认得的。我在镇海见过的汉奸林阿七、陆铭、朱福举、吴姓及周阿小。我在定海见过的汉奸姜礼桂、姓孔的两兄弟,俱是广东人,还有姓周的福建人。以上这些人,如拿

来时,我俱认得。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查该汉奸陈碌既称熟识逆夷,应行暂为留质。至所供逆目郭士力实系受伤身死,指证确凿,核与从前禀报亦俱相符,似属可信。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二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军两次遣返失陷兵勇并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逆夷续又两次送出失陷宁郡兵勇,并查明陷在宁波之守备不屈被害,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三月十四日,宁郡逆夷先将兵丁徐步云等十一名送出到营,当经奴才等查询失陷人数,并守备王国英现在存亡,均未知确实,于二十三日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五日,又有义勇孙振海、张魁、赵吉灿、祁光发、王侯基、黎明福、万永安共七名,由逆夷给与夷字一纸,送出到营。二十七日,又有四川官兵王思德、丁季美、刘逢春,屯兵合耳甲、思丹、增仓保,甘肃官兵余友贵、杨海荣,陕甘余丁焦玉,江苏官兵杨凤、唐贵、任可均,义勇兰友贵、余廷秀、高顺、马国义、葛金兴、朱怀治、卢芳庆,共十九名,复经逆夷给与汉字夷书一件,送出到营。奴才等委员分别讯问,据称均系伤重被擒,为逆夷管押公所,每日给予饭食,现在伤痕渐好,于二十一日、二十三日,逆夷先后将伊等放出。并有在逆处辨事之吉姓,给每人洋钱二元,制钱一串,传语将尔等放回,告诉官长,务将红兵放还,该逆现在尚留二人,将来亲自送还。复给有咖吐叻亲笔夷字一纸,罗卜丹亲笔汉字一纸,随令人送出西门外,坐船回营。各兵勇供词大约相同。当令译出该逆夷字,系寄与被获之夷俘信件,大意因未接该逆等回

信，嘱其常写信来，使彼得知等因。其所给汉字夷〔一〕纸内，亦只写汝等回去，催汝官长立放本国人等语。

奴才等复向该兵勇诘问王国英现在是否存亡，均供闻已骂贼被戕。并据张魁、祁光发供称，目睹该守备被逼不降，以致遇害。正在查访问，据翼长·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转据王国英之子懋功营外委王锡文禀称，伊父王国英，于正月二十九日带领义勇攻取宁波，首先入城，右膀猝带枪伤。维时该外委亦管带抚边营征兵攻入城内，亲见伊父血流被体，尚自奋不顾身。该外委向前助战，中枪倒地，遂致相失。迨回营后，询据营兵回称，伊父左腿胯复带枪伤，左肋带火箭伤，昏晕在地，施救不及，已被逆夷擒去。嗣于二月初七日，有伏勇应洪美自宁郡回绍，持到伊父手书，内有伤重遭擒，逆夷屡次胁降，惟有矢死不屈，以报国恩等语。（朱批：可惜可悯之至。）三月初十日，应洪美、钱久才等复盗出尸棺一具，云系伊父尸身，开棺查看，并无头颅，止有贴身衣服，系伊父平日所穿，腿上伤痕亦相符合，因无头颅，未敢深信。三月二十五日，有同为逆夷圈禁现在送出之乡勇张魁、祁光发等回营，口称伊父被逆关禁，常有夷目逼令投降，始啖以货财，继胁以锋刃，伊父抵死不屈。郭逆又亲自劝降，伊父仍复痛骂，就地拾取砖石，击中郭逆左膀，遂为逆夷戕害，割取头颅，送往定海。始知前次尸身属实，恳请转禀，并将家信抄送前来。奴才等核与原禀相符。

查守备王国英，宁郡打仗奋勇入城，已中枪伤尤复裹创力战。迨身受重伤，力竭被擒，经逆夷屡次劝降，始终不屈，其寄伊子家书，惟以受恩深重，誓死报，勉令伊子出力打仗。是其视死如归，捐躯报国之心，蓄之已久，卒以骂贼被害，实属忠勇之至！与寻常阵亡者尤属不同。殉节后，尸身虽获，头颅无存，更堪惘惘！相应据实奏闻，仰恳皇上格外施恩，从优赐恤，以慰忠魂而励士气。至宁波接仗陷入城内之官兵勇壮，统计四十一员名，现由逆夷三次送出到营兵勇共三十七名。此外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兵丁张光福先

已被逆夷遣送夷书回营,逆处现尚留禁二名,应俟查明姓名,逆夷携带该二人何往,是否送还,再行核办。

所有逆夷续又送出失陷宁郡兵勇,并查明陷在宁波之守备不屈被害各缘由,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并将译出夷字及汉字夷书各一件,抄录恭呈御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件一：译出之英信一件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奏呈(军录)

谨将译出夷字一纸录呈御览。

我可爱之各友,虽然我写了四封信与汝等,而汝等总未写信与我,而我实属忧愁。汝等当时常寄信与我,即速使我知道。汝等之坚稳朋友咖吐叻,宁波五月初三日寄与在杭州陷入中国官府手中之众外国人收拆,著七个释放之被获中国人带送。

### 附件二：汉字英信一件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

谨将汉字夷书一纸录呈御览。

久待收银两为路费,无奈只得汝回去,又催汝官宪立放本[国]人等,而以恩答恩。

## 二二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大兵进攻宁郡 英军窜退并乘机暗袭镇邑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大兵进攻宁郡,逆夷畏逼窜退,现在派员收复,并乘机暗袭镇邑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夷情窘迫，正宜及时进剿，以靖海氛，业已密派将备委员游击高峻、典史王希璧等，带领兵勇，分路进发。一俟有隙可乘，即行内外夹攻等情，恭折奏闻在案。嗣复查得该逆因委员郑鼎臣等在定海洋面焚烧大小夷舡多只，杀毙逆夷数百名，不惟定海一路夷情自相扰乱，即宁、镇两城逆夷惊惶无措，连日三城舡只此来彼往，势如梭织。又加伏勇随处惊扰，自二月以来，先后擒斩沉溺各逆不下数十百名，众逆益觉穷蹙，无论在舡在岸均属昼夜不安。虽据各路禀报，该逆窘迫，阴有去志。奴才等因逆夷舡只时常往来于宁、镇之间，尤不敢遽信为实，但逆夷情势已穷，自不得任其扬帆远遁。

奴才齐慎于三月二十六日带同员弁兵丁，亲赴上虞以东，相机进剿。奴才奕经、文蔚除派令委员将近海一带口岸设法防堵，复查得该逆口粮减缺，即行文巡抚，转饬地方官出示，禁买牛羊，令其无从觅食。并就近札催分赴慈、余之将备委员，带领兵勇，四面设伏，迅速布置，不得稍有迟误，致逆夷另生诡计。并据奴才齐慎派令防守慈溪之升任游击李宗百、拣发都司定住、署守备黄天彪等，酌带弁兵，会同管带川兵之参将张富、已革游击梁有才等，分拨兵勇前往接应攻取。该逆业已探闻风声，不敢负固久停，即于二十七日搬运什物，纷纷下船之际，管带官兵之游击高峻及分带南北勇壮请升副将托金泰等，已于该逆泊舡处所，分路赶到，乘势截击。而逆夷遥见兵勇纷至，四顾慌张，不敢复行迎拒，纷奔上舡，沿途遗弃零星物件亦不及拾取，仅止开炮数声，即时起碇，向镇海仓惶遁去。

查逆夷自上年八月间占据镇海之后，即乘虚夺取宁郡，蹂躏居民，勒索财物，后于各门安设炮位，紧要口岸均停泊舡只，以为经久之计。并倚恃舡坚炮利，凡水路可通之余姚、奉化、慈溪等县，无不被其滋扰。迨至大兵进剿，犹复凭陵撑拒，不遽输服。是以奴才等于正二月间两次接仗之后，深虑其乘势鸱张，因密令兵勇仍旧分路藏伏，或乘间擒斩，多方惊扰，暂为牵制。即于休养之际精选士卒，

设法暗进,以为攻取之地。该逆计穷智竭,力不能支,遂被大兵逼退,奴才等现已派员前往收复。

惟是宁郡去镇邑仅止六十里之遥,一水相连,江面深阔,其间并无要隘可守。逆夷诡谲异常,虽现时逼退,而镇邑未复,尚难保其不乘潮再至。奴才等一面分派委员,相度梅墟、蜀山渡等处河道地势,设法打桩筑坝,俾令逆夷大船不能驶入,以便保守宁郡及慈、余两县。拟俟布置稍有头绪,即行会同巡抚,安设官吏,办理善后一切。仍一面分飭管带兵勇各员弁,无须入城,务即乘胜跟踪追袭,相机攻取镇邑,以期迅速克复。应俟禀报到日,再行奏闻。

所有此次逼退逆夷收复宁郡在事出力人员,除俟确切查明据实保奏外,谨将大兵攻剿宁郡,逆夷畏逼窜退,现在派员收复,并乘机暗袭镇邑各缘由,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 赏戴双眼花翎之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四月初四日由军机处寄到,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驰奏,定海焚烧夷船,打获胜仗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颁到双眼花翎白玉翎管。奴才奕经当与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敬谨祇领讫。

窃惟奴才等才识庸愚,谬膺重任,陨越时虞。自去岁九月到苏,布置一切。今年正月进剿,满拟克日收复城池,詎意未能得手,当即具折请罪。荷蒙皇上格外优容,不加谴责,五中惭感,莫可名



言。兹定海烧毁夷船，偶获胜仗，扪心自问，当不足稍赎前愆于万一。乃蒙皇上恩赏逾常，更觉万分悚仄。计惟有激励将士，乘胜前进，相机攻剿，收复郡县，以期迅奏肤功。仍当钦遵谕旨，益加慎密，断不敢稍涉大意，以仰副皇上除逆安良，绥靖海疆至意。

所有奴才等感激下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二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水勇

### 擒斩英兵并夺获船只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军录）

再，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等禀称，据总司船勇委员郑鼎臣之水勇总目袁高荣禀报，三月二十三日，该总目带领水勇船五只在洋面方门港操防。突遇逆夷两桅大船，驶放三板船三只，追近扑击，我兵即回船攻剿。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赵三仁、乐永水首先跳过逆船，奋勇杀贼，当即砍死夷人二名，复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一名，并夺获杉板船一只。随后大船追至，开放火炮，该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身带重伤，不及捆绑夷俘，即行杀死，弃尸海中。上将三板船系于船尾，一面迎敌，一面顺风乘潮驶回大嵩港，归入大帮停泊，并将夺获夷刀木桨铁锚等件到营呈验。奴才等查水勇袁高友等以数只钓船在洋面操防，突遇逆夷大船追击，竟能不避火炮，跳过彼船，擒斩逆夷，并夺获杉板船及夷物等件，实属奋勇可嘉。

除将在事出力员弁兵勇应俟查明，归入郑鼎臣烧毁夷船折内，分别保奏外，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好！另有旨。钦〔此〕。

## 二二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请飭沿海各省一体严防退出宁郡之英船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军录)

再,逆夷退出宁郡,势已穷蹙,诚恐该逆等情急分窜,驶向各海口滋扰。奴才等现已行文知照沿海地方,加意防堵,相应请旨飭下有海口省分之将军督抚,一体严密防守。如遇夷船驶窜,即行并力攻剿,以便迅殄丑类。

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三〇、著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銜等并著开单保奏出力员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据称淡水同知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副将关桂稟报、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见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经猫雾揀巡检高春如及大甲巡检谢得琛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敲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督令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施放大炮,奋力攻击,其船遂破,逆夷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该厅县将备同大甲巡检谢得琛、竹塹巡检汪昱,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

总理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等语。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该逆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夷船浅搁，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名号，姚莹著赏加二品顶戴，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著开单保奏，候朕施恩。

钦此。

## 二三一、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保奏击退复犯台港英船出力文武员弁并严鞫英俘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

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已明降谕旨，将达洪阿、姚莹分别加恩矣。达洪阿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可嘉之至！该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奋勉出力，亦应加恩激励，著达洪阿等即将关桂、安定邦、何必捷、高春如、谢得琛、何建忠、李青云、翁标桂、林飞鹏、汪昱、萧振辉、李吴魁、周梓等，及此外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义勇，开单保奏，候朕施恩。

据奏该逆三桅大船三只在五义港外洋向北驶去。仅只击沉一船，其余二只究竟驶往何处？再，此次生擒逆夷数十名，且获广东汉奸五名，正可隔别严鞫，令其据实供吐逆夷屡次前来台湾，系何人指使，意欲何为？所获白夷十八人有无得受伪职之头目在内？此次滋扰台湾船只由何处驶来？现在广东、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只？各处夷船分领头目几人？汉奸内最为该逆信任者

几人?其姓名并诡谲踪迹,务当层层分晰,讯取确实供词,与保奏折件均由五百里复奏。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

至该逆屡经惩创,难保不再来报复,达洪阿等仍当加意督飭文武员弁,鼓励士卒小心防范,切勿因屡次得手,稍形松懈,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三二、著准续发托浑布奏请山东 海防经费十五万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托浑布奏请续发海防经费一折。山东省登州等处各海口防堵兵勇,一时未能遽撤,所需经费自应预为筹备。著照所请,准其在司库现贮正项内再提银十五万两,以备支放。该抚惟当严飭承办各员,力求撙节,仍随时体察情形,如有可量为减撤之处,即行据实具奏。该部知道。

钦此。

### 二三三、两广总督祁埏等奏为遵旨查明新加坡 为英来粤经由之路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军录)

两广总督臣祁埏、广东巡抚臣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暎夷来粤路程并无安海地名,其息辣系属该逆埠头,为往来经由之路,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福建举人黄蕙田呈进平夷策略。云云。钦此。臣等遵查安海、息辣各处是否实有其地，为暎夷赴粤必由之路，必须亲历其地者，始知其详，当即密行查访。闻有朱京玉其人，因贸易曾到彼处数次，情形尚为熟悉，当经密飭管带水勇之林福祥详细讯问。据朱京玉口称，息辣又名嘶唵哺，即新寄坡，乃暎逆埠头，但未闻有安海地名。诘以暎逆来粤经过地方何处最为险要，道里若干？复据称，查有荷咾国所属之噶喇吧又名咖喇吧地方，其地有上峡、中峡两处，名为吧吗咾，北与荷咾国之旧港相连，南即与暎逆之息辣各地界毗连。该处最多贼，名为吧吗咾贼。又附近有石湖，每日必有颶风数次，一遇风雨骤至，云务蔽空，上下均即黑暗。如夷船适向经过，便打入吧吗咾地界，船遂搁浅。迨风停雨齐，云雾消散，吧吗咾贼随即出而抢劫，往往将船焚毁，货物尽为所有，所以暎逆最畏此路。然系必经之路，惟遇十一月以后至二月，北风司令，不敢由上峡、中峡经过，必须绕道，由小吕宋而行。并称暎逆每过上峡、中峡，必下帆篷，以避风雨。然只是下帆，不是放桅。又过峡时不敢燃火，恐吧吗咾贼望见，被其抢劫。此处虽非大洋，水面亦并不窄狭，止畏颶风，船桅却无妨碍。约计由噶喇吧到吧吗咾路程途四日，再过一二日即出峡口，出峡口后即抵息辣，不须半月之久。吧吗咾到广东程途十日，息辣因系埠头，故火（伙）食甚便，所有来往夷船多顺道往买食物，非必抵息辣始载火（伙）食。此外另有地名嘶喙，亦吧吗咾贼聚集之所，暎逆亦不敢向彼处经过。如误至该处被劫，则将船内伙长治罪等语。查核所称暎逆来粤情形，历历如绘，自缘因亲身经历，故言之如此确凿。复询以此处是处（否）即名安海，据称并未闻有安海名目，或因彼处云雾不时遮蔽，故过路人名为暗海，亦未可定。

至该举人黄蕙因平夷策略内所称广南地方，臣等查访即系越南，今之广即古之越，因其在广之南，故又称广南。前奉谕旨飭查越南火器船只，情形果否为暎逆所畏，业经臣等查明复奏。现又细

加访察，暎逆于嘉庆十三年曾有兵船驶入越南国，被越南诱入内河，用小船载火焚烧，并未闻用细缕密钉暎逆船底，以致将船搁浅之事。黄蕙田所言似未确实，臣等再四访查情形如此。

谨将遵旨确切查询缘由，合词恭折附驿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三四、著台湾总兵达洪阿将前获英俘在台正法并密讯近获英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达洪阿等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上年淡水、鸡笼海口生擒夷犯，现经黑夷头目咄莉啞等供：系红毛望结仔、咄勝油地方夷船，向属暎逆管辖。暎逆因中国严禁鸦片，于檳榔屿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分扰广东、福建、浙江等处。伊等來台窺伺，被官兵用炮击破船只，将伊等生擒。该逆打仗最怕搁浅，最怕火攻等语。览奏均悉。据奏称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著即照议办理。

再，昨据奏报：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名。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暎咭喇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暎咭喇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著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将此

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三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俟芦商等捐 输缴足再分等奏请甄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

据讷尔经额奏，筹画经费，并将捐输军需之官绅商民恳恩鼓励一节。已将单开各员名降旨交吏部议奏矣。现在军务紧要，费巨用繁，据该督体察情形，惟劝谕捐输，并无拂乎民情，可有裨于国用，著照所议妥为办理。该省官绅商民实系踊跃输将，急公好义，惟该督据实保奏，候朕逾格施恩，从优奖励。该督仍当严飭所属，毋得借端抑勒，致滋流弊。其芦商前捐炮台经费银五万两，及商船户所捐银两，均著俟完缴全足时，一并分别等差，奏请甄叙。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三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及时进剿收复三 城并期设法擒拿英军首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夷情窘迫及时进剿一折。据奏二月接仗以后，擒获白黑逆夷三名，并溺毙二十余名，又复焚烧房屋，饮食中毒，乘间刺杀多名。现在派员明攻暗伏，与城内联络。逆夷自三月中旬以后，故作添兵，称欲滋扰，奕经、文蔚、齐慎相机分路进剿等语。览奏欣

悦。昨据达洪阿等奏，二月初间，逆夷攻犯台湾港，经该总兵等击破大船一只，逆夷纷纷落水，并生擒红白黑夷及汉奸多名。前此定海兵勇又经焚烧该逆大小船多只，该逆叠经怨创，定已胆落，自应及时进剿，收复三城。著奕经等相度机宜，克日进发，朕佇盼捷音之至。惟逆夷诡谲多端，据探各情是否确实，万不可堕其奸计。该将军等仍当加意谨慎，以期迅奏肤功，勿因夷情窘迫，稍存大意。倘能将逆夷头目及著名汉奸设法生擒，解京惩治，尤足大快人心。勉之！望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三七、著吏兵两部奖叙上年台湾击沉英船 之出力文武义首各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查明上年台湾击沉夷船，擒斩逆夷案内，出力文武义首人等恳请鼓励，开单呈览一折。上年逆船驶入台湾鸡笼地方，经文武各员弁击沉夷船，并擒斩逆夷多名，办理甚属出力，自应量予恩施题升。台湾水师副将·舩舩参将邱镇功，著赏戴花翎。淡水同知曹谨，著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候补同知直隶州澎湖通判范学恒，著赏加知府衔。署北路右营游击噶玛兰、都司安定邦，著以游击即行升用，先换顶带。即用知县王廷干，著赏加知州衔。舩舩县丞宓惟慷，著以知县尽先升用，赏戴蓝翎。署噶玛兰守备·千总许长明，著以守备尽先升用，赏戴花翎。署舩舩营守备·千总欧阳宝，著以守备升用，先换顶带。署沪尾水师守备·千总陈大坤之子陈功，著赏戴蓝翎。候补从九品周晋昭、刘其钟，均著尽先补用。德化县典史陶荣，著以县丞升用。署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均著赏戴蓝翎。噶玛兰外委伍云升、金包里，外委林光章，均著以把



总拔补。郝芝著赏给六品军功职衔。目兵何得和、李起凤，兵丁杨得贵、张步升、王思齐、王由庚、唐金标、汪自春，均著达洪阿记名，分别外委、额外拔补。屯外委李逢春，著赏给屯千总顶带。总理监生谢集成，著赏戴蓝翎。陈经邦、董事、吴助友，义首林得方，均著赏给六品军功职衔。总理姜秀奎，义首生员范玉成、鲍鄂銜，均著赏给七品军功职衔。义首谢朱麒、谢希周、谢福泉、张耀东、郑怀德、林廷瑞、陈惟善、洪得英、张鸣岐、陈甫、陈秀杰、何汉章，均著赏给八品军功职衔，以示奖励。该部知道。

钦此。

### 二三八、著刑部议奏达洪阿所奏台湾续 获各犯汇案拟办一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台湾南北两路逆匪已平，续获各犯汇案拟办一折。著刑部议奏。所有在事出力文武义首人等，准其查明，酌量保举，候朕施恩。

钦此。

### 二三九、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耆英过 境及各兵陆续进口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军录）

再，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耆英带同四等侍卫咸龄，七品銜伊里布等，自京南下，于三月二十七日行抵苏州，与臣接晤后，即行前进。所有奉调陕甘官兵头起已过镇江，二、三起亦陆续进口，均飭经过地方官妥速应付。其余在后各起，并即预为迎探接护，俾利遄

行。至河南官兵亦准咨报起程，俟到境时，一体催令赶行赴浙，毋任稍事耽延。

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 二四〇、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免纳米税

### 三月广招商贩以裕兵民口食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恳恩免纳米税三月，广招商贩，以裕兵民口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天津沿海一带防兵云集，上年御史黎光曙条陈储备兵食，奏奉谕旨：敕令体察情形，多方筹备。经臣查明，直隶地方上年秋收中稔市粮充裕，隆冬兵民口食尚不致有短绌之虞，俟今春青黄不接之时，如商贩稀少，恭恳圣恩免征米税三月。设使贩运无多，或动拨仓谷，或官为采买，届时酌量情形办理。奏奉朱批：览奏俱悉。依议妥办。钦此钦遵在案。

兹查直隶地方入春以来，雨水均未沾足，刻下已交夏令，土脉干旱，望泽甚殷，倘再愆期，麦收不免减色。现在市粮短绌，价值已见增昂，兵糈民食所关，必须及时筹议，惟有免税招商，庶可借资接济，据司道稟详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兵糈民食紧要，凡有赴奉贩运米粮驶进海口，并由豫、东二省运米前来沿河地方售卖者，经过各关口准其免纳米税三月，以示招徕，庶米贩踊跃，不致有食贵之虞，于兵民均有裨益。如蒙俞允，以恭奉谕旨之日为始，即行出示晓谕，限满后仍照常征收。再，此次专为筹备兵民口食起见，只准免收米税，其余各项应仍照例完纳，以重课税。

所有请免米税三月，广招商贩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四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在内江钉桩筑坝拦截英船即日进攻镇海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朱折）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派员先在内江钉桩筑坝，拦截夷船，即日进兵攻取镇海，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三月二十七日，宁郡逆夷因大兵进攻，畏逼窜退，奴才等查明后派员收复，并拟一面于梅墟等处钉桩筑坝，一面遣兵追袭，以期迅速克复镇海等情，于初五日具奏在案。奴才等伏思浙东郡县大半滨临海洋，如绍兴之三江、沥海等处，温、台之玉环、象山、黄岩等处，均与海水相连。但彼处港汊尚属窄小，潮来则水长，潮退则沙现，逆夷大船似不能连帮驶进。惟宁波府属之镇海县，海水从金鸡、招宝两山奔腾驶入，斜绕宁郡，直达慈、余两县，江面深阔，该逆大船尽可乘潮而进，其间并无阻隔。现在逆夷因正月间大兵进攻之后，伏勇逐日暗中惊扰，屡被擒杀，兼之绝其口粮，俾令无从觅食，后又探知我兵业已陆续渡江，势将进剿，是以仓皇遁去，即镇海逆夷亦大半退出。奴才等因即札令兵勇，乘势跟踪追袭，以便迅速克复镇海。

但夷情诡谲，因招宝山与镇城毗连，该逆早于此间修筑山路，俾通来往。山顶旧有威远城一座，逆夷盘踞山头，先行拆取城墙砖石，搬运上山建筑炮台，安设大炮，内二门向城内，二门向山脚，二门向江面，以防我兵进攻。逆目罗卜丹带领夷匪千余人在山驻守，并恐大兵围山，绝其水道，预运大缸数百只，盛贮淡水，意图居高临下，易与我兵相持。镇关内外仍停泊大船三只，每日复时至城内，搜察埋伏兵勇，其意似转以两山为海外门户，此地据守既固，我兵自不得越此过海，定海地方既得久据，且顺流瞬息可仍至宁郡等

处,奴才等探知逆夷此等情形,业已密嘱管带兵勇各员弁,总须四面设伏,相机暗进,不可冒昧失事。

惟查海水既由镇关直达慈、余,若不预在宁郡迤西水势较狭之蜀山渡地方预度情形,设法阻其大船进出之路,慈、余一带无险可恃,即难以扎营屯驻大队兵勇,而宁郡仍难保守。至宁郡迤东之梅墟地方,河面亦较为狭窄,为夷赴宁必由之路,若不预先设法钉桩筑坝,多建一层藩篱,逆夷大船无所阻隔,仍可扬帆而来径达宁郡。两岸窄狭,又无要隘,大队兵勇既不便于腰击,而水面又无大船,亦不能阻截,是宁波之守不固,镇海殊难进攻。奴才等互相筹商,欲守宁郡,须先使逆船不能进扰慈、余,则大兵可以驻扎慈、余地方,而为宁郡之声援。欲攻镇海,须先使夷船不能复进宁郡,则大兵可以径赴镇海,而无后顾之忧。

现除派委文武员弁暂于宁郡内外屯扎兵勇,一面安抚居民外,一面即密派委员张应云、杜宝辰、何士祁、金石声等,前往蜀山渡及梅墟两处,相度形势,或钉木桩,或筑土坝,设法次第办理。务使逆船有所阻隔,不得复行扬帆驶入,大队兵勇即日可以陆续进发,直抵镇邑,会合伏勇,即分水陆两路,明攻暗袭,奋力进剿。若镇海克复,再于镇关洋面设法堵截,则内地有险可守,便可专力进攻定海,自当仰赖天威,尽歼丑类。刻下奴才仍行札谕文武委员,转飭兵勇照常埋伏,逐日暗中惊扰,如使有隙可乘,即行相机击取,亦不必专待大队进兵攻剿,总期迅速克复,庶可仰慰圣怀。

所有派员先在江面钉桩筑坝,拦截夷船,即日进兵攻取镇海各缘由,谨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 二四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在金山洋面游奕已加意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朱折)

再,查逆夷船只自由宁郡窜退后,镇海夷船停泊招宝山脚仅止三只,其余多驶向洋面,忽南忽北,来去无定。今又据乍浦委员禀报:金山洋面见有逆夷火轮船及大小夷船二十余只停泊,并驶近彩旗洋〔门〕往来游奕。查金山洋面系在江苏境内,距上海较近,而与乍浦地方连界。现已飞咨两江总督牛鉴,督饬各海口带领兵勇员弁,严密防堵。一面移会参赞大臣特依顺,如闻警报,即行调拨应援。并札饬乍浦文武员弁,加意镇静防御,如夷船驶近,务使受创而去,毋稍疏虞。

理合附片奏闻。

朱批:即有旨。

## 二四三、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英船动静及解浙军需并赴浙官兵过境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军录)

再,臣先准扬威将军奕经、浙江抚臣刘韵珂咨会,逆夷有赴上海、扬子江等处滋扰之谣。已严饬沿海各营县暨调防将官认真防范,务期有备无虞。现据金山营县禀报,四月初五等日瞭见三四桅夷艇多只,在江、浙交界外洋往来游奕,复经移会提镇,分饬文武各员守御加严,倘敢豕突而来,务度炮力能及,相机开放,毋许稍有畏缩,亦不得稍涉张皇。

至奉调赴浙之陕、甘兵二千名,同河南头二起官兵,已先后行过苏州。尚有豫省在后各起,臣已飞饬沿途地方官,催令迅速南

下,无误军行。

其苏州藩库存贮浙江军需,续准浙江抚臣咨提银十九万四千两,先后委解交收。又部库拨解浙江军需银一百万两业已行抵镇江,转护赴苏,俟解到,即飭藩司照数兑收,听候提用。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四四、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窜至乍浦现飭防守并示羁縻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军录)

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臣耆英、参赞大臣臣特依顺、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逆夷大帮船只窜至乍浦洋面,现飭各处镇静防守,并委员驰往,设法羁縻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于前月二十七日,将在宁郡停泊船只退赴镇海,臣刘韵珂因该逆早有退出宁波,分犯杭州、绍兴、乍浦及江省上海等处之谣,知其必至他处侵扰,当经咨行各处,从严防堵,并于本月初三日恭折具奏,声明镇海夷船是否一并退去,及实在退往何处,俟探明另行奏报在案。嗣据慈溪县等查探,镇港尚有夷船停泊,招宝山亦仍为该逆所据,其大帮船只多在镇、定之金塘洋面聚泊。至初六日,又据慈溪县禀称,有夷船十七只驶往北洋。臣等因乍浦、尖山与江省之上海等处均在宁波之北,复又移行堵御。迨初七日申刻、初八日申刻,叠接驻守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国经申报,有夷船二十余只停泊江省金山洋面。臣等因该处居江、浙两省海洋之中,逆船聚集于此,非南窥乍浦、尖山,即北犯江省,复经通飭瞭探严防去后。兹于初八日酉刻,复接宋国经驰报,初七日午刻,有逆夷火轮船二只,大小夷船二十余只,由乍浦所辖之黄盘山东首洋面而来。未刻,火轮船拖带杉板,自彩旗港驶入西行汛,停泊多时,旋复往来游奕等情。

臣等查该逆退出宁郡不数日，大帮船只即行北驶，先至江苏洋面，继至乍浦，现在火轮船直入逼近乍浦之西行汛游奕，明系探量水势，意图攻击。该处虽驻有兵勇多名，惟地势散漫乎衍，无险可扼，该逆船多至二十余只，凶焰甚炽，其炮火又极猛烈，实恐难以抵御。设有疏虞，则甫经收一残破之宁波，转失一完善之乍浦，实属得不偿失。且江、浙两省人心必愈加震动，该逆得步进步，更难保其不乘机窥伺杭州省城及江省上海等处，时势实为迫切，臣等通筹大局，再四熟商，自应仍遵前奉谕旨，暂事羁縻，以作缓兵之计。现已委令七品顶带布里布、四等侍卫威龄、石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该逆如果驯顺，再行分别办理。一面飭令杭嘉湖道宋国经，并函致乍浦副都统长喜，会同扬威将军等派防员弁，督率兵勇，昼夜镇静防守，不得稍涉疏懈。其尖山等处，并飭加紧严防，以杜侵軼。但该逆势甚骄横，能否冀其驯服，难以逆料。

除俟伊里布等呈复到日，将能否羁縻情形另行具奏外，所有夷船驶往乍浦，委员驰往查办，及分飭防守缘由，合先由六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四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严守省城 防守乍浦毋致疏虞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特、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驰奏，三月二十四、五等日，有逆夷火轮船在三江口、沥海所、夏盖山等处游奕。二十六日，宁郡夷目率领夷众，乘坐钓船，开往镇海。二十七日，所泊夷船六只全数开行，宁波并无夷船

夷匪。其镇海停泊夷船亦于二十七、八等日陆续退往定海，游奕之火轮船现亦退去。本日又据耆英奏，驰抵杭州，会同特依顺、刘韵珂严守省城等语。览奏均悉。逆匪未受大创，遽尔退出，难保不别生诡计，分扰他处。省城及乍浦均关紧要，著耆英、特依顺、刘韵珂严守省城，并飭该道宋国经会同长喜及奕经派出员弁，防守乍浦，毋致疏虞。至该逆既经退出，宁郡自可收复，惟逆夷盘踞数月，忽然舍去，或于衙署内潜伏火器，食物水井暗置毒药，不可不留心防范。现经齐慎带兵驰往，著该抚谆飭道府各员体察情形，妥为安辑，毋堕逆夷奸计为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四六、著闽粤督抚飭探所属洋面及香港 虎门鼓浪屿等处英船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奏，夷船全数退赴镇海一折。又另片奏，镇海夷船陆续开往定海等语。据称前闻逆夷有欲退出宁波，分犯杭州等处之谣。复闻该逆在定海制有小船，夷酋马利逊亦自粤带有兵炮来浙等词。三月二十四五等日，瞭有火轮船在绍兴府属之三江口、沥海所、夏盖山等处游奕。二十九等日，忽据慈溪等县禀报：宁波郡夷目一名率领夷众千余人，携带行李，乘坐钓船，于二十六日开往镇海。郡城所泊夷船六只亦于二十七日开行赴镇，并于二十七八等日陆续退往定海。现在招宝山上尚住(驻)有夷匪二三百名等情。逆夷诡诈异常，忽称添兵自粤来浙分扰，忽又将宁波、镇海停泊各船遽行开驶，情形殊觉叵测。该逆来往船只必由闽、粤各洋经过，有无逆船自粤赴浙，抑或有逆船由浙南驶，经过该二省洋面之处，著奕



山、祁墳、梁宝常、怡良、刘鸿翱飭属确探。再，香港逆夷情形若何，广东有无传闻，该逆国中有无事故？一并探明，随时由驿迅速奏报。其广东省虎门以外及福建省之鼓浪屿前泊夷船，现在有无移动情形？亦著一并确探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四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驶进

### 乍浦紧急添兵堵御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跪奏，为据报夷船驶近乍浦口岸，现在添兵防堵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初九日，在绍兴郡接据现驻乍浦杭嘉湖道宋国经等禀报，夷船大小二十余只在金山洋面停泊，并有较大轮船驶向乍浦所属之彩旗门游奕，当经附片奏闻在案。嗣复据该处禀请添兵防守，当查续调到浙陕西兵一千名，内六百名已抵省城，业令在钱塘江岸银杏埠屯扎，其四百名现报已到嘉兴，因即札飭带兵员弁，就近在平湖驻扎，以为乍浦接应，并札知驻守乍浦之文武员弁，加意镇静防堵，毋稍疏虞去后。复于初十日午间，接据乍浦副都统长喜等禀称，逆夷大船已驶进彩旗门洋面，乍浦兵力单薄，又请添兵接应。奴才等伏查进征之陕西、四川官兵及河北各路乡勇，均已于三月十六日由绍郡陆续前进，赴宁波地方预备攻剿。嗣于二十七日，宁波郡逆夷窜退，各兵勇除暂驻上虞、鄞、慈各城外，余即次第跟踪追袭，以期迅速克伏（复）镇海。现在绍郡兵勇仅止一千余名，夷船现在洋面游奕，其沥海、三江等处距绍较近，尚须留备防剿。惟乍浦现在夷船势属紧急，而奴才等所带在绍之官兵又无可调拨，即札飭派驻平湖之续调陕西兵四百名，即就近赶至乍浦，协力堵御。

又于本日亥刻，据宋国经等禀报，大小夷船二十四只俱挂红旗，已罗列乍浦之西山嘴、唐家湾一带，游驶往来，与官兵相持，并据副都统长喜等禀请拨兵迅速接应。查绍兴去乍浦四百余里，须由里河渡钱塘江，顺海塘行走，不惟奴才所带兵勇仅止千余名，势难调拨，即札令赶赴乍浦，亦恐缓不济急，奴才等再四思维，省城距乍较近，在省官兵或可赶往接应。当即飞札暂留驻省之河南兵六百名，由翼长寿春镇总兵尤渤带领星夜前往，并接据参赞大臣特依顺函致，如该处有警，即督飭弁兵，由海塘内河两路应援，刻下虽未接到来文，想已带兵前进。

奴才等查乍浦原有驻防满汉官兵及雇募本地乡勇，共四千余人，并由奴才等派拨陕、甘兵一千名，雇到山东勇壮一千五百余人，即使夷船分扰，亦足堵御。但此次逆夷系大帮船只驶近口岸，犹恐兵力尚单，奴才等现已飞催续调后起陕西官兵，如已入浙境，即径赴乍浦，以备抵御。并预调在曹江之江宁旗兵八百名，赶赴省城，听候奴才特依顺调拨应援。奴才等现仍催飭兵勇进驻镇海，刻期进攻。（朱批：不如逆算之狠毒也。）并商酌分派在绍兵勇，倘夷船沿海驶回，侵犯沥海、三江等处，即刻星速接应。如乍浦续有禀报，该逆竟敢恃强不退，上岸滋扰，奴才奕经即拟折回省城，会同奴才耆英筹画，调拨一切。

除俟乍浦续报到时再行具奏外，所有夷船驶进乍浦口岸，添拨官兵防堵各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四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乍浦

### 失守自请交部治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文蔚跪奏，为据禀逆势猖獗，乍浦失守，请旨交

部治罪，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四月初十日，奴才等接据杭嘉湖道宋国经及乍浦副都统长喜各禀报，逆夷大帮船只驶进彩旗门，乍浦兵力单薄，稟请添兵防堵。当由奴才添拨陕西续到官兵，赴乍协防各情形，于十一日卯刻具奏在案。嗣于本日午刻，接到嘉兴府知府刘荣熙等禀称，初九日卯刻，该府会同在乍文武上海塘瞭望，夷船二十四只俱由西山嘴、唐家湾驶近西行汛排列，管带兵勇之文武员弁，分扎唐家湾、西行汛一带堵御。迨至午刻，逆夷开炮百十声，势甚猛，旋见东南火起，西山嘴已有夷人在山，并有居民传闻乍浦业已失守等语。奴才等十分焦急，但以该府所禀乍浦失守，尚系传闻，绍兴虽（距）乍浦四百余里，相隔较远，其是否属实，必须确探。一面专人飞探，一面即拟渡江进省，就近调兵救援。

旋于申刻接到总兵德坤由平湖县飞报，初九日卯刻，有三版船数十只渡红夷千名，由黄山岭扒（爬）岸，该总兵即督饬汉中、西安、甘州三营官兵接应。詎该逆复由常山东面而来，我兵奋不顾身，连击退夷人三次，轰毙红夷多名，我兵亦多受伤。正在相持，夷人大船连放大炮百有余声，又有红夷数千名由灯光山四路登岸围住。我兵连环枪炮抵敌，约逾两时，城内城外四面火起，知乍浦业已失守，我兵势孤难支，于酉刻退至平湖，稟请参办治罪。又据副将哈拉吉那飞报，初九日卯刻，逆夷大船分列唐家湾等处，放出小船分扑，该副将督兵奋力攻击，逆夷大船复开放大炮，将小船驶至山脚，分头登岸，漫山蔽野而来，不下万人，火箭齐发。加以汉奸预伏城内，亦用火箭烧灼房间，烟焰蔽空，我兵不能前进，逆夷又将天后宫以西各口攻破，我兵腹背受敌，渐不能支，遂于是日午刻连城失守。该副将腿带子伤，被兵丁救护，退至平湖。并据乍浦笔帖式祥英，将乍浦副都统银印一颗，敕书一道，护送呈交该副将敬谨收贮。并称副都统长喜及满、绿各营带兵官尚无下落，亦稟请参办治罪前来。

奴才等闻报之下，不胜愤懑！查逆夷自宁郡为我兵逐日惊扰，势已穷蹙，嗣闻士兵前进，势将攻剿，畏逼窜退，乃复胆敢聚集大帮船只，驶近乍浦，施放火箭大炮，数千人分头上岸，四面分扑，并预藏汉奸，放火烧房，以致兵勇不能抵敌，乍浦遂致失守，其罪恶贯盈，擢发难数。惟是乍浦自上年秋间戒严，除本省兵勇四千余人，并添调陕、甘官兵，招募山东兵勇壮又有二千余人，兵力已不为单，且历时半年之久，自应一切办理妥协。奴才等前在省城，连次差遣侍卫委员前往察看炮位，激励兵勇。奴才特依顺复亲往该处查勘地势，督率布置。前时夷船两次窥伺，尚能镇静防御，此次夷船大帮窜入，奴才等即恐兵力难支，或有疏虞，飞将入浙续到陕西兵四百名札调该处，复又札派屯扎江岸银杏埠之河南兵六百名，前往预备协力防堵。乃札谕发无几时，而乍浦于数时之间竟已失守，奴才等实所不解。

伏查奴才等奉命办理浙江军务，凡系该省沿海口岸，无论道路远近，奴才等均有防御之责，乃半年以来，未能迅殄丑类，甫经复一残破之宁郡，而又旋失一完善之乍浦，实属得不偿失。奴才等调度不善，罪无可辞。除奴才特依顺现驻省城，应与抚臣会衔具奏外，相应请旨，将奴才奕经、奴才文蔚交部治罪，以示惩戒。奴才奕经即日渡江，暂回省城，与耆英等面商调拨官兵，于平湖、嘉兴、海盐一带，先行严密防堵，毋任该逆分窜，一面即筹酌进攻事宜。惟镇海县尚有夷船停泊，奴才齐慎虽在前路调拨，而随后尚须接应，且此刻三江、沥海等处逼近绍郡，更须带兵防守。奴才文蔚自应仍驻绍兴，以便就近接应防堵。

至乍浦副都统长喜、杭嘉湖道宋国经，现在均尚无下落，容俟查明，再行具奏。其乍浦副都统银印敕书，已札飭副将哈拉吉那送呈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暂为存贮。

所有逆势猖獗，乍浦失守，请旨将奴才等交部治罪缘由，谨缮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再，奴才齐慎现驻上虞，未及列

銜，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朕十分愤懑之外，将何言喻！即有旨。钦此。

## 二四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乍浦失守江 苏水陆交防并漕船照常行走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逆夷大肆猖獗，窜入浙江乍浦，江苏洋面尚属静谧，现饬塘岸弁兵严密防守，并查明京口漕船照常行走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上海、宝山一带直接外洋，守塘弁兵随时瞭探，数月以来尚无夷船踪迹，地方甚为妥（安）谧。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准扬威将军奕经咨会，逆夷欲退出宁波，往乍浦、上海等处滋扰。旋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称，该逆向宁郡居民逼索黄河，扬子江地图。二十七日，宁波夷兵夷船已全行退往镇海。并据金山县营禀报，本月初五日瞭见东南外洋有夷船多只停泊。初八日卯刻鸣鼓起碇，向西飞驶，连前火轮船，共计二十二只等语。臣查逆夷在浙未受大创，遽尔退出宁波，难保非聚集兵船，四出以图一逞。江苏金山洋面与浙江乍浦毗连，据报西驶之二十二船，诚恐其进窥乍浦，江省必应戒严。当饬随时飞速探报，并传知沿海各塘弁兵加意防守去后。

兹于四月初十日，据金山营游击塔明阿禀称，初九日辰刻乍浦城已被逆夷窜入，即时在篠馆墩瞭见一船，直对金山县城郭停泊等情，飞禀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心摇发指。伏思逆夷既入乍浦，则后路无虞堵截，必将由尖山汛口进窥杭州省城，而金山县洋面复有一船直对停泊，难保该逆夷不分船来江侵犯。其乍浦陆路直接嘉兴、吴江，逼近苏州，尤觉人必震动。然臣揣测夷情，该逆前在宁波，不肯舍其船炮由陆路而犯绍兴，即不肯由乍浦循陆路而犯嘉

兴、吴江。现在抚臣程霁采驻扎苏州，足资防御。若更欲调兵协守，非徒缓不济急，江苏民风柔弱，正恐人心惶（惶）骇，转致另生他变，自宜处以镇静，俾使闾里安恬。至上海、吴淞实为海防扼要之地，臣断不敢轻离一步，惟有会同提臣陈化成，督率镇协各将，在防各兵，钦遵前奉谕旨，切勿稍有惊慌。总须以静待动，以逸待劳，俾水陆交防，战守整暇，沿塘地段务保无虞，仰副圣主绥静海疆，有备无患至意。

再逆夷向宁郡居民索取扬子江地图，更恐其由海入江，阴怀叵测。然查由海入江之路，止有南汇高家嘴一处，经历川沙、宝山、太仓、镇洋、昭文、常熟、通州等处洋面，方始行入江阴，达于京口，计程数百里之遥，防兵数千名之多。该逆夷渐不敢冒险入江阻我漕运，臣于上年十一月缕晰陈蒙圣鉴在案。本年首进漕船并二进在前各帮，于三月十二日经河臣麟庆等全数催放，渡黄北上，比上年尚早五日。其在后江、浙各帮，因常州城河及徒阳运河一带均有浅阻，节经臣与漕、臣抚臣严飭该道府营县，集夫挑捞，备剥起运。于初三日以后，澍雨连潮，河水骤长一尺，江、浙帮船足资浮送，指日衔尾渡江，可期及早蒞事。江西各帮亦已报有挽入瓜洲之船，臣仍会同漕抚诸臣严督催趲，并钦遵谕旨，稽察水手短纤人等，无任奸匪潜行混迹。近日甚为妥贴，足以仰慰宸廑。臣于拜折后即驰赴宝山海口，周历巡防。

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五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请酌留陕西河

南兵一千名俾资江省捍卫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再，乍浦失守之后，金山士民得信，城内外纷纷搬移，臣已严飭

地方官妥为弹压，毋任稍有惊扰。惟该处外调及本营防兵数百名甚形单薄，臣已札飭提标中军参将许联镛，酌带兵丁数百名前往策应，兼防城外濠河上通黄浦江之路，其苏州省城抚标左右二营额兵无多，城守各兵分防汛地，万一嘉兴有警，苏州必应严防，就近太湖营虽有兵八百余名，已调防吴淞三百名，不敷多调，若他处调拨防兵，诚恐缓不济急。现查调赴浙省之陕、甘、河南官兵，除已出境外，尚有在江安境内行走之各起官兵二千名，臣已函致抚臣程番采，如果实须调拨，即由臣飞速截留一千名，俾资捍卫。倘浙江省城紧急，江苏尚可无虞，仍令带兵督押前进。

合肃附宁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五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军攻陷

### 乍浦现在省城嘉兴危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耆英、特依顺、刘韵珂、恒兴跪奏，为逆夷猖獗，乍浦已被攻陷，现在省城及嘉兴府等处均属危急，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月初八日，接据驻守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国经驰报，有夷船二十余只，于初七日午刻自江省之金山洋面转入乍洋，其火轮船二只已拖带杉板，在西行汛往来游奕等情。当查该逆早有退出宁波，滋扰他处之语，今大帮船只突至乍浦，显系包藏祸心。该处地无险要，逆焰又属甚张，诚恐难以抵御。即经委令七品职衔伊里布等连夜起程，赴被设法羁縻。一面飭令该道等镇静防守。将办理缘由，于初九日缮折驰奏在案。是日又接乍浦副都统臣长喜等，以该逆船内人数甚多，若同时分头攻扑，防守兵勇势不能支，咨请派兵策应。臣等因查扬威将军等所统各兵均在绍兴府以东，省城兵数本单，万难抽拨。惟续调之陕、甘兵二千名内，头起兵一千名

有已经抵省者,有将次抵省者,可以拨往应援。遂不及与扬威将军等咨商,即札飭带兵各官赶紧前往。至初十日巳刻,已据宋国经驰报,初九日辰刻,该逆将各船在天后宫、西山嘴、唐家湾独山寨一带排列,与我兵相持。又据平湖县知县胡培荃禀称,该逆在乍浦海塘外木船上,掳去水手二名,旋即放回,该逆向该水手声称,欲俟攻陷乍浦后,进攻嘉兴等语。臣等因查该逆于初九日已与我兵在乍相持,伊里布等于初八日夜自省前往,须至初十日方能到乍。至陕、甘兵更难克期而达,其势均属无及,私衷万分焦灼。

迨是日酉刻,复接胡培荃及嘉兴府知府刘荣熙禀报,乍浦业已失陷。十一日辰刻,又接在彼防守之陕西汉中镇总兵德坤、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等呈报,初九日,逆夷将大小各船排列阵势,另用杉板船数十只,每船各载数十人,分扑西山嘴、唐家湾等处,其大船亦开放大炮,直向内逼。该镇等督兵奋勇放炮抵御,毙逆无数,我兵亦多伤亡。詎该逆由灯光山等处登岸,火箭齐发,乍浦城内复有汉奸接应,亦放火箭,烟焰涨天,各兵不能开目,纷纷溃散,乍城失守。该副将哈拉吉那被矛戳伤右腿,与该镇德坤退至平湖等情前来。

臣等接阅之下,发指眦裂,愤懑难名!伏查乍浦为浙西保障,犹之定海为浙东藩篱,该逆于上年十二月、本年二月,两次用火轮船赴彼游奕窥探,其蓄意攻犯已非一日。因其众占我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力不能分,得以幸全。今该逆用船数只、兵数百名,据住镇海招宝山要口,将宁波、镇海各船全数退出,复将定海之船分出数只,并力攻击乍浦,以致一朝而陷,其居心之险毒,实为可恨!在乍浦既失,逆氛离省甚近,可以朝发夕至,省中兵力本不如乍浦之众,地势又极为绵长辽阔,水陆交通,各分分段扼守,势甚单薄。且自屡闻败衄,兵心皆已不寒而慄,更难冀其踊跃用命。本年二月以后,尖山口内涨有沙涂,本可阻遏逆踪,而前数日连遇大雨,涨沙渐被冲失。该逆又在定海制有小船多只,浅处俱可行驶,设竟豕突而



来，则根本重地实属可危。

至该逆现又有窥伺嘉兴之语，虽未必非惑我军心，但嘉兴额设兵丁先多调赴乍浦，郡城留兵无几。今乍浦之师已经溃散，即招回防守，亦恐未必得力。该府为江、浙咽喉，设有疏失，则两省中断，文报俱不能通，不特浙省势同瓦解，即江省亦为患非轻。又平湖、海盐二县距乍均止二十余里，平湖为自乍至嘉兴之路，海盐为自乍至省城之路，现在均无守兵，势皆危迫。臣等通筹各处情形，不禁恸哭，现在亲督省中将士，激励士卒，为背城一战之计。

其嘉兴府等处，惟有将拨往乍浦之陕、甘兵一千名，分别地势之缓急，酌量分往防守。并准扬威将军等札飭寿春镇尤渤，带河南兵六百名驰往嘉兴。复准移会，飭令俟续调之广西、河南兵二千人到浙，亦一并截留，派赴嘉兴一带，借图保卫。惟是逆夷势甚猖獗，而我地广兵稀，实恐无济于事。

至臣刘韵珂职司守土，屡失地方，实属罪无可道。臣特依顺奉命防剿，臣耆英、臣恒兴统辖满营，今旗兵驻防重地失事，均属不能辞咎，仰乞皇上敕部从重治罪，以昭儆戒。

除确查该处实在失守情形，及各文书下落另行具奏外，所有乍浦失陷，省城、嘉兴各处危急缘由，谨由六百里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愤恨之怀实难言喻！即有旨。

## 二五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陈 战无长策惟有羈縻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再，查逆夷现在攻陷乍浦，其猖獗情形，与前此攻陷定海、镇海之时毫无二致。是其前之退出宁波，包藏祸心已可概见。今乍浦

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该逆之垂涎省垣，较乍浦尤甚，其势欲来侵犯。至嘉兴为江、浙要区，亦恐该逆前往滋扰。两处一有疏失，于大局关系匪轻。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羈縻之外别无他策，而羈縻又无从措手。

查大兵到浙数月之久，不特未能克复三城，该逆反退出宁波，大帮船只豕突浙西，占据乍浦，凶焰不可遏抑。臣刘韵珂忿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长策，臣等亦均束手，惟有相向而泣。事势至此，臣何敢蹈粉饰欺蒙之陋习，致误国家大事。一面极力设法讲求羈縻之术，倘竟无济，臣惟有与省城相存亡，仰报鸿慈于万一。惟羈縻之策行之于该逆伏处宁波之时，较易为力，兹逆势已张，诚恐难冀驯服，即令驯服，亦必要挟多端，难以理喻。臣等之筹议及此，实由于万不得已，以期暂遏敌兵，实不敢即期有济。至进剿之策，仍听扬威将军等办理。

谨合词据实密为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五三、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员安插乍浦 逃亡满兵及飭员暂护副都统印信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军录)

再，据副将哈拉吉那稟称，现在退守平湖，驻扎要路，招复散兵。有乍浦驻防笔帖式祥英，将副都统印一颗、敕书一道，当城破之际，该笔帖式携带驰往平湖县，交该副将收存。并据平湖县知县稟报，乍浦副都统长喜先在葫芦城炮台督兵，向该逆交战。复见满营四面火起，势难抵御，长喜两次投水，均被兵民救护，抬至平湖县署中，奄奄一息等语。是长喜存亡实难逆料。臣等理应即行驰往该处镇抚，惟目下省城人心惶惑，尤关紧要，实未敢擅离。臣耆英、恒兴再四筹商，当拣派杭州驻防协领萨弼尔翰，令其星夜驻往平

湖、乍浦一带，先将逃亡满营官兵妥为安插，并飞飭该副将哈拉吉那，将所存副都统印信敕书转交该协领暂行护理，俾资弹压。

所有满营阵亡受伤官员数目及长喜究竟存亡之处，容臣等查明再行具奏，理合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五四、广东学政高人鉴奏报沿途各地雨雪收成并广东办理善后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①(军录)

再，臣自上年腊月十八日由京起程，询问沿途近京各州县及河间府收成丰足，均已得雪数次。山东东昌、兖州二府收成均有七分有余，江南徐州府收成亦有五分有余。惟冬雪尚少，入春以来，经过安徽宿州、凤阳、庐州、安庆等处，湖北黄梅县，江西九江、南昌二府，雨雪连绵。其安徽之宿州、凤阳二处，湖北之黄梅县，江西之九江府，上年被水较重，收成歉薄。此外安徽之庐州、安庆二府，江西之南昌府，间有被水歉收之区，各处灾民均有赈济，尚不致流离失所。二月以后，经通江西之吉安、赣州、南安三府，广东南雄一州，韶州、广州二府，上年收成丰足，春雨亦均优渥，粮价平减，民情安贴。

再，暎逆之在广东者，现止退踞香港，省垣情形尚觉安静。惟虎门各炮台犹未修复，据督臣祁埏云，现已购办物料，俟齐集后即行兴工。并据称，招集乡勇除裁撤外，尚有二万余名，此后仍陆续酌量裁撤，以节糜费。

合并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 二五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收复宁郡 后乘胜收复镇海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由驿驰奏，大兵进攻宁郡，逆夷畏惧窜退，现在派员收复一折。据称夷情近已窘迫，经该将军等密派将备委员，带领兵勇，分路进发。嗣因郑鼎臣等焚烧大小夷船，杀毙逆夷数百名，宁、镇两镇逆夷惊惶无措。又加伏勇随处惊扰，自二月以来，先后擒斩沉溺各逆不下数百名，众逆益觉穷蹙。现经管带官兵之游击高峻及分带勇壮之请升副将托金泰，带兵赶近夷船，乘势截击。该逆等遥见兵勇至，不敢迎拒，纷纷奔上船只，沿途遗弃物件，仓皇逃遁赴镇海。即于三月二十七日收复宁波郡城等语。该逆自上年八月占据镇海之后，并据宁郡，蹂躏居民，勒索财物，可恨已极！现因屡次被创，势蹙力穷，又以大兵截击，纷纷逃遁，似此窘迫情形，不难立就殄灭。著将军参赞等乘胜跟踪追袭，相机收复镇海。所有此次在事出力人员，著确切查明，据实保奏。

钦此。

## 二五六、著将在宁波打仗受伤被俘不屈被害之 守备王国英照参将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守备陷贼不屈，致被戕害一折。守备王国英在宁波打仗，身受重伤，胁降不屈，骂贼身死，实属忠勇可嘉！著加恩照参将例赐恤，以慰忠魂。并着奕经就近于军需项下赏银五百两，

给伊子外委王锡文办理丧事。王锡文著即以千总拔补。  
钦此。

## 二五七、著沿海各省督抚严防浙江英船 分窜各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直隶总督讷、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山东巡抚托、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

现在浙江逆夷船只全行退出宁波郡城，势已穷蹙，诚恐该逆等情急分窜驶向各海口滋扰。著该将军督抚等督飭文武员弁，一体严密防堵，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五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被英留禁宁波之二 名兵勇情形并保奏砍擒英兵之水勇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

据奕经等奏，逆夷两次送出失陷兵勇，并查明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一折。王国英奋勇打仗，身受重伤，骂贼不屈，致被逆夷戕害，殊堪悯恻！已明降谕旨将该守备从优赐恤矣。至宁波接仗陷入城内之官兵壮勇，除历次送出到营外，现尚留禁二名，著即查明该二人姓名，并曾否被逆夷带往何处，附报具奏。

又另片奏，委员郑鼎臣之水勇总目袁高荣带领钓船在洋操防，突遇夷船扑击。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赵三仁、乐永水首先跳过逆

船，砍死夷贼二名，生擒白黑夷各一名，夺获杉板船一只并夷刀等件，到营呈验等语。该水勇等不避炮火，身受重伤，斩擒夷匪，奋勇可嘉！著与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一并查明，归入郑鼎臣烧毁夷船案内，分别保奏，候朕施恩。现在该将军等派委将弁，带兵跟踪，收复镇海，尤应妥为筹画，俾兵勇源源接应，痛加剿灭，不致再堕奸计，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五九、著将定镇阵亡将弁二十二

### 人照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查明阵亡将弁，开单呈览一折。上年浙江定海、镇海二县失守，该将弁等临阵捐躯，殊堪悯恻！所有护金华协副将·提标后营游击重祥、署定海镇标中营游击张玉衡、处州镇标左营游击托云保、署金华协中军都司张桎、台州协左营守备李云龙、处州镇标左营守备李跃渊、黄岩镇标右营千总王万龙、宁海营右营千总陈庆三、署处州镇标中营千总洪式琮、署严州协右营千总周万治、提标中营把总岳永泰、镇海营把总金龛、黄岩镇标左营把总汪宗斌、署黄岩镇标右营把总解天培、处州镇标右营把总胡大纯、绍兴协右营把总马锦龙、处州镇标左营把总蔡步高、提标前营外委汤国英、定海镇标左营外委武英太、黄岩镇标左营外委林赓、宁海营左营外委吴定江、处州镇标左营外委金钊，俱著准其照阵亡例赐恤，以慰忠魂。该部知道。单并发。

钦此。

二六〇、著准刘韵珂奏请暂将知县王葆生  
及桂荫留浙差委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请暂留知县，以资差委等语。浙江候补运判改捐知县签掣湖南王葆生，著准其留于绍兴府军需分局，督造军械，俟军务完竣，再行给咨赴楚。四川候补知县桂荫，著准其留于浙江省军需局差遣委用。该部知道。

钦此。

二六一、著将禀报不实之护理定海镇总兵事  
游击周士法严加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此次定海焚烧夷船，据奕经等屡次查访确实，并经委员呈有斩获夷首及夷衣物件夷船板桨可凭。又讯据郑鼎臣禀复，如有不实，愿甘军法等语。该逆占据郡邑，势甚猖獗，倘非经此大创，何至张皇窘迫，遽将大小船只退出宁郡？是定海夷船被焚，毫无疑义。护理定海镇总兵事·游击周士法禀报浙江巡抚，与该委员等所查情形不符，显有不实。著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 二六二、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照旧章办理

## 广东采买硝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御史卢毓嵩奏请，严禁私硝出口，酌定官为收买章程。当降旨令各督抚议奏。兹据祁埏等奏称，广东省采办硝斤章程，向由地方官给照，硝商领照采买，并非私自交易，商民相安已久。各州县地方辽阔，倘在县城设局收买，远乡商民往返不便，若各乡设局，不免假手于书役地保人等，恐侵利扰民，转滋弊窦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所有广东省采办硝斤，著仍照旧章办理。惟硝斤为军火要需，现当海防吃紧之际，该督抚等仍当随时饰属认真访察，如有奸民偷漏，出洋接济，及弁兵得规隐庇，即行严拿究办。其各员弁及沿海口岸关隘兵役有缉获私硝者，按照斤重酌予奖励，为数较多者从优保奏。倘失察疏纵，并规避处分意存消弥，即将该管文武员弁分别严参治罪，以示劝惩而免透漏。

钦此。

## 二六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机收复镇海并

## 关押及密访汉奸等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确查定海委员打获胜仗得实一折。已明降谕旨，将禀报不实之护理定海总兵·游击周士法交部严加议处矣。此次定海焚烧夷船，屡经该将军等访查，逐层向委员郑鼎臣盘诘，并据该员



具有愿甘军法复禀，是逆夷被创甚属可信。该将军参赞惟当益矢血诚，激励将士，痛加攻剿，以扬国威。如果迅奏肤功，群言不辨自明，不必因周士法妄禀参差，致生疑惑。昨据奏报，逆夷船只已退出宁郡，即应跟踪乘机收复镇海。所有该逆勾结汉奸，现在散往何处？其汉奸内最为该逆信任者是否同赴镇海、定海，抑别有所往？均著密查确实具奏。定海捉获汉奸陈碌，著暂行禁锢，以待质讯。其所供郭士力受伤身死，是否可信，仍著密访确实，切勿轻信，堕其奸计。至该逆既有打仗不怕，暗算可怕之说，该将军等惟当明攻暗伏，出其不意，以期一鼓成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六四、江苏巡抚程霭采奏报截留河南官兵 分派在苏州防守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倭夷攻陷浙江乍浦，江苏壤地毗连，现已截留河南官兵，分派防守，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于四月初五等日在江浙交界外洋游奕，并调赴浙省之河南头二起官兵已经过苏缘由，业经臣附片奏闻在案。拜折后，叠据金山营县禀报，探闻逆夷于初九日辰刻窜入乍浦，火攻南门等处，是日戌刻即行失守，并瞭见一船直对金山城廓停泊等情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眦裂发指！

伏思逆夷既陷乍浦，该处距金山二十余里，而吴江县之平望镇，相距嘉兴亦只一百余里，更与苏州逼近。江苏民风柔懦，自乍浦失守之后，金山士民已纷纷搬移，苏省商贾人民亦颇多惶惑。经臣剴切示谕，并委员认真弹压，毋许稍事惊扰，轻去其乡。惟苏城之抚标城守两营兵丁共止九百余名，尚有派守监狱火药银库，以及递解等项差使，万一嘉兴有警，实属不敷防守。且平望营额设兵丁亦

甚无多，江浙唇齿相依，必须首尾相顾，自应一律添兵守护，以定民心。第邻省及本省各路官兵，或已调赴浙江，或已调赴上海，不特调拨为难，更恐缓不济急。

因查陕甘官兵业经全数抵浙，惟河南官兵一千名内，有五百名甫经陆续过苏，其余尚未抵境，应即一并截留，用资捍卫。正在咨行间，接准督臣牛鉴函称，苏省如果实须调兵，即将陕、甘、河南等处官兵截留一千名等因。臣现已分别发牌传知，将已过境之河南官兵五百名截回吴江。并飭臬司觉罗崇恩，一俟该官兵到境，即驰往平望镇带领会督将弁协同该处弁兵，实力防堵。其未过境之五百名，亦飭沿途加紧催趲，迅赴苏城驻扎，以为有备无患之计。至金山县地方，经督臣札飭提标中军参将许联镛，酌带兵丁数百名，前往策应。臣惟有处以镇静，严益加严，务使闾阎安堵如常，仰副圣主绥靖地方之至意。

再，苏省漕船业已全数渡江，（朱批：好。）浙省各帮亦均趲过浒关，先经附折奏报。兹查该帮船数无多，运河水势足资浮送，已飭令沿途文武员弁设法催提，务须刻日衔尾渡江，及早蒞事，以期仰慰宸廑。

除将截留官兵缘由，分咨扬威将军、参赞大臣、钦差大臣暨浙江抚臣一体查照外，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牛鉴，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六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欲犯

### 嘉兴现筹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军录）

扬威将军臣奕经、浙江巡抚臣刘韵珂、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臣耆英、参赞大臣特依顺、杭州副都统臣恒兴奏，为据报逆夷欲自

内河攻犯嘉兴，事势危急，臣耆英现已驰往该府，相机办理，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嗅逆大帮船只于本月初七日窜入乍浦，副都统长喜等以兵勇势不能支，咨请拨兵往援。嗣据续报，乍浦于初九日已被该逆攻陷，该逆又有自乍浦进攻嘉兴之语。均经臣奕经、耆英等先后调兵驰往乍浦、嘉兴、平湖等处防御，恭折驰奏在案。兹于十二日卯刻，连接杭嘉湖道宋国经、嘉兴府知府刘荣熙来禀：探闻该逆于攻陷乍浦后，将所带杉板船抬入内河，又捉拿内地各船，（朱批：可恨之至。）拆去圈棚，装载炮位火箭等物，拟于十一二等日，进攻嘉兴等情。臣等查该逆本有攻陷乍浦后窥伺嘉兴之语，今又在乍筹备船只，是其内犯之心业已显露。查乍浦至平湖县仅止二十余里，平湖县至嘉兴府仅止四十余里，瞬息可达。若使嘉兴为该逆所据，则南至杭湖，北至苏州，均不及二百里，四通八达，堵御綦难。为今之计，惟有扼守嘉兴，再行徐图良策。

臣耆英等正在筹画间，适臣奕经自绍旋省，彼此意见相同。惟此举关系重大，必须臣等数人中酌往一人，就近体察情形，调度处置，俾该处文武有所禀承，不致迟误。臣耆英因前奉谕旨飭令在省守卫。现在逆夷欲自嘉兴内犯，则守嘉兴正所以守省城，不便稍涉拘泥。现已于十二日未刻带同宁绍台道鹿泽长、山东沂州府知府陈晋恩、丁忧在籍前任刑部郎中严达、六品顶戴管通群、前任长兴县主簿严锦堂、嘉兴协副将福禧、抚标中军参将尚安泰，自省起程前往。其七品职衔伊里布、四等侍卫咸龄、石浦同知舒恭受，前经遣赴乍浦，尚未到彼即被攻破，计此时该员尚在嘉兴一带，现亦飭令在嘉兴听候差遣。

臣耆英于抵彼之后，或剿或守，设法羁縻，察看兵力夷情及地方形势，分别从长妥办。但敌气正骄，不惟战守皆难，并恐羁縻亦难措手，臣耆英惟有殚竭血诚，相机措置，以副委任。臣奕经等仍飭各文武在嘉兴、杭州一带，或预备火攻，或阻塞河道，各按地势，

多方布置，俾资堵御。至该逆在乍各船，现据宋国经禀报，实共二十八只。其势甚张，该逆既欲以小船内闯，其大船难保不再由海道冲突海宁之尖山、海盐之澉浦等处，以为内外夹攻之计。惟逆夷狡谲，难以逆料，臣等惟有临时酌度，相机妥办，仰酬高厚而遏贼锋。至宁镇前路大兵已陆续前进，（朱批：因何不能调回？）曹江、绍兴驻扎兵勇，尚可酌量抽拨，调赴省垣防守。现已行文参赞文蔚，酌量抽拨千数名来省，以资捍卫。

合将逆夷现欲内窜，臣耆英自愿驰往相机办理缘由，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耆英现已出省，所有杭州将军印信交臣恒兴暂时接收兼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六六、监察御史苏廷魁奏为风闻英船潜遁宜速办善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军录）

奏为风闻粤海逆夷纷纷潜遁，当乘机速办善后事宜，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思暎夷肆逆，迭犯海疆，骄忿之兵于理必败，而未即殄灭者，天将厚其毒而歼之也。逆兵虽分扰闽、浙，逆意则专在广东，广东以虎门为险要，虎门以炮台为防卫。乃自去年虎门失守，炮台至今尚未修筑，推原其故，以虎门近在洋面，兴工修筑，逆夷势所必争，内备未严，仓卒或难制胜。今省城沿海数十里之间，业已扼险设守，声势大振，将军督抚所团练乡勇志切同仇，可以有恃而不恐。

现在粤中传闻，有暎夷本国为嗚喇攻破等语。缘嗚喇为夷货聚集之所，经暎夷占据，尽收其税，嗚喇怨之最深，乘虚捣击，是以逆夷兵船纷纷遁回援救。此等传闻虽未可遽信，然以暎夷

之逆状，实为复载所不容，外顾忘危，内乱自作，理或有之。且即据目前情形而论，台湾、浙江屡获胜仗，逆夷兵分力薄，势不能更争虎门。及此时若不修筑虎门炮台，暎夷于浙江败走之后，势迫途穷，复窥广东，则战守俱无可恃。应请旨飭下将军督抚，选派乡勇，厚集兵力，赶紧修筑虎门炮台，安置炮位，以壮声势而资抵御，则逆夷气阻，而海疆可平矣。

抑臣更有请者，暎夷贪利好斗，非大加惩创不足以革其凶顽，虎门炮台既筑，守固则可以议战。查广东形势，省河业已填筑完固，最可虑者省城东北之陆路名燕塘墟，群山叠嶂，势若长蛇，山南一带路径分歧，贼若乘间而入，离省仅十余里，顷刻可至。其要隘莫过于城东十余里之大沙河，此处宜筑长堤一道，列营守之，贼一登岸，伏兵先焚其舟，使无归路。省城西南地名龟冈，其东岸山峦最多，为贼陆路必由之地，设两三营奇兵，或击其前，或攻其后，使彼首尾不能照应，则水陆皆可制胜，而逆夷或擒矣。应请旨飭下将军督抚，相度形势，妥为布置，使逆夷无隙可乘，即战守俱有可恃。

臣籍隶广东虎门，所闻谨据实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 二六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密查办理

### 御史苏廷魁所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

御史苏廷魁奏，粤海逆夷潜遁，当乘机速办善后事宜一折。据称传闻逆夷为唵啊喇攻破，逆夷兵船纷纷遁回，请选派乡勇，厚集兵力，赶紧修筑虎门炮台，安置炮位，以壮声势而资抵御。广东省城东北陆路名燕塘墟，贼若乘间而入，顷刻可至。其要隘莫过于城东之大沙河，宜筑长堤。省城西南地名龟冈，其东岸宜设营兵，使彼首

尾不能照应,水陆皆可制胜等语。逆夷恶贯满盈,结怨各国,现在传闻有嗚啊喇攻袭之语,著奕山等密查粵省所泊夷船驶去若干只,夷众传说若何?如果该国有事,逆夷陆续逃遁,该国夷人在粵甚众,总可得其实在底里。或系他国与逆夷有争斗之事,或嗚啊喇纠集别国与之为难,均著查访明确,据实速奏。该将军等前奏,修复虎门各路炮台,必须由内及外,次第办理。此时该逆如果将船只陆续撤退,留泊广东无几,正可趁此赶紧购料兴工集事,毋稍观望。并著奕山相度机宜,倘可乘该逆窘迫之际,出其不意,明攻暗袭,殄灭无遗,亦足以纾众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龟冈为贼陆路所必经,应否筑堤设营,水陆交严之处,著奕山等相度地势,妥筹办理。该御史原奏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乘英情窘迫之际及时攻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钦差大臣耆,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

据御史苏廷魁奏,传闻暎逆本国为嗚啊喇攻破,缘嗚啊喇为夷船聚集之所,暎逆占据,尽收其税,嗚啊喇怨之最深,乘虚捣击,是以逆夷兵船纷纷遁回救援等语。逆夷恶贯满盈,上干天怒,现在浙省叠次受创,若复为邻国所袭,则首尾不能相顾,自必势穷力竭。著奕经等趁此夷情窘迫之际,乘机进剿,大彰挾伐,以扬国威,断不可坐失机宜。至福建省洋面鼓浪屿等处尚有夷船停泊,亦宜及时攻剿,著怡良等相度情形,力加惩创,毋得稍存观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奕经、特依顺、文蔚、齐慎、耆英、怡良、刘鸿翱、刘韵珂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六九、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一面防维 一面攻袭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特、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耆英等奏，逆夷大帮船只窜至乍浦洋面一折。据称初七日午刻，有逆夷火轮船二只，大小夷船二十余只，由乍浦所辖之黄盘山东首洋面而来。未刻，火轮船拖带杉板船，自彩旗港驶入西行汛停泊，旋复往来游奕。已函致副都统长喜，会同扬威将军等派防员弁，督率兵勇，昼夜防守。并委令伊里布带员驰往设法羁縻等语。该逆甫退出宁波，又复驶至乍浦外洋，意图攻击，猖獗可恨！现已由六百里谕令奕经及牛鉴等，加意防范，相机攻剿。耆英、特依顺、刘韵珂仍当督飭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切勿任其披猖。其尖山等处附近省垣，尤当小心防御，恐该逆声东击西，暗施诡计，不可不严加防范，毋许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〇、著两江总督牛鉴等认真防范 上海各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耆英等奏，逆夷大帮船只窜至乍浦洋面一折。据称初七

日午刻,有逆夷火轮船二只,大小夷船二十余只,由乍浦所辖之黄盘山东首洋面而来。未刻,火轮船拖带杉板船,自彩旗港驶入西行汛停泊,旋复往来游奕。已函致副都统长喜,会同扬威将军等派令员弁,督率兵勇,昼夜防守等语。该逆猖獗异常,甫经退出宁波,又复驶至乍浦外洋,意图扰掠,实属可恨!现在耆英等极力防堵,并于尖山等处加意严防,诚恐该逆分踪肆扰,乘势窜入上海各海口,著牛鉴、陈化成督率文武员弁,认真防范,毋稍疏虞。牛鉴前奏明于紧要海口加筑土塘土牛,以资捍卫。是该督于防守要隘尚有把握,著即谆嘱将弁兵丁,如有夷船驶至,切勿早开枪炮,俟该逆逼近,其势足以相及,再行并力轰击,以收实效而壮干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一、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兵遣将速 赴乍浦严密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等奏,逆夷大帮船只于初七日由乍浦所辖之黄盘山洋面驶至,往来游奕。已函致副都统长喜,派令员弁,督率兵勇,昼夜防守。并委令伊里布带员驰往,设法羁縻等语。逆夷诡谲异常,甫经退出宁波,复往乍浦洋面窥伺,总因未受大创,以致肆行无忌。现在省城并尖山等处,已谕令耆英等加意防守,并谕令牛鉴等防守上海各口矣。该逆此次驶至乍浦,本在意中,谅该将军等早应料及,预作准备。惟该处兵力是否足敷攻剿?倘稍形单薄,著即酌调各路劲旅并可靠将备,速赴该处严密防堵。如有可乘之隙,仍遵节次谕旨,激励将士,相机攻击,断不可令该逆再为得手,是为至



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二、著山东巡抚托浑布于阅伍事竣 仍驻登州布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奉上谕：

托浑布奏，查勘海口，校阅营伍一折。据奏莱州府属之胶州、即墨各海口为南汛藩篱，青州府属各海口亦通南商船只，必须亲往履勘，顺道考核胶州等营官兵，即由青州赶回省城，堪办秋审等语。已明降谕旨，派藩司杨庆琛同臬司王笃会勘该省秋审矣。昨据耆英等奏，逆夷退出宁波后，近有二十余只在乍浦洋面游奕，该逆行踪诡秘，出没无常。山东防堵事宜甚关紧要，著托浑布于阅伍事竣后，仍行驻扎登州，将一切防堵事宜再行妥密布置，期于有备无患，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至尖 山口逼近省垣暂示羁縻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剿捕档)

臣奕经、臣特依顺、臣刘韵珂跪奏，为逆船已至尖山海口，逼近省垣，江水暴涨，势甚危急，不得不权宜办理，暂示羁縻，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于四月初九日攻陷乍浦，其平湖、嘉兴一带情形甚危，当经臣等截拨各兵驰往堵御。并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臣耆英、七

品职衔伊里布等先后亦驰赴嘉兴,相机办理。兹据防守黄道关、尖山口之员弁驰禀:十五日卯刻,瞭见该逆火轮船一只,杉板船数只,由乍浦驶近尖山口外之凤凰山洋面游奕,并闻海盐一带间有炮声。臣等正在分饬严防间,又据各员弁驰禀,十六日寅刻,又见有大夷船三只带同杉板驶来,亦停泊尖山口外等情。臣等接阅之下,焦急无状!查省城滨临钱江,数日以来,阴雨连绵,突于十五日夜,上游山水下注,江水陡涨一丈有余,将临江附近省城之银杏埠炮台炮位,营盘帐房,俱已淹浸。其自海宁至省,绵长一百数十里,向恃沙线为险,今于逆船驶近尖山之际,而水势陡长丈余,顺流乘潮,竟可直入。且水陆歧杂,处处可通,客兵为数无多,民勇究不足恃,本省满汉各兵又不能不在城内护守弹压,设该逆竟豕突一逞,防御殊不足恃,且恐居民闻警,自为震动,臣等心悸股慄,迄无良策。

查该逆初十日在乍浦有照会臣奕经文书一纸,交被获之满兵吉祥于十五日持投到省,臣奕经接阅,内称伊获有我处官兵六十余名,如将从前擒获之各夷释回,伊亦将各官兵释放等情。臣等公同商酌,或此次逆船驶来,系因索讨被擒各夷亦未可定。当此战守两难,省垣万分危迫之际,不得不设法羁縻,冀可缓兵苟安,以保亿万生灵,再图良策。臣等即缮写照会该逆文书,内称前获各夷已送至嘉兴,移咨钦差大臣耆英同伊里布就近办理等语。专人驰送至尖山外逆船,并派员弁押送黑夷一名一同前往,以坚其信。各逆船果否肯暂回乍浦,亦难逆料,一面派委弁兵,将白黑各夷咨交耆英等相机妥办。倘该逆仍不受羁縻,必欲内犯,臣等惟有督率文武,严饬兵勇,拼死抵御,誓与省城相存亡,决不退缩。惟因事势危急,未能先行奏奉谕旨遵行,无任悚惶待罪之至!

至禀报海盐一带间有炮声,容俟续有确报,另行具奏。所有臣等因逆势猖獗,省垣危迫,权宜羁縻缘由,谨合词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七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江苏截留 河南官兵仍令赴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军录)

再,浙江省城现在十分危急,所有江苏奏请截留赴浙之河南兵一千名,自应先其所急,仍令赶赴浙省,俾资捍卫。

除已行文江苏,即将河南兵一千名札飭带兵官押带星夜赴浙外,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七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遵旨查明 靖远炮台兵丁逃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前水师提臣关天培在靖远炮台阵亡时,炮兵走散情形,并捏禀兵丁先逃之把总畏罪自尽,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九月间,奴才等因复查当日靖远炮台失守,提督殉难时,炮台兵丁不无散失,当经会同附奏陈明。旋奉谕旨,令将首先散失之兵丁严行查办等因。遵查靖远台原设武弁十三员,兵丁二百四十名,分司各炮。当即移咨现任水师提臣吴建勋飭行查明,究系何兵先逃,从严惩办。随准提臣吴建勋转据调补水师提标右营右哨二司把总何居桐具禀:查系兵丁郭标、段振彪、唐成恩、吴龙芬、苏胜亮五名首先逃走,咨解审办。当将该兵丁发交署臬司王云锦会同署藩司王庭兰详加审讯。该兵丁郭标等供称:伊等系于关提督受伤倒地后,夷兵攻入炮台,兵众抵御不住,一同走散,并未先逃。并称关提督阵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经放炮击中夷船,蒙关提督

各给赏银四圆,交把总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破炮台伊等逃走时,看见何居桐被夷兵捉拿下船,次日始回。伊等曾向何居桐讨要赏银,并未分给,曾经口角等语。由司移提何居桐对质,兵丁郭标等仍执原供,质之何居桐,亦称当时奉派防守靖远炮台与逆夷接仗,因时值纷忙,何兵先逃,实未看得清楚。诘以因何禀报郭标等先行逃走,并将赏银私存不给?据供关提督阵亡后,伊被夷人强捉下船,次日始行放回,一时匆遽,致将身存赏银遗失。嗣因该兵丁等屡向索取,无银赔偿,致相口角。适奉查逃走兵丁,伊因挟嫌,即以郭标等五名先走,捏词禀复,以图卸责。其实该兵丁等何时逃走,伊不能指实,不敢诬执等语。即经该署司等将何居桐发县看管,一面录供禀报。至十二月二十八夜,何居桐忽在南海县看管处所自缢身死。提讯看役梁成等,究明何居桐被审出被逆夷掳捉放回,并不给兵丁赏银,反行诬禀各情后,时常愁叹,故乘间畏罪自尽。该署司等将兵丁郭标等五名复提讯明,连看役梁成等解勘前来。

奴才等亲提隔别研讯,(朱批:何居桐如不自尽,必不亲提,其为装点无疑。)各供一切如前,反复究诘,矢口不移。兵才等恐郭标等狡供避就,其何居桐自尽,亦恐有屈抑别情,伏将当时在该台添防之弁兵毛大鹏等传问。据称当时实未见郭标等先行逃走。并查据该署司等禀称兵丁郭标等先逃一节,止凭把总何居桐一人之言,何居桐自尽由于畏罪,其为诬禀无疑。现在该把总已自缢身死,无可质证,惟先经在司取录亲供,亦称该兵丁等并无先逃情事,系因何居桐挟嫌卸责,混行禀复,案情似已确凿。

奴才等复再四密查,当日靖远炮台既经攻陷,军心无主,一时四散,无从分别先后,似系实在情形。此时必究明何兵先逃,该兵丁郭标等既屡讯不承,此外又并无确切证佐,若将原靖远炮台弁兵多名行提质讯,徒滋纷扰,亦无从指实,应即将案议结。查把总何居桐被捉放回,遗失赏银,因兵丁郭标等向索,口角之嫌,辄借访查先行逃走兵丁,挟嫌诬指,罪有应得,业已畏罪自尽,应毋庸议。兵

丁郭标、段振彪、唐成恩、吴龙芬、苏胜亮虽讯无先逃情事，究系攻散余卒，未便仍列戎行，应即革伍，仍行责惩。其疏于防范，致把总何居桐自尽之看役梁成等，饬行照例办理。此后奴才等惟有申明纪律，严饬各营员弁兵丁，务须一体相关，兵将相顾，以期杀敌御侮，固守疆土，庶竭尽一分心力，或可收一分功效，断不敢意存因循，致蹈罪戾。

谨会同合同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不实不尽之至！事已如此，即使先遁之兵微幸苟免，岂有概行诛戮之理？只可稍为宽贷。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诚不实，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以欺字，再不解是何存心也！另有旨。钦此。

## 二七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分别裁减 兵勇并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广东军营前调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各省官兵分别尽撤，并各路水陆壮勇酌量裁减，以节糜费，谨将现在筹办防守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奏筹议战守情形，并军需数目各一折。嗣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其酌裁兵勇一节……（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当即札饬翼长处、团练局分别查办去后。前据翼长处呈称：所有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四省官兵内，有教习壮勇，监造军械，及各项差使，尚有经手未完事件者，仍应酌留官兵七千余名，其余官兵二千八百余名，分作六起，均已陆续启行，撤归原省。又据团练局镇道禀称：各路原招壮勇，截至三月底止尚有二万六千余名，现在逐起校阅，汰老弱以存精壮，又裁去五千余名，仅留二万一千余名，禀请阅验前来。奴才等

悉心核议,现既将贵州等四省之兵分别全撤,自应将广西兵一千八百名暂留备防,另挑广东本省兵丁,令其勤加训练,如果精锐得力,即广西之兵亦可随时酌撤。

查本省弁兵自上年调来防守内河及省外各要口,共计二千六百七十余名,或撤或留,随时变通调遣。现又添调肇庆协兵五百名来省协同防守,并先经咨令陆路提督张青云,挑拣惠州营精兵一千名,即在该郡勤加操练,听候调遣。一遇有警,即飞檄征调,可以朝发夕至,无悞事机,至原招水陆壮勇,前已沙汰万余,第若辈多系游手失业之人,一经遣散,诚恐流而为匪,且逆夷往往密遣奸细,不惜重资,雇觅汉奸出洋,助其凶焰。现在拿获温东幅一案,究出代逆夷招雇汉奸,即系向该壮勇许银买充,是其明证,自未便遽行多裁,致滋流弊。所有现裁之五千余人,均经酌给路费,散令归农,并责成地方官严密稽察,妥为安顿。奴才等仍会同随时亲往各要隘,严加校阅,择其健勇得力者,令其协同官兵分地驻守,俟随后体察情形,如果夷情大定,再行酌量逐加裁减,善为安置,毋任滋事。

又臣祁埏等前奏每月需银十三万九千余两,系专指外省调到征兵暨本省留防官兵盐粮,以及招募水陆壮勇口粮船租之款,其修台筑堡造船铸炮等项不在此数。现既将外省征兵撤去二千余各,壮勇裁去五千余人,本省兵丁又系照防兵例支給口粮,日需经费自更节省,但修造台船,置办炮械,均系随时核发,不能分日计算。然当兹海氛未靖,经费有常,臣祁埏等自当力加撙节,以杜虚糜而归实用。

至逆夷现在情形,叠据文武员弁探报,时有三桅兵船暨火轮船十余只,在尖沙嘴、裙带路、九洲、潭孜等洋面游弋不定,并有火轮船驶入横档海面窥伺,现又续到兵船四只,火轮船三只。奴才等不敢因现议防守,稍形松懈,仍随时激励兵勇,一有可乘之机,即当相度办理,以期仰纾宸廑。

再,上年八月间,曾有前发广东军犯二百四十余名吁恳来营投

效。奴才等因思回疆军营曾有准遣勇效力成案，当将该军犯留营，派游击郝腾蛟督同弁兵，教演技艺，自为一队。数月以来，察看该遣勇等人皆强壮，演放枪炮极有胆力，堪借御侮之用。统俟事后再行分别办理，合并陈明。

除将撤兵日期咨明户、兵二部外，所有酌裁兵勇及现在防守情形，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七七、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拿获汉奸 温东幅等申明分别定罪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军录）

再，逆夷与汉奸相为表里，是查拿汉奸最关紧要，奴才等叠经钦遵谕旨，严饬访拿。上年十二月内，据管带壮勇礼部司务张玉藻、镇平县廩生杨元勋等禀称，转据壮勇头目刘金堂禀，获汉奸温东幅一名。讯因温东幅向刘金堂所带壮勇，许银买充汉奸，即据壮勇告知刘金堂，将其拿获解省。经奴才等发交臬司审讯，该犯供认，因投入啖夷船内工作，代逆夷转招汉奸属实。并诘据该犯供出，有另招苏亚馨、郭石秀、宋润秋三人。正在一并查拿间，随据苏亚馨等三犯赴官投首，由新会县解省。讯系被温东幅被胁入伙，令其在新会县江门地方等候，因闻温东幅被获，即自赴新会县投首。质之温东幅所供相符，奴才等亲提讯问，均无异词。奴才等以温东幅胆敢代逆夷船招雇汉奸，罪大恶极，即于申明后，饬令署臬司王云锦，将温东幅正法，仍梟首示众。其被胁入伙之苏亚馨等三犯，既据赴官投首，应拟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另录供招咨部办理。至此次该管带壮勇之绅士访拿汉奸，尚属认真出力，容奴才等随后汇同应行鼓励之各绅士，另行奏请鼓励。

合并附片声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广东汉奸在在皆有，年余来获一温东幅，尚靦然入奏耶？另有旨。钦此。

## 二七八、著钦差大臣耆英查明省河虎门 各工程并筹办收复香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已降旨，著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矣。广东自上年悞逆犯顺以来，占据香港，闯入虎门。前据奕山等奏报香港未能即时收复，惟议守省城以填塞省河为先，其次修筑虎门炮台，进取方有把握等语。现在省河填塞究竟若何，是否足资抵御？其虎门炮台现在是否动工修筑，何时可以工竣？著耆英到任后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即著责成该将军一力筹办，毋负委任。其钦差大臣关防即著带赴广东任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九、著耆英驰赴广州将军之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著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杭州将军著特依顺署理。

钦此。



## 二八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添兵防 守乍浦相机剿守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浙江巡抚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諭：

奕经等奏，江面钉桩筑坝阻截夷船，进兵攻取镇海一折。据奏浙洋海水由镇关直达慈溪、余姚，拟于蜀山渡及梅墟地方，相度形势，钉桩筑坝设法收复镇海、定海等语。览奏已悉。逆目罗卜丹带领夷匪千余人，在招宝山驻守，镇海夷船停泊三只，意图牵制我兵，得以大帮分扰他处。现在乍浦已有逆船二十余只该处毗连江苏，地方紧要，尖山一带系属省城门户，倘有逆船驶入，关系非细。该二处兵力如觉单薄，自应设兵防守。若以全力攻复镇、定二城，转致乍浦、尖山或有疏虞，实属得不偿失。该将军等一面于曹江、余姚等处严密防堵，一面速派参赞一人，统带得力弁兵驰往乍浦，相度机宜，可剿即剿，当守则守，切勿顾此失彼，致堕逆夷诡计。昨据耆英等奏，派委伊里布、咸龄驰赴乍浦，设法羁縻一节。是一见逆船即惊惶失措，先事羁縻，办理殊未得宜。已明諭旨，令耆英即赴广东将军任矣。所带伊里布、咸龄即交奕经留营差遣，如无可委用之处，即一面奏闻，一面飭令回京。该将军等受国重寄，责无旁贷，现在逆夷已在江、浙交界处所分兵游奕，务当通筹全局，和衷商榷，总使逆夷诡譎伎俩不得再施，庶可设法歼除，不致蔓延江、浙沿海地面，方为不负委任。勉之又勉！打获胜仗由六百里或八百里加紧驰奏，自不待言矣。如别有紧要情事，亦著由六百里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一、著扬威将军奕经与参赞分驻嘉兴  
曹江并查明乍浦失陷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现在省城及嘉兴府危急一折。据奏本月初九日,逆夷将大小各船排列阵势,另用杉板船数十只,分扑西山嘴、唐家湾等处。大船开放大炮,直向内逼,复由灯光山等处登岸,火箭齐发,城内汉奸接应,各兵纷纷溃散,乍浦失守等语。现在乍浦业已被陷,逆氛离省甚近,省中兵力单薄,地势绵长,嘉兴府城为江、浙咽喉之地,设有疏失,两省文报不通,关系非细。宁波、镇海俱系残破之城,收复自可从缓。耆英等拨往嘉兴之陕、甘兵一千名不敷策应。著奕经等接奉谕旨,酌留参赞一人,在曹娥江一带驻守,杜其窜入绍兴之路。该将军同参赞一人迅即统得力弁兵,驰往嘉兴驻扎,应援省城。倘该二处稍有疏虞,惟该将军等是问,凛之!至此次逆夷攻扑乍浦,人数并不甚多,我兵果能人人思奋,勇往直前。何至遽被攻陷?可见官兵并未与[逆]夷接战,一见贼船,遂(遽)尔纷纷溃散,此皆平日纪律不严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奕经等查明,是日情形究竟若何?其首先逃散弁兵,著一面即在军营正法,一面据实奏闻,毋得稍存姑息。其江苏防堵事宜已谕知牛鉴、陈化成严密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二、著将失守乍浦之奕经文蔚特依  
顺刘韵珂交部严加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逆夷猖獗，乍浦失守一折。逆夷甫经退出宁波，辄复聚集船只，驶近乍浦攻扑，该将军等未能先事预防，以致乍浦失守。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二八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兵防守扼要  
处所不必急于收复失地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

奕经等驰奏，逆势猖獗，乍浦失守一折。已有旨将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交部严加议处矣。本日据耆英等驰奏，乍浦失守情形，降旨谕令奕经等酌留参赞一人驻守曹江，该将军同参赞一人迅即驰往嘉兴应援。现据奏称，该将军即日渡江回省，商调官兵。著即留文蔚在绍兴一带接应防堵，奕经即与齐慎酌量情形，星速驰往平湖、嘉兴、海盐一带扼要之地，调兵驻扎，严密防范，毋得再有疏虞。其省城之尖山各海口，并责成一律防御应援，不可顾此失彼。至现在宁波、镇海所存官兵，亦即酌量改拨扼要处所，用资接应，不得亟图收复二城，转致要处兵单，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应镇静安定众心以待 大军并查奏所有失事文武下落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特、浙江巡抚刘、副都统恒。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现在省城、嘉兴危急一折。览奏愤恨之至！据奏乍浦既失，逆氛离省甚近，省中兵力单薄，地势绵长，涨沙遇雨冲失，逆夷制有小船，浅处皆可行驶，其嘉兴府城，平湖、海盐二县均极危迫。现拨陕、甘兵一千名分往防守，俟河南、广西兵到，截留保卫等语。已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将军参赞等，酌留一人驻守曹江，余即统带弁兵驰赴应援，谅即日自可赶到。该大臣等务当持以镇定，以安众心，仍严飭将弁竭力保守，以待大军之至，毋稍疏虞。所有该处文武下落及副都统长喜落水遇救，副将哈拉吉那被矛戳伤，现在情形若何，均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五、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昼夜严 防吴淞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等驰奏，逆夷攻陷乍浦一折。据称逆夷退出宁波，早有滋扰他处之语。本月初七日，突有夷船二十余只，自江苏金山洋面转入乍浦游奕。初九日辰刻，将船只排列阵势，开炮内逼，另

用杉板船分扑西山嘴、唐家湾等处，旋由灯光山等处登岸，火箭齐发。乍浦城内复有汉奸施放火箭接应，以致各兵溃散，乍浦失守等语。乍浦洋面紧与苏省之金山、上海洋面毗连，该逆现在攻陷乍浦，苏省海口地方即可朝发夕至。且上海商贾辐辏，粤人寄寓者甚众，难保无汉奸混迹其中，必应预加防范，免蹈乍浦复辙。前据牛鉴奏，于吴淞紧要海口扼要设伏，并添调精兵防守。布置自己妥密。现当防堵吃紧之时，著牛鉴、陈化成督率文武员弁，昼夜竭力严防，毋稍疏虞。该逆凶焰虽张，我兵果能纪律严明，有进无退，何至一见贼船，遽尔溃散？并著该督等训切申谕弁将兵勇人等，恪遵纪律，并力守御，其有首先却退者，即以军法从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闻，毋得稍存姑息，致坏大局，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六、著两江总督牛鉴即行严饬所属妥为弹压并可截留陕豫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上谕：

本日因著英等奏乍浦失守，降旨谕令牛鉴等严密防范。兹于未刻据牛鉴奏，江苏洋面尚属安静，漕船照常行走一折。据奏逆夷前在宁波，不肯舍船就陆，此次未必敢犯嘉兴、吴江，其由海入江，经历多处，断不敢冒险而入，阻我漕运等语。逆匪诡诈多端，仍不可恃为无虞，稍存大意。所奏金山士民纷纷搬移一节。居民闻难迁徙，骤难禁止，但恐匪徒乘机枪掠，重贻民困，著即严饬所属妥为弹压，毋致别酿事端。所请酌留陕西、河南兵一千兵，准其如数截留，以资捍卫。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七、著江苏巡抚程燾采催令 浙江粮艘渡江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江南河道总督麟、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势甚猖獗等语。嘉兴近接乍浦，毗连江省，为漕运必经之地，万一稍有梗阻，关系非轻。现在浙江粮艘已抵浒墅关，著程燾采严飭该帮弁，催令迅速渡江。其现在尚未渡江者，并著朱树、麟庆派员前往迎提。仍飭令沿途地方实力催趲，毋许片刻停留，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长喜等 退守嘉兴并派员密堵河道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查明乍浦副都统长喜，杭嘉道宋国经，现在退守嘉兴，并密派大员预备堵截河道要隘，以防逆夷内犯，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奕经于四月十一日，在绍郡接据总兵德坤等禀报，逆势猖獗，乍浦失守。并查副都统长喜、杭嘉道宋国经尚无下落等情。恭折驰奏在案。旋接到宋国经来禀，据称该道于初九日，因逆夷大帮船共二十八只，平排西行汎唐家湾一带，同时开炮轰击攻扑。该道即亲至西行汎督勇抵御，望见天后宫前，我兵大炮击断夷船大桅两根，又闻西山嘴、唐家湾枪炮连声，互相攻击。旋见夷众多人已

在山上，急拨兵勇救应，尽力迎敌，击毙逆众无数。只以夷多兵少，不能抵御，而乍城东门即有汉奸带领该逆扒城。该道正在焦急，夷人已近在里许，火箭乱发，即被冲散，退守平湖，并请治罪等因，具禀前来。

奴才等因乍浦副都统长喜尚无下落，并有传闻该副都统屡次自尽，未知存亡之语。复遣人密探，兹于十四日接据长喜禀称，该逆自初六日以后，船只陆续驶入乍洋，至初九日其势渐紧，三桅大船均挂起红旗，而各船解放三板船七八十只，约三四十人，纷纷近岸。我兵正在奋力堵御，该逆大船忽放双声大炮，连环而施，官兵互相对敌，至一百余炮，各逆分头蜂拥登岸，官兵三面迎敌，伤毙逆匪甚多。无如愈急愈众，满山遍野不下万人，火箭齐施，势甚猛烈，汉奸复乘势放火，焚烧房屋，烟焰迷空，我兵腹背受敌，伤亡较多，势渐不支，各口以次失守，城亦随陷。该副都统彼时仍在西山炮台，贼众环山四面合围，屡寻自尽，随员兵丁抢救而出，乍城业已火起，势难存留，随昇至平湖，以俟招集散兵。其副都统银印敕书，业由副将哈拉吉那赍交暂行收管，禀请参奏，从严治罪等语。

查副都统长喜系驻守乍浦大员，总兵德坤、副将哈拉吉那、杭嘉湖道宋国经，亦均系特派带领兵勇，驻乍防守之员。此次夷船大帮攻扑，以致乍浦失守，咎实难辞。奴才等现已飞飭清查各官兵失守原委，何处兵勇首先溃散，带兵何员先行奔退，现在兵勇招集若干，实在伤亡若干，钦差大臣耆英带兵已赴嘉兴前进，现行知一并就近确查，毋任支饰，一俟查明，即行从严参奏，请旨分别治罪。

查逆夷现据乍浦，其平湖、嘉兴、海宁、海盐一带，支河港汊纷歧，各处皆通，均不可不预为防备。奴才等已札派前藩司郑祖琛，督同各该州县地方官等，凡系河汊桥洞，路通各县之处，均令预先砍伐大树，或赶造鹿角木，拴连铁锁，坠以大石，安放两岸。如探实有夷船驶近，即行推置河中，以便阻塞，不令前进，一面报知大兵两岸邀击。至平湖县城逼（近）乍浦，首当其锋，防守尤宜严密。查钦差大

臣耆英,现统带官兵,在嘉兴驻扎,其平湖城邑紧要处所应如何安设炮位,调拨兵勇,分段守御,及弹压土匪严查汉奸诸事宜,均由钦差大臣耆英就近飭委文武员弁,带兵设法办理。一俟办有头绪,兵勇渐集,即行会商相机收复乍浦,以慰宸廑。

所有查明乍浦副都统长喜、杭嘉湖道宋国经,现在退守嘉兴,及密派大员预备堵截河道要隘,以防逆夷内犯各等情,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二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开赴 外洋酌调兵勇赴省严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军录)

奕经、特依顺、刘韵珂跪奏,为尖山逆船开赴外洋,阴雨连朝,钱江水势未落,酌量催调兵勇赴省严防,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四月十六日,据报逆船驶近尖山,江水暴涨,淹没炮台营盘,省垣危迫,暂拟设法羁縻,权宜办理。并另片奏,调回河南官兵各等情,由六百里驰奏在案。嗣接副将岱昌禀,据分防谈仙岭外委顾培生报称,尖山口外之凤凰山海面夷船,仍行退往东南而去。又据防堵黄道关委员高振宛等禀报,逆船折回,向东南外洋驶去,海盐县并无夷船。并闻炮声,询系乍浦西面沿海方家埭地方,逆夷四出抢掠,开炮轰击,掳得财物均装回夷船。又据海盐令何煦纶禀称,十五日午刻,逆匪数百人因抢夺牛只起衅,扛抬炮位,轰击平湖之苏家埭、海盐之方家埭等四处民人,旋即散去等情,飞禀前来。

查夷情叵测,忽去忽来,逆船现虽驶出外洋,究难保其不乘潮复至。而省城自四月初五、六日,阴雨连朝,江水陡涨,现复大雨如注,水势不惟不消,且日见增长,尖山以内已无沙线可恃。而阴霾



凝滞，海雾迷漫，船只来往，瞭望尤恐未能真切。省城为根本重地，刻下更宜加倍严防。查自乍浦至省城，沿塘陆路延袤几三百里，面面临海。其海宁、尖山、七堡各要隘，虽皆拨兵屯扎，而地远兵分，正恐难恃。且守御钱塘江岸及万松岭等处，亦仅止官兵二千名，为数甚少。臣等现将随文蔚驻扎绍兴之兵勇一千余名内，抽拨陕西兵二百名，四川屯兵三百余名，壮勇四百名，屯扎曹江之四川兵三百名，江宁旗兵八百名，星夜赴省。陈已到者札令择要屯扎，其未到者现在飞催赶紧渡江，预备防守。但省城东南两面临江，地势散漫，在在须防，各兵分段零星屯守，仍恐有顾此失彼之虞。其余兵勇除分守曹、绍各口岸外，均已前赴宁、镇，预备防剿收复，此外并无可调之兵。（朱批：虽业经有旨谕令调回，至今尚有此奏，朕再不解其意何居！）此时若复由别省征调，深恐缓不济急。臣等再四筹商，查浙省各镇营未经调防官兵尚存有一万七千余名，拟即在此项兵内酌量抽拨二千名，札飭飞速赴省，俾资捍卫。至屡次获到白黑逆夷，已照前奏，委员解赴嘉兴，函商钦差大臣耆英酌量办理，此实臣等目前救急不得已之策。倘逆夷肯受羁縻，省垣兵力稍厚，则内守既固，外剿自无牵顾之虞。设使该逆犹复猖獗，竟敢逼近省城，臣等惟有竭尽血诚，激励将士极力堵御，以期仰蒙高厚。

所有逆船开赴外洋，现在江水未落，调兵严防省垣情形，谨合词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逆夷奸计发则中，将军等之谋勇迄无一应。前奏该逆情形窘迫一折，朕已深疑其诈，然数千里外，若遥为断制，又恐或悞事机，军营有掣肘之虞。不久果中逆夷奸计，朕之忧愤若衷将谁言之？惟有仰叩天恩，敬祈祖祐加护大清，殄逆安民，以宥朕辜。在事文武宜如何体谅朕心，同心协力，奋勉交加，速建奇功，以副简命也？即有旨。

## 二九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嘉兴府城设立粮台并收养乍浦难民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军录)

再,浙省自军兴以来,乍浦设有支应局一处,支发兵勇口粮。本月初九日,乍城失守,该处军火炮械虽已遗失,而用剩银两洋钱,经总局局务之嘉兴府知府刘荣熙临期设法运出,尚无短少。现在该逆在乍占据,嘉兴府城及平湖县等处地方扼要,业经扬威将军奕经、钦差大臣耆英等,将续调之陕、甘、河南等兵截留该处,分头堵御。所有弁兵盐粮日须发给,自应就近设局支应。臣与总局司道逐加筹议,应请即在嘉兴府城设立行营粮台一所,仍委刘荣熙会督各委员妥协经理。其所需之银钱粮米,即在省局随时拨解,以足敷支放为率,并不多为存贮,俾免疏失。

至乍浦失守之际,满营旗民与该处民人纷纷逃避,现在逃至嘉兴者已有男妇六千余名口,并有来至省城之人,以后陆续踵至者恐尚不少。该难旗难民等突遭兵燹荡折离居,深为可悯,亟应优加抚恤,以免失所。惟该旗等人数众多,嘉兴府一处未能尽数容留,臣已飭令该府在府城酌留一二千名,余俱资送至所属之嘉善、石门、桐乡等县,均匀安插,每大口给钱八十文,小口减半,其逃至省城者,亦照此数给钱收养,旗人由杭州副都统派员经理,民人由臣飭令仁和、钱塘二县经理,俾资糊口。

再,乍浦既已失陷,该逆又有用小船由内河直犯嘉兴等处之谣,凡自省城西至平湖一带,必应节节设防,杜其窜越。臣现已商同扬威将军飭令各州县,并委员会同公正绅士,多雇船只,用巨索拴系结联,装贮大石,泊于该逆必应经由之处。俟探有内犯确信,即将各船沉入中流,借阻夷踪。仍于支河汊港可以暗伏之处,用船分载炮位柴草,预行埋伏。钱塘江内亦多添炮船,如有逆船窜入,相机

轰击焚烧，以遇贼锋而卫疆土。

所有乍浦失守后办理各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二九一、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预备察哈尔 蒙古兵二千名候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

现值英逆在浙省滋事，天津沿海口岸早经布置妥密。惟防堵要地不厌周详，著铁麟、敬穆预备察哈尔、蒙古精兵二千名，听候调拨。并于总管叟齐、桑旺札木苏、巴雅斯胡朗、达什德里克四员内酌派二员，其札兰章京佐领等官由该都统等酌量选派，以备届时分起管带。再于商都达里冈爱挑备壮马二千匹，所需器械衣甲帐房马干，著一并预备。惟此项兵丁口粮与内地不同，所有沿途需用牛羊肉干粮，均须逐一制备应用。此系预为筹备候旨施行之件，该都统等务须妥密布置，不得稍涉张皇。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九二、盛京将军禧恩奏为密饬沿海 将弁确探英情以防诡计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禧恩谨奏，为遵旨密饬沿海将弁，确探夷情，以防诡计，恭折复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据刘韵珂奏，倭逆在宁波等处制造木排，蒙以

牛皮,演习水战,并闻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为进兵时诱我枪炮之用等语……(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又于四月十五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上谕:现在浙江逆夷船只全行退出……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指示详明,预防防范,俾奴才有所秉承,曷胜钦服。并接兵部来文,得悉逆夷现经浙省大兵屡加痛剿,台湾节次擒歼甚众。今既全行退出宁波,是其势极穷蹙,洵足以褫夷魄而快人心,稍可仰慰宵旰廑怀。奴才倾听之余,莫名庆幸。该逆夷频经折挫,自必心胆俱碎,或致豕突狼奔,分窜滋扰。奴才钦遵谕旨,严饬海口员弁认真守御,慎益加慎,断不敢稍涉大意。

至该逆制造木排,演习水战,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为诱我枪炮之用。诚如圣谕,诡诈多端,情殊叵测,必须预为之防。奴才伏思该逆夷伎俩,若非计穷力竭,竟系涛张幻,故作造排演战虚声,以示从容。又造假人诱击狡计,以谋牵制,作伪乱真,明修暗渡,使人瞻前顾后,应接无暇。不然即欲从支河曲港宛转径入,而售其疑兵拒阵诡道遁船之计,是彼肆逞奸谋,我兵自应将计就计。奴才即会同奉天府尹密饬沿海各路带兵员弁,严加防守,断不可堕其奸计。惟当侦探确实,声东击西,破其诡诈,俾不得施其伎俩,或可诱之入滩登岸,计取力擒,皆可得手,以期仰副我皇上谆谆告诫之至意。

所有奴才钦遵谕旨严密防范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加意防守,毋稍疏懈。钦此。

### 二九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镇宁重兵撤赴 嘉兴并将曹江守兵补足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钦差大臣耆、浙江巡抚刘、杭州副都统恒。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奕经等奏，逆夷欲自内河攻犯嘉兴一折。据称逆夷于攻陷乍浦之后，将所带杉板船抬入内河，又捉拿内地各船，拆去圈棚，装载炮位火箭各物，拟进攻嘉兴等语。嘉兴为浙省腹地，且与江苏毗连，倘为该逆所据，则南北文报不通，关系重大，此时自以扼守嘉兴为第一要务。镇海、宁波俱系空城，无庸重兵驻彼，亟应先其所急，将镇、宁之兵赶紧撤回，派赴嘉兴等处，以杜逆夷内窜。至内河河道甚窄，迥非大洋不能接战可比，即令该逆小船闯入，我兵或两岸互击，或用火攻烧其船只，俟彼离大船既远，或截其后路，使彼首尾不能相顾，当可置其死命。至曹江为绍兴藩篱，昨有旨令文蔚在彼驻守。现据奏称将该处兵丁抽拨赴省，即著于镇海、宁波撤回兵丁内照数补拨如额，以资防御。惟该逆诡譎异常，或扬言进扰嘉兴，使我兵有所牵制，复乘间由海道冲突海宁、尖山等处，肆行滋扰，不可不防。著奕经等设法保卫，如探有入寇信息，即合力攻击，勿得再堕奸计。朕近阅奕经、耆英等各折，显有议攻议抚意见不合之处。当此军务吃紧之时，正当各矢公忠，和衷共济，遇事则虚心商榷，应变则彼此相关，攻以助守之势，守以坚攻之心，庶可众志成城，将士用命，断不可稍分畛域，致失事机。至各处失陷均由士气不扬所致，思之殊堪痛恨！该将军等惟有将顺逆之故剴切宣谕，并将首先溃散之将备兵丁查出，即以军法从事，以警其余。若再一味姑容，纵添兵益将，亦复何益？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九四、著湖广总督裕泰等选兵交刘 允孝带赴江苏防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

现在逆夷猖獗，乍浦失守，距江苏海口及内河不远，恐该逆分踪肆扰，不可不加意严防。著裕泰等挑选实在得力精兵，或一千名，或数百名，并备带器械，交刘允孝管带，迅速起程，由长江行走，径赴江苏，与牛鉴面商，择要防守，毋稍迟滞。其湖北提督篆务著裕泰派员署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九五、著两江总督牛鉴严防江苏 海口及内河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

现在逆夷猖獗，江苏海口必应加意严防，已谕令裕泰等挑选精兵或一千名，或数百名，交刘允孝管带，迅赴江苏矣。逆夷诡计多端，现有由乍浦直犯嘉兴之说，倘一入内河，则苏省河道处处可通，不但海口宜防，即内河亦须扼要严守，杜其窜入。著该督体察情形，熟筹堵御，万勿顾此失彼。刘允孝到后，著即会商，将所带劲兵酌量派拨，以壮声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九六、钦差大臣耆英奏为驰赴嘉兴 体察情形相机防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耆英跪奏，为奴才驰抵嘉兴，体察情形，相机防守，谨将办理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攻陷乍浦，又有内犯嘉兴之谣。先经奴才与扬威将军奕经等公同商酌，由奴才带同文武各员驰赴嘉兴，设法守御。业将出省日期，于四月十三日会同具奏在案。嗣奴才于十四日辰刻行抵嘉兴郡城，见居民纷纷迁徙，络绎不绝，当即面加晓谕，并出示安抚，一面选派员弁，各带兵勇分门驻守，盘查奸细，弹压土匪。而逆夷尚散布谣言，竟欲水陆并进，民心尤为惊惶。随即派委杭嘉湖道宋国经，星驰前赴平湖之东、西青龙两港，于河道扼要处所赶紧沉船填石，以杜其水路闯入。又派寿春镇总兵尤渤，督带河南、甘肃兵一千五百名，驰往离乍浦四十五里之新丰镇一带，分队择要驻扎，以防其陆路进攻。

至平湖县城逼近乍浦，尤为紧要，已将新到之河南兵五百名，派都司明安泰带领，前往防堵。惟郡城内外兵力尚单，先经派定甘肃兵五百名驻扎城〔内〕防守，旋因省垣有警，复经调拨前往。随将收回乍浦之陕、甘兵七百余名，分派四门，以资捍卫。此外尚有陆续招回乡勇一千余名，责成原带各员妥为管带，分扎城外，以为犄角之势。奴才仍不时劝谕居民，激励士卒，务须振刷精神，同心协力，不得因贼猖獗，顿生畏葸。数日来，声势稍为联络，人心亦渐觉安定，嘉兴可保无虞。奴才受恩深重，自揣报称无能，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持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再与扬威将军奕经等熟筹良策，保全大局，以期仰慰廑怀。

所有到嘉兴办理防守及人心稍定缘由，理合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九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查明现存乍浦满营官兵数目并将其家口送交杭州满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耆英、恒兴谨奏，为查明乍浦满营官员兵丁现存数目，及安插家口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四月初九日乍浦失守，当经奴才等奏请拣派协领萨弼尔翰，前往暂行护理乍浦副都统事务，借可在嘉兴、嘉善一带收复溃散满营官兵家属，以便设法安置。查乍浦营额设协领、佐领、章京、骁骑校、笔帖式等共四十三员，兵丁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家口男妇老幼三千八百六十五名，内失散佐领以下官七员，兵丁四百二十三名，家口四百二十五名，均尚无下落。所有现存官兵并家口等俱在嘉兴府嘉善县地方，经该府县等或安置庙中，或散处民房，并散给钱文以资糊口。

正在查办间，适有自乍浦旋回之官兵等四十七名，奴才耆英逐加面诘，据称伊等于四月初九日打仗被陷，多因枪炮火箭致伤，是以被逆夷擒去。因伊等系属满营官兵，将其羁禁教(校)场箭亭内，日给饮食，并拨医调养伤痕。于四月十八日先将伊等五十七人放回，临行每人给予京钱六千文，现在已到者四十七人，尚有因伤痕未能大愈，在后行走者十名等语。查连日招集溃散官兵内，受伤者飭令回省医治，其未受伤官兵，奴才耆英就近酌留嘉兴府，分拨城内外防守。惟伊等家口人数众多，若久栖庙房民舍，殊属不便。经奴才恒兴查明，杭州满城内尚有空闲房间，足敷安置。奴才耆英随札飭暂行护理乍浦副都统事务之协领萨弼尔翰，将现有家属三千七



百六名口，分作八起，札令地方官雇备船只，派员分起送交杭州满城收管，俾资栖止。其现无下落之官兵家口，容奴才等探访明确，另行核办。惟查乍浦副都统长喜，自城陷之日投水被救，右肋右手腕跌伤，至今昏沉，万无生理。乍浦副都统一缺，相应请旨简放，以专职守。

所有奴才等查明乍浦现有官员兵丁数目，及安插家口情形，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九八、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敌势鸱张 设法羁縻并拟释俘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再，奴才抵嘉兴后，该逆夷势甚鸱张，无可惜手。因思七品职衔伊里布素为该夷所敬服，当与密商，由伊里布派委熟悉夷情之外委陈志刚前往夷船，谕以大义。旋据该弁回称，到彼面见逆酋郭姓，传述晓谕之言，该酋深知感激，并云该国不愿战祸，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等语。正在设法羁縻间，接准扬威将军奕经等来函，夷船已至尖山，欲将从前俘获白黑各夷酌量放还。除黑夷一名业由扬威将军等发给照会，派弁由尖山送还外，其余夷俘十二名于十八日酉刻解送前来。奴才复与伊里布熟筹，该夷俘既到嘉兴，距夷船甚近，声息相通，未便久稽。即日派委文武员弁，星速解往乍浦去后。

旋据平湖等县探报，该夷船于十八日下午陆续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而去，尚留四只，均在收拾蓬索，亦将开行，乍浦城内并无夷人等情。查夷情诡诈异常，忽将船只开出外洋，难保不去而复来，奴才仍飭在防文武严加守御。一面差委员弁查看，如果确实，即行咨会扬威将军、浙江巡抚等，共同筹议收复。至所解夷俘，

计抵乍浦之时,大帮夷船业已开放,如尚有船只在彼,自可即时交还。俟该员弁回至嘉郡,询明该逆情形如何,再行会同扬威将军等据实具奏。如果夷船全行开去,无从交还,即将白黑夷人仍解省城,另行商酌办理。

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二九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江苏省水陆交防并 上海宝山一带防堵严密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江苏界连乍浦,现已水陆交防,并查明上海、宝山一带防堵极为严密,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窜入嘉兴洋面,乍浦失守,江境毗连,拟截留调浙官兵一千名,捍卫省城并札委松江城守营参将许联镛,酌带兵丁,前往金山卫城策应各缘由,先经臣由驿驰奏在案。嗣准抚臣程燾采来咨,亦经奏请截留,飭委司崇恩,于江、浙交界之平望镇统带防守,并以河南官兵已有五百名行入浙境,未便追回,咨将上、宝驻防之兵,酌拨赴苏堵御。经臣将上海东沟西岸之扬州营兵三百名,飭令守备叶世勋督同弁委,随带炮械,即日管带到苏,听候拨用。惟据松江、金山、吴江、震泽等处,纷纷请炮请兵,颇恒畏葸。臣查金山至乍浦计程二十七里,松江至金山计程七十余里,似属迫近堪虑。然逆夷志在马头,此等皆非必争之地,且均系内塘汉河,不通外海,一遇潮落水退,即形胶浅。该逆以大船为巢穴,断不肯舍其大船,径用三板小船聚众内犯,致前后不相接应,为我所乘。即如陆路攻战,彼非不惯,仍必于大船可到之塘岸始行登陆滋扰,若竟舍舟由陆深入重地,该逆亦所不敢。金山之不能直抵松江,犹之吴江、震泽紧接嘉兴地面,该逆不能由嘉兴内河进吴、震而窥苏州省会,

其情势正复相同。此时苏垣调拨防兵，有臬司大员驻扎，并闻嘉兴、平湖亦经驻有重兵，人心安定，不致再事惊慌。臣与抚臣又复剴切晓谕，地方官渐知镇静，市廛安堵如常。此陆路内河之可保无虞也。

至沿海塘岸弁兵，臣于十五日由上海起身，周历巡视江湾、杨行、宝山、吴淞一带，防范极其严密，提臣陈化成、镇臣王志元驻守海塘，声势尤称振作。万一该夷豕突而来，吴淞东西炮台已宿重兵，其小沙背陆路等处亦俱安兵堵截，伏兵应援。塘上土牛足为卫身之具，各兵丁不怯于逆夷之枪炮，自不难竭力与之相持。风闻该逆大炮能致远五六里，但抄头高有二丈上下，人在近处贴伏，转不能伤，其火箭洋枪用藤牌皮挡遮护，亦难穿透。臣已传知大众，俾各周知，去其疑惧之心，即以作其强勇之气。询据提臣语臣，我兵胆志已壮，尽能克敌制胜。臣仍复面加告诫，谆属（囑）再三，不敢以现时夷船无踪，致将备兵勇稍存大意，总期众志成城，俾资保障。臣于十九日仍回上海，居中调度。辰下雨暘应候，麦收已庆有秋，上、宝民气恬熙，均足仰慰宸廑。

所有苏州省城调兵备防，及巡历海江堵御严密情形，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〇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参显有规 避情事之松江知府福祥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再，松江府属之金山县界毗连乍浦，逆夷现肆滋扰，臣叠飭该府严加防范。兹于四月十九日，据该府知府福祥禀称，素有瘦温肝气病症，又感冒风寒，引动旧疾，请给假一月，并请委员代理府篆前来。臣查福祥才具平常，本难胜表率之任，现当防堵紧要之时，遽

请病假,显有规避情事,未便稍有牵(迁)就。谨会同江苏抚臣程昉采据实奏参,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所奏甚是。另有旨。钦此。

### 三〇一、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周世荣 暂留吴淞营参将任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军录)

再,臣承准部咨,钦奉上谕:江南苏松镇总兵员缺,著周世荣补授。钦此。当即钦遵转行去后。查该镇上年升署福建闽安协副将,因防堵需员,奏留吴淞营参将本任在案。兹复蒙恩补授苏松镇总兵,正当防堵吃紧之际,吴淞系属要隘,该镇随同提臣陈化成部署两年,最为熟悉,应请仍暂留吴淞营参将之任,俾资得力。俟夷务告竣后,飭令入京陛见,再赴苏松镇新任。

合肃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〇二、著直隶两江山东各督抚稽查舵丁 水手短纤人等以杜奸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因粮船水手人数众多,加以沿途雇觅短纤,恐滋流弊,降旨飭令该督抚妥议章程。谅该督抚等必能遵照新定章程,认真办理。惟逆夷凶焰甚炽,扰及沿海省分,每借汉奸为引导,愚民惑于重利,往往被其煽诱。所有各处失陷之由,皆系汉奸作为内应,贻害非

浅，实堪痛恨！北地距南省甚远，查禁甚严，不至为其胁诱，但思患预防，亟宜早为之备。现在浙江粮船陆续北驶，该船水手舵丁短纤人等，类皆无业游民，佣工糊口，其中安分者固不乏人，而贫利凶顽之徒正复不少，设使借端隐匿，孽萌渐滋，为害甚巨。著该督抚等拣派明干员弁，各飭所属，于军船经过地方，认真严密稽查，不准该舵丁水手人等无故登岸。其所雇短纤，只准至所雇之地折回，不准帮丁携带长行，倘有不遵约束者，立即从严惩办，勿稍姑容。至该水手等倘欲因縁为奸，必借各口岸土著匪徒，互相援引，始能容其隐匿，是欲除军船之奸慝，必先清沿河之匪徒。著该督抚于军船将到之时，预派员弁，分驻口岸，稽查户口门牌，有一来历不明行踪诡秘之人，即行究办，庶匪徒闻风敛迹，而水手人等届时亦无可勾串寄顿。通州为各省粮船屯聚之所，自通州以下，节节皆有粮船停泊，畿辅附近尤宜加意防维。著讷尔经额督飭该地方官严行稽查，毋稍松懈，南北口音最易审辨，务当认真体察，随时留心。见有形迹可疑者，即时盘诘究讯，以杜奸萌。经此谆谆训谕之后，倘有匪徒别经弋获，讯系由各该省经过，漏未查出，定将该督抚严行惩处，决不宽贷。懍之！慎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〇三、著准两江总督牛鉴奏请截留河南兵一千名扼要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因牛鉴奏，乍浦失守后，苏州必应严防，请酌留陕西、河南兵一千名，以资捍卫。当经降旨允准。兹据程霭采奏，省城兵丁不敷防守，已将过境之河南官兵五百名截回吴江，其未过境之五百名，

亦飭沿途加紧催趲，迅速赴苏州驻扎。并飭臬司崇恩驰往平望镇，会同将弁实力防堵。其金山县地方逼近乍浦，已由该督札飭参将许联镡，酌带兵丁前往策应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所有截留官兵若分布各处，则为数无多，断难得力，著即择扼要地方，或并归一处，或酌分两处，庶兵力较厚，足资防御。至平望镇为浙、苏二省交界，吴江一带港汉纷歧，处处可通舟楫，务飭该臬司会同带兵各将弁，严密巡查防守，勿令逆夷窜入，并严查汉奸漏迹，毋少疏虞。其浙江粮艘均已趲过浒关，著该抚即飞飭沿途文武员弁，设法催提，克日渡江，毋许片刻停留，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〇四、扬威将军奕经奏请专委 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朱折)

奴才奕经跪奏，为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在绍兴，因闻乍浦失守，即星夜赶进省城，面见钦差大臣耆英、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如何防剿之处，公同商议。惟时耆英即刻起身，前往嘉兴，经奴才拨兵随往，已会衔具奏在案。十六日卯刻，连接海宁尖山禀报，夷船已驶近尖山，并闻海盐炮声等语。又值江水陡发，淹浸营盘炮位，省中人心惶惶，哄传逆夷即来劫取前次焚禁各夷，一时百姓搬避者沿河塞港，纷纷不绝。特依顺、刘韵珂与奴才万分焦急，实无良策，再四商酌，不如发给夷人照会，暂将前禁各夷送交耆英、伊里布办理，暂示羁縻。实因情形紧迫，故不及奏请，冒罪办理。直至各夷起解以后，人心渐定，连日以来，逆夷船只已退出尖山，大帮仍泊乍浦，海上尚无窜扰情形。奴才抽拨前路各兵亦俱到齐，除本省守城兵勇，沙民征兵已有四千余名，银杏埠之营盘炮位亦皆整齐齐备，兵气已振，人心大定。

惟者英现与刘韵珂，因刻下逆夷猖獗，商办设法羁縻，该大臣等以此事关系甚重，奴才职分较大，函商会衔办理具奏。窃思现在浙省情形紧急，奴才亦何敢漠视？若不连衔会办，恐于该大臣等所办致有窒碍。但奴才统领征兵，随时激励，原期攻剿时奋勇出力，该将士等如闻奴才会同办理羁縻，未免意存观望，渐生怠心，不成事体，倘一旦用之攻剿，何能得力？相应请旨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奴才毋庸会衔，以专责成。其该大臣等如何筹办，仍令随时密函寄知，以便奴才相机办理防剿。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即有旨。

### 三〇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讯明

#### 英俘及该国一切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讯明白夷及该国一切情形，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奏，广东送来通事二名，熟悉夷语等因。钦此。

奴才等遵即督飭司员等，带领通事，将各条逐件连日讯问。先诘以该国距内地水程若干，其所经过者几国？据该白夷等供称：自暎咭喇国城至内地广东地方，总视风信，遇顺风时，不过三个月即至香港，迟则四月五月不等，至迟亦不过六个月即可以到。所过地方，若佛咭机、噶欲鞞，土啲、骂咭喇咭、姑路庇唎骂勒格、星加坡等处，皆暎咭喇所属。其所经别有何国，均难指实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即用小船拢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细辨。诘以克食来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暎咭喇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唎咭喇，大、小

吕宋、双英(鹰)国夷众,或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裹胁,抑或许以重利?据供克食米尔即唛咖喇地方,唛咖喇是其总名,克食米尔乃唛咖喇所属,唛咖喇又唛咭喇所属。唛咭喇所有大船到架喇咭喇为止,其地有小河可通克食米尔,亦有陆路,距架喇咭喇约计千里。复有陆路通噜慎、大吕宋、佛咭机等处。此次来浙之兵均系该国王所调,只有唛咭喇人当兵,其吕宋、唛咖喇、双英(鹰)等国之人不能当兵。所来之各国夷人乃商船雇工,系该带兵官雇来办事及充当水手。

诘以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系何处人,现居何职?据供该国女主乃老国王之侄女,国王无子,其侄女赋性聪明,故立为主,名域多喇。其夫乃唛咭喇所属渣骂喇国王之子,名鼻咭土阿喇拔,国人称为法是嘴,乃该国第一等官职,并不干预国事。复诘以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据供钦差提督等名从未听闻,亦非女主所授,大约皆系私立名色。

至诘以该逆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餉兵及占据郡县,搜括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据供一切事件从前乃咭哪嘞架咭顿调度,自该逆死在定海后,乃咭哪嘞付调度。其人一向在宁波、厦门、定海等处,咭哪嘞付乃骂咭喇咭之勾运拿官,勾运拿乃陆路之兵头也。

诘以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做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据供义律系去年即由广东动身回国,其有无音信来浙,该白夷等均未能知晓。迨诘以该国置(制)造鸦片烟土卖与中国,其意但顾图财,抑或另有诡谋?据供鸦片烟土乃唛咖喇、唛咪乡下所出,就深山地方秘密制造,其本国之人苟非置造鸦片之辈,俱不准入乡看其制法,盖恐泄漏其术,其利或为所夺。唛咭喇及西洋、花旗等国俱系赴唛咖喇、唛咪各处贩入内地,但顾图利,并无诡谋等语。

以上各条经司员等逐件细询,所有遵旨讯明白夷及该国一切情形各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〇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英船退出乍浦现在调兵分赴镇海定海攻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录)

奕经、特依顺、齐慎跪奏，为夷船全数退出乍浦，调拨官兵分赴镇、定攻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四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御史苏廷魁奏，传闻悞逆本国云云。钦此。奴才前在绍兴曾探知此情，但以传闻未真，复差人确探，并扎知水陆各路委员兵勇，如逆夷有张皇欲遁情形，即行乘势攻剿，以张挾伐。忽于四月初九日，该逆复以大帮船只攻陷乍浦，奴才与钦差大臣耆英等商酌，该大臣先赴嘉兴防堵办理，免致逆夷猖獗内犯。一面即札飭总兵尤渤，带领陕、甘、河南官兵，先自嘉兴进屯平湖。嗣参赞大臣齐慎带兵赴省，并奴才等由前路札调各兵勇，均已到齐。除派防省城外，复飭参将杨青鹤先带兵数百名，沿塘前往，赴距乍较近之谈仙岭屯扎。各路官兵次第前进，预备进剿。兹于二十一日，连接海盐今何煦纶、黄道关委员高振宛等及翼长尤渤先后禀报，十八日申刻，逆夷将灯光山上下庙宇及山湾房屋并东洋船，放火烧毁。十九日卯刻，逆船开出十四只，至午刻全行起碇，均驶向东南外洋而去，乍浦内外并无夷船，并抄有伪示一纸。又据护定海镇总兵周士法等二十日禀称，镇海招宝山现添船二只。定海共泊夷船十八只，系由东北驶来。复有杉板船十数只，装载受伤夷人及逆夷尸身，不知确数，分头安置掩埋各等语。①查逆夷窜入乍浦之后，复于尖山游奕，探量水势，已有内犯省城之意。所有解送夷俘，现今据报，尚在平湖押禁。乃十九日，该逆大帮船只忽全行自乍起碇，开出外洋。虽

① 此系朱点。

逆情诡譎,难保其不分向他处海口窜扰,而即御史苏廷魁所奏,证以该逆伪示中遵该国主谕办行之语,其为该国有变,势穷鼠窜,似无可疑。而镇、定两处现在仍有夷船停泊未动,奴才前于逆夷窜退宁郡时,即拨兵勇前进,收复镇海,并札飭黄岩镇张成龙排选水师弁兵,沿海相机截剿,复飭委员等预募福建同安船只,以便装载兵勇渡洋,设法惊扰。又札副将郑宗凯,委员郑鼎臣等,带领火攻船只,乘势焚烧,俾该逆大受惩创。兹据深报,逆夷全已退出乍浦。查知夷势窘迫,除分飭各口岸文武委员加意严防。复即飞飭各路,仍遵前札,赶紧严密办理。并移会文蔚,即行督飭员弁,迅速相机进攻,以彰天讨。

所有夷船全数退出乍浦,调兵分赴镇定攻剿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并将逆夷伪示录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〇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抽兵赴援 省垣并镇海英船情形等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齐慎因闻海盐、海宁各处警报,尖山有夷船游奕。恐省中兵力太单,因将前路兵丁酌量抽拨二千名,带赴省垣,连前留省之兵,现已有四千余名,可资堵御。奴才文蔚仍驻绍兴,在三江、沥海一带督飭兵勇,加意防范。连日接镇海各路探报,夷船仍有三四只停泊招宝山下,山上威远城安设炮位,夷目啰吓但逐日带领数百人,在镇城内外巡逻。奴才等现已密飭各路分伏兵勇,仍照旧暗伏,相机举动。并飞催各委员,在梅墟、蜀山渡地方,将钉桩筑坝等事赶紧督办。一俟事竣,藩篱既固,即可进逼镇邑,明攻暗袭,相机办理。

谨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所见甚是。即有旨。钦此。

### 三〇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遵旨驰赴广东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耆英跪奏，为遵旨即由嘉兴起程回杭，交卸将军事务，以便前赴广东，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本月二十一日卯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谕：本日已降旨，著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矣……(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奴才自四月初二日抵杭，旋因逆夷攻破乍浦，浙西情形紧急，奏明驰赴嘉兴防守，连日督率文武各员，实力严防郡城，人心渐定，嘉兴可保无虞，省城近已安谧，乍浦夷船现亦驶出大洋，随将办理情形，于本月二十日驰奏在案。查嘉兴现有派防之寿春镇总兵尤渤等带兵分驻，足资守御。奴才正拟回省，兹奉到谕旨，飭令前赴广东。遵即赶紧回杭，将杭州将军事务交参赞大臣特依顺接署。其乍浦收复各事宜，应由扬威将军、浙江巡抚等会同筹办，奴才即由杭州驰驿前往广东。至七品职衔伊里布现办浙江夷务，情形较为熟悉，自应仍留浙省军营差遣。四等侍卫咸龄及奴才带来盛京佐领兵弁等，拟仍带赴广东，以资委用。其由杭州带至嘉兴之文武官七员，仍飭回省当差。

所有奴才由嘉兴起程驰回杭州，即赴广东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〇九、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陕甘兵全数 及河南兵头二起过境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sup>①</sup>(军录)

再,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准陕西抚臣富呢扬阿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钦奉上谕:前有旨令富呢扬阿等预备陕甘官兵二千名……(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知会到臣。当即飞飭沿途州县妥速应付,并委员驰往迎护催趲去后。兹据宿州禀报。西固营都司景福祿等带头起兵二百九十八名,延绥镇中营尤吉秦起奉等带二起兵二百九十六名,西宁镇标尤吉高殿甲等带三起兵二百十五名,署靖远营都司张步月等带四起兵一百九十一名,署凉州镇标尤吉吕熙珍等带五起兵三百名,署永固协副将札勒杭阿等带六起兵二百名,花马池营参将庆和等带七起兵一百九十五名,大通营尤吉韩仲档等带八起兵三百五名,于三月初九、初十、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三等日,行入皖境。当即应付前进,由灵璧、凤阳、定远、滁州等州县,于十七日起至四月初一日止,先后护送至江苏江浦县交替。又奉调河南兵一千名,亦经臣檄飭经由州县,并委员迎护。现据宿州申报,署河北右营都司沈玉龄等带河南头起兵一百六十名,署考城营尤吉明安泰带二起兵一百五十名,于三月二十四、五等日抵境,当即护送前进,沿途行走安静,并无逗留兹扰等情。

除飭下站各州县并咨江苏一体催趲,毋稍延误外,所有陕甘官兵全数过境,及河南头二起官兵入境各日期,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三一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乍浦英船已退 并查明同知韦逢甲殉难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乍浦夷船现已全数退出，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于本月初九日攻陷乍浦，旋又有火轮等船至尖山口外游奕窥探，业经臣会同钦差大臣耆英、扬威将军奕经等，将失守情形及办理缘由，先后恭折奏报在案。兹于二十、二十一等日，连接平湖县知县胡培荃、海盐县知县何煦纶等禀报，十八日，乍浦夷众万余人在塘上排列队伍，城内夷人鼓吹登舟，余夷亦相继而登，当时开出船二十余只，余船四只至十九日辰刻一并开行，俱向东南大洋而去。乍仓米石以及民间贵重之物均被抢掠，在洋停泊之战船商船，或被所掳，或被所毁，民房庙宇亦多被焚烧等情。臣查该逆攻陷乍浦甫及十日，复又全数退去，其心实属叵测。是否折回定海，抑欲至江苏上海等处滋扰，均未可定。臣于接禀之后，当即飞咨江苏督抚臣从严防堵。一面札飭宁波府等遣人赴定，密加查探。嗣因该逆掳我战船商船，恐其假扮弁兵商贾，闯入各口，(朱批：所见好。)复经咨行各处，认真稽查，以免堕其奸计。

至该逆在乍占据虽止旬日，而两年来所修之守备悉被所毁，炮位军械均已遗失，即官民房屋亦多遭焚毁，事事从头整理，势难猝办。此时若遽遣重兵驻彼镇守，则残破之地无以自固，此次该逆在乍浦退出之船共计二十余只，人数多至万余，而同时在定海、镇海、宁海等处游奕停泊之船，亦尚有二十只内外，其众应亦不少，设令去而复来，断难抵御。似应先委文武员弁，酌带兵勇，赴彼抚辑难民，弹压土匪，(朱批：所议甚是。)俟日后察看情形，再行缮修守备，派兵驻守。庶使夷踪复至，不致即有挫衄之患。

再,乍浦失守之际,伤亡之员弁兵民现尚查无确数。惟署乍浦同知·候补知县韦逢甲,是日带同乡勇在西行泛防堵,因身受重伤,被该逆所据。昨有该员家丁李增,自乍前赴嘉兴,在钦差大臣耆英处禀报。现据嘉兴府探明,该员已在乍因伤身故,臣现飭该府寻取尸身,妥为棺殓。查该署丞以文员带勇堵御,致被逆夷戕害,为国捐躯,深堪恻!相应请旨敕部赐恤,以慰忠魂。此外阵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后由扬威将军照等例奏咨办理。

除探明夷船实在驶往何处,分别核办,并咨会扬威将军等委员赴乍安抚外,所有逆夷退出乍浦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乍浦失守以后,嘉兴一带民心大为惊惶,嗣钦差大臣耆英抵彼,遣兵赴各处堵御,并向居民妥为抚谕,极合机宜,间阎始为镇定。现在夷船已退,自可更臻安谧,足以上纾宸廑,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一、江苏巡抚程霭采奏报苏省地方 安静并拨兵择要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苏省地方现极安静,并拨兵择要防守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浙江乍浦失守后,江苏壤地毗连,因省城兵数无多,人心不无惶惑,经臣由驿驰奏,截留调赴浙江之河南官兵,将已经过境之五百名截回吴江,飭令臬司觉罗崇恩前往统带,实力堵御。其未到之五百名,留于苏城备用在案。嗣准扬威将军奕经咨会,夷船已至尖山洋面,应飭前项兵丁仍赴浙省。当查前次过境之兵至今并未折回自系留于嘉兴防守。现在杭城情形吃重,匪特与苏省不同,

即与嘉兴亦有缓急之殊，自应酌量变通。复经咨会钦差大臣耆英，飭令该官兵等驰赴杭州备拨去后。惟查苏省吴江、震泽二县与嘉兴一水可通，所辖之平望镇、王江泾各处均属扼要，该夷既逼近杭州，则唇齿相依之地，未便稍分畛域。况苏省市廛稠密，设立浙江后路粮台，火药饷银现俱寄贮苏州，尤应防护加严，俾得首尾相顾。所有河南已过之兵现已留浙，而后起官兵，计到苏者三百二十名，其余一百八十名不日亦可抵境。应仍照原奏，一并截留，交臬司带往平望，相度情形，妥为调拨，借壮声势而为浙江之应援。

至苏省城外汉港纷歧，即江、震两县地属冲途均有监狱仓库，尤须兵威联络，以定民心。现已咨商督臣，先飭扬州营守备叶世勋，将派防上海东沟西岸之扬州营兵三名，随带器械来苏，分拨苏州城外宝带桥及江震一带要区，用资策应。其苏州城内及附郭地方，即飭臣标暨城守营两参将遴委员弁，将存城兵丁均匀酌派，分假昼夜巡逻，一面飭委文员清厘保甲门牌，会督弁兵认真稽查弹压。臣仍于夜深人静之时，轻骑减从，亲诣省城内外查察，不使奸徒混迹，兼防逃勇滋生事端。刻下省城民情尚称静谧，沿海金山营县，虽据报有夷船时在外洋游奕，并未近岸。臣仍督飭各属，持之以静，守之以严，不许稍涉张皇，亦不得稍存大意，以期仰慰圣怀。

所有拨兵择要防守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奉朱批：小心防堵，无汉奸逆悞不敢轻入，是以严拿汉奸为第一要着。懍之，勉之！钦此。

### 三一二、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浙江

#### 饷银火药寄贮常州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浙江续拨军需银二百万两，前经浙江抚臣奏明，仍行寄贮

苏州藩库,所有部库银一百万两,业据委员护解到苏,尚有山西、江西两省银各二十万两,现亦陆续委员批解。兹据苏州布政使李星沅详称,司库寄贮浙江军饷数已不少,现在库房余空无多,体察情形,实属不敷存贮,应将前项部库饷银分拨四十万两,解赴常州府库暂行存贮,俟浙江提用时,再行由司委员赴常领解等情前来。臣查苏藩司库存贮浙江军需银两为数已多,所称续解到数饷银不敷存贮,系属实在情形,自应就近分贮,以昭慎重。至浙江借拨河南火药,前准咨会寄贮苏州,当因省城民居稠密,先将解到一万五千斤,奏明存贮常州在案。续准解到原拨及换回火药共二万四千余斤,亦即飭令该府营县,分起妥为收贮,毋稍稍疏虞。

除将寄贮饷银缘由分飭遵照,并咨明户部查照外,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一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驶入 金山洋面旋即开离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乍浦夷船驶入金山外洋停泊,旋即起碇开行,江省海口静谧,防堵森严,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驶入乍浦,江省水陆交防缘由,经臣先后由驿奏闻在案。本月十九日,据提标参将许联镡等禀称,十九日辰刻,见乍浦西南外洋开出大小夷船二十二只,内火轮船五只,其一船尾挂红旗,先后开向金山东南至南门外筱馆墩洋面,落篷下碇停泊等情飞报前来。臣查该逆夷既据乍浦,何以忽又将兵船驶出外洋。且船尾悬挂红旗,既有打仗之意,金山为江省洋面门户,防堵不可不严,当即飞飭堵剿去后。旋据各处探报,该逆夷于十八日,闻奉旨赴浙差遣之七品衔伊里布有带兵到乍消息,夷目即将炮械搬运上船,于



十九日辰刻，火轮各船先后开向东南外洋驶去，乍浦已无夷匪夷船踪迹等语。二十日，又据参将许联镛等禀称，该逆大小船只排列筱馆墩洋面，该将等密令在塘弁兵慎加防范，整备器械，配齐子药，不许先放枪炮。相持半日，至酉初刻见火轮船直对筱馆墩开放大炮七出，炮子离塘岸二三里之遥即行落水。该将等相度炮力，尚不能及夷船，仍不许轻放枪炮。直至酉正以后，该逆船挂篷向东南全数起碇开去各等情。

臣查该逆夷退出乍城，又复驶进金山洋面，其各船相持半日仍即退出者，因见我兵防卫森严，不敢丞突轻进。而所放炮子，离岸二三里之遥即行落水者，臣查该逆夷施放炮火，以统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故能命中有准，此次炮子离岸甚远即已落水，是其虚为恫喝，并非有意寻衅，已可概见。并据游击邢惟新禀称，宝山黄家湾之东南，离塘岸十余里远鸟船泓深水洋面，有二桅夷船二只抛碇半日，仍往东南驶去无踪等语。是江省洋面已无夷船踪迹，而夷情叵测，现既游奕无定，难保不去而复来。臣已严饬在防文武，务须加意瞭探，认真巡防，不准稍存大意。辰下上海、宝山一带民情安堵，苏州平望等处，经臬司崇恩带兵驻扎，臣与抚臣程霭采安抚人民，力要镇静，省城内外亦均静谧如常，是以仰慰宸廑谨。

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一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奉上谕英 船窜至乍浦已遵旨筹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十四日奉上谕：本日耆英等奏，逆夷大帮船只窜至乍浦云云。当即咨会提臣陈化成钦遵去后。伏查数月以来，臣连次发令，总以守炮之兵贴伏于土牛

之后,守塘之兵贴伏于土塘之后,接应之兵远伏于数里之外。如果该逆夷分踪窜入,任彼炮子乱轰,从空飞落,总不许出身张望,仓皇乱走。待其逆船将近,势能相及,再行开炮轰击。仍度我炮力能及二三里者,俟逆船近至一里有余,始准施放,自然命中有准,胜敌必多。兹再承训诲,谨当与提臣陈化成督率弁兵,认真防范,俾收实效,以纾圣虑而壮干城。

又在前钦奉上谕:据刘韵珂奏云云。钦此。臣前准浙省咨会,即已通飭在防文武,无稍堕其奸计,致我炮药空施。惟演习水战,不可不防其驶入内河,现将苏松、川沙、吴淞等营水师战船十六只,并招募沙船、提载船、摆江船、海燕船,大小七十只,派令守备田浩然等管带,分班往来,会哨梭巡。又另招巧匠制水轮船四只,上安炮位,捷速行驶,专派游击刘长清管带。如遇夷船驶入内河,各该船只均堪与之接伏,不致稍有疏虞。

谨会同提臣陈化成附片复奏,统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一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请旨将有退 缩情事之金山营游击塔明阿降 为守备留营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金山营游击塔明阿,前因夷船驶入乍浦,据报将守塘弁兵移至两门外驻守等情。臣查夷船驶近,正应严守塘岸,该游击遽将弁兵移驻西门,显有退缩情事。当将该员先行摘顶,并飭委督粮同知沈炳垣往查去后。兹据该同知禀称,金山形势,南门直对大洋,西门为乍浦来路。该游击因乍浦逃难民人纷纷东来,西门为必由之路,是以驻兵弹压盘查,现已照旧移回塘岸,严密巡防等语。臣查军旅之事,有进无退,寇虏在前,遽尔回兵远岸,难保不人心动摇,

未便以该员尚无退避情事，稍存姑息。相应请旨，将该游击塔明阿降为守备，留营差遣，以警效尤而观后效。

合肃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朱批：所奏是。另有旨。钦此。

### 三一六、著扬威将军奕经将余步云锁拿解京 并将失事文武员弁查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浙江提督余步云经朕畀以海疆重任，上年定海失陷，总兵王锡朋等带领各路官兵，转战六昼夜之久，该提督并不督兵应援，以致孤城失守。迨至镇海、宁波接踵失事，总督及总兵等先后殉难，余步云辄敢节节退避。当镇海、宁波未失之时，与定海尚隔海洋，若使鼓励士卒，奋勇当先，婴城固守，地势既据上游，精兵复聚重镇，何至四路溃散，顷刻不支？言念及此，实堪痛恨！缘该提督平时既训练无方，临阵复贪生畏敌，首先退缩，大懈军心，作此厉阶，罪难擢发。早经降旨，飭令扬威将军奕经查明屡次退败情形，按律治罪，用彰国宪。比因军务吃紧，查访非仓猝所能，遂先其所急，暂缓速问。乃军营将弁兵丁等相率效尤，纷纷溃散，此皆余步云为之倡也。昨据奕经等奏称，乍浦失守不过数时之久，该处将弁兵丁不为单弱，何至逆夷再至，尚未交锋，遽尔奔溃弃城，几同儿戏？总因余步云身为提督，屡失城池，并未查究，遂人人各怀倖免之心，不思破敌之计，迟延观望，坐失事机。若再不整饬纪纲，大申军令，何以挽恶习而振军容？余步云著即革职，交奕经传旨锁拿，派委员押解送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治罪。

至前次飭查失守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及此次乍浦失事各文武员弁兵丁，除镇海县知县叶坤著有微劳，功过尚足相抵外，其余

均著奕经分别查明首先溃散之员弁兵丁，开单请旨办理。此后务当严申纪律，如有再临阵退怯首先溃败者，即以军法从事，一面正法，一面奏闻，毋许仍存姑息，致令士气不扬，该将军等其整励戎行，副朕委任。

钦此。

### 三一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督饬所部各守防地并设法守御杭州省城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钦差大臣著、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

奕经等由六百里驰奏，逆船已至尖山海口，逼近省垣一折。据称该逆火轮杉板各船，驶近尖山口外之凤凰山洋面游奕，并闻海盐一带间有炮声等语。该逆于十五日，用火轮杉板船由乍浦驶近尖山口外。十六日，复有大夷船带同杉板船停泊，其为寻衅滋扰，已可概见。著该将军等督饬城内及沿海将备兵弁，各就所守地方加意堵御，毋稍松懈。江苏截留河南兵丁一千名，已由六百里加紧諭令牛鉴等先行拨赴浙江省城，以资防卫。至杭州省城现在十分吃重，著奕经等激励将士，设法守御，朕亦不为遥制。至前获黑白各夷业经解至嘉兴，著著英相机妥办，仍慎密防守，毋堕奸计，是为至要！海盐既有炮声，究竟情形若何？著探听确实，迅即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八、著两江总督牛鉴等将截留河南兵一千名仍派赴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牛鉴、程霁采先后奏请，截留赴浙之河南官兵一千名防守江苏地方，当经降旨允准。兹据奕经等驰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苏，仍将截留河南官兵，派员星夜管带赴浙等语。现在夷船窜至尖山，自应先其所急，著牛鉴等即行遵照办理，毋令迟延。至江苏省城兵力亦单，前已降旨调取湖北精兵，派刘允孝管带赴苏，协同防守。惟湖北距苏较远，调兵一时未能即到，著该督抚酌量情形，先行就近调拨，以资捍卫。如本省官兵不敷调拨，须向邻省征调者，著一面奏闻，一面飞咨调取，毋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九、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练习水操奋勉之刘长清复还顶戴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前署川沙营参将福山营游击刘长清，因演炮不慎，经臣摘去顶戴，奏奉上谕：交部严加议处，准部议革职留任。奉旨依议。钦此。转行钦遵在案。臣查该员于吴淞海口及上海黄浦江口，先后经臣飭委督带兵船，并泗水兵丁练习水操，均能奋勉。是该员于摘顶后尚知愧奋，认真经理。现复派带水轮船只，颇资得力。应请复还顶戴，俾壮观瞻而资矜束。

除飭行遵照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二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请旨将年老力衰之南汇营都司陈宗岳休致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南汇营外海水师都司驻扎南汇县分防,沿海地方操练巡防均关紧要,非年壮勤能之员不足以收实效。臣查调任掘港营都司,现任南汇营都司陈宗岳履历,填年五十九岁,恐衰颓贻误,即经飭调来辕察看。该员年力就衰,语言起跪勉强支持,现当防堵吃紧之时,未便因其尚无遗误实迹,稍事姑容,致误海防。除经撤任另行委员接署外,相应请旨,将南汇营都司陈宗岳勒令休致,以肃营伍。所遗员缺,另容遴员请补。

臣谨会同江苏提督臣陈化成,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二一、著山西巡抚乔用迁迅飭山西兵一千名赴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山西巡抚乔。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著杨国楨于山西省北大同等镇挑选精兵一千名,预备调遣。嗣据该抚奏称,已于大同镇所属各营内挑选七百名,太原镇属挑选三百名,各派得力将弁管带预备矣。现在浙江乍浦失守,江苏省城吃重,著乔用迁即将所挑精兵,选派将弁管带,迅速驰赴

苏州省城，交牛鉴、程霏采调遣，以资防堵。所需军装器械务须选择精良，一并携带，并将该兵丁何日起程，由何处行走，迅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二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定海兵勇 连次夺获并焚烧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定海兵勇连次夺获焚烧逆夷大小船只，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逆夷窜退宁郡之后，惟恐该逆势穷分窜，向沿海口岸滋扰，除分飭委员加意防守外，并扎飭黄岩镇张成龙，选派水师就近堵截。嗣据禀报，已选出水师兵五百名驾船出洋。又札飭副将郑宗凯、委员郑鼎臣等，带领火攻船只，过便堵截焚烧，俾该逆有所牵制。彼时逆夷因前次大船被烧，日思报复，探知火攻船只藏伏大嵩港地方，即拨大船二只在港口停泊，搜查内地出入船只，该委员等即伏而不动。嗣军功顶戴附生郑煜、李世茂、附生叶鉴等，密探定海逆目丁时仪不时出城行走，拟即设法掩擒。适于初七日，逆船自港口开向东北驶去，当令勇壮头目詹成功、王建功等，拣派认识丁逆壮勇民人三十余名，驾船密往掩捕。初八日到螺头门，见有三板船三只，内各有逆夷二三名不等，正拟攻扑，适有逆目三名，乘马带领夷兵多名，由岸傍走来。王建功等认有丁逆之弟在内，当即放枪击打。该逆等随弃马下船，向前拒敌，乡勇白成位、张永泰、李九畴等，即用火罐抛上，烧燃夷船一只，逆俱窜避落水。王建功带领乡勇李建筠、民人徐如升等数人，将船夺获，救息余火，先行驶回。丁逆随后赶至，挥令夷兵施放火箭鸟枪，乡勇亦放枪抵御，船篷已被火箭烧燃，该兵勇一面扑救，一面格斗，藩连先将丁逆之弟砍倒，

立时割获首级。适有报效天文生李仁治乘船带勇赶来,协同攻击。水勇沈仁足等复砍毙白夷一名,丁逆急挥两船退去,兵勇追赶不及,仍回大嵩港。查点受伤兵勇,赶紧医治。即将所获首级船只器械解赴乍浦呈验。

委员郑鼎臣旋即接到奴才札谕,并由三等侍卫容照、吏部员外郎阿彦达,寄到沾水不熄之四川石油二篓,并密授以磁罈装放油药焚烧夷船之法。杭嘉道宋国经亦因乍浦见有夷船,复札令设法进兵,从后路牵制。惟海上风潮无定,难于定期,候至十二月午后,南风大作,副将郑宗凯、尤吉池建功派令守备徐檳宝,将火攻船装配七十二只,共计十二排,督同兵勇,分排管带。并料理水勇船两帮,交勇目顾大槐等,会同守备金大勇,韩庆瑞、千总王廷鳌带领,督飭兵勇,陆续前进。三更以后,火攻船先驶至小渠山,适巡夜夷船猝至,头目顾大槐将火药罐药线点燃,尚未发火,三板夷船全集放枪,火攻船本无器械,不能抵御,正在退回。适兵勇继至,复将船联齐撑进蟹脐港,从傍绕近该逆大船,先暗放火药罈一联,即时轰破逆夷船头。外委吴大林、宁兵张文彪等随后复攻,火攻船二排亦挂住大船烧燃,火头立时窜起,势极凶猛。其时韩庆瑞、王廷鳌等亦带领火攻船驶赴道头,当有逆夷放枪阻截,水勇王天高奋勇驶进,靠近夷船发火,仍纵过小船。李成魁等押带火攻船二十四只,连排继进,即时火焰飞腾。两处逆夷均因前次放炮自相轰毙夷人甚多,此次不敢放炮,止在三板船上放枪拦阻攻击。我兵四面放枪喊杀,火烈风紧,人声鼎沸,小船又多被火攻船只绕住,焚烧逆夷,烧毙沉溺及击毙者约有三百余人。将至天明,各兵勇船只仍旧退转。旋密差妥人,向蟹脐港、道头看视,两桅大船一只烧去半截,三桅大船三只两傍烧毁,并烧断大桅两根,绳索俱毁,岸上放有烧坏大三板船四只,现在修理,复有烧残船板三四十块,在浅水中漂流。该弁兵水勇等夺获大火箭一枝,捞取夷帽桨片船板,并夷人救火之水鼓等多件,亦差人禀报解赴乍浦呈验。适值该处已被逆夷窜入,不能前



进，复折回由宁郡内河到营呈报。督办船勇委员知府王用宾、同知李汝霖确查属实，于四月二十一日先后具禀前来。

查副将郑宗凯、尤吉池建功、委员郑鼎臣等，前次焚烧夷船多只，复夺获三板船一只，逆夷胆惊心怒，日思报复。此次又能斩杀夷人，夺获三板，并设法烧毁逆夷大船四只，烧沉焚坏大小三板船数十只，击烧沉溺三百余人，俾该逆屡受惩创，实属办理妥协，勇敢可嘉！现将解到三板船并夷贼夷物，已分别存贮悬示。其此次在事出力人员，容俟确切查明，据实保奏，伏候恩施。

所有定海兵勇连次夺获、焚烧逆夷大小船只，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稍纾忿恨，即有恩旨。钦此。

### 三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特依顺带兵 赴乍浦防堵并确查失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乍浦逆船退出，奴才特依顺前往办理防堵事宜，并就近确查失守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自四月十一日因闻乍浦失守，奴才奕经即赶赴省城，随将各员退守平湖，及派兵赴嘉兴防堵，飭查文武各员如何失守情形，并现在逆船全数退出乍浦各情，节次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谕：奕经等奏，江面钉桩筑坝，阻截夷船云云。等因。钦此。二十二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耆英等驰奏，乍浦失守情形云云。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圣谋远虑，洞烛逆情，奴才跪读之余，悚愧无地。

查此次逆夷船只以大帮全力攻陷乍浦，逼近平湖、尖山两路，声言分路进攻嘉兴，内犯省城。又忽贴伪示，遵该国主谕办行，大帮船只全数退出，而仍在镇海、定海、满山、虎蹲山等处停泊，游奕不去，逆情诡诈，实属叵测。现在乍浦虽无夷船，究难保不乘潮复来，自应择要严防，其尖山一带更须加意防守。刻下乍浦驻防旗兵尚在嘉兴驻扎，其营房民舍多被烧毁，均须妥为安置，即被难居民亦宜筹商抚恤。查副都统长喜自城陷受伤，至今尚复昏沉，奴才等自宜酌拟一人前往，办理一切。惟文蔚现奉谕旨驻扎绍兴，该逆大帮船只既分泊定、镇洋面，恐其仍扑宁、镇一路。奴才齐慎现在省城，与奴才酌办省垣尖山一带防堵事宜，再行前赴上虞以东，办理防剿。奴才特依顺钦奉谕旨署理杭州将军，乍浦乃满营驻防重地，即拟酌带兵丁前赴该处，将驻防各兵妥为安置，查看要隘处所拨防。一面抚恤居民，一面确查初九日失守情形。奴才奕经惟有谨遵谕旨，严密防范，万不敢再有疏虞，致增罪戾。至乍浦失守情形，一俟查问确实，即行据实具奏。

所有奴才特依顺前往乍浦办理防堵事宜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二四、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严议将 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革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奕经等奏，逆夷猖獗，乍浦失守一折。逆夷甫经退出，宁波辄复聚集船只，驶进乍浦攻扑。该将军等未能先事预防，以致乍浦失守，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俱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到部。查此案逆夷甫经退出

宁波，辄复聚集船只，驶进乍浦攻扑，该将军等未能先事预防，以致乍浦失守。钦奉谕旨：俱著交部严加议处。臣等公同酌议，请将扬威将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黄旗满洲都统·步军统领宗室奕经·参赞大臣·户部左侍郎·镶黄旗护军统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左翼总兵文蔚·参赞大臣·署理杭州将军特依顺、浙江巡抚刘韵珂，均照溺职例革职。

再，查定例派往出兵大臣官员，过有议处之案应革职者，于议处本内，将该员应否开缺，准留军营效力，支食半俸，或作为兵丁效力之处，声明请旨等语。查奕经、文蔚、特依顺俱系奉旨派往军营，应否暂停开缺仍留军营效力，或作为兵丁效力之处，理合照例声明请旨，恭候训示遵行。此折系兵部主稿，会同吏部、都察院办理。

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 三二五、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旨派调 湖北官兵驰赴江苏防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遵旨派调湖北官兵驰赴江苏防守，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在逆夷猖獗，乍浦失守，距江苏海口及内河不远，恐该逆分踪肆扰，不可不加意严防。着裕泰等挑选实在得力精兵，或一千名，或数百名，并备带器械，交刘允孝管带，迅速起程，由长江行走，径赴江苏，与牛鉴面商择要防守，毋稍迟滞。其湖北提督篆务，著裕泰派员署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臣查逆夷屡犯浙泽，今复扰及乍浦，江苏最为切近，亟宜择要严防，相机堵剿，殄此丑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湖北各营官兵，襄阳一带素称壮健，且系提臣亲标，指挥可期

得力。臣当即恭录谕旨，飞咨提臣刘允孝，在于提标各营挑精兵一千，备带军火器械，派委曾经出师将弁，分起管带，由水路兼程前进。并嘱提臣先行督率起程，不得稍有迟滞。所有行装口粮等项，已飭湖北藩司飞行各属妥为预备应付，以速军行。仍飭带兵将备，沿途严加约束，安静行走，毋许上岸借端骚扰。

一俟该提督过省，臣即催趲出境，另行奏报外。所有派调提标官兵赴江苏防守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二六、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豫 省赴浙官兵全数出境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军录)

署理河南巡抚臣鄂顺安跪奏，为豫省调赴浙江官兵全数催趲出境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三月初六日奉上谕：前有旨令鄂顺安挑选河南省精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前于二月间钦奉谕旨，飭令选备精兵一千名，当即移行各镇营，挑派年力精壮兵丁，选择锋利得用器[械]，先期妥为预备，听候调拨。迨奉到此次谕旨，臣复选派带兵官弁，分定起数，飭令间日启程，沿途严加约束，毋任滋扰。并飞行经过州县，照料催趲迅速前进去后。兹据各州县禀报，豫省共挑各营兵丁一千名，游击都司备弁等三十八员，分作六起，由署考城营游击明安泰统领，每起分派都司备弁，管带约束，自三月二十三日起至四月初八日止，已全数出豫省永城县境，入安徽宿州境。该弁兵等行走安静，沿途并无滋扰，各站应付车马亦无贻误。

所有豫省赴浙官兵全数出境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二七、广州将军耆英奏报自杭 起身赴粤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遵旨起程赴粤日期，恭折奏报，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前在嘉兴驻扎，奉到谕旨，飭令奴才驰驿即赴广州将军之任，并蒙天恩责成筹办一切。奴才当将嘉兴现在情形，及奴才即行旋回杭州交卸将军事务，赶紧驰往广州之处，于四月二十一日奏蒙圣鉴在案。今奴才于四月二十三日驰抵杭州，得知参赞大臣特依顺于接奉谕旨后，已接受将军印信讫，奴才即于次日自杭起身赴粤。惟查沿路均系水程，奴才所带之盛京佐领官兵诸多未谙，再四熟商，拟将杭州防御喜元、骁骑校招福，领催、兵丁八名，带在广东，于沿途及抵粤均可以资差委。统俟粤省蒞事，仍令旋回杭州满营当差。（朱批：赴粤时再行奏闻。）

所有奴才起程赴粤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奉朱批：已有旨暂缓起程矣。钦此。

### 三二八、著将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 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旨：

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所有奕经前次赏戴双眼花翎，文蔚赏加头品顶带，并交部从优议叙之处，俱著撤销。特依顺前次从优议叙之处，著一并撤销。

钦此。

### 三二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开赴外洋之英船驶往何处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尖山逆船开赴外洋一折。据奏尖山口外之凤凰山海面，夷船退往东南而去，平湖之苏家埭、海盐之方家埭等处，又被逆匪抬炮轰击。省城阴雨连朝，江水陡涨，沙线既无可恃，瞭望未能真确。已将驻扎绍兴兵勇催调渡江，并将浙省各镇营未调官兵抽拨二千名赴省捍卫等语。览奏均悉。此次乍浦失守，自系该逆夷探知我兵亟图收复宁波、镇海，该逆将计就计，驶往乍浦，攻我不备，以致立时失陷。现若将绍兴兵勇调回省城，难保该逆不又因绍兴兵力单薄，径赴绍兴、曹江及慈溪等处肆行滋扰，顾此失彼，复堕奸计。宁波、镇海均系残缺之区，叠经降旨暂缓收复。该处之兵自应撤回，派拨曹江、绍兴等处，以免乘虚窜入，断不可一误再误，坐失事机。所奏退出外洋之船究竟驶往何处？著即确切探明，迅速具奏。现在段永福已授浙江提督，著该将军等迅即谕知该提督，统带官兵择要防守。

又据奕经、特依顺另折奏，查明长喜、宋国经退守嘉兴等情。既称三板船七、八十只，每只约三、四十人，是合计不过三千有余，何以又称愈击愈众，不下万人？至宋国经禀称，击毙逆众无数。长喜禀称，伤毙逆匪甚多。究竟所伤黑白夷及汉奸实在数目若干？著该将军等确查具奏，断不准稍有含混捏饰。并将首先溃散官兵，查明按军法惩治，毋得稍存姑息。余步云现已拿问，郑祖琛又经调回。现在曹娥江一带系何人驻守？绍兴地方现只文蔚一人，著即拣派得

力武职大员帮同带兵防御，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奕经、特依顺、刘韵珂，并谕令耆英、文蔚、齐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〇、著两江总督牛鉴扼要设兵严防 如有警报就近调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奕经等奏尖山逆船开赴外洋一折。据称尖山口外之凤凰山洋面，夷船仍行退往东南而去。又平湖县属之苏家埭、海盐县属之方家埭等四处，逆匪数百人四出掳掠，并扛抬炮位轰击，旋即散去等语。逆船忽去忽来，踪迹诡秘，江苏洋面紧与浙江毗连，必应扼要严防，杜其窜入。其内河一带交界处所，亦应严行防堵。昨因该省兵力尚单，已有旨谕令山西巡抚，将备调大同等镇精兵一千名，派将弁管带迅赴苏省，俾资防堵。著牛鉴、程霁采酌量情形，与前调之河南、湖北等省官兵，择要安置，严密防守，不可奇零散布，以致不能得力。仍严申纪律，毋任临时退缩，致误事机。至尖山等处逆船，现既开赴东南外洋，即难保其不乘风乘潮，突入江境肆扰。著该督等飭属随时确探，倘有警报，远省官兵一时未能即到，著仍遵前旨，酌于本省邻省就近征调，一面飞咨调取，一面奏闻，毋稍贻误，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江苏洋面 静谧现仍遵旨严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江苏洋面静谧,现仍遵旨严防,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乍浦夷船退出,江省照常防堵情形,于二十二日恭折驰奏后,是日即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等因。钦此。同日又奉上谕:本日未刻据牛鉴奏,江苏洋面尚属安静一折。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当即钦遵转行去后。

伏查克敌在于兵戎,而统带全资将领,如果将领得人,兵气自然刚劲,诚如圣训,该逆凶焰虽张,我兵果能纪律严明,何至一见夷船,遽尔溃散?臣与提臣陈化成平日晓谕弁兵,谆谆以有进无退为要。此次复经剴切申谕,万一临阵堵御,竟有首先郤退者,即当钦遵谕旨,军法从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闻,断不敢稍存姑息,有妨大局。至上海商贾辐辏,粤人寄寓诚多,在先通市之时,本与逆夷素相识认,迩年称兵内犯,不必其暗通消息,勾结往来,一经逆船拢岸,如有平时熟识之人,彼其气类相联,即难保不顿生内变,浙东西连次失事,未必不由于此。而先事预防,又未便过为束缚,致令反侧不安,惟有结之以恩,又复防之于密,庶不虞再蹈复辙,亦不致先启狡谋。

又逆夷行事难属诡诈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并非争城略地。故定海、宁波、乍浦等处为沿海殷阜马头,尚不长思占据,不过负隅之兽,借作要求。若嘉兴、松江、苏州一带全系内河,中多港汊,彼之大舶既不能通,倘用三板小船冒险入犯,则失其船炮之利,即为我兵所乘。是水路内侵之可以无虞也。黑夷汉奸不免心存掇



掠，然必大船可到之塘岸，始借其声势，登陆抢劫。若离船数十里之遥，前后不能接应，则夷奸不敢轻进，即夷目亦不准深入，是陆路内侵之可以无虞也。夫以逆夷之船坚炮利，辅之以黑夷汉奸，其陆战之火箭火枪又兼强悍，假令率其丑类乘坐三板，见内河则驶入，过陆路则长驱，彼其豕突之势有不可挡，诚不得不于内河陆路加意严防。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是以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

臣之所虑者，内地居民慑于逆夷之凶横，一闻警报，遽事迁移，内地匪徒势将乘机抢掠，万一别生事端，所关匪细。此时要务，惟以安顿人心，严查奸宄为主，而查拿奸宄，尤应不动声色，无令兵役借端滋扰。现在江宁、京口等处，远道传闻，不免多所防范。臣已函致该将军都统等，镇静防守，示以整暇。盖设险守隘在于平时之布置，不在临事之张皇，庶人心有所凭依，而奸宄不致窃发。至于苏州近省各口本应厚集兵力，以壮声威而资弹压，查河标及徐州营兵尚可调拨，惟念乍浦失陷后，粮船尚未全数渡黄，若聚闻调兵，而江北一带各地方，不免又有惊疑。

正在踌躇间，适于二十四日钦奉六百里谕旨：现在逆夷猖獗，海口必应加意严防，已谕令裕泰等挑选精兵云云。等因。钦此。荷先几之筹策，实钦感以难名！俟刘允孝到后，即将所带劲兵会同派拨，以壮声威。惟此次官兵到江尚需时日，如果乍浦船退，逆夷不复再来，臣体察情形，可以无须堵御，仍当奏请截回，以省餉饩。臣与提臣惟当督率弁兵，恪遵纪律，并力守御。并责成地方州县安抚居民，无稍惊扰。总期外海内河扼要严守，不致顾此失彼，用资保障而慰宸廑。现在吴淞海口并无夷船游奕。合并陈明。

谨会同江苏提督臣陈化成，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三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探英军情形并长喜韦逢甲因伤身故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探逆夷现在大概情形，并副都统署同知均因伤身故各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四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奕经跪读之余，曷胜悚惕！伏思现在逆势猖獗，防剿羁縻均系十分吃紧之时，奴才等具有天良，断不敢稍存异见，致不能迅速藏事，仰冀宸衷。惟恪遵训示，和衷共济，扫除逆焰，早奏肤功，以仰答高厚于万一。

惟逆夷诡诈百出，其情叵测，自三月以后，船只屡被焚烧，各城逆夷亦每被擒斩，势已渐形穷蹙。乃忽于本月初九日聚集大帮船只，全力攻陷乍浦，占据数日，旋又窜退。据报该逆夷船十余只向东南驶去，又有多只向东北江苏洋面驶行。而招宝山上修整城垣，多蓄淡水，各城头山顶密排大炮，似为久据之计。定、镇两处船只增减靡常，海上洋面四处分驶，实无从测其来去。查逆夷自上年犯浙以来，通计其掳掠之资，断不足供其兵役万余人之用，而我兵屡次接仗，焚烧俘杀，为数计已过千。该逆有时计穷，即向居民扬言，此来止为通商，不愿打仗。连次将被陷兵勇医治给资，陆续送回，其带来夷书内，亦欲将所俘夷众交换其余并不及他。迨此次夷船据乍，伊里布因该逆内犯之信甚为紧急，特遣弁持书前往询问，以作缓兵之计。其回书大意，亦似上为通商，不愿打仗，尚无狂悖之词。乃差弁回转嘉兴，该逆不待复信，复即时扬帆起碇，观其匆匆驶去，似属有因。而连日仍盘踞镇、定，游奕海洋，更不知是何诡计？奴才等连日共相讨论，反复思索，究莫能测料其意何属。此时惟有严飭各口岸文武委员加意严防，如险要处所当有添兵之处，即行酌量抽

拨，一面察探前路盘踞情形，相机进剿。如刻下该逆果有他故，潜行遁窜，奴才业已密札水陆各路，即跟踪追剿，断不使其全师而去，用以伸天讨而靖海疆。

至副都统长喜，前在西山炮台，督催满兵力击逆夷，嗣因乍浦失守，两次投河自尽，当被官兵救获，舁至嘉兴医治。据钦差大臣耆英面述，该副都统两肋业已跌折，此时愤不欲生，饮食不进，时复昏迷，恐无生理。旋接嘉兴府知府刘荣熙禀称，副都统长喜业于二十二日身故。

又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禀称，署乍浦同知即用知县韦逢甲，于初九日逆夷攻犯乍浦时，随同该道督飭山东乡勇攻击接应，该员身受枪伤，昏迷倒地，致被抢获。逆夷送至大渡庵调治，该员立志不食，旋即因伤身故。该二员为国捐躯，倒得赐恤，应俟与阵亡官员兵弁，统行查明具奏，请旨交部核办，以慰忠魂。其乍浦副都统一缺，并请皇上天恩迅赐简放，以专职守。

再，查逆夷攻扑乍浦之时，陕、甘官兵抬炮最为得力，击死逆夷甚多，驻防满兵出力接仗，多系迎面受伤，此二处官兵阵亡较多，本省弁兵实为软弱，仍属无用。奴才特依顺现往该处查办，安置防堵，并确查接仗情形，如实有首先逃避官兵，即在军前正法，以励士气。其伤亡弁兵一并查明，再行具奏。

除将伊里布给予逆夷书稿及该逆回书录呈御览，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附件一：伊里布给英军郭提督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呈

谨将伊里布给与逆夷书稿及该逆回书，录呈御览。

前任协办大学士·两江阁督部堂伊照会陆路领兵元帅郭。

追思两国交兵，杀人费饷，连年不已，祈为通商一事，甚属无

谓。若复穷兵日甚，必至大伤天地之和，重干天地之怒，降祸不测，悔祸亦迟，是何所乐而为此也？又况兵结既久，两国之人俱已疲乏，恐有人焉起而乘之，乘间而取其利，则我两国徒为中外人笑，虽天下之至愚者，亦知其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何况贵帅素称聪明，反昧此机乎？本前任阁督部堂情愿两下即时戡兵，重开关市，与中外万万人共享安平之福，下保苍生，必定上邀天佑。议定通商，互为交易，中土之人俱得归家谋生，外域之人俱得归国乐业，岂不较诸日日交战，互相杀伤，血流满地之为愈哉？专此商订，惟侯贵帅裁酌答复是望！

### 附件二：英军郭提督复伊里布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呈

大英钦命陆路提督郭为照会事。

照得贵大臣前后待我被掳辈，是以本国人等一概敬仰贵大臣，如肯临乍，与随带各官，无不恭待安送回去无虞，是本军门所果然应承者。所有斟酌各条，非本军门之本分妥议，乃将所议各情节，咨会本国大臣查办。且本国钦差大臣曩最愿力除战祸，而合两国彼此享平安之福。倘若贵国按照叠次致之文书内各条款一切允准，则平和即结无难。须至照会者。

### 三三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被英人掳去 之兵民赵升等二名尚未交回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前逆夷窜入乍浦，被掳去官兵民勇五十余名，于退出时俱已送回，其在宁郡被禁之二人尚未交回。奴才等查明，一各赵升系侍卫常清仆人，据该侍卫禀称，赵升约年五十余岁，顺天人，并无父母妻子。伊胞弟赵喜现亦在该侍卫处服役，尚有伊甥秦大受住居

头发胡同，此外别无亲属。一名何金系〔系〕河北勇壮，其籍贯住址尚未往查确实，现在不知该逆带往何处。

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三三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讯取解回 省城收禁之英俘口供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据解送白黑夷俘之委员颜正杰禀称，该员本月十六日自省城护解夷人十三名，行至平湖，其乍浦夷船业已退出，并未送去由钦差大臣耆文（英）给予咨文，仍令解回省垣羁禁。又据参赞大臣文蔚，将续行擒获暂在绍兴押禁之白夷一名，黑夷二名，亦遣员解至省城。

奴才复派员带领通事，讯取供词。据白夷士打喇士供称，年四十岁，系唎咭喇人，在本国开杂货店生理，后当水师兵，因与同伴上岸闲游，被乡勇砍倒拿获。黑夷畔多喇供称，年三十岁，系唎咭喇人，在货船充当杂役。啣夷供称，年三十五岁，系唎咭喇人，在货船佣工整理货物，均因买酒上岸被擒各等供。现与由平湖解回之白黑夷人，均派委员拣择幽僻处所，一并隔别收禁。

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三五、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照所奏筹议台 湾防夷章程一折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台湾道姚莹。道光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筹议台湾防夷章程一折。据奏台湾海口林立，民况不靖，现在闽省防夷紧要，客兵地利生疏，均难立调。惟用本地义勇自卫乡邦，现已练勇四万七千有余，设有大帮逆船调取陆营官兵，及团练义勇出御等语。所见甚是，所办甚好。仍著达洪阿等相机度势，协力同心，平日严申纪律，临时筹度机宜。设有大帮逆船突犯，勿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歼除，可操必胜之道。所奏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及稽察奸民五条，均属周妥，著即照议办理。前获夷匪一百六十余名，业已谕知即在台湾正法，计此时当已接奉，著即遵旨办理。

另片奏请，出力弁兵义民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带，汇案奏咨，亦著如所请行。所恳筹拨经费银五十万两，已有旨著户部速议具奏。将以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六、著户部速议具奏台湾请拨 经费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请筹经费银五十两，拨贮闽省，陆续解台接济军需。著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三三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英船驶往 何处并著英暂缓起程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特、浙

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驰抵嘉兴体察情形一折。据奏逆夷船只于十八日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尚留四只，收拾篷索，亦将开行。究竟驶往何处？著即确切侦探，迅速具奏。现在夷船既已开行，其奕经等送到夷俘，著该将军仍于杭城暂行收管。此时乍浦夷船业经退出，不值仍留重兵守此空城，转令扼要处所兵力单薄。著即飭令该处文武，督同乡勇严密防守。至镇海城外有无逆船在彼？亦著奕经等查探明确，据实具奏。

另折奏，查明乍浦满营官兵，分起送交杭州满营，著即留于省垣，俾资栖止。乍浦副都统即令萨弼尔翰暂行护理。前有旨令耆英即赴广州将军之任。现在嘉兴、乍浦一带尚须布置，著暂缓起程，俟诸务妥协，折回杭州省城，协同奕经等加意防守。杭州将军仍著特依顺署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奕经、耆英、特依顺、刘韵珂，并谕文蔚、齐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八、著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认真堵 御折回北驶之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耆英奏，乍浦夷船于本月十八日陆续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而去，尚留四只，乍浦城内并无夷人等语。夷情诡诈异常，逆船忽去忽来，殊为叵测。现虽驶往东南外洋，难保其不乘风乘潮，折回北驶，沿海各口必应扼要严防，杜其窜入。著讷尔经额、托布浑、牛鉴、程燾采督飭员弁，认真堵御。仍遵前旨申明纪律，严查汉奸，勿稍疏虞，致有贻误。该逆行踪无定，总须早为预备，著该督抚

等各雇商渔船只,随时出口确探,瞭见逆船踪迹,一面飭属防堵,一面飞速奏闻,无误机宜,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广东洋面 英船数目并香港等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广东洋面现在逆夷来往各船只,并香港情形,遵旨查明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接据扬威将军来咨:逆船退出宁郡,恐其分扰海疆,咨照一体防范。并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称:宁波夷船全数退赴镇海,其镇海夷船大半开往定海,咨行防堵前来。奴才等因思该逆船既经退往定海,[难]保无由浙驶回粤洋,当即一面严谕沿海各处实力防范,一面飞飭该管文武员弁,将现在逆船情形确探禀报。正在缮折具奏间,兹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据刘韵珂奏,夷船全数退赴镇海云云。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窃思夷情诡谲异常,其来往船只经过粤洋,亦属靡定。自上年五月以后,有由该国驶来船只,仅在粤海游奕未经东驶者,有甫来粤洋湾泊,旋出老万山洋面驶往闽、浙者,又有前往闽、浙之船,去而复返仍泊粤东洋面者。是以奴才等于本月十六日奏报夷情折内,当将该逆新到兵船四只,火轮船三只,奏明在案。现复查得该逆湾泊九洲巡船六只,潭仔巡船一只,黄浦夷船一只,尖沙嘴巡船二只、兵船二只、八号火轮船一只,以上共二十只,均系本年二月以前来到之船,分泊各洋面不定,未经东驶。其自三月以后,有由该国新到十四号火轮船一只,泊于三角。而尖沙嘴地方在香港对面,所泊夷船为最多。三月杪来泊夷目吐密管驾中巡船一只,四月初来泊十号火轮船一只。四月十八日,由该国新到三桅兵船四只,每船夷兵约



二、三百名不等。四月二十二日，又由该国新到三桅兵船四只，每船约夷兵二百余名，约各载马四、五十匹不等，又新到中小巡船二只。以上新到尖沙嘴兵船、巡船十〔一〕只，虽探闻有即行驶往闽、浙之信，尚未开行。此现泊粤东洋面，未经东驶之逆船也。

又探有六号、九号、十一号火轮船各一只，咧啣船一只，吻噶中巡船一只，装兵中巡船一只，自该国驶来尖沙嘴，均于四月十六日以前陆续起碇，已出老万山东驶，似系驶往闽、浙。又有十二号、十三号火轮船各一只，三桅兵船六只，中巡船一只，系于四月初旬甫来尖沙嘴，即于十八、十九等日起碇，由校椅洲西驶，探报似亦系驶往浙江。此外另有兵船一只，哗哈巡船一只，系自上年秋冬间驶出老万山东去，今复于四月中旬驶回，仍泊尖沙嘴，探系由闽、浙甫经驶回。此又现在探得由粤洋驶往闽、浙，以及前往闽、浙复行驶回，仍泊粤洋之逆船也。

以上逆船来往，俱系据澳门同知并新安、香山各县及大鹏、香山各协营，随时禀报，该文武议弁亦系据该引水之水手在洋瞭望，究之大海茫茫，其或赴闽赴浙，亦不能确准指实。即如该逆由浙驶回船只，如仍在粤洋湾泊，当可探悉、倘竟由外洋驶回本国，亦无从而知。惟现在尖沙嘴地方既有由该国新到以及自浙驶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较往时实为加多。且该逆火轮船直到距省四十里之黄埔窺伺，夷情尤为叵测。奴才等自当随时激励兵勇，严加防范，以固省垣而免疏失。

至逆夷在香港情形，叠据水师提臣转据大鹏协禀报：尖沙嘴之惩膺台、官涌之临冲台已被该逆拆毁。复于裙带路、赤柱之上湾、中湾、下湾地方，随时修建营盘，兵房鬼楼马头等工亦时有拆毁，并有时被火焚烧复修者。又于裙带路、灯笼洲两处修建炮台，安设铜铁大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侦逻甚严。复有汉奸在该处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其对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连泊。是该逆竟以香港为巢穴，而汉奸亦借以为逋逃藪。奴才等现

虽防守，刻刻不敢忘战，俟有可乘之隙，再当相机妥为办理。

至奉旨飭查该逆国中有无事故一节。查本年二月间，传闻夷商在澳门谈及，暎逆所属出产棉花之唛喇咖内，有暎夷兵日常领黑白夷兵各数百名驻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伤亡，仅剩白夷，亦不敷驻守。该处逆夷兵目于去冬勒派该处黑夷商民充当兵役，因而构怨，群起刺杀夷目，并将白夷兵数百名焚毙殆尽各等情。奴才等因系风闻无据之词，未敢冒昧入奏。近日又据香港探报：逆夷所恃者，因前占有唛喇咖之埠头，借产鸦片厚利，得充兵饷。今被唛喇咖啞鬼子将八喇之弟杀死，夺回鸦片埠，以致兵饷不继，揆其情形，似难耐守等语。前后印证，虽属有因，究无确据。奴才等再当密为侦探，并随时确查该逆来往船只，迅速奏报外。

所有现在查明逆船往来并香港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四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对收复镇海 必须慎密确有把握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夷船退出乍浦，现在调兵分赴镇海、定海攻剿一折。据奏镇海招宝山现添船二只，定海共泊夷船十八只，系由东北驶来等语。前据着英奏，逆船于十八日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此次镇海、定海添泊逆船，或即此项船只。惟定海所泊船十八只，由东北驶来，其余乍浦所退船只驶往何处？著切确查明具奏。所奏拨兵收复镇海，及相机截剿，设法惊扰，并令火船焚烧等情。该将军是否确有把握？如亟攻镇海，安知该夷不一面牵制我兵，一面

滋扰他处。看来镇海现已添船，并非欲阻进攻定海之路，实欲潜兵内犯，留镇海作后路应援。若再中彼奸计，则我腹背受敌，又蹈乍浦故辙，不可不慎密防范。至势穷窜归之说，必得确有凭据，方可信之。

另片奏，齐慎将前路兵丁抽拨二千名赴省。所见甚是。所奏遵讯白夷，及该处一切情形，览奏已悉。现在该处一应防剿事宜，责成奕经等妥筹办理。其羁縻一节，已谕令耆英妥为商办，毋庸会衔。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奕经、特依顺、齐慎，并谕文蔚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四一、著钦差大臣耆英在浙确查英人动向并专办与英羁縻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耆英遵旨驰赴广东一折。昨已有旨令该大臣暂缓赴粤，俟诸务妥协，折回杭州省城，协同防守。现在嘉兴、乍浦一带尚须布置，耆英著遵照昨奉谕旨，于嘉兴、乍浦一带，酌量扼要处所，驻扎控制，妥办诸务。该逆于退出宁波之后，忽将大帮逆船攻陷乍浦，既陷乍浦之后，忽又驶出东南外洋，倏去倏来，是何意见？该大臣昨奏，外委陈志刚回禀，该逆不愿战祸，只求通商。该外委既经见面逆酋，必非两言而止，此外有何言语？并未详晰声叙，著耆英据实具奏。

本日又据奕经等奏，请将办理羁縻事宜专交耆英办理。著即责成耆英妥为商办，奕经毋庸会衔。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四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随时哨探乍浦 开出之英船去向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昨据著英奏，乍浦夷船，于本月十八日陆续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而去等语。逆船忽去忽来，殊为叵测，现在驶往东南外洋，如或经过闽、粤各海口，著奕山、祁埏、梁宝常、怡良、刘鸿翱严飭随时哨探，并分遣商渔各船出洋探望，其夷船只有无自北驶回及自南驶至者，一面严密防堵，一面飞速奏闻。至香港，鼓浪屿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并确探具奏。

至祁埏等所奏，遵查夷逆来粤路程情形，均已览悉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四三、著将朝廷办理洋务前后情形及对 英用兵本意告知中外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奉上谕：朕以鸦片流毒中国，贻害生民，前岁特降谕旨，飭令各省严禁，再三剴切申诫。因广东为外夷通商之所，特命林则徐前往查办，各国夷商均遵约束。独啖咕喇逆夷义律以烧毁烟土之故，借口滋事，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旋亦罢斥遣戍。乃该逆于道光二十年六月，潜窜浙洋，窃据定海，继复于天津海口呈递禀词。朕惟中外一体，念切怀柔，不以其侵犯在先，诉办在后，据加屏绝。复命琦善前往广东，确查核办，又将伊里布在浙擒获逆夷头目安突德等多名

特予宽典，免其诛戮，于定海退出之时，即行给还。乃该逆夷狡诈反复，要求无厌，明知琦善意存抚驭，不设防守，竟尔称兵首祸，叠窃大角、沙角各炮台，伤我提镇大员，扰我海疆黎庶，是逆夷因私败烟土而肇启衅端，复阳为乞请而阴施诡计，背信负恩，神人共愤。朕之命将出师，实由此也。

及至靖逆将军奕山等到粤，逆夷已窜入内港，窥伺省垣。彼时带兵守土大吏金以该逆贪利性成，希冀通市，恳将商欠该夷银两准令给还。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亿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至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仇？此又朕轸念薄海民生，不得已之权宜也。孰意逆夷包藏祸心，欺天灭理，粤东甫经欽迹，闽、浙又复扬波，定海再窥，连城袭据，以致督臣殉节，镇将捐躯，荼毒生灵，罪难擢数。爰命扬威将军奕经等帅师攻剿。数月以来，贼退宁波，旋陷乍浦，是该逆在粤则以厚施为饱颺之谋，在浙则以掳掠为资粮之具，察其凶狡情状，实已罪恶贯盈，上天降临，必加诛夷，下民何辜？罹兹惨酷。朕抚躬循省，五内焦劳，每念毒孽[之]未除，颠连莫拯，痛心自责，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难安。将军、参赞、督抚及内外文武诸臣亦宜仰体朕怀，亟苏民困，勿存苟安之见，狃于目前，勿怀倖免之私，貽臭于后。至于将弁兵丁动谓船紧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殊不知贼之深入，早已自蹈危机，果人人奋勇直前，有进无退，加以乡民义勇层层接应，则主客之势既异，众寡之数又殊，因地乘机，何难制胜？是逆夷之肆意猖獗皆士气不扬所致也。其从逆汉奸原系群戚愚民，或以生计维艰，为利所诱，遂至甘心从贼，暂饱身家。试思蹂躏者谁之乡里，抢夺者谁之资财？贼来则驱之使前，俾当锋刃，贼去则委之于后，仍蹈刑诛，苟有人心，当知悔恨。朕为天下生民主，若止顾目前苟安无事，不思大者远者，一听烟毒横流，不行禁止，是朕上负皇考付托之重恩，下不能保吾民之生命。思及此，曷肯不竭力禁之，更曷敢不竭力禁之也。

目前虽奸夷傲扰,日肆贪残,尔阃帅疆臣身膺重寄,宜何如激发天良,申明纪律,凡奋勇争先者赏不逾时,退缩不前者诛之无赦,如此则何攻不克,何守不固耶?从前办理不善诸臣,除分别惩警外,余令戴罪图功,原冀其知感知奋,勉赎前愆,倘复坐失事机,殃民纵寇,国法具在,不能为若辈再宽也。至士民中果有谋勇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魁,或声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膺非常之懋赏。总之,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朕宵旰思艰,兢兢业业,尔诸臣亦惟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难不辣,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兹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及朕为民除害之本意,特谕中外知之。

钦此。

### 三四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查明 闽洋经过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查明驶回闽洋经过之南北夷船,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祈圣鉴事。

窃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据刘韵珂奏,夷船全数退赴镇海一折。又另片奏,镇海夷船陆续开往定海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闽省洋面,西与广东南澳右营分界,东至烽火营止与浙江瑞安协接界,内地出海商船俱有一定水线。至夷船驾驶,往往直从深水外洋行走检查,节据两广督臣飞咨,暨南澳镇营禀报,自上年八月至接奉谕旨之日止,计往东北之船共二十四只,往东南西南之船共九只。而与浙江交界之烽火营禀报,只有往东北之船四只,往东南船一只,相去悬殊过甚。总由该逆夷诡诈

异常，一举一动，无不狡狴，自必更有捷径疾趋，是以南北两路之船多少不侔如此。至鼓浪屿夷船现在又有八只，且时有火轮船驶入，或游奕竟日，或少停即去。臣等日遣兵役暗暗侦探，复由厦门同知顾教忠分投密查，所报均属相符。该逆或住船中，忽住屿上，尚不肆扰。至其所作所为，有汉奸所不及知者，探信之人大率即由此辈传说，忽畏之如虎狼，忽易之如羊豕，皆无左证之词，不敢因之稍涉冒昧，自疏戒备。昨经浙江咨会，乍浦复被攻陷，不胜皆裂发指！愈惧才疏力绌，惟有倍加谨慎，以期毋误。

遵即开缮夷船清单，恭呈卸览，由驿四百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四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乍浦退出英船仍在浙洋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乍浦退出夷船，据报仍在浙洋，恭折驰奏，所祈圣鉴事。

窃照乍浦夷船二十余只，于本月十八、九两日先后起碇开行，据报向东南驶去，又有数只开往江苏洋面。臣当飭宁波府知府邓廷彩等确加查探，有无折回定、镇之船，一面恭折奏报，声明俟探明各船驶往何处，另行具奏在案。兹据邓廷彩等禀复，探得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只，大树下洋面泊夷船六只，定海县道头地方泊夷船十三只，镇海县招宝山下泊夷船两只。又据鄞县知县王鼎勋另禀，沥港洋面尚泊有夷船一只。彼此稍觉参差，其余地方船数均属相符。臣查该逆在浙之船本在四十只内外，今该府等所探各处船数在四十三、四只之间，与何有之船不相上下。

小羊山离乍浦不远，在彼停泊之船自系即由乍浦开往。查小

羊山为江、浙交界之区，可以直至上海等处，且可越江苏而竟至山东、天津，即欲转至浙省尖山海口，亦甚便捷，今该逆将各船聚泊于此，情殊叵测。且定海船数尚多，而镇海之二船亦并不退去。并闻招宝山上旧有之威远城，该逆重加修筑，复在山上添铺石路，蓄贮淡水。又闻其制造杉板船三十余只，竹排一百余架，察其诡计，恐有据镇海、定海为巢穴，分船回出滋扰之意。各省沿海口岸在在均应戒备，以免侵轶。

除飭各属从严堵卸，并咨沿海各将军督抚一体防范外，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 三四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遵旨 查明宁波接仗各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于三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三十日奉上谕：此次扬威将军等于正月二十九日进兵攻剿云云。欽此。遵查正月二十九日，扬威将军等遣兵赴宁波进剿，二月初四日，逆夷又至慈溪攻扑我兵营盘，两次接仗。当时各处禀报，只称彼此互有伤亡，并不知该逆被我击毙之众共有若干。据慈溪县知县王武曾禀称，有逆夷在该县地方载回尸身三船之语。至该逆伤毙之头目有称系巴麦樽者，有称系郭士立者，有称郭士立于受伤后患病身死者，纷纷不一。钦奉前因，臣当即密派余姚县林朝聘、慈溪县王武曾、鄞县王秉勋等确加查探，并因奉到廷寄之际，适石浦同知舒恭受自曹江因公晋省，又有定海县民王东河、陈映奎、陆锦章等来省。

臣先后亲向诘询，据舒恭受面禀，二月初四日，慈溪之战，逆夷死者约计二百余人，伤毙头目，探闻系该逆伪陆路提督郭恩。其尸棺上船之时，自城外至江边，各逆用洋布贴地行走，然该逆深以为



讳，究竟死者是否系郭恩，无从得实。又据王东河等供称，正月二十九日，宁波城内城外逆夷被我兵击毙者约共二十余人，头目郭士立闻系受伤后病死，该逆伪官俱穿孝服各等语。旋又据林朝聘、王武曾禀称，探闻该逆在慈溪伤毙之众约在二百名内外，其伤毙头目系属何人，无从查探。此外尚有头目二人，亦伏冥诛，均不知其姓名。至该逆在宁郡用洋布贴地行走，闻因换季之故，乃夷人风俗如此，并非由于挂孝等情。臣查核舒恭受、林朝聘、王武曾等所禀，与王东河等供词供属参差不合，正在再加确访间。兹又据王秉勋禀称，该员先向各处探访，亦属人人异词。兹因宁波已复向悔罪投诚之汉奸吉姓即周淦查询，据称正月二十九日，我兵攻剿宁波夷兵死者仅止六、七人。至二月初四日，该逆至慈溪与我兵接仗，夷兵死者一百四、五十人，伤者五六十人，死伤之中黑夷居多，红夷不及十人。夷官则止有四员，其职不过如中国千把之类。逆酋郭姓、巴姓不特并未身死，兼亦未经受伤。至各夷身穿白套，乃其陆兵之号褂，并非挂孝，亦无以白布贴地徒走之事等情前来。

臣查该逆诡譎多端，往往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使我无能测其实在。本年正二月两次接仗，逆众被我击毙究有若干，以及有无头目在内，前此各属禀报固属互异，即现在查探，亦均不能一律，臣不敢决其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王秉勋所禀得自投者之汉奸，所言较为亲切，且郭士立、巴麦樽二逆，一则于该逆将退宁波之先尚在郡城，为该处士民所共见，一则带兵攻陷乍浦，亦为人所周知，是王秉勋所禀该二逆并未伤亡之处，似属可信。

相应缕晰附片奏复，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奉朱批：览奏均悉。惟逆孽实堪发指。钦此。

### 三四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谕 不分畛域存心永戒欺朦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于本月二十四日接奉廷寄,钦奉上谕:朕近阅奕经、耆英等各折云云。钦此。跪诵之下,惶悚难名。伏念臣以草芥微贱,仰蒙我皇上特达之知,不数年间,由刑部司员畀以封圻重寄。受命之际,正浙省有事之秋,年余以来,力疾撻拄,未能迅扫逆氛,已觉容身无地,敢不虚衷襄事,上廑圣怀。况同寅首贵协恭而和衷始能共济,当此逆夷猖獗,战守两难之时,尤不敢固执己见,贻误国家。故于夷情军务苟有所知,固不敢钳口不言,亦不敢逞才自炫而形诸奏牍者,更不敢不据实敷陈,力祛欺罔。此固僚属所周知,亦为绅耆所共喻。惟臣居心粗直,赋性拘迂,或有过事苛求而不事迁就,致涉齟齬之迹者。兹蒙诰诫谆谆,臣惟有加意懍遵,倍省愆尤处事,仍不分畛域存心,惟永戒欺朦,仰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臣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四八、暂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臣乔用迁 奏报官兵分起由豫赴苏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暂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臣乔用迁跪奏,为恭报官兵分起启程,由豫赴苏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经降旨,著杨国楨于山西省北大同等镇挑选精兵一千名,预备调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

略——编者。)臣查此项官兵,经前抚臣杨国桢钦奉谕旨,在于两镇挑备精兵一千名,并选派将弁管带,听候调遣在案。兹奉谕旨,令将所挑官兵迅速驰赴苏州,交牛鉴、程霏采调遣。臣当即飞咨镇臣,将太原镇官兵三百名,分为两起行走。其第一起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启程,大同镇离省较远,官兵七百名分为四起行走,其第一起定于五月初二日启程。所有前抚臣上年派定之将弁,事隔数月,内有因事出缺者。臣现复与镇臣酌商,派定得力员弁,俾令管带,所需军装器械,均饬选择精良。此次海疆用兵,火器尤为利用,前抚臣因本省旧存抬炮抬枪恐不敷拨用,奏明筹款重制,派委抚标中军参将谷崧灿,于省城督率工匠,如法制造抬炮抬枪各一百杆。臣逐一查明,并委署太原府知府劳崇光,会同营员监验点放,体质坚洁,力量均能及远,已饬分送各营。此次官兵赴苏,应照原奏备带抬炮一百杆,抬枪一百五十杆,即令与旧存之枪炮,新旧配带,余俱配用鸟枪,兵丁药铅等项备带足用,以资防堵。至山西省赴苏州驿站向由河南行走,太原镇属在省南,饬令由解州取送河南;陕州大同镇属在省北,由省至泽州,取道河南河内县趲程行走,在豫即可合路,前赴苏州省城。臣现已飞饬本省经过各地方官,将车马骡只口粮等项,妥为预备供支,并飞咨河南、安徽、江苏抚臣,速饬沿途经过各州县,一体妥办备用,以期军行无误。

再,官兵沿途所需供支,一切查照旧章办理。其应需行装银两,亦照成案减半借给,先于各营分驻地方垫发,事竣于耗羨项下借动给还,凯撤后,饬知按季扣清归款。

除俟各官兵出境后再行奏报,并将带兵官弁及各兵丁书记号令人等名数,暨供支章程事宜咨部外。理合将官兵分起启程日期,及由豫行走缘由,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四九、湖北提督刘允孝奏为遵旨 选兵管带起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湖北提督奴才刘允孝跪奏,为遵旨挑选精兵,奴才管带起程日期,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二十三日未刻承准兵部火票,六百里递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在逆夷猖獗乍浦失守……钦此。(上谕内容已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该逆夷叠次狂悖,殊堪切齿,奴才受恩深重,急欲勉效驰驱,竭力图报。适奉恩旨,当即飞咨督臣酌定挑派,以便奴才管带起程。二十六日戌刻,准督臣裕泰咨会,令在各营挑选实在得力精兵一千名,备带器械,派委曾经出师将弁分起管带,由水路兼程前进等因。奴才即于提标挑选精兵五百名,鄖阳镇标兵三百名,宜昌镇标兵二百名,共兵一千名。拣派曾经出师之新补提标中参将安得淳,宜都营都司赵荣升,提标中营守备张登明,管带提标兵五百名,作为头起;其鄖阳镇标兵三百名作为二起;宜昌镇标兵二百名作为三起。并嘱总兵恒安等拣派出师将弁管带,迅速起程,严饬沿途务须安静行走,勿稍扰累。奴才于二十八日拜折后,将提督篆务封固,令署中军参将游击何礼看守,俟督臣委员到来,资交接署。奴才随带提标头起官兵先行起程,由长江行走,径赴江苏,与督臣牛鉴面商,择要防守,容俟奴才到彼察看情形,再行恭折具奏外。

所有奴才带兵起程日期,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五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遵旨 严防闽省海口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等正在查明闽洋经过夷船具折复奏,复于四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现在浙江逆夷船只全行退出宁波郡城……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于四月十五日接准扬威将军奕经等咨开,当即严飭地方口隘文武员弁一体加紧防守,毋得稍形懈怠。兹更钦承指示,尤当谆切告诫,以期共臻奋勉,分别咨行钦遵外。

理合附片复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三五—、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查询 台湾洋面现无英船活动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台湾地方自叠次破获夷船之后,屡蒙谕飭确探,臣等亦日以该夷未肯甘心为虑,几次札飭镇道,时时禀报,并令泉州府于商船入口时,多方询问。昨据达洪阿、姚莹会禀,于三月十四日大安海口,瞭见青水洋面有五桅夷船,由南游奕,向北驶去。是日辰刻,彰化县辖之五叉港深水洋面,报有夷船一只游奕北去。是日申刻,淡水厅辖之中港香山外洋有夷船一只,由西南向东北驶去。一日之间,三处瞭望皆见,是否同是一船,无从查察。当经镇道严飭防堵,各员格外加意,并严查内外勾结诱惑等因。

伏据台回商船声称,该商贩等于四月初旬,在黑水洋面望见夷船四五只,向东驶去各等语。该镇道等屡次办理夷务,均能恰合机

宜,遗大投艰,洵堪胜任。惟该逆万分狡狴,兼之禁有夷俘,实深揣揣。当又密令随时稽查,不可稍有疏忽。伏(复)又分头探听,近来亦未闻有夷船在台情形,似无动作。臣等于本月二十五日专差赍折,当即附片具奏,兹有马递之便,计到京在折前旬日。

合将台湾情形一并上闻,并声明缘由,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五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照旧严密认真 防御上海宝山一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牛鉴奏,上海、宝山一带防堵严密,夷船驶入金山外洋停泊,旋即起碇开行各一折。据称十九日有大小夷船二十二只,先后开向金山筱馆墩洋面下碇。二十日对墩开炮,旋即挂篷,向东南全数开去等语。该逆行踪诡秘,既舍乍浦,又复停泊金山外洋,开放大炮,离塘岸尚远,炮子即行落水,似非立意寻衅。然逆夷叵测,游奕无定,难保不故作远窜情形,懈我军心,仍恐复来滋扰,著牛鉴照旧严密认真防御,勿稍疏虞。当逆夷船只排列筱馆墩洋面,相持半日,我兵相度炮力尚不能及,未肯轻放枪炮,甚合机宜。至上海一带,该督已周历巡视,防范极严,并督饬陈化成、王志元驻守海塘,声势联络。吴淞东西炮台已宿重兵,伏兵兼可应援堵截,种种布置,必当慎之又慎,加意小心,切勿自恃毋虞,稍堕奸计。

又另片奏,已通饬文武员弁,勿被逆夷诱放枪炮,并制造水轮船只,安放炮位,行驶捷速等语。著严密妥办,以资得力而助水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五三、著将带领乡勇抗英殉国之署乍浦同

知韦逢甲照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浙江署乍浦同知候补知县韦逢甲，当乍浦失守之际，带领乡勇在西行汛防堵，被逆夷戕害。该员为国捐躯，深堪悯恻，著照例赐恤以慰忠魂。此外阵亡弁兵人等，著俟查明后，由该将军等照例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 三五四、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照所议认真稽

查抚辑难民弹压土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据刘韵珂奏，乍浦夷船于十八日开出二十余只，余船四只于十九日一并开行，俱向东南大洋而去，并查该逆抢掠仓米财物，烧毁船只民房等情一折。该逆攻陷城池，辄肆荼毒，实堪痛恨！且其忽来忽去，居心叵测，安知不又往江苏各海口滋扰，该抚已飞咨防堵。该逆掳去战船商船，复恐假扮弁兵商贾，闯入各口，咨行各处认真稽查。所见甚是。其所议先委文武员弁，酌带兵勇，抚辑难民，弹压土匪。均合机宜。该督务当实力办理，以苏民困而安众心。所有署乍浦同知韦逢甲遇贼被戕，深堪悯恻！已明降谕旨照例赐恤。此外阵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后，由该将军等照例分别奏咨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五五、著将守兵远撤之江苏金山营 游击塔明阿降为守备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奏，特参移驻弁兵之游击等语。所奏是。江苏金山营游击塔明阿，前因夷船驶入乍浦，遽将守塘弁兵移至西门外驻守。虽据同知沈炳垣查禀，西门为乍浦来路，该游击因乍浦民人纷纷东来，驻兵弹压盘查，现已照旧移回塘岸，尚无退避情事。惟军旅之事有进无退，寇虏在前，遽尔回兵远岸，难保不人心动摇，纪律不严，往往由此。塔明阿著降为守备，留营差遣，以观后效，俾效尤者知所警戒。该部知道。

钦此。

### 三五六、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江苏省 城及京口地方调兵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兴伦跪奏，为冲要口城宜加慎重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自逆夷滋扰以来，凡属江海要隘莫不加意谨防。奴才德珠布前据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霭采各准浙省咨会云：逆夷购买扬子江图，有窥探江南之谣，省会各要隘宜当谨防等因。嗣于四月二十四日，接准督臣牛鉴，将逆夷退出乍浦，移船来向江苏金山海口一带窥探，因见督臣牛鉴堵御严密，军旅安详，旋即陆续退去等情札会前来。奴才等伏思夷情叵测，而省城重地不可不加意



筹防，是以恭查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钦奉谕旨：江南省城尤关紧要，着将浙省调去江宁驻防兵丁全行撤回江宁，以免顾此失彼等因。钦此。因浙省大兵未到，经浙抚臣刘韵珂奏请暂留浙省，俟大兵云集，再行撤回归伍。

又于本年正月，奴才与督臣牛鉴遵旨会议省城冲要，应行添造鸟枪抬炮，统共旧有枪炮，以供防守省城。其调往浙省暂留堵御兵八百名，带去鸟枪抬炮，既俟浙省大兵到齐，即可撤回本省等情具奏。奉有谕旨，调往浙省之兵不日即可回省等因各在案。今虽逆夷远退，而江南海口一带防守严紧，长江似可无虞。第江南省会为东南半壁七省通衢，地方辽阔，人烟辐集，驻防旗兵额设二千八百六十三名，内除暂留浙省八百名，本省现实有兵二千六十三名，连青州留教马阵兵一百名共有旗兵二千一百六十三名。其绿营兵丁除调往守汛之外，所余在城兵数无多。奴才亲身踏看，省城围垣五十余里，水陆要隘甚多，现在省城满兵实属不敷防守。可否仰邀圣鉴，将浙省暂留旗兵八百名，遵前旨撤回江南，庶敷防守以重省垣。

再，京口地方紧要，亦须防堵，经前任将军布勒亨等钦遵谕旨，派拨江宁旗兵四百名前赴京口、零山一带协防。继经奴才会同督臣牛鉴，奏将带省之青州旗兵派拨四百名，换回江宁旗兵，各专防守。今江南自吴淞一带，沿海至江，防堵森严，零山江面自可无虞。惟京口城垣倚河临江，近接江南（宁），乃南北咽喉七省粮道，尤为紧要之区。京口驻防甲兵只有一千一百余名，不足以镇要隘，拟将青州旗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内，驻扎城头，庶足以振军威而于操防均有裨益。

奴才为重地临江起见，如蒙俞允，则江宁、京口之险要并不多费钱粮，皆得添兵镇守，可保无虞。奴才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复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五七、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抽调 兵丁操演马队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奴才德珠布到任后,将江宁八旗甲兵,除调赴浙江及京口协防兵丁外,在于存城兵内逐细查看,尚皆强健。惟马队一项,前因无人教演,未经习练,奴才随挑选马上枪兵三百名,弓箭兵一百名,演练马队,当即奏明在案。嗣经奴才于本年正月奏准,以青州旗兵四百名,将京口协防之江宁旗兵四百名换撤回省。奴才复于此内挑选马上枪兵三百名,弓箭兵一百名,共计八百名,派令协领瑞麟、墨勒肯,率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与青州官兵勤加教演。近日以来,进退施放尚属得法,较与青州兵丁强劲无异,一俟调赴浙省之兵八百名回省,即行归入马队大阵一体操演,务使悉成劲旅,有勇知方,以期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操演马队缘由,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好!认真训练。钦此。

### 三五八、著参赞大臣特依顺毋庸 赴乍浦布防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定海兵勇连次夺获焚烧夷船一折。披览之余,稍纾忿恨,已明降谕旨,将该将军等分别加恩矣。

又另折奏,特依顺拟酌带兵丁,前赴乍浦防堵,并确查失守情形等语。现在乍浦满洲营驻防官兵业已归并省城,特依顺著仍在

省城驻扎防守，毋庸前往乍浦。其乍浦应行抚辑难民，弹压土匪各事宜，昨已降旨，令萨弼尔翰护理乍浦副都统，并责成该地方文武各员弁妥为办理。至该处被烧营房民舍，著暂缓修葺，俟夷务稍简，再行查明具奏。现在逆船既分泊定海、镇海洋面，恐其乘我不备，复来滋扰。著照该将军等所议，即派齐慎前赴上虞以东，办理防剿。至绍兴一路现有文蔚带兵驻扎，尖山一带有该将军调度防御，务当严申纪律，毋得再有疏虞。其乍浦失守情形，仍俟查明确实，即行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五九、著奖叙定海连次夺获焚烧 大小英船之各将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定海兵勇连次夺获焚烧逆夷大小船只一折。据称初八日，勇壮头目王建功等在定海螺头门枪击逆夷，乡勇白成位等用火罐抛掷烧燃夷船，该逆窜避落水，王建功带领乡勇民人，将船夺获驶回，并将逆目丁时仪之弟砍倒，割获首级，水勇沈仁足等砍毙白夷一名。委员郑鼎臣等接奉札谕，装载火药，从后路进兵牵制。十二日南风大作，副将郑宗凯、游击池建功派令守备徐檟宝，将火攻船装配七十余只，督同兵勇水勇，将船绕近该逆大船，先暗放火药坛一联，即时轰破逆夷船头，我船连排继进，火焰飞腾，四面放枪喊杀，逆船多被焚烧。计烧毙沉溺及击毙者约有三百余人，将两桅大船烧去半截，三桅大船三只两傍烧毁，并烧断大桅两根，烧坏大杉板船四只，夺获大火箭夷帽浆片船板，并逆夷救火之水鼓等件，解赴到营呈验等语。该逆屡肆猖獗，总因未受惩创，今被焚烧，亦知船坚炮利之不足恃。如果将军参赞及沿海封疆大吏处处皆能准

备火攻船只,相机筹办,该逆必胆裂心寒,不敢再行窥伺。此次火攻夷船,其最为出力之副将郑宗凯,著升补福建福宁镇总兵,游击池建功,著以参将遇缺即行升用,均著赏戴花翎。委员郑鼎臣前次焚烧夷船多只,此次复能奋勇立功,自应优加鼓励,郑鼎臣著先赏给四品顶带,并赏戴花翎。该将军等调度有方,奕经著赏还双眼花翎,文蔚著赏还头品顶带,特依顺、齐慎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兵丁乡勇水勇民人等,均著该将军参赞查明保奏,候朕施恩。

钦此。

### 三六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遵旨查明御史苏廷魁条奏粤东洋务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御史苏廷魁条奏,粤东夷务情形,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御史苏廷魁奏,粤海逆夷潜遁,当乘机速办善后事宜一折……(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悉心查核,如该御史奏称,粤中传闻逆暎为嗒啊喇攻破,是以逆舡纷纷遁回援救一节。伏查本年二月间,风闻暎逆所属之嗒啊喇地方,向有暎夷兵目带领黑白夷兵各数百名驻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伤亡,仅剩白夷兵,不敷驻守。该逆兵目于去冬勒派黑夷商民充当兵役,因而构怨,群起刺杀夷目,并将白夷兵数百名焚毙殆尽。嗣又据香港探报,暎逆前占嗒啊喇埠头,借产鸦片厚利得充兵饷,因被嗒啊喇么啞鬼子将八喇之弟杀死,夺回鸦片埠,以致兵饷不继等语。当经奴才等以得自传闻,究无确据,曾于前次奏报折内声明在案。是该御史所奏,合之粤中传说,不为无因。惟该逆兵舡是否因

此纷纷遁回，前已密饬查探。兹据署大鹏协副将及各处探报，前闻噶喇吧将暎国兵头戕害，暎夷遣火轮船来粤，赶回兵船巡船，驶至噶喇吧应援之说，如果属实，自不应有兵船驶至。乃现在暎逆兵船火船又陆续驶到三十余只，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东开驶者，其余湾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驶往江、浙。据查探情形，似该逆夷船只驶回噶喇吧应援之说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访闻得暎国之东另有恩田国，相距约三月水程，暎夷欲夺其地，被恩田国设计诱骗，于本年正月内杀毙暎兵万余名，现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语。又传闻逆夷先与喀布尔打仗，现在又与治拉拉拔打仗，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夺回，该逆夷深恐喀布尔与治拉拉拔和好。又访闻喀布尔与噶喇吧各处总名印度各等语。奴才等窃思该夷在海外欺凌各国，因而各国与之为难，似系事所必有。而现在查询该国夷众所有噶喇吧、恩田国及喀布尔各情节，或称得自风闻，或称并无其事。其所言各地名，亦恐传播语音不无为错，一时殊难得实。奴才等自当随时再为查访，如果探有确信，即当据实奏报。

该御史又称，选派乡勇，厚集兵力，赶紧修筑城门炮台，安置炮位一节。查虎门十处炮台，前经奏明，修复之法必须由内及外，次第兴办。此时逆船如若陆续撤退，留泊粤洋无多，原可趁此购料兴工，乘机赶办。无如该逆兵巡各船，在本年二月以后分泊各处洋面，未经东驶者已有十六只，其自三月后至四月二十二日止，陆续驶来兵巡火轮等船共计三十只。除前报驶往闽、浙十五只，其有由闽浙驶回及欲往闽、浙尚未开行者，仍有十五只，均泊于九洲、三角、尖沙嘴各洋面，前已奏明在案。现又据该营县续报：四月二十三日由暎国新到三桅兵船二只，中小巡船三只，二十四日新到中巡船一只，二十五日又新到最大三桅巡船一只，炮位三层，约炮七十余门，均泊尖沙嘴，是否驶往闽、浙，尚未可知。以现在情形而论，统计粤洋留泊逆船，前后尚有三十八只，近日夷船逐日加增，虎门地接外洋，一经兴工，该逆势必阻挠，于事仍属无济。奴才随时相

度机宜,一有可乘之隙,即当趁势赶紧兴修,以壮声威而资抵御。

该御史又称,省城东北燕塘墟距省仅十余里,其要隘莫过于城东之大沙河,宜筑长堤,并于省城西南龟冈东岸添设营兵一节。奴才等伏查燕塘墟在省之东约十余里,地势宽敞,向系官兵演炮之所,现扎广西兵营盘,该处距河道较远,尚非要隘。其迤东之得胜坪、龙缸墟及迤南之石碑、员村、程界一带,冈岭重复,较之燕塘墟尤为扼要,各该处均早已分驻壮勇。至大沙河在城东仅只数里,或附近村庄,或地势低洼,奴才等前已委员查勘,筑堤诸多窒碍。且迤东之猎德,填塞河道,姚家围、洋桃地及迤南之二沙尾、赤冈,均建有炮台,河南之鸭墩下渡,亦建有土炮墩,各该处俱拨陆勇,河面复有水勇来往巡防,足资守御。至省城西南龟冈地方,本有炮台,其迤北更有海珠、永靖、西炮台,及新墩、竹排头、凤凰冈等处炮台,迤南亦本有大王滘、龟冈炮台,因上年四月,各台均被逆夷所毁,至去年冬月即均陆续修复。奴才等因龟冈地处中流,其势尚孤,是以于迤西之东盟、迤东之南石头两处,又各筑炮台为犄角之势,分驻兵勇,操演大炮。奴才等复恐港汊分歧,该逆艇乘潮潜袭,又于龟港下游迤南之沥滘、大石、三山滘等处填塞河道。复于三元冈、蟒蛇洞、大冈边、穗石、南亭、大石、大山、官山、官洲、仓头及龟冈迤西之五斗口,大通滘、登洲、三岔口、西北之泥城、缙步等处,安设炮台土墩,分布水陆壮勇。以上各路要隘,由管理团练局镇道大员督同文武员弁,相度地势,训练兵勇,逐日勤操技艺,按期演放大炮,声势极为联络。奴才等复轮流周历各隘口,复加校阅,考其勤惰,定以赏罚,体察现在情形,近省一带层层关隘,较之该御史所奏益为周密。如有应随时变通之处,奴才等自当熟等妥办,仰纾宸廑。

所有查明该御史条奏粤东夷务情形,理合据实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六一、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勘明各海口顺道 校阅各营伍并遵旨折回登州督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勘明胶州等处海口，校阅各营官兵，遵旨折回登州，督办防堵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经奏明，亲赴莱州府属之胶州、即墨、及青州府各海口，查勘防堵情形，顺道校阅营伍，即由青州赶回省城，勘办秋审。拜折后，当即由登州起身，一路绕道转折，凡有海口之处，周历履勘，详察洋面情形。查莱、青两属海口，其通南船洋面，自江南之通海等处起，即有长沙五条，又于盐阜地界，有长沙一条横亘内洋，足为东洋保障。江浙小船能于横沙缺口径行驶入。闽粤鸟船较大，不能越沙而过，必须于江南上海等处放入大洋，避沙而行，绕过登州府属之荣成县洋面，辗转驶进即墨之千里岛，始达胶州等处口岸。夷船更大于鸟船，不入登属洋面，即不能径达莱青海口，是该处防守情形较易于登郡。而其大要，惟在严查汉奸，以杜乘虚窥伺。现在如商船汇集之即墨县金家口、升州塔埠头等处马头，俱经分拨兵勇，严密防守。臣复谆切面谕守口文武员弁，凡有南船入境，非取本地殷实行户认识保结，概不准其驶近口岸。并于各马头客店派员巡查，稍涉形迹可疑之人，一概不准留歇。臣亲历沿海数百里察访，商民尚知思患预防，或各自因练乡勇，或于近庄环筑土堡，办理颇形踊跃。间有稍涉大意者，亦经就近饬传绅耆，面为剴切晓谕，以期众意同奋，借资守御。

臣勘明各海口并顺道考核胶州、即墨等营官兵之后，正拟驰赶青州阅伍，旋于四月二十日行抵安邱县途次钦奉谕旨，秋审案犯派藩司杨庆琛会同臬司王笃勤审具题。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逆夷船只在浙江乍浦洋面游奕，该逆行踪诡秘，出没无常，山东

防堵事宜甚关紧要，著臣仍驻登州各等因。钦此。当即钦遵转行藩臬两司遵照办理，并以安邱县距青州尚远，若由青州阅伍后再回登郡，辗转需时，故即日由安邱县取道折回，于二十七日驰抵登郡。

除督飭文武员弁认真防御，其青州满汉官兵，俟臣将来回省顺道再行校阅外，理合恭折奏折，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六二、广西巡抚周之琦奏报遵旨挑选

#### 广西官兵全数出境赴浙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军录）

广西巡抚臣周之琦跪奏，为遵旨挑选广西官兵全数出境赴浙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钦奉谕旨：挑选广西兵丁一千名迅速赴浙，听候调遣。臣当即钦遵，于臣标两营内挑选精兵二百名，并飞咨提督臣薛陞，酌定营分，选派精兵八百名。旋准提督臣派定各营官兵开单咨送，当将臣标兵丁二百名并永宁营兵丁五十名，作为头起，派署臣标参将德喜管带起程各缘由，奏报在案。所有各标协营兵丁共七百五十名，仍应分起行走，以期迅速。兹调到提标五营兵丁三百名，派委署柳州营都司冯全得管带，作为第二起。又左江镇标兵丁一百五十名，郁林营兵丁一百名，委署新太协副将倭什洪额管带，作为第三起。又右江镇标兵丁一百名，镇安协兵丁一百名，委署浔州协都司王应选管带，作为第四起。照例配带军火器械锅帐药铅齐全，统计前后共成一千名之数，并归署新太协副将倭什洪额统领，于三月二十九及四月初十、二十五、二十七等日，分起由全州水路护送至湖南零陵县出境交替，并严檄带兵各将领，沿途约束弁兵，加紧趲行，毋许稍有逗留滋扰。

所有奉调官兵全数出境赴浙日期，谨专折由驿奏闻，伏乞皇上



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六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察明乍浦 失守及各路弁兵溃散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四月二十九日由兵部递回奴才奕经等具奏，尖山逆船开赴外洋一折。钦奉朱批：逆夷奸计发等因。钦此。同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奕经等奏，尖山逆船开赴外洋一折。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万分悚愧，无地自容。

伏查逆夷于三月二十七日退出宁郡，虽因我兵不时惊扰，该逆屡被斩获，以致畏逼窜退。奴才等即虑及逆夷占据宁郡半年之久，防守亦极严密，何以一旦全数退出。夷情叵测，或因此地不能安居，转向他处海口滋扰，诚不可不预为严防。并因浙江省城及乍浦、江苏、上海尤为最要之地，当即飞咨江浙督抚，札飭防守乍浦及各口岸文武员弁，加意守御去后。不意该逆果如圣谕，将计就计，竟以大帮船只全力攻犯乍浦。奴才奕经远在绍兴，至四月初九日始接乍浦禀报，有夷船游奕，赶紧札飭翼长总兵尤渤带兵前往，并截留续调到浙之陕西官兵就近往援。初十日夜，始闻乍浦官兵接仗，赴援各兵尚未赶到。旋于十一日未刻，即接平湖县禀报，乍浦业已失守。当查乍浦满汉兵勇及奴才等特调驻乍防守之陕、甘劲兵共有六千余名，似已不为无备，何至逆夷甫来，遽尔失陷，不胜骇异。

嗣据各文武员弁禀报及奴才等密探，均称该逆大小船只并火轮船实共二十八只，于初九日早西行泛唐家湾檀树泉等处，一路横排。其大炮，俱系两面排列，大船约长三十余丈，有炮六、七十

门,小号船只亦长有二十丈,列炮三、四十门,光从大船桅顶开炮数声,各船大炮即接连同时开放,声如迅雷,势如骤雨。我兵虽即开炮迎敌,击断夷船大桅两根,无如炮位既较彼为少,该逆俱藏伏舱内,未能概行轰击。兼之逆船随时掉转,可以两面轮替开炮,其势更属不敌,兵勇业已伤亡甚多。夷兵及汉奸即乘开炮之时,解放杉板小船,往来梭织,载送夷奸上岸攻扑。我兵奋力在唐众湾登观山一带,用抬炮攻退三次。惟该逆杉板船只屡次往来,夷兵愈添愈众,而汉奸又复偷从独山背后接引,逆夷两路上山,我兵三面迎击。内惟陝、甘官兵尤为奋勇,抬炮亦极得力,带兵都司韩则禄身受九伤,犹复督催力战,现查此项官兵伤亡者共有二百余人。次则驻防满兵甚为出力,多系迎面带伤,佐领穆精额即系面带二伤,项带一伤,始致倒地被捕,其伤亡确数,现尚未经查明。山东乡勇人尚勇猛,惟以取持器械多系长矛短刀,不善施放鸟枪,是以接仗时颇有伤亡而未能得力。至本省之嘉、湖、乍、太回营官兵人多软弱,甚属无用。尚有福建乡勇本系福建同安县人,携眷寄居乍浦业已多年,共有五、六千名,几同土著,而系以接买洋货为生,诚难保其不与逆夷暗地勾结。特以人数过众,又无勾结夷匪实迹,自未便一旦驱之远去。因于去年乍浦设防时,择其强壮者七百余名募为乡勇,以冀潜消反侧,渐与我兵联络,有所钳制。无如狼子野心,当官兵接仗之时,勾引逆夷,扒城放火,即系此辈。<sup>①</sup>(朱批:可恨之至。)以致我兵腹背受敌,力绌溃散,因而失守,尚非疏于防范。凡此情形,奴才连日查访,甚属确实,并无捏饰。前次长喜、德坤等禀报,均系各就接仗处所具禀,是以船只人数稍有不符。现在参赞大臣特依顺已赴该处核实查办,并查点实在伤亡人数,安置满汉官兵,择要设守。如查明弁兵何路首先溃散,遵旨即在军前正法,以振士气。应俟移咨到日,即行据实具奏,分别办理。至击毙逆众汉奸,各路禀报,总

<sup>①</sup> 此系朱批。

未能得有确数，只缘逆夷尸身彼时即为该逆检出载回，击死汉奸杂在民勇之中，日久尸腐，亦无从辨认。惟现据委员郑鼎臣由定海稟称，探得乍浦接仗时损坏夷船一只，共伤夷目四名，死者约数百人，该逆载回定海，一半乘夜在东山头地方掩埋，一半用灰腌尸装在船内。受伤者六、七十人，俱在东岳宫调养，现有十余名，因伤身死。并查该逆自乍浦退出后，据各路探报，又有大船二只驶向招宝山，数只退回定海，其余大小船约二十余只，均窜赴江苏洋面。现又据探报，镇海之招宝山停泊夷船二只，逆夷千余名仍在山顶盘踞。定海道头及各港停泊夷船十六只，内有佛华国船二只。距乍浦二百余里小羊山洋面停泊夷船二十五只，又吴淞外洋停泊六只外，有火轮船三只，忽北忽南，时向各处游驶，共计大小夷船四十余只①，其停泊处所亦间有移动。

现又据报，温州府汲屿洋面有夷船游奕，并传闻崇明外洋亦有炮声。奴才等查夷船既系随处游奕，各路海口自宜严密防守，奴才等现已于各口岸酌量添兵，并严饬各文武员弁加意守御，毋稍疏懈。至省城为根本重地，尖山为省城咽喉，平湖又逼近乍浦，三处均属最要。奴才等即将现在报到之续调陕、甘兵二千名，河南兵一千名，添派屯扎分守。并查防守省城官兵，除本省满汉官兵外，共计江宁八旗，陕、甘、河南、山西、湘北、安徽及四川屯兵，总计已有四千余名。其前次与巡抚刘韵珂商酌抽拨本省官兵二千名，似可毋须再调，已札饬各镇营，令在原营当差，听候调遣，以节糜费。一面仍将调到省垣之防守曹、绍官兵，并调赴曹、绍之前路兵勇，仍酌在绍兴、曹江上虞、三江、沥海一带分扎，预备防剿之用。再查慈宁一带，原系余步云督同副将托金泰等管带兵勇在彼屯扎，应即饬令段永福前往更换。其曹江、上虞一带，则系提督陈阶平并总兵李廷扬、李锜等分段带兵驻守。绍兴地方，现有文蔚带领署理松潘镇副将

① 此系朱批。

恒裕及绍兴协副将陆亮,管带兵勇,驻扎该处。奴才等遵旨复派副都统銜侍卫珠勒亨,前往帮同管带。该员虽于绿营事务不甚熟悉,现有恒裕、陆亮会同讲求练习,亦可无误。

惟是逆情诡诈,其船只往来并无定踪,每次接仗伤亡人数,亦必讳藏甚密,恐为人知。其前咨夺取乍浦,占据数日忽又全数退出,或因该国实有内变,或闻嘉兴、海宁处处添兵,势将进剿,抑系以七品职衔伊里布致书缓兵,因之退出,均未可知。是宁波、乍浦,该逆前后窜退,尚非无故。特由奴才等才识短浅,昏昧无能。自上年出师以来,虽日夜筹思,寝食俱废,总未能所向如意。逆夷但受小惩,未经大创,以致上廬圣怀,实属有辜委任,负罪良深。惟有仰恳皇上夫恩,将奴才等治以重罪,仍乞恩准戴罪办事。(朱批:总因朕未能先示机宜,即将汝等治以重罪,又与事何益?尔将军、参赞等务当体朕忧苦之怀,同心合力,尽谋尽勇,速歼逆夷,以靖海疆。朕必论功行赏,不究其他,速加慎勉,以副朕之深望也。)奴才等具有天良,自应勉竭心力,激励将士,设法筹办,务期速靖逆氛,稍酬高厚,断不敢稍存畏葸,贻误事机,致于大戾。

所有奴才等遵旨据实复奏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六四、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江苏省城静谧 内河防守严密暂缓调兵堵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江苏省城静谧,内河防守严密,现无夷船窥伺,暂缓调兵堵御,遵旨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乍浦夷船退出,江省海口严防,及苏州内河一带分兵防堵,安抚居民缘由,经臣连次由驿奏闻在案。兹准抚臣咨会,承准

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前因牛鉴、程霏采先后奏请截留云云。钦此。又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本日奕经等奏，尖山逆船开赴外洋云云。钦此。仰见圣主廑念海疆，谆谆训饬之至意。

伏查截留河南官兵，前准扬威将军咨会，臣以浙江省城紧要，如果江苏尚可无虞，即饬令查照在前原奏，由带兵官督押前进。兹奉谕旨，业经抚臣程霏采飞札臬司崇恩，拨统带之河南兵三百二十名，立刻移知带兵官，作速带领赴浙，听候将军调用，并饬江、震二县妥为应付，勿稍迟延。至苏州内河与浙省交界处所，以王江泾、平望镇两处最为扼要，现有扬州营兵在彼备防。又蒙谕旨，调拨湖北精兵，派提督刘允孝管带赴苏。今更将山西备调之大同等镇精兵一千名，迅赴苏省，协同防守，兵力已不为单。虽湖北、山西两处官兵到苏稍需时日，但现在乍浦夷船全退，尖山逆船亦复开赴外洋，是杭州、嘉兴两府已稍安定。又有扬威将军统带重兵，分派各处严防，不啻为苏州省城重重门户捍卫。盖江苏毗连浙省，到处内河相通，浙省之杭、嘉二府固于金汤，即江苏之内河一带安如磐石，此时似可毋庸于本省邻省再行征调。

惟逆船忽去忽来，踪迹诡秘，现在尖山之船虽经驶出外洋诚如圣训，难保其不乘风乘潮突入江境肆扰，是江浙连界之内河尚可稍宽，而江省最要之海口必应密防。于四月二十七、二十九等日，据南汇、川沙等处探报，汇头洋面迤外，瞭见大戢山前面，小洋山后面，停泊夷船二十余只，火轮船二只等语。该处为江、浙分界之区，可以北驶天津，可以内犯崇明而进南汇之高家嘴，即达吴淞海口。现经提镇大员带兵驻扎部署，业经两载，防御极为森严。臣已密饬县营随时确探，万一海口有警，自当力筹堵剿，严申纪律，毋俾窜入。其苏州内河各处，一俟刘允孝带兵到后，臣与抚臣会同该提臣察看情形，将湖北、山西各兵择要安置，不任奇零散布，以期厚集而资得力。倘或远省官兵未到，而内河又有警报，臣与抚臣自当钦遵谕

旨，酌于邻省本省就近征调，一面飞咨，一面奏闻，断不敢少有迟缓，致误事机。现已密飭徐州河标等营遴选劲兵，存营备调，俾资应手。谨会同江苏巡抚臣程燾采，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江浙军船已于四月二十日全数挽入瓜口，江西、湖北各帮亦均趲进淮扬运河，只湖南三帮尚无入口消息。臣已严札飞催，早晚亦可渡江，辰下二进粮艘早经灌(催)渡，舵水短纤人等随处严密查察，毋任容隐奸慝行走，甚为安戢，足慰宸廑。

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六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亲赴吴淞 等处督办防堵事宜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接据派防黄家湾守备严承恩飞禀，三十日辰刻，瞭见黄家湾外塘相距有二十里之遥，有火轮船二只，四桅大夷船一只，白篷小夷船一只，共船四只，向西北行驶。并据川沙厅禀，二十九日酉刻，探役听闻东南六七团洋面，炮声联络，隐隐有船十余号往北行驶，时值黑暗，不能细探等语。查黄家湾离东炮台仅三十余里，地方荒僻，外有嫩滩数里，人多不能立足。该逆如敢舍舟登陆，正堪杀获擒俘。惟既向西北行驶，又在川沙六七团外洋仍往北行，自系窥伺吴淞，意图滋扰。该处虽有提镇大员带兵堵御，必须臣亲往调度，以壮声威。兹于五月初一日拜折后，即由黄浦江乘舟前进，如该逆竟敢豕突而来，立当策励将士，踊跃进攻。若窥川沙之东炮台，臣即晋驻高桥督战；若窥吴淞之西炮台，臣即驰赴宝山督战；倘弁兵稍不用命，并即凜遵谕旨，军法从事。总期克敌制胜，以慰宸廑而资保障。

合肃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六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 查勘海口防堵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①(军录)

再，自前年夷匪在浙滋事，江省洋面毗连，臣标所辖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三处，均关紧要。当飭该管将弁带兵巡防，并令苇荡营及近海各河营，挑选河兵，团练技艺，以资弹压，节经奏闻在案。日前臣自徐属查料折回，本拟灌放二塘后再赴下游。适接督抚臣来咨，知浙江乍浦失守，相距江苏愈近，又闻该逆仿照内地船式制造小船，并有向宁波民人索取大江及黄河地图之说。因思黄河口外虽有重沙拦护，潮长则沉，潮落即现，素称天险，外洋尖底大船畏其浅搁，不敢拢近，然平底小船皆可行驶。夷情诡谲，难保不潜来窥伺，更恐其勾结内地奸民，防范倍宜严密。臣随即驰赴海口，周历查勘，现在尚无夷船帆影，沿海居民亦极安帖。当经谆嘱署庙湾小师营尤吉徐涛佃、湖营都司王酬，督率弁兵，各在所管海口昼夜瞭探巡防，会同地方官严拿汉奸，以杜接济。并面谕河苇各营，将所团兵丁勤加操练，以壮声威而资镇静。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六七、著将长喜照例抚恤及著伊里布 署乍浦副都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剿档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奕经等奏,长喜因伤身故,著该部照例赐恤。伊里布著赏给四品顶带,署理乍浦副都统。

钦此。

### 三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严防英人诡秘并令伊里布在杭或在嘉兴驻扎妥办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探逆夷情形,并副都统、署同知均因伤身故一折。除署同知韦逢甲前已降旨赐恤外。本日复降旨将长喜照例赐恤,并赏给伊里布四品顶带,署理乍浦副都统矣。逆夷诡诈百出,船只分驶南北,又有久据招宝山之意。定海、镇海两处船只增减靡常。又将连次被陷兵勇陆续送回,既以通商为词,不待复信,忽忽起碇驶去,种种诡秘,莫测端倪。著奕经等照旧督飭文武员弁,认真防堵,勿稍松懈,致堕奸计。伊里布现已授职,著奕经、著英等察看现在情形,或令在杭州省城,或令在嘉兴一带驻扎弹压,务即相机妥办。前有旨令特依顺仍在浙江省城协同堵御,暂缓前赴乍浦。此时谅已接奉谕旨,折回省城。所有乍浦阵亡官员兵弁,著即查明奏请交部核办,以慰忠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六九、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仍当外严防御内示抚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



牛鉴奏，江苏洋面静谧，现仍遵旨严防等语。据该督体察情形，逆夷不犯内河，确有把握，苏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所虑内地居民遽事迁移，土匪乘机抢掠，别生事端，此时要务，惟以安辑人心，严查奸宄为主。苏州省城兵力较单，前经调拨湖北精兵交刘允孝管带赴苏，以资防御。俟到苏后，该督即会同派拨，以壮声威。倘逆船远驶无踪，本省兵丁足敷防守，著即照所议，将湖北兵丁截回，以节劳费。惟是逆夷反复无常，断不可稍存大意，该督仍当会同提督陈化成、巡抚程霁采等，外严防御，内示抚绥，以期众志成城，俾閭阎悉臻安堵，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七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漕艘经行各处严密稽查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麟庆奏，查勘海口，昼夜巡抚防等语。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三处，均关紧要。现在重运漕船连樯北上，难保逆夷不心存窥伺，更恐内地奸民潜相勾结，不可不加意严防。著麟庆于漕艘经行各处严密稽查，并著督饬弁兵，昼夜瞭探巡防固不可稍疏，而遇有形迹可疑之汉奸尤当盘詰严拿，认真究办。其河营各兵丁务须勤加训练，以壮声威而资弹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七一、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遵旨饬令河南官兵赴浙及现在筹办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遵旨饬令河南官兵全数赴浙,并现在筹办防堵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因牛鉴、程霁采先后奏请,截留赴浙之河南官兵一千名,防守江苏地方,当经降旨允准……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前次奏,截河南兵丁一千名,因于未奉谕旨之先准扬威将军咨调,即将已经过苏之五百名饬赴杭省,毋庸折回。其后起之五百名,仍留吴江防御,专折奏明圣鉴在案。旋准扬威将军飞咨,以河南后起官兵五百名,应饬一并赴浙。维时未起之一百八十名甫经到苏,即饬遵照前往。其先到之三百二十名,已据臬司觉罗崇恩禀报,分派平望、王江泾两处驻扎。正饬令实力操巡间,钦奉前因,当即飞饬该官兵星夜起程赴浙,并将前次奏明调防苏州宝带桥及江震一带之扬州营兵三百名,移驻平望,王江泾各一百五十名,仍由臬司统带,抵数备防。兹复钦奉上谕,逆夷忽去忽来,踪迹诡秘,江苏洋面必应扼要严防,其内河一带交界处所,亦应严行防堵。昨已有旨,谕令山西巡抚,将备调大同等镇精兵一千名,派将弁管带,迅赴苏省。着牛鉴、程霁采酌量情形,与前调之湖北官兵择要安置,严密防守,不可奇零散布,以致不能得力等因。钦此。仰见宵旰忧勤,实已无微不至。跪诵之下,感悚滋深。

现在乍浦夷船虽早经退出,而宝山渔勇探报,四月二十九日,老羊山洋面尚有夷船二十二只,火轮船四只,从东北行驶而来。是其飘泊靡常,行踪无定,必须先于要隘厚集兵力,庶可期大挫其锋。查省城内河以江、浙交界之王江泾、平望镇两处为苏州门户,近海

则以常熟县之福山口、太仓州之刘河口为省会要津。如该夷豕突而来，均可以登岸滋扰，不能不预为之防。所有奉调湖北、山西两处官兵，容俟到苏后，臣与督臣熟商，妥为安置，恪遵训示，扼要严防，不令奇零散布，以联声势而壮军威。倘该夷不敢深入内河，亦与督臣体察情形，或将湖北、山西之兵酌量奏明截止。万一再有警报，河漕徐镇等标尚可酌调防兵，借资策应。惟苏省五方杂处，诚恐奸徒乘间窜匿，防范未可稍疏，业经臣督同两司，劝谕绅商捐资团练，并于各街道树立木栅，添雇更夫，以期家自为守，人自为卫，一切由绅董自行经理，不假官吏之手。一面飭令地方官刊刷门牌，将城乡户口逐一核实，编查所需纸张饭食，委员薪水俱系官为捐给，毋许索扰商民，仍由臣督飭文武各员昼巡逻，用昭严密。

再，浙江遣散义勇，前奉谕旨分飭所属，于该壮勇到境时，严[为]弹压，密为稽查。如何押递回籍，仍著妥筹酌办等因。钦此。查苏省前有宁波逃散乡勇，过境时追缴军械，其安静行走者即行遣送回籍，内有并不经由大路桀骜不驯恃强赊买者，即由各属分别责惩，递解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次乍浦逃勇亦即照此办理，尚未滋生事端。仍飭各州县随时弹压稽查，务使闾阎不致惊扰，该勇等亦各有所依归，以仰副圣主禁暴安民之至意。

谨将现在查办防堵情形，附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七二、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英船现在 江苏外洋游奕已飭属严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夷船现在江苏外洋游奕，分飭各属防堵加严，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諭：

乍浦夷船于本月十八日陆续开放二十余只……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圣算于机先,实扞衷而感佩。

伏查该逆自退出乍浦后,旋据各属探报,瞭见南汇外洋有白篷船二十二只,火轮船四只,自羊山东北行驶而来。正缮折具奏间,钦奉前因,并据宝山县飞禀,四月三十日午刻,有夷船三只停泊川沙黄家湾直东洋面,其余均泊十六墩相近地方。初一日辰刻,瞭见火轮船三只,大小白篷船数十只,均向南汇外洋驶去各等情。

查各属所报夷船数目多寡不一,该逆隐见不常,游奕无定。南汇近接金山,相距乍浦匪遥,是否仍欲至乍滋扰,抑思窜入江苏,以图一逞,其迹实属可疑,其心尤为叵测。上海、吴淞等处,早经雇备商渔等船数十只,飭令管驾之兵勇按期操演,并在沿海一带往来哨巡,认真瞭探。臣复会同督臣及提镇等,督飭将备,申明纪律。如有夷船近岸,务须查探确实,始行开放枪炮轰击,不许先事张皇,亦不得临时却退,并随时随地查拿汉奸,以杜勾串,毋使稍有疏虞。至平望、王江泾两处移驻之扬州营兵三百名,业经臬司妥为安置,飭令带兵将弁实力操巡。① 该司衙门为刑名总汇,现已回省清厘案牍,万一浙江有警,仍飭星驰前往,(朱批:此语太凿。)督同守御。现在沿海一带防范极为严密,② 省城居民安堵如常,堪以仰慰宸廑。

谨将夷船现在外洋游奕缘由恭折由驿驰奏,并将已经缮就各折片附驿呈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凡密点处皆系朕不放心处。钦此。

①② 以上均系朱笔所点。

### 三七三、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英船在金山 洋面开炮已飭属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军录)

再，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暎夷制造木排，蒙以牛皮，演习水战，并制有木首竹身假人，著各督抚密飭带兵将弁查探确实，再行开放枪炮。又奉上谕：夷船退出宁波，恐分窜各海口滋扰，著一体严密防堵各等因。钦此。均经转行钦遵去后。

嗣据提标中军参将许联镡等禀称，该逆大小船只于四月十九日排列金山之筱馆墩洋面，开放大炮，该将等先经飭令弁兵整备器械，配齐子药。因相度炮力当不能及夷船，仍未轻放枪炮，该夷旋即起碇开船远驶等情。查该逆诡谲多端，兼之性情反复，现虽不敢轻进，实难保其不去而复来。臣仍谆飭该将备等，务各申明纪律，并力守御。夷船未经近岸之时，固不可轻施枪炮，即使相距较近，度我炮力能及，亦宜审察周详，方不致堕其奸计。至苏州一带港汊纷歧，处处可通舟楫，即不免奸徒混迹，必须严密巡查，庶该匪等闻风敛戢。(朱批：无汉奸为之内应，该逆断不敢轻入，故严拿汉奸是第一要著。凜之!)凡此捍外夷以防内患，臣与督臣责无旁贷，断不敢稍有疏虞，致负委任。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七四、著将奏事不诚不实之奕山祁埏 梁宝常交部严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奕山等奏,查明前任提督关天培阵亡时,兵丁走散情形一折。设兵所以卫民,必期有勇知方,近日海疆防守官兵奋勇杀贼者固不乏人,至于临阵退避,见贼先逃,以致主帅阵亡,汛地失守,此种失律士卒不难悉数骈诛。因念罪有首从,不忍概予诛夷,特命将军督抚等将首先溃散之犯严查惩办。该将军督抚等身膺重寄,具有天良,自应将实在情形迅速复奏,候朕酌量情节,法所难宥者立正刑章,情有可原者在量从末减,庶于严申纪律之中仍寓钦恤慎刑之意。乃本日奕山等奏,关天培在靖远炮台阵亡,兵众同时逃走,并无确切证据等语。郭标等五名,既据何居桐指出,即应亲提研讯,方可得有实据,乃直至该把总畏罪自尽,始行亲提,以致特无质证,平即议结,仅请郭标等五名革伍责惩,殊属轻纵。所有逃散之兵丁郭标、欧振彪、唐成恩、吴就芬、苏胜亮,均著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以示惩儆的

又另片奏,拿获汉奸温东幅一名,究出被胁入伙赴官投首之从犯苏亚馨等三名,将温东幅正法,苏亚馨等拟军等语。广东汉奸在在皆有,该省年来仅获一温东幅,而被胁入伙之苏亚馨等三犯又称赴官投首。可见平日并不认真查拿,不过以此塞责。奕山身任统帅,祁埏、梁宝常俱系封疆大吏,乃陈奏事件如是不诚不实,迹近欺诈,办理亦属错谬。奕山、祁埏、梁宝常均著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 三七五、著靖逆将军奕山等认真撙节经费 并查奏续到英船情形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

本日奕山等驰奏,军营官兵壮勇分别撤减,并现筹防守情形一

折。前因暎逆在奥滋事，调集各省官兵，并团练各路壮勇，俾资剿办。此时防守之兵本省即足资调遣，本日据奏分别撤减，仍留广西兵一千八百名备防，所招壮勇亦仍留二万一千余名，未经遣散。似此虚糜帑饷，何所底止？前奏每月需银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曾谕令力加撙节。此次折内仍未将应减分数核实计算，国家经费有常，岂容如此含混？著奕山、祁埏、梁宝常仍遵前旨，力筹撙节，其所需经费每月总不准过十万两之数，该将军等务当激发天良，认真核办。至所奏逆夷现在情形，称有续到兵船四只，火轮船三只，究竟此项船只，是否由闽、浙折回，抑系由该国续到？并未据确切查奏。著该将军等查明，由驿驰报。再军犯二百四十余名，既据该将军等留营效力，自未便遽议解散。著即责成管带之员认真稽查，严行约束，毋令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七六、著准靖逆将军奕山奏请将随带 司员分别撤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奕山奏请将随带司员分别撤留等语。穆腾额著即回京供职，李湘棻、庆福著分别赴选赴任。其福奎、董作模二员，著准其仍留军营，该部知道。

钦此。

### 三七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吴淞海口英船 情形并飭将弁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吴淞海口逆船相持，并现在防堵情形，恭折由驿

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船游奕江境,臣亲往海口督战,于五月初一日由驿具奏。臣拜折后,即于是日未刻登舟,由黄浦江驰至东炮台之高桥镇,始悉逆船三只已停泊吴淞海口,而川沙、南汇均据报,羊山、戢山、黄家湾之东南,皆有夷船多只。臣于次日辰刻驰至吴淞塘岸,视见三桅船一只、火轮船二只停泊口外,约有六、七里之遥。初一日午刻后,曾开放大炮八十余出,探系经行商船被其拦截。该商船落篷不行,该夷即停炮不发。其仍有驶行者,即放炮追回,约计被胁商船已有二十余只之多。臣当即飭令备战各船一百余只,横排口内江面,以防奸细窜入。旋据海口拿获商人,诘系该逆勒买牛只,方肯放回,殊难凭信。该逆倏往倏来,狡焉思逞,已非一日,显系留阻商船,盘查路径。因胁集各船装载奸细为前驱蓦越之计,臣出示諭止各商船停泊口外。(朱批:只可如是,以防内应。)俟夷船退后,再行进口通商。并严飭管带战船之将弁,加倍小心防范,如有諭止不听,擅行进口之船只,即行开炮轰击,毋稍大意。

臣查该逆船三只与强胁之商船二十余只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见动静,而停泊羊山、戢山之十一只,并黄家湾以东之三只,亦未驶来,其诡谲情状,实令人愤懑难堪。自初一至初四日,该逆船共开炮有一百数十出,我军并未施放一枪一炮,止有镇定贴伏,以待其来。外则示以不测,内实严益加严,提臣陈化成心如金石,士肯用命。徐州总兵王志元,宝山县令周恭寿,于沿塘要隘层层埋伏,安设大炮,或虎蹲炮位十余尊至数十尊不等,弁兵人等均皆胆壮,莫不有踊跃欲试之意。尤可喜者,宝山民情甚属固结,(朱批:官好方能得民心,必收众志成城之效。)虽妇女亦不怕贼,其各村乡民恨逆夷之滋扰,不得及时耕作,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均各预备器械,戮力击贼。臣虽不敢恃为无恐,而现在光景若此,又不敢据实直陈,仰期稍纾宸廑。臣现驻宝山县城,惟有会同提臣陈化成,督飭各将弁,不动声色,加倍小心防守,临时相机抵御,以副我皇上绥靖



海疆之至意。

所有逆船相持并防御情形，理合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七八、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咨询调总兵 尤渤来苏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又据河标游击黄永清禀报：黄家湾东南有小鸟船二十余只，经过该逆船停泊之处，似有会商情形，旋即开行。又见吴淞夷船，复驾杉板小船迎至鸟船，亦有会商情形，恐系汉奸指示路径等语。臣查该逆居心叵测，当此十分紧要之时，吴淞海口防堵虽属严密，由吴淞口至苏州省城并未设有重兵，亦不可不先为虑及。臣查浙省自乍浦失守后，与乍浦毗连之平县界地面，系安徽寿春镇总兵尤渤带兵一千名在彼防堵。现在浙省洋面既无夷警，臣谨遵皇上如本省官兵不敷调拨，须向邻省征调者，一面奏闻，一面飞咨调取，毋误事机之谕旨，拟将该总兵尤渤所带之兵丁一千名飞咨调取。查平湖县与松江府属之金山县系属接壤，不过一日夜可以驰至上海，既可壮声威而资应援，亦不至有缓不济急之虑。

除飞咨扬威将军外，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所见好。即有旨。钦此。

### 三七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风闻闽粤 英船意图会同北甯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军录）

奏为查探近日夷踪，并风闻闽粤夷船意图，会同北甯，恭折驰

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逆夷自退出乍浦，大帮船只多半在江苏洋面小洋山停泊。招宝山仍泊夷船二只，外有火轮船一只，时常往来。定海衙头及各港停泊十四只，亦间有移动。惟前报大、小洋山地面停泊夷船，已近外洋，浙省并无探船，未能逼近瞭望，仅据来往商渔船只探报究恐未能真确。至江苏崇明、川沙一带，前闻泊有夷船，嗣接两江总督牛鉴咨称，江苏洋面夷船现在向南驶行，而羊山、定海又并未报有续来船只，其是否系南驶北窜，奴才等现复差人密探，尚未回报。

惟现据浙江盐运使常大淳呈出有人自福建寄来抄录伪示一纸，奴才等详阅其词，内称战船三十余只浅水港小船一百二十余只，欲往厦门寄碇，四月间协同厦门船只，前往天津等语。查逆夷声东击西，是其惯技，或该逆尚欲再犯厦门，抑或就近驶向台湾，欲图报复，又或添船来浙，故虚作以此驶之谣，俾各处防备稍疏，乘虚一逞，均未可知。逆夷果否自广东起碇，闽、粤督臣是否具奏，亦尚不知真伪。惟该逆既有北窜之谣，所有沿海地方均宜加意预防，俾免疏虞。奴才现已将浙江洋面夷船减少，又未见其驶回，或恐由羊山一带分路窜扰等情，飞咨各海疆省分将军督抚，并札飭浙省分守口岸文武员弁一体严防。相应奏闻请旨，飭下直隶总督，务先派委妥人，出洋哨探瞭望，整飭士卒，镇静驻守。预于海口狭隘紧要处所，设法布置，以期有备无患。奴才仍密差探报，于象山、定海一带确探，有无夷船向北驶行，再行具奏。

所有查探近日夷踪，并风闻闽、粤夷船意图北窜缘由，理合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并将广西逆夷伪示录呈御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狡狴披猖，曷胜痛恨！即有旨。钦此。

### 三八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英船北驶宜预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军录)

再奴才等正缮折间，又据两江总督牛鉴函称：四月三十日申刻，据宝山县驰报，夷船十数只驱近该县所属之黄家湾，该处停泊四只，余向北驶。又据绍兴协副将汪亮禀报：五月初二日见有夷船四只自东南而来，至上黄山洋面停泊，旋往西北驶去各等情。查该逆船只既向北驶，恐至山东、天津等处，均宜预为防备。

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八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督飭员弁于

#### 奕山严密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奉上谕：据刘韵珂奏，乍浦退出夷船仍在浙洋一折。乍浦口外小羊山等处，现泊有夷船四十余只，小羊山为江、浙交界之区，夷船停泊于此，既可直至江苏上海等处，亦可转至该省奕山海口，逆情殊为叵测。且招宝山地方，现复制造杉板船多只，竹排百余架，显有分船四出滋扰之意，沿海各口岸必应节节严防，本日已有旨谕知牛鉴等加意堵御矣。奕山为浙江省会扼要处所，著刘韵珂督飭员弁严密防堵，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八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惟当专驻

## 上海督办攻剿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江南提督陈。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奉上谕：

前据牛鉴奏，江苏防堵止须扼定吴淞一口，逆夷不犯内河、确有把握。当即谕知该督等，外严防御，内示抚绥，期于众志成城，间阎安堵。计此时当已接奉。本日据刘韵珂驰奏，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只，大树下洋面泊夷船六只，定海县道头地方泊夷船十三只，镇海县招宝山下泊夷船两只，沥港洋面泊有夷船一只。小羊山系江、浙交界，可以直至上海，并可转至奕山海口，逆船聚泊于此，情殊叵测。且又制造杉板船三十只，竹排一百余架，恐有四出滋扰之意等语。江苏海口自以吴淞为扼要处所，该督前奏，水陆内侵均可无虞，自系实在情形。惟逆夷诡诈多端，现又制造杉板，添设竹排，安知不于福山、狼山及扬子江一带，虚作攻犯声势，冀图牵制。俟该督闻警前往该处，彼转以大帮船只突攻宝山、上海等处，使我兵彼此不能兼顾，致堕该逆声东击西之计。该督惟当专驻上海，督办攻剿一切，至福山、狼山及扬子江一带，备防亦须加严。该督止须酌派得力员弁，将水师战船并招募沙船水轮等船管带驶驾，如遇夷船驶入内河，或用火攻，或设法来击，总应先事预筹，不可稍存大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牛鉴、陈化成、程裔采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八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连踪 驶至吴淞口现在相持实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恭报逆船连踪驶至海口,停泊二十多只,相持两日,尚未开仗情形,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五日具奏,逆船停泊情形,于午刻缮折拜发后,即于是日申酉之间,叠报逆船自南驶来十九只,在东炮台洋面搁浅一只,(朱批:好。)又于次日卯刻驶来五只,亦在东炮台洋面搁浅一只,(朱批:好。)均离塘岸有五、六里之远,我之炮力不能轰击有准,是以未经开放。臣于初六日午刻,亲往西炮台,会晤提臣陈化成瞭望。适见该逆火轮船一只,探水渐近海口,已有五里之远,本欲俟其再近里许即行轰打,彼见塘岸人多,旋即折回。

臣连日周历海塘,悉心考究,其东炮台并非该逆必争之地何也?东炮台之塘岸有浅滩可上者不过黄家湾、庙港、三颗银杏树等处而已。其黄家湾离炮台尚有三十六里,至庙港两处虽去炮台甚近,然该处深洪去岸甚远,(朱批:恐用小船冒死闯入。)连日该逆船搁浅二只,是其明证。该处防护兵丁共有一千数百名,设伏策应,足资守御。况由东炮台以至上海,中隔黄浦大江,该逆断不敢舍船深入,致陷不测。而其最紧要者,莫如西炮台一处,且海口深洪,亦去炮台甚近。然该逆炮力虽能及我,而我兵但贴伏塘内,不至有伤于我。而我用连环大炮轰打,彼则断无躲闪之处,由西炮台而至宝山有城之东门,土塘约有六、七里之长,其深洪又较远四、五里,处处有炮,即处处可击,处处并有接应之兵。彼亦断无飞越数丈壁立之高岸,豕突犯我之理。再由东门以至小沙背一带,深洪去岸已有十余里之远,此处止有预备陆战,截其来路,而我兵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朱批:卿能如此备预,必奏殊勋,

朕尤绪稍完矣。)虽有火枪火箭,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与六百余莫之处蹲炮位,此理亦不办自明。且我之火箭喷筒毒火之类均已豫备齐全,堪资得力,此东西两炮台防守之实在情形也。

总之,该逆所以狡焉思逞者,不过声东击西,乘我之懈,豕突登岸,抢我炮台,以遂其长驱内犯之计。但使我之炮台能守,则彼之伎俩自无所施,此臣所以日夜筹思严密布置,而不敢使有一陈之可乘者也。惟是兵凶战危,加以臣才议庸愚,有臣心力所不及之处,即有臣思虑所不及之处。臣惟有殚竭血诚,加倍谨慎,不敢以防闲既周而稍存自恃之心,亦不敢以势处万难而稍有畏葸之念,谨与提臣陈化成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以期无负我皇上卑以封疆重任之至意。

所有逆船多只相持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三八四、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调取在浙 总兵尤渤所带防兵二千名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军录)

再、查吴淞海口至苏州省城一帆可达,中间并未设有重兵,前经臣飞调寿春总兵尤渤,在平湖县界管带之防兵一千名,星夜来沪,以壮声威,业已附片奏明在案。兹查该总兵所带之防兵共有三千名,当此防堵万分紧要之时,臣已飞行一并调取,以资得力。

除咨明扬威将军外,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朱批:极是。钦此。

### 三八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陈英船有 北窜之势天津宜预为筹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军录)

刘韵珂跪奏，为逆船渐已自南而北，天津海口亟宜预为筹备，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乍浦夷船于前月十九日全数退出大洋，经臣飭属探明，在小羊山等处停泊，当经恭折驰奏。并因小羊山界连江、浙，各船可以直达上海等处，亦可越江苏而竟至天津、山东，复又飞咨沿海各省，一体防卸在案。兹于本月初四五等日叠准江省督抚臣来咨，该省宝山、川沙、太仓等属洋面屡有夷船游奕，并有数船逼近吴淞海口，是该逆显有侵犯上海等处之意。而浙省现在传言，又称该逆另有兵船数十只，于四月间在闽省之厦门寄碇，欲与在厦之船北犯天津等语。臣查该逆自去秋抵浙以来，时有赴天津、上海滋扰之语。今厦门究竟有无寄碇之船，固无从知其虚实，但在浙夷船先自宁波退赴乍浦，兹又自乍浦退赴江苏，其行踪渐已自南而北，居心实为叵测。

天津为畿辅重地，我皇上久已命将派兵，驻守其地，如使该逆竟敢豕突，不难立予歼除。且该逆凶焰虽张，然往来皆以船为巢穴，非其大船可到之处，不敢即行深入。其前在宁波数月，从未内犯曹江，可以概见。天津虽居海澨，而其内则均属陆路，即有河道，亦属浅窄，该逆断不敢内闯。至汉奸阿附逆夷，逆夷难到之处，汉奸亦不敢妄动，是逆船即使驶至天津，吃重者只在海口，内地仍可无虑。惟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况自逆氛不靖，三年中，浙、闽、粤三省屡次失利，各省风闻其事，未免心存惶惑。设逆船一到，兵民或先自震惊，转恐难以克敌。

臣愚昧之见，此时固当申明军纪为攘外之谋，尤当镇定人心安

内之计。可否仰恳皇上敕下直隶督臣及顺天府尹，将该逆只能在深水大洋纵横出没，不能弃船率类，冒险轻进各缘由，剴切示谕，使兵民咸晓然于该逆之不足虑，则临事不致仓皇，可期扫除凶逆，奠定要区，于军务似有裨益。臣自乍浦失守后，病势日增，兹因夷踪渐向北驶，不胜惴惴，是以不揣冒昧，沥献愚忱，是备采择，是否有当，伏候圣裁。

至定海县夷船现无蠢动，镇海县招宝山，该逆亦仍占据未退，而省垣人心尚属安贴，合并陈明，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朱批：览卿奏，诚悃可嘉！朕自当相机妥备也。即有旨。钦此。

### 三八六、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赴浙壮勇 分别已回未回安插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查明东省募往浙江壮勇，分别已回未回，安插咨查，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浙江所募各省壮勇因未能得力，听其自行回籍，并查明追缴器械，交地方官妥为安置，毋令滋事等因。钦此。伏查上年十一月间，经扬威将军奕经等径札指调，兖州府差役米长泰，济宁州差役赵德兴，峒县差役邓天云，滕县差役田成功，汶上县差役关广顺，选带壮役赵成闻等八名赴浙江军营差遣。旋令各役回籍，招募壮勇。济宁州募往二十名，峒县募往二十五名，滕县募往五十名，汶上县募往二十五名，均由该地方官发给安家行装银两，飭赴军营効用在案。

钦奉前因，当经钦遵行司委员，会同各地方官，确查该壮勇等是否回籍，分别追缴器械，妥为安置去后。兹据藩臬两司转据印委各



员，查明济宁州壮勇已回十二名，峰县壮勇已回十二名，滕县壮勇已回三名，汶上县壮勇已回八名，统计原募壮勇共一百二十名，现在未经回籍者尚有八十五名。其已经回籍各名逐一传案讯追器械，或称接伏时遗失，或称在营呈缴，均未携回。诘以未回各名，现往何处，均称有尚留军营者，有业经遣回在途行走落后者，不能确指等情。禀经该司等酌议，现回壮勇，飭令各该地方官收人民壮皂役各班，充当官役。其有不能应差者，取具族邻连环的保，严加约束不准外出滋事。未归壮勇应再逐名咨查，续有回归，亦照此分别安置，详请核示前来。臣查该壮勇等本由各州县差役招募，今令收充官役，既使衣食有资，不致流而为匪，而随官听差亦易于约束稽查，事属可行。惟未归之人为数尚多，此辈多非良善，其迟迟不回，难保不四处逗留，借端滋扰。除飭该州县等查明年貌，造册详咨浙省及沿途经过各处一体确查，咨送回籍，如有在途滋事，即行查拿惩办，俾免群聚为患外。

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八七、江苏巡抚程矞采奏请酌拨支 用浙江存贮苏州军需银两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军录）

再、江苏自筹办防堵以来，先有商捐一项，嗣复奏奉敕部筹拨银五十万两，并据准商续捐银十万两，足咨支放。无如历时既久，所有官兵薪粮等项用款较繁，经臣会同督臣力求搏节，每月总需银五六万两，难以再行减省，现在前拨银款已将用尽无存。稔知国家经费有常，频年河务军需同时并举，所需帑项已多，是以督飭苏藩司，劝谕官绅士民踊跃捐资，以期稍助饷馈。今逆夷攻陷宝山，指日苏省大兵云集，欲员师律先贍军储，迺非捐项数万金所能济事。即使

循案奏请筹拨，亦属缓不济急。因思浙江寄贮苏州藩库银两尚存银一百余万，浙省用项尚可暂缓，现在苏省万分吃紧，自应酌量通融，期无貽误。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江、浙事同一律，准将浙江军需酌拨支用，容臣会同督臣，另行奏请拨款归还。

是否有当，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三八八、著两江总督牛鉴加意防守吴淞口岸  
如兵力不敷酌调鄂晋兵防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

牛鉴奏，江苏省城静谧，内河防守严密一折。又另片奏，黄家湾有夷船往北驶行，该督乘舟前进等语。览奏均悉。该逆舍浙江而入江苏境界，显有窥伺滋扰之意，内河以王江泾、平望镇两处最为扼要，现有扬州营官兵在彼防御，湖北、山西兵丁陆续可到，足资调拨。据称小洋山后面探有停泊夷船，又黄家湾外塘二十里之遥，亦有船往北驶行，其为窥伺吴淞口岸，已可概见。现在该督亲往督兵，著先申明纪律，加意防守，如将弁兵丁有临阵退缩者，即以军法从事。至逆夷全恃汉奸为接应，尤当严加防范，勿稍大意。该逆杉板船只较大船更为便捷，每当枪炮轰发，烟火迷离之际，辄趁势拢扑，使我兵仓猝不能辨别，及至近岸，已有措手不及之势。著该督剴切晓谕将弁兵丁，总俟夷船驶近，度量炮力可及，然后奋加轰击，断不可一见帆影，纷纷开放枪炮，致堕奸计。崇明地方孤悬海外，为内地唇辅，亦应派兵协守，以固疆圉。江苏省前调各省官兵及本省兵勇共有若干名，是否足资派拨？此次所调湖北、山西官兵未到，倘有警报，著该督仍遵前旨，酌将本省邻省官兵，一面飞调，一

面奏闻，不可稍有迟缓。至江、浙连界之内河，固须调兵防守，而海口扼要处所，尤宜厚集兵力，如崇明、吴淞、上海等处兵力尚单，著即于调到湖北、山西兵内酌调，以资防剿，不可顾此失彼，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江苏洋面有警或带兵接应或攻袭定镇并严拿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

奕经等遵旨复奏一折。所查乍浦接仗情形，并大小船只窜赴江苏洋面。览奏均悉。本日据牛鉴驰奏，该省洋面现有夷船往来窥伺。已降旨饬令牛鉴在各海口要隘分兵防堵矣。奕经等现恐逆夷窜入，已于各口岸添兵守御，其省城、尖山、平湖等处，尤当互为声援，切勿顾此失彼。至该逆将船只分驶江苏洋面，倘有警报，著奕经等或派大员，带兵前往接应，或因逆船多赴江苏，则浙省船只必少，趁此时攻袭镇海，或遣派兵勇潜赴定海，焚烧逆船，庶使该逆多所牵制，首尾不能相顾。其应如何办理方可得手之处，总在该将军等熟筹现在情形，相机决胜，朕亦碍难悬揣遥制也。至逆夷全恃汉奸为引导，不除汉奸，无以克敌。据称乍浦接仗时，有现充乡勇之福建同安县人，勾引逆夷扒城放火等事，悖逆凶顽，殊堪发指！断难稍从宽宥。现即携眷寄居乍浦，何难按名弋获？著奕经等迅即查明，以军法从事。该将军参赞惟当激励将士，敌忾同心，如果殄灭丑类，迅奏肤功，必当特沛殊恩，立加懋赏，所有前此办理未善之处，概不深究也。勉之！望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九〇、陕西道监察御史唐惇培奏为乍浦溃兵沿途抢掠请饬严查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陕西道监察御史臣唐惇培跪奏,为请旨饬查兵丁扰害地方,以慰流离事。

窃思设兵所以卫民,必须纪律严明,方可以资捍御。上年暎夷不靖,肆扰浙江,我皇上命将出师,奠安黎庶,屡经训饬领兵大员约束兵丁,不许沿路绎骚,所以保卫民生者,恩至深令至肃也。惟是兵之滋扰沿途尚不过暂时经过,至以数万之兵齐集于一省之地,人数既多,良莠不一,兼以累月经时,防范更为不易。前月乍浦疏防堵御之师退守嘉兴一带,闻竟有乘机抢掠之事,被难人民不胜荼毒。此等兵丁既不能竭力防守,以致地方溃失,乃复借端逞虐,致使民之畏兵,发觉甚于畏盗,更属罪不容宽。相应请旨饬下将军、参赞、巡抚等,严密查访,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认真查拿究治,惩以军法,则士卒咸知畏慑,而流民不至害复加害,以仰副我皇上绥靖海疆之至意。

抑臣更有请者,乍浦虽属海隅,闻去海尚有沙滩数十里,大船不能驶入,即小船亦须乘潮而进,迥非定海等处滨临大海者可比。现在防兵闻几及万人,何以仓猝之间,该逆竟能闯然直入,固由兵丁贪生退缩,亦恐难保无不法之徒勾串汉奸,因机引诱情事。应并请饬下将军等,严行查究,毋使奸究得以幸逃法网,庶足以彰国宪而饬戎行。

臣为禁暴安良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三九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赏还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并从优议叙等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五月初五日由军机大臣寄到，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奕经等奏，定海兵勇连次奋获焚烧逆夷大小船只一折该将军等调度有方奕经著赏还双眼花翎文蔚著赏还头品顶戴特依顺齐慎均著交部从优议叙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读之下，五中惭感，莫可名言。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讫。

窃奴才等前因乍浦失守，奏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无可辞，荷蒙皇上鸿慈，仅予严议，已属格外优容，尚未接到吏部议处。钦奉谕旨，乃因定海烧毁夷船，续获胜仗，又蒙圣恩高厚，赏远双眼花翎头品顶戴，交部从优议叙。奴才等扪心自问，感愧实深。嗣后奴才等惟有随时随事竭尽血诚，仍钦遵谕旨，相机妥办一切，以期仰纾皇上宵旰勤劳绥靖海疆之至意。

所有奴才等感激下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览。欽此。

### 三九二、扬威将军奕经等遵旨奏报定海连次焚烧英船出力各员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明定海连次打获胜仗，烧毁夷船在事出力人员，遵旨据实保奏，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奕经等奏，定海焚烧夷船打获胜仗一折……（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又四月十一日奉上谕：据奕经等奏委员郑鼎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奕经等奏，定海兵勇叠次夺获焚烧逆夷大小船只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微劳必录，鼓励群材之至意。所有文武员弁水陆兵勇，无不欢欣鼓舞，乐图报效。

奴才等伏思，逆夷滋扰海疆自恃船只坚厚，未曾失利，而定海孤悬海外，风涛阻隔，且系逆夷巢穴，防范尤严，一时实难制胜。查已赏四品顶戴候补批验所大使郑鼎臣，经奴才等派委总司船勇，并会同已升福建总兵郑宗凯，即升参将池建功等，相机焚剿逆夷。该员管带船只勇状，分向各港停泊，先于三月初四日晚间调拨船勇，纵放火攻船只，烧毁大夷船四只，杉板船数十只，并击杀沉溺逆夷数百名，抢获逆夷军械什物多件。又于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八日，先后夺获杉板船只器械，擒斩逆夷多名。又于四月十二日设法火攻焚烧夷船三只，烧残及沉溺杉板船多只，烧毙击杀逆匪三百余人，并夺获大火箭等件。该员等连次出力，实属奋勉可嘉。山西遗缺知府王用宾，由奴才等札委总办雇募船只勇壮事件，并经理钱粮出入，一切均无贻误。三等待卫容焯办理营务处事件，诸事实心。上年派赴乍浦，带兵防堵，并与吏部员外郎阿彦达，督饬委员郑鼎臣等船勇出洋立功。翼长寿长镇总兵尤渤管辖各路水陆兵勇，宽严得宜，且于营务晓畅精细，办事妥善，随带司员等办理折奏及军务文移等件，稽查营务，根究汉奸，并分往各路查看一切情形，皆能实力实心，昼夜辛勤，不辞劳瘁。其地方粮台大小文职经管钱粮，制造器械，并差派查探夷情，往返奔驰，各供事经理案卷，收发往来文移，缮写文件。武职中将备兵勇，涉险渡洋，烧船打仗，或夺获器械，擒斩逆夷。至来营报效之官弁生监渡海出洋，查探事件，管带水勇乡勇，帮办文件，奔走勤劳。奴才等悉心查核，择其尤为出力

者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皇上格外恩施，以昭鼓励。嗣后该员等自有当益加奋勉，亟图报效。其余出力之兵勇民人仍由奴才等分别酌量奖赏。

所有叠次遵旨据实保奏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九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 查探英船行动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复奏，并查探现在夷船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五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现在乍浦满州营驻防官兵业已归并……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等因又五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初一日奉上谕：奕经等奏，逆夷诡诈百出，船只分驶南北……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查逆船前有连帮北上之谣，并据各处咨禀逆夷船只向北游奕情形，业于五月初五日驰奏在案。若查浙洋地方招宝山仍泊夷船二只，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只，其前在羊山游奕船只并未驶回定洋。又据探报，羊山洋面现亦未见有船。惟闻五月初一日，江苏宝山洋面有火轮船四只带白篷船十余只，在彼开炮数十声，炮弹未及塘岸，即行落水。嗣后相持未动，而外洋隐隐瞭见大船多只，刻尚未接江苏咨之。奴才等现已密差确探该逆究系分向何路驶窜，再行具奏。

奴才特依顺前赴嘉兴一带，确查前次乍浦接仗情形，并伤之官兵，现已渐有头绪。一俟查明何路弁兵首先溃散，即当遵旨办理，仍回省城驻扎防守。现在乍浦满州营驻防官兵半在省城，半在嘉

兴府城屯住(驻),署理乍浦副都统伊里布自应仍令在省,与奴才等商办一切,较为迈便。奴才齐慎俟特依顺回省后,再行前赴上虞以东调拨兵勇,弹压防堵,毋使逆夷乘我不备,复来滋扰。奴才奕经现在察看情形,严飭各口岸文武员弁加意防守,断不敢少有疏虞,致虞圣怀。

至乍浦阵亡官员弁兵,统俟查明即行奏请,交部核办,以慰忠魂。所有遵旨复奏并查探现在夷船情形,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钦差大臣耆英前于四月二十四日自浙赴粤,现在尚未折回省城,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九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已飭总

#### 兵尤渤带兵赴上海防剿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再,奴才等现闻江苏吴淞海口地方泊有夷船,诚恐该省防堵兵力尚单。此时嘉兴一带已渐就安贴,无须多兵驻守,业经札飭翼长寿春镇总兵尤渤,预将所带河南一千一百余名兵丁,整齐队伍,听候调往应援。正缮折间,接据两江总督牛鉴移咨,转飭该总兵尤渤,将所带之兵一千名,即星夜管带驰来上海,以备调遣等因。当复飞札该总兵,即将此项河南官兵全数迅速带往应援,庶于防剿无误。至嘉兴一带,除满洲营官兵并总兵德坤所带陕、甘官兵外,尚有续到陕、甘兵一千余名,奴才亦行知特依顺,其酌量留防,余即随带来省,听候差遣。

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九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屡次焚烧  
英船之宋国经未便请叙缘由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录)

再，杭嘉湖道宋国经督饬郑鼎臣出洋，屡次焚烧夷船，击杀夷匪，任事实心，著有劳绩。惟该员防堵乍浦，未能办理妥善，以致失守，尚有应得之咎。未便奏请议叙。容俟查明失守缘由，再行分别具奏，请旨办理。

谨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九六、著江苏巡抚程矞采与牛鉴会商防  
御平望等处并严拿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  
上谕：

程矞采奏，河南官兵全数赴浙，现在筹办防堵情形，并查明夷船在江苏外洋游奕各一折。又另片奏，严密巡查奸徒等语。览奏均悉。河南官兵已全数饬令赴浙，所有平望、王江泾两处，为江、浙交界之地，最关紧要。现只有扬州营官兵三百名驻彼，是否足资防御？著兴牛鉴会商妥办。至湖北、山西两处官兵陆续可到，应如何分拨驻扎？亦应预为筹画，临时方可得力。该逆船只现在外洋游奕，窥伺吴淞海口，牛鉴已带兵前往防剿。惟逆夷内犯，全恃汉奸为引导，上海距苏州府城稍远，其余各海口，港汉纷歧，在在均关紧要，该督恐难兼顾。著程矞采于省城人烟辐辏之地，认真严密稽查，不使奸匪漏迹。至向来贩卖洋货之人，尤易与夷奸熟识，更当

留心查察，以防临时作为内应。其余各海口亦应派委委员，一律加意防范，勿堕逆夷声东击西奸计。所有乍浦逃散乡勇，并著留心访属弹压侦察，毋使借端滋扰，以杜奸宄而靖闾阎。将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九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闯入吴淞 提督陈化成阵亡并宝山失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逆夷大集船炮，闯入吴淞，提臣阵亡，宝山县城失守，臣移驻嘉定，收集溃兵情形，恭折由驿驰奏，请旨将臣加重治罪，以儆失律，仰祈圣鉴事。

窃照五月初七日驰奏，逆夷相持情形，臣于拜折后，复周历海塘，会晤提臣陈化成。据该提臣面称，经历海洋几五十年，海上防御全靠炮力，此身在炮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刻下布置精密，可打胜仗，并嘱臣放心等语。詎料初八日卯刻，臣正传署尤吉张蕙转传军令间，骤闻塘岸炮响，知系开仗，即至南门城外亲往督战，庶将士见臣亲至，益加奋励。惟时炮子从空乱飞，冒险而往。乃甫至教场地面，炮弹在臣前后左右落者无数，遥见该大船巍如山立，系将臣炮安于桅上，觑定臣所随之队，重叠施放，随兵被击毙者十余人。俄报提臣陈化成在塘对击，曾轰坏夷船三只，约伤毙夷匪数十人。夷匪仍叠放大炮火箭不止，教场房屋以及将台连被打破，臣愤满填胸，恨不以一身敌忾，而将士见势危急，扶臣折回，见炮弹所著处，屋瓦乱飞，草木披靡。臣自度万无生理，行五、六里之遥，渐至城门，竟未遭其毒焰。

臣回至县城，城内居民本少，业已搬空，而宝山令周恭寿带乡勇二千名，已在浦防堵。俄报提臣业已阵亡，(朱批：挥泪览之。)

尤吉张蕙身带重伤，周恭寿坠马跌伤，又报土塘业已轰裂，所堆土牛多被打塌，逆匪由衣周塘登岸。臣看此光景已不可支，即从西门退去，不过四、五里之远，即见东门一带火起，又见西炮台存贮火药之处并被焚烧。又探报逆船二只已募进海口，尚恐后船连樯而进，上海无险可守，知已不可复问。臣于黄昏时始抵嘉定，连夜持令收集各营溃兵，即驰至太仓州城，防堵刘河要口。并一路查探逆踪，截其入省之要道，保守根本重地。臣惟有仰天痛哭，自挝自恨。又提督陈化成为国家忠勇兼全之臣，遽效死于顷刻之际，臣又不禁仰天痛哭。

伏念臣以一分庸儒，未娴军旅，仰蒙皇上不次鸿恩，擢任两江，半载以来，与提镇文武等讲求防御，举凡练兵缮械，赏功惩惰，一切机宜实已蒿目腐心，不遗余力。詎料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委非将士不肯用命。惟臣忝任封圻，统兵无术，致有蹙失。抚躬自问，万死难偿，惟有仰求天恩，先将臣从重治罪，以为失律者儆。

除查明阵亡将备兵丁另行具奏外，所有倭夷突入吴淞，提臣阵亡，宝山失守缘由，谨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惶惶待罪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愤满填胸，即有旨。钦此。

三九八、著山东巡抚托浑布驻登州防御并严  
查来自闽粤或非土著居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

托浑布奏，勘明胶州等处海口，折回登州督办防堵事宜一折。据称莱青海口有长沙横亘外洋，足为保障。夷船不入登州府属洋

面,辗转驶进,不能径达莱青海口,该处防守较易于登郡等语。该抚既周历履勘详察情形,著仍督飭文武员弁,加意防堵,勿稍疏懈。至登州为海口扼要之处,该抚驻扎防御,现已团练乡勇,并于近庄环筑土堡。其商船汇集全家口等处马头,复分拨兵勇,严密防守。遇有南船入境,非取本地殷实行户认识保结,不准驶近口岸,所办固属周妥。惟该逆内犯全恃汉奸为引导,而汉奸之助恶不必预为雇倩,即寻常洋行贸易之人素与熟识,临时皆可作为内应。即如乍浦地方,向有福建同安人在彼寄居,该将军等曾募充乡勇数百名,乃一经逆夷攻犯乍浦,该匪徒等竟敢勾引夷匪,扒城放火,以致兵众惊溃,实堪痛恨。因思逆夷近逼之际,未必与各匪徒早有纠约,总因平时与之贸易,临时心自外向,无非希冀得彼财物,故肯代为出力,此等情形不可不预为防范。著托浑布派委委员,于各海口留心侦察,不但形迹可疑者应加究诘,即寻常贩卖洋货之人,其有来自闽、粤或非土著者,均应加倍查察,设法防维,勿堕内外交通奸计,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九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 严议奕山等人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军机处原折)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奕山等奏称,查明前任提督关天培阵亡时兵丁走散情形一折。设兵所以卫民,必期有勇知方。近日海疆防守官兵奋勇杀贼者固不乏人,至于临阵退避,见贼先逃以致主帅阵亡,汛地失守,此种失律士卒,不难悉数骈诛。因念罪有首从,不忍概予诛夷,特命将军督抚等将首先溃散之犯严查惩办。该将军督抚等身膺重寄,具有天良,自应将实在情形迅速

复奏，候朕酌量情节，法所难宥者，立正刑章；情有可原者，量从未减，庶于严申纪律之中仍寓钦恤慎刑之意。乃本日奕山等奏，关天培在靖远炮台阵亡，兵众同时逃走，并无确切证据等语。郭标等五名既据何居桐指出，即行亲提研讯，方可得有实据。乃直至该把总畏罪自尽，始行亲提，以致恃无质证，率即拟结。仅请将郭标等五名革伍责惩，殊属轻纵。所有逃散之兵丁郭标、欧振彪、唐成恩、吴就芬、苏胜亮，均著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以示惩戒。

又另片奏，拿获汉奸温东幅一名，究出被胁入伙赴官投首之从犯苏亚馨等三名，将温东幅正法，苏亚馨等拟军等语。广东汉奸在在皆有，该省年来，仅获一温东幅，而被胁入伙之苏亚馨等三犯又称赴官投首，可见平日并不认真查拿，不过以此塞责。奕山身任统帅，祁埏、梁宝常俱系封疆大吏，乃陈奏事件如是不诚不实，迹近欺诈，办理亦属错谬。奕山、祁埏、梁宝常均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到部。查刑律内载：凡封制及奏事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定例议处官员，例无正条援引律文，按照笞杖等罪定义者，分别公私予以处分，杖一百，私罪，议以革职等语。此案靖逆将军奕山等于奉旨飭查前任提督关天培在靖远炮台阵亡时兵丁走散情形，经该将军查明申拟复奏，钦奉谕旨：奕山身任统帅，祁埏、梁宝常俱系封疆大吏，乃陈奏事件如是不诚不实，迹近欺诈，办理亦属错谬，俱著交部严加议处。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将靖逆将军·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奕山，两广总督祁埏，广东巡抚梁宝常，均比照奏事诈不以实律，杖一百，私罪，议以革职。再查定例派出出兵大臣官员遇有议处之案，应革职者于议处本内，将该员应否开缺准留军营效力，支食半俸，或作为兵丁效力之处，声明请旨等语。查靖逆将军奕山系奉旨派往广东军营，应否暂停开缺仍留军营效力，或作为兵丁效力之处，理合照例声明请旨，恭候训示遵行。

此折系兵部主稿，会同吏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 四〇〇、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 乍浦副都统长喜恤典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恤事。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内閣奉上諭:奕经等奏,长喜因伤身故,著该部照例赐恤。伊里布著赏给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钦此。并准军机处交片内称,本日据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乍浦副都统长喜前在西山炮台,督催满兵力击逆夷,因乍浦失守,两次投河,当被官兵救获,两肋业已跌折,愤不欲生,饮食不进,时复昏迷,于四月二十二日因伤身故等因知照前来。除伊里布奉旨赏给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之处,行文该署副都统钦遵查照外。查例载:殉难恤赏副都统给银九百两。又文职例载:殉难官俱照本衔荫子,三品以上者荫知州、应得祭葬银两,移咨礼工各部议给各等语。此案乍浦副都统长喜因伤身故,经扬威将军奕经等奏奉諭旨:交部照例赐恤。臣等查出征行打仗受伤限内伤发亡故者,副都统照阵亡例给恤银九百两,议给骑都尉世职,袭次完后毋庸给与恩骑尉。今该副都统长喜前在西山炮台,督催满兵力击逆夷,缘乍浦失守,两次投河,跌折两肋,旋即因伤身故,与打仗受伤限内伤发亡故者有间。自应酌核案情,比例定义,俾于軫恤之中,仍示区别之意。臣等公同酌议,请将乍浦副都统长喜照殉难官例,给恤银九百两,比照文职荫子知州之例,荫一子、以五品官用。百日孝满后,由本旗带领引见,作何录用之处,请旨应得祭葬银两,俟命下之日,臣部移咨礼、工二部,照例办理。

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 四〇一、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宝山失守 苏省防范加严并自请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逆夷大肆猖獗，闯入吴淞，提臣阵亡，宝山失守，现有逆船二只驶入黄浦江内，苏省防范加严，恭折由驿驰奏，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船驶至川沙、南汇洋面，往来游奕缘由，业经臣于初二日由驿驰奏在案。旋据营县禀报，初一日午后，已有逆船三只停泊吴淞海口，开放大炮八十余出，商船被其拦截二十余只之多。并据镇洋县禀，该县刘河之七丫口洋面，有夷船一只驶往停泊，旋即开行。并据宝山等营县报，夷船于初五日连舡驶至吴淞东炮台洋面，离塘岸有五、六里之遥，因炮力尚不能及，未敢轻放枪炮，现与我兵相持各等情。臣因吴淞近接刘河，直达福山，该逆船只来去无定，难保非声东击西，分赴各处滋扰。刘河调防兵丁足敷派拨，惟福山相距苏城尤近，不能不预为之防。现在平望等处极为敷安。当即抽拨扬州营兵一百名，前往福山口，会同本营及外调防兵，择要堵御，务使该逆无隙可乘，并飭臬司驰往体察情形，相机调度去后。

正在严密布置间，接准督臣来咨，初八日卯刻，该逆与我兵开仗。该督亲自上塘督战，枪炮凶猛异常，提臣陈化成业已阵亡。宝山县城失陷，现有夷船二只，闯入海口之黄浦江，逼近上海县城，该督已移驻嘉定等语。臣接阅之下，不胜眦裂发指。该逆自驶至吴淞以后，与我兵相持数日之久，方谓废然思返，詎料事出不测，宝山遽尔失陷。其炮之猛烈，实异寻常，幸督臣未遭毒焰，而提臣已临阵捐躯，思之实深痛惜。且江苏自筹办防堵以来，已将两载，吴淞塘岸炮位林立，其陆续铸成者固多，而各属起出者尤属不少，至土墙、土牛、均星罗棋布，今则化为乌有。

现在夷船又有驶入黄浦,倘上海再有蹉失,则军火、器械、饷银等项存贮尤多,实已不堪涉(设)想。更恐被胁商船装载夷奸,连樯驶入内河,苏城为根本重地,与宝山、上海一水可通,刻下并无重兵驻扎,言念及此更觉心摇胆战。荷蒙简调湖北、山西官兵,虽山西已咨报起程日期,而程途较远,湖北兵尚无赴苏消息,均属缓不济急。臣前经奏明,如有警报,即调漕河、徐州等标兵丁,以资堵御。现已咨商督臣,酌量调拨,并将督臣奏调在浙之寿春镇,带兵二千名,移咨扬威将军等,飭令星速径赴苏城,毋庸前往上海。一面札调驻扎平望、王江泾之扬州营令二百名,前赴宝带桥防守,其苏城内外地方,再行添派弁兵,昼夜巡逻。仍即遴委文武各员,前赴昆山、宝带桥两处,并飭沿途各州县,一体招集溃散兵勇,以资调派而免滋生事端。现在省城居民不无惶惑,更恐有土匪乘间窃发,抢掠赏财。臣已出示,剴切晓谕,务令各安本业,勿事惊疑,如有愍不畏法之徒强抢民财者,一经拿获,即当军法从事,以儆其余。

至臣一介庸愚,毫无知识,仰蒙鸿慈,逾格畀任封圻。兹逆夷攻陷宝山,臣未能先事预防,负疚无极。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失守地方者戒。

所有逆船闯入吴淞,提臣阵亡,宝山失守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〇二、著将奕山革去御前大臣等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奉旨:

前因奕山等复奏,关天培阵亡时兵丁走散情形,迹近欺诈,办理错谬,当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兹据该部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奕山著革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宽



仍留正红旗汉军都统。与祁埏、梁宝常均著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钦此。

### 四〇三、著赏乍浦副都统长喜恤银 九百两并荫一子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奉旨：

兵部奏，遵议副都统恤典。前任浙江乍浦副都统长喜，著赏给恤银九百两，照文职荫一子，以五品官百日孝满后，由该旗带领引见，候旨录用。

钦此。

### 四〇四、钦差大臣耆英奏为回抵 杭州商办羁縻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朱折)

奴才耆英谨奏，为遵旨回抵杭州，并商办一切情形，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初六日行抵距江西一站之西安县地方，恭奉谕旨：著耆英暂缓起程，俟嘉兴、乍浦布置诸务妥协，折回杭州省城，协同奕经等加意防守等因。钦此。奴才遵即返棹，于初七日奉到谕旨：耆英遵照昨奉谕旨……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即昼夜兼程于初十日旋抵浙省。

伏思奴才材本庸愚，性尤粗直，当此夷务吃紧之际，深恐力不能胜，惟是数十年来，身受高厚鸿恩，万难报称，良心不昧，清夜难安，不敢稍存推诿之见。今钦奉谕旨令奴才于嘉兴、乍浦一带酌量

扼要处所驻扎控制,并将羁縻事宜责成奴才妥为商办,奴才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会同伊里布等熟商妥筹办理。但措置缓急,贵在得宜,若狃于姑息,固难以图功,倘过于迫切,又或致愤事。再四思维,实深只揣。查嘉兴自乍浦夷船退出之后,经地方文武各员抚绥弹压,间阎尚为安贴。惟嘉兴为江、浙两省咽喉要地,现在夷船尚在江苏洋面游奕,倘一有警报,民心不无惊恐。奴才拟即前往该处,与江苏交界之平望一带,察看情形,扼要驻扎,以资控制。俟诸务就绪,即行折回,届期体察情形,或就近在宁郡一带筹办羁縻事宜。

至前次夷俘解回省城收管,现经委员解至镇海交还,或借此恩信,易受羁縻,奴才等惟有设法办理。再外委陈志刚前赴夷船,面见首目郭姓。除来往书信业经扬威将军奕经奏蒙圣鉴在案,其首目郭姓曾向该外委言及,该国不愿战祸,只求通商,伊中堂待我们恩义甚好,我国无不敬服。现在来浙是何官职,能否奏事?所有晓谕之言,我们尚须禀明我国全权之官商办,但恐伊中堂不能了结,我们须先见伊中堂面商。若有钦差大臣,还须在舟山同我国全权之官面商,我们不敢擅行作主等语。奴才以该逆如果情愿息兵,恳请通商,若再求见奴才及伊里布时,自应准其所请。(朱批:不可。)惟奴才不敢擅专,相应先行请旨,伏候训示遵行。

所有奴才回抵浙省商办一切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此次前赴嘉兴,除由京带来之盛京佐领兵弁并杭州满营官兵仍带往差委外,所有四等侍卫咸龄,并前由浙省派委随同办事之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六品顶戴管饷群、山东沂州府知府陈晋恩、在籍刑部郎中严达、浙江石埭同知舒恭受、浙江前任长兴县主簿严锦堂、嘉兴协副将福禧、抚标中军参将尚安泰、外委陈志刚,现俱一并调往,以资差遣,合并陈明。

朱批:即有旨。

#### 四〇五、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调遣 兵丁防御省城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苏省根本重地，现在微臣调遣防御，务出万全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五月初九日，臣于嘉定县城，将吴淞海口失陷缘由，业已驰奏在案。旋于初十日驰抵崑山县境，查崑山为苏、松水路晋(进)省要口，臣沿途收集散回兵丁，约计二千四百多名，军械炮位尚未全行散失，探得两日以来，夷船已进吴淞，未抵上海。据苏松总兵周世荣面禀，当时实已击坏三桅船三只，火轮船一只，俱断后艄，逆夷有无沉溺，瞭望不清等语。

查该逆犬豕性成，前在宁郡时，尚以假仁假义煽惑人心，乃攻陷乍浦后，惟知恣意掳掠，直是强盗。此次蓦入宝山，一无所得，上海商民迁徙一空。该夷侦知其实无可贪图，势必分踪回窜，松江一水可通，亟当断其来路。即飭提标中军参将许职镛、前营游击王凤翔，管带兵丁驰回松江，于离城南门外六里之大张泾地方，筑坝守御。又飞檄寿春总兵尤渤，即将所带之兵一千余名驻扎松江，相机防剿，此松江一路防守情形也。

再，查黄浦大江南入泖湖以达太湖，即通苏州之葦衣滨、宝带桥一带，该处逼近省垣，抚臣程霁采已派扬州兵在彼驻扎。臣又添派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管带弁兵七百名，赴彼堵截弹压。此一路湖汉纷歧，驾驶数百里始到省城，宝带桥情形势最要，该逆杉板船断难闯进，此省城东南防守情形也。

其刘河、福山两口亦为通海要道。适臬司崇恩由常熟海口驰抵崑山，在舟中接晤后，即委令前往该二处，设法堙塞，绝其窥伺，此福山刘河防守情形也。至崑山县境所辖之三江口，南达泖湖，北

通太仓,东至上海,西为晋(进)省要路,该逆大船虽不能行走,而大小杉板船只难保其不驶入。然自青浦县所辖之黄涑地方,潮水即不能到彼,既不敢大肆其鸱张。臣已督飭总兵周世荣设法防范,并预备破坏粮船一二十只,实以泥篓,俟逆船到时,填塞河心,断其来路。所有收集兵丁,除分遣外,尚有一千四五百名,足资应手,此臣驻扎崑山防守情形也。

至续调防守浙江之弁兵一千名,臣已飞咨抚臣留驻省城,以壮声威。臣又闻湖北提督刘允孝所带之兵一千名,不日可到苏州,更足以资弹压而安人心。总之,该逆不敢舍其大船巢穴,深入重地,经臣前已奏明。总使抢掠商船,编排木筏,胆敢内犯,而我之兵力有所施张,不至如海口之徒攫凶锋,当不致再有疏虞。臣惟有竭尽驽駘,详慎办理,断不敢稍存大意,重兹罪戾,以期仰纾圣廑。

再提臣阵亡,所有提督印信,已据报送至松江营库。臣当即札飭周世荣,暂行代理提督事务,以资统率。所有松江提督员缺,仍恳皇上迅赐简放,以重职守。

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〇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宝山 接仗及防守崇明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军录)

再,署游击张蕙左臂受火箭重伤,于嘉定途次晤臣,面称该逆大兵船连桅高有数十丈,船身三层俱有炮眼,不见一人,其火轮等船亦均不见一人。该游击与提臣陈化成督战时,连用大炮击中火轮船三只后艄,提臣以为可以沉没,阅时竟然无恙,后又击断大船高桅一段,亦竟无恙。我兵用炮击中大船正身,反将炮子碰回,毙我守炮之兵。提臣见此光景,顿足长叹,自言事不可为。俄而被炮

子击中左肋而毙，该游击亦受火箭重伤，并称松江、吴淞、太湖之兵，伤亡最多等语。臣闻此言，痛哭椎胸，自怨自艾，该逆船虽如此凶恶，决不能驶入江口内犯，自恨不能及早将宝山县城搬空，以守吴淞之法，专用全力拒守东沟，或可制其死命，良由臣无才无识，遗误至此，臣虽万死，何足蔽辜。

又臣于初八日卯刻，据崇明县令禀报，该逆船有二十余只在崇明洋面游奕。适署崇明总兵京口副将林明瑞，在太仓州舟中见面，臣飭令赶紧赴任，与现署总兵汪士达协力堵御。并嘱其将大船可到之口岸炮位，作速搬回，于适中扼要之处厚集兵力，据险死守。该逆不能携其大炮深入，我之枪炮始可得手。然而该逆志在掳掠，崇明海外穷壤非其垂涎，福山、刘河各口俱有淤滩，扬子江有六百里之长，始通海洋，沙线曲折，处处可以搁浅，均皆设有重兵，彼若乘木筏小船来犯，尽可聚而歼之，已严飭各营弁，加倍小心防范矣。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〇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续拨官兵 赴苏并近日浙洋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齐慎跪奏，为续拨官兵改道驰赴苏州，听候调拨，并近日各路禀报夷船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闻逆夷船只有由厦门北赴天津之谣，并钞录伪示一纸，当于五月初五日缮折驰奏。初七日接据两江总督牛鉴移咨，江苏洋面现有夷船多只分处停泊，十分紧要，就近征调现驻平湖县寿春镇总兵尤渤，带兵一千名驰赴上海应援。奴才等即飞飭该总兵，先将河南兵一千一百名全数带往，亦经准行奏闻各在案。嗣于

初八日,复据牛鉴移咨,吴淞海口陆续到有夷船二十六只,直对东炮台五里之遥,一字排列,情形实属紧迫。咨将总兵尤渤所带官兵共二千名,全行调赴上海,俾作应援。奴才等查乍浦现在情形,诚如圣谕,不须多兵驻守,当复飞飭该镇及陕、甘带兵官,将宁夏兵四百名,肃州兵五百名,一并星夜带赴上海,预备接应。兹又接据江苏巡抚程燾采移咨,逆夷已于初八日攻陷宝山县,火轮船二只驶入吴淞海口,逼近上海县城。则黄浦江官兵不便行走,应由嘉兴驰赴苏州,以资捍卫。查逆船既逼近上海,苏州省城即属吃紧,复飞飭总兵尤渤,改道驰抵苏州,听候调拨。

若该省尚须添兵,奴才等业将调回省垣江宁旗兵八百名,拨往嘉兴一带择要屯扎,仍可就近拨调。至浙江省城尚有征兵四千四百余名,其续调广西兵一千名,亦将次到省,堪资守御。现接探报,定海衙头及岑港、歧头洋面等处,分泊夷船十三只。又据象山禀报,先后由西洋面驶过火轮三只,大小夷八只,均向东北外洋驶去。又据镇海县禀报,自定海外洋驶出夷船二十一,在金塘洋面游奕等情。查夷情叵测,其前犯乍浦船只,现已由浙而北,进逼吴淞海口,该逆既有北赴天津之谣,且又添有夷船多只,驶过浙洋,诚难保其不乘时多南风,连帮北窜。是江苏迤北沿海口岸均宜从严守御,以期有备无患。再,奴才特依顺现于五月十一日自嘉兴回省,合并陈明。

所有续拨官兵改道驰赴苏州,听候调拨,并近日各路禀报夷船情形,谨合词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〇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前获英俘 十六名已交英酋罗伯聃收领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军录)

再,查四月十六日曾将获到各夷送交逆酋,恭折具奏。嗣因行至平湖县,夷船已退出乍浦,复行折回,与续获白黑夷人三名,共十六名,一并奏明,收禁省城各在案。此项夷俘前来次虽未送到,料该逆必有风闻,其获到各夷留禁在省,无论如何防范严密,总不免汉奸窥伺,借事造言,以惑众心。且逆夷叠次送还被拘满、汉官兵,今将夷俘若复拘留,恐无以折服其心,并查所获夷人,复经问讯明确,此内并无较大头目,留之亦属无益,似不如仍照前次办理,趁此时概行送还,俾先知感。奴才奕经、齐慎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共同商酌,意见相同。不揣冒昧,仍由伊里布给与书函,将获禁白黑夷十六名,派委妥人,一并送赴招宝山,交还逆酋罗伯聃收领。该逆极为恭顺,并称即赴定海,禀知逆目噶喇渣等语外,有夷字一件。并查钦差大臣耆英现在回浙,奴才等业已行知,遵旨相机妥办。

再,奴才伊里布尚须前赴嘉兴接印,奴才等亦商定俟接印后,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似较妥便。除将逆酋罗伯聃夷字录呈御览外,谨密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〇九、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查询台湾洋面无 英船游奕及鼓浪屿停泊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军录)

再,台湾情形昨已两次陈奏。兹于五月初四日,据台湾镇道折

弁经过泉州,当即传询该处,现在有无夷船。据禀于四月三十日从台湾放洋,时值南风司令,于五月初三日即到厦门开行之时,并无夷船在彼洋中,亦未遇见,所有口隘仍严行戒备各等语。查该差行走迅速,数日即已内渡,彼时地方安静,防堵不懈,稍释悬虑。至鼓浪屿夷船现有九只,并无动静,一切戒备仍前,不敢稍有疏忽。其有可搏节之处,随时斟酌办理。

兹值驿递之便,理合一并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一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严密备防并于接到 江苏札调信件即飞速派兵应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奕经等奏查探夷踪意图北窜一折。据奏福建钞录伪示,有战船三十余只,小船一百余只,由厦门寄碇,协同前往天津之语。已有旨谕知讷尔经额确探严防矣。逆夷狡狴披猖,甚堪痛恨!浙江洋面夷船现已减少,倘乘机攻复镇海、定海,俾逆多所牵制,首尾不能相顾,当可得手。至声东击西,逆夷惯技,或故作北驶之谣,添船来浙,亦未可定。著该将军等严密备防,无少松懈,仍著确探逆踪,迅速具奏。该逆现在江苏游奕滋扰,已据牛鉴调取寿镇总兵尤渤带兵一千名应援,谅已飭令赴苏。本日又有旨,将调赴江苏之山西官兵一千名,截留赴津协防。计江苏兵力尚不敷,已谕知牛鉴,如果江省需兵,即札致奕经就近由浙拨赴差遣。该将军接到江苏札调信件,飞速派兵应援,无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一、著两江总督牛鉴截回前调赴苏 之山西官兵转赴天津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牛鉴奏，吴淞海口逆船相持，现在防堵情形一折。据奏五月初一日，逆夷三桅船一只、火轮船二只停泊吴淞口外，开放大炮。该督现饬备战各船一百余只，横排口内江面，以防奸细窜入。并出示谕止各商船，俟逆船退后再行进口。该逆船与强协之商船二十余只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见动静。其停泊羊山、鼐山之十一只，并黄家湾以东之三只，亦未驶来等语。逆船泊洋面，数日内开炮一百数十余出，我军并未施放一枪炮，静以待动，不至为其所诱，办理甚合机宜。提督陈化成等设伏安炮，将士用命，民情固结，自无难收战胜守坚之效。惟该逆夷诡诈多端，难保不因此处防守甚严，或分驶兵船，前赴崇明一带海口，乘虚占据，意图牵制，旋复窥伺吴淞，不可不处处防范周密，使彼无虚可击。

又另片奏，飞调寿春镇总兵尤渤带兵一千名，驰至上海应援等情。所见甚是，即照议办理。

又本日据奕经等奏，查探夷踪，风闻闽、粤夷船意图北窜等语。该逆声东击西，伎俩最为狡狴，各省海口必应节节严防。所有前调赴苏之山西大同等镇官兵，现已谕令沿途截留，赴天津听候调遣。如头起已行抵江南境界，该督即饬令管带员弁，飞速折回赴津。此时苏省防堵亦关紧要，如兵力尚单，不敷抵御，著一面奏闻，一面即飞奕经，将浙省调到各路防兵内，择其距江苏较近者，速行饬往应援，毋稍迟误。本日已有旨谕知奕经等妥为预备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牛鉴并陈化成知之。奕经等折著钞给阅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哨探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牛鉴奏，吴淞海口逆船相并持防堵情形。又奕经奏，查探夷踪意图北窜各一折。逆夷狡狴异常，所称前往天津，难保非声东击西之计。惟既称有大帮逆船协同来津之语，必应严密防范，不可稍存大意。现已将调赴江苏之山西官兵一千名，飭令沿途截留，迅赴津门。著讷尔经飭属确切哨探，一有夷船踪迹，飞速奏闻。牛鉴、奕经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三、著署盛京将军禧恩及山东巡抚托浑布先事筹防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奏，吴淞海口逆船相持，并防堵情形。又据奕经等奏，查探夷船，意欲会同北窜各一折。逆夷诡诈异常，声东击西，是其惯伎。现既倡言北窜，各该省海口必应节节严防。著禧恩、托浑布督饬员弁，先事筹防，毋稍大意。仍随时确切哨探夷船踪迹，飞速奏闻。牛鉴、奕经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探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奕经等奏，风闻闽、浙夷船，意图会同北窜一折。据奏有人自福建寄来钞录伪示一纸，内称战船三十余只，浅水港小船一百二十只，欲往厦门寄碇，于四月间，协同厦门船只前往天津等语。逆夷诡诈异常，难保无故作北驶之谣，为声东击西之计。或欲再犯厦门，或就近驶向台湾，欲图报复，均未可定。著怡良、刘鸿翱确切查探，果否有夷船多只在厦门寄碇，并有无来津确信？现在逆船在闽者共有几只？由六百里加紧迅速具奏。并著督抚员弁加意严防，毋得稍存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五、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及署河南巡抚鄂

#### 顺安飭赴苏山西兵折回天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山西巡抚乔、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乔用迁将所挑山西精兵一千名，选派将弁管带，迅赴江苏防堵。已据该署抚奏明，于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等日，分起行走，取道河南，前赴苏州省城。现在天津防堵尤为紧要，著乔用迁、鄂顺安飞飭沿途地方，将调赴江苏之山西兵一千名，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飭令带兵将弁，迅速驰赴天津，交讷尔经额调遣，毋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六、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将预备 之兵驻扎口上候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有旨谕令铁麟、敬数预备察哈尔、蒙古精兵二千名，听候调拨。并令将管带各员酌量选派，及应用马匹器械衣粮逐一备齐应用。该都统等当已妥密预筹矣。逆夷倘敢乘风北驶，天津海口必尤应先事预防，所有预备之兵，著该都统等即令分起管带，先行驻扎口上游牧，听候谕旨。其应用马匹器械衣粮等项，务须拣择膘壮，挑选精利，悉遵前旨，预备齐集。不论何时，一经奉到谕旨，即日启程，毋许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七、江西巡抚吴文熔奏报广西赴浙 官兵出境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恭报广西调赴浙江官兵全数过省，及头二两起出境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广西抚臣咨会，该省奉旨调兵一千名赴浙候遣，分为四起，由湖南、江西一路行走等因。当即行司飞飭经由地方文武，照例应付护送催趲，并经臣分段委员迎护去后。兹据南昌新建县禀报，署广西抚标中军参将德喜带领头起兵丁二百五十名，题升广西墟彝营都司冯得全带领二起兵丁三百名，署新太协副将倭什洪

额带领三起兵丁二百五十名，署广西潯州营都司王应选带领四起兵丁二百名，于四月二十五、二十七及五月十二十三等日先后抵省，随即应付催令前进，沿途均极安静，并非逗留滋扰。又据玉山县禀报，头二起官兵已于五月初七、初十等日，护送至浙江常县，交替前进各等情形前来。

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湖北省调赴苏防堵官兵一千名应由大江行走，臣已檄飭沿途文武妥速应付，护送催趲前进，现尚未据报入境，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一八、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照耆英所

#### 议先事办理坚壁清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理藩院侍郎·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

前据耆英等预筹海防事宜，开单具奏内称，夷匪赴各岛取用淡水，应令无水可取，以制其命。食物首重牛羊，应令居民早为收拾，海岸所生柴薪物资逆夷取用等语。该逆如果北驶，非淡水无以为生，沿途必多方购取。著禧恩即照耆英等前议章程，飭令地方官亲赴各岛，将瀑布流泉，或散其脉络，或截令中断，或使之伏流，勿使逆夷得汲取之便。岛内井眼应运石于旁，侦探逆夷来时，其常用之井即将石块填塞井眼。其居民不用之井，或临时投以毒药，俾令服之自毙，仍当暗为记认，俟逆夷去后，得以设法淘汰净尽。所有附近海滨地方，禁止牧放成群牛羊，以免该逆覬覦。海外岛屿居民有牛马之家，仍当剴切晓谕，令其早为藏匿，勿使掠取。其产柴薪海岸，酌令居民砍伐焚烧，并留为火攻之用，勿使该逆搬运上船。如

此层层设法准备,该逆沿途无可肆掠,自形窘迫。禧恩务当飭令地方官,先事预备,办理周密,庶免临事张皇,致有疏失。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一九、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山西官兵抵境时即令善禄迎提管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奉上传谕：昨经降旨，将山西太原镇总兵善禄暂留天津，协同防堵。并飭调山西官兵一千名，迅赴天津，交该督调遣矣。此项官兵将次抵境时，即著善禄迎提管带，以专责成而资得力。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二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上海失守英船驶抵松江城外并查明吴淞接仗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牛鉴跪奏，为上海失守，该逆火轮船只驶抵松江城外，开炮相持，旋即击退，并查明吴淞接仗时击坏夷船四只，毙毙夷匪二百余名，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微臣驻扎崑山，居中调度，两日以来，据各路探报，初八日在吴淞接仗时，击沉火轮船一只，又击坏大夷船二只沉搁沙滩(朱批：非搁浅之二只耶?)又击断大夷船中桅一只，仍前驶去。并查得该逆入宝山城后，点明各船毙毙夷人，约有二百数十名之多。驱使本地强壮丁男，为之搬运物件下船，(朱批：既迁徙一空，所搬运者究系何等物件?)旋即陆续留住，补充毙夷之数。

又于十二日巳刻报到，该逆船四只于十一日午刻驶近上海县城，夷匪数百人即从新闸登岸，绕进北门。该县商民久已迁徙一空，力不能支，即于未刻失守。又于十三日午刻，据寿春镇尤渤、署松江府王绍复禀报，该逆船由浦江驶入城外，炮声不绝，该镇即将所带官兵出城，分扎四队，严阵以待。该守上城督战，见黄浦江面由东南驶来火轮船二只，杉板船四只，开放大炮五、六十声。（朱批：杉板尺丈约有若干，有无大炮？询明据实速奏。）我兵见其将近东汉口岸，开炮回击，该逆相持至申刻，仍由原路而去。（朱批：虽即返棹，何以并未击坏一船？）伏查该逆凶狡异常，见我兵队伍整齐，不敢近岸，难保其不纠约多艘，去而复来。臣已飞飭该镇守，严督弁兵实力堵御。务使计出万全，不使该夷有可乘之隙。

至由松江御湖而进，可以直达苏州盘门外之宝带桥，逼近省城，最为紧要。已飭臬司星夜回省，面商抚臣，驰赴宝带桥、蓑衣滨一带，分别堵御堙截。其由上海之新闸至青浦之黄渡桥、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臣已节节设伏，预备减运粮船多只，（朱批：如何设伏，如何堵截，殊不明晰。）截其来路。并面飭苏松镇周世荣，在于三江口地方屯扎营伍，督率防剿。所有刘河、福山两海口，臣与抚臣会商堵截，不令一船窜入外，现查上海文武员弁尚无下落。

所有宝山开炮接仗轰击，并夷船驶抵松江，旋即退去，及微臣各路严密防堵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二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寿春兵全数留驻 松江并咨耆英带兵来苏州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军录）

再，臣接准广州将军耆英咨称，于五月十一日自杭州起程，星夜赶赴嘉兴一带，择要驻扎控制等语。臣查前檄调寿春总兵尤渤管

带之防兵二千名,本拟以一千名留驻松江防守,以一千名派往苏州省城,以壮声威,业经奏明在案。旋因该逆已据上海县城,松江万分吃重,臣飞檄尤渤,即将所带之二千名防兵,全数留扎松江,以厚兵力而资攻剿。兹该总兵等虽已击退逆船,而逆夷诡譎万端,所有该总兵所带之兵未便再行分拨,转形单薄。

现在苏州省城尚未设有重兵,而湖北提督刘允孝又无抵苏的(日)期,江、浙唇齿相依,嘉兴至苏州不过水程两日,除臣飞咨广州将军耆英带兵一二千名星夜来苏,以壮军声而安人心,并咨明扬威将军外。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二二、著两江总督牛鉴先事预筹东炮台之 黄家湾等处并查奏搁浅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谕:牛鉴奏,逆船连踪驶至海口,尚未开仗情形一折。据奏逆船自南驶来,共有二十余只,在东炮台洋面搁浅二只。其西炮台一处海口深洪去台甚近,我兵贴伏塘内,伺其近岸,即用连环大炮轰击,逆夷断难躲闪。由西炮台至宝山县城东门,现已安炮屯兵,由东门至小沙背一带,深洪去岸较远,亦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等语。览奏甚慰。逆船二十余只驶入江省海口,经该督等审势料敌,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如此预备严密,必能迅奏殊勋,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惟防守虽已周妥,临事仍须谨慎,谅该督等必能同心协力,计出万全。其东炮台之黄家湾、庙港等处深洪,去岸虽远,倘该逆用小船冒死闯入,亦属可虑,自当先事预防。该处兵丁一千数百名,是否足资防剿?著该督相机布置,勿致顾此失彼为要!至搁浅



船只现在作何下落？著即查明驰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牛鉴，并谕陈化成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二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英人 现情并加意调摄身体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谕：据刘韵珂奏，逆船渐已自南而北，天津海口亟宜预为筹备一折。览奏均悉。逆夷船只先自宁波退赴乍浦，旋自乍浦退赴江苏，行踪渐已北驶，居心实为叵测。江苏停泊逆船，现据牛鉴奏报，水陆交严，相持数日，该逆已有搁浅船只，防堵尚为得法。其天津地方，亦经朕谕知讷尔经额相机妥备矣。浙江定海等处停泊逆船，据奏占据未退。近日实在情形若何？各处夷船共有若干只，其浙省所传该逆另有兵船在厦寄碇之语，闽、浙声息相通，若刘韵珂随时确探，据实驰奏。至所奏自乍浦失守后，病势日增等语。该省军务紧要，该抚总当以国事为重，若日加焦虑，无益于事，务须加意调摄，以慰朕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二四、两广总督祁埴奏为办理军务 已用及现存银数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夷务清本）

祁埴、梁宝常又奏。

窃臣等自到广东办理军务以来，所有支用及收存银两数目，曾于上年四月十一日两次恭折具奏。嗣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谕

旨，飭令将广东军需银两通盘筹计，据实奏报。复经查明出入各款数目，截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连前共用过银三百九十万零二千八百七十九两，计尚存银一百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余两，并声明每月约需银二十余万，照应存银数核计，至六月尚可敷用。于二月十七日专折复奏在案。自前项具奏后，迄今又阅三月，臣等随时极力撙节，凡非不可少之需，概从节省。计自二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底止，续又用去银五十九万四千一百余两，连前三次具奏，共用过银四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余两，约计每月用银在二十万以内。现照前奏应存银数计算，尚应存银六十七万七千一百余两，另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粤省藩库报捐，有已上兑银一十七万五千五百余两，系属前奏未经列入之项，统应归入军需项内备支，合计共应存银八十五万二千六百余两。

再，查填塞省河及修筑附省水陆炮台各项工程，已经报竣，外省留防官兵亦已分别撤回。所留广西防兵一千七百四十七名，又调到本省协防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一员名，所需饷银无多。惟大炮尚须添铸，而给发壮勇口粮一项为数仍巨。原募水陆各勇三万余名，前经奏明裁存二万六千余名，现复陆继裁撤，止存二万有奇，仍随时察看情形，酌量撤退，以节经费。此后每月用度较前有减无增，如无意外之需，仅可敷至九月支用。臣等惟有激发天良，钦遵谕旨，随时通盘筹计，核实支销，认真撙节，以仰副我皇上宵旰忧劳郑重军储之至意。

再，查本年三月，臣祁埏在署海关监督任内，届满关之期，尚有存银三十六万五千七百两零，业经臣祁埏附片奏明，暂缓起解，遵照户部原议，留备粤省军需。此项银两现在尚可无需动拨，如果过时仍有不敷，再行奏请拨用。

朱批：另有旨。

## 四二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探

## 广东洋面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录)

奕山、祁埏、梁宝常跪奏，为广东洋面停泊暎逆船只陆续东驶，并该夷目管驾火轮船随后驶往，谨将现在查探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奉谕旨：暎逆来往船只必由闽、粤各洋经过，有无逆船自粤赴浙，抑或有逆船由浙南驶，经过该二省洋面之处，著即探明，随时由驿迅速奏报各等因。钦此。当经奴才等于四月二十七、三十等日，将查探逆船来往情形，叠次奏报在案。

查前次奏报，泊在粤洋逆船除驶往闽、浙十三只外，截至四月二十五日，尚有四十只。嗣据该管营县陆续禀报：四月二十七日新到装兵船四只，中巡船二只，二十八日新到装兵船二只，二十九日又新到装兵船四只，均泊尖沙嘴。另有二号火轮船一只，系上年八月内赴浙，亦于四月二十八日驶回尖沙嘴。并查出上年十月内，复回三角洋面中巡船一只，理合补报等语。奴才等查得该逆船续到十四只，合之四月二十五日前所泊四十只，共计五十四只，是否由粤东驶，飞飭该管文武员弁，逐细查明禀报去后。兹据各该处续报：除前报驶往闽、浙逆船十三只不计外，其自四月二十四起至五月初四日止，又有大巡船一只，中巡船六只，小巡船三只，装兵船二十二只，十号大轮船一只，均于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自尖沙嘴起碇，驶出老万山东驶。又有由浙驶回尖沙嘴之二号火轮船一只，经夷目吓嘎喇、吗哩逊二名管驾，该船于五月初六日出老万山东驶。以上巡船装兵船火轮共三十四只，陆续出老万山东驶，探系前往闽、浙。另有夷目吐喀一名，管驾喷啐啞喱巡船一只，先据新安县禀报，该船于五月初四日自校接洲西

驶,探系驶回本国,续据澳门同知禀报,该夷目管驾该巡船,系于五月初六日出老万山东驶,即与夷吓嘎喇、吗哩逊二名,同赴浙洋各等情。

奴才等伏查本年四月十六日以前,逆船由粤东驶者仅止六只,乃自四月十八日,哗呛巡船自浙驶回以后,旋于四月十九、二十一、二十四等日,出老万山东驶者八只。自四月二十八日二号火轮船自浙驶回以后,旋于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六等日,先后出老万山东驶者三十三只。统计该逆兵船巡船火轮船除夷目吐喀管驾巡船一只,是否驶回本国,抑系驶赴浙洋,另行确切查明外,其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后共出老万山东驶者四十七只。另有夷目吓嘎喇即嘎喇喳及吗哩逊二名,即随二号火轮船,跟踪驶往。并探得新到大巡船内载有番妇番孩一百余名,安置裙带路夷楼居住。其装兵船内,约载夷马二百匹及炮车等项。

揣度该逆情形,或因在浙与大兵接仗,是以哗呛巡船及二号火轮船驶回粤洋报信,旋将四月内新到兵巡火轮各船开驶赴浙,肆其豕突,亦未可定。但夷情叵测,或迳驶往浙省宁波、乍浦等处,抑或分驶厦门、上海、天津一带各海口,肆行滋扰,难以逆料。且风闻该逆船亦有驶往台湾之信,均应加意防堵,以备不虞。除飞咨扬威将军并沿海将军督抚一体严加防范外。查现在粤东洋面,自二月以前到泊各船,截至五月初六日止,共计逆船六十七只,除已起碇东驶者四十八只,计尚存逆船十九只。其二月以前来泊逆船十六只,仍泊于九洲、三角、潭仔、内零丁、尖沙嘴各洋面。其哗呛巡船一只、十四号火轮船一只,及四月二十二日新到装兵船一只,据报向咖噠咾及校接洲等处驾驶,尚未驶出老万山。诚恐该大帮逆船不久仍由各处驶回粤洋,奴才等随时激励兵勇,严密防堵,如有可乘之隙,自当相度机宜,妥速办理,仰纾宸廑。再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多为接仗而设,大巡船载炮七十余门,中巡船载炮四十余门,小巡船载炮二十余门,其装兵船则仅有炮十门八门及四门两门

不等，系为夷兵居住及装载火食之用，合并陈明。

所有现在查探逆船情形，并该夷目随后驶往缘由，理合具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二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自浙 驶回英船数目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录）

再，奴才等正在拜折间，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昨据耆英奏之一，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伏查乍浦夷船二十余只，于四月十八日驶往东南外洋，如果由广东洋面经过，该营县必有探报。现查四月十八日以后由浙驶回，仅有哗啷巡船一只及二号火轮船一只，除此再无由浙驶回之船。奴才等严飭文武员弁限时哨探，并分遣商渔各船出洋瞭望，如该逆船只有自北驶回及自南驶至者，再当随时迅速奏报。至现在粤洋尚有逆船十九只，其停泊香港附近之尖沙嘴者不过六七只，其余仍在九洲、三角、潭仔、内零丁各洋面，往来游奕不定。并探得该夷自去年冬间至今，在香港对面之裙带路造有夷楼五十余间居住，将原盖篷寮尽行拆去各等情。

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二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酌拨官兵赴 苏守御并条陈防剿之策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齐慎跪奏，为酌拨官兵赴苏守御，

并就管见所及，密陈逆夷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五月十一日，奴才等因逆夷攻陷江苏宝山县，飞飭总兵尤渤，带兵改道赴苏接应等情一折。拜发后，旋接到两江总督牛鉴来咨，宝山失守，提督陈化成业已阵亡，该督现在退至嘉定地方。奴才等闻信之下，不胜发指眦裂！因思宝山为上海屏蔽，宝山失陷，上海甚难固守，苏、松一带兵民柔脆，人情必将震动。而上海距嘉兴一带不过二百余里，防守更属紧要。查浙江本省官兵向不足恃，其调到各省征兵，除尤渤带去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陕、甘兵九百名，又江宁旗兵八百名，已拨赴江苏预备续调外。分防省城、曹、绍、上虞以东，及各海口兵勇，共计一万四千名。刻下江苏吃紧，似须再行调拨，以资防堵。惟拨数较少，仍属无济于事，拨数较多，则浙之虚实逆夷侦知，又恐顾此失彼。奴才等再四筹商，江、浙唇齿相依，苏州尤为紧要，无已先将现屯嘉兴之江宁旗兵八百名飭赴苏州，听候调遣。其嘉兴一带，居江、浙两省之中，亦须有兵屯扎。奴才等现在通盘筹算，省城为根本重地，所有驻守各路官兵，似不宜再有调动，其曹江、绍兴及上虞以东，前路兵勇分在数处，亦难再拨。惟查有续调广西官兵一千名，头起业已到省，即令此项兵丁，暂驻嘉兴候调。并查尤渤所带弁兵，将官较少，拟即派署参将史殿元、游击李俸举先行前往，以资差遣，仍俟江苏解严，再由奴才等酌量撤回。

再，连日据各路禀报，夷船由西南外洋驶回东北而去者，纷纷不一。现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余只，定海衙头等处停泊及驶出夷船约四十余只，陆续在金塘、羊山、横水各洋面，游奕无定。现又据象山县营禀报，自西南外洋驶来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只，亦向东北窜去。大约夷船总在八十只内外，其形长圆不一，并不似一国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窜，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属吃紧，奴才等已飞咨各督抚将军，节节加意防范。

至天津海口为畿辅切近之区，年来一切防堵事宜，节经钦派大

臣审度周详，该督及带兵大臣定能恪遵训示，布置妥善。设逆夷胆敢窜近，必将自取灭亡。惟奴才等到浙半年以来，身历其间，所有该逆伎俩，见闻较为亲切，该督等或未能深悉。谨就所知胪叙五条，以备防堵之助，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天津货船皆能直抵关门，逆夷如敢驶近，宜以镇静防守为要。凡系商渔船只皆宜聚于关内，勿使出入，免致夺我船只，资为夷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往来，以断奸传递送消息，接济粮食。并令府城内外各店铺，连环取保，其庙宇等处概不许容留闲人，庶不至造作浮言，摇惑人心。

一、江浙地狭路仄，难于布列行阵，势不得不于沿塘近海之处安兵防堵。北方地势宽展，尽可于逆夷大炮不及之地扼要安营，并于高阜处搭设高架，遥为瞭望，以次传报。该逆最畏抬炮，如敢豕突上岸，彼之大炮一时不能运动，我兵用抬炮连环轰击，较为得力。

一、沿塘建筑土墩不甚可恃，逆炮力猛有准，不过一二出，土墩便已坍塌。且逆炮大半自桅顶施放，凭空下击，我兵虽藏伏墩后，仍不能避。或于营外建筑土城，庶可避其火箭。

一、逆夷声东击西，是其惯技，每当枪炮相持，烟焰迷漫之际，彼必多方从背后及两旁绕出，或冲行阵，或截营盘，我兵腹背受敌，遂不得手。是宜先将各处小路设法截断，或拨兵瞭望堵御，并加意防守营盘，我兵自不至有顾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势既旷，逆夷登岸必以大队攻扑，我兵即须以大队迎敌。该逆总以五人鱼贯一排，腰插手枪尖刀，背插火箭，其鸟枪以四杆轮替，为首者施放，第五人装药，以次传递，联络不绝。我兵于正面攻剿之外，尤须于远处多伏马队，从两旁横冲其阵，彼必自乱。并查逆夷惯用炸炮，我兵易致受伤，如临敌之际，地势宽展，宜各以数十人分作散队进攻，庶彼炸炮落于空地，不致每发伤人。

以上五条，奴才等见闻所及，较为确实。谨胪陈请旨，飭下直隶总督及带兵大臣酌议办理，或于防剿事宜稍有裨益。

所有酌拨官兵赴苏守御,并就管见所及,密陈逆夷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二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探得浙洋 英船增多并有北窜之谣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录)

浙江巡抚刘韵珂跪奏,为浙洋添有逆船多只,并有分艘北驶之谣,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逆船渐已自南而北,并闻闽省厦门添有新到之船,称欲攻犯天津,当经恭折奏报在案。嗣据象山、镇海等县先后禀报,金塘东屿等洋面俱有逆船游奕。兹于本月十三日戌刻,复据宁波府等禀称,初十日探得镇海招宝山下泊有逆船二只,定海道头竹山门蟹脐港金塘等洋共泊逆船五十三只,并闻此外尚有续至之船,亦不日可到各逆口。称系向天竺国借来,又称船内之人系吕宋国人氏,各船在定港会商,酌留吕宋人在定把守,其余分帮至天津、吴淞滋扰等情。

臣查去秋该逆攻陷定海等处之时,其船共计四十余只,嗣虽时有增减,总不离乎此数。今定、镇两洋船至五十三只,而宁海县所辖之满山洋面尚有逆船三只。昨接两江总督臣牛鉴咨会,据称该逆攻犯宝山,其船共计二十六只,是江、浙两省现共有逆船八十四只,较之去年秋间船数增至一倍。前所闻厦门到有逆船之说,竟属确实。该逆纠合丑类,蚁聚各洋,居心实属叵测。现在宝山已陷,势必窥伺崇明、上海而天津一口。该逆本称欲往侵犯,今其船只既已增添,且值此风顺渐盈,更难保其不分艘北窜,必须从严戒备,以免不虞。至山东、奉天各口虽非该逆注意之区,然一则路所必经,一则地居切近,亦应防其窜扰。



除飞咨各将军督抚臣一体从严防范外，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浙洋船数虽增，该逆并未蠢动，省中民情亦属安贴，足慰宸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二九、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 续查闽洋英船数目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续查南北驾驶夷船经过闽洋只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到谕旨，飭查南北驾驶夷船，当即由四百里复奏在案。兹于五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昨据耆英奏，乍浦夷船于本月十八日陆续开放二十余只，驶向东南外洋而去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暎夷船只往来，不必皆有定所，往往潜至各处游奕，沿海各营，只就瞭望所及据以禀报，亦有帆影模糊不能辨认者。虽在深水外洋，为此间商渔船所不能到，而伊等日夕来往其间，闻见较易。臣等先经飭令沿海文武员弁加意瞭探，除上次奏报外，嗣于四月二十五日以后，陆续存记，均系从各海泛经过，并未停泊，或有暂时寄碇，旋即开行。是以鼓浪屿所留之船亦此来彼去，进出无常，多时或至十二三只，少亦有七八只之数，并无滋扰情形。经厦门同知、同安县及各营泛随时探报，亦不能得其实在消息。大约在此之夷均听在浙逆目号令，据称自浙至此不过二三日即到，呼吸相通，互为应援，其计阴狡之至！惟有严为防堵，机事慎密，仍遵旨分遣殷实谨愿商渔船只探报，得有确

信,即行上闻。

所有四月下旬至今经过闽省南北洋面各夷船,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仍由五百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三〇、著两江总督牛鉴收集溃兵勿使 英船乘势内犯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谕:

牛鉴奏,逆船闯入吴淞,提督阵亡,宝山失守一折。据奏初八日卯刻,骤闻塘岸炮响,知系开仗,该督亲往督战,遥见该逆将巨炮安于大桅之上,重叠施放,陈化成在塘对击,轰坏夷船三只,伤毙夷匪数十名。该逆仍叠放大炮火箭不止,将教场房屋将台打破,旋报提督阵亡。该督退至嘉定,收集溃兵,驰抵太仓,防堵刘河,以遏入省要道等语。览奏愤懑填胸!宝山为上海屏蔽,现在失陷,该逆已有进口之船,自应竭力防守。著牛鉴一面将各营溃兵收集,一面查探逆踪,飭令员弁等,各就所守要口严密防范,勿使该逆乘势内犯。此次该督身冒矢石,亲自督战,因该处地滨海口,无可捍蔽,以致有此挫失,著暂缓治罪。该督惟当振刷精神,力图补救,不可稍挫锐气,以致再有疏虞。现已有旨,飭令奕经酌派参赞一人带兵赴苏。并令耆英、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该督相机筹办。江南提督已谕令刘允孝兼程赴苏署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一、兵部奏请赏银一千两给阵亡提督陈化成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查广东提督关天培仅止照例赐恤，并未特银两赏。其定海阵亡之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先经奉旨各赏银五百两，嗣据刘韵珂奏，葛云飞、郑国鸿均经裕谦于军需款内提给银三千两，现已寻获王锡朋尸身，事同一例，奉旨除恩赏银五百两外，补给银二千五百两各在案。此次陈化成阵亡系属提督，臣等酌中定拟，可否赏银一千两之处，恭候钦定。谨奏。

### 四三二、著兵部将陈化成照提督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奏，逆船闯入吴淞，提督阵亡，宝山失守一折。逆夷突集船只，攻犯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督率弁兵在塘堵御，相持七日之久，开炮轰坏夷船三只，伤毙夷匪数十人。该县地本滨海，该逆辄将巨炮安于大船桅上施放，至将土塘轰裂，捍蔽无资，该提督阵亡，该县城旋亦失守。览奏曷胜悼惜！陈化成久历海洋，素昭忠勇，此次临敌，亦极果敢，竟尔捐躯，允宜特沛殊恩，以慰忠荃。陈化成著交该部照提督例赐恤，仍加赏银一千两，即由江苏军需局给发。并著该原籍督抚查明该故员子孙几人，据实具奏。并于殉难处所及该原籍各建专祠。该故员灵柩回籍时，著各该地方官妥为照料。其阵亡将备兵丁，该督一并查明具奏。该部知道。

钦此。

### 四三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照所议将 青州兵移驻京口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副都统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德珠布等奏，江南省城冲要，宜加慎重一折。据称江南省会水陆要隘甚多，现在省城满洲兵不敷防守，请将浙省暂留旗兵八百名撤回防堵等语。已谕知奕经，即将调往浙江旗兵撤回江南矣。至京口地方尤关紧要，请将青州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内驻扎，亦著照所议办理。该将军等仍当实心训练，毋稍松懈，以振军威而资捍卫。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派参赞带兵赴苏 并特依顺暂署乍浦副都统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探夷船情形一折。据奏浙洋招宝山仍泊夷船二只，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只，前在羊山游奕之船并未驶回定海，现在羊山洋面未见有船等语。览奏已悉。本日据牛鉴奏，宝山失守，提督阵亡一折。览奏愤恨之至！现在江苏军务紧要，著奕经酌派参赞大臣一人，带领弁兵驰往江苏，会同牛鉴竭力防守。据奏乍浦满洲营驻防官兵半在省城，半在嘉兴。现在已有旨令著英与伊里布驰赴江苏，办理夷务。乍浦副都统著特依顺派员暂署。

再据德珠布奏，江宁旗兵八百名请饬撤回江省，著奕经即将此项旗兵撤回驻防，其浙江防守事宜仍著会同特依顺、刘韵珂妥商办理，毋致再有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奕经、文蔚、齐慎并谕令特依顺，刘韵珂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五、著钦差大臣耆英与伊里布驰 赴江苏会同牛鉴商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前有旨谕知耆英，令其暂缓赴粤，俟乍浦、嘉兴一带布置妥协，折回杭州省城。当已遵旨回浙。本日据牛鉴奏，宝山失守，提督阵亡一折。览奏愤恨之至！现在上海、崇明一带势甚危急，著耆英接奉此旨，迅即携带钦差大臣关防，与伊里布驰往江苏，会同牛鉴酌量情形，妥为商办。乍浦副都统，已谕知特依顺，令其派员暂署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耆英并伊里布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六、著湖北提督刘允孝署理江南提 督兼程驰往江苏堵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北提督。署江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前据刘允孝奏报，遵旨挑选精兵，派员管带赴苏，该提督亦于四月二十八日先行起程等语。本日据牛鉴奏，逆夷闯入吴淞，提督

业已阵亡,宝山旋亦失守。该省防堵事宜现在十分吃紧,刘允孝接奉谕旨,著即兼程星夜驰抵该省海口,署理江南提督,会同牛鉴相机堵剿,毋稍迟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七、著吉林并黑龙江将军于吉黑各选 兵一千名备天津防剿之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吉林将军经、黑龙江将军棍。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著经额布于吉林挑选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于黑龙江挑选精兵一千名,预备天津一带防剿之用。先期分派得力之员,妥为管带,候旨调遣。所有马匹器械等件,均著拣择膘壮精利,务期适用。一俟奉到谕旨,即日起程,不准片刻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三八、著刘允孝署理江南提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江南提督著刘允孝署理。

钦此。

### 四三九、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请调兵 防守江宁及京口重地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兴伦跪奏，为吴淞既失，长江可虑，江宁、京口重地尤宜谨防，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乍浦失陷，曾将冲要江城酌加慎重缘由，缮折于四月二十九日拜发后，兹于五月十三日叠准江苏抚臣程霭采咨开：逆夷攻陷吴淞，直逼上海，而大队逆船仍泊吴淞，难保无分投滋扰，咨行加意谨防等因。奴才等接阅之下，不胜发指！伏思逆夷欺天害理，猖獗异常，实堪痛恨，更当加倍严防。惟江南省会乃东南半壁，城垣辽阔，要隘殊多。现在旗兵仅有二千一百余名，其前经暂留浙省之兵八百名，如蒙恩准撤归，仅敷城垣防守。而京口迫临江岸，近接省垣，为南北咽喉，粮艘运道最要之区，该处连青州兵现只一千五百余名，亦仅敷城中防守。如从前吴淞一带堵御森严，长江之虑尚可稍舒。今既失陷吴淞，其近海之鬪山关、鹅鼻嘴等处，以及沿江各隘皆变为极险之区。当兹逆夷虽未入江，不但崑山、苏州、水旱道路可虑其侵，而由海通江，有崇明、刘河等处，纵谓沙淤水浅，逆夷大船不能行进，而火轮杉板诸船并闻有新造竹筏皆可便行，况系一水风帆，非同陆地可比，是则江京重地尤为可虑。

奴才德珠布系驻防西安满洲世仆，素知该处旗兵尚称强劲，当此长江可虑之时，请将西安旗兵调拨一千名前来协防，（朱批：设若内犯亦恐缓不济急。）庶几冲要江城得资保护。奴才复思凡逆夷滋扰，先凭汉奸探听消息，纵或防守兵多，而奸细内藏，终为所溃。前闻乍浦有失，即系汉奸暗为内应，故随飭守门查汛各弁兵留心查看，曾获面生可疑者数人，除系良民飭县取保释放外。内臂有针刺墨圈，辫后又有月牙痕者，形迹可疑，现在飭县严讯，以昭慎重。并

嘱护藩司黄恩彤,转飭省垣内外居民,结连保甲,实力稽查,俾奸宄不能混迹。斯乃奴才等愚昧之见,伏祈圣裁,飭令该地方官实力奉行,以杜逆谋而安良善。

再,奴才等现派懂事旗兵仍在满营及各城门留心查察,断不致有扰淳良,以期仰副我皇上轸念民生保护省垣之至意。奴才等因吴淞、宝山失守,长江极为可虑,省垣、京口两地冲要,尤宜筹备严防起见,谨缮折由四百里驰奏,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四〇、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派令孙善宝兼办苏州粮台事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燾奏,为苏州省城设立粮台,仰垦天恩,派令孙善宝就近兼办,以资熟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现办堵剿事宜,经臣等节次请兵请饷,筹复上海、宝山二城,以期稍赎愆咎。所有应办事务,如支放银粮,添造枪炮,制造器械,预备兵糈,皆属关系紧要。臣等现飭藩臬两司妥议章程,公同核定,在于省城设立粮台,分别赶办。其督理大员,本省藩臬两司自是责无旁贷。惟藩司李星沅本任度支已属不少,又管理江、浙两省军饷数百万两,并会办浙省粮台,实已刻无余暇。臬司觉罗崇恩,现须来往各处海口,随时带兵策应,亦有本任刑名案件,均未能专司坐办。而苏省又向无同城道员,除粮道已经押运启程外,即江宁监巡道黄恩彤现署江宁藩司,未经卸事。其余巡道非专驻江海各口,即历来管理河工,俱未便调令来省。臣等伏查上年苏州奏设浙江后路粮台,钦奉谕旨,飭令原任湖北藩司孙善宝办理一切,于



今半载,实力实心,不避劳怨。其督制各件,无一不亲加试验,解赴浙省,并无迟误,已经著有明效。刻下浙江军务稍就轻简,苏省现设粮台,与浙省前设粮台同在一处,若以该员就近兼办,诸事必可裕如。合无仰恳天恩,倚念苏省一时实乏大员,即令该员孙善宝会同藩臬两司,兼管苏州粮台事务,一应文案簿籍,各分界限,不任混淆,将来报销,亦复各归各省,无虞缪轳。其崑山、松江等处应设分局,以为转输,由臣等委员承办,统归粮台综核。如此则责成既有专属,而公事得以认真,实于剿堵机宜均有裨益。

除咨明扬威将军、参赞大臣并浙江巡抚臣刘韵珂外,谨合词恭折附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四一、江苏巡抚程裔采奏为上海失守 自请处分并现在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裔采跪奏,为逆夷闯入黄浦江,上海县城相继失守,恭折由驿驰奏,请旨将臣交部治罪,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于初八日攻陷宝山县城,即有逆船二只闯入黄浦江内,当经臣由驿驰奏,并将省城防守事宜陈明圣鉴在案。查上海濒临黄浦,该处商贾辐辏,且设立防堵总局,存贮军火饷银,所关匪细。臣一面飞飭该道营县暨调防将官,督飭弁兵认真守御,以期力保危城。并因松江郡城现在较为吃紧,前次督臣奏调寿春镇尤渤管带兵丁二千名,先后由平湖行至松江,即一并截留该处驻扎,以资防守去后。

旋据探报,十一日午刻,逆船四只驶近上海县城。署提标右营游击封耀祖、守备王嘉谟等督兵守卫,力不能支,即于未刻失守。并据苏松太道巫宜禊禀称,该道因宝山失守,逆夷逼近沪城,当将总

局饷银文卷等项,督飭局员运赶松江府城。并因该郡兵数无多,前往查看情形,即回县会督文武防范。詎该逆已于十一日进攻,县城失守,该道未及入城,即驰回松江保护粮饷。又据松江府禀,逆夷于十二日驶进火轮船二只,杉板船四只,在松江南门外黄浦江内,开炮五、六十出。经该署府王绍复会同寿春镇尤渤,督同弁兵出城堵御,开炮回击,该逆因见我兵队伍整齐,即于申刻退出,现经华亭县刘坦等,将浦江进口要路设法堙塞各等情。

臣披阅之下,忿恨填膺!该逆既陷宝山,不数日又陷上海,进犯松江,实属猖獗已极!现虽已由松江退出,难保不去而复来。且黄浦为至苏要道,官塘则由青浦、崑山,可以直达苏城,外河则有淀山湖、章练塘等处,湖面较宽而港汊较窄。臣已飞飭各县营,于湖口支港等处,严督弁兵昼夜巡防。并于官塘要隘处所,将减歇应行修造粮船驾往停泊,多购竹篓藤袋,填以土石,如果该逆窜入内河,即凿穿船底,沉塞河心,以阻其进犯省城之路。惟山西、湖北各兵当无抵苏消息,省城兵力较单,经督臣飭令徐州镇王志元,带兵七百名至苏,即令在于城外宝带桥等处驻扎。并又奏明,飞咨钦差大臣耆英,带兵前来以为援应。其平望、王江泾两处,亦已飭令安徽抚标官兵三百五十名,分赴巡防,此外福山、刘河两口俱系省会要津,现飭该官兵等防范加严,免致该逆分踪回窜。一俟各路兵丁到齐,即力图进取,克复城池,以期稍赎前愆于万一。伏念臣猥以庸材,谬膺封圻重寄,数日之内连城失守,获咎匪轻,惟有请旨将臣交部治罪,以为两次失地者戒。

再,该逆攻陷宝山三日后,始由浦江窜入上海,所有在城文武查该县刘光斗、守备王嘉谟等现无下落,其署游击封耀祖是否婴城固守,上海道巫宜禊是否借词他往,容臣另行分别查参办理。

所有上海县城失守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四二、江苏巡抚程霁采奏请敕伊里布 来苏对英暂示羁縻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军录)

再，臣顷准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来函，以逆夷大肆猖獗，现已专弁给文，前往照会，晓以大义，示以利害等语。惟该夷有无回书，现在尚未得悉。因思苏州为根本重地，大兵到尚需时，而夷船又至黄浦江，情形实为危急。伊里布素为该夷悦服，可否敕令伊里布来苏，将该夷暂示羁縻，以安人心，一俟各路大兵到齐，再筹攻剿。

合并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四三、军机处奏呈粤洋英船数目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分泊粤洋船数：兵船十一只，约夷兵二、三千名，巡船十四只，火轮船三只，夷船一只，以上未叙人数，共船二十九只。

由粤起碇分驶船数：兵船六只，巡船四只，火轮船五只，共船十五只。

由闽，浙回粤船数：兵船一只，巡船一只，共船二只。

#### 四四四、著直隶山东督抚相度宝山失守 情形先事密筹海口防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牛鉴奏,宝山失守情形,系因县城滨海,虽后路层层埋伏,兵勇期于接应,奈逆船叠放炮弹,我兵迫于地势,力不能支,以致失事。推原其故。宝山之兵,但于沿海岸上开炮轰击,该逆船在水中,或远或近,既难得有准头,且彼桅上之炮向岸施放,我兵站立不住,一经退后,彼即蜂拥而上,虽有枪炮,不及开放,此宝山不能得力之故也。天津地势,处处有拦江沙,逆船既不能靠岸,则桅上之炮亦无所施。我兵之后层去岸较远,又复层层有炮,俟彼登岸,或从后抄出轰击,或张两翼横截掩杀,逆夷不识路径,可期剿杀净尽,大获胜仗。著讷尔经额相度形势,先事密筹,其自涧河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已安炮位,现在处处设有后路,若将前路之炮酌移后路,待逆夷登岸时,点放轰击,当更得力。该督惟当激励军心,谕以以主逐客以逸待劳之势,庶众志镇定,不致临事仓皇。万不可因宝山失挫之事,妄为传播,致懈士心,是为至要!至山东登州海口离城远近若何?前后各路如何接应?务须计出万全,不可复蹈江苏复辙。牛鉴原折著钞给讷尔经额、托浑布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四五、著两江总督牛鉴等将上海军械饷银移贮省城并饬寿春兵赴苏城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据程霈采奏,逆船二只驶入黄浦江内,苏省防范加严一折。逆夷侵犯宝山,县城失守,现在逆船又已驶入黄浦,该处逼近上海,所有存贮上海县城之军火器械饷银等项,著即赶紧移贮他处。省城为根本重地,宝山、上海一水可通,更恐该逆裹胁商船,装载夷奸,连檣驶入内河滋扰,不可不加意严行堵御。所调漕河徐州等标兵,

著该督抚等酌量调拨。其奏调在浙之寿春镇带兵二千名，即照议飭赴苏城，毋庸前往上海。余均照所议严密妥办。至省城居民，务当剴切晓谕各安本业，倘有土匪乘间抢掠货财，即以军法从事，毋稍姑息。该抚自请严议之处，著暂缓置议。

又另片奏请，将浙江军需酌拨支用等语。此项银两原留备浙省军需，现在江苏军务吃紧，著准其暂行拨用，已飭令户部速行筹拨矣。该督抚等仍当加意撙节，毋得稍有浮冒。至该逆船只倘有北驶之信，一经探明，即飞速奏闻，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四六、著户部迅筹银一百万两 解赴苏州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现在江苏军务紧要，著户部迅即筹拨银一百万两，解赴苏州备用。

钦此。

#### 四四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英船踪迹 并英国内究竟有无事故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广东逆夷来往各船只，并香港情形一折。据称查探逆船踪迹，有仅在粤洋游奕者，有驶往闽、浙者，有去而复返者。现

在香港对面尖沙嘴地方,有该国新到及自浙驶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较往时加多。该逆火轮船直到黄埔窥伺,尤为叵测。又该逆在尖沙嘴修建营房炮台,均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更有汉奸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等语。览奏均悉。逆夷踪迹靡常,情形诡诈,著该将军等随时侦探,即行具奏,仍严密防堵,毋稍疏虞。至该逆国中究竟有无事故,仍著留心访察,再行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四八、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英船 踪迹并有无增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据怡良等奏,遵旨查明闽洋经过夷船,开单呈览。据称自上年八月以来,节据各镇营禀报,夷船往来无定,其鼓浪屿夷船现有八只,且时有火轮船来往等语。逆夷诡诈异常,现又陷我江苏宝山,提督阵亡,该逆狡狴披猖,深堪痛恨!闽洋时有夷船经过,鼓浪屿仍被占据,著怡良、刘鸿翱严密防范,毋稍松懈。嗣后夷船踪迹如何,有无增减?随时查明,迅速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四九、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再行详细查奏 定海烧毁英船出力人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定海叠次烧毁夷船，降旨令奕经等将在事出力人员查明具奏。原因该弁兵等打仗出力，实能奋勇立功，是以令其分别保奏。该将军等自应将其如何出力之处，或系擒斩夷匪，或系焚烧逆船，或系密参谋议，详细查明。兹据奕经等开单奏请鼓励，朕详加批览，人数既多，而内中保奏之员是否皆定海出力之员，亦未声叙明晰，碍难一体施恩。著该将军等再行详查，该员弁等究因何事出力，逐一声明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报便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五〇、江西巡抚吴文熔奏报淮商 捐铸炮位并请鼓励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西岸淮商捐助经费，遵旨开具名单，奏请鼓励，仰祈圣鉴事。

窃照西岸淮商朱鉴等，前因江西铸造炮位，预备浙省调拨攻剿暎夷公捐制钱六万千文，呈求赏收，以助经费。臣奏奉上谕：吴文熔奏，饬商捐助铸炮经费一折。据称西岸淮商朱鉴等，因闻铸造炮位，公捐制钱六万千文，以助经费，呈请赏收等语。该商等急公向义，尚属可嘉，着加恩赏收，并着该抚开具各商名单，奏请鼓励。至该省兴工铸预备调拨，虽与浙省接壤，惟程途较远，运送不无烦费，且恐工匠铸法未必适用，已有旨谕令扬威将军等于江浙军需局内就近铸造。所有该抚已经铸造之炮，即着收存备拨，其未经开铸者，即行停工。此项公捐钱文，着妥为收贮，候旨拨用。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当经钦遵飭司，将该商等捐输钱文妥为收贮，并因其时局内炮位先已开铸，及制成炮模暨一切物料备齐者，计有一千斤二十位，五百斤十五位，三百斤二位。且因江西旧存炮位迭经挑选，解赴广东、浙江，本省现存无几，拟就制成炮模，尽数补铸，以资备

拨。复据该商人等另捐制钱八千串文，由监道等禀请赏收备用，经臣批飭收存，一并开单听候具奏请奖。兹查该商等原捐钱六万千文，已据藩司详报，照数收贮。其续捐钱八千串文，亦据交局作为补铸炮位之用。计该商等先后共捐制钱六万八千串文，查照成例，以制钱一千作银一两，计合银六万八千两。其原捐钱六万千文，现在存贮候拨，系备海疆经费。即续捐钱八千串，亦为补铸炮位之用，自应均照部定海疆捐输议叙章程，分别奖叙，以示鼓励。据藩司费开绶会同署盐法道法良开具各商捐数名单，详请具奏前来。合无奏乞天恩，准将该商等查照海疆捐输章程，给予奖叙，以昭激劝。

除开具年貌籍贯履历咨部核办外，臣谨恭折具奏，并另缮各商捐数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

再、江西省现在补铸炮三十七位，系由商捐办，请免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五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再犯松江复经官兵击退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夷船再犯松江，复经官兵击退后，驶入泖湖，测量水势，现飭松郡慎密防堵，并于苏城宝带桥一带厚集兵力，截其内窜，一面飞咨广州将军、扬威将军，分兵应援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于十二日由黄浦江驶抵松郡南门外，总兵尤渤奋力击退，经臣由驿奏闻在案。臣连日以来，收集溃散兵丁，已有四千五百余名，臣以松郡为苏省屏藩，复派拨河南、安庆兵八百名赴松，统交尤渤布署防剿。又飭署松江府王绍复，将近城之东汉、西汉二口门，相机堵塞。惟黄浦江接连三泖、淀山诸湖，一片空阔，其各湖



收口之处最为浅窄，该逆大船火轮船断难闯入，杉板船可由泖、淀诸湖直抵省城外之宝带桥。先经臣派徐州总兵王志元带兵七百名，扬州等营兵二百名，在彼驻守，尚考虑兵力单薄。臣复派河标漕标弁兵一千二百名，赴宝带桥一带，统由抚臣调度严防。一面飞咨广州将军耆英，带兵一二千名，迅赴苏州，扼要控制。并咨扬威将军，于嘉兴防兵内酌派一二千名，赴苏应援，以固省城根本。

旋据镇臣尤渤会同署松江府禀报，十四日寅刻，该逆又以火轮船二只，二桅大船三只，驶向东汉，似欲上岸接仗。该镇即带兵于适中之地排齐队伍，相持至巳时，逆船连放大炮，我兵均伏在地，随避随前，用炮回击，并用抬炮火枪更番叠进，该逆船始行怯退，向西南驶去等情。查西南有斜塘口以横罗泾二处大口，斜塘口可通乍浦，横罗泾口可通泖湖。顷探泖湖已有夷船驶入测量水势，臣现飞咨抚臣暨浙省，严密相机剿截。并飭尤渤督率将士，始终奋励，保守松郡，务出万全。臣在崑山居中调度，所有刘河、福山二海口并关紧要，臣又于刘河口添派兵三百数十名，福山口添派兵四百数十名，与原驻弁兵协力堵御，以免分窜滋扰。

合将夷船再犯松郡，复经击退，及筹度添兵分防各要隘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五二、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上海失守 之前已不知官员下落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再，据嘉定县探报，上海城中初九日已不知文武官员下落，殊为诧异。臣查上海失陷在五月十一日，何以初九日城中即无官员？近接上海道巫宜稟称，于初九日护送总局银两至松江府，旋即折回，而逆夷业已入城等语。是否借端避匿？容与抚臣查明，会同办

理。并确查营县各官，何员并无下落，一并据实奏参，以警效尤而饬纪纲。臣身任军旅，连陷城池，惟求皇上加等从重治罪，臣不胜悚惶之至！

又据嘉定县探报，该逆现在吴松塘岸，修理击坏大船三只，声称宝山一无所得，此行颇为吃亏。扣留宝山精壮四百余人，抵补伤毙鬼子之数，并有等候郭士利来到吴松，再行定夺之说。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五三、两江总督牛鉴奏陈请饬统兵 大员舍水战而备陆战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又本日据奕经等奏云云。钦此。臣查该夷船坚炮烈，其炮置于桅上，所至开放，猛迅异常，炮弹重有至七八十斤者，实非内地火器所能抵制。凡火轮船二桅船所能到之处，断不可与之水上交锋，堕其诡计。惟有变通坚壁清野之法，宣谕滨海居民，悉迁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内。我之大炮抬炮鸟枪亦退设于深港较远七、八里之处，肃队严阵以待。陆战除小路津梁，填塞撤断截其窜入外，其总会及要隘地面，相度形势，酌安兵炮，彼已离船走陆，所携不过火箭洋枪，以我之大炮轰彼之小船，该逆决不能敌，一经得手，士卒无不心雄胆壮，勇往直前，自可制其死命。此则避彼所长，用我之长，舍我所短，乘彼之短，于目前兵机最为切要。合无仰恳皇上饬下沿海各省统兵大吏，舍水战而备陆战，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奋勇直前，逆夷自不能深入内犯。总兵尤渤两次击退夷船，皆系备之陆路，坚垒以待，是其明证。

愚瞽之见，未知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此朕早已料及，早经饬谕，奈沿海堵御，总要与其海上交锋，反致凶焰益张，徒损国威，为之奈何！钦此。

#### 四五四、监察御史黎光曙奏陈沿海地方 实行边禁之法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稽查颜料库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黎光曙跪奏，为请飭沿海地方亟仿照边禁之法，以固疆圉，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办理夷务已近三年，其孰利孰害，事前大概可见。在我既无大兵船可以于海面接仗，则惟谨避其炮，始可言守。当此之时，除坚壁清野，别无良策。若处处能坚壁清野，则逆夷之伎俩先穷，其锋亦可渐折，虽暂占据地方，必不能久。查康熙初年，海贼郑成功滋事，维时行遥禁之法，居民徙居四十里内，使贼无所抢掠，贼遂无能为，彼时并不为避炮火起见。若在今日行之，尤为切要。该逆既能于大船桅上施放巨炮，度其炮火可及之地，知城池不足恃则当毁城，而别守要隘，虽有大市镇不可顾惜。现今宝山失守，提督捐躯，江震（镇）一带民情惶恐，迁徙者必多。乘其迁徙之势，即可申严边禁，已徙者不准复回，未徙者谕令早搬，将海岸一带置为弃地，毋令逆炮可及。

再上海亦系滨海，若使督臣一意于海口抵御，不务立于不败之地，万一不支，奋不顾身，则东南半壁人心俱为震动，收拾更难。相应亟请飭令江督，相度逆船所不能到，逆炮所不能及之地，始扎营以图抵御。并请飭沿海各督抚，务皆及早清野，固守藩篱，毋令逆夷到处得手，在我守之既定，庶几可徐议造船火攻诸事耳。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四五五、暂署山西巡抚乔用迁奏为 晋省官兵由河南赴津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军录)

暂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臣乔用迁跪奏,为晋省官兵改赴天津,应由河南前进,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一日奉上传,前有旨令乔用迁将所挑山西精兵一千名,选派将弁管带,迅赴江苏防堵……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晋省奉调赴苏官兵,太原镇分两起行走,第一起据署平垣营游击萧廷凤申报,于五月初八日由茅津渡入河南陕州境。第二起据临汾县申报,于本月初七日自平阳府起程前进,计日亦入河南境。大同官兵分四起行走,于本月初七八九等日,已由省城取道赴泽州一带行走。晋省至河南交界,计程七百余里,现虽未据具报出境,约计第一起、第二起均当已入豫境,后起各兵亦应行抵泽州,距河南内县甚近。

兹奉谕旨: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飭令带兵将弁迅速驰赴天津。臣查晋省赴天津驿路,应由平定州入直隶境,今太原镇及大同镇头二起官兵均已入河南境,大同镇后起官兵亦已行抵泽州,该处距平定州甚远,且山路崎岖,别无驿站可通天津,自应一体由河南改道驰赴天津,较为妥速。臣当即飞飭带兵官弁,即由河南改道前进,毋得稍有迟误,一面飞咨河南抚臣,飭令沿途地方迎提改道催趲外。

所有官兵改赴天津应由河南前进缘由,理合具折陈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五六、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修复虎门炮台 严密防守并查奏英国内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

奕山等复奏，御史苏廷魁条奏夷务情形一折。览奏均悉。粤洋夷船近日逐渐加增，所有近省各隘必应严密防守。据奏上年冬月均已陆续修复，即著该将军等严飭管理镇道大员，督同员弁，相度地势，勤加训练。该将军等仍轮流巡阅，毋使稍有懈玩。至虎门为全省屏蔽，该处炮台仍著乘机修复。又所称暎逆国中，现除唾啊喇外，复访闻有恩田国，与该逆夺地起衅，干戈未息，及该逆与喀布尔并治拉拉拔打仗各情，是否传播有因？仍著随手探明具奏。其自四月二十日后陆续新到逆船，是否仍泊粤洋，或已驶往闽、浙？一经探明，即行奏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五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张家口至 津沿途妥备店房车辆草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

前因天津海防紧要，谕令察哈尔都统预备蒙古精兵马匹，驻扎口上候调。兹据铁麟等奏称，业经挑选精兵二千名，商都牧群马二千匹，于博罗柴济游牧驻扎。所有由口启程至津沿途经过地方，应行预备店房栖居，并载运器械车辆，及每站每马应支七斤重空草一

束,著密饬地方官先期妥为预备,毋稍贻误。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五八、著盛京将军禧恩妥备蒙古兵 所需铅丸火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

昨据僧格林沁面奏,已于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内,自备蒙古精兵三千名,携带器械衣甲帐房等件,派员管带,在于各该盟近口地方驻扎,听候调遣。此项官兵将来调遣时,著禧恩妥为预备所需铅丸火药,即著于盛京就近给发,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五九、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将所选蒙古 官兵在博罗柴济驻扎候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

铁麟等奏遵旨挑选官兵一折。察哈尔蒙古官兵马匹,业据该都统等挑选齐集,于博罗柴济游牧。该处据张家口六十里,准其在彼驻扎,一经扎调,毋许迟误。所请援照成案给发银两,准其照数动支。所有蒙古官兵二千名需用火药铅丸,已谕知该部照例办理。所请经过地方,预备车辆草束之处,已谕知讷尔经额照例预备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六〇、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 全数退出吴淞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逆船全行退出吴淞，上、宝两城夷鬼俱已登舟窜去，臣现檄飭文武带兵前往弹压，并飞檄沿海口岸，加紧严防分甯，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于昨十六日，将夷船再犯松郡，经总兵尤渤击退，该夷复以杉板等船驶入泖湖测量水势，臣飞咨抚暨臣浙省加意防范缘由驰奏在案。兹据宝山县令周恭寿探报，吴淞逆夷船只于十五日全数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又据署松江府王绍复禀报，十四日夜闻上海城内夷人鸣号。十五日巳刻，黑白鬼子全行登船，其火轮大小船只即时驶出吴淞口外等语。查该夷日前由黄浦两犯松郡，并分艘驶入泖湖测量水势，是直欲内犯省垣，今忽马全行退去，虽前在吴松接仗，曾被击坏夷船四只，轰毙夷匪三四百名，并入犯松郡时，经总兵尤渤连番击退，但究未大受惩创，何以骤然驶去？其情殊为叵测，除一面札飭苏松总兵周世荣、同知沈炳垣，带兵前往上海、宝山两县，安抚百姓，弹压土匪，查明提臣陈化成尸身，妥为棺殓。一面飞飭崇明、狼山、刘河、福山各口岸在防文武，督励弁兵严密防范。并咨明扬威将军既沿海各省大吏一体严防。

谨将夷船全行退出吴淞缘由，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自另有奸谋，殊堪发指！即有旨。钦此。

## 四六一、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遵旨奏陈 天津一带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接奉廷寄密谕,遵将一切筹备情形,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本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上传谕:前因浙江云云。钦此。臣跪读数回,不啻面命耳提,仰见圣明洞察,惟恐夷情诡谲,思虑稍有不到,即堕奸计,指示周详,莫名钦服。窃臣任事直隶将及两载,统计在津筹防已阅年余之久,于此间天时地利人事均属目击,无不周咨博访,悉心体察,折衷定计,以操万全。即逆夷无警,而与文武员弁再三提撕,时时如有贼至,诚不敢稍有疏虞。现在江、浙等省,警报叠闻,屡奉寄谕,臣与在事各员见逆夷之猖狂,无不同深愤恨!兹蒙垂询各处如何布置,临时如何策应,并该逆呈递字件必主见预定,勿令军民观望,士气不扬。仰见宸算卓越,早破奸谋,臣谨将筹办事宜分晰各条,敬为我皇上密陈之:

一、该逆如敢北驶,其大船万不能进口,诚如圣谕,必将大船停泊沙外,另用小船驶入。查刻下潮势微弱,至大不及一丈,且夷情狡狴,初到之时不敢即行深入,必用火轮船、三板船先行尝试,闻在南省大率如此。臣已与镇将等严约,该船如果驶进,务须以静待动,以逸待劳,度我炮可及彼船,然后县环施放,以重子击其船,以窝蜂子击其人,(朱批:应再申明。)决不可一见船影,一闻炮声,即行开炮,以致敌船逼近,转有炮热难施之虑。(朱批:极是。)又南北两岸,除河身中流外,均属浅滩,北滩长有苇草,(朱批:应略设埋伏之象。)该逆诡谲多疑,虑有埋伏,必不驶往。其南滩一片空旷,潮来水漫,浅深不辨。拟于滩上安设小木桩、铁鹿角杈,另于岸上故



张旗帜，作为疑兵，（朱批：好。）令彼扬帆奔赴，遇桩遇权，皆可刺破其船，而火轮兵船并可搁浅，是时炮击火攻，两俱得力矣。此预备逆夷小船驶进抵御之策也。

一、大沽南山炮台乃津郡门户，最为紧要，且多炮罗列，若使炮台被占，则我炮转为彼用，诚如圣谕，断不可不加意严防。臣与镇道熟计，炮之猛烈，惟土可制，前经演试得力，众将众兵之所共见。因于各炮台上飭惟土垒，横直两层，前一层用直，在各炮之两旁，后一层用横，在各炮之后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炮。而于后层土垒之上，又横以木梁，复盖土垒，联络成棚，外实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装药装子，皆有遮护，可以避其高落之炮子与其火弹火箭。众将众兵皆知敌炮万不能伤，更觉心定而气奋，北塘南北两岸炮台，亦照此一律办妥查该。逆所至披猖，总因炮如雨下，弁兵受伤溃散之故。今如此安置，则兵不畏炮，台自可守。此各处布置避炮守台之策也。（朱批：或从旁、从后抄来，未议到。）

一、台既能守，则前路先锋可以相机取胜，而后路接应自然益加奋勇。前奏大沽、北塘两处炮台后路接应，皆系镇臣在前，提臣在后，两提臣营盘与两镇臣营盘相去不下二十里。臣于该提镇等议定，设有夷船北驶信息，两提臣各酌留兵数百名守营，一面带兵赴援，与镇臣相距均不过二三里之遥。一则前路之兵知接应之不远，必能奋力进攻；一则后路之兵视贼势之如何，可图相机制胜。并于各营分设铜铁炮位，共计五百斤至千余斤者四十余尊，又一二百斤者三百余尊。并制有四轮两轮炮车，可以装载推挽，随处接应。（朱批：务期得力。）又每营分拨竹炮二百尊，是后路层层有炮，均已足敷应用。至炮台所设炮位，大小相间，大者击其河心之船，小者击其傍岸之船，弁兵演练既熟，先后次第，皆有一定章程。且移炮撤后，明示其意，恐转起畏惧之心，不言其故，又恐妄生疑虑，应请仍循其旧，可保无虞。此临时预备后路接应之策也。

一、大沽、北塘两处地势相同，设夷船驶入，我兵抵御之具其明

用者炮位为先,而以抬枪火箭火弹竹炮弩箭助之。并于河以木筏之上安设二三千斤炮位,遣水勇隐身点放,足以攻其船底。其暗用者,以大鱼网多张,沉水五六尺,满河皆有,使其兵船遇之而罣舵,轮船遇之而缴轮,则彼船进退皆难迅疾,势必张皇失措,我兵攻剿益见得力。又备有网船百余只,(朱批:好极!)堆积苇草,洒以硝磺桐油,已拣备精细胆壮之人,拟夤夜带领水勇,由海河左右通海之盐沟绕至夷船后面,相风施放,以为焚烧之计。此各处预备攻剿之策也。

一、该逆诡譎多端,各处猖獗,皆系乘虚而入,兼且散布谣言,声东击西,更易误堕术中。臣于在事文武熟商,此间以大沽、北塘为最要,其余各小海口次之。设令该逆窥见大沽、北塘两处,防范严密,无可得手,另用小船滋扰别处,俟我分兵往应,辄用大帮驶进,此亦不可不防。现已议定狼坨子、祁口一带有警,则用南路之兵勇接应,涧河、黑沿子一带有警,则用北路之兵勇接应,(朱批:现已调有马队,专为各处接应,应议准章程。)大沽、北塘屹如山立,不准一兵动移。缘各处小海口惟三板船可以行走,且多系乘潮方可出入,攻扑较易,万不可舍此顾彼,致涉张皇。并于大沽迤南道沟子之高桥地方盐沟埋伏乡勇五百名,北塘迤南滩上之盐沟埋伏陝兵五百名,(朱批:再议。)以备出奇制胜。此临时持重并设伏接应之策也。

以上各条,臣俱悉心筹议,严益加严。且天津郡城尚存新旧兵二千余名,乡勇一千名,现又蒙飭调山西兵一千名来津,飭令太原镇总兵善禄管带,统计兵数,郡城足备防守,且可临时相度情形,分拨接应。所有郡城至葛沽一带沿河两岸扼要之区,亦俱勘定设伏处所。(朱批:甚好,但不知共几处埋伏?)拟每处安设竹炮数十尊,铁炮十余尊,分伏兵勇于河道曲折有所障蔽之处,设该逆竟用小船内驶,即可相机轰击,以为万有一能之防。

至逆夷进口先行呈递字件一节。诚如圣谕,该逆若再北驶,与

前岁赴津情形迥不相同。其要求既非情理，则收受即为犹豫，诚恐堕我士气，关系匪浅。如系遣一二人驾三板船投递，谨拟遵旨掷还，亦不伤害其人；倘用火轮船前来投递，则该逆叵测之心业已显露，自应伺其动静，准备轰击；若由被胁商渔代递，即遵旨将字件密行呈奏，扣留人船，勿许放回。并拟探有夷船信息，即先出示封港，无论本地与外来商船，俱禁止出入，免其诱协舵水，作为引导。臣万不敢稍涉迟疑，有误事机。

抑臣观该逆伎俩，总以汉奸为爪牙，失事各处均有汉奸内应，臣督饬地方文武严定章程，编列保甲，城市乡村俱委员逐日轮查，务使外来奸匪无可容足。郡城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并恐海口有事，本地土匪因风吹火，借端劫掠，摇动人心。特谕令各绅耆于关厢内外分为二十局，各自团练，作为战民，俱列名注册，使之守望相助。平时即随同各委员分段稽查汉奸，如有查获，立予重赏。现在城厢内外各色人等悉为官用，人心固结之至，断不致为奸滑（猾）之徒摇撼诱胁，该逆纵诡诈百出，若无汉奸内应，自亦无从得手。又臣未娴军旅，凡事必与提镇诸臣再四筹酌，即文职微员议论可采者，亦必举而商之提镇，立见施行，共事日久，彼此相信，同心协力，毫无掣肘。惟均以不能速殄逆贼，上纾宵旰为恨。其弁兵之中，无论曾否出征，皆各胆气百倍，盼贼一来，冀得立功受赏，足见人心坚定。臣满洲世仆，受恩深重，从不敢于君父之前稍作过量之语，惟将兵振作，士民安堵，确有可信，用敢据实敷陈，以期仰慰宸怀。

所有臣筹备一切情形，谨遵旨密速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六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

## 查察天津地势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接奉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昨据牛鉴奏,宝山失守情形。云云。钦此。臣跪读之下,深恨逆贼披猖,至于此极!仰蒙圣主俯察天津地势,处处有拦江沙,与滨海之城者情形不同,飭令先事密筹,期于众志成城,不可因宝山失挫,致懈士心。臣敬领训示,深切著明,无任钦服之至。

查大沽、北塘等处均系海河,该逆大船不能驶进,其一切布置,以及安设兵炮,逐层埋伏,逐层接应之处,已于正折内明晰声叙。伏念贼势如此猖狂,尤在持以镇静,庶士气益奋,人心益固。且该逆桅上放炮,原系以多取中,非有一定准头。臣所筹办各事宜,总以先避其炮为主,令我兵站立得住,无虑溃散。设彼竟敢冒死登岸,则彼船在后,必虑自击前面之人,不肯开炮,而我后路之枪炮火箭大有可用,或从后抄击,或分翼截杀,必当恪遵谕旨,相机取胜。

其涧河、黑沿子等处海口炮台并安营之处,多系依傍村庄,缘无村庄之处即无水可取。且附近村庄团练乡勇,近则可以随营操练,同兵协防,远则离家不便,现在兵勇同处日久,均已联为一气。至各炮台原设炮位二三十尊不等,臣前又分拨竹炮每处五十尊,炮台不能容纳,因一律排设于营前土垒之上,使该逆舍舟登岸,炮台前面一片淤泥,重叠刨空陷坑,势难驻足,我兵乘势施放枪炮,足可得力。所有前次奏明各处后路接应,臣现已预备竹炮五百尊,分拨应用,以资攻守。至山海关一带营盘早经移扎在后,临海炮位亦俱酌移后路,臣前又解去竹炮二百尊,新造抬枪一百杆,火箭二千枝,交镇将存营备用,并咨会钦差都统哈根阿查照在案。

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六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拨军 需银三十万两以应急需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再，查直隶省自调本省并吉林、陕西官兵防堵以来，所有一切经费，臣与司道等虽力求樽节，惟阅时已久，而官兵盐粮马干及沿途车马廩给正杂各项，需用浩繁。前次请拨各款及各属捐输银两，除已陆续支用外，现在司库所存不过数万两，已不敷防兵一月之用。兹逆夷有北来之信，钦奉谕旨：添派山西兵一千名来津协防，一切粮饷要需尤须赶紧筹备。惟司库别无款项挪垫，而劝谕捐输亦属缓不济急，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军需紧要，敕部筹拨银三十万两来直，以应急需。臣仍谆飭各属剴切劝捐，以裕经费而节帑项。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 四六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查明 阵亡各总兵后裔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查明阵亡各总兵后裔，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前在定海攻剿逆夷，同时阵亡。钦奉恩旨，飭令查明该故员等子孙几人，据实具奏等因。钦此。当查葛云飞系浙江山阴县人，郑国鸿系湖南凤凰厅人，王锡朋系顺天大兴县人。郑国鸿有子郑鼎臣，系浙江候补批验所大使，此外子孙几人，及葛云飞、王锡朋子孙

几人,应檄飭山阴县并咨直隶、湖南各督抚臣,分别确查奏报。经臣附片陈明,并分别咨行查办在案。

嗣据山阴县查明,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生有两子,长子葛以简,年二十三岁,读书就试。次子葛以敦,年十八岁,现应武试等情。旋又据准湖南抚臣咨称,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家属皆随任赴浙,并未回籍,楚省无从查报,应由浙省就近飭查等因,复经檄飭查复去后。兹据该故镇之子郑鼎臣禀称,伊父生伊及胞弟鼎声二人,伊现年三十九岁,由岁贡捐纳批验所大使,分发浙江候补,现奉恩旨赏加四品顶戴。伊因胞伯国林无嗣,出继承祧,伊生子二人,长子铨,年十七岁,系监生。次子铨,年十五岁。伊弟鼎声早故,有子一人镠,年十九岁,系监生。镠已生子一人,年尚幼小。伊之次子铨,伊父在日亦继与伊弟为子等情,由总局司道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六五、著两江总督牛鉴于昆山县设法防范并 飭署总兵林明瑞于崇明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

牛鉴奏调遣防御省城情形一折。逆船已进吴淞,未抵上海,所有近省各隘,既据该督分派将备,带兵前往,务当实力堵截,毋稍疏虞。至昆山县西为晋省要路,该逆杉板船既可驶入,尤应设法防范。该督拟将破坏粮船实以泥篓,填塞河心,是否足以断其来路?且逆船如果驶进,两岸皆须伏有精兵,枪炮夹击,始可制其死命,不得因该逆大船不能深入,稍存大意。

又片奏,游击张蕙面禀此次接仗情形。可见洋面接仗,我兵枪

炮即将逆船打中，亦属无益，是以朕早谕及矣。而逆船转能将巨炮安设大桅之上，居高击我，其炮子能及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轮船是否亦有桅上之炮？该游击既系目击身经，著再行详细面询驰奏。至崇明孤悬海中，现在逆船既在该处游奕，著该督飭令署总兵林明瑞等协力堵御，务须加倍小心，是为至要。松江提督已有旨令刘允孝署理，并飭令星驰赴苏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牛鉴并程霁采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六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调寿春兵由嘉兴赴苏州并金塘洋面须严密防范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续拨官兵赴苏，并近日夷船情形一折。览奏均悉。逆夷现在攻陷宝山，逼近上海，苏州省城紧要，该督抚等咨调寿春镇总兵尤渤所带官兵二千名，著即飭由嘉兴驰赴苏州，以资捍卫。至江宁旗兵八百名，前已有旨谕令撤回江宁驻防。所有嘉兴一带，著该将军等另拨官兵，前往防守。现在定海衙头及岑港、岐（歧）头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只，又报有火轮船三只，大小夷船八只，向东北外洋驶去，夷船二十一只在金塘洋面游奕。该逆来往靡常，情形叵测，该将军等务须严密防范，毋少（稍）疏虞。或乘此大帮船只前赴苏省之时，设法进剿，多方牵制，当可得手。仍著确探逆船踪迹，随时速迅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奕经、特依顺、齐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六七、著直隶盛京山东各督抚对英军计惟诱之登陆聚歼不可沿海迎战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署盛京将军禧、钦差都统哈、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上传：

前经屡次降旨，谕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夷船驶入，不得与之海上争锋，致难得力。计惟诱之登陆，我兵分路横击，或从背后抄截，自可制其死命。逆夷两次侵犯台湾，达洪阿等遵奉前旨，诱令深入，然后剿击，是以得手。本日据牛鉴奏宝山接仗情形，恨不全力拒守东沟等语。是沿海堵御不能决胜，后路拒守实关紧要，已可概见。现据奕经等奏，夷船多只驶过浙洋，并有北赴天津之谣，难保不乘风北驶。著讷尔经额、禧恩、哈喂阿、托浑布相度地势，先事预筹。务将前路兵炮移置后层，待其舍舟登陆，厚集兵力，聚而歼旃，当可大获胜仗，断不可沿海迎战，再蹈复辙，是为至要。牛鉴原片著钞给阅看。至大沽以东至山海关一带，既难处处添增兵炮，设使该逆于海岸空阔处所，以小船装载逆夷炮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扰，又将何以御之？并著讷尔经额等先事备防，勿留罅隙。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六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赏假养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微臣痛势增剧，卧床日久，医治未痊，恳恩赏假调理，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间，在四川藩司任内染患偏枯之



症，左体瘦削，左舌麻木，左胁复结有一块，隐作痛楚。医治缘载有余，未能就痊。于二十年七月间，稟请督臣宝兴代请开缺。宝兴因臣受病甚深，允为具奏，尚未拜发，即蒙恩命擢抚浙江。臣以浙省正当多事之际，皇上不以臣为不肖，畀以艰巨之任，虽肝脑涂地，无以仰酬万一，岂容引疾退闲，有辜殊遇。随即力疾赴任，日服汤药，事事龟勉支持。无如逆寇鸱张，疆圉孔急，又兼年岁灾歉，民心浮动，到任之后无日不在焦劳困苦中，亦无日不在危疑震撼中，身无一刻之暇，心更无一刻之安。以致元气日亏，疾势日重，不特左体之偏枯未愈，且致右腰塌陷，右耳闭塞，遇事健忘，至去年冬季已有难以自持之势。曾于十二月间，据实附陈圣鉴，仰荷朱批慰勉，温谕下颁，臣何人斯，辱此宠眷，私衷感切，惟有涕零。遂复赶紧调治，医药杂投，虽自知此症万难骤痊，犹冀以药石之功，不复加重。詎意数月以来，病势日增，又添脾泄之症。自三月间至今，频频泄泻，精气益衰，遇事稍一思维，即复心旌震荡，汗出如浆，奄奄欲绝。迨四月初九日午浦失守，逆船旋又至兴山口外游奕，警报迭至，省垣人心惊惶，臣日不能食，夜不能寐，忧危焦急交集于胸，因之肝火逆升，日咯鲜血，虽投以清补之剂，血终不止。初犹强自振励，勉力撑持。至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即终朝奄卧，不能再起，为扬威将军奕经、钦差大臣耆英及省城僚属士庶所周知。臣以逆氛猖獗，圣虑焦劳，不敢以犬马之疾遽请给假，上烦宸廑。遂又广觅良医，加紧调治，一切紧要事件，仍复伏枕勉强核办，原冀气体稍充，犹可照前起动。詎床卧业已二十余日，疾势有增无减，医者咸称真阳耗散，内损已深，六脉皆属空虚，非息心难望痊可，私衷尤自焦灼。

伏思现在浙省逆夷虽并未蠢动，而江省宝山、上海两县业经失守。江、浙地处连圻，寇氛虽远，被警相同。臣如稍可撑拄，岂可即以养痍为请。惟忝膺疆寄，又总司军需局务，责任重大。今卧疾多时不能起，若再因循隐忍，匪惟事多旷误，且恐不能镇摄民心，辗转思维，不得不请假调理。现与扬威将军商明，于五月十八日将浙江

巡抚关防、两浙盐政印信,送交藩司常恒昌接收,暂行护理。仰恳圣恩俯赐赏假一个[□],俾臣得以安心调摄,或可稍冀痊减,戴沐鸿慈,实无既极。臣俟假满后,如病势稍退,精力稍充,即当回任供职,力图报效,仰答生成。

所有微臣病势沉重,乞假调理缘由,理合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六九、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确探 英船踪迹慎密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军录)

奏为遵旨确探夷船踪迹,缜密防堵,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五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牛鉴奏,吴淞海口逆船相持云云。钦此。奴才遵即飞咨锦州副都统祁俊前往天桥厂等处,熊岳副都统祥厚前往金州、复州各海口,督率将弁,严密侦探,加意巡防。并飞飭沿海各旗民地方官暨委员等认真防守,设法堵御,严杜攫取淡水,掠买食物,仍选派水师员弁,驾驶快船,即赴山东搭界洋面,无分雨夜,远为哨探。一见夷船北来踪迹,立即星飞驰报。奴才一面由驿奏闻,一面亲率官兵,驰往紧要处所,随时策应,相机督办,不敢孟浪从事,亦不敢坐失机宜。惟有慎之又慎,严复加严,以期仰副圣主先事预防,有备无患之至意。

所有奴才钦遵谕旨确探筹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七〇、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 严飭沿海预为准备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军录)

再奴才于本年五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据耆英等预筹海防事宜。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指示周详，奴才曷胜钦服。现时逆船南驶北窜，所有沿海各地方自宜先事图维，慎防严密。

奴才当即遵旨查照前任将军耆英预筹海防事宜条款，会同奉天府府尹飞速密飭沿海旗民地方官，于所属海口以及岛屿，务将瀑布流泉，或散其脉络，或截令中断，使之缺流。民间日用井眼，令其运石于旁，除酌留一二处，以供汲取临时填塞外。并预购毒药，密为收贮，以备置放井中，俾令逆夷服之，可制其命。所有滨海内外地方，严禁居民牧放牛羊，畜养之家预为藏避。至岸边有柴薪处所，概令砍伐净尽，留作火攻备用。总期设法筹画，预防周密。该逆如敢北来，务俾无隙可乘，技穷势迫，庶更易于攻剿矣。

所有奴才遵旨严飭，预为准备，严加防守情形，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加意准备。钦此。

### 四七一、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悉心核办发去 筹议防剿机宜各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

前因牛鉴奏宝山接仗情形，当经降旨，著讷尔经额等先事预筹

堵御。并将自涧河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前路之炮酌移后路。该督于接奉后,如何筹备以臻妥善,著即迅速具奏。兹发去筹议防剿机宜各条,并著讷尔经额体察情形,悉心核办,总期布置周密,以操胜算而遏逆氛,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附件：筹议防剿机宜十三条

一、海口自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后路接应,拟用察哈尔马队。

一、大沽南岸至山东连界之狼坨子一带接应,拟用察哈尔马队。

一、北塘北岸至洋河口一带,于后路空阔处,择要来往接应,拟用吉林马队。

一、山海关、秦王岛后路接应,拟用黑龙江马队。

一、北塘北岸后路仍须接应,拟由胡超管带陕、甘兵内酌拨。

一、天津城内少井,向系取汲外河,总督临时似应移驻天津城外之贺家口一带屯兵扎营,且弹压城外商船粮船,声势更为联络。

一、逆夷船载马匹似不专为上岸乘骑而设,且又多置竹人,或即系火龙经所载真马假人烧营之法,于上岸后发机冲突。其上岸处所必在荒僻海沿,我兵瞭见,迅即飞报,后路驰往,乘其半渡,易于攻剿。我兵复于近岸,相度地势,埋伏夹击。如猝不及伏,即先用火球火弹抛掷,再用藤牌兵滚斫马足,马必惊逸,我兵再以枪炮横击之,使其人马不能相顾,可期得手。

一、大沽、北塘南北,陂陀高下处所,宜多设疑兵。该逆见营盘旗帜屯扎,必并力攻扑,及至近前,却系虚设旗帜,我兵恰绕出后路掩击,使该逆猝不及防。或后路本未设兵,而前面反有游兵往来,待彼直扑,我兵又从左右抄击,将该逆冲断,首尾不能相顾。所谓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左实右虚,左虚右实。种种出奇制胜,该夷必形警溃。

一、自涧河以东至山海关各海口并沙岸渔户，先期密遣人与之杂处，倘夷匪于空僻处登岸，必劫令引导，即可诱入夹击。再假扮商渔各船为之引线，诱令夷船搁浅，台湾制胜即用此法。惟此等诱贼之人必须亲信弁兵乡勇，加以重赏，方可密遣得力，否则为夷所饵，不可不防。

一、大沽、北塘拦江沙外，夷船炮力不能及我炮台，必用杉板多只驶入，以火箭火弹焚击台上之兵。渔网棉被以之御炮子则不足，以之御枪丸火箭则有余也。

一、杉板驶入内河，较之洋面攻击大船似易得手。或于水底暗伏水勇，用计凿沉船只，又于岸上多设枪炮，两面夹攻，或用火球火弹焚烧其船。随机应变，可期制胜。

一、大沽海口防御严密，该逆自不肯径进，必于闲旷处所，用小船载人，分起运送上岸，我兵闻信，自应分兵抵御。但夷情诡诈，或佯于此处进兵，诱令我兵用全力堵御，实则于他处复用船运送炮位人众，上岸滋扰。甚至夷兵登岸后，绕至我兵后路截杀，则前面之炮均不得力。总须先事预筹，思一万全之策，方不堕彼奸计。

一、逆夷于偏僻海边，运送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击，势必攫其凶焰，自应于岸上设伏抄击，方易得手。惟沙岸一望平漫，岂能处处布置？该逆于无人之处亦必不空开炮火，拟于岸上距村庄较近处所，择地设伏。俟逆夷扑抢前来，或从两面夹击，或从后路兜剿，则夷匪离船已远，必致惊溃。

以上各条，臣等遵旨酌议，是否可行，应请飭下该督等悉心筹画，因地因时，相机办理。

四七二、著两江总督牛鉴逐条查奏吴淞上海失守等详情并协力分防附省港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牛鉴奏，上海失守，逆船驶抵松江城外，并查明吴淞接仗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该逆占据宝山，将本地强壮丁男为之搬运物件，陆续留住，补充毙夷之数，殊堪痛恨！前在吴淞接仗时，击坏大船二只，是否即系搁浅之船？该逆于十一日，从新闸绕进上海北门，上海遽已失守。该处是否有将弁防御，曾否交锋？现在文武员弁作何下落？逆船由浦江驶入松江城外，官兵出城严阵以待，该逆开放大炮五、六十声，我兵回击，逆船仍由原路驶回。既已接仗，何以并未击坏该逆一船？其杉板船丈尺，约有若干？有无装载大炮？据称由上海新闸至青浦黄渡桥、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均已节节设伏堵截，所奏亦未明晰。仍著该督逐条查明，并将如何堵截之处迅速详晰具奏。至松江由泖湖而进，直达苏郡，实为省垣要隘，著牛鉴督饬文武员弁，并力防堵，勿令逆夷窜入。其附省各处港汉亦应协力分防，切勿顾此失彼。

又另片奏，松江防兵未便拨往苏州等语。昨已降旨，谕令耆英、伊里布前来协同筹办，并谕令奕经于参赞大臣内酌调一员赴苏，统兵防御。刘允孝所带之兵如尚未到，著即探明催提，务令及早抵苏。该督惟当公同商酌，保守省垣，并相度机宜，力筹攻剿，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七三、著赛尚阿驰往天津会同讷尔经额 商办事件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著派赛尚阿驰驿前往天津，会同讷尔经额商办事件。所有随带司员理藩院郎中上行走文康、户部候补主事丁守存，著一并驰驿。

钦此。

### 四七四、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与赛尚阿详细筹划 天津筹备各条未臻尽善之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讷尔经额奏遵旨筹备一折。又另片奏查察天津地势情形等语。朕详加披阅，所议各条尚属周妥，其中有一二处尚须究论，以臻尽善者，已派赛尚阿驰驿前来，会同该督面商办理。著俟赛尚阿到后，与该督详细筹画，再行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七五、著四川现任各官员不必一律 捐资助饷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海疆经费浩繁,降旨令各督抚熟筹良法。兹据宝兴奏,自该督以至知府各有捐输,借伸报效等语。国家经费有常,当此制用孔亟之时,必应宽为储备,全在各该督抚因地制宜,悉心筹画,总期于经费有益,而仍无拂于民情。即如绅士商民情殷报效,原不能阻其急公好义之忧,亦不可稍涉抑勒,若现任各官员一律捐资,殊非朕意。所有该督等自请捐输之处,事不可行,著无庸议。

钦此。

#### 四七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遵旨严防海口 并复陈漕运经行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跪奏,为遵旨严防海口,并复陈漕运经行各处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本日据麟庆奏,查勘海口,昼夜巡防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垂廬海防、漕运,指示周详。跪诵之余,曷胜钦服。伏查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漕船均已渡黄,现在湖南三帮亦已提催抵坝,即日灌注,连樯北上,相[□]海口尚远,逆夷无从窥伺。惟水手短纤人数众多,恐有奸匪混迹,前奉谕旨,设法严防。臣即钦遵筹议复奏,一面飭属加意稽查,专派河标中军副将秦攀蓁,在黄河以南董率弹压。其渡黄重船飭委前署副将事松江营游击安振国押送出境,谕令见有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拿究。船行极速,水手安静,堪以仰纾宸廬。

至臣标所辖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一二处,自曷夷滋事两年以来,叠飭该管将弁带兵巡防。昨准督臣咨会,宝山、上海均已失守,贼氛愈近。查黄、灌等海口外,虽有大沙拦护,逆舶不敢驶近,而杉板小船难保不潜来窥伺,防范尤应加严。除飭庙湾、佃湖二营



上紧巡防瞭探，并谕河苇各营，将所选河兵勤加团练，以壮声威而资守助。俟湖南帮船催过中河，即飭委淮海道赵廷熙亲往督巡，以期周密。至漕运经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为门户，而自海入江要隘则以江阴县鹅鼻嘴为最。缘该处江面甚窄，对岸炮力可及，且下伏礁矶，水路曲折，南厓山势陡峻，有险可凭，迤上则有鬪山关及焦山、象山，层层销钥。臣于本年二月赴扬州时，见现署两淮运司前常镇道但明伦，与之详论沿江形势。该司曾周历相度，即言长江虽为天堑，而由海门入江之路扼险守御，必当以鹅鼻嘴为先。臣复询之署狼山镇总兵事河标副将秦攻蓴，所论亦合。兹据该运司会同常镇道周攀稟请添兵裹粮，前往鹅鼻嘴驻防，极中肯綮，可期得力。至瓜州江口内河道属臣管理，其扬州营向隶督标准安营，向隶漕标。臣惟当督同该管道随时小心筹防，并严拿汉奸，以冀仰副圣主谆谆训诫至意。

所有遵旨办理情形，谨恭折复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四七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遵旨驰抵江苏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奴才耆英、伊里布跪奏，为遵旨驰赴江苏，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本年五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有旨谕知耆英，令其暂缓赴粤……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耆英前将折回杭州，及驰赴嘉兴一带择要驻扎缘由，于五月十一日恭折驰奏在案。嗣于十三日行抵嘉兴，察看地方情形，尚为安谧。惟大帮夷船正在江苏吴淞口停泊，并闻宝山、上海两县均已失陷，逆焰方张，恐各处港汊纷歧，难免乘机内窜。奴才耆英当即移驻两省交界之王江泾，

扼要控制，一面探听情势，酌量应援。旋据两江督臣牛鉴咨称，已奏请飭令奴才耆英，带领一二千官兵赴苏防堵。查嘉兴驻扎官兵无多，究应带领何项兵丁之处，当往返咨商扬威将军奕经，咨复两江督臣在案。兹复接奉谕旨，命奴才等驰往江苏，会同督臣牛鉴，酌量情形，妥为商办。奴才伊里布甫接乍浦副都统印篆，在嘉兴一带驻扎弹压，当即来至王江泾，会同星驰前往。惟闻宝山、上海夷船现有退出吴淞口外之信，是否意图他往，抑尚思去而复来？夷情叵测，均难逆料。奴才等到苏后，会同督臣牛鉴体察情形，妥商办理。

再，奴才耆英原带盛京佐领兵弁十三员名。又奴才等所带杭州满汉官兵十八员名，并前次奏明带赴嘉兴之四等侍卫咸龄，山东沂州府知府陈晋恩，抚标中军参将尚安泰，外委陈志刚、蒋胜喜，此次奴才等仍请带往江苏差委。其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六品顶戴管通群，在籍刑部郎中严达，石浦同知舒恭受，主簿严锦堂，嘉兴协副将福禧，仍飭回杭州当差。至乍浦副都统印，奴才伊里布遵旨派乍浦协领德克济布，赍印送交署理杭州将军特依顺，拣员派署。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等遵旨驰赴江苏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七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接到英军复文 已委陈志刚等往送照会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再，前经据报江苏洋面逆船停泊较多。奴才伊里布在省，与扬威将军奕经商议，事关紧急，书写单衔照会，戒其称兵，责以失信。当差外委陈志刚驰送。迨陈志刚驰到江苏，其宝山、上海业经失陷，该外委仍将奴才伊里布照会投交。该苗目即有复文，内称现已

集兵，不得不战，并有约实一处办事地方等语。查该酋目向来不通文理，今解其词意，似约地会商。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复再四熟商，以事更较前危迫，不得不设法办理。随商定发给会印双衔照会，拣派外委陈志刚、广东通识陈巢，令其星驰送往。今将所发会衔照会抄录恭呈御览，统俟该酋目如何复信，再行奏闻。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附件：耆英伊里布给英人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奏呈（军录）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宗室耆、钦命乍浦都统·前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红带子伊，为照会事。

兹于五月十五日接到来文，均已阅悉。此事原非微末之人所能议论，所言约实一处办事地方，是当之至。不知约在何处？今本大臣将军、都统前阁部堂专字奉问，如在浙江，即在镇海；如在江苏，即在松江。俟复书到日，定在何处，以便公同商酌，前往见面。两国之事，天必鉴之，若不实心相待，天必罚之。须至照会者。

朱批：览。

## 四七九、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退出吴淞前

### 派参赞及耆英伊里布毋庸来苏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夷船退出吴淞，苏省暨水陆各要隘业经分兵守御，毋庸再事征调，已飞咨钦差大臣耆英折回嘉兴，以重防守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十七日，将逆船全数退出吴淞，上、宝两县地方檄委文武，带兵前往弹压安抚，并飞飭沿海口岸加紧严防，由驿驰奏

在案。前于十九日辰刻，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现已有旨，飭令奕经酌派参赞一人，带兵赴苏。并令耆英、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该督相机筹办。江南提督已飭令刘允孝兼程赴苏署理矣等因。钦此。臣伏查此次收回各路散兵，除松江本营飭令归伍外，尚有四千数百余名。苏州省城，前派总兵王志元带徐州营兵七百名，安抚标兵三百五十名，漕河两标兵共一千二百名，均在宝带桥，蓑衣浜扼要处所，安插防御。扬威将军派拨之广西兵一千名尚未到苏，其江宁旗营兵八百名，拟俟广西兵到时，仍飭回江宁省城防堵。并由抚臣派员堵塞近省泖湖要口，该逆断不敢飞越内犯。其福山海口，由常熟、昭文县排钉木桩，仅留一舟之地，以便民船出入。复经臣添派常州、宁国两营兵二百四十名前往守御。刘河海口由太仓州筹筑土坝，查该处水道浅狭，大船不能驶入，复经臣派徽州、潜山等营兵五百余名前往守御。青浦地方逼近松江、上海，已派安庆营兵三百名前赴该县弹压。嘉定地处腹里，民情坚朴，各村自团义勇不下万人，并经臣派吴淞营兵二百名，在罗店地方为之援应。

至臣驻扎昆山，所辖之三江口、白搭湾，并青浦县所辖之黄渡各口岸，南达泖湖，北通太仓，东至上海，西为进省要路，业调减运废船，以备载石沉堙，杜其内窜，中留河面丈许，以听民船往来。所有未经派出之各营兵一千数百名，均飭令分段设伏，层层预备。至泖湖直达省垣一路，据松江府禀报，探量水势，除泖湖口门宽三十丈深二丈外，一入口内，湖水不过数尺，且有浅至尺许者。此该逆所以横罗泾、斜塘两次探水，废然而返，是其明验，可无虞其驶入。惟查松江郡城，该夷两次进攻，均被击退，全赖总兵尤渤带兵二千名先期来松，深资保障，是此项劲旅，该郡民心实恃以无恐，似未便分拨以减兵力，借可安顿人心。容俟湖北提督刘允孝到苏时，再为面商一切。或尤渤仍驻松江，或刘允孝赴松，其尤渤所带之兵另行调派。总当因地因时，筹画至当，不敢稍涉迁就。

至前次奏明，咨调耆英带兵来苏，并咨明扬威将军派兵应援，系属万分紧迫，恐悞事机，是以一面奏请，一面咨调。现在逆夷退出吴淞，江苏各口，均经臣会同抚臣，相机择要分兵防御，已无虞其窜入。因思嘉兴一郡实江、浙两省之门户，适接浙抚来咨，浙省洋面夷踪不少，自未便舍彼就此，转致不能兼顾。臣昨已飞咨该大臣，仍驻嘉兴防守，并咨明扬威将军在案。兹复钦奉谕旨，令奕经派参赞一人来苏，并令耆英、伊里布驰赴上海，会筹办。仰见皇上绥靖海疆务出万全之至意。惟查目前情形又有不同，所有参赞一人并耆英、伊里布均各有责成，似可无庸来苏。

愚昧之见，是否如是，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八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谢暂缓 治失吴淞宝山之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钦奉上谕，暂缓治臣失律之罪，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具奏，逆夷闯入吴淞，宝山失守，自请从重治罪一折。于五月十九日钦奉上谕：此次该督身冒矢石，亲自督战，因该处地滨海口，无可捍蔽，以致有此挫失，著暂缓治罪。该督惟当振刷精神，力图补救，断不可稍挫锐气，以致再有疏虞。钦此。臣跪读之余，感悚惭惶，涕泣不能。仰视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殊遇，简畀两江总督，正值逆夷滋扰，统兵防守吴淞。半载以来，与提臣陈化成讲求戎政，布置严防，务求守固战胜，有备无患。詎期逆夷大集船炮，突入吴淞，以致提臣阵亡，危城失守，臣捶胸指发，五内皆摧。虽万死不足塞责，乃蒙皇上曲加矜宥，缓治其罪，仍谕振刷精神，力图补救。臣何人斯，受兹怙冒，虽肝脑涂地，何足仰报逾格之鸿慈。臣

惟有竭尽驽骀,督率地方文武在防将卒,各鼓锐气,多方相机捍卫,务保封疆,以期稍赎前愆于万一。

所有微臣式微惭悚下忱,谨附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八一、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宝山 城外停泊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正在缮折间,据嘉定县探报,五月十六日,宝山城东门外大夷船桅上有逆夷用白旗招扬数次,各夷船起碇聚拢,三四只一排,团团聚泊,并有沙船四只,乌船二十余只附旁夷船。又有逆夷数人进城,搬去庙内钟鼓,并将关帝像迎至大夷船上。又海关税屋前有轰损大夷船一只,修造多日不能成功。十六日拆板移至西炮台口,船身约长三十余丈,船内拖出死夷约有二百余躯,俱用三板船载往外洋。又有击坏火轮船两只,在东炮台脚修理,尚未成功。又谭家浜口有击坏火轮船一只,修造不成,纵火焚烧,船板沉没等情。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八二、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北驶 并寻获陈化成尸身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再,顷据南汇县探报,十五日酉刻,瞭见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余只往北驶去,显有滋扰山东、天津情形。该逆灭绝天理,大肆猖獗,愤懑实不可言!除飞饬崇明、狼山两镇加紧防御,一面飞

咨山东、直隶督抚一体严防。至提督陈化成尸躯，现据禀报在苇塘寻见，舁至嘉定县城。当囑令该县营文武妥为收殮，将灵柩护送苏州县垣暂停。俟该家属到日，遵旨将恩赏银一千两，由江苏军需局给发，照料扶送回籍。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八三、护理浙江巡抚常恒昌奏报镇定 各洋英船北驶已咨各省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军录)

再，前据宁波府等探禀，定海等处添有夷船多只，并有北驶之语。当经抚臣恭折奏报。嗣据该府及慈溪县等先后禀报，本月十二等日，探得镇、定各洋共泊夷船四十余只，并闻初七、初九、十一等日，先有船十余只向北开驶，复经抚臣飞咨直隶、山东、江苏等省，严加防范在案。兹臣于接印后，又据宁波府等禀称，十三日复有夷船二十余只开行北去，现在定海、镇海尚泊船二十五只等情。

伏查该逆数日以来，将各船陆续北驶，情殊叵测，是否归入江苏帮内，抑竟远赴天津，均难揣测。至浙洋船数仍在二十只以外，凶焰尚炽。且现准两江督臣牛鉴咨会，逆船于十四日驶近松江府之东汉窰伺，经我兵开炮轰击，该逆向西南驰去等因。臣查苏省松江府之西南与浙省乍浦内河一水相通，逆船由松江退出，难保不闯入浙省平湖、嘉兴等处滋扰。且定海等处夷船为数尚多，亦恐其伺隙蠢动，牵我兵势。斯时江苏、天津等处固应在在严防，浙省亦应格外戒备，以免不虞。

除严飭沿海各属认真防守，并咨各省一体堵御外，理合附片奏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 四八四、著署盛京将军禧恩选大凌河马五百匹解山海关以备更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所有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兵一千名，本日已降旨调往山海关矣。著禧恩于大凌河马匹内再行挑选五百匹，速解往山海关，以备更换。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五、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飭前备蒙古兵二千名赴津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昨据铁麟等奏，预备蒙古兵二千，已驻扎口上游牧，听候调遣。著飭令迅速启程，前赴天津。所有直隶牧青马匹，著全数调回京师牧放，并著该都统等，酌量于上驷院、太仆寺牧群内挑选二千匹，派员管解来京，牧放备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六、著钦差都统哈琅阿将驻关吉黑兵派一半往洋河口一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现在驻关之吉林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关防守，其余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带驻扎。又前驻高桥之黑龙江兵一千名，著即飞调来关，留五百名，其余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带驻扎。并著于巴雅尔、倭克精额、乌浚额、德龄阿、富勒洪额五人内公同商酌三人，管带前往，择要驻扎，以资防御。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七、著吉林黑龙江两将军各选兵一千名派往锦州盛京驻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吉林将军经、黑龙江将军棍。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有旨谕经额布挑选吉林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挑选黑龙江精兵一千名，候旨调遣。将军等接奉后，定已妥为拣调，分派得力之员管带矣。现在逆夷猖獗，有分隳北驶之谣，天津重地不可不密加防范。著经额布即将所挑吉林一千兵，派员管带，前往锦州高桥驻扎，棍楚克策楞所挑黑龙江一千兵，派员管带，前往盛京驻扎，以备调遣。所有该兵丁随带器械，务须精良适用。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八、著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随带巴清德那桑阿等驰赴天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江苏海口现有逆夷滋扰，天津滨海之区自应先事预防。昨经降旨派赛尚阿驰往天津，会同讷尔经额商办事件。赛尚阿著即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会同该督办理防剿事务。巴清德、那桑阿著随同前往，乾清门侍卫托精阿、伊克精阿、倭里布、长山均著一并带往，酌量差遣，俱著驰驿。遇有陈奏事件，巴清德、那桑阿著一同列衔。

钦此。

#### 四八九、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署河南巡抚鄂顺安选抬炮抬枪二三百杆解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山西巡抚乔、署理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现在逆夷猖獗，天津海口防御尤关紧要。著乔用迁、鄂顺安将该省所存抬炮抬枪酌量挑选二三百杆，委员解赴天津，交讷尔经额收存备用。倘该二省所存抬炮抬枪无多，并著赶紧制造，陆续添补，其前调之山西兵一千名，经过河南，著鄂顺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毋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九〇、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会同赛尚阿酌量布置并选步队一二千名赴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据奕经奏，防剿事宜五条，可备采择，兹先钞录原奏，发交讷尔经额阅看，著俟赛尚阿到后，会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周密。

本日已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会同讷尔经额办理防剿事务，并派侍卫巴清德、那桑阿等随同前往矣。现在直隶兵丁尚须添派，著该督于所属各营挑选步队兵丁一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资防堵，更为周密。现已调察哈尔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调吉林、黑龙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带择要驻扎，以壮声威。所调山西官兵，著于河南一带迅速迎提。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九一、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上海失守情形 并加意分段防守入省要隘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署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

昨据牛鉴奏，逆夷闯入上海，县城失守。已降旨谕令极力防堵要隘。本日据程霏采奏，逆船驶近上海县城，署游击封耀祖、守备王嘉谟等督兵卫，力不能支，旋即失守等语。览奏愤懑！该处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锋遽致失守？现在文武员弁作何下落，有无逃避情事？著查明具奏。其各郡县饷银文卷，现已运赴松江府，自不如运至省垣更为妥协。

又牛鉴、程霏采奏请苏州设立粮台一折。所有苏州省城设立粮台，即著派令孙善宝就近兼办。仍会同藩臬两司。稽查文案簿籍，勿令混淆。其分局转输统归粮台综核，以昭慎重。前经降旨谕令耆英、伊里布驰赴江苏，会同牛鉴等商办一切。谅于接奉后，遵照办理。惟苏州省城为根本重地，松江、黄浦及青浦、昆山等处为入省要隘，处处均关紧要。著牛鉴等严督将弁，加意分段防御，可剿则剿，当守则守，毋稍松懈，以致再有疏虞。其调取湖北兵丁，著星速催提入境，以资协防而壮声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九二、著贵州官员不必按年扣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昨据宝兴奏，自该督以至知府各有捐输报效，当以事不可行，降旨无庸议。因思前据贺长龄奏，贵州官员自巡抚以至州县，每年养廉，分别捐出二成，一成储备经费，以分年捐出，且为数无多，业经允准。惟现在四川官员捐输既已未允所请，所有贵州前请按年扣廉之处，亦著毋庸议捐，以昭画一而示体恤。

钦此。

### 四九三、著漕运总督朱树所奏稽查水手

#### 章程应责令卫官出结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朱树奏，遵旨酌议稽查粮船水手章程四条，所议尚属周妥。其粮船抵坝后，不准水手人等留住通州，该漕督现派把总一员前往通州，会同该处卫千总认真稽查。著即责成该卫千总等及地方官查明出结，详报直隶总督、顺天府查核。至本年浙江帮船，该漕督添卫千总四员，专押北上，随时查点。抵通后，押令水手短纤人等随帮回南，不准一名留住。通州、天津等处，亦著责令该卫千总等，会同该地方官出结，详报直隶总督、顺天府，以备稽考。余俱著照所议办理。该漕督即札飭各粮道厅弁，一体认真遵办，无得视为具文。

钦此。

#### 四九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探江浙两省英情并商扼要控制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探近日江、浙两省夷情，并酌量现在情形，商令参赞大臣带兵暂驻嘉兴迤北，就近控制，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五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奏，查探夷踪等因。钦此。又五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上谕：奕经等奏，查探夷船情形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暎逆船只前虽半向北驶，滋扰江苏宝山、上海等县，而据象山营陆续禀报：自西南外洋夷船驶来者，先后约有四十余只，均先向定海停泊。其船形式不一，并载有马匹，据报二百匹或数百匹不等。船中夷人形状衣服均各不同，亦有与暎逆少异之处。或称喃咭、天竺等国，或称吕宋、佛郎机等国，暎逆俱相待甚恭，并供给食用。是否由暎逆纠合前来？只以远隔海洋，差探小船不能久停确查，尚未探访切实。奴才等前次亦因镇海、定海两处逆船较少，即密札上虞、慈溪前路各文武员弁，及郑宗凯、郑鼎等水陆预备，相机暗中剿袭。乃招宝山停泊夷船虽止二只，而金塘、横水各洋面距招宝山均属甚近，时有夷船十余只或二十余只，忽南忽北，往来游奕。定海大衙头、盐仓、竹山门、五奎山等处，各夷船间杂停泊，各国货船亦在其内，均系倏往倏来，转徙无定。是以水陆两路，我兵均未便轻重，致有疏虞。

近日又据探报：大衙头有火轮夷船二只，被炮击坏，现在日夜修补。又有小船数只装载夷人尸首，每五尸一捆，计有七十余捆，自北驶至镇海，乘夜掩埋。又据报：自定海开出夷船三十余只，均挂帆北驶，又招宝山外夷人新到船十七只，亦向东北驶去。其满山

洋面旧停夷船三只,现据象山营禀报,又皆向外洋驶去,俱不知其何往。除驶出夷船及在江苏洋面游奕各船外,此时镇、定两处尚泊夷船二十余只。其北驶各船有否归并江苏洋面,抑系径赴沿海迤北口岸?逆情叵测,实难料度。并查吴淞夷船于攻陷宝山、上海后,连次进犯松江,开放大炮。翼长寿春镇总兵尤渤带兵拒守,逆夷见我兵队伍整齐,防备严密,旋即怯退,而又向西南驶行,意图分窜。奴才等接据探报,查松江与嘉兴地界相连,该逆船只既驶向西南,尤宜预为防范。当即札飭嘉兴防守各员加意守御去后。

兹接两江总督牛鉴咨称:上海、宝山大小夷船于十五日全行退出黄浦,两城逆夷亦俱退去。该逆船现驶至吴淞口外,桅挂白旗,在鸟船洪等处停泊等语。奴才等现已飞咨沿海督抚一体预防。并严札分守口岸文武员弁,实力防守,毋稍松懈。至苏省松江一带,前次警报紧急,奴才等即令总兵尤渤飞速带兵二千前往援。仍恐该省兵力尚单,复将江宁旗兵八百名拨赴苏州接应,现在钦差大臣耆英驻扎江、浙交界之王江泾地方,扼要控制。奴才等又将新到之广西前起兵五百五十名拨至嘉兴,其未到之后起兵四百五十名亦行文札催,径赴嘉郡,一并听候该大臣差遣,共计由浙江调赴苏省官兵已有三千余名。

兹复钦奉谕旨:江苏军务紧要,著奕经酌派参赞大臣一人,带领弁兵驰往江苏,会同牛鉴竭力防守。钦此。奴才等自应遵旨办理。惟是浙省调到官兵共计一万四千余名,陆续拨赴苏省业有三千余名,浙省应防口岸约有十余处,在在吃紧,派拨分防,已属兵分力单,前由奴才等业经据实奏明在案。现在上海夷船既皆退出吴淞口外,似江苏情形现尚不至十分紧急。奴才等公同商酌,吴淞洋面本与乍浦、尖山地界毗连,夷船现停鸟船洪,若稍向南驶,即系乍浦。此时钦差大臣耆英应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由嘉兴前赴江苏,办理夷务,参赞大臣亦须一人带兵赴苏防堵。奴才奕经、特依顺又皆应驻省城,设乍浦、尖山有警,省中并无带兵大员可以派往

调拨，亦属可虑。

查嘉兴迤北之王江泾地方，距松江不过百余里，较之由苏州至松江，程途转为稍近。距苏州省城仅止百里，而在乍浦、尖山两处亦均在二百里内外，实为适中扼要之地。参赞大臣齐慎拟即前往该处，暂为停顿驻扎。如上海、松江一带再有警报，来往不过一日即可赶到，尚不致有迟误，而乍浦、尖山亦可借资控制。至应带弁兵除广西头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已赴嘉兴屯扎，三起四起兵四百五十名尚未报到，已札催驰赴嘉兴听候差遣。奴才齐慎即带领现到之广西二起兵三百名，并参将张富随同带领四川松潘镇兵五百三十名，星夜驰赴王江泾，以资守御。现在巡抚刘韵珂患病告假，奴才奕经即遵旨会同参赞大臣特依顺、护理巡抚布政使常恒昌妥商防守事宜，断不敢稍有疏忽，上廑圣怀。

再，江宁旗兵八百名已抵苏州省城，现又札飭撤回江省驻防，合并陈明。

所有查探近日江、浙两省情形，并酌量商令参赞大臣带兵暂驻嘉兴迤北，就近控制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九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遵旨锁

### 拿提督余步云解京审讯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折）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锁拿提督余步云，派员解京审讯，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寄到，四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浙江提督余步云经朕畀以海疆重任……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赏功罚罪，权衡至当之至意。奴才等跪

读之下,无任钦佩。

伏查已革提督余步云由乡勇出身,自嘉庆年间身历戎行四十余年,渥受国恩,荣膺绘像。前因悞逆滋扰浙东,占据定邑,于二十年八月特奉谕旨调赴浙江,随同前钦差大臣伊里布办理防剿事务,旋于十二月奉旨调任浙江提督。是统制军师,激励将士,为其专责。迨至次年二月收复定海,八月逆夷复来攻扑镇海。余步云系久历戎阵之人,即使浙省兵丁素习软弱,亦应设法督饬,尽力抵御,何得辄以兵力不支,金鸡山已失,招宝山下夷船用大炮三面轰击,士卒溃败,遽尔退走。虽复驻守上虞,俾曹江一带不致有失,嗣于大兵进取宁郡时,亦知愧励,该标兵丁告请奋勇随同前进者尚有千余人,究竟功难掩罪。奴才等接奉谕旨,即先密札余步云,现有交办事件,迅速来省,并饬将提督事务及本标官兵安置妥协,委员代办去后。该革员遵即来省,奴才等面宣严旨,该革员惟有伏地碰头,惭恧欲死,自称辜恩溺职,叩求解京治罪。奴才等一面将提督印信交新任浙江提督段永福祇领任事,一面派委题补严州府知府王寿昌同守备刘奇、把总罗得,将余步云锁拿进京,解交刑部听候审讯。

至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失守,究竟何路首先溃散,官兵有无伤亡,惟据浙江参将张从龙、林亮光、都司何一雕、守备金大勇禀报,镇、定接仗时受有重伤。奴才等均经传见,张从龙头面两手俱带火药烧伤,手指拘挛,现仍不能屈伸。林亮光面带刀伤,项受炮伤。左腿刀伤。何一雕面带火箭伤,两腿均受枪伤,现在步履尚不利便。金大勇肋胁带有炮伤。此外各官兵伤亡若干,并究系何员带领何队,由何处溃散,奴才等现已札饬新任提督段永福,详细确查,毋稍含混。一俟查明,即将首先溃散之员弁兵丁,伤亡确数,以及此次乍浦失事官兵并各文员,一并分别开单,请旨从重治罪,以肃戎行。

所有遵旨锁拿提督余步云,派员解京审讯各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即有旨。

四九六、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已将候补知府  
黄冕及家丁余升解京归案讯办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折)

再，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谕：刘韵珂奏，据裕谦家丁余升禀称，提督余步云心怀两端，并据江宁城守副将丰伸泰禀称，曾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等语。本日已降旨，令刘韵珂将丰伸泰调赴省城听候差委等因。钦此。又于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刘韵珂奏，余步云于镇海失守时，退回宁波情节……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当即遵旨，于行抵苏州时即密调黄冕来营，该员已先在江宁省城因病告假。奴才等复行札催该员，迟至奴才将次前进时，始到营禀见，裕谦之家丁余升亦随后到省。惟因彼时进兵在即，当将前次定、镇两城退败情形，未能仓猝查办，暂缓提问各等情，节次据实奏明在案。兹复钦奉谕旨，将余步云锁拿解京，审讯治罪。伏查家丁余升所禀各情既与巡抚刘韵珂确查情形先后不符，所有候补知府黄冕及家丁余升自应解京，听候审讯。奴才现已行文江浙巡抚，将黄冕、余升一并派员押解进京，归案讯办。其谢朝恩之子谢荣光、副将丰伸泰及家丁余升原禀内，尚有知县叶堃共闻共见之语。该员等是否尚须到案备质，应俟刑部提传到日，再行飭令赴部对质。

理合附片奏闻。

朱批：即有旨。

## 四九七、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委解 英人火箭等件赴京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等前奉上谕:朕闻逆夷所用火炮内暗藏火箭等因。钦此。查逆夷一切军器制造皆极精利,而火箭一项尤为秘惜不以示人。惟接仗时始行施放,又皆炸碎烧残,曾经派员仿制数枝,装配火药,亦不得法,施放仍不灵便。(朱批:大镞火箭经朕飭令僧格林沁,著火器营制造,业经造成数百枝,平放可及三百弓,猛烈堪用。)近日始获得二枝,此外尚有夺获逆夷双筒手枪、鸟枪、及夷刺□刀、炸炮响弹等件。奴才等选其整齐者,即派严州府知府王寿昌等,押解余步云之便,送京恭呈御览。

理合先行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九八、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英船退出吴淞 有北驶之谣现办安抚防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逆夷全数退出吴淞口外,现在筹办安抚、防御各事宜,并夷船有北驶之谣,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逆夷闯入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守,并逆船驶往松江,旋即退出,即经先后俱(具)折,由驿奏闻在案。兹本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逆夷侵犯宝山等因。钦此。伏念宝山失守,在臣负疚已深,仰蒙皇上曲赐优容,尚不遽加谴责,并荷多方指示,悉协机宜,跪诵之余,感愧与悚惶

交集。

其上海失守以后，所有一切情形，前已恭折奏报。惟该处存贮饷银，虽经苏松太道巫宜禊运赴松江，而军火、器械业经散失。现据署右营游击封耀祖禀称，该逆将上海铜炮搬运上船，镇炮全行毁坏，所贮加工火药仅剩空罈。查吴淞塘岸安设洋铜大炮尤多，自必悉盗寇用，上海抬炮则已荡然无存，闻之实增愤懣。前据松江、宝山等府县探报，十四日夜间，上海城内夷人鸣号，十五日巳刻，黑白夷人全行上船，其火轮、大小船只当时驶出吴淞口外。惟有现修击坏之船四只，风闻须俟十八日开行，内有两只修不成功，即拆板片沉没，并移出夷尸二百余躯，另用脚船装载，均即退往距宝山城十里之洋面停泊。该处探报，似有开往崇明之谣。查该逆前次在吴淞接仗时，虽经官兵击坏夷船四只，轰毙夷匪数百名，究未大受惩创，况数日之内，连陷二城，复又两至松江，并闯入泖湖，测量水势，何以不旋踵即行全退。现准浙江抚臣咨会，镇海等处停泊夷船数十只，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四十余只，内有夷马数百匹。或云来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吕宋等国，闻往上海、天津等处窥伺。并据南汇县禀，五月十五日，夷船四十余只，内火轮船四只，自羊山洋面往北驶去。又据常熟县禀，十七日有二桅夷船一只，在于钱泾海面游奕各等情。是其心怀叵测，殊不可问。

此时上海商贾已照常开市，人民迁徙者亦渐次搬回。该逆前进上、宝两城，因商民播迁不少，是以掳掠无多，并无伤人及奸抢妇女之事。第该二县被其蹂躏，抚绥弹压，事有兼资。臣与督臣已飭委员驰往体察情形，分别妥为经理。此外沿海各口及凡通达内河，均已节节设防，并于扼要处所，盛载土石，凿沉拆造粮船，仍于中间留出口门，俾民船往来，无虞梗塞。兹复仰蒙恩旨：飭令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来苏，所是防守事宜，容臣会同妥协筹办。至苏省前因兵力单薄，已调拨徐州兵七百名、扬州营兵二百五十名，收集河漕两标兵一千二百名，又由扬威将军派来江宁满营兵

八百名,尚有广西兵一千名未到,足资调遣而壮军声。前此省城居民,因该夷火轮船驶入泖湖口内,颇觉惊疑,间有搬移他往者,经臣出示晓谕,毋得相率效尤。兹逆夷退出吴淞,臣复剴切示知,令其旋定安集,日来民情已极静谧,堪以仰慰宸廑。

第浙洋夷船现已逐渐增添,且有前往天津之谣。据南汇县探报,船多向北驶去,复称欲犯崇明,又有直达扬子江之说。臣已会同督臣,先将江宁满营兵八百名,飭赴镇江驰扎。该逆行踪诡譎,难保非声东击西,而既有此谣,自应飞驰奏报。除咨明江宁将军、京口副都统并飭属小心防范外,相应请旨敕下直隶、山东、奉天各督抚将军,一体严防,以为有备无患之计。

所有逆夷退出吴淞,并船只现有北驶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四九九、江苏巡抚程裔采奏为吴淞口 外又到英船现飭严加守御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拜发间,接据宝山等处探报,十九日吴淞口外又到大小夷船十余只,内有昨已北驶之船,今又驶回,连船共有四十余只,截留沙船鸟船十余只,每船拉去两人等情。查该逆行踪无定,前次上、宝两处毫无所获,难保非复图进口滋扰。现飭将收集官兵,于宝山罗店一带及上海之东沟地方,严加守御。其余福山、刘河等处,并飭一体严防,即内河港汊亦俱层层布置周妥。现准钦差大臣耆英、乍浦都统伊里布咨会,已遵旨星驰来苏,统俟到日,即会同督臣妥为筹办。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〇〇、江苏巡抚程裔采奏为饬属堵御  
上海通达苏州省河各要道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逆夷闯入吴淞,宝山县城失守,业经臣恭折由驿驰奏在案。现在逆船驶至黄浦江内,上海情形危迫,所有通达苏州省河各要道,已分饬所属设法堵御,务使截其来路,俾该逆无隙可乘。一面认真弹压稽查,严加防范。刻下省城民情尚称安谧,差堪仰慰宸廑。

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五〇一、护理浙江巡抚常恒昌奏为英船  
有南驶之谣现饬属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军录)

护理浙江巡抚布政使臣常恒昌跪奏,为夷船现自江省退出,并有南驶之谣,现饬各属从严防堵,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抚臣刘韵珂饬委护理抚篆,于本月十八日接即任事,业将到任日期于二十日恭折专弁奏报,并将夷船情形附片陈明在案。拜折后,旋接两江督臣牛鉴来咨,据上海、宝山两县探报,逆夷将大小船只于十五日全数退出吴淞口外,船上俱张挂白旗,有十八日向南驶去之信。上海、宝山城內俱无夷逆踪迹等因。臣查该逆于初八日攻陷宝山,十一日进陷上海,十二、十四等日两至松江窥探,并未大受惩创。察其在乡湖探量水势,似尚有内犯之意。乃忽于十五日将各船全数退出,居心实属叵测。该逆之耳目向以旗帜之红白为识,别红则进兵,白则停止,历来皆系如是。今在红之船忽然改

换旗色，不知是何诡计。惟其船欲于十八日南驶，自系仍回浙洋，现在定海等处停泊夷船尚在二十只以外。苏省之船如果复全数驶回，则浙洋船数愈多，难保不分舫窜扰，沿海各属在在均应严防，省城为该逆最所覬覦，曾经叠次窥探，尤应愈加戒备，以免不虞。

除随同扬威将军在省严密防范，并通飭各属一体认真堵御，一面探明各船果否实已回浙，另行奏报外。所有夷船自江省退出，分头防堵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〇二、著八旗汉军挑炮二百位交 赛尚阿带津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著八旗汉军，每旗各挑选神机神枢炮二十五位，共二百位，交钦差大臣赛尚阿带往天津备用。

钦此。

### 五〇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就本 地兵弁加意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江宁副都统兴、京口副都统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德珠布、兴伦奏，江宁京口重地，加意谨防一折。据称江南省会要隘殊多，京口迫临江岸，为南北咽喉最要之区，逆夷虽未入江，甚为可虑等语。江南省城现有旗兵二千余名，京口驻兵一千五百余名，仅敷守御。所请调西安旗兵一千名，程途辽远，恐缓不济急，

即使调齐，而以一千名兵丁分隘防守，亦觉单薄，无济于事。惟有就本地原设兵弁加意防堵，或激劝本地土著民人同心防守，或于江河扼要处所设法填塞，阻其内犯之路。现已谕知扬威将军、参赞大臣，酌拨兵丁一二千名前来应援矣。至汉奸为逆夷助虐，尤为可恨！该将军副都统等，务当随时留意侦察，严行惩办，以绝奸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〇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选兵一二千 名交牛鉴等酌派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据德珠布等奏，江宁、京口重地，兵力较单，恐逆船入江内犯等语。著奕经等在统领各兵内挑选一、二千名，派员管带，速赴江苏，交牛鉴等酌派要隘，以资防堵，毋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〇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 遵旨议复海防各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军录）

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接奉廷寄谕旨，密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本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前经屡次降旨，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夷船驶入，不得与

之海上争锋,致难得力,计惟云云。钦此。正在复奏间,于十九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八日奉上谕:前因牛鉴奏,宝山接仗情形云云。钦此。并将筹议防剿机宜各条钞发前来。

臣查前于本月十四日接奉密谕,并钞寄牛鉴原奏一折。细审宝山接仗情形,海塘近滨大海,该逆排列大船桅炮,封面交锋,后路限于地势,无可接应,以致失利。此间各处炮台俱在内河两岸,距拦江沙二三十里不等,该逆大船桅炮势不能及,与南省海上争锋情形迥异,地利实有可恃,正合皇上指示机宜。当经遵旨,将一切筹备情形分晰密奏在案。兹复详阅飭发筹议防剿机宜各条,谨将核办缘由,并于各条内参以己见之处,敬为皇上陈之:

一、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又大沽南岸至山东连界之狼坨子一带,后路接应均用察哈尔马队两条。又北塘北岸至洋河口一带,后路接应用吉林马队一条。又山海关、秦王岛后路接应用黑龙江马队一条。查沿海地势洼下,马队安营须择高阜之区,又必声势相联,遇有缓急,逾时可到,方资应援。大沽迤南至狼坨子计程二百余里,若马队一处安营,即在适中之地,相距亦有百里之遥,此后大雨时行,荒滩泥淖,绕路驰驱,更属纡远,诚恐缓不济急。似应分为两起,各择就近之地安营,以期接应得力。查狼坨子后路之齐家庄,上年曾经钦差奏请安兵三百名,以备接应。距该庄六七里之羊儿庄,地形高燥宽平,以马队五百名于此处安营,则迤南至狼坨子,迤东至赵家沟、徐家沟、张巨河等处地面,仅止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均可接应。又商各林地方亦属高燥宽平,以马队五百名于此处安营,则迤南至驴驹河、唐巨河、马棚口、祁口,迤东至葛沽、大沽等处地面,亦五六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均可接应。臣筹议如此,仍俟钦差大臣赛尚阿来津,再行商定。至大沽北岸至北塘一带,涧河至洋河口一带,既山海关、秦王岛三处,地面远近不同,接应马队应于何处安营,使处处均资得力,已分别咨商钦差都统哈琅阿、提臣胡超、正定镇向荣、宣化镇石生玉,各就地察看形势,再行



妥筹定义具奏。

一、北塘北岸后路尚须接应，拟由胡超酌拨陕兵一条。已函商提臣胡超酌拨数百名，以备临时拣派委员，带领前往。

一、天津城内少井，向系取汲外河，总督临时似应移驻城外之贺家口一带屯兵扎营，弹压商船粮船一条。查天津府城至大沽一百余里，臣奉旨驻扎郡城，设逆夷有警，处处皆须照料。即如前奉谕旨，防递夷书一节。臣届时自须前赴海口，相度机宜，遵旨办理。至郡城之内，现在团练义勇，固结人心，布置均已严密，设临时专驻城外，又恐人心惶惑，防范疏懈。臣思各路扼要，皆有大员带兵防堵，臣拟临时酌量情形，往来策应，不必专驻郡城，（朱批：必得郡城毫无意外之虞方好。）亦不必专驻他处，变动不居，似为合宜。至商船经由海河，节节有弁兵稽查，臣驻扎郡城，近在咫尺，上下往来，亦均在海河一带，足可镇驭。粮船则并不经由海河，另有派出员弁专司弹压催趲，至城内少井，因地俱斥卤，有水皆碱，是以取汲河水，窃谓逆夷无论如何猖獗，恐其逼近城垣，城中乏水，此万有一然，不可不虑。而城西即系运河，不虑无水可汲，臣惟虑该逆诡诈万端，（朱批：所见好。）临时或携带毒物，乘潮长之时投于河内，河虽宽大，而毒流易染，不可不防。臣拟临时出示，晓谕兵民，汲水务在务潮退之后，潮长不准取水，以防奸计。

一、逆夷船载马匹似不专为上岸乘骑而设，且又多置竹人，或系火龙经所载真马假人烧营之法，于上岸时发机冲突一条。查养马必须水草，闻夷船行走海洋，淡水甚艰，供人之外，谅不能再以供马。（朱批：朕亦如此料及，然既有此说，不可不究。）且海浪巅摇，载越重洋亦非易事，即使属实，恐亦为数无多。臣沿海一带所挖陷坑当可制此，缘马既无人控制，不知趋避，必致全行堕入坎窞，设用人牵马从容蓦越，我兵枪炮齐发，马必惊逸反奔，且各营俱有藤牌兵丁，或不尽堕于坑，竟有越过马匹，我兵即用藤牌滚刀，伏砍马足，亦能制其死命，可无虞冲突烧营。如在于荒僻处所潜行登岸，

沿海有新建墩台营房瞭望之兵,有往来传报巡签之兵,处处声息相通。一经墩见,即用马拨分头驰报附近营盘,或用后路伏兵,或用后路马队,就近驰往,相度贼之来路地势,或于旁路夹攻,或于要路掩击,足资抵御。

一、大沽、北塘南北坡陀高下处所宜多设疑兵一条。查疑兵之计必须随机应变,使该逆不测虚实。臣前与镇道筹议,于大沽南岸浅滩之上,故张旗帜,使逆夷望见奔赴,必可擒获,(朱批:果能如是,好极。)我兵即相机攻剿。至大沽、北塘南北两岸均系平旷,并无坡陀,惟产有芦苇之处,可以择地支搭蔽旧帐房,虚张旗帜以为疑兵。容与钦差大臣赛尚阿会同商定。

一、自涧河以东至山海关各海口并沙岸渔户,先期密遣人与之杂处,倘夷匪于空僻处登岸,劫令引导,即可诱入一条。臣已密飭地方官暨带兵将领,先期于兵勇渔户之中选择实在亲信有胆之人,临时予以重赏,杂扮商渔,分布引诱。仍密嘱加意堤防,勿致为夷所饵。(朱批:极好)

一、大沽、北塘拦江沙外,夷船炮力不能及我炮台,必用杉板多只驶入,以火箭火弹焚击台上之兵,应设渔网棉被御其火箭枪丸一条。臣查御炮无过土袋土垒,前以武成、永固试击土袋九层,百步之外,止透七层。故避炮之法必以土垒为先,再以棉絮渔网分懈其力,足资抵御。前又奏明于各炮台上飭堆土垒,横直两层,前一层用直,在各炮之两旁,后一层用横,在各炮之后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炮。而于后层土垒之上,又横以木樑,复盖土垒,联络成棚,外实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装药装子,皆有遮护,可以避其高落之炮子与其火弹火箭。所有土垒等物临时俱用水浸湿,该逆火器自不能伤及我兵。

一、杉板驶入内河,或水底暗伏水勇,用计凿沉船只,又于岸上多设枪炮夹攻,或用火毬火弹焚烧其船一条。查烧船一节,臣已奏明,预备网船百只装载苇草,洒以硝磺桐油,选备精壮有胆弁兵,拟

寅夜带领水勇，绕至夷船后面，乘风纵火，相机焚烧，可期得力。至杉板驶入攻剿之法，前折亦经奏蒙圣鉴。惟暗伏水勇凿沉船只一节。逆夷狡黠，未必任我凿船，毫无知觉。（朱批：原属不易之举。）且凿船亦非一时可穿，此间虽有素识水性之人，亦不能潜伏水底经久不出。臣前奏明，满河沉铺渔网入水五六尺，渔网柔软牵缠之物，可以缴轮，可以墨舵。至于浅滩之上则用木桩鹿角杈刺其小船，使该逆纵有知觉，无可如何，我兵用枪炮乘势攻剿，足可制胜。

一、大沽海口防御严密，该逆不肯径进，必于间旷处所用小船载人，分起运送上岸。或佯于此处进兵，诱令我兵用全力堵御，实则于他处复用船运送炮位，上岸滋扰。甚至夷兵登岸，绕至后路截杀，则前面之炮均不得力，总须先事预备一条。查该逆诡谲多端，声东击西，是其惯技，不可不加意严防。是以臣前奏，润河口一带即用北路之兵接应，祁口一带即用南路之兵接应，大沽、北塘两处大营屹然不动，决不可舍此顾彼，以致该逆乘虚而入。至虑该逆用船运炮上岸一层，窃计该逆滋扰南省，非止一处，但闻其大船大炮得手，未言载炮上岸得手。昨奉廷寄敕发扬威将军奕经等所奏防剿事宜五条。内称逆夷登岸，总以五人鱼贯一排，腰插手枪，背插火箭等语。又该逆最畏抬炮等语。是该逆手枪火箭不及我之抬炮，已有明征。且沿海潮长潮落，近岸数里，泥淖难行，运一小炮亦须费数十人之力，该逆当不为此迟钝之事。即使奸谋难料，要不过炸炮等类在空旷无人之地既无所施，使其深入，则离船已远，盛暑之时又无水可以取饮，我兵自可相机攻击。惟绕至后路截杀，则前面之炮均不得力一层，最关紧要。查大沽、北塘等处均系一面临河，附近并无可以绕至后身之路，而炮台各后路层层安兵，既为炮台接应，即以防其抄袭。且查各失事地方所称绕至后路一节，皆系汉奸接应，此地无汉奸接应，尚可自信。再我以两轮四轮小车装载炮位，为各后路兵丁前锋，更以抬炮竹炮继之，该逆即从后绕来，我开炮轰击，彼之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炮火早已及彼，必不能

昌死前进。是其绕至后路者，我以接应之兵攻剿其前面之船，正可用炮台上各炮轰击，令彼水陆不能兼顾（朱批：果能如是，何虑之有？然必须确有把握方好。）攻打更见得力。总之前路有兵有炮，后路亦有兵有炮，在后者知炮台之防守结实，无虑其攻犯，一意防其绕越上岸，正可乘其抄袭，并力剿擒。在前者知后路防袭严密，无虑其绕越夹攻，一意轰击驶入之船，心定力坚，断无不得手。此攻守之实在情形也。至逆夷于偏僻海边运送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击，势必攫其凶焰，应于岸上设伏抄击，并距村庄较近处所择地设伏一条。所论情形与此条及逆夷用船载马一条，大略相同。查沿海一带滩宽窄不一，非处处有岸可登，且该逆以船为巢穴，上岸滋扰，必思退步，决不于距营辽远村落俱无之处奔走窜越。设竟于偏僻处所登岸，我之墩台及传签兵丁一经瞭见，即用马拨分头驰报，后路马队及接应之兵均各就近驰往，该逆在海岸荒滩之上，泥淖难行，又有陷坑阻遏，我兵即用抬炮竹炮鸟枪趁势轰击，方见得力。其就近村庄，臣亦已密飭各处带兵将领择地设伏，以备夹击兜擒。

以上十三条，臣遵奉谕旨体察情形，悉心核办缘由，理合密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细参所议诸条，朕颇放心，即稍有斟酌之处，亦皆易易。另有旨。钦此。

## 五〇六、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奕纪 临时随同往来策应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奕纪在津，臣时与计议筹备海防事宜，心思细密，深究韬略，制备军器尤为精熟，众论交称。前监制火箭两万枝，并铸造抬炮百余个，围圆五寸，装药二斤，余同火箭，均可致远。三百数十弓

箭，其平直炮至落处始行炸裂，水陆用之，均可得力。臣现将火箭分拨海口各营备用，炸炮拟届时分给水勇作为烧船之具。至奕纪现以海防紧要，志在奋勇向前，愿往大沽海口勉图报效。臣思大沽各炮台带兵将官均已派定，陈金缓亦遵旨移后，接应南岸炮台。葛沽则有提臣周悦胜驻扎，葛沽后路碱水沽、白塘口一带，地亦扼要，将来山西兵到郡，拟令善禄带领驻扎。是海口一带均有大员带兵防堵，奕纪临时与臣一同往来策应，即可随处效力。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〇七、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重兵驻守宝带桥并于松江近城先伏精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牛鉴奏，逆船再犯松江，复经官兵击退一折。据奏十四日寅刻，该逆又以火轮船二只、二桅大船三只驶向东汉，似欲上岸接仗。寿春镇总兵尤渤整队相持，逆船连放大炮，我兵均伏在地，随用抬炮火枪更番叠进，逆船始行怯退驶去等情。览奏已悉。惟泖湖已有夷船驶入测量水势，是现虽暂退，难保不别有诡谋，仍思一逞。该督惟当竭力防御，不可稍存大意。所收溃散兵丁四千余名，为数不少，尤当训切激劝，俾人人思奋，志切同仇，毋得稍挫锐气。至苏州城外之宝带桥系入省要隘，该逆杉板船可由泖、淀诸湖驶入，必应重兵驻守。所派徐州、扬州及漕河各营之兵尚嫌单薄，恐不足资抵御。著该督即于收回各兵内酌拨前往，协同防堵，当更得力。

另片奏，此次逆夷攻陷宝山，一无所得，现在攻犯松江，意在劫掠。叠经尤渤带兵击退，该城自可保全。万一逆夷豕突而来，力难

抵御,亦必预筹转败为功之策。前此宝山、上海一经逆匪入城,势如瓦解,皆未能预设埋伏之故。著该督酌量地势,倘于松江近城处所先伏精兵,以备接应,即使我兵不支,逆夷蜂拥入城,恣意掳掠,正可出其不意,挥军进剿,可期聚而歼旃。惟该逆诡谲异常,尤须慎之又慎,不可稍有漏泄。所奏陆路坚垒一节,已谕知沿海各处相机办理矣。该督抚等自请治罪之处,暂缓置议,务须激励将士,严密防堵,期于战胜守坚,以赎前愆而图后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〇八、著署盛京将军禧恩山东巡抚托浑布于 各口扼要处所移炮设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传：

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谣,有旨谕令禧恩、托浑布相度地势,预筹防范。现当南风司令,难保该逆不乘风北驶,盛京、山东海口系逆船必由之路,即难保其不分路登岸滋扰。该逆船坚炮利,断不可与之沿海迎战,若徒恃沿海之炮击退夷船,必无把握。该将军等务当恪遵前旨,将前路兵炮移置后层,待其舍舟登陆,先以大小炮相机轰打,分路横击,或从背后抄截,庶可制其死命。著各先事预筹,毋致临时贻误。至盛京为根本重地,防范尤应加严,该处炮位本属无多,若仅于海口安设,后路无继,断难得手。著禧恩妥为相度,于各口扼要处所,将炮位那(挪)移安置,层层设伏,厚集兵力,俟其离岸较远,聚而歼旃,是为至要。昨有旨挑备吉林兵一千往锦州驻扎,黑龙江兵一千往盛京驻扎,原以备天津调遣之用。倘盛京兵力尚单,著该将军酌量截留,俾资堵剿。再前据僧格林沁奏,自

备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于近口地方驻扎候调。万一吉林、黑龙江之兵全赴天津，而盛京兵力不敷，即于此项兵丁内酌量截留，以为策应。著该将军通盘筹画，速行奏闻。扬威将军防夷各条及牛鉴片，均著抄给禧恩、托浑布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〇九、著准赛尚阿等奏请随带军机章京王桂等司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请随带员弁等语。理藩院郎中上行走文康，户部候补主事丁守存，前已有旨准其随带。所有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王桂，军机章京·理藩院笔帖式苏勒芳阿，户部员外郎徐有壬，兵部郎中敬文，理藩院员外郎明麟，笔帖式恒福，候选主事宝琳，头等侍卫赵云鹏，正黄旗汉军印务参领锺方厢，蓝旗汉军副参领定福，厢白旗护军校忠泰，圆明园护军校积善托哩泰，护军特松阿、托克湍，火器营护军校恭讷春，蓝翎长志斌，护军平安凌保、伊昌阿，副护军参领哲克拣阿，护军校广泰、永奎、恩伦，委署护军校本福，蓝翎长崇连、博栋、武傅，保护军何尔、锦永升，均著准其随带，驰驿前往。

钦此。

### 五一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台湾瞭见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①(军录)

再者，台湾地方情形，叠经附片陈奏，札飭该镇道随时禀报在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案。昨据达洪阿、姚莹禀称，三月十四日，大安海口瞭见青水洋面有五桅夷船由南游奕，向北驶去。是日辰刻，彰化县辖之五义港深水洋面，报有夷船一只游奕北去。是日申刻，漳水厅所辖之中港香山外洋有夷船一只，由西南向东北驶去。一日之间，三次瞭望，皆见其为同是一船，或三处各为一船，均无凭查询。当经该镇道分飭协营厅县，并各口委员督率兵勇人等小心防守，日夜瞭探，并禁止在地民人及商渔船只为之诱惑等因。复据台回商船声称，该商贩等在台时闻有夷船游奕之事，四月初旬，在黑水洋面望见夷船四五只，向东驶去各等语。臣前经飞飭加意防范，不可以屡挫其锋，稍存忽略。虽据禀称已经驶去，而该民人等见有东向之船，更应备之格外。且该处尚有监禁夷俘，尤切悬虑重洋阻隔，风讯难凭。幸该镇道均有奏事之责，遇有紧要事件，一面由驿驰递，一面禀知臣等。

除续有禀报分别具奏外，理合附片谨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一、著署盛京将军禧恩钦差都统哈琅阿各  
派吉黑兵一千名赴山海关天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前有旨将先调之吉林、黑龙江兵共二千名，令哈琅阿留兵一千名在关防守，其余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带驻扎。其续调之吉林兵一千名，派往锦州高桥驻扎，黑龙江兵一千名派往盛京驻扎，谅已遵旨办理矣。现已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赴天津，会同讷尔经额办理防剿事宜。著哈琅阿将前谕留关之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听候调遣。并著禧恩于续调派令驻扎盛京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龙江兵一千名内，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



关,交哈琅阿差遣。该都统俟此项官兵到关后,再将前次留关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倘逆船驶至盛京,距山海关不远,即著哈琅阿派副都统一员,酌带弁兵,前往接应。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一二、著内阁派倭什讷等犒赏过 京之察蒙兵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此次调防天津之察哈尔、蒙古兵二千名,行过京师,著派倭什讷、阿灵阿,前往德胜门外弹压照料。每官一员赏银五两,每兵一名赏银一两,由广储司给发。并另行犒赏羊二百只,由该衙门预备应用。

钦此。

### 五一三、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严防松江及省 城一带并查奏英船去向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牛鉴奏,吴淞逆船于十五日全数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等语。逆夷前在浙江,退出乍浦,旋即入犯吴淞,攻陷宝山、上海。现在既由黄浦两次欲犯松郡,并分舢驶入泖湖,测量水势,何以忽又全行退去?此必另有奸谋。宝山、上海两县不必添设重兵,赶紧修复,其前此迁徙民人,此时若遽行搬回,难保逆夷不复再来,转得肆

其掳掠。该督惟当飭令文武员弁小心防范。松江及省城一带口岸尤为紧要，不得因夷船暂退，稍形松懈。至此次吴淞退出之船，是否仍在该处洋面停泊，或已驶往何处？著即飭令各口探明，飞速奏闻。陈化成死身务当查明下落，妥为棺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一四、著军机大臣传谕长芦盐政德顺备

羊一二千只备作犒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天津办理海防，驻扎重兵，有应行犒赏事宜，著德顺预备羊一二千只，俟赛尚阿到津时陆续应用。将此传谕知之。

钦此。军机大臣遵旨传谕长芦盐政德顺。

#### 五一五、监察御史苏廷魁奏陈英人

诡诈及其作战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原折)

福建道监察御史苏廷魁跪奏，为确访逆夷诡诈情形，谨据实陈明，仰祈圣鉴事。

臣闻逆夷沿海滋扰，贿通汉奸，探视官兵情势，何处兵多则用西瓜炮轰击，何处兵少则令鬼卒扑岸。鬼卒每队不下千人，我兵非千人一队，极熟极整，有进无退，不足以御之，尤不可预立高敞处，防其用桅上大炮轰击也。

夷人洋枪能以少击众，然不不敢轻敌。访得官兵有一千，必自二千鬼卒上岸；访得官兵有一处，必用两路攻击。今欲御之岸上，必多用数处埋伏，使不知我兵何处多寡。俟贼上岸，或堵具来路，

或截其后路，或断其归路，四面八方，层出不穷。并先行晓谕官兵人等，言夷人大炮高出半空，全无准头，不遇虚张声势，慑我兵之耳目。我兵闻之，譬如霹雳在空，不能伤人，万一惊怯退避，反中夷人之计，则红鬼得以跳跃来追，我兵竟致惊溃矣。又红鬼所到之处，夷炮必不向击我兵，只向红夷击杀，必不受大炮之伤。我兵队不可少，至少必得千人队，不可散，一散必被其冲破。凡手无枪炮善使刀矛者，令其伏于城市，预备巷战，如此则上岸之贼不至于猖獗也。红夷为彼之精兵，形状怪异，衣红袄，白背褙，戴白帽，脸抹红黑，左右开枪，低头放出火箭。每五贼为一排，前一贼放枪箭，须一贼装药，系自然火，不用火绳。前一贼被官兵击倒，则次一贼上前，大队则千人数百人不等。领队者身穿皮铠，惟咽喉、小腿可以受刃，我兵宜封准领队者施放枪箭，间用长矛俯刺之。领队者倒毙，则彼兵失势，可以成擒。去年四月，广东乡勇鼓譟而杀夷兵数百人，比其效也。

又闻逆夷每战多放鞭爆，以助声势，此尤不足畏者也。天津海口形势与闽、粤、江浙不同，但恐我兵不知逆夷伎俩，致为惊吓，堕其诡计。相应请旨飭下直隶、奉天等处防海大臣，以此晓谕兵民人等，勿为逆夷虚声所慑，则士气百倍，必能制胜。

以上情形，臣确有所闻，不敢不据实陈明。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五一六、钦差都统哈琅阿奏为遵 旨先事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哈琅阿跪奏，为遵旨先事备防，逆夷分路滋扰，似无可虞各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

五月十七日奉上谕：前经屡次降旨，谕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夷船驶入，不得与之海上争锋。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复查山海关、石河口一带，前因厦门逆夷陆路滋扰，钦奉谕旨谆切，不可迎面攻击，或于要隘设伏，或两路夹攻，方能取胜。是以奴才将从前傍海所设旗绿营盘炮位，改移去海岸迤北，均有四里之遥。倘逆夷一至，诱其弃船登陆，一齐发枪炮，奋力攻击，可期致胜，有备无虞等情，前经奴才恭折奏闻在案。嗣蒙钦派僧格林沁等查阅山海关备御，移设营炮各情形，相度周妥，似勿庸更改等语，业经奏闻，亦在案。

今闻夷船多只有北驶之谣，该逆诡谲叵测，必须亟为严防，慎益加慎。倘一经驶至，奴才已晓谕各带旗绿官兵将弁等，总期隐机诱其弃船登陆，枪炮一概不许轻发，俟临御切近，一齐伏兵四起，尽力效剿，可期致胜。倘逆夷换驾小船载炮，分路滋扰，亦无可虞。查现移设营炮已距海四里之遥，逆夷小炮已不能相及，原设炮位营盘似毋庸更移。又值此处旸雨应时，高粱盛长有四五尺不等，处处天然埋伏。逆夷即用千里镜，谅亦碍难窥视。奴才飭令弁兵，俟逆船驶至，即于炮台左右插立旗帜，惟用小炮轰击，虚张声势，诱之登陆，不拘何处，俱设有探马飞报，一鼓皆闻，相机进取。或从左右攻击，或兜后剿歼，尤属得手，亦可致胜。现山海关堵御旗绿防兵及新募营兵四千余名，已不为单，除山海驻防满兵按段拨兵守城外，惟新募绿兵一千名操练为口无多，武备不能一律精熟，现皆守城，难期全数得力。奴才已飭令官弁赶紧操练，以期皆收实效，此山海关防堵战守可期有备无虞之实在情形也。

今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钦奉敕谕：驻扎山海关、吉林官兵并驻扎黑龙江官兵，共二千名，各拨一半，共一千名，前赴洋河口、黑沿子一代驻扎防御。钦此。遵查洋河口约距山海关一百余里，临事皆可应援攻剿。仰见皇上睿虑周详，设御伏兵，深握要机，奴才不胜钦佩之至。惟钦遵圣谕，先事备防，不敢稍留罅隙。即逆夷驶至，

分路登岸滋扰，聚集兵力，尽数剿洗，当可大获胜仗之筹。

再，查山海关县城墙垣历年已久，多有倾颓，本属难资保障。前经永平府知府彭玉霖、临榆县知县陆为棣等倡首，先行捐资，并劝及本处乡绅愤逆为仇，同心固守，俱属情甘乐输修补城垣，现已择要兴工，月余秋后即可报竣。俟届工竣咨行督臣，再行查照办理。惟城池完固，人心颇觉安稳，尤资捍卫之防。

所有奴才先事筹防各缘由，据实恭折奏闻，仰慰廑怀。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一七、钦差都统哈琅阿等奏报调 兵赴石河口严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山海关及喜峰口、冷口满兵，前经奏奉谕旨，调赴石河口官兵二百十四名，因去岁海口坚冻，似无不测之虞，奏明将官兵二百名撤回归伍，其余官兵十四名留备瞭望在案。兹当逆夷搅乱防堵紧要之际，并闻有北驶之谣，不可不预加严防。查山海关原设鸟枪为数无多，其喜峰口、冷口官兵鸟枪尚属足用，可否将去岁在石河口防堵之官兵一百名，仍调赴石河口严防之处，奴才等未敢擅便。

理合附片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一八、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严防后 路并先为筹办军火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严防后路，扼要拒守，并先为筹办军火，

以备应用,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寅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昨据僧格林沁面奏,等因。钦此。同日戌刻又奉到五月十七日上谕:前经屡次降旨,等因。钦此。奴才跪读训谕,仰见我皇上指示机宜,无微不至。窃思逆夷鸱张日甚,近复扰及江南,攻陷城邑,凡有血气者无不志切同仇,在事诸臣果能恪遵庙筹,善体圣谟,不蹈壮趾之失,不染委靡之习,纵不能决胜于海洋,亦何至僨事于陆地。兵法有进而无退,固当勇往直前,亦须随机应变,相时而动,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能制敌人之死命。岂宜每堕奸谋,总未得手,言念及此,实堪痛恨!至奉天沿海地方,前经奴才咨行熊岳,锦州副都统,督率将弁,严密侦探,加意巡防,并派水师员弁,驾船出洋远探,一有夷船踪迹,星飞驰报。奴才立即亲率劲旅,驰赴紧要处所,相机剿办等因,于五月十八日奏蒙圣鉴在案。

伏查奉天海疆绵长,凡可以登岸吃紧之处,节经严飭委员及该地方官,督率兵勇,固守要隘,严防后路,虚虚实实,以备不虞。而金州、复州二处海口尤关紧要,已将原设大小炮位撤回后路适中扼要之船,妥为安置。密飭该地方官督率兵勇,设伏防守,内可护卫城垣,外可控制海口。并令熊岳水师营二处,各选备精兵二百名,相距仅止百二十里,设有警报,可期一呼即至,易于应援,临期再加以省兵,自可足敷应用。倘遇夷船驶至,断不许在海洋与之接仗,必须设法诱之舍舟登陆。我兵以逸待劳,以守待攻,务从背后截其归路,层层围困,枪炮齐开,俾逆夷不得逞其狡狴伎俩。至边外预备蒙古兵三千名,此三盟内,惟哲里不一盟所属地方与奉天接壤,一经征调,须由法库门等处进边,经过奉天交界。应俟蒙古将由何处行走知会到日,即飭令沿途旗民地方官妥为预备,并咨行锦州副都统弹压照料,以期整肃。该蒙古友兵需用铅丸、火药,如令其前赴盛京关领,往返绕道数百里之遥,徒多跋涉。奴才,悉心筹计,已知

会盛京工部侍郎早为备妥，派员运赴锦州收贮，以便将来就近给发，毋悞应用。至卓索图、昭乌达二盟所属各旗，在奉天边界之西北，设遇征调，应由古北口、喜峰口取道进边，水草道路均属合宜，不致绕道，由奉天境内行走，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钦遵谕旨分别筹备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

朱批：另有旨。

### 五一九、 湖广道御史吕贤基奏请敕查拿为 害居民之香港英人及汉奸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夷务清本）

湖广道御史吕贤基奏。

臣窃闻逆夷侵犯海疆，掳掠贖财，皆载回广东香港裙带路地方收贮，现已造楼七、八十座，寮厂数千余间。又于灯笼洲造炮台一所，夷兵百余人看守，售卖烟土，肆行无忌。该逆夷自称为官最著者三名，赞逊、乜哩时、蛤等坚是也。自称为幕客最著者两名，马履逊、匪伦是也。夷人俱听其指挥，无恶不作。凡新安东路中路各处渡船小艇，俱到彼处献纳陋规，方准出海，否则劫货留船，其凶横如此。新安绅士乡民志怀义愤，屡欲烧船杀贼，夺其洋货，绝其火食，而迟迟不敢举动者，以有将军及地方官通商告示故也。且广东汉奸船在多有，而外托于归命投诚，内恣其怀欺挾诈，曾给翎顶者，惟卢景尤为首恶。其人熟习夷语，来往自如，包庇汉奸船数十只，炮械俱全，替夷运货，而且驶入乡村，抢劫掳掠，无所不至。其余汉奸船只自立堂名，如联义堂、忠心堂之类，不一而足。似此狡恶，为害居民行旅不浅，若非严密查拿，何以诘奸究而安良善？应请旨飭下将军督抚，查访拿究，实于粤省地方大有裨益。

## 五二〇、 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香港英人为 害居民一事并查拿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有人奏，逆夷掳掠赏财，载回广东香港裙带路收贮，现在该处建造楼房寮厂炮台。其伪官最著者为赞逊、乜哩时、蛤等坚，其幕客著名者为马履逊、匪伦，处渡船小艇均须献纳陋规，方准出海，否则被其劫货留船。又新安士民屡欲烧船杀贼，因该将军等出有通商告示，不敢举动。其汉奸曾给翎顶者，惟卢景尤为首恶，其人包庇汉奸船只，炮械俱全，替夷运货，抢掠乡村。其余如联义堂、忠心堂，均系汉奸自立名目等语。逆夷占住香港地方，据为巢穴，逼勒陋规，因该将军等准其通商，以致被害士民不能报复。又有汉奸助逆包庇，为之羽翼，如果属实，为害匪细。著奕山、祁项、梁宝常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许稍有隐匿。其助逆之汉奸既有姓名堂名，不难按名查拿，著奕山等严密访查，按律惩治，不准畏难姑息。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一、 著漕运总督朱树勋于各帮船抵通时切实 查验明确飭令按数回南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前据朱树奏，酌议稽查粮船水手章程，已降旨照所议行矣。现



在浙江、湖广粮船将次抵通，水手短纤人数众多，稽查尤应严密。该漕督前定章程已属周妥，所属粮道及在事文武员弁倘视为具文，仍属有名无实。若该漕督再行严切晓谕所属，务于各帮船抵通时，切实查明某船原有水手短纤若干名，逐一点验明确，即飭令按数回南，毋得一人逗留。倘有奉行不力，任听该水手短纤人等借词暂留，不即回南者，即行指名参奏，毋许稍存徇庇。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二、 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查探英船踪迹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遵旨查探逆舡踪迹，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五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谕：奕经等奏续拨官兵赴苏，并近日夷舡情形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五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奴才等两次将调拨官兵赴苏应援，并参赞大臣齐慎带兵暂驻嘉兴之王江径地方，以资控制，及近日江、浙逆舡情形，缮折具奏各在案。兹据镇、定两处探报：招宝山泊舡如故，定海逆舡十八日开出九只，由镇海洋面向北驶行。二十日，招宝山后复添夷舡十余只在彼寄碇，尚未据报舡向何往，其定海衙头、蟹脐港、竹山门等处，现仍泊舡十八只等情。伏查镇、定逆舡视前为数较少，奴才等亟思设法剿袭，以为后路牵制，早经札飭水陆两路员弁设法攻取。惟是招宝山由镇海县陆路可通，该处夷匪不过千人，我兵若以大队取路攻剿，尚易得手。至山根即系大海，该逆泊舡处所距山不及一里，彼如散走登舟，扬帆远去，我兵并无舡只，即难追袭。且山后时有夷舡十余只往来游奕，瞬息即至，设我兵守御未备之时，该逆旋驶来大帮舡只，开炮攻扑，不免仍有疎虞。而镇海与宁波海水

通达，并无阻隔，尤恐逆夷乘势复来宁郡滋扰，将大兵收复，又须费手。

至兵勇乘夜火攻，逆夷甚为畏惧，自连次被创之后，防范极严，凡各处泊舡地方，每夜必用大小三板舡四面巡逻，远近哨探，而我兵乘舡火攻，又须乘风顺潮，设法潜往，是以不能顶定。连日仅于暗中将其在衙头修补之火轮舡一只设法沉没，溺毙夷匪二十余人。又两次黑夜乘风潮暗截缆索，漂沉其巡舡及三板数只，然此皆系暗中惊扰，究未能使之大受惩创。现在钦奉谕旨，设法进剿，多方牵制。奴才等业已密飭前路水陆员弁兵勇，如有可乘之机，即当设法攻取。并严飭分守各海口要隘文武委员等，严密防范，毋少疏虞，以期稍纾宸廑。

所有遵旨查探逆舡踪迹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二三、 扬威将军奕经奏为据咨英船北 扰请拿汉奸以止讹言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据咨江苏洋面夷船北驶，请旨飭下该管地方官严拿汉奸，以止讹言而靖人心，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闻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谣，当即专折具奏，并将伪示恭呈御览。嗣于五月以来，连次接据各路探报，逆船渐次增添，并有各国夷船装载马匹，又报有陆续北驶等情。复将奴才管见所及臚列条陈，节经具奏在案。兹据两江总督牛鉴移咨，江苏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余只向北驶去，显有滋扰山东、天津情形等语。逆夷自前年至今，滋扰广东、福建两次，占据浙江定海县城，近复攻犯江省宝山、上海等县，已属罪不容诛，今竟胆敢驶船北窜，悖逆猖

狂，尤堪痛憾（恨）。

查山东海口系属登州地方，现有巡抚托浑布驻扎防堵，其地尚非洋船货贩往来之处，该逆亦未必以大帮前往窜扰，似可无虞。至天津海口，一切防堵机宜均蒙皇上指示周详，防备严密，如逆夷上岸攻扑，必将大受惩创，殄灭无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导引接济，以致我军之虚实，道路之险夷，每可预知。而汉奸行踪诡秘，随处皆可溷迹，其中闽、广、浙江之人尤为居多，向年夏秋之交，正为闽、广各商船到津之候，此时尤须严切稽查。相应请旨飭下直隶总督，密派精细委员，改装易服，于天津府城内外一带地方暗中查访。设夷船驶近海口之时，首宜严查奸细，凡内地商渔大小船只，一概不许出海，外来者亦不准拢岸，即凡附近天津百十里内，一切汉港可以通海者，皆宜一律办理。毋谓逆夷大船难到，或致出入稽查稍形疏懈，如此则不但断其米粮接济，而夷奸来往，信息不通，自无所施其伎俩矣。

奴才更有虑者，京城为犖谷重地，设闻夷船驶近天津，一切总宜镇静，无使传布谣言，以致人心惶惑谣言之起，必系汉奸编造播散，奴才历任总兵，步军统领多年，深知京城内外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而正阳门外南营地方实为尤甚。除赴选应试商行运贩外，其无业谋生忽来忽去者，不知凡几。所有客店铺户尚易稽察，而偏僻庙宇、小店、车店及赁房浮住之家、倡优之寓，最易潜藏奸匪。且朝阳门外为达通州赴天津之路，而广渠门、东便门各有捷径可抵天津，一路饭店小店皆为单身行旅托足之所，道既绵长，更难稽核。

奴才曾于去年密差弁兵，改装前往天津探访，彼时查有巡捕南营参将安寿清，籍隶天津，其余各营弁目亦有天津人，于该处地方情形多为熟悉。现在夷船有驶赴天津之谣，京城内外断不容有汉奸藏匿，致有造言通信等情。应请飭下顺天府、五城、步军统领，各于所属地方严密稽查，一遇可疑，即认真追究，毋任潜匿。至此辈既胆敢混迹城中，必预设一藏身之计以防败露，或冒充营运，或诡

易姓名,或寻觅同乡,或依托熟识,旁人既不能知其底蕴,而地方官又仅以出保出结,苟且了事,转易使奸人漏网。更请飭下步军统领,密遣精干员弁番役,改换服饰,即令安寿清密选熟识赴天津各路弁目,不动声色,分头在城内外及各路跟踪晒缉。如此则内外远近一例严查,庶使奸宄绝迹,人心亦可借以镇静。

所有据咨江苏洋面夷船北驶,请旨飭下该管地方,严拿汉奸各缘由,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所见甚是。现在京师虽稽查严密,然人数太众,犹恐有不尽之处,自应慎益加慎,以绝奸宄,朕随时严密飭办。钦此。

### 五二四、湖广总督裕泰奏报刘允孝带兵赴苏防守过省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湖北提臣带领官兵赴苏防守过省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上谕:现在逆夷猖獗,乍浦失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当即飞咨提臣刘允孝,在于提标各营挑选精兵一千名,赶紧管带起程,并恭折复奏在案。嗣准刘允孝咨会,已先奉上谕,在于提标挑选精兵五百名,附近营分之郟阳镇标兵三百名,宜昌镇标兵二百名,共计一千名。该提督督率曾经出师之新补提标中军参将汉阳营尤吉安德淳,宜都营都司赵营升,提标中营守备张登明,暨千把等弁,先管营带提标兵五百名,于五月初七日来省,初九日仍由水路兼程前进。又据郟阳、宜昌二镇呈报,派调郟阳镇标各营兵三百名,飭委郟阳城守营尤吉郝廷枝等管带宜昌镇标各营兵二百名,飭委前营尤吉谢正国、左营守备鲍云翥管带,均于五月初二、初三等日分起起程,应用军火器械等项,俱经

配带齐全各等情前来。臣查此次派兵一千名，现有提标中军参将安德淳、郟阳城守营尤吉郝廷枝二员，督同备弁，足敷管带。楚北各营武职多有出师浙江，现在差委乏员，宜昌镇仅派兵二百名，已委左营守备鲍云翥管带。该守备业经题升郟阳镇标前营都司，自可将宜昌兵并交带领，趲赴下游，归安德淳等统领前进。其尤吉谢正国毋庸前往，除檄飭遵照，并委员迎催郟、宜二镇官兵，赶紧遄行归队前进，毋许稍有逗遛滋扰。一面飞咨经过沿途各督抚臣，一体催趲前进外。

所有提臣刘允孝带兵过省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二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会同赛尚阿再 行参酌防剿机宜十三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遵旨筹议防剿机宜十三条。朕详加批阅，所议均属周妥，间有应行斟酌之处。已将原折交赛尚阿带赴天津，著该督俟赛尚阿等到津后，再行会同参酌，务臻尽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六、著两江总督牛鉴仍当加意严 防江苏各海口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

牛鉴奏，逆船退出吴淞，毋庸征调一折。据奏江宁旗营兵八百名，俟广西兵到，飭回江宁防堵。仰湖要口业已堵塞，松江郡城尤渤带兵在彼，足资保障。江苏各口已择要防御，请飭前派参赞及耆英、伊里布毋庸来苏等语。已有旨谕知奕经，毋庸派参赞带兵前往，并著耆英、伊里布自行酌定地方驻扎矣。尤渤现驻松江，俟刘允孝到后，再行酌量调派。所奏轰损夷船击毙夷匪等情，览奏均悉。

另片奏，大小夷船四十只往北驶去，显有滋扰山东、天津情形，已谕知托浑布、玉明备防哨探，并飭赛尚阿、讷尔经额加意严防矣。惟江苏海口纷歧，逆夷出没无定，该督仍当加意严防，不可稍存大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仍当加意 防范英船北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登州镇总兵玉。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驰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余只往北驶去，显有往山东、直隶滋扰之意。所有山东防堵事宜，该抚仍当加意防范，毋稍疏懈。并著飞飭各口员弁不时瞭探，如见有逆船向北窜驶，即著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托浑布、玉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毋庸派参 赞带兵前往江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江苏紧急，曾谕令该将军派参赞一人，赴苏协剿。本日据牛鉴奏，逆船全数退出吴淞，江苏情形较缓，著毋庸派参赞带兵前往。仍由该将军酌量浙省现在防剿情形，妥为布置。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九、著钦差大臣耆英不可亲与英酋会晤只 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耆、署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遵旨驰抵江苏一折。前有旨谕令该大臣等驰往江苏，相机妥办。兹据奏称，该逆约地会商，该大臣发给照会送往，尚未接该逆酋复信。逆夷披猖日甚，现虽退出江苏洋面，情殊叵测。前此复文内既称现已集兵，不得不战。又有约实一处办事之语。可见夷情诡诈，全不可信。著该大臣等仍遵前旨，断不可轻身前往，即该逆前来请见，亦不可与之会晤。倘有应行商办之处，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免致堕彼奸计。如复书内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可剿即剿，当堵则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见，是为至要。所请酌带员弁，著准其带往。

本日又据牛鉴奏，夷船退出吴淞，苏省暨水陆各要隘业经分兵守御，毋庸再事征调等语。已有旨谕令奕经毋庸派参赞大臣带兵前往矣。惟夷船虽退，逆情叵测，著耆英等相度现在情形，应于何处扼要之区暂行驻扎，以资接应，务即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三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加意 慎防北驶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等奏驰赴江苏一折。前经伊里布书写照会，令陈志刚驰送，责其称兵失信。该逆复称既已集兵，不能不战，复有约会商之语。可见逆情叵测，全不足信。已谕知耆英等不可前往会晤，如该逆有分外要求事件，万难应许，即会同牛鉴一意剿办矣。该大臣到津后，著与讷尔经额力筹防堵，倘逆船北驶，即行相机剿办，慎勿稍存游移之见。

本日又据牛鉴奏，十五日酉刻，瞭见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余只往北驶去，显有滋扰山东、天津情形等语。著赛尚阿、讷尔经额加意慎防，毋稍疏懈。耆英、牛鉴片各一件，著一并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三一、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拟奏鼓励骁骑 校拉什栋鲁布等捐备马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据铁麟等奏，察哈尔官兵分起按队由口启程一折。览奏均悉，著照所议妥为办理。又另片奏，派往防堵之蒙古兵丁跟役三百名，无力自备骑乘。现据该处镶黄旗骁骑校拉什栋鲁布捐马一百匹，正黄旗原任总管鄂特浑之孀妇代孙幼丁巴彦保捐马一百匹，镶红旗公中佐领贡素隆札布捐马一百匹，作为跟役兵丁骑乘马匹。该员等急公好义，甚属可嘉。其应如何鼓励之处，著该都统等定拟具奏，候朕施恩。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三二、黑龙江将军棍楚克策楞等奏报遵 旨挑派官兵分起赴津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棍楚克策楞、英隆跪奏，为遵旨挑派官兵，分起迅速起程日期，恭折复奏事。

前于五月二十日接奉谕旨：著奴才棍楚克策楞等挑选黑龙江精兵一千名，预备天津一带防剿之用。当即钦遵谕旨，就近拣选齐齐哈尔、布特哈二处精兵一千名，恭候调遣之处，于二十二日先行奏闻在案。兹于五月二十六日未刻复接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前有旨谕经额布……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遵旨即将前派官兵作

为四起,间一日起程。头起齐齐哈尔省城兵二百五十名,令曾经出师喀什噶尔,谙练行伍之协领巴东阿管带,于五月二十九日先行迅速起程。奴才等一面飞咨黑龙江副都统富春,著急速来省,以便带领末起官兵前往。其布特哈索伦官兵,现值会集之期,均在省城,可以克期起程,不致迟误。并面飭带兵各官,途次严行弹压,赶紧兼程趲行,毋稍稍迟。奴才等详拟各官兵行走路程,仍照上次取其捷近,自茂兴站由草地进法库边门,水草不缺,马期得力,径至盛京驻扎,以备调遣。再,各官兵马匹整装银两口粮及军装器械,均选精良,照例分别给领,除飞咨前途一体妥为预备外。

奴才等伏思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防范事宜最关紧要,必须拣派特重之员,方可署理。查现有署理墨尔根副都统印务之协领金成,人尚明白谨慎,堪以委署,即飭令该员前往接署印务。其墨尔根副都统印务,即令该处协领富克清阿护理。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等预派官兵,飭令迅速起程日期,理合恭折由驿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三三、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查明 厦门并无英船多只寄碇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旨查明复奏,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奕经等奏,风闻闽、浙夷船意图会同北窜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于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四日两次复奏,闽洋南北驶夷船,并附陈鼓浪屿夷船只数在案。兹蒙谕查扬威将军臣奕经所奏伪示,诚恐再至

厦门肆扰，及至台湾报复等因。查伪示所载兵船三十余只，浅水港小船一百二十只之谣，三月间即已传说，谓四月间即至厦门寄碇，今已五月下旬，所传已不确实。以臣等愚昧之见，该夷如此狡狴，设有联踪北窜之议，似可即从外洋驾驶，亦何必多此纾折。或系汉奸有意造作，以冀多雇壮勇，抑系故意传闻，借惑观听。盖其险狡之端不一而足，无以证其为虚，即无以证其为实。若遇事张皇，适堕其虚声恫喝之计，若一概置之不论，则又虞其乘间窃发。惟有恪遵指示，督飭员弁严行防范，不致(敢)稍存大意，以冀不致貽误。现在逆船在鼓浪屿者九只，时有出入，尚无动作，前经飭令厦门同知并商渔船只，随时确探禀报。一有确切之信，当即迅速驰奏。

所有厦门现无多船寄碇缘由，遵旨由六百里加紧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三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英船 过闽实在数目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臣等正在缮折复奏，接到两广督臣祁埏飞咨，现据中路文武探报，暎逆大巡船一只，中巡船六只，小巡船三只，装兵夷船二十只，火轮船一只，共三十一只，均于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三等日先后驶出老万山，扬帆东去，恐系驶往闽、浙等情。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专为接仗而设。大船载炮七十余门，中船载炮四十余门，小船载炮二十余门。其装兵舡则仅有炮三、四门，系为夷兵居住及装运火食之用各等语。又据浙江巡抚臣刘韵珂抄折咨会，查去秋该逆攻陷定海等处之时，其船共计四十余只，嗣虽时有增减，总不离乎此数。今定、镇两洋船至五十三只，而定海县所辖之满山洋面尚有逆船三只。昨接两江督臣牛鉴咨会，称该逆

攻犯宝山,其船共计二十六只,是江、浙两省现共有逆船八十四只,较之去秋船数增至一倍。前所闻厦门到有逆船之说,竟属确实等语。臣等于五月十四日复奏,闽洋经过夷舡,往北者仅有五只,往南者四只,复查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止,南澳镇报五月十八、十九两日有二桅夷船二只,驶往东北。二十日有三桅夷船一只,驶往西南。统计四月二十四日以后北驶之舡仅有七只,而南驶者亦有五只,较之浙洋现有之舡相去悬殊。是该逆从外洋驾驶,不必尽从水线,或即刘韵珂折内所称,借自天竺、吕宋,无须经过厦门也。且逆船自广至闽不过数日即到,乃以匝月之久,所报仅有此数,而刘韵珂五月十五之咨江、浙两省之船,已增至去年一倍。该逆之诡诈多端,即此可见。

所有接准粤、浙两省咨会,理合将实在过闽船数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三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北驶英船折回

#### 吴淞口外聚泊现议设法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耆英、伊里布、牛鉴、程雋采跪奏,为逆船多只北窜,现仍折回吴淞口外聚泊,臣等公同筹议,设法防堵,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牛鉴于五月十九日钦奉上谕:现已有旨飭令奕经酌派参赞一人云云。钦此。等因。臣牛鉴当以上海逆夷既已退出吴淞口外,嘉兴一府究系江、浙两省门户,自应各专责成。一时拘泥具奏,并于折内声明,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似可无庸来苏。兹臣耆英、臣伊里布接奉谕旨后,于二十二日驰赴昆山,会同臣牛鉴悉心熟商。所有内河分歧处所,经臣牛鉴派委委员勘明,分别沉船钉桩,堵截来路。其昆山县境之三江口、白塔湾,河面虽不

甚宽，惟系水路冲途，业将减运废船排列两旁，预备土石，中间仅留丈余口门，以便民船往来，俟有警报，即可登时凿沉，两岸仍各有弁兵三四百名，以便埋伏夹击。连日接据宝山县探报，该逆北窜之船四十多只仍复折回，聚泊吴淞口外。崇明县禀报，夷船多只在近口开放大炮十余出，仍然驶去，刘河、福山各口亦均报有夷船游奕。

臣等查吴淞之战虽击坏大船四只，两次滋扰松江，亦经官兵击退，该逆并未大受惩戒。乃于五月十五日仓皇退出上海县城，复又将北窜之船折回，停泊吴淞口外。该逆诡譎万端，居心叵测，且恃船大炮猛，专视我兵力坚厚之处，发狠直攻。就现在情形而论，江苏内河支港业经择要拦截，该逆谅不敢昌险深入。惟既勾结丑类，添船至四十余只之多，又陆续掳截沙船鸟船，在吴淞口演习驾驶，逆党日众，逆焰日张，势将豕突内犯矣。

臣耆英、臣伊里布已行文该夷酋，诘责其犯顺之故，原期稍示羁縻。兹接回文，竟不肯戡兵，并有欲攻江宁、天津之说。查天津为畿辅重地，大兵聚集，最关紧要。江宁襟江带海，虽有暗礁伏沙，该逆三桅大船未必即能闯然直入，而火轮杉板等船吃水较浅，当此夏潮正旺，迥异冬春，万一汉奸导引驶至扬子江，则南北声援，顿虞阻隔。且我兵当挫衄之后，军械不全，士气不旺，近复分拨各海口，尤嫌力量单薄，朝夕情形不同，殊为可虑。

臣等共同商议现值万分紧迫，亟应妥筹抵御之方。除昆山一带已责成臬司觉罗崇恩前往驻守，臣牛鉴拟亲往扬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相视各海口情形，竭力防范。并至江宁省城，与将军臣德珠布会晤，商办一切。至参赞大臣齐慎，闻现驻扎王江泾，臣等飞咨催令来苏，以便会同耆英、臣伊里布、臣程霭采筹商防守事宜，并移咨扬威将军一体查照。

再，臣牛鉴前次具奏，该逆船于五月初五日搁浅二只，钦奉谕旨垂询，查该逆船于初六日潮长时即行驶去。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现在筹办情形，谨合词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

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三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陈曠嘯喏 复称不能戡兵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夷务清本)

耆英、伊里布又奏。

奴才等因上海、宝山先后失陷，势甚危迫，不得不设法办理。是以不揣冒昧，共同商酌，发给会印双衔照会，拣派外委陈志刚、广东道识陈巢等，令其星驰送往。前将照会抄录，恭呈御览在案。嗣奴才等于五月二十日由王江泾赴苏，二十二日行抵昆县，会晤督臣牛鉴，询悉夷船停泊情形及防堵一切事宜。称内河纷歧，已择要堵塞。其距昆山县城三里之白塔湾河道，为松江、太仓、苏州通衢要路，先派令文武员弁，在彼用废船盛以土石旁塞，中留行路，如有夷船来往，并将中路塞绝。经奴才等会同督臣牛鉴前往查勘，办理尚属妥协。

奴才等旋即折回，于二十四日行抵昆山属之唯亭汛，适遇外委陈志刚等转回。接据首目曠嘯喏<sup>①</sup>等复书，当即公同折阅。该首目并不将所指相见处所言明，仅以不能戡兵，仍与相战为词，并称贵将军、贵都统谅解之等语。是该首目先欲约见，迨经(经)指示处所，又复借词不肯戡兵，诡诈狐疑，实堪发指。更有可恨者，该逆在上海，将官仓谷石支给民食。并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蜮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奴才等面询外委陈志刚等，金称十九日

<sup>①</sup> 此处为朱笔所划。

驰抵吴淞口，二十日即上夷人兵船，面见夷目吗哩逊、郭士利。<sup>①</sup>伊等皆称，我国兵船已到，且所商之事甚大，恐者将军、伊中堂见面，亦不能为我们作主。现在我们欲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等语。奴才等复诘询该外委夷船多寡。据称酋目等向伊等告知，我们现在兵船有六十三只。<sup>②</sup>经该外委察看吴淞口五王桥边，排列夷船大小不等，共约五十余只，内有夷人货船二十余只。其兵船极大者，约宽五、六丈，约长二十五丈，每[船]可载夷人五、六百名，其船共计五舱，安大炮七十六座。其次者约宽四丈，约长二十丈，舱四层，安大炮四十座。

再，奴才著英、伊里布前因一时愚昧，发给照会，指定地方约为相见，原期谕以天理人情，面戢战争。乃该夷诡诈百出，借词畏避，实非奴才等逆料所及。迺蒙我皇上垂念，奴才等糊涂，恐相见之时稍有疏虞，转不成事体，于奴才等前次具奏折内，仰荷朱批不可。钦此。奴才等跪读之下，不胜感悚。

再，该逆现在扬言欲赴扬子江、天津。伏思天津地方庙谟指授机宜，严兵防守，且海岸宽广，较之江、浙塘岸似易布置。如该逆胆敢北窜，定可乘势攻击，大彰国威而伸天讨。至扬子江为南北扼要之区，纵使该逆大船未必能入，亦恐杉板驶进，致人心摇动，所关匪细。除会同督臣牛鉴抚臣程燾采悉心熟商，慎密布置，加意严防，另行会衔具奏外。至羁縻一节，奴才惟有竭尽愚诚，但有可以着手处，于无法中设法，熟商妥办，断不敢有负委任。

朱批：即有旨。

①② 此处为朱笔所划。

### 五三七、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沿海要隘 兵单炮少一筹莫展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奴才耆英等甫抵江苏,民情兵力皆未能深悉,会晤督臣牛鉴、抚臣程燾采公同悉心熟筹,通盘料度,沿海要隘甚多,兵单炮少,实难期其周密。自吴淞、上海、宝山失陷,所有器械炮位,以及前年鼓铸之八千斤洋铜大炮八尊,尽为夷人所有。现在赶铸不及,运送莫逮,是各要隘无不苦于兵单炮乏之虞。至扬于江口尤为紧要,彼处虽有沙险可恃,然向来沙船既可出入,难保三、四号夷船不乘潮由扬于江驶入,则南北咽喉倘为其所扼,尤难遏退。言念及此,不独督抚两臣相对无语,即奴才等亦复一筹莫展。

至羈縻之说原非得已,无如现在夷情狡诈异常,逆船日渐加增,抚之一字亦有所不受。奴才等昼夜焦思,迄无良策,自愧无能,死不足惜,惟有据实附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三八、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外洋停泊英船向 西北驶去并预筹京口江阴防御片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正在缮折拜发间,臣程燾采接常、绍两县禀报,福山口外游奕之火轮船二只,二桅夷船一只,又外洋停泊之三桅夷船一只,均由(向)西北驶去。其徐六泾、中泓停泊之夷船二只,内一只驶往东去,一只仍未起碇等语。查该夷船四只驶向西北,恐入江阴、靖江等处,逼近京江。现值江潮正旺之时,连日又大雨如注,臣牛鉴昨已将驻守苏城宝带桥之徐州镇兵七百名,飭令驰赴江阴,即由徐州



镇王志元统带。恐夷船驶行甚疾，殊属可虞，京口副都统海龄已飭八旗官兵及青州兵四百名，严加防范。臣程霏采前又将浙江调回之江宁兵八百名，飭令暂在京口屯扎，以守江宁门户。署江南提督臣刘允孝顷报于二十三日行抵江宁省城，当与江宁将军臣德珠布，预备设法防御，合并附片陈明。

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三九、著湖北提督刘允孝改赴山东登州

#### 江南提督派尤渤署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湖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前据刘允孝奏，遵旨管带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苏，与牛鉴商办防守。现在逆船既有北驶之信，著刘允孝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管带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东登州，会同托浑布、麟魁商办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刘允孝、牛鉴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〇、著江苏巡抚程霏采会同牛鉴设法办理

#### 长江各口并崇明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程霏采奏逆夷全数退出吴淞口一折。览奏均悉。该逆虽已退

去,诡谲万端,情殊叵测。前此宝山、上海迁徙一空,是以逆夷旋入旋退,此时正可作坚壁清野之计。倘急于修复,又生逆夷覬覦之心,难保不去而复来,转堕奸计。著仍遵前旨,晓谕居民,俾知利害。昨因牛鉴奏,水陆要隘业经分兵守御,毋庸再事征调。已有谕旨令耆英、伊里布相度现在情形,扼要驻扎,以资接应。所有防堵事宜,仍著会同牛鉴商办。至扬子江为南北要道,关系紧要,其余各处港汉口岸亦多与内地相通。著程霭采分派将弁,扼要防守,其有应行堵塞者均著设法办理,勿令逆夷内犯。该逆既有欲犯崇明之谣,该处孤悬海外,亦著互为声援,联络一气,庶该逆不敢攻犯。

又另片奏,接据宝山等处探报等语。逆夷大小船多只现将北驶,已有旨谕令山东、天津一律防堵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

#### 五四一、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俟刘允孝 到后妥商防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侍郎。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昨因牛鉴驰奏,夷船四十余只北驶。已有旨谕知托浑布等加意防范矣。现在登州一带海口正当吃紧之际,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刘允孝,将所带前赴江苏之湖北精兵一千名,迅速管带,改赴登州,以备防剿之用。著托浑布、麟魁俟刘允孝到后,妥为商办,择要防守,毋稍疏虞。务遵前旨,不可与该逆海面交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托浑布、麟魁并谕令玉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二、著钦差都统哈琅阿照所奏办理以诱英军登 陆聚歼并石河口前撤官兵仍准调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

据哈琅阿奏遵旨备防逆夷一折。并请调兵严防石河口等语。现在逆船北驶，必应早为严防。据称晓谕官兵，诱其弃船登陆，不许轻放枪炮，俟相离较近，伏兵四起，尽力攻剿。并于炮台左右虚张声势，相机进取，或从左右攻击，或兜后剿歼，所奏深合机宜。该都统惟当激励将士，加意严防，不可稍留罅隙。至上年在石河口防堵之官兵二百名，前经撤回归伍，著仍准其调赴石河口防堵，以壮声威。飭著照所议办理。再，奕经奏陈天津防剿事宜五条，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三、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驻扎高 桥之黑龙江头起官兵进关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头起官兵进关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准钦差大臣哈琅阿咨文，内开钦奉谕旨：飭拨前驻高桥之黑龙江官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兹查带领黑龙江头起官兵之副都统乌凌额，于五月二十七日到关。奴才亲赴关门，眼同头起带队之副都统乌凌额逐一查验，得官六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三十七名，即

于是日妥为放进。

除照例咨报兵部外，所有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头起官兵进关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俟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官兵全数进关之日，再行一并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四四、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改赴天津 之山西官兵出入豫境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军录)

署理河南巡抚臣鄂顺安跪奏，为山西调赴江苏官兵由豫省改道驰赴天津，出入豫境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前有旨令乔用迁将所挑山西精兵一千名……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前准山西抚臣乔用迁咨称，调赴江苏防堵之山西兵一千名，内太原镇兵三百名于四月二十九日起程，由河南陕州行走；大同镇兵七百名于五月初二日起程，由河南河内县行走等因。臣已札飭当站州县，预备车马，妥为应付在案。迨钦奉谕旨飭令折赴天津时，山西头起官兵已到河南省城，其余各起亦陆续行抵豫境，若令折回仍由山西行走，恐致稽迟，自应由河南取道直隶较为便捷。当飞飭陕州、河内等州县，一遇山西官兵入境，毋论行抵何处，立即改道驰赴天津，并令经通州县预为备办车马应付，催趲前进，不得稍有迟误去后。兹据各州县禀报，山西头起带兵官参将得升管带官兵一百八十八名，于五月初八日入豫省陕州境，十九日由安阳县护送至直隶磁州出境。二起带兵官都司海大士管带官兵一百三十二名，于五月初十日入豫省陕州境，十九日由安阳县护送出境。三起带兵官游击文禄管带官兵二百五十名，于五月十五日入豫省河内

县境，二十一日由安阳县护送出境。四起带兵官参将特克慎管带官兵二百七十八名，于五月十六日入豫省河内县境，二十一日由安阳县护送出境。五起带兵官都司全占鳌管带官兵二百二十六名，于五月十七日入豫省河内县境，二十三日由安阳县护送出境。沿途行走安静，各州县应付车马亦无贻误。

除飞咨直隶督臣讷尔经额，飭令直省当站州县一体催趲前进外，所有山西官兵由豫省改道驰赴天津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四五、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委员 解送豫省抬枪抬炮前赴天津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军录）

署理河南巡抚臣鄂顺安跪奏，为遵旨挑选抬枪抬炮，克期委员解赴天津，俾资利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逆夷猖獗，天津海口防御尤关紧要……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豫省存贮抬炮抬枪，除三次调赴浙江、江苏出师官兵带往军营者不计外，现在抚标左右两营存有一百五十杆，驻防满营存有五十杆，开封城守营存有二十杆，以上四营共存二百二十杆。若再于南阳、河北二镇调取，诚恐缓不济急，查卫辉、彰德二营系豫省赴天津必由之路，该二营现存有抬炮十六杆，可以就近解往。当飭委文武员弁，将在省各营之二百二十杆刻即管解起程，于路过卫辉、彰德二营时，再将该营等存贮抬炮十六杆，一并解赴天津，交督臣讷尔经额查收，以资利用。

查抬炮抬枪系军中利器，无论本年系大阅之年，需用甚多，即

平时操演,亦系必需之物。除札行藩司筹款,赶紧如数制造以实军储外,所有遵旨挑选抬炮抬枪共二百三十六杆,克期委员解往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四六、著分别责成讷尔经额调度天津军营赛尚阿 布置马队并共同商酌防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天津为畿辅重地,关系紧要,讷尔经额身膺疆寄,自履任以来,朕屡加训谕,示以海防事宜,办理已臻周密。昨因赛尚阿曾经两次到津,地方情形较为熟悉,且有与讷尔经额面商事件。又以蒙古马队,必得通晓语言之人方可指挥如意,是以派巴清德、那桑阿带领,即令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统率前往,并非该处军务皆归钦差大臣一人总统也。赛尚阿到津后,自能与讷尔经额和衷商榷,期于共济。惟讲求固须尽善,而责成不可不专,所有军营一切调度,讷尔经额自应与赛尚阿共同酌商,而责成则专在讷尔经额。马队一切布置,赛尚阿亦应与讷尔经额共同酌商,而责成则专在赛尚阿,不可推让,亦不可将就。至将弁兵丁亦须先期训切晓示,所谓之兵,无论本省外省马队步队,必应联为一气,彼此相顾,不得争功嫉能,强分畛域,亦不得坐观成败,致误事机。果能纪律严明,赏罚必信,自然戮力同心,一举可以制胜矣。将此谕知赛尚阿、讷尔经额,并谕令哈琅阿、巴清德、那桑阿、周悦胜、胡超、陈金绶、石生玉、向荣等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七、著盛京直隶山东各督抚随时侦探英舰 北驶情形并加意严防海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署理盛京将军禧、直隶总督讷、山东巡抚托、侍郎·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现据程霏采奏，浙洋夷船逐渐增添，有前往天津等处窥伺之谣。所有盛京、直隶、山东各海口，务当随时侦探，加意严防，不可稍留罅隙，是为至要。程霏采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八、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办冀州知州 借团练为名按户派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有人奏，直隶冀州知州赵庭椿借团练乡勇为名，拘传保甲，按户挑派。户有三丁以二丁充募，不愿者派出雇直殷实之户，有勒索制钱百千至数百千不等。不出雇直，即予重责，并私制重枷，违例滥刑等语。现在海疆防御，州县团练乡勇，原可以济兵力所不及。若地方官借端勒派，任意需索，则是以寓兵于民之法，转成滋扰闾阎之端，不可不严行查办。著讷尔经额确切查明，如果有前项弊端，即著核实严办，以儆贪酷。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四九、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遵旨 筹备防堵英船北窜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遵旨筹备防堵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二十一二等日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江苏宝山县失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遵谕旨诱之登陆,聚而歼旃,圣谟深远,早已洞烛机先。

臣于两年来筹备防堵诸事,实不敢以水战为可恃,故海丰等县之防兵,则令扎营于距岸数十里之内,孤悬海洋有民人畜产之岛屿,则议临时迁徙以避其锋。前者隍城岛洋面邀截夷船之议,则又将外洋人力难施情形,愷切敷陈。凡先事之熟筹,皆恪秉宸衷之成算。惟登州府城,东北两面环海,距口岸止于二三里,其北面水城傍海为垣,早晚潮汐入城,逆夷在海上开炮,直可轰击城垣,情形最为危险。然郡城为全洋扼要根本,城内烟户万家,断不能于逆匪未至之前,弃而不守。故臣前于外城东北海滩排筑护城沙堤,以抵逆炮,其沙堤不能遮护之处,预备棉被一二千条,临时盖护城垣,以为凭城固守之计。而于城后山岭崎岖之区,埋伏马队精兵,逆夷如敢扑岸攻城,伏兵虽不能抄袭其后,而由左右两翼横冲旁击,亦足以遏其势。现又与定州镇臣玉明会商,将沿海安设大炮,均移置于近城之处,专备陆路攻守。东省兵力尚健,人心亦固,但能临时申明纪律,激励军心,不使一闻贼警,仓惶窜避,则就此现在兵勇奋力以守,似不致全无把握。日来多派水师弁兵巡探洋面,尚无逆船北驶消息,镇臣玉明久历戎行,诸事奋励,足资倚任。除仍会商防御外,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五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查明台湾  
击破英船并擒斩多名英人之出力人员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朱折)

太子太保·提督衔台湾镇总兵·阿克达春巴图鲁臣达洪阿、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遵旨查明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缮具清单恭折具奏，伏祈圣恩奖励事。

臣等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内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伏思此次破舟擒夷，实由仰承圣谟，先事指示，文武奉行妥洽，而义首士民亦皆共奋同仇，争先擒斩逆夷，以泄义愤。台湾本系不靖之区，莠民虽多，而好义之人亦复不少。当逆夷犯顺之初，经臣等晓以大义，谕令团练壮勇，立皆鼓舞奉行，至今不懈，一闻夷船到口，即齐集海口，义首蔡丽水同渔舟周梓，即蔡梓等，遵募诱之于先，在籍员外郎郑用锡，七品小京官王云鼎，举人刘猷廷、拔贡生陈荣文、廪生陈嘉猷，总理谢秋、林欢等，随同文武弁兵，各有擒斩逆夷，起获炮械等件。义勇民人等深恨逆夷，乘其舟破之后，纷纷下水拆碎其船，在事文武目击情形，无不为之一快。当拆船之后，颇有捞获夷人银货者，臣等先经出示，除炮械，图书入官外，其余银货尽数充赏，不许官人需索分毫，义勇民人咸欢欣鼓舞，足以偿劳。臣等谨将文武员弁及义首总理头人中，尤为出力者，开列以闻。其余义勇未敢滥入，仰副圣主优奖台湾士民好义急公之意。

所有臣等查明出力文武义首人等，谨开具清单，同复讯夷折，均遵旨由五百里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 单：

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该府随同臣等办理夷务，实心经理，

深明机要,两次获解夷犯、汉奸一百七十余名,遵奉谕旨,逐一研讯,同各委员日夜熬炼,翻译明妥,尽得夷情,可否恩加三品顶带。

护北路副将台湾镇右营游击关桂,该护协督同备弁,严兵守口,夷不敢犯,别驶他口,复督率弁兵轰击,破舟擒犯多名,可否以参将即行升用。

候升知府淡水同知曹谨、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焮、彰化县知县黄开基,该员曹谨自练壮勇素称精锐,会同营员督率兵勇,严守海口,破舟擒斩夷犯汉奸多名。全卜年日夜研讯,究出种种夷情。阎焮先后拿获通夷汉奸逆匪张从赖妈、来萧石,使夷无内应,破其奸计。黄开基,密令雇募渔船,诱破夷舟办理妥洽,又生擒白夷一名,黑夷四名,起获杉板船一只,铜炮一门,均属尤为出力。黄开基、阎焮二员,已于南北逆匪案内奏请,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可否同曹谨、全卜年均赏戴花翎。

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台湾左营水师游击刘光彩、署北路中营都司岑廷高、知府銜题升永春直隶州知州范学恒,该员安定邦随同关桂会同文员,督率兵勇破舟擒夷,可否赏戴花翎。刘光彩、岑廷高、范学恒严守口岸,协同破舟擒夷,可否交部从优议叙。

署鹿港同知前凤山县知县魏瀛,永福县知县魏一德,该员魏瀛督率义勇,堵御围拿夷犯,起获夷书,夺取铜炮一门,铁炮一门,鸟枪、腰刀多件,该员先于十六年沈知逆案内,已得应行升用,此次出力,可否赏戴蓝翎,以同知升用,先换顶带。魏一德会同各员审讯夷犯,细心取供,可否赏加通判衔。

留台差委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托克通阿,通判銜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该二员或勘取夷船炮械多件、或讯取夷供,均能悉心出力,前已奏请开复,留闽补用,可否恩准托克通阿仍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卢继祖以知县尽先补用。

署大甲守备何必捷、北路中营千总李青云、右营千总何建忠。外委李吴魁、猫雾揀巡检应升主簿高春如、大甲巡检谢得琛,该员

何必捷、李青云、何建忠、李吴魁施放大炮击贼，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二名，可否赏戴蓝翎，以守备千总分别升用。高春如、谢得琛、密雇渔舟，诱夷搁浅成功，又击杀白夷一名，生擒白夷三名，黑夷二名，可否赏戴蓝翎，以县丞补用。

台湾府经历陈坝、台湾县典史杨成林、竹塹巡检主簿銜汪昱、大武壠巡检高品城，陈坝、杨成林。各有监狱守禁夷犯汉奸，前后一百七十余名，并有南北两路逆犯盗犯二百余名，日夜小心巡逻，看守无误。陈坝复随同讯取夷供，汪昱，高品诚督同义首，生擒红夷一名、白夷二名、黑夷一名，查汪昱加主簿銜后，又经二次台湾俸满，本系应升府经县丞之员，兹又获犯出力，并长途护解无误，可否恩赏。陈坝以知县升用，杨成林、高品城、以县丞升用，汪昱俟升补府经县丞后，以应升之缺升用。

把总翁标桂，林飞鹏，外委萧振辉，额外陈进升、叶名标，中营效用目兵郭升亮、刘龙标，该员等率领弁兵，义勇攻击夷舟，擒获黑夷二名、汉奸二名、起获夷炮器械多条，翁标桂、林飞鹏，萧振辉、陈进升、叶名标、可否均赏戴蓝翎，郭升亮、刘龙标、由臣达洪阿记名拔补。

在籍终养礼部员外郎郑用锡、义首五品职员林祥云、六品军功小京官王云鼎、六品军功郝芝，渔船户周梓、即蔡梓、郑用锡、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三名、松祥云、郝芝生擒红夷一名、白夷二名、黑夷三名、皆有取获炮械多件，王云鼎、取获夷人铜炮一门、铁炮一门、夷銃三杆，防守海口义勇，最为精整，渔船户周梓即蔡梓，受募诱破夷舟，郑用锡，可否赏戴花翎。林祥云，王云鼎、郝芝蔡梓、可否赏蓝翎。

六品军功举人刘献廷，拔贡生陈荣文，廩生陈嘉猷，监生谢得环，武生姜殿邦，义首总理谢秋、蔡丽水、郑元杰、刘献廷，夺获夷銃一门，浙江湖协铁炮一门，大炮子十九伙、腰刀、夷信多件。陈荣文、陈嘉猷等共生擒白黑夷十六名，以上刘献廷可否赏给五品军功顶

带,陈嘉猷可否以训导尽先选用,谢得环可否以从九品尽先选用,陈荣文、谢秋姜殿邦、蔡丽水、郑元杰可否赏给六品军功顶带。

生员郭麀书、王廷锡曹大源、武生郭麀瑞、八品职员王玺、陈尚文、林逢泰、林欢、总理监生陈毓英、谢玉麟、陈癸森、义首蔡掌、柯秀峰、柯铭珍、张曾谨、周天麟、淡水厅典史彭栋张纲、以上各义首等,均自募义勇围捕出力,击杀生擒夷犯多名,器械多件,可否均赏给七品军功顶带,彭栋、张纲、均赏给八品军功顶带。

朱批:另有旨。

### 五五一、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

#### 复讯俘供分别暂决留禁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录)

太子太保·提督銜台湾镇总兵·阿克达春巴图鲁臣达洪阿、二品顶带按察使銜·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遵旨复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仰祈圣鉴事。

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达洪阿姚由五百里驰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同日又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据达洪阿、姚莹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二次获红夷头目颠林、伙长律比及汉奸黄舟等,前经臣等提讯供情,业同起获夷书图信具奏呈览。兹再奉圣明指示,应讯各情,内有前奏所未及者,谨督同道銜知府熊一本、同知仝卜年及众委员复提颠林等逐层隔别究诘。据供:该国王城地名兰邻,在大地极西北隅海中。其国本甚大,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后枕大山名哀邻。近兰邻之西海中,一地名埃伦。自王城东南陆行半日许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昼夜至弼爹喇,更南五十昼夜至急卜碌,转东北行五十昼夜至望迈,再自望迈东行二

十五昼夜至新地波，其地东北即安南。更东行七昼夜即至广东，复三昼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余日。极顺风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顺风亦有迟至半年以上者。兰邻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转东北而至广东。海中所属岛二十六处，皆其埠头，多他国地，据为贸易聚集之所。一曰埃伦，二曰弼爹喇，三曰急时烟士，四曰那古士哥沙，五曰间拿喇，六曰的賒士，七曰散打賒，八曰金山，九曰士娇也，十曰急卜碌，十一曰骂利加时架，十二曰骂哩询，十三曰息賒厘，十四曰土葛打喇，十五曰烟，十六曰望迈，十七曰士啣，十八曰袜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即孟加刺，二十曰磨面，二十一曰檳榔屿，二十二曰骂叻格，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伦，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幞士爹厘耶。以上诸岛皆啖咭喇埠头，设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数千里不等，遥相联络。诸岛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贺兰别国埠头，非其所属，亦有不能详者。前供噶叻即息辣，同望结系二处，皆贺兰埠头，因贺兰亦有红毛之称，同一贸易，故并雇用其黑夷非啖属也。吡胜油者，黑夷之通称，即华言无来由也。海中诸国，最强大而为啖咭喇所畏者，一曰咪喇哩，华人称为花旗，在的賒士之西。二为佛兰西，皆地土大于啖咭喇而船炮如之，亦好贸易，与贺兰、黄郝、大西海俱在广东通市，颇恭顺。佛兰西船少，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

其陆路自兰邻外，并无土地，东北东南隔海之国甚多，颠林所知者，曰士林国、罗委国、叨伦国、颠麦一名黄郝国、什卑厘国、搥地厘国，皆在其东北，土壤相接。北即北海，冰厚二三丈，极寒，人不敢往。又有贺兰国、拿打伦国、米莉毡国、佛兰西国又称勃兰西国，大西洋国、鸦沙尔国、布路沙国、记利时国、埃地利国、大吕宋国、的记国，皆在其东南，国亦相接。问以俄罗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贺兰、黄郝之东有罗沙国，又东南有北叨思国，似即俄罗斯地，而字别音也。贺兰、黄郝二国最近啖咭喇，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诸国皆不相统属。贺兰颇为啖咭喇欺凌，每倚佛兰西为援，则与啖

唛喇固外好而阴忌之，未必听唛唛喇越其国而与俄罗斯贸易。此唛唛喇以东隔海诸国之情形也。

其王现为女王，议国政之大臣曰马伦侍。其在浙江之统帅人名沙连弥噤噤，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一切兵船听其调派，其次主兵官为赞你噤，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噤。又主船政官为押米噤，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哑敕力巴敦时。噤噤噤系一等官。年得俸银一万元，以下分等递减。其在厦门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广东之香港者又为厘士列，即马礼遜，其人名赞臣。武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皆授自国王而听命于噤噤噤。又有呷啤呷亦主船政，又称急敢，亦授自国王，或有自以官授之而报命于王者。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六头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头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头目二人，一正一副。正头目夷言沙冷，副头目夷言嫩低，此次大小夷船百余只，实在兵船连火轮船七八十只，内多即贸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雇自各岛，共约四五万人，每月工资番银二三圆至十圆不等。至同来兵船见颠林被获，是否逃回浙江，抑往广东，无从追问。

臣等伏思逆夷兵船半即商舟，人众数万，月费工资数十万金，夷酋俸银，夷众口粮，军装火药，月费亦数万，船本货本又数百万，计犯顺已逾二年，费亦不下二千万。夷以货财为命，今既闭关，其货不行，所在私售无多，价亦大减，主客异形，逆夷虽富，何能久支？噤噤噤始冀为义律故智，思得所欲既不可得，且人船丧失，所耗益多，其情势必绌，饥而扑食，乃更扬言兴师大举，窃恐其众将离，未各必复能久持也。然贼穷必有变计，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严。其余条皆如前供，地名人名翻译殊难，汉人或通其语而不通其文，颠林能作画，乃令图其国所属及各国形势，惟东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绝远，故不得其详。汉奸五人中，惟郑阿二最通夷语，黄舟能汉字，乃使郑阿二传颠林之言，以广东土音翻译出之，间有误者，颠林似

亦觉之，而每指正其误，更使律比等观所绘图，点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

谨遵旨将红夷头目颠林，及伙长一律比、二吧应时、三秤因谏泥、副头目怒文、白夷头目伊些骆、黑夷头目丑满、翻译供词之汉奸黄舟、郑阿二，又前次所获之黑夷头目咀莉啞及哈吻叻咻共十一名，严行禁锢，候旨办理。设有大帮来台，仍照前奉谕旨，准予相机酌办，以免内变。其后获之红夷肱哩等三名，白夷旧锡莫哩等十名，黑夷病毙二名外，现存下治吴蚨油等二十七名，同前获病毙外，现存之黑夷沙咄等九十九名，共一百三十九名，恭请王命，在郡正法，以振国威而快人心。

所有臣等遵旨严讯办理缘由，恭折由五百里具奏，并将所绘啖夷各国地图考证诸书，为说，进呈御览。除备录供招咨部外，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件：英及各国地图考证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奏呈（夷务清本）

啖咭喇国又称英机黎，或作膺吃黎氏，通称红毛，在大海极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国都名兰邻，北枕大山名哀邻，隔海而南，与贺兰、嘑咭晒、大吕宋邻近，相去皆千余里。又有咪喇啞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约万余里，国皆强大，不相统属。惟大吕宋稍弱，近中国之属岛名小吕宋者，久为啖咭喇所据，不能争，近七十年，啖咭喇谓其地少利，吕宋始以金赎回。贺兰亦常为啖咭喇侵袭，倚嘑咭晒为援，嘑咭晒又大于啖咭喇也。然嘑咭晒人不善经商，今广东贸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啖咭喇、咪喇啞、贺兰、黄郝、嘑咭晒诸国。惟啖咭喇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诸国无公司，独啖咭喇有之。公司者，其国王自以本钱贸易，故名。诸国至广东，十三行商公建楼屋居之，如客寓，诸夷商去来无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澳门也。啖咭喇通商广

东自云二百余年矣。

噶咭喇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东南城外车行半日即海,本国虽不甚大,其人精巧,善制器械,以其强黠胁制海中小国皆为属岛。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岛名埃伦,又南为弼爹喇,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昼夜。弼爹喇之西北一岛名急时烟士,又西北为耶古士哥沙,又西南为间拿叮,皆其所辖。弼爹喇之西南隔海一大国名咪喇啞,即华言花旗国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陆地大于噶咭喇数倍,船炮如之。噶咭喇入中国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于咪喇啞之东据一小岛,名的賒士,设埠头,又于的賒士隔海相对一高山,名散打啞,亦设一埠头,又于散打啞之东,名金山,设一埠头,三处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义律即賒士人也。

自散打啞而南为士娇也,自金山而南为急卜碌,即海国闻见录所云呷也,盖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尽处。由弼爹喇至急卜碌,舟行转向东北,初为骂利加时架,更东北为骂哩询,又东北为息賒厘,又北为士葛打喇,又北为烟,其东为望迈,自急卜碌至望迈,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迈而南为士啞,又东北为袜打喇沙,北为孟呀喇,即孟加刺,又东南为磨面,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埠,又东名为骂叻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满刺加国为佛郎机所灭,后归贺兰。噶咭喇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伦,与贺兰互易而有之,乃于其地之西,新开槟榔屿为大埠头,又东为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噶咭喇据之,总称吡胜油,华言无来由是也。自望迈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

其东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东,七日夜即广东。明史西洋利玛窦言,其国至中国九万里,噶咭喇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骂哩询之极南又有路士伦,又东北有班地文,又东北有曷士爹厘耶,皆噶咭喇属岛,占自他国,以为聚积贸易之所,谓之埠头,盖华言也。自埃伦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岛,皆设官主之,诸岛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百里,势相联络。其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贺兰及



他国所属者尚数十，而以啖咭喇为最。此其海路之形势也。

其陆路自本国外，并无土地，国之东北隔海而地相连者，为士为国、罗委国、叻伦国、颠麦国一名黄郝国，更东为什卑厘国，又东袜地厘国。其北即北海，极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无敢往者。其国之东南隔海而地相连者，最近之东为贺兰国，自此而南为拿打伦国、米莉毡国、噤咄晒国、捷罗那国、布度基国、布度基即华言大西洋国也。广东澳门即大西洋所居，纳税设文官，名加文哂，华谓之番差，武官名啞你蒟，华谓之兵头。贺兰之东，迤南为鸦沙尔国、布路沙国、记利时国、埃地利国、大吕宋国，又东为的记国。自西洋以东，如大吕宋、埃地利、记利时、布路沙至的记诸国，皆沿中海。此其国以东陆路之情形也。

问以俄罗斯及回部，其人皆茫然不知，惟言贺兰之东北为罗沙国，又东稍南为北叻思国，与海国闻见录载俄罗斯隔普鲁社即系黄郝、贺兰之境相似。乾隆年间，俄罗斯女王即西洋国之女，则其相去当不甚远，特地名字音各别，或即所云罗沙及北叻思也。颠林未至东北诸国，故不能明，然其所绘图，与康熙年中西洋人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乾隆年中总兵陈伦炯之海国闻见录，形势大略相同，二书皆收入四库中，可以参考。故大学士臣松筠尝为臣姚莹言，俄罗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啖咭喇贡使玛噶尔言，今俄罗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国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孙女也，其表兄袭汗，娶以为妻。然则俄罗斯与大西洋世为婚姻。啖咭喇本近大西洋，妇人为王，其俗同，人之状貌又同，则其近可知。俄罗斯人有在京者，传询当得其实。

然啖咭喇既隔海，而俄罗斯尚隔黄郝、贺兰、噤咄晒诸国，未必与啖咭喇交结，故颠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则以南怀仁及陈伦炯之图考之，相去甚远，所隔国尤多矣。至的记之东为已罗，又罗，又东为茂加，又东南为乜加喇，又北为亚巴賸，又东北为烟你士丹，皆乌鬼地。其自的记转南，沿中海而西者，为衣接埠头，为礼卑

厘,为埃治也,为都利士埠头,亦皆鸟鬼地,正与海国闻见录形势相同。颠林言伊船内本有四海各国全图,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据所能记、忆者图之。其言或可信也。

至其立国,自称一千八百余年,本属无稽。然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于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国王死,无子复无女,乃传位于侄女,名役多厘里也,今二十二岁。招夫丙次阿不尔称为边啖士亚弼,犹华言驸马,生一子,今年二岁,异时女王死即立为国王。边啖士亚弼不理国事,大政则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议决之,其第一者名马伦侍,极贵,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国文官少,武职多,大埠头设文官名罗洛坚,如中华督抚,中埠头设文官名沙外廉叻洛坚,如中华知府,小埠头设文官名未土洛云,如中华知县。诸埠头俱有大武官名马凝接,如中华总兵,其余武官不可悉数。

此次统兵至定海之统帅,其人名沙连弥噍啞,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最贵,一切由其调度,各官虽授自国王,有事故则噍啞遣代。其次主兵之官为赞你啞,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之官为押米喽,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亚敕力巴敦时,皆在浙江。其在厦门管船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人名赞臣,武官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凡管理贸易及船政官皆名呷啞呀,即明史所称加必丹未,又称急敦,如华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头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嫩低,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内地夷船名百余只,其实不过七十余艘,且多贸易之船,配以夷官,非尽兵船也。又火轮亦不过十只,用以急递信息,为诸船导引。黑夷皆雇自诸岛,月给工资番银二三圆至七八圆,不下数十万。其官自噍啞年给俸银一万圆,以次递减,小者亦数百圆。凡造一船,实数万计,炮械火药资用尤多。闭市后,洋货不售,有私售者,货价大减,用兵日久,复多丧失,亦自苦之。

其女王之出，戴金丝冠四面缀珠，身衣红色哆啰唻长袍，或羽毛为之，胸前系金珠为饰。乘大马，上用平鞍，后有靠背，左右扶手，前后随者，有步有骑。夷人见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额上毛数茎投地为敬。其国人肌肤皆白，长身猫睛高鼻，类在京之俄罗斯，而发拳黄，故称红毛，亦有肌白而发黑者，不贵也。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净髭须。

其产鸦片烟土者凡三处，一为的记，二为望迈，皆出小土，每块重六七两。惟孟加刺出大土，每块重四十五六两。海外诸国贸易，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自洋布、哆啰唻、羽毛、红木、紫檀、花梨、冰片、龙涎香、海参、燕窝、丁香油之类数十种，鸦片特其一。而望迈、孟加刺皆唵咭喇埠头，故其国货船此物独多，各国人皆不食，即唵咭喇亦自不食，惟华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贸易诸船皆商贾自为之，王收其税，亦有领国王本钱者。谨据夷囚颠林、律比供及图，证以诸书如此。

## 五五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接阅英人回信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录）

耆英、伊里布谨奏，为接阅首目回信，恭折据实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等因上海、宝山先后失陷，势甚危迫，不得不设法办理。是以不揣冒昧，公同商酌，发给会印双衔照会，拣派外委陈志刚、广东通识陈策等，令其星驰送往，前将照会抄录恭呈御览在案。嗣奴才等于五月二十日由王江泾起身赴苏，二十二日抵昆山，会晤督臣牛鉴，询悉夷船停泊情形及防堵一切事宜。据称内河分歧已择要堵塞，其距昆山县城三里之白塔湾河道为松江、太仓、苏州通衢要路，先已派令文武员弁在彼，用废船盛以土石旁塞，中留行路。如有夷船来信，并将中路塞绝，经奴才等会同督臣牛鉴前往查勘，办

理尚属妥协。

奴才等旋即折回,于二十四日行抵昆山县属之唯亭泛,适遇外委陈志刚等转回,接据酋目噶喇渣等复书,当即共同拆阅。该酋目并不将所指相见处所言明,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并称贵将军贵都统谅念之等语。是该酋目先欲约见,迨经指示处所,又复借词不肯戢兵,诡诈狐疑,实堪发指。更有可恨者,该逆在上海将官仓谷石支给民食,并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意,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不肯议和,此等思忖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奴才等面询外委陈志刚等,佥称十九日驰抵吴淞口,二十日即上夷人兵船,面见夷目玛啞逊、郭士利,伊等皆称我国兵船已到,且所商三事甚大,恐着将军,伊中堂见面,亦不能为我们作主。现在我们欲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等语。奴才等复诘询该外委夷船多寡,据称酋目等向伊等告知我们,现在兵船有六十三只。经该外委察看吴淞口五王桥边,排列夷船大小不等,共约五十余只,内有夷人货船二十余只,其兵船极大者约宽五六丈,约长二十五、六丈,每船约可载夷人五六百名,其船共计五舱,安大炮七十六座。其次者约宽四丈,约长二十丈,舱四层,安大炮四十座。

再,奴才着英、伊里布前因一时愚昧,发给照会,指定地方约同相见。原期谕以天理人情,面戢战祸。及该夷谄诈百出,借词畏避,实非奴才等逆料所及。迺蒙我皇上垂念,奴才等糊涂,恐相见之时稍有疏虞,转不成事。于奴才等前次具奏折内,仰荷朱批、不可!钦此。奴才等跪读之下,不胜感悚。

再,该逆现在扬言,欲赴扬子江、天津。伏思天津地方早蒙虔诚,指授机宜,严兵防守。且海岸宽广,较之江、浙塘岸似易布置,如该逆胆敢北窜,岂可乘势攻击,大彰国威而伸天讨。至扬子江为南北扼要之区,纵使该逆大船未必能入,亦恐杉板闯进,致人心摇动,所关匪细。除会同督臣牛鉴、抚臣程霭采悉心熟商,慎密布置,加意严防,另行会衔具奏外。至羁縻一节,奴才等惟有竭尽愚诚,

但有可以著手处，于无法中设法熟商妥办，断不敢有负委任，并将夷书抄录恭呈御览。

所有奴才等接阅首目回信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附件：抄录英人书稿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奏呈

抄夷书稿：

五月十九日接准贵将军、都统递送本公使大臣及统领水陆军师大宪巴、郭之公文，均已阅悉。至所言共同商酌等语，倘蒙大清皇上特派大臣，钦赐全权妥议，以便自行善定诸事。本公使大臣即当会同议论酌商，及应明白咨知贵将军、都统，以未蒙有钦差大臣奉派前来为面议相和之先，本公使大臣断不能劝令统领军师大宪等戡兵，不与相战。惟贵将军、都统谅念之可也。

朱批：可恶之至。

### 五五三、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奏三城失守与乍浦失事情形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齐。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探近日夷情，商令参赞大臣带兵就近控制，并遵旨将余步云派员解京各一折。余步云现已派员解京，所有从前三城失守，究由何路首先溃散？其带领各兵系何将备？官兵伤亡若干？著仍遵前旨，与乍浦失事情形，分别查明具奏。段永福甫经到任，必当飭令确查，无所用其回护。

又另片奏，已将候补知府黄冕及裕谦家丁余升由浙江巡抚派员解京，著俟到京时归案讯办。参赞大臣齐慎即照议带兵驻扎浙江径扼要地方，如江苏有警，迅速前往应援。该处距江浙、乍浦、尖山等处，均在二百里内外，亦应一体互为声援，借资联络。至定、镇两处夷船渐少，其应如何设法剿袭牵制之处，仍著奕经等妥筹办理，勿失机会。未到各路兵丁，著即严催择要安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五四、余步云解到时著军机大臣会同 三法司严讯定拟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余步云现据奕经等派员解京，俟解到时，著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定拟具奏。候补知府黄冕、裕谦家丁余升著一并归案质讯。

钦此。

#### 五五五、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议奏如 何防范堵截英人炮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凶，必用车载炮，或单轮或双轮，推运而前。天津海口一带，泥淖处所不能行车，其有海岸可以行车之处，应如何防范堵截，俾该逆炮车不能运转前进，著赛尚阿、讷尔经额

会同察看，妥议办理，迅即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五六、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严密  
稽察来津闽粤商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天津防堵现当紧要之时，来往商船尤宜加倍认真查察。闻向来各处货船到津，多在六七八数月内，闽船到在六月，粤船到在七月。兹闻近数日间已有粤船多只到津，较往年更早两月，且在闽船之先。粤省商船与暎逆熟识者多，难保无汉奸在内，借图勾引。此等货船到津之时，应如何派员稽查，令于何处停泊，不可稍涉疏虞，致有勾结情事。亦不可过事搜求，致安分商民转滋扰累。著讷尔经额悉心筹议，严密稽查，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即应切实根究，杜其交通之路，勿生隐患，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五七、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解到抬枪抬炮天  
津如已敷用即于邻近妥贮备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本日据乔用迁奏，委员解送晋省抬枪抬炮共二百杆，并铅丸火药备带足用，起程前赴天津等语。此项抬枪抬炮原备天津防剿之需，如天津现在所贮业已敷用，著讷尔经额即将此项抬枪抬炮，酌

于邻近地方先行妥为收贮,俟应用时调取,不可滥行费用。其应在何处收贮,酌定后即派员前往迎提,与晋省委员一同解交收贮。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五八、著署山西巡抚乔用迁补造抬枪 抬炮各数百杆以备调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山西巡抚乔。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据乔用迁奏,委员解送抬枪抬炮共二百杆,并铅丸火药备带足用,迅速赴天津等语。览奏均悉。现在晋省抬枪抬炮所在无多,著该署抚即赶紧补造各数百杆,务须精良有准,以备调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五九、著署盛京将军禧恩杜绝淡水食物接 济英人并诱敌深入而聚歼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禧恩奏,确探夷船踪迹,严密防堵一折。逆船北驶,必应严密侦探,加意巡防。该署将军现饬沿海各旗民地方官,将该逆需用淡水食物严行杜绝,自足制其死命。其海堰所设炮位,或量为移置略后地面,较为得力。至该逆如果豕突而来,务即谆谕带兵将备,断不可在傍海岸上与之交锋,总当设法诱令登岸。俟其深入,然后伏



兵齐发，聚而歼旃，务当筹画万全，勿堕逆夷奸计，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六〇、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奏报

#### 天津等处设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原折)

户科掌印给事中臣朱成烈跪奏，为敬抒管窥，仰祈圣鉴事。

窃惟逆夷连守滋扰，各海疆戒严，迹其所陷地方，无非距海甚近之处。盖彼以海为凭，以船为穴，必不肯去，所凭依远其巢穴也。天津城距海口陆路百里，水路二百里，彼如舍舟登陆，则恐我以水师焚其巢穴，如以小舟驶入各海口；则不能装载大炮，我之大炮可以拒之。臣愚窃谓天津等处止须设伏置险，静镇以待，多为障蔽，使彼不知我兵所在。俟其登岸遇险而后击之。如果我兵一无怯惧，逆夷未有不败走者。伏祈圣上密谕天津各处并京城内外统兵大员，使之鼓励军心，作兴士气，逆船到日，勿许张皇少有逃避之意，则众志成城，逆夷无所施其伎俩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谨奏。

### 五六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

#### 调拨官兵赴苏防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跪奏，为遵旨拨调官兵赴苏防守，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五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德珠布等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浙省

前次调到各省征兵,共计一万一千八百名,经奴才等分派调拨前路宁、镇一带屯扎,预备攻剿,及防堵水陆要隘,并驻守省城。嗣因兵力尚属单薄,复经奏请续调各省劲旅。奉旨赏调广西、河南、陕、甘兵四千名,该兵丁等陆续前来,尚未到齐。适值夷船大帮驶入江苏洋面,奴才等当即飭寿春镇总兵尤渤,管带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陕、甘兵九百名,星夜赴苏应援。随又将江宁旗兵八百名,拨往苏省,以备防堵。又奉旨酌派参赞大臣一员,酌带弁兵前往江苏。其时适广西兵一千名先后到浙,即交参赞大臣齐慎统带,复添派四川官兵五百余名,一并带赴江、浙交界之王江泾,暂行驻扎,以便接应,业经节次奏明在案。

现奉上谕,飭令奴才等在各兵内挑选一二千名,派员带赴江苏,交牛鉴等酌派要隘防堵。伏查浙省征兵,经奴才等叠次拨赴江苏已有四千三百余名,浙江紧要海口共有十余处,节节须兵防堵,兵力实不甚厚。惟现在苏省吴淞口外泊有夷船数十只,福山口又有火轮船二只,及大夷船二只在彼游奕,诚恐其内犯大江,情形甚为紧急。奴才等再四筹商,浙省口岸纷繁,各官兵分守要隘,已属兵分力单。现据探报,招宝山仍泊夷船二只,定海停泊夷船共计二十五只。虽尚未分窜滋扰,各处驻守官兵究不敢遽行撤动,致形单薄。而江苏情形尤为紧迫,急须添兵防守,自当权其缓急,遵旨拨兵前往江苏,以资守御。但拨兵过少,仍恐无济于事,且分向各路调动亦非整队,不能不于无可抽拨之中,设法拨调。查有江西兵二千名,前由奴才等调赴省城,三百名分防要隘,四百名驻守沥海所,一千三百名由总兵李锜统带,驻守曹娥江。此项官兵,奴才等飭令带兵官逐日教练,并将弓箭刀矛各兵均改为学习鸟枪,半年以来,渐为熟练精壮。即行遵旨,飭令总兵李锜统带,分起启行迅速赴苏,交牛鉴调派防堵。并将省局新铸大炮拔出四十位,新制抬炮一百杆,即交江西头起带兵官一并迅速解往,以资守御。

至浙江省城拨去江西兵三百名,尚不致形单薄。沥海所本系

海口，与绍兴较近，应由参赞大臣文蔚就近于驻扎绍兴兵勇内，酌派换防。曹江地方亦属紧要，惟现查逆夷业已退出宁郡，其镇海城外夷匪亦复无多。浙江提督段永福现驻上虞，距曹江仅止三十里，即札飭该提督酌量派兵防守，声势联络，尚可无虞。共计拨去江苏前后征兵共六千三百余名，现在浙省征兵剩九千三(五)百余名，分扎防守省城各要隘及七堡、海宁、尖山、沥海所、平湖、嘉兴、绍兴等处。奴才等严飭现在各官兵一体小心防堵该逆，如有可乘之机，即行调拨进剿，断不敢稍涉疏虞，上廑圣怀。

所有遵旨调拨官兵赴苏防守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六二、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奏报蒙古 官兵全行查验起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军录)

奴才铁麟、敬敷跪奏，为奉调蒙古官兵全行查验，由口按起迅速启程缘由，恭折奏闻事。

窃奴才等预备蒙古兵二千名，遵旨分起按队，飭令总管侍卫参领等官，由口管带启程，前赴天津，及器械军装用车运前进，先将头起官兵由口启程各缘由，业经由驿奏蒙圣鉴在案。兹于五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将奉调二三四起官兵，按起分队进口。奴才等均令齐集教场，逐一查验祭纛，即飭该总管等押队由口启程，器械军装一并按起用车载运前进。查张家口首站系万全县地面，该县知县扬之燮遵礼应付车辆草束等项，诸臻妥善，蒙古官兵按起鱼贯前进，并无贻误。

所有奴才等查验奉调蒙古官兵，全行由口按起迅速启程缘由，理合由驿恭折奏闻。为此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六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英船有无增 减并饬禁民人不准私交买卖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

怡良等奏，鼓浪屿夷船现有九只，并无动静，仍严行戒备，不敢疏忽等语。该处即有夷船停泊，恐其伺隙进窥，必当严加防范。如有可乘之机，该督等仍宜酌量剿办。嗣后夷船有无增减，仍著查明，随时奏报。至该逆在滨海地方私行交通贸易，固为贪利起见，总由内地民人代为销售，冀图牟利。地方官既纵容于事前，又不肯禁止于事后，无非昧良苟且，委过前人，天理人心何在！现任文武果能忠诚，为国严行禁止，又准一人与之往来，则所带货物无处售卖，该逆又何肯涉险前来，作比无益可图之事！著该督等申明例禁，认真稽查。嗣后夷船驶入口内，一切货物概不准私相交易。久之，该逆自必穷蹙远遁矣。其应如何斟酌办理之处，总在该督等体察情形，妥为筹办，慎勿一味因循也。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六四、湖北提督刘允孝奏报驰抵江宁京口及 遵旨改赴山东登州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军录)

湖北提督奴才刘允孝跪奏，为恭折奏报驰抵京口，及遵旨起程前赴山东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挑带湖北官兵起程日期，恭折奏报在案。五月二

十六日舟次江南仪征县，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据刘允孝奏报，遵旨挑选精兵派员管带赴苏，该提督亦于四月二十八日先行起程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跪读之下自天申命，伏地碰头谢恩后。奴才遵于是日自仪征开舟，星夜兼程，驰赴江苏海口接署提督，会同两江督臣相机堵剿。五月二十七日行至常州府属吕城，接准督臣牛鉴咨会，江宁京口地方迫临江岸，近接省垣，为南北咽喉最要之区。据探报，该逆有直达扬子江之谣，令奴才管带湖北官兵，即在京口驻扎，俾资捍卫等因。奴才即时自吕城折转，五月二十九日驰抵江宁京口驰防。

正布置设防，恭折奏报间，兹于六月初一日丑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钦奉上谕：前据刘允孝遵旨管带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苏与牛鉴商办防守现在逆船既有北驶之信著刘允孝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管带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东登州会同托浑布麟魁商办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牛鉴刘允孝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钦此。奴才拜折后，当管带湖北官兵一千名，于大月初一日自京口起程，改赴山东登州，与臣托浑布、麟魁会商防堵。

容俟到彼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外，所有奴才驰赴江宁、京口，及起程改赴山东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又另有旨矣，奋勉成功，以膺懋赏。钦此。

## 五六五、京口副都统海龄奏报京口官兵水陆扼要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海龄跪奏，为京口官兵陆路可敷堵剿，水路务须于江河扼

要设法填塞,以及现在民情安谧,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准江宁将军德珠布咨,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德珠布、兴伦奏,江宁京口重地,加意谨防一折……钦此。等因。恭录寄信前来。奴才钦奉之下,仰见我皇上廑念疆圉,无微不至。

奴才前于道光二十年冬间抵任后,曾于京口旗营挑选精壮八百名,教以战守机宜。续于大小兵丁内挑选四百名,随同操演。嗣奉谕旨赏派青州协防兵四百名,计共兵一千六百名,均属勇跃。逆夷设敢内犯,陆路可敷堵剿。第恐该逆由长江水路北窜,该督抚自应钦遵谕旨,于江河扼要处所赶紧设法填塞,阻其内犯之路,庶使水陆交严,有备无患。至京口民前闻吴淞、上海先后失守,间有惊恐移徙。当经奴才出示晓谕,现在民情安堵如常。

奴才谨将京口陆路可敷堵剿,水路务须于江河扼要处所设法填塞,(朱批:费力无益。)及民情安谧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 五六六、京口副都统海龄奏为严查汉奸不得混迹入城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军录)

再,于前岁奴才抵任后,即以逆夷勾结汉奸,探听消息,导引路径,购买食物,伏为内应,最为奸萌。曾经饬令镇江府知府祥麟、丹徒县知县钱燕桂,于民间挨户编查保甲,严行稽查。并饬城门防守官兵,如遇面生可疑之人,留心盘诘,务使汉奸不得混迹入城。复派旗员在于各处慎密侦察,逾年以来,尚属安静。

谨此片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 五六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通盘 筹画防英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筹画防夷事宜，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谣……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智烛几先，虑周善后。奴才荷蒙委任，责有攸归，兹复钦承训谕，指示详明，更不敢不尽心竭力，通盘筹画，以期计出万全。

窃思逆夷虽恃其船坚炮利，熟悉水性，然我兵总不与海上交锋，该逆即无所施其伎俩。既不与海上交锋，则陆路之埋伏攻剿必当急为讲求。伏查盛京八旗官兵共一万五千有奇，除各项差使占用外，其可以操演战阵者，省城实有四千余名，外城共有四千余名，前在省城挑选劲旅一千名，勤加练习，此外各兵亦随同操演，皆为有用之师。今又在省城加选精壮二千名，连原挑之兵共有三千名，足敷设伏进攻之用。并令南路之熊岳、凤凰城、辽阳，西路之广宁、义州，各选精兵二百名，即在该城勤加操演，一遇有警，立即调赴各附近海口协同防堵，再加以海口原有之兵勇，似可毋虑其兵力之单。

奉天沿海地方千有余里，并有人迹不到之处，势难处处设兵防卫。所可恃者，各海口多有沙线浅滩，明险暗险，大船不能驶至，而杉板小船则在在皆可拢岸，然亦必有汉奸为之导引，方敢舍舟登陆。奉天虽向无汉奸，惟恐该逆主使其旧有汉奸，扮作商人，混入探道，(朱批：所见极是。)并恐该逆邀截商渔船只，威胁利诱，为其使用。奴才选派明白晓事委员，会同该地方官勘明沿海地方，凡有可以通舟之偏僻小口，各就地势，设法堵塞截断，使其无路可通，

不能潜行上岸，(朱批：好!)并严查出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盘诘究问。仍将商渔各船收入口内，勿为逆夷所得。(朱批：好极!)至水师营原有战船，尤应加谨防范，以昭慎重。该逆前在厦门、宁波、乍浦皆得而不守，亦未敢深入内地，其志不遇在沿海掳掠，确系寇盗行径。而所以招之使来者，皆因各口岸聚集商贾，广积财货之所致。设遇该逆乘风北上，即令沿海铺商预为搬移，倘不原遽迁，令其认真团练，自顾身家，方期有备。至岛屿居住烟户，类皆穷苦小民，原无财帛可图，然为逆夷所得，则人可供役使，牛羊可供食用，亦应飭令迁徙腹地，为坚壁清野之计<sup>①</sup>是亦穷蹙逆夷之一端。奴才亲历各海口，所有扼要处所各炮位，俱已安置后路，(朱批：好。)在陆地层层设伏，临期厚集兵力，似不致于不能得手。盛京实属根本重地，尤宜严加防范，奴才悉心体察，按现在情形而论，就本省之兵力，似已足敷本省之防堵，倘将来或有时势不同，必须应调他处协防之兵，即钦遵原奉谕旨，一面具奏，一面咨调，以期毋误事机。

所有奴才遵旨通盘筹画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六八、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报赴浙旗兵回至 江宁防守操演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兴伦跪奏，为暂留浙省之江宁旗营官兵现经遵旨撤回抵省，得资防守，并堪训练，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乍浦失陷，江省冲要，兵力不敷，请将暂留浙省

① 此处为朱笔所圈。



之江宁旗营兵八百名，钦遵前奉谕旨，撤回省垣防守，于四月廿九日恭折具奏在案。嗣因逆夷攻陷吴淞，长江可虑，省城及京口重地，请调西安旗兵一千名，以资保护，于五月十五日由驿驰奏。兹于五月廿四日接准扬威将军奕经咨，奉上谕：据德珠布奏，江宁旗兵八百名请飭撤回江省，著奕经即将此项旗兵撤回驻防等因。钦此。已札飭该带兵官遵照咨会前来，并于五月二十六日准兵部递到钦奉上谕：德珠布、兴伦奏，江宁京口重地，加意谨防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当即恭录谕旨，飞咨扬威将军钦遵，派拨官兵前来应援。所有前留浙省之江宁旗兵八百名，兹于五月二十七日遵旨全抵省垣。奴才等细加阅看，均属强劲，不但于省城防守有裨，且于马队大阵得其演练。

合将留浙官兵撤回，抵省防守操演缘由，恭折具奏。

再，回省兵内有防御和谦布一员在浙呈告奋勇，现仍留浙，随参赞大臣文蔚行营差遣，合并陈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六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严防海口及漕运经行各处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①（夷务清本）

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

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本日据麟庆奏，查勘海口，昼夜巡防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垂厪海防漕运，指示周详，跪诵之余，曷胜钦服。

伏查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漕船均已渡黄，现在湖南三帮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亦已提催抵坝,即日灌放,连樯北上,相〔离〕海口尚远,逆夷无从窥伺。惟水手短纤人数众多,恐有奸匪溷迹,前奉谕旨设法严防。臣即钦遵筹议复奏,一面飭属加意稽查,专派河标中军副将秦攀蓁,在黄河以南董率弹压。其渡黄重船,飭委前署副将事松江营游击安振国押送出境,谕令见有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拿究,船行极速,水手安静,堪以仰纾宸廑。

至臣标所辖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三处,自暎夷滋事两年以来,叠飭该管将弁带兵巡防。昨准督臣咨会,宝山、上海均已失守。贼氛愈近,查黄、灌等海口外,虽有大沙拦护,逆船不敢驶近,而杉板小船难保不潜来窥伺,防范尤应加严。除飭庙湾、佃湖二营上紧巡防瞭探,并谕河、苇各营,将所选河兵勤加团练,以壮声威而资守助。俟湖南帮船催过中河,即飭委淮海道赵廷熙亲往督巡,以期周密。

至漕运经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为门户,而自海入江要隘则以江阴县鹅鼻嘴为最。惟该处江面甚窄,对岸炮力可及,且下伏礁矶,水路曲折,南岸山势陡峻,有险可凭,迤上则有鬲山关及焦山、象山层层锁钥。臣于本年二月赴扬州时,见现署两淮运司·前当镇道但明伦,与之详论沿江形势,该司曾周历相度,即言长江虽为天堑,而由海门入江之路,阨〔扼〕险守御,必当以鹅鼻嘴为先。臣复询之卸署狼山镇总兵事·河标副将秦攀蓁,所论亦合。兹据该运司会同常镇道周頊稟请添兵裹粮,前往鹅鼻嘴驻防。极中肯綮,可期得力。至瓜洲江口内河道属臣管理,其扬州营向归督标,淮安营向归漕标,臣惟当督同该管道,随时小心筹防,并严拿汉奸,以冀仰副圣主谆谆训戒至意。

朱批:另有旨。

五七〇、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密防范英船滋扰  
并随时奏报英船有无增减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怡良等奏续查南北驾夷船经过闽洋只数一折。据称逆船只往来无定，鼓浪屿所留之船多时或至十二、三只，少亦有七、八只之数，大约均听在浙逆夷号令等语。该逆滋扰江、浙，聚集逆船多只，俟行退出外洋游奕，闽省呼吸相通，且现有停泊夷船，即难保其不伺隙复行滋扰。著该督等督飭员弁，严密防范，如有可乘之机，仍酌量妥为剿办。其沿海地方，务当恪遵前旨，申明例禁，认真稽查，毋许内地民人私与往来，代销货物。慎勿再事纵容，是为至要！嗣后夷船有无增减，仍著分遣商渔船只随时探报，得有确信，即行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严防黄河灌河射阳湖海口  
并扼险守御瓜洲鹅鼻嘴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南河道总督麟、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麟庆奏，严防海口，并复陈漕运经行各处情形一折。南河所辖黄河、灌河、射阳湖三处海口，该逆杉板小船既可驶入，自应严加防范。著该河督严飭各营巡防瞭探，并将所选河兵勤加训练，毋任稍有疏懈。俟湖南帮船过竣，即飭委该道亲往督巡。至漕运经行要

道,南河以瓜洲江口为门户,而自海入江要隘,则以江阴鹅鼻嘴为最,该处江窄山峻,下有伏礁,若于此处扼险守御,如有逆船驶近,我兵轰击自可得力。其应如何添兵驻防之处,著牛鉴、麟庆、程番采会同商酌,务令足资防守,毋稍大意。其瓜洲江口内河,亦著该督等督飭所属,小心筹防,遇有形迹可疑汉奸,即行盘诘严拿,以重防守而利漕行。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七二、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到津会办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恭折奴才到津日期,及察看沿途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奉命颁给关防,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会同督臣讷尔经额办理防剿事务。仰荷叠次召见,训诲周详。五月二十五日陛辞后,会同副都统奴才那桑阿并随带文武员弁等,于二十六日起程,沿途留心察看,居民商贾安堵如常,人情极为静谧。二十八日行抵天津,与督臣讷尔经额接晤,当将皇上指示机宜逐一商确。是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天津为畿辅重地,关系紧要……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余,无名钦感,惟有殚竭愚忱,与督臣和衷共济,详细讲求,固不敢存推让之见,亦不敢存将就之心,以冀仰慰圣廑于万一。

除将应办事宜次第议妥,随时复奏外,奴才到津会办日期及察看沿途实在情形,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七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派员踏勘地势 布置马队官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赛尚阿、讷尔经额、那桑阿跪奏，为预备沿海各营后路，派员踏勘，以备吉林、黑龙江暨察哈尔官兵分营驻扎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臣等奉旨，会商天津防堵事宜，目下最要机宜，首在预备后路。而前奉谕旨，飭调备充后路之察哈尔马队官兵二千名，头起已于五月二十九日起程，计日内陆续可到。天津郡城内外地窄人稠，且值遍地青苗，未便屯驻，必须预备屯驻处所，方期兵民相安。兹查有距郡城七十里之新城地方，地势宽阔，水草丰肥，足资游牧，即拟先在该处暂行安插，俾资休息，一面踏勘地方，分营屯扎。所有屯扎处所，先经臣讷尔经额勘得大沽以南至狼坨子一带之羊耳庄、商格林二处，可以分驻。兹臣赛尚阿到津后，复彼此商确，觉分驻两处，相距道里较长，拟分五营或六营，庶益觉呼吸可通，声势联络。

现委理藩院员外郎明麟带同熟悉员弁，前往南路原设营盘后路一带踏勘。一俟勘得宽阔高燥地方，或五处，或六处，即于新调之察哈尔官兵中拨兵一千五百名，分管驻扎，以作大沽迤南南路后劲。其余兵五百名拟于大沽北岸分驻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驻二百五十名，亦均在现设营盘之后，以为前敌声援。前敌得手，即奋力上冲，以资接应。至北塘北岸迤东之黑沿子至洋河口一带，地势较南路尤为辽阔。业已奉旨飭于吉林兵一千名，黑龙江兵一千名内，各酌拨兵五百名，择要驻扎。臣等公同酌议，拟于丰润县属之李八厰、滦州属之柏各庄、乐亭县之马头营及汤家河、昌黎县属之周家营五处屯驻。臣等因此路尤关紧要，现商令奕纪会同那桑

阿前往各该处遂加复勘，间段分拨，以资策应。现在海口安静如常，臣讷尔经额现驻天津，臣赛尚阿即驻扎郡城，以便与臣讷尔经额会商一切防堵事件。至太原镇总兵善禄，前经臣赛尚阿面奏，拟派充翼长，令随臣营当差。现与臣讷尔经额商议，以该镇在督标中军任内，随办海防将及两载，一切筹备情形甚为熟悉，前奏明留于天津协防，以收指臂之助，已商明仍归臣讷尔经额委用。所有武职翼长容臣赛尚阿另择委员充补，合并声明。

谨将臣等派员踏勘地势，布置马队官兵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七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沿海泥淖 无可以行车之处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内开二十八日奉上谕：联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凶，必用车载炮云云。钦此。臣等伏查逆夷果敢用单轮，双轮等车载炮而来，势须装载大船之内，比及驶抵拦江沙，已不能前进。即使以小船分载，绕越过河，而近岸处所一片泥淖，查内地沿海觅取鱼虾居民，率皆两脚捆缚二尺许高木，始能跋涉过滩，并空船亦难上挽到岸，再加以质体笨重之炮，其不能移动可知。况此等泥淖沿海皆然，更无可以行车之处，似不致转运前进。臣等仍当飭营随时瞭望，慎益加慎，小心防范，以期仰息圣廬。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七五、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遵旨 稽查到口商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讷尔经额跪奏，为接奉廷寄，遵旨稽查到口商船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天津防堵现当紧要之时，来往商船尤宜加倍认真查察等因。钦此。臣查历年闽、广商船，须俟夏至以后，东南风司令，始行北驶，如过节气较早，于五月内即有进口之船。其粤省商船来津，或在闽船之先，或在闽船之后，向无一定。上年广东惠州商船即系五月二十外到口，六月初一、二日陆续进口。臣兹因逆夷肆虐，恐有汉奸冒充商船水手、来津窃探，于上年暨本年两次酌定稽查章程，奏蒙圣鉴在案。

兹查五月二十九日，有东省潮州府商船三只，驶至拦江沙外停泊。业经飞飭驻守大沽查验商船出入之委员，天津粮捕通判娄豫、盐山县知县刘煦，会同营员，先赴该商船逐一查验，诘讯明白，核与印票填注姓名籍贯人数相符，始准驶进拦江沙内。并令闽粤会馆董事带同在津开设字号行店之人，赴船识认，确系贸易良民必深信无疑者，即令呈缴携带器械，押令船只驶进内河，在于紫竹林、黄船坞停泊，查验货物，照例纳税，催令起卸，赶紧出口。查紫竹林地方，现在驻有臣标防兵六百名，弹压稽查，耳目切近，不致疏虞。并派文武委员在于河干驻守，往来巡查，不许水手登岸，如果查有形迹可疑语言支吾者，即行严加根究，断不容奸匪混迹，致滋隐患，亦不准过事搜求，扰累良商。

所有遵旨稽查到口商船情形，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七六、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拟于郡城 存贮山西抬炮并派员前往迎提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乔用迁奏，委员解送晋省抬枪抬炮共二百杆……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抬枪抬炮最为行军利器，前因调防海口官兵既须携带应用，各该存营弁兵暨沿海新募之兵，亦均须酌给操演，需用甚多，旧存不敷分拨。经臣陆续制造抬枪六百杆，分拨各处应用在案。兹蒙敕调晋省抬枪抬炮二百杆，备带铅丸火药解运来津。臣拟即在郡城妥为存贮，如遇调取，拨用较便，并已遵旨派员过往迎提，约计本月初十日前后即可运到，断不敢滥行费用。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七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鸱张与前 不同仰求怀柔与民休息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江口扼要之处设法添兵防堵，并现在逆夷情状与前迥异，恭折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江省势甚紧迫，该逆有直犯扬子江之信，当与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番采面晤筹办，并臣亲往江口相机防范实情，会同驰奏在案。兹臣查江阴县之鹅鼻嘴地方，去县城仅三、四里，为长江入海第一扼（扼）要门户。山势陡险，江水直趋，傍山而下，江面深



洪约有三四十丈之宽。其下游沙线四道，有南夹、磨盘、斜桥、庶园名目，计长一百二十多里。该逆大船断难飞越，而火轮杉板船尽可窜入，亦必需人导引，现已设法查禁。并于沙湾曲之处，暗中密钉桩石，截其末路，其鹅鼻嘴已设有大炮，可以阻其冲突。现飭部署常州府事之徐家槐预备火攻船只，载以芦柴桐油，联以大锁。万一彼敢豕突而上，顺流放下，可资延烧。又札调徐州总兵王志元带兵七百名，在于陆路设伏，以防其登岸滋扰江阴县城。俟布置妥协后，臣即驰赴京口、焦山一带，相视各要隘如何设施，并至江宁省城，与将军德珠布会商一切。仍即折回苏州省城，往来查看，设有缓急，庶易于照应。

臣查该逆自犯顺以来，诡譎百出，就目前光景而论，又与三、四月间迥有不同，何也？该逆自陷宁、镇而后，尚株守一隅。今则既陷乍浦，又陷上、宝，复又分舫窥伺崇明、福山、刘河，并有内犯天津之说矣。该逆在定、镇时，大船不过四十余只，近则勾结丑类，所添船只复倍其数。近据宝山县探报，自吴淞口至黄家湾共泊七十余只，而四出纷扰之船及停泊于定、镇者又不可计数矣。该逆前此尚不敢侵犯内河，近则造作三板小船，抢夺沙船，掠取衣帽，不计其数。并于吴淞口外二十里之洋面，打造器械，实有乘隙内犯之情形矣。该逆前陷定、镇、乍浦，日以抢掠奸淫为事。近闻上、宝之陷，并未杀戮一人，遍贴伪示，以安民为词，其居心实不可问矣。

其于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沿海居民之流散，无日无之，禁之不能禁。土匪乘机肆掠，又不待言。且苏、松为财赋所出，漕粮为天庾正供，此数月内该逆如不能剿灭，不但师老财匮，势将难支。万一彼竟分帮大举，汉奸内应，风鹤一惊，远近瓦解。江、浙两省既属在在可危，纵使彼不深入，转瞬即属兑漕之时，又为不堪设想。且沿海各州县钱粮此时并无有完纳之者，此臣所以目击时事，并逆夷鸱张情形，与前迥不相同，昼夜焦思，忧心如焚，而寝馈为之俱废也。

臣思该逆灭绝天理，阴谋诡计，以鸦片烟土耗我中国之货财，蹙我中国之人命。我皇上仁同棨戟，不与较量，屡谕疆臣缓其剿灭。乃因诸臣办理未能尽善，胆敢涛张反复，益肆凶顽，天道恶盈，强梁者不得其死，其灭亡当可立待。今又闻该逆声称，本意通商，因大皇帝未降明谕施以圣恩，不肯戢兵。臣闻此语，又不禁眦裂发指，愤懑殊深！然臣窃思苗民逆命，大禹班师，欲取固与，老民之术。又高宗纯皇帝时征緬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臣未读国史，不能悉其颠末，在云南粮道任内习闻父老之言，甚为凿凿。仰见圣德同天，于挾伐诛殛之中，仍恢包涵编复之量。事有相类，拟非不伦。（朱批：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緬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倘将士有所窃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

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并不敢妄萌他念，中外同系赤子，休兵并免夷伤。合无仰求皇上网开一面，先派大臣赉敕诘责，俾绝微蠢夷之下悃，得累译上达于宸严。并不令稍有壅蔽，自足使之心折。然后明宣恩旨，用示怀柔，谓吾民横遭毒焰之张，而朝廷何爱一厘之与。（朱批：若通商而外一无所求，朕何所不乐而为之也？试问能与否乎？）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倘竟罔知悔罪，始终冥顽，则是自外生成，薄海臣民共晓然于圣人必不得已而用兵，虽劳不怨。逆夷万不可以德化，舍剿蔑由。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必人人切齿同仇，誓心戮力，殄灭犬羊，不留遗类矣。臣沐君父高厚之恩，属兵戎紧迫之际，一知半解，不敢缄默不言，滋欺罔之罪戾。

谨披肺腑昧死密陈，伏祈皇上鉴其愚诚，俯加查察，臣不胜悚迫待命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

愤懑!即有旨。钦此。

### 五七八、两江总督牛鉴奏陈京口为大江锁钥 必须严守并已催齐慎迅赴京口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由浙调回之旗兵八百名,已遵旨飭回江宁本营驻防。兹臣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前据刘允孝[奏],遵旨管带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苏,与牛鉴商办防守。现在逆船既有北驶之行,著刘允孝无论行抵何处,即管带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东登州,会同托浑布、麟魁商办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等因。钦此。查刘允孝已经于日前带兵行入江境,臣因松郡已有总兵尤渤带领重兵防守,未便另行更换。目下逆英窥伺长江,屡有夷船游奕探水,除已于最要之江阴鹅鼻嘴调驻重兵设法守御外,京口为大江锁钥,刘允孝正抵该处,商令该提督即暂行留驻京口,以资控扼。兹蒙谕令改赴登州,遵即飞咨该提督,迅速带兵赴登防堵。其京口地方紧要,臣查江南提督已奉旨改派尤渤署理,除一面咨催参赞大臣齐慎迅速前来京口,商办防剿事宜。并札调苏松总兵周世荣,挑选会放炮位之弁兵,星夜驰至江阴,听候派拨防守外。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七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军欲以马车马 炮运往天津陆路接仗宜先事预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粤东传述,嗾逆有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路接仗之说。

今该逆既有拟赴津门肆扰之谣，而又闻在浙新到马船多只，探系向大吕宋国所借。其马高大，约有数百匹，不可不先事预防。兹询得破之之法，须于海口登陆之地，随处挑挖濠沟，宽深俱以丈余为率，但通人骑，不留车道。彼如豕突而来，不难以重兵邀击歼擒矣。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甚好。即有旨。钦此。

### 五八〇、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闽省游击

马辰留苏省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新选福建泉州提标后营尤吉马辰，由粤洽咨赴部引见，因染患潮湿，就医扬州，借以北上。经署运司但明伦，以该员久历海洋，属其会同委军署南掣同知陈延恩，查看京口一带各要隘情形。该员熟习洋面，深明机宜，凡一切剿堵事宜，皆属目击身亲，动中肯綮，不特较胜于未经练习之弁，并为将材中出色之选。兹臣筹办江防，正当万分吃紧之时，相应请旨，将新选福建泉州提标后营尤吉马辰，于江省军营差委，暂缓引见。俟大局稍定，再行由臣给咨赴部。

除经由臣飞檄截留该员来营差遣外，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八一、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误报

英船之都司叶养福革讯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再，二十七日臣于无锡途次接据署杨舍营都司叶养福禀，报探得福山口二十三日早潮时，突来大夷船四十只，未刻有逆夷用脚船三只上岸，居民纷纷逃避等情。臣查由海入江口门，始为刘河，口次

为福山口，杨舍又在福山之上，距江阴鹅鼻嘴六十余里。二十二、三等日，刘河、福山江面曾报有夷船数只游奕，该处多有沙线，逆逆夷即图内犯，其大船亦断不敢遽行驶入，何致突来大夷船至四十只之多，且并未据福山本营禀报，深堪骇诧。臣即派令干弁驰赴查看，二十三日来至福山口者，乃系贸易外回之商船，而并非夷船。札询常、昭二县及该营禀复无异。

伏查江海相连，夷踪游奕无定，各沿江要口自应镇静防守。该署都司叶养福辄将商船误认夷船，张皇禀报，以致远近商民纷纷迁避，江阴乡民因此乘机抢掠，实属昏庸纒缪。相应据实奏参，请旨将该署杨舍营都司·淮安城守营守备·世袭云骑尉叶养福革职。臣已飭令臬司提讯究办，治以应得之罪。其杨舍营防务紧要，本任都司邢维新现署提标左营游击，臣飭令即回本任，协同在防将卒实力防堵。一面剴切出示晓谕，沿江商民各安本业，勿稍惊恐，并严拿抢掠匪犯，尽法惩办，以靖地方。

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所参甚是。另有旨。钦此。

## 五八二、吉林副都统巴雅尔等奏 报领兵赴防起程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巴雅尔等跪奏，为领兵赴防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巴雅尔等准都统哈琅阿移会，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驻闽之吉林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闽防守……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乌凌额、德凌阿、富勒洪额等，遵即由高桥带领官兵起程，于六月初一日抵关。奴才巴雅尔等五人公同会商酌，令奴才巴雅尔带领吉林兵二

百五十名,黑龙江兵二百五十名,驰赴抚宁县洋河口一带驻扎。奴才富勒洪额、德凌阿带领黑龙江兵二百五十名,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驰赴丰润县黑沿子一带,择要驻扎。此一千兵作为四起,于六月初三日自山海关分起初二日陆续前进。现当有青苗遍野之时,一路车马驰骤,恐遭践踏,奴才等惟有严加约束,督令按依正道行走,不许拥挤挽越,务期纪律明而闾阎静。到防以后,设遇逆夷登岸,立即首尾夹攻,互相援应,尽歼丑类,以快人心,断不敢稍留余力。奴才倭克精额、乌凌额等,现仍分带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在闽加意防堵,俟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到闽之日,奴才倭克精额,乌凌额等遵奉谕旨,即行带兵迅速前赴天津。

所有奴才巴雅尔、富勒洪额、德凌阿等领兵起程日期,理合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五八三、著两江总督牛鉴等于入江要隘分布 各船严御专意剿办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署副都统伊、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逆船折回吴淞聚泊,现议设法防堵一折。据奏该逆北窜之船四十多只仍复折回,聚泊吴淞口外,崇明县及刘河、福山各口均有夷船游奕,并有欲犯江宁之说。牛鉴已往扬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竭力防范,会同德珠布商办一切。并飞催齐慎至苏,会同耆英、伊里布、程霁采筹商防守等语。逆夷勾结丑类,添船多只,并撈截沙、鸟等船,在吴淞口演习驾驶,意图内犯。江宁襟江带海虽有暗礁伏沙,大船不能直入,其火轮杉板等船难保不驶入江内。惟该处江口究与外海不同,前据牛鉴奏,有水师战船十六只并招募各船大

小七十只，派令田浩然等管带，另制水轮船四只，派刘长清管带，内河可与接仗，不致疏虞等语。此项船只虽不能敌其大号兵船，若火轮杉板等船乘潮驶入，酌带炮位，当可与之水战。著牛鉴于入江要隘处所分布各船，责令管带各员，倘有逆船驶入，可战即战，当守则守，断不可稍有疏虞，致沿江红船渔船反资贼用，是为至要！其崇明、刘河、福山各口均须分兵防守。已有旨谕知奕经等酌派精兵一二千名接应，交齐慎管带至苏。著俟该参赞到苏后，该督酌量扼要地方，令其驻扎，以资控制。至江省要口甚多，虽经设法填塞，难保该逆不乘间窜入，不可不预为防范。前此宝山、上海、逆夷因无可抢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处果无辘重可掳，自不致受其荼毒。但须俯顺舆情，妥为筹酌，固不可强之使迁，转滋惊扰，亦不可禁其他往，致有疏虞。刘允孝已有旨谕令留于江苏，如已启程，即行折回。应于何处驻扎，著牛鉴妥商办理。崇恩已调补山东臬司，现在驻守昆山，著俟江苏协防事竣再赴新任。黄恩彤已放江苏臬司，仍著署理江宁藩司，并著该督分别饬知。

又著英、伊里布奏接阅首目回信一折。览奏可恶之至！该逆既不肯戡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与牛鉴，程霁采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另片奏，江阴、靖江一带逼近京江，已将徐州镇兵七百名驰赴江阴，即由王志元统带。并饬京口副都统海龄督带各兵，屯扎京口。均著照所议办理。伊里布另折一件，著发还。将此由六百里加紧急谕知耆兵、伊里布、牛鉴、程霁采并齐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等照会齐慎赴苏 应援并挑精兵交其堵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据耆英等奏,逆船多只北窜,现仍折回吴淞口外聚泊一折。逆夷诡譎叵测,北窜之船现复折回,聚泊吴淞口外,崇明及刘河、福山各口亦均有夷船游奕。又复掳截沙船鸟船,演习驾驶,逆焰势将日张。齐慎前经带兵驻扎王江泾地方,江苏现在防堵紧要,著即飞行照会该大臣,迅速前往苏省,驻扎扼要处所,俾资应援。并著奕经等于浙省调到各官兵内挑拨精兵一二千名,派员管带迅赴江苏,交齐慎会同耆英、伊里布、牛鉴、程霏采体察情形,相机堵剿。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派员多方牵制 并乘机设法进剿英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探逆船踪迹一折。据称招宝山停泊夷船如故,定海逆船开出九只,由镇海洋面北驶。二十日招宝山后复添夷船十余只寄碇,尚未据报何往。其定海衙头等处仍泊船十八只,现在暗中设法将其在衙头修补之火轮船一只沉没,溺毙夷匪二十余人。又两次黑夜暗截缆索,漂沉其巡船及三板数只等语。镇海等处逆船



视前为数较少，该将军等现虽暗中惊扰，究未能大加惩创。著密饬员弁兵勇多方牵制，如有可乘之机，即行设法进剿，并严饬各海口要隘严密防范，毋少疏虞。逆船踪迹仍随时探明具奏。

又另折奏，夷船北驶，请饬严拿汉奸等语。已有旨分饬随时严密查办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六、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严查到 津商船以杜汉奸溷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奕经奏，夷船北驶，请饬严拿汉奸一折。据奏逆夷到处暗遣汉奸，探信布谣，导引接济。每年夏秋之交，闽、广商船到津，尤须严切稽查等语。著赛尚阿、讷尔经额设法严查，以杜汉奸溷迹。至所奏商渔船只不许出海，外来者不准拢岸各条。是否可行，并著悉心酌议具奏。奕经折抄给阅看。

又本日据御史徐嘉瑞奏，通州漕粮云集，请饬严加防护一折。著一并抄给讷尔经额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七、著湖北提督刘允孝仍留江苏 署理提督筹办攻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刘允孝将所带赴苏之湖北精兵一千名,管带改赴登州。本日据牛鉴奏,该提督业已行抵江宁。现在江苏防堵紧要,刘允孝著仍留江苏署理提督,会同牛鉴筹办攻剿,其应于何处择要驻扎,亦著与该督妥商办理。如已起程赴东,无论行抵何处,即著迅速折回,带兵前往江苏,无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八、著步军统领衙门并顺天府及五城

### 御史严查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都察院。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奕经奏京城内外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正阳门外南营地方尤甚。朝阳门外为达通州赴天津大路,广渠门、东便门各有捷径可抵天津,一路饭店小店皆为单身行旅托足之所等语。京师为鞬鞞重地,现有夷船北驶天津之谣,断不容汉奸藏匿,致有探听信息散造谣言之事。著谕知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并著都察院堂官密飭五城御史,各就所属地面设法严查,断不可仅止照例稽查门牌户口为了事。尤不许少涉张皇,以致讹言四起,务于严诘奸究之中仍寓安辑居民之意。此中关系甚钜,谅诸臣亦必知之,应如何妥密查办以保无虞,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巡视五城御史各自具折,密行陈奏。奕经原折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九、著山东巡抚麟魁拣员暂行  
署理按察使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上谕：

本日已将崇恩调补山东臬司矣。现在江苏防堵紧要，崇恩到任谅需时日，所有山东按察使著麟魁拣员暂行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逼近江口  
齐慎带兵赴镇江及各路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齐慎、臣程燾跪奏，为逆船逼近江口，由臣齐慎带兵前赴镇江，并各路防堵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夷船游奕江洋，居心叵测，恐由长江扬帆直达逼处金陵，业经臣程燾于初一日附片奏闻在案。兹臣等接准两江督臣牛鉴咨称，湖北提臣刘允孝奉旨饬令带兵前赴山东，江南提督改为尤渤署理。并准扬威将军咨会，遵旨拨调江西官兵二千名前赴江苏，交九江镇李锜管带，由督臣牛鉴等调派要隘，以资防堵各等因。臣等伏查提臣刘允孝管带湖北官兵，行抵镇江，经督臣牛鉴以该处为南北各省咽喉之地，现在吴淞逆船陆续增添，福山等处地方，又复往来游奕，即经咨会刘允孝带兵驻扎京口，以为各路声援。兹臣刘允孝奉旨驰赴山东，则京口兵力较形单弱，且值雨多潮涨之时，江面

甚宽,恐炮力不能远及中洪,两岸无从拦截,万一逆夷蓦然闯进,则长江数百里,可以乘风直抵江宁。不特道路梗塞堪虞,即镇江、扬州等府菁华之地,亦必群相震动,关系匪轻。

现据宝山等县探报:前月二十八日,鸟船洪洋面夷船二十余只俱已开向北驶。二十九日未刻,宝山东门海塘外停泊夷船六只,小沙背停泊十一只,石洞海塘亦有船十余只,各船悬挂旗帜,或白或红或黑,颜色不一。该夷并于宝山城外粘贴伪示。其镇洋县之刘河口,即于二十八日驶到夷船二十余只在彼停泊,并有夷船一只向北驶去。并据福山营游击恒山等禀:六月初一日,夷船二十余只在于福山口外中洪游奕,内有火轮船引路,向江阴、靖江洋面行驶各等情。查福山游奕之船即由刘河驶至,该处为由海达江门户,诚恐溯流而上,不可不加意防备。臣等公同酌商,现由臣齐慎将管带之四川兵五百名,广西兵三百名,克日驰赴镇江堵御,一俟扬威将军调拨江西官兵到日,再行酌拨江宁省会,以壮兵威。

臣耆英、臣伊里布仍驻苏城,因吴淞停泊夷船尚有三十余只,前既两犯松郡,难保其不去而复来。现在该府地方,经署提臣尤渤带领河南、甘肃、安庆各官兵二千八百名,尚有本省协防兵丁,虽亦足敷守卫,如该夷再事豕突,情形紧迫,臣耆英即当酌带弁兵,驰往策应。至苏城为根本重地,戢奸禁暴,尤复不可稍疏,所有漕河等标各官兵,计有二千余名留驻苏城,借资防守。但该逆前有逞犯天津之谣,兹伪示内又有直抵京师之语,如果由外洋行走,则江苏瞭望不及,山东海口应行防御加严。而吴淞尚驻大帮,刘河亦泊有番船,该逆诡譎异常,恐系声东击西之计。苏省沿江沿海均须一体堵截,不敢稍事疏虞。

至伪示张贴宝山,情词尚属恭顺,无非意在通商。谨照录一纸,并将江海交汇舆图一并恭呈御览。

所有带兵前赴镇江,及各路防堵情形,谨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英人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奏呈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谟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忧。特示。

**五九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咨调洋**

**商伍敦元来苏以备差委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军录）

再，五月二十九日钦奉谕旨：耆英奏遵旨驰抵江苏云云。钦此。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惟有钦遵办理，不敢稍涉孟浪。第现在可以前往夷船传话者，惟外委陈志刚一人，其余通识均不为夷人所信。奴才等谗知广东洋商伍敦元一家素为夷所亲信，奴才等已飞咨两广总督、粤海监督，飭调伍敦元前来。倘该商不能分身，于该商兄弟子侄内择其明干能事一、二人，务令星速来苏，以便差遣。

理合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九二、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部署

### 沿海后路分驻官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预备沿海后路，分驻官兵一折。据奏察哈尔马队官兵到津，拟分五、六营，拨兵一千五百名，作为大沽迤南南路后劲。余兵五百名，于大沽北岸分驻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驻二百五十名，均在现设营盘之后。吉林、黑龙江兵二千名内，各酌拨兵五百名，即于丰润县属之李八厰等处屯驻。均著照所议办理。惟现当炎暑，本省兵丁尚皆习惯，其满洲、蒙古兵丁，朕甚軫念，卿等务须妥为安置，勿致有损方好。慎毋率忽。

另片奏，沿海泥淖无可行车。因思自海丰县至山海关道里绵长，岂处处尽属泥淖？倘该逆用小船装载炮车，从偏僻地面陆续上岸，亦未可定，断不可以泥淖难行，炮车笨重，遽信谓无从登陆，稍存大意。

又讷尔经额奏，稽查到口商船一折。现在并无夷船北驶各处到津商船既经验系良民，自应准其进口。但俱系闽、粤、江、浙客民，时常来津贸易，路径均素熟习，万一为贼所用，借以指引路径，即与汉奸无异。总须于该商船进口卸货完竣后，不准一人逗留在津，其牙行贸易人等，亦不准一人附载南回，庶奸匪无从溷迹。

昨据著英等奏，逆船折回江苏一折。又著英、伊里布奏接据逆夷复书一折。已有旨谕令专意攻剿，毋庸再事羁縻。昨降谕旨及著英等原折，著抄给赛尚阿、讷尔经额阅看。逆夷出没无定，此时虽已折回，难保不乘风北驶，仍著赛尚阿等慎密防范，不可将折内情形稍有泄漏，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九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船闯入 江阴县境现已相机防御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逆夷乘江潮盛涨，以火轮船闯入江阴县境，臣现驰赴京口，会商参赞齐慎相机防御，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该逆有直犯扬子江之信，当与耆英等面商，臣亲往沿江一带，相机防御。查得大江形势，以江阴之鹅鼻嘴为最要，臣暂驻无锡，居中调度。严饬地方文武，于该处沙线湾曲之处暗钉桩石，并于鹅鼻嘴安设大炮，阻其冲突，兼预备火攻船只，以资延烧。复于陆路设伏，防其登岸，于五月二十六日由驿奏闻在案。连日据宝山县禀报，吴淞口所泊大小夷船七十余只，仅留七只，余俱陆续向西北驶去。又据杨舍营禀报，夷船共有五、六十只，驶近福山。兹复据江阴县禀报，初三日傍晚，该夷火轮船二只已乘潮驶过鹅鼻嘴，其在后各船约在一、二十里之外寄碇等情。

臣查鹅鼻嘴系南岸山嘴，下属深洪，夷船可从此入，是以设炮安兵，加意防堵。近因朔初系海潮大汛，江水陡长七八尺，该逆火轮船二只不由嘴下深洪，竟由北岸绕越而过。刻下大小夷船尚在江中寄碇，自系等候火轮探水深浅，以定进止。臣现飞饬督防之常镇道周頊、徐州总兵王志元、水师副将孝顺武等，将备防之火攻船等项整理周密，相机截击。惟自鹅鼻嘴以上，即为象山、焦山，再上即为京口，除已分派员弁于焦山预备火器阻截外，京口为江省锁钥，参赞大臣齐慎本日已带兵七百名行抵无锡，与臣会晤后，即前赴京口。臣于拜折后亦飞赴京口，会督筹办。一面飞咨扬威将军，将派拨之江西兵二千名，炮位四十尊，星夜兼程，来至京口协防。当

此我兵胆怯之后,人心震动之余,情势万分危迫,臣惟有与齐慎勉竭血诚,多方设法拒守,以仰副圣主付畀封疆之至意。

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九四、署盛京将军禧恩奏报遵旨严防后路

### 扼要拒守并筹办军火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夷务清本)

署盛京将军禧恩奏。

窃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寅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昨据僧格林沁面奏,已于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内……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同日戌刻又奉到五月十七日上谕:前经屡次降旨,谕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训谕,仰见我皇上指示机宜,无微不至。

伏查奉天海疆绵长,凡可以登岸吃紧之处,节经严飭委员及该地方官,督率兵勇,固守要隘,严防后路,虚虚实实,以备不虞。而金州、复州二处海口尤关紧要,已将原设大小炮位撤归后路适中扼要之所,妥为安置。密飭该地方官督率兵勇,设法防守,内可护卫城垣,外可控制海口。并令熊岳水师营二处,各选备精兵二百名,相距仅止百二十里,设有警报,可期一呼即至,易于应援,临期再加以省兵,自可足敷应用。倘遇夷船驶至,断不在海洋与之接仗,必须设法诱之舍舟登陆,我兵以逸待劳,以守待攻,务〔從〕背后截其归路,层层围困,枪炮齐开,俾逆夷不得逞其狡狴伎俩。

至边外预备蒙古兵三千名,此三盟内,惟哲里木一〔盟〕所属地方与奉天接壤,一经征调,须由法库门等处进边,经过奉天交界。应俟蒙古将弁行走知会到日,即飭令沿途旗民地方官妥为预备,并咨



行锦州副都统弹压照料,以期整肃。该蒙古官兵需用铅丸火药,如今其交赴盛京关领,往返绕道数百里之遥,徒多跋涉。奴才悉心筹计,已知会盛京二部侍郎早为备妥,派员运赴锦州收贮,以便将来就近给发,毋误应用。至卓索图,昭乌达二盟所属各旗在奉天边界之西北,设遇征调,应由古北口、喜峰口取道进边,水草道路均属合宜,不致绕道由奉天境内行走。

朱批:另有旨。

### 五九五、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挑选马匹 五百匹解往山海关以备官兵更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录)

再,奴才于本月二十三日已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所有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兵一千名……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即飞咨带兵副都统乌凌额等钦遵谕旨,将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兵一千名调往山海关。一面飞飭锦州等处旗民地方官,将进关黑龙江官兵沿途需用车马饭食,循照旧章,妥为预备,以利遄行。一面飞咨锦州副都统祁俊,刻即在于大凌河牧群内再行挑选肥壮马五百匹,拣派妥员,迅速解往山海关,以备官兵更换,均毋片刻迟误。

理合附片谨奏。

德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九六、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英船欲 犯省城请拨兵应援以资攻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兴伦跪奏,为现在逆夷大帮船只聚泊吴淞海口,

欲犯江宁省城,兵力不敷,请旨赏拨就近所征之兵,赴省应援,以资攻守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年六月初一、初三等日,连接两江督臣牛鉴、江苏抚臣程燾咨开:逆夷大帮船只现仍折回吴淞口外聚泊,有欲犯江宁省城之谣。并闻该逆在吴淞口抢掠商船,换去衣帽,欲行穿著混入内地,有多半至江宁,少半至淞江之说等因。飞咨前来。奴才等当即催请扬威将军奕经,迅遵前奉谕旨,酌拨官兵,前赴京口沿江要隘处所,严行堵御。并飞飭京口水师副将,派拨弁兵,驾船赴长江必由之鬲山关,稽查备御。复经咨会督臣牛鉴、抚臣程燾、京口副都统奴才海龄,分飭京口水师副将及镇江府丹徒县一体严密查防。并札飭省城城守副将、督标中军副将、左营游击,于各汛要隘分派防堵。惟是省城地方辽阔,周围五十余里,必须攻守兼资,方保无虞。无如绿营兵丁,除调出并防汛之外,存城无几,旗营驻防,连现在奉旨撤回抵省之兵,共计二千八百余名,以之守城则无兵御敌,以之应敌则无兵守城,实有顾此失彼制肘之患。

奴才等再四筹思,省城乃根本重地,人民数百万之众,当此万难之际,不得已仰恳天恩,俯飭就近带兵大臣,于现在所征兵内再拨二、三千名,速赴省城,俾资攻守。

是否有当,谨由五百里恭折驰奏,伏祈皇上训示只遵。

再,江宁城垣塌卸过多,奴才等已飭委护藩司黄恩彤赶紧修补,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五九七、著钦差都统哈琅阿飭倭克精额并乌凌额分驻山海关及高桥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

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啓程日期一折。據稱巴雅爾帶領吉林、黑龍江兵各二百五十名，赴洋河口，富勒洪額、德凌阿帶領黑龍江、吉林兵各二百五十名，赴黑沿子駐扎。在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俟續調官兵到關時，倭克精額、烏凌額帶赴天津等語。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关地方緊要，關內關外防堵應援在在需人。著哈喇阿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扎高橋。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五九八、湖北提督劉允孝奏為折回江 蘇會同牛鑑商籌堵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軍錄）

湖北提督奴才劉允孝跪奏，為恭折奏報，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昨將遵旨自京口起程，改道赴山東日期，恭折具奏在案。茲於六月初五日行至江南清河县屬王家營，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諭：前有旨令劉允孝將所帶赴蘇之湖北精兵一千名，管解改赴登州。本日據牛鑑奏，該提督業已行抵江寧，現在江蘇防堵緊要，劉允孝著仍留江蘇，署理提督，會同牛鑑籌辦攻剿。其應于何處擇要駐扎，亦著與該督妥商辦理。如已起程赴東，無論行抵何處，即著迅速折回，帶兵前往江蘇，毋稍遲誤。將由此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并于仍留江蘇諭旁欽奉朱添：署理提督。欽此。跪讀之下，當即望闕叩謝天恩，奴才即于是日自王家營渡黃，仍折回江蘇，會同督臣牛鑑商籌堵剿。其如何攻剿防守情形，俟到蘇省接署提督，會同督臣籌商妥協，再為會奏外。

所有奴才自王家營起程折回日期，理合具奏，伏乞皇上聖鑒。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九九、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报黑龙江官兵陆续进关并遵旨将驻关吉林兵分驻抚宁等地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军录)

奴才哈琅阿跪奏，为前驻高桥之黑龙江官兵陆续进关，遵旨先将驻关吉林兵一千名内，分半飭赴抚宁、宁河地面驻扎各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奉上谕：现在驻关之吉林[官]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于五月二十五日接奉上谕：前有旨将先调之吉林、黑龙江兵共二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睿虑周详，无微不备。

当经奴才飞咨驻扎高桥带兵副都统乌凌额等遵将所带之兵一千名分为五起，于五月二十七日头起进关，均间一日到关。随将驻关吉林兵一千名内，拨派五百名，分为两起，间二日行走。副都统巴雅尔统率，于六月初三日起程，照依直隶督臣来咨，勘定抚宁、宁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择要防堵。俟高桥驻扎黑龙江兵一千名全数进关后，分兵五百名，再为分起间行。副都统富勒洪额、德凌阿统领，亦照依督臣勘定抚宁、宁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择要驻扎。

此二省官兵所乘马匹间有疲瘦不堪骑用者，飭由盛京将军禧恩遵旨拨来大凌河马五百匹内，令其更换，以免迟累之虞。俟续调留关之兵到防时，应需马匹请旨敕令督臣办理。兹准盛京将军来咨，所有续调吉林兵一千名，于六月初一、二日可进威远堡边门，大约初十后即可到关。再查大凌河拨来以备更换马五百匹，未能全数堪骑，间有生劣疲瘦者，已由奴才飭令驳回原处。前经钦差大臣

僧格林沁等来关查阅，缘以吉林官兵所乘马匹多有生劣疲瘦，当经查明将大凌河不堪骑用之马，奏明拨回原处，并飭令督臣由直隶各标营马内拣拨更换，奉旨允准在案。此次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到津时马匹，及锅帐等事，即由该督就近自行办理，以归简易。

所有黑龙江官兵陆续进关，驻关吉林官兵分半飭赴抚宁、宁河地面分驻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〇〇、钦差都统哈琅阿奏请将已驻山 海关之吉黑兵仍留关驻扎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军录）

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奉谕旨：将续调驻扎盛京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业经遵旨，将前次留关之吉林兵一千名内，现已改拨五百名，飭赴抚宁、宁河地面驻扎。惟查山海关地方逼近海口，凡可登陆处所，道路绵长，不可不严加防范。所有前经调拨吉林兵一千名驻关防守，自去岁九月到关，经领兵副都统倭克精额及营总参领等，常川训练，迄今已逾十月之久。所有由关至石河口，直抵秦王岛，沿海一带河口及水势深浅无不熟习。即陆路村庄疏密，地势宽窄，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以兜剿，往来策应，亦皆历历目前，设遇警报，可期得力。若再全数改拨天津，则新到之兵地利未谙，续调留关之兵诚恐不能应手，即该兵抵津后同一生疏。合无仰恳天恩，将前次驻关之吉林兵五百名，及现在到关之黑龙江之兵五百名，仍行留关驻扎。俟续调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进关时，即飭令径行赴津，不惟奴才得收熟手以资调遣，亦可免互相倒拨之烦。

奴才为慎重防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〇一、军机处进呈吉林黑龙江兵丁驻 扎山海关及其附近数目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剿捕档)

原调吉林兵一千名驻山海关，黑龙江兵一千名驻高桥。

五月二十日留吉林兵五百名在关，五百名赴洋河口一带。调黑龙江兵五百名驻关，五百名赴洋河口一带。

五月二十三日将关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五百名调赴天津。

续调吉林兵一千名驻高桥，黑龙江兵一千名驻盛京。

五月二十三日分调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五百名赴山海关。

现在驻扎洋河口一带兵一千名。

调赴天津兵一千名尚未起程。

调驻山海关兵一千名尚未到关。

高桥留驻吉林兵五百名。

盛京留驻黑龙江兵五百名。

### 六〇二、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驻扎高 桥之黑龙江官兵全数进关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官兵全数进关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黑龙江头起官兵已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进关之处，曾经奏闻在案。兹查黑龙江二起官兵派交副管委营总珠勒格讷管带，于五月二十九日到关。三起官兵派交协领委营总富保管带，于六

月初二日到关。四起官兵系副都统德凌阿管带，于六月初四日到关。五起官兵派交协领委营总科兴额管带于六月初六日到关。奴才随按日亲赴关门，眼同各起带队之副都统营总等，逐一查验得二起官四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十九名；三起官六员，兵二百名，跟役一百二十名；四起官五员，兵一百九十九名，跟役一百二十八名；五起官四员，兵二百名，跟役九十八名，均系按日妥为放进。

奴才体察该官兵等洵属安静肃整，除随时按起咨报兵部查照外，所有驻扎高桥之黑龙江官兵全数进关，并副都统富勒洪额于六月初一日先行进关缘由，合并声明，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〇三、著盛京将军禧恩酌情调黑龙江 吉林及蒙古兵协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谕：

禧恩奏，严防后路扼要拒守，并筹办军火一折。据称金州复州二处海口最关紧要，已将原设大小炮位撤归后路适中扼要之所，妥为安置等语。著即照所议妥办，并飭令熊岳水师营三处各备精兵，届期应援。关外尚有黑龙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报，兵力觉单，著该将军随时酌量，即飞咨哈琅阿于驻关吉林兵丁内酌拨三五百名，以资协剿，亦无不可。仍当诱令该逆登岸，设法抄袭攻击，方可得手。至蒙古兵丁除哲里木一盟接壤奉天外，其卓索图、昭乌达两盟兵丁，询据僧格林沁，称系由边外行走，并不取道古北口、喜峰口等处。著即飭该三盟各兵丁分屯边外游牧，该三盟之兵应调与否，着禧恩酌量情形，随时妥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〇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闯入江口 情形危急现在分别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燾采跪奏，为夷船大帮闯入江口，已过江阴之鹅鼻嘴地方情形，甚为危急，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二十余只在于福山口外游奕，并有火轮船向江阴、靖江洋面行驶，恐炮力不能远及中洪，两岸无从拦截，该逆可以乘风直达扬子江。业经臣等于六月初三日恭折驰奏在案。查由海入江，以江阴县之鹅鼻嘴为第一重门户，该嘴屹立南岸，可以设炮屯兵，其北岸地方尽系沙滩，潮落则水势浅阻，且该处无险可据，难以设防。是以督臣牛鉴飭令徐州镇王志元带兵七百名，同各本汛兵弁在于鹅鼻嘴协力防守。一面札飭前署常州府事太仓州知州徐家槐，预备火攻船只，及南岸钉桩堵截各事宜。旋据宝山县禀，吴淞口夷船三十余只俱已起碇，向西北行驶，探闻欲至江宁。并据刘河、福山等处探报，夷船均由该境洋面陆续行驶，已有六十余只之多。复经臣等飞飭江阴等县，一体严防。兹据常镇道周頊等禀称，初三日瞭见火轮船二只，业由北岸绕过鹅鼻嘴洋面，正值大汛之期，水涨七八尺，该船顺风直向上游沙线之上，乘潮行驶如飞。该处弁兵度量炮力难及，未经开放枪炮，后面大帮夷船相距不过一、二十里，因兵力众寡不敌，难以设法堵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不胜愤恨！该逆势既披猖，情尤诡谲，似此险要之鹅鼻嘴，已可乘风乘潮蓦然闯进，则由此以至鼈山、焦山、象山等处，江面渐宽，更可扬帆直达，长江门户实属一无足恃。正在万分焦急间，又接徐州镇王志元、常镇道周頊禀称：该逆火轮船二只，于初三日傍晚在江阴县上流二十余里之申港停泊。初四日辰刻回



头东下，申刻在江阴下流八里之黄山港寄碇，其后面船只尚多，不能辨数。又据京口水师游击李澄稟称，初五日辰刻，瞭望大帮夷船及火轮船蜂拥而来，连樯直上，自辰至午已有三十六只，后面尚见夷踪。该逆如此猖獗，不特江阴对岸之靖江、通州等处人心震动，即江宁以下之扬州、镇江等府均属可危。倘该逆竟敢直犯江宁，则根本重地更觉不堪设想。

督臣牛鉴已驰往镇江，会同参赞大臣齐慎等督办攻击一切事宜，该郡驻扎官兵尚属不少，其江宁省城已添由浙调回之八旗官兵八百名，又有已到之江西兵三百名，即令星速前往，以资调遣。惟扬州兵力单薄，业已由臣程霁采飞咨漕臣河臣，分拨弁兵，星速前往协防。臣等仍咨令江宁将军等，督率将弁兵丁，认真守御。第该逆船大帮冲突，即使按兵不动，而道路已多梗阻之虞，且难保其不分投掳掠。至吴淞口尚泊有逆船四只，脚船十二只。太仓州稟报，刘河口外亦有二桅夷船停泊，并时见小船游奕，自是往来接应，其居心殊为叵测。该处逼近黄浦江，恐其再犯松江府肆行滋扰，并已咨行提镇严加防范，不任乘虚分窜，以固苏垣。

所有夷船闯入江口扼要地方，现在分别防守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〇五、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沿江州县势 甚危急并查英人看京报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恭折密陈，仰乞圣鉴事。

窃查长江惟江阴县属之蛾眉嘴又名鹅鼻嘴，最为险要，今逆船已驶过鹅鼻嘴三十余只，其金、焦、瓜镇相距不远，可以扬帆即至，是沿江州县及江宁等处地方，势甚危急。伏思长江浩渺，逼近淮、

泗,盐梟出没,界近楚、豫,民心强悍,在在攸关,圣明洞烛,何待奴才缕陈。奴才同伊里布现在省垣驻扎,弹压镇抚,仍体察情形,如应前往京口应援,酌量一人赶紧驰往,会同督臣牛鉴等熟商妥办。其现在情形,不虑丑类之众,第恐汉奸有一、二不轨之徒,别萌逆谋,攻剿更属不易,此奴才所以夙夜隐忧者也。再,该逆每日阅看京报,<sup>①</sup>(朱批:可恨可恶之至!)江、浙官吏皆有所闻,究由何处辗转递送,尤难测度。应请旨飭下各省督抚,派委委员,认真慎密详查。一俟得其端倪,中外关防更须严密。

理合恭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〇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吴淞失守后 战守两难请敕廷臣速议良策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军录)

再,正在拜折间,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耆英、伊里布奏接阅酋目回信一折。览奏可恶之至!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与牛鉴、程燾采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等因。钦此。仰蒙我皇上指示机宜,曷胜钦服。

惟今昔情形迥异,即且暮亦多变更,现当江水盛涨伏汛方长,该逆船折戕往来,较内港樯帆行驶尤为迅利。且彼兵在船安坐,施放炮火,直有不可向迳之势。我兵在岸露立,既无障蔽,又甫经收集,锐气全消,大炮均已无存,兵械亦复不整。奴骤与争锋,必难望其得力,甚至地方糜烂,民困滋深,殊觉伤心惨目。至从前督臣牛鉴所奏,水师战船十六只,招募各船大小七十只,另制水轮船四只。

<sup>①</sup> 此处为朱笔所划。

自吴淞失守后，均经散失，并被逆夷烧毁，无论一时备办不及，亦断难与彼船相持。若一意坚守，长江既为所扼，则声势梗阻，是战守两难，日久更不堪设想。惟有吁恳天恩，俯念东南时势，应如何曲予矜全，敕下廷臣速议良策，务期有裨国计而卫民生，方足以济危急。

臣等不胜战悚缕陈，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〇七、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于镇海定海有可乘之机时即行进剿以为牵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遵旨拨调官兵赴苏防守一折。据称现拨调江西兵二千名，飭令李锜统带，分起赴苏。并将省局新铸大炮拨出四十位，新制抬炮一百杆，即交江西头起带兵官，一并迅速解往江苏等语。览奏均悉。余均著照所议办理。现在浙省征兵，尚有九千三（五）百余名分扎防守省城要隘，及七堡、海宁、尖山、沥海所、平湖、嘉兴、绍兴等处，该将军等务须严饬各弁兵小心防堵，勿稍松懈。如镇海、定海设有可乘之机，即密行调拨进剿，捣其巢穴，以为牵制之举，毋致坐失机宜，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将豫省解  
京抬枪抬炮收贮郡城并防范  
秋后英人在天津登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鄂顺安奏，委员解送豫省抬枪抬炮，共二百三十六杆，前赴天津等语。此项抬枪抬炮原备天津防剿之需，如天津现在所贮业已敷用，著讷尔经额即将此项抬枪抬炮酌量收贮郡城，俟应用时调取。仍派员前往迎提，与豫省委员一同解交收贮。

又据牛鉴奏，粤东传述，逆倭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续接仗，其马高大，约有数百匹，不可不先事预防等语。天津为紧要之地，必应加意防堵。前据奏称，沿海泥淖，无可行车。已谕以倘该逆用小船装载炮车，从僻路陆续上岸，不可稍涉大意。谅该大臣等必已加意防范。因思天津滨海，夏令潮长，泥淖难行，自可无虑。倘秋后水涸沙滩显露之时，其马车马炮能否登岸，著赛尚阿、讷尔经额悉心筹办，加意设法防维。倘海丰县至山海关一带竟有该逆车马上岸，惟该大臣等是问。懍之！牛鉴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九、著两江总督牛鉴俟齐慎刘允孝  
到后各择要扼守京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谕：

据牛鉴奏，京口为大江锁钥，现在逆夷窥伺长江，必须严加防守，已催齐慎迅赴京口等语。昨已有旨，谕令刘允孝仍留江南署理提督。该督俟齐慎、刘允孝到后，即将一切防剿事宜商同妥办。并令齐慎、刘允孝各择扼要处所，分营驻扎，以资得力，仍当各设后路接应，是为至要！该逆诡谲万端，居心叵测，万一逆船窜入江面，关系匪浅，务当处处严防，设法守御，不可稍有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查奏登州防堵之事 并预筹英人马车马炮登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侍郎·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托浑布奏遵旨筹备防堵情形一折。据查登州府城东北两面环海，距口岸止二三里，北面水城傍海为垣，炮力可及，情形最为危险。该抚已于海滩排筑护城沙堤絮被以御逆炮，究竟能否御之？度量明确具奏。又于城后山岭埋伏马队精兵，为横冲旁击之计。所有沿海安设大炮均移置近城地方，专备陆路攻守，办理尚属周妥。惟该逆大船能否贴岸？其桅上之炮是否可以轰至城内？仍著派员测量水势，据实具奏。至该省兵力强健，人心亦固，著托浑布、麟魁会同登州镇总兵玉明，申明纪律，激励军心，严密防堵。托浑布现当赏假调理，期内尚能力疾周巡，以安众志，一俟病痊，著即销假任事。麟魁俟托浑布病痊后，即驰驿来京供职。

又据牛鉴奏，粤东传述逆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路接仗等语。自应预为筹画，设法堵御，断不准令该逆马车马炮上

岸,倘有疏虞,惟托浑布、麟魁是问。牛鉴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一、著盛京将军禧恩加意防堵盛京并 预备英人马车马炮登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牛鉴奏,粤东传述,逆悞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路接仗,其马高大,约有数百匹,不可不先事预防等语。该逆如果北驶滋扰,盛京为紧要之地,必应加意防堵。其傍海口岸应如何设法,俾马车马炮不能逕行登岸之处,著禧恩严密妥筹办理,不可稍涉大意。倘日后该逆车马竟至上岸,稍有疏虞,惟禧恩是问。懍之!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二、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补造 抬炮抬枪以备调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鄂顺安奏,遵旨挑选抬炮抬枪共二百三十六杆,克期委员解赴天津等语。览奏均悉。现在豫省抬炮抬枪所存无多,著该署抚即赶紧补造各数百杆,务须精良有准,以备调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一三、著将禀报军情不实之淮安城守  
营守备叶养福革职究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奏参营员禀报不实，请旨革职讯办等语。所参甚是。江苏署杨舍营都司·淮安城守营守备·世袭云骑尉叶养福，于商船回至福山口，误认夷船，张皇禀报，以致商民纷纷迁避，实属昏庸纸缪，叶养福著即革职，交牛鉴督飭臬司提讯究办。余依议。

钦此。

六一四、著伊里布回署乍浦副都统之任并  
著著英暂留苏商办防剿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著即回署理乍浦副都统之任。著英著留于江苏，会同牛鉴等商办防剿事宜，俟办理完竣后，再赴广州将军之任。

钦此。

六一五、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筹防江口情形  
并回江宁会商守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敬陈筹防江口情形，并微臣驰回江宁，急顾根本重地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因逆船闯入江阴县境，当即星夜驰赴京口，与参赞大臣齐

慎会商防御事宜，业经奏明在案。兹臣于六月初六日夜间抵至京口，当与齐慎及副都统海龄会晤。其陆路战守事宜，齐慎与海龄业已择要布置。至御之于水路，则莫善于火攻一法。臣当即督饬常镇道周项、镇江府祥麟，赶紧备办船只木排柴草、桐油硝磺等物。一面相视要隘，惟焦山南北两门号称天险。查火攻之法为该逆所最畏，不能用之于洋面者，以洋面水平，而我之船只不能驶近贼船。焦山孤峙江中，北面岸宽而滩多，南面岸窄而洪深，且溜势东趋，有似建瓴，我之船只木排隐于山之西面，一字排列，俟逆船近至四五里之远，然后乘流纵火，一齐放下，当可制其死命。即倖而得脱，亦必不敢冒险入我之重地矣。

正在布置间，又据探报：该逆火轮船二只驶至鬲山关江面，被守关弁兵击中其一只，后艄夷匪落水者数人，当即折回，向南驶去，顷刻无踪等语。查该逆受此小创，其为纠约大帮，乘以潮大涨盛，一逞凶焰无疑。臣一面严催该道府等多备火攻料物，一面遣人传播，我军在焦山江口用火攻船数百只，专等焚烧，以疑其心。查鬲山关至京口不过六十余里，若该逆船三日不来，则我之器具齐备，足资延烧，仰赖皇上天威，则江南全省或可无虑。惟该逆诡谲万状，江南人心处处震动，万一更有疏失，臣惟有誓死拒守江宁省城，以不负皇上付畀封疆之至意。

现在火攻船已备有八九十只，木排共六十余排，目前尚可敷衍，臣仍严催赶办，以多多益善。并面授该道府等以用火攻机宜后，即于初七日晚间，登舟连夜赶赴江宁省城，与将军德珠布面商守城事件。再接准湖北提臣刘允孝来咨：于初五日钦奉谕旨，仍令其折回江南防守。臣即飞咨刘允孝，由仪征县过江，至省城会晤。又江西兵二千名，经扬威将军派令总兵李锜管带来江接应。臣与齐慎面商，檄行该总兵分兵一千名，交齐慎管带，余一千名即行来江防堵。

所有江宁省城客兵止有二千名，实属单薄，再叨恩准，就近又



无可调之兵，除再行飞咨扬威将军遣兵来援外，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

### 六一六、参赞大臣齐慎奏为京口情形 危急截留官兵协同防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军录）

齐慎跪奏，为京口情形危急，截留提督刘允孝带兵一千名，协同防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六月初三日，带领官兵由苏州起程，前赴镇江。行至无锡，与两江督臣牛鉴会晤，知该逆火轮船二只已过江阴之鹅鼻嘴，尚有兵船五、六十只，随后行驶。奴才当即连夜赶行，于初六日午间行抵京口，接晤副都统海龄，询问筹防情形。据云业将所有旗兵派守城垣。是夜，督臣牛鉴亦赶至京口，奴才密与筹商，以京口为江宁门户，漕运咽喉，当用重兵防守。门户既固，则江宁庶可无虞，即苏州、浙江文报亦无阻滞。督臣牛鉴深虑江宁省城紧要，星夜赶回防守。奴才随据探报：初七日，逆夷火轮兵船已过鬲山关，距京口数十里，旦夕可至。刻下镇江客兵，除广州将军耆英前留一百名在苏州稽查汉奸外，奴才仅止带兵七百名，实形单薄。查提督刘允孝所带官兵一千名，不日可至，当即飞行照会，嘱其赶至京口，协同防剿。至扬威将军奕经所派总兵李锜，带领江西兵二千名，尚无到来确音。又据督臣牛鉴留信，止留五百名防守京口，其余一千五百名派赴江宁省城等语。

惟现在京口情形危急，奴才未敢拘泥，谨将截留官兵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一七、吉林将军经额布奏为遵旨 挑选四起官兵全行启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军录)

奴才经额布跪奏，为四起官兵全行启程，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钦遵谕旨，派兵一千名前往锦州、高桥驻扎，所有该官兵等分为四起趲行前进各日期，业于五月二十六日由驿具奏。一面飭令吉林乌拉头起二起官兵，照依拟定日期，于五月二十七、六月初一日启程。至初二日复接准盛京将军等咨文，内开钦遵谕旨，现调吉林兵一千名内，□五百名飭赴山海关，交哈琅阿差遣等因，遵旨办理咨照前来。奴才随即飞行札飭头二起领兵协领桂林依成额，赶紧驰赴山海关，听候钦差大臣哈琅阿差遣。其三起宁古塔、伯都讷拉林兵二百五十名，四起三姓、琿春、阿勒楚喀拉林兵二百五十名，均各依限齐抵省城。奴才当即飭令宁古塔协领富珠隆阿带领三起兵，于初四日由省启程。三姓佐领委营总乌尔恭额带领四起兵，于初七日由省启程。副都统依勒东阿即统领督催，弹压前进，仍飭赴锦州、高桥驻扎，听候调遣。

除将发给各起官兵行装盐菜口粮名数，造册咨送户兵二部查核，并将各官员派委衔名敬缮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选派精兵一千名已全行启程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一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相度天津至 通州驻兵处所并绘图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著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现在防堵情形一折。已谕令分路堵截，毋令逆夷窜入内地。惟据称该逆伪示有直抵京师讲话之谣，诡譎情形，殊为可恨！该逆船已北驶，忽又转回吴淞停泊，现在该处肆意窥伺寻衅，复又造谣北上，种种变态，不可不加意防范，免堕奸计。因思天津沿海业已布置周密，由该处抵京虽有数百里之遥，而节节皆须扼要防守，方昭慎重。除通州届期由朕另派大员安设重兵外，其由天津至通州，中间仍须有两处宽阔地面驻扎兵丁，既可为天津接应，并可拱卫京师。著赛尚阿、讷尔经额严密派员相度地方，绘图具奏，届时当由京营派兵前往。著英等原折及悞逆伪示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九、著钦差大臣著英等同心戮力严御 京口不使英人分窜滋扰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著、参赞大臣齐、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署江南提督刘、安徽寿春镇总兵尤。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

著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现在防堵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该逆诡譎异常，情殊可恨！天津一带已防范严密，惟江苏处处港汊，

皆可直达内河,防堵不容稍懈。江口为各路汇总,尤宜加意堵截。牛鉴等带兵分段驻扎,声势联络,当不至再有疏虞。齐慎、刘允孝前已有旨留于江苏,择要分屯,协同牛鉴等办理攻剿事宜。尤渤带兵防卫松江郡城。昨据奕经奏,前后拨兵六千余名,前赴江苏应援,兵力不为不厚。惟在该督等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该逆自不敢分窜滋扰。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

又另片奏,请飭调伍敦元或其兄弟子侄前赴江苏。著不准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〇、著两广总督祁埏等不准令 伍敦元前往江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

据耆英等奏,现在咨调洋商伍敦元前往江苏,或令其兄弟子侄前往,以备差遣等语。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即其兄弟子侄,亦毋庸前往江苏。将此谕知祁埏、梁宝常并传谕文丰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一、著钦差都统哈琅阿照所奏办理防堵 事宜并预筹英人陆路接仗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谕：

哈琅阿奏，遵旨分兵驻扎，并请将前次驻关之吉林兵五百名，现在到关之黑龙江兵五百名，仍行留关驻扎，俟续调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进关时，飭赴天津各等语。览奏均悉，著照所议办理。此项官兵到天津时，所需马匹及锅帐等件，即著哈琅阿飞咨直隶总督就近备办，以归简易。

又昨据牛鉴奏，粤东传述，暎逆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路接仗等语。亦著预为筹画，设法堵御，万一逆船驶至，断不可令该逆马车马炮上岸，致有疏虞，是为至要！牛鉴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二、著署直隶提督长春及密云副都统 双德选兵备调京师防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提督长、密云副都统双。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

著长春于古北口挑选精兵五百名，双德于密云挑选精兵一千名，并各准备精良器械，听候调遣，为京师防御之用。一闻调拨，即派明干将弁分起管带，迅速前来。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三、著钦差大臣耆英密派陈志刚 私下劝英人议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谕:

逆悞犯顺以来,屡肆猖獗,贪黷凶狠,难以理喻。惟该逆肇衅,究不外牟利之心,此朕所深知。本日阅着英等呈递照钞伪示,内有因该逆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中国不许通商,该国求和,不肯保奏朝廷等语。广东现在通商,未闻该夷有误伤商人之事,且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外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无如该逆逞凶陷地,屡肆鸱张,既来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堵。今观伪示,该逆似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机开导。著着英即密派陈志刚等前往该处,作为己意,谕以大皇帝恩威并用,即如上年在广东讲说时,一面议及通商,一面即攻坏炮台,大皇帝大度包容,并不计较,亦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何以尔国径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扰,占我城池,伤我百姓,须知天道好还,众怒难犯,尔国似此行为,揆之天理人情,顺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贸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既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分,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不得在此二处羁留。为汝计算,获利甚广,永无猜疑,即将此言告知尔国王,亦必欢喜乐从。倘舍此不图而终年交战,有何益处?汝等如以我言为然,亦不必另求派钦差大臣前来,我实可作主代汝转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总之,通商二字,我中国并未不准,求和二字,汝国从未提及。今既有此意,我必极力成全,将此情节上达朝廷,大家同享太平之福。本大臣现授广州将军,不日到粤,为尔国安定一切,广东官员亦必照此办理,尔国尽可放心也。着英得有复信后,该夷如何登答,即著据实密奏,断不准走漏消息,致懈军心。倘该逆执迷不悟,妄肆要求,种种挟制,出于情理之外,朕亦惟

有一面防堵，一面攻剿而已。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

#### 六二四、密云副都统双德奏为遵旨 选派精壮官兵听候调遣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军录)

双德跪奏，为奏闻事。

本月初九日寅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提督长春、密云副都统双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著长春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当即敬谨选派精干官兵，妥备精良军器药铅，恭候调遣。伏思奴才系由健锐营出身，仰蒙皇上天恩，洵擢密云专任副都统，未效涓埃。到任以来，惟有仰体圣主整顿营伍之意，于一切枪炮骑射，各项技艺，加意训练，务期精强，以备干城之选，借可仰酬高厚于万一。奴才平日于操演之际，已经留心详查，精壮兵可得一千余名。今遵奉谕旨，选派明干官二十一员，抬枪八十杆，牌枪六百杆，抬枪兵一百六十名，鸟枪兵六百名，刀矛兵二百四十名，共兵一千名。应需军器药铅均已妥备，听候调遣。俟调拨之际，奴才叩恳天恩，敕下奴才亲身带领官兵，前往听候差遣。再，查密云尚有子母炮二十位，抬炮二十杆，钻把拉特鸟枪四百杆，仍饬存营协领各官照旧操演。

所有遵旨选派精壮官兵，听候调遣缘由，谨此恭折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二五、湖南巡抚吴其浚奏为拿获伪造参 赞大臣关防及功牌之陈八郭鉴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sup>①</sup>(军录)

再,据长沙县知县刘涓、善化县知县沈洽稟称,本年四月二十五日,访有长沙县民陈八即陈菁莪等,伪造参赞大臣果勇侯军功委牌,并描画参赞大臣关防,哄骗乡愚钱文之事,业经获犯讯供具禀。恐他处亦有效尤者,请通飭各属出示晓谕,凡粤省悞逆滋事,因军功赏给职衔执照者,无论已未报部,均令持照赴地方官验明,造册申咨备案。果系被骗误买伪造军功委牌者,准其自首,即赴各地方官呈缴等情。

臣查军营出力军民乡勇,有奏明赏给职衔者,有由外虚给顶带者,原以奖励有功,岂容奸民影射假冒。而乡曲愚民受其诳骗,辄以数十千文即可得六品军功执照,既无册籍可稽,势必展转,假伪无可究诘,于名器捐输关系匪轻。兹该犯陈八等胆敢在于省城地方假造委牌,描摹参赞大臣关防,诳骗钱文,实属藐法。正查办间,又据湘潭县详报,访获监生郭鉴伪填果勇侯军功委牌,假冒顶戴一案。将被骗人李扬质等究讯,并呈出洋布,上盖印提督水陆官兵果勇侯各印片,并伪造军功委牌二张。除飭严究确情,及此外各州县地方有无被骗之人,出示严行晓谕稽查,以杜流弊。

陈八、郭鉴等案,俟讯明按例究惩,咨部核办外,理合附片陈及,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必当严行查办。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六二六、署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飭令留驻盛 京之黑龙江兵在大凌河驻扎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sup>①</sup>（军录）

再，奴才于五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有旨将先调之吉林、黑龙江兵共二千名……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准吉林将军知会，此次续奉飭调兵一千名，分作四起，间二日行走。头起兵于五月二十七日自吉林起程，约计六月初二日即可进威远堡边门。黑龙江兵向进法库边门，奴才已飞咨黑龙江领兵副都统，即照吉林章程，间二日行走，以免沿途拥挤。并令同府尹衙门转飭旗民地方官，妥速预备车辆马匹饭食草料，照例先由盛京户部银库预领车价草料银六千两，飭交该地方官，按照车户商人应领之数，核实支发，其不敷银两应俟钦销报部核准，以后再行找领。该吉林、黑龙江官兵进边以后，向系盛京副都统与锦州副都统以石山站为界，分段弹压照料，此次自应照旧办理。并派城守尉协领府厅各员分段照料，仍遴委佐领等官按站监放车辆，以期毋误。一面飞咨吉林、黑龙江领兵副都统，各分兵五百名，径行进关，听候都统哈琅阿差遣。尚余吉林兵五百名驻扎高桥，至黑龙江兵五百名，若令其驻扎盛京，往返绕道数百里，中隔巨流河、大凌河，如遇河水涨发之时，即难克期济渡。奴才愚昧之见，拟请将此项黑龙江兵五百名，飭令在大凌河驻扎。（朱批：是。）一遇调遣，即可迅速进行。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六二七、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议奏防范汉奸 引导英军登陆或混入京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

昨因著英等奏，悞逆出有伪示，有直达京师讲话之谣(语)。降旨谕令严密防范。因思天津沿海均有拦江沙，大船不能驶进，其火轮杉板等船乘潮皆可拢岸，然必有汉奸导引，方敢舍舟登陆。设使该逆主使汉奸，假扮商渔，混入探道，或邀截商渔船只，胁诱使用，必应严行防范。著赛尚阿、讷尔经额设法筹防，会商妥议具奏。

再，逆夷诡譎异常，倘经探知天津水路无隙可乘，或由陆路如近京之涿州、良乡等处潜入京师，预先埋伏，一经窜入城内，则散漫无稽，势难查察。该督惟当严飭所属近京各州县地方官，务于行旅客商，自南来北必由之路认真稽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严加究诘，断不可令匪徒混迹入城，散布谣言，致滋摇惑。仍严禁胥役人等，不得借端滋扰。至天津沿海火药马匹当已足敷应用，现据火药局添制火药存贮在京，并有察哈尔牧群马匹在京牧放。如天津尚形短绌，即著赛尚阿、讷尔经额具奏请领。

再，有人奏，天津北门外大关有浮桥一处，为南运河归入海河之上游，其北关外三里余有浮桥一处，为大清、永定各河汇归北运河之地，俱系联络船只为浮桥，实南北往来车马行旅由津赴京之要津。请飭直隶总督，选派员役驻扎桥边，每日实力稽查，夜则调开浮桥船只，不准私自过渡等语。是否可行，亦著讷尔经额妥筹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用火攻船截剿入江英船并填塞要害及团练义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两江总督牛、署江南提督刘、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

牛鉴奏，逆船闯入江阴县境，现在相机防御一折。据奏夷船五六十只驶近福山，其火轮船二只已乘潮驶过江阴之鹅鼻嘴，大小逆船均在江中寄碇，等候探水。该督现已分饬镇道，将前备之火攻船整理周密，相机截击。齐慎、牛鉴均已赶赴京口等情。览奏均悉。逆夷由海入江，先遣火轮船闯入江阴，即难保无大帮逆船跟踪内犯。大江形势究与外海不同，如果逆船驶进，务将备防之火攻等船相机截剿。一面于京口上下地方严行防堵，再于鹅鼻嘴下游沙线湾曲处所，用船装载沙石，填塞要害，断其归路。其江北口岸，亦须派员带兵严密防御。

前据奕经等奏，已将派拨之江西兵二千名，携带大炮四十位，抬炮一百杆，迅解江苏。计此时当已抵苏，著耆英、齐慎、牛鉴、刘允孝、程霁采会同商酌，于扼要处所驻扎。如兵力尚单，即著晓谕绅民人等雇备船只，团练义勇，激以忠义，许以重赏，既可为国杀贼，即以自卫身家，当可济兵力之所不逮。该大臣等务当设法拒守，于万难之中力求保全之策，方于国事有益，而殊勋立奏也。

本日据德珠布等奏请拨兵应援一折。现在齐慎、牛鉴业已驻抵京口，江宁省城紧要，应如何添兵防守，著该督等妥商办理，无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二九、著盛京將軍禧恩照所奏籌畫 防英事宜一折辦理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剿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盛京將軍禧。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上諭：

禧恩奏籌畫防夷事宜一折。所奏均屬周妥，能中要肯。盛京為根本重地，防范夷匪必應計出萬全。據奏逆夷船堅炮利，總不與海上交鋒，現籌陸路埋伏攻剿，並將扼要處所炮位安置，後路業于省城挑選精兵一千名，又加選精壯二千名，并于南路之熊岳、鳳凰城、遼陽，西路之廣寧、義州各選精兵二百名，加以海口原有兵勇，設伏進攻均足敷用。該將軍務當嚴飭所屬勤加操練，毋致有名無實。仍著隨時察看，如尚須調他處協防之兵，著即遵前旨，一面咨調，一面奏聞。至該省沿海地方雖有沙淺灘，明險暗險，亦難保無漢奸導引，乘駕杉板小船，登岸滋擾。且恐該逆將帶來舊有漢奸扮作客商及行路之人，混入探道，並恐商漁船隻為其邀截使用。該將軍現將偏僻小口設法堵截，嚴行盤詰奸宄，並將商漁各船收回內地，水師戰船一律防范。俱著照所議認真辦理。該逆沿海擄掠，各處果能堅壁清野，自必勢窮力蹙。所有該省海口鋪商，著該將軍臨時酌量，飭令預為搬移，如不願遷，即令自行團練。島嶼烟戶亦令迁徙腹地，毋使臨時反為逆夷所用。

又另片奏，前諭留駐盛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擬令在大凌河駐扎，如有征調，可期迅速進行等語。亦均著照所議行。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三〇、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与牛鉴筹商添兵堵御江宁省城并各汛要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副都统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

德珠布等奏，逆夷欲犯省城，请就近拨兵应援一折。逆船现在逼近江口，江宁省城防堵紧要，昨据奕经等奏，前后已拨兵六千余名前赴江苏。并据牛鉴奏称，现将江阴及京口、焦山一带布置妥协，即至省城与该将军等会商一切。所有江宁省城应如何添兵堵御之处，本日已谕知牛鉴，与该将军等妥商筹办。其京口沿江各隘，前已有旨飭令刘允孝仍回江苏，与齐慎择要分屯，互为声援。该将军等仍当严飭所派弁兵实力防守，不独省城根本之地固应慎重，即各汛要隘亦当一体严密巡防，毋使稍有疏懈，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一、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察哈尔官兵安静抵津已妥为安插并续商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跪奏，为察哈尔官兵安静抵津，妥为安插，并续商防堵事宜，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赛尚阿抵津后，当将沿途暨天津郡城静谧情形，并查看沿海口岸夷人能否以车载炮上岸，及预筹察哈尔官兵屯驻处所等事宜，于本月初二日恭折会奏。旋于初四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赛尚阿等奏预筹沿海后路分驻官兵

一折。云云。钦此。臣等跪读之下，仰见皇上轸念兵丁，慎重海防至意。敢不慎益加慎，上慰圣怀。

查察哈尔官兵，经臣巴清德暨该总管叟齐、达什德哩克等分带，已于本月初九日到津。该官兵途中尚能耐暑习劳，经过地方亦俱安静。惟该兵丁等率皆初至内地，即寻常一切街市货物，均为耳目所未经，往往一路瞻望，因之行走不能迅速。臣赛尚阿等曾先事逐起用清文札示，按站迎催，现已到齐无误。询以骑来马匹，因沿途水草不服，间有倒毙，容俟查清后另为筹补足额。所有前经奏明拟将该官兵等分营屯驻之处，现在委往踏勘员弁业已旋津，勘得羊耳庄、商格林、车沽坨、马棚口、灰墩等五处，内仍以羊耳庄、商格林为地势较宽，然总不及新城一带水草丰肥，树木深茂，宽阔高燥，较为凉爽。臣等公同商榷，夷船既未北驶，所有新到察哈尔、蒙古兵内，除俟犒赏后，先将拟拨大沽、北塘之五百名定地安插外，其余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带驻牧，其踏勘安营地方，拟暂缓迁移，俾得休养。且该处距各海口俱不甚远，一有调遣，呼吸可通，再行分拨安插，亦不致误事。第该兵丁人数众多，初来内地，仅交该经管等管带，似尚不足以资弹压。臣巴清德即日移驻新城地方照料，以昭慎重。臣讷尔经额现捐给芦席二千张，俾资帐房内铺垫，以免潮湿。又准盐政臣德顺咨到，遵旨采办羊二千只，备赏兵丁。臣等当按照每官五员羊一只，每兵十名羊一只，均匀颁赏。该官兵等分领之下，欢忭鼓舞，感奋倍深。至满洲兵调到后，臣等亦当妥为安置，以慰圣衷而作士气。

臣等连日将防堵全局，彼此悉心讲求，如滨海击船，守台避炮，前进焚剿，后路接应及一切设伏诱敌诸法，已经臣讷尔经额于五月十七日复奏筹备情形折内，缕细备陈。除奉朱批指示垂询处所，臣等另折声明具奏外，查逆夷性情诡谲，固宜防白昼之冒犯，尤当防黑夜之潜来，严正路之兵防，尤当严僻路之巡警。沿海一带，自大沽南岸起至狼坨子止，计程二百余里，自大沽北岸起东至山海关

止，计程六百余里，已经臣讷尔经额安设马拨五十余处，昼夜传签，已足资守望。今更添马队，臣等酌拟，即由马队内拣派该管官弁，分段会哨，梭织巡查。庶耳目益周，稽查益密，即使其或乘黑夜，或由僻路偷窜，亦易觉察。至圣虑所及逆夷僻地上岸之炮车一节。臣等复加体察，凡沿海处深浅不等，实皆泥淖，即使该逆得间上岸，现有传签会哨兵丁，贼寡可以立擒，贼众亦无难分赴大营及各后路驰报，兜击夹攻，当亦无丑不歼，有奸皆破。臣等仍随时申诫，到处访查，不敢稍存大意，以仰副皇上谆谆训勉之至意。谨合词具奏，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再，臣巴清德现在管带察哈尔官兵，驻扎新城。臣那桑阿现赴北塘迤北一带踏勘驻兵地方，是以未及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三二、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 再行详细陈明设伏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赛尚阿、讷尔经额跪奏，为恭读朱批谕旨，谨将设伏情形，会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讷尔经额于五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据讷尔经额奏遵旨筹备一折云云。等因。钦此。并将臣讷尔经额原折一件封寄前来。臣恭读朱批，仰蒙皇上指示，洞鉴机宜，莫名钦佩。兹臣赛尚阿到津，与臣讷尔经额详细究论。

臣等伏查前折内奏，夷船如果驶进，度我炮可及彼船，然后连环施放，以重子击其船，以窝蜂子击其人，决不可一见船影，一闻炮声，即行开炮，以致敌船逼近，转有炮热难施之虑一条。仰蒙皇上于窝蜂子击其人句旁朱批：应再申明。钦此。查逆夷肆逞，全恃船

多炮多,将船连排横截河面,一面开炮,一面并进,此其长技。臣讷尔经额上年曾议于河内设伏铁锚之处,两旁密钉木桩,接连数十丈,将河身挤窄,仅留一、二船可进之路,使其船不能并列。彼在后之船如欲开炮,必虑击前船,如欲下水拔桩搬锚,既非数十人所能为,而以窝蜂子装炮击打,伤贼更多。其前面之船为两旁木桩所碍,不能左右冲突,用炮轰击与立标打准无异。击损一只,方可再进一只,该逆即有船数十只,穷于不能并进,当亦无所施其伎俩,曾于上年九月间奏蒙圣鉴。近又于中间设伏之木牌上安炮数尊,暗伏水勇,木牌不虑其炮打,水勇于牌后可以藏身,相机施炮,夷船在木桩之外,足可轰击,即有多贼下船拔桩,并以窝蜂子趁势排打,尤为得力。曾于三月内奏明在案。臣讷尔经额以夷船稍大者,质必坚厚,必须大炮重子方可击损,其板杉小船入则必多,船多则贼多,窝蜂炮子一发有数十枚,用此击之所伤必众,此以重子击船以窝蜂子击人之本意。兹蒙垂询,谨遵旨申明。

又葛沽一带沿河两岸勘定扼要处所,分伏兵炮一条。奉朱批:甚好,但不知共几处埋伏,钦此。查葛沽至郡城,水路百余里,陆路七十余里,臣讷尔经额前赴海口时,沿路留心察看,共有十一处可以设伏。惟此等地面系防逆夷小船驶入,全以炮火所胜,不在处处安设多兵。臣讷尔经额拟每处暗伏二百斤以内铁炮数尊,竹炮二、三十尊,酌伏兵勇数十名,水陆兼防。夷船万一驶入,出其不意,相机轰击,实属顺势得力。其中距城五里许之紫竹林地方,形势尤好,远眺可至数里,沿河一带村落,三五相连,林木茂翳,该逆远望不见我兵营盘。臣讷尔经额拟于此处安设千斤铜炮二尊,兵一千名扎营在彼,以期缓急足恃。且洋船来津向在紫竹林上下一带停泊,弹压稽查尤为得力。

又防守炮台一条。奉朱批:或从旁、或从后抄来未议到。钦此。查后路层层设兵,即以防其抄袭。臣讷尔经额前已于交议十三条内,详细奏蒙圣鉴。



又北塘迤南盐沟，埋伏陕兵五百名一条。奉朱批：再议。钦此。查北塘海口距炮台约三十余里，距炮台前面河心设伏之处约二十余里，其间两岸淤滩，该逆无可登岸之地。惟距海口五六里，滩岸迤南有盐滩一处，灶户于此晒盐，盐滩之外有盐沟一道，较他处盐沟稍宽，向有小船在彼掣水晒盐，可通胡超安营之新河地方，暨大沽北炮台后路。该逆驶入拦江沙内，行六七里即到此处，离我炮台尚远，炮不能及，设用杉板小船由此处潜入，灶户自己躲避，以内即可渐通干岸，不可不防。臣讷尔经额早与石生玉商及，此处可用埋伏。日前臣讷尔经额前赴北塘，复行查看，因与提臣胡超商议，委督标中军副将闵正凤、固原提标游击熊泽厚详加履勘，洵为埋伏得力之处。拟于沟内暗伏兵丁五百名，藏于小船之内，其地两岸皆高，中系曲折深沟，该逆远望不见设伏情形。若用小杉板潜入沟内，未及可以登岸之地，我兵待其将近，突然施放枪炮，船不能前进，亦不能折回，人船势必俱伤。即有登岸之贼，胡超后路大队堵截兜擒，应无一漏网，实足以制胜。

以上三条，臣等再三究论，意见相同。所有恭读批旨，谨将设伏情形再行详细陈明缘由，理合恭折会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俱属妥当。另有旨。钦此。

### 六三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复防剿五条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赛尚阿、讷尔经额跪奏，为接奉廷寄谕旨，恭折会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讷尔经额于五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奕经等奏，防剿事宜五条等因。钦此。并将扬威将军奕经等原折钞寄前来。

兹臣赛尚阿到津,与臣讷尔经额将原奏内陈防堵事宜五条,逐一研究。内天津货船皆能抵关门一条。查向来闽、广商船到津,必先在山东登州府庙岛地方,候潮开行。迨赴大沽海口,由天津镇委弁点收军器,天津道委员查验票照,然后差雇渔船,前往带路,始可避涉入口,实不能直抵关门。现在海防吃紧,臣讷尔经额于僻港小汊,节节派有员弁,明查暗访,不令汉奸溷迹。即本地商船贩运出海,多系殷实之家,亦飭令天津道取具各船主切结,俾各约束其船上舵水人等,勿为该逆所饵。设该逆果有北驶消息,即当严禁出入,以杜漏泄军情,并免抢夺船只。至店铺庙宇逐日轮查,凡有闲裸人等,立即盘诘根究。叠经出示晓谕,勿许妄造谣言,摇动人心,民情实为安堵。

又北方地势宽展,并该逆最畏抬炮一条。查大沽等处扼要安营,及沿海一带瞭望传签等事,历经臣讷尔经额有奏在案。至抬炮轻而易举,最为军中利器,各弁兵演习,均能及远有准,该逆如敢登岸,足可得力。

又建筑土墩,不甚可恃一条。查南省在沿塘近海之处防堵,逆夷桅炮可及土墩,重叠施放,自易坍塌。此间设防之地既为大船桅炮所不能到,其可以驶入口内之火轮船,杉板船,虽皆有炮,势不能如大船之多,亦不容其切近击放。且炮台之上所安土垒,前一层用直,在炮之两旁,后一层用横,在炮之后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炮。而于后层土垒之上,又横以木梁复盖土垒,联络成棚,外实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装药装子皆有遮护,可以避其高落之炮子与其火弹火箭。其土垒皆用土袋重叠堆成,于时用水浸湿,不致有击塌之虞,而前面土垒土坝层层遮护,亦与土城无异。再接仗之时,所有营内帐房一切可以引火之物,拟令全行撤去,使该逆虽有火箭,亦无能为力。

又逆夷声东击西,每当枪炮相持烟焰迷漫之际,彼必多方从背后及两旁绕出,或冲行阵,或截营盘一条。查大沽北塘等处均系一

面临河，附近并无可以绕至营后路径，炮台各后路层层安兵，既为炮台接应，即以防其抄袭，亦经臣讷尔经额详细具奏在案。

又北方地势既旷，逆夷必以大队攻扑一条。查大沽、北塘两处海口最为吃紧，两岸一片泥滩，并无行路，即使该逆登岸，万不能以大队蜂拥前进。其余各小海口仅能驶入三板船只，不能装载大队，且经挖有陷坑，重叠多层，大队亦难施展。惟五人鱼贯一排，连环施放鸟枪，颇为该逆长技。现在我兵教演抬枪，亦系连环施放，且夷枪所及，不过数十弓，我兵抬炮远至二百弓，是夷枪未能及我，而我枪已先及彼。况有马队接应，临时相机冲压，自更得力。至逆夷惯用炸炮，我兵宜以散队进攻一层。臣等现已密饬镇将晓谕弁兵，临阵之时多用散队进攻，使其炸炮落于空处，不致伤我兵丁。

以上五条，臣等参以此间筹防情形，互相印证，务期于避长攻短之法，曲尽无遗。理合恭折会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实属周妥，依议密防。钦此。

#### 六三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酌拨黑龙江兵

##### 二百名在洋河口后路屯扎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前经奏明在李八廐等五处地方分拨驻扎，沿海会哨。查李八廐距柏各庄六十里，柏各庄距马头营六十五里，马头营距汤家河五十里，汤家河距周家营六十里，该兵丁等梭织巡查，声势足以联络。惟周家营距臣哈琅阿驻扎之石河口，道里绵长，仍恐未能周密。臣等公同商酌，拟将续调之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内，酌拨黑龙江兵二百名，在适中之洋河口地方后路屯扎。现已咨会臣哈琅阿督同地方官，择其水草丰足之处，安营屯驻，以便往来会哨。其余续调之官兵八百名，仍在大沽迤北

北塘迤南各炮台后路驻扎,已足以资接应。

所有臣等筹议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三五、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北塘北岸防 兵于南岸拨兵凑足一千名数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前蒙发交防剿机宜十三条内,北塘北岸尚须接应,应由胡超酌拨陕兵等语。当经臣讷尔经额与提臣胡超商议,据称陕兵大营驻扎新河,盐沟设伏议派陕兵,距大营不远,届时拨派,可无贻误,若酌拨北岸,究隔一河,声势未能联络。臣等查北塘北岸原有防兵六百五十名,拟于南岸防兵内拨出三百五十名移驻北岸,凑足一千名之数,以资接应。南岸地方,即于现在遵旨添调本省宣化兵丁内,派拨五百名驻扎防守。其盐沟设伏陕兵五百名,仍由提臣胡超临时派调。如此则陕兵可免分营,而宣化镇石生玉复有本标兵丁可用,似为合宜。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好。依议。钦此。

### 六三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验收妥贮 晋豫两省解津抬炮抬枪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前奉谕旨敕调晋、豫两省抬枪抬炮,解送来津备用,当经臣分别委员,前往迎提。兹于初六日,据晋省委解到抬枪抬炮各五十杆。又于初九日,据豫省委解到抬枪二百三十六杆,并备带火药炮子枪子,臣当即飭令天津镇中营游击照数验收,均于郡城妥为收

贮备用。其晋省未到之一百杆，容俟解到再行奏报。

合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 六三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复苏廷

#### 魁牛鉴条陈制英之策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前蒙交阅御史苏廷魁一折，内有恐我兵不知逆夷伎俩，致为惊吓，请飭晓谕兵民人等，勿为逆夷虚声所慑等语。查该逆在南省得手，只在大船大炮，其余伎俩皆系虚声吓人。南方兵力柔脆，所至蹂躏，因而汉奸播散谣言，转相传述，冀以摇动人心。臣讷尔经额前已据所闻，编为浅语数条，交该镇将等于训练兵丁之时，明白晓谕，使该兵丁等皆知避其所长，攻其所短，临时应敌，俱有准备，以操必胜之权。

又蒙交阅两江督臣牛鉴一片，内有大炮、抬炮、鸟枪退设于深洪较远七、八里之处，以待陆战等语。查该夷以船为巢穴，即以水为巢穴，进则取胜，退亦无忧。防海者靠岸为营，有退无进，江、浙等处失利，未必不由于此。臣于大沽、北塘一带，所守系属海河，距海口尚有二十余里，安兵设炮，犹是坚壁以待之法，后面地势宽广，层层安设兵炮，以备陆战，与海上交锋情形迥异。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 六三八、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派托精 阿等察看天津至通州地方形势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臣等于六月初九日未刻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本日据耆英等奏,云云。钦此。并将耆英等奏折及逆夷伪示一并钞寄前来。臣等当即遵旨密派乾清门侍卫托精阿、中军副将闵正凤、知府张起鹄,前赴天津至通州一带地方,察看形势扼要,地面宽广足以安扎重兵之地,选择两处,以备临时屯驻。

除俟勘定后,即当绘图飞速奏闻外,谨将接奉廷寄缘由,先行合词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三九、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迎提豫省 抬枪并挑挖品字明暗陷坑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正在缮折间,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本日据鄂顺安奏,委员解送豫省抬枪。云云。钦此。臣等跪读之下,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莫名钦服。查天津海口一带营盘所需抬枪抬炮,业经臣讷尔经额宽为预备,足数应用。至豫省解送之抬枪抬炮,先经河南抚臣鄂顺安知会,臣讷尔经额当即飞速行知沿途州县,令其按站妥为护送来津,毋许耽延。现并委员迎提,更期迅速,俟到津后,遵旨收贮郡城,以备调用。又两江督臣牛鉴奏称,传闻倭逆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肆扰等语。查海丰县至山海关沿海一带,上年经臣讷尔经额一律挑挖品字明暗陷坑,宽深均有六尺余,重叠三四层不等,人行尚难择路趋避,断非车马所能直

冲而过。现因大雨时行，恐有泥沙淤垫，先经臣讷尔经额飞飭各该地方官，认真挑修，务使照旧宽深。仍派员逐段积查，于先空陷坑之后，不拘品字形势，随处多伏陷坑，总期逆夷车马上岸，不陷于彼，即陷于此家，于前进仍另设标记，密为通飭，不使我兵马步各队或有误入之虞。至滨海各处，无论夏令潮旺泥淖甚深，即秋后水涸而潮汐依旧往来，其泥淖稍浅之处，设使沙滩显露，均有明暗陷坑密置在后，当亦非车马所能驰骋，臣等仍加意防维，时时巡察，以防彘突。

谨将臣等遵旨筹议缘由，合词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实堪放心。钦此。

#### 六四〇、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添调正定

#### 大名宣化等镇标兵来津分拨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夷务清本）

再，前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直隶兵丁尚须添派……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讷尔经额当即遵旨添调提标、正定镇标、大名镇标兵各四百名，宣化镇标兵八百名，天津镇标兵四百名，（朱批：前后马步队，实不为少。）来津分拨防堵。其山西兵一千名，已由太原镇总兵善禄迎提管带到津。所有察哈尔、吉林、黑龙江、山西各该兵丁口粮，均照本省奏准成案，每名每日折给银一钱五分，官员盐粮照例支食。至察哈尔、蒙古兵并吉林、黑龙江兵丁，例应每兵给马三匹，所需喂养如愿全折马干者，照依上年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案，每名给干银一钱五分，不愿折干者，按实马一匹，照例日给料豆三仓升，十斤重草一束。例马二匹，仍给折色。

## 六四一、署直隸提督長春奏為遵 旨挑選兵丁備調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軍錄)

署直隸提督奴才長春跪奏，為遵旨挑派官兵，以備調用，恭折具奏，仰祈聖鑒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巳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內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諭：著長春于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于密雲挑選精兵一千名，并各準備精良器械，听候調遣，為京師防禦之用。一聞調撥，即派明干將弁分起管帶，迅速前來。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讀之下，仰見聖慮周詳，有備無患，欽佩難名。

竊查提標中左右城守四營額兵內，除調撥海防外，存營兵丁一千一十一名，經奴才在于提標中左右三營挑選精壯兵丁五百名，督飭將弁，逐日加練技藝，俾資實用，業經奴才繕折具奏在案。嗣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直隸督臣訥爾經額咨，調提標所屬口內不近海營分兵丁四百名，來津防堵等因。奴才伏查口內之山永、三屯二協營所屬，均系近海營分，未便調派。即在于提標中左右三營派撥兵丁二百名，并前營昌平二屬營分各挑派兵一百名，共四百名，派委兼署提標左營游擊·城守營都司林策勛、前營守備慶瑞統領管帶，已于本年五月二十七、八等日起程，赴津防堵。現存營兵八百余名內，尚有字識以及看守倉庫、製造火藥、喂養馬匹、分防汛地、护送遞解各項差使。茲遵奉諭旨，隨在于提標中左右城守四營，挑派精壯兵丁四百名。又于前營、昌平二屬，各挑派精壯兵丁五十名，共五百名，督飭營員，將器械軍火一切選備精良齊足，并遴派署提標中軍參將烏勒喜速，統領得力千總管帶，一奉調撥，立即起程，刻速前進。伏思奴才漢軍世仆受恩深重，无以稍酬高厚，值此夷氛



未靖，正宜力图报效，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奴才统带前项官兵，冀得以尽犬马，如蒙俞允，则项诚生成实无既极。

所有挑备官兵缘由，暨附陈下悃，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四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乍浦失守，奏请敕部从重治罪，嗣于扬威将军等具奏折内钦奉上谕：奕经等奏逆夷猖獗乍浦失守一折。逆夷甫经退出宁波，辄复聚集船只，驶进乍浦攻扑。该将军等未能先事预防，以致乍浦失守。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俱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经兵部议以革职，奉旨：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等因。钦此。经部咨行至浙，由护抚臣常恒昌宣示到臣。闻命之余，悚惶无地。伏念臣一介庸愚，蒙皇上畀以封圻重寄，当瀛壖多事之际，防堵夷踪，捍卫境土，责无旁贷。乃在任余一无展布，以致逆寇披猖，城池叠陷。身为臣子，意不能宽君父旦夕之忧，匪特辜恩溺职，梦寝弗安，而天良难昧，自分实不得为人。前此屡次自劾，俱经蒙恩宽缓。兹该逆扰入浙西，乍浦失守，皇上犹不即加重惩，仅止交议。及部议褫革，复奉恩命改为留任，在圣主优容无已，直与复载而同宽。而微臣疚戾愈深，益觉感惭之交集。现在臣病在床蓐，自乞假以后，毫无轻减，而愧愤填胸，梦魂中时与逆船相迎拒，深恐报未能，不觉涕零自恨。惟有赶紧医调，冀以孱弱之躯，稍答生成之德。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交署抚臣卞士云折弁赍进，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四三、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吴淞口英船 停泊游奕情形并现筹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军录)

再,逆夷现在吴淞口寄碇之船,昨又据探报,续到大船十八只,共计五十六只,并拦截沙船、鸟船二十余只,刘河、七丫口等处亦俱报有夷船来往。其前在福山洋面之船,现有五只驶往江阴一带游奕,一只停泊海口数里之外。前因渔船经过,勒令代递夷书,系向民间索买鸡鸭猪牛等物。乡民虑其登岸滋扰,酌量送给,该夷亦备价转交,旋即开行,并无抢夺伤人情事。

惟该夷吴淞船只现仍陆续增添,江阴等处地方又复往来停泊,此时雨多潮涨,江面甚宽,岸上无从堵截。虽京口一带严为防守,第恐夷船闯进,炮力不能远及中洪,则数百里长江,该逆可以扬帆直达,势将逼处金陵,道路不无梗阻。即镇江为商贾辐辏之地,刻已人心动摇,扬州虽不倚江,而距瓜洲仅四十里,运商关榷均为江省菁华,闻警定形震动。且仪征为捆盐处所,梟徒出没最易藏奸,尤虑乘机窃发。

督臣牛鉴现已亲往镇江查看,计与署提督臣刘允孝途次可以接晤,会商防堵事宜。臣已飞飭沿江文武员弁实力巡防,一面严查奸究,毋稍疏虞。

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四四、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湖北头二三起官兵入境及现在催趲赴苏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①(军录)

再,五月十四日准江苏抚臣程霁采咨,逆夷猖獗,宝山失守。前奉谕旨挑选湖北、山西精兵各一千名,急应催令飞速来苏,以资防剿等因。臣查奉调湖北省兵应由江西水路入安徽东流县境前进,山西省兵应由河南陆路入安徽宿州境前进,前准各该省咨令应付,当即分派文武大员,按段迎护,往来催趲在案。准咨前因,臣复委潜山营游击阮开基泝流迎探。

兹据东流县禀报,湖北提臣刘允孝带领头起官兵五百余员名,又宜左营守备升任郎前营都司鲍云翥带领湖北二起官兵二百余员名,又郎阳镇标游击郝廷枝带领三起官兵三百名,于五月十六、八、二十一等日,次第行抵皖境,先后路过省城。臣先经前赴江干,将江苏军务紧急情形,面向刘允孝告知,嘱令兼程趲行。并行司转飭署怀宁县刘丙,将皖境应支口粮水脚全数付给,免致耽延。该兵船即于十七、八、二十二等日,陆续前进,风平水溜,指日可以到苏。至山西官兵何日行入皖境,宿州距省较远,现尚未据报到。

除飞咨江南抚臣,并檄飭原委各员,驰赴水陆交界迎提趲行外,所有湖北头二、三起官兵全数入境趲行日期,及现在催趲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 六四五、著将出口夹带鸦片人犯李万春 等交刑部审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奉旨：

双德奏，拿获出口夹带鸦片烟膏人犯，请交部审办一折。李万春、程秉义，著交刑部审明办理。

钦此。

### 六四六、安徽寿春镇总兵尤渤奏报接 署江南提督印务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署理江南提督印务安徽寿春镇总兵官奴才尤渤跪奏，为恭报接署提督印务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带兵移驻松江防御夷匪，于六月初三日承准两江总督臣牛鉴照会，内开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前据刘允孝遵旨管带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苏，与牛鉴商办防守。现在逆船既有北驶之信，著刘允孝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管带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东登州，会同托浑布、麟魁商办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刘允孝、牛鉴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江南提督著改派尤渤署理。钦此。奴才钦遵之下，感悚难名，即于六月初七日接署任事。

除恭疏题报外，伏念奴才一介庸愚，毫无知识，仰荷圣恩畀以总兵，已切悚惶。今复承恩命署理江南提督，受恩愈重，报称愈难。

查江省统辖海疆，水陆紧要，当此逆夷滋扰，防守宜严。奴才惟有勉竭驽骀，督率将弁，实力小心防范，断不敢懈怠，以仰副皇上垂念地方之至意。

所有奴才感激下忱，敬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四七、湖广总督裕泰奏报飭令都司 胡定国驰赴刘允孝行营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①(军录)

再，湖北提臣刘允孝钦奉谕旨：带兵赴江苏防守，业将过省日期奏报在案。臣前因该提臣赴苏必须熟谙情形之员，以资差遣，曾与商明。查有施南协都司胡定国系浙江人，办事干练，于江浙情形较为熟悉，当经札调。

兹据该都司交卸来省，除飭令兼程驰赴刘允孝行营，听候差遣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四八、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续 调吉林头起官兵进关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续调吉林头起官兵进关日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钦差都统哈琅阿咨开，钦奉

① 此系朱批日期。

谕旨：续调吉林兵一千名驻扎锦州，黑龙江兵一千名驻扎盛京。著禧恩各分五百名飭赴山海关，交哈琅阿差遣等因。钦此钦遵。咨会在案。奴才查带领吉林头起官兵之协领委营总桂林，于六月十一日到关，奴才当即亲赴关门，眼同该带队之协领委营总桂林，逐一查验得官五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一名，随于是日妥为放进。

除照例咨报兵部外，所有续调吉林头起官兵进关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俟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全数进关之日，再行一并汇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六四九、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英船 停泊焦山京口江宁急迫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兴伦跪奏，为逆船驶入长江，连过数隘，现已闯至鬲山关、焦山聚泊，京口、江宁万分危急，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逆夷攻陷吴淞，长江可虑，省城京口重地，请旨添拨兵力协助。于五月二十四日接奉上谕：已谕知扬威将军、参赞大臣，酌拨一、二千名前来应援矣。等因。钦此。当即钦遵飞咨扬威将军去后。嗣于六月初一日、初三日连接督抚飞咨，逆夷大帮船只仍回吴淞口外聚泊，欲犯江宁。奴才等因兵力不敷，于初四日复经具折驰奏，请于就近带兵大臣在现征兵内再拨兵二、三千名，赴省协济，尚未奉到谕旨。

迨于初五日、初六等日，连接督抚飞咨，逆艇已连过狼山、福山、鹅鼻嘴等隘。今于初十日，又接到京口副都统海龄飞咨，内开初八日辰刻，夷船数十只越过鬲山关，蜂向东马头而来，在防官兵开炮轰击，逆船亦开炮轰击，相持自辰至未，始折回鬲山关、焦山抛

泊。诚恐全数大帮来犯，京口仅共有旗兵一千六百名，分布四门城头把守，不能换替。其参赞齐慎带来援兵亦止数百名，匪独难以抵御，而督臣所设军需总局及驿站现俱无人，县仓粮储不敷接济，城内民庶尤虞乏食等因前来。奴才因省城兵单力弱，无兵可拨，当飞咨扬威将军迅速拨兵应援，并咨督抚拨运粮米接济。

惟是逆踪现在已逼京口，而兵力单弱，实难抵御。若沿流而下，则直达江宁，朝发夕至。虽据督臣牛鉴飞咨署提臣刘允孝，将所带湖北兵一千名，由王家营至扬州，折回江宁。无如到省需时，倘逆夷猝至省城，绿营之兵无几，旗营之兵守城则无以应敌，应敌则无以守城，实属万分危急。兹督臣牛鉴已于初八日抵省，奴才等惟有殚竭愚忱，会同该督尽力防守。

谨将京口、江宁二处危急情形，由六百里恭折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五〇、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于乌龙山设

### 伏并用小船备攻之策滞未能行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再，江宁八旗岁需操演枪炮火药铅子铁弹，例由江[宁]藩司估饬城守副将造解。炮药铅斤铁弹系按年解送，有一岁储备，其鸟枪火药铅斤，系按春秋二季解送，并无储备。奴才等前因逆夷在浙猖獗，即饬藩司副将赶办预备迎敌药铅。节催至昨，闻得逆夷欲犯江宁，又复飞催赶紧办解去后。嗣据藩司以难于措办，请由苏粮局拨发，奴才等又飞咨督抚及苏粮局星速拨发，总未解到。奴才等只得赶紧饬令将储备炮药，并由旗捐资购办药铅等数千斤，分派防堵，实在不能敷用。至藩司仓库军粮无多，亦甚堪虞，此省中现在拮据情形也。

至由焦山至江宁,江面俱皆深阔,只有近观音门之乌龙山,江面狭窄,可以设伏堵截。奴才等筹派旗、绿兵丁千余名,随带大炮,于此处设伏,并雇善泅水手,用小船装载柴薪,伏于其后。查就近之上新河泊有官民木牌,速为购办,结连驶至乌龙山江面,一有警报,即将牌拦江堵截。逆船一至,必奋拆木牌,伏兵则乘此齐起开炮轰击,后之水手闻声即驶送柴薪纵火前进合攻,庶可稍挫逆焰,不致直抵城下,惊惶士民。奴才等曾面晤藩司及城守副将、督标中军副将、左营游击,速为办理,俱未遵行。兹晤督臣牛鉴会商,(朱批:是何意见。)该督竟属盲(茫)然,仅云未便办理,惟有静候守城,俟其开炮,再行抵敌开炮等语。伏思省城兵数火药军粮皆属拮据,而近省只有乌龙山一隘,可以设伏堵截,无奈此策滞不能行。又初十日申刻,准苏抚臣咨文,内开刘河口所泊夷船六十余只,乘风乘潮,已分舷闯过鹅鼻嘴险隘。倘该逆竟敢直犯江宁,则根本重地更觉不堪设想等语。

奴才等实处万分焦急,不得不缕晰备陈,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五一、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江宁情形 危急请飭耆英仍回苏驻守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程裔采跪奏,为夷船闯过鬲山关,江宁情形甚为危急,现在钦差大臣耆英驰赴镇江,与参赞齐慎会筹防守,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大帮驶入江阴之鹅鼻嘴地方,业经臣会折驰奏在案。自鹅鼻嘴以上,则鬲山关亦为由海达江紧要门户,叠经臣移飭慎密防守去后。旋据丹徒县等禀称:初六日申刻,有火轮船三只向鬲山关行驶。督率兵勇连开枪炮,打中该船后梢,该夷施放火箭,旋即退



出。并据镇江府禀，初八日辰刻，有白布帆篷夷船数十只，连樯越过圖山要隘，蜂拥而来，内有火轮船二只，径扑南岸行驶。在防弁兵开炮四十余出，奋力轰毙夷匪数十名，落水者数名，逆船亦开炮回击，将一带炮房尽行打毁，旗兵被伤三名。该逆大帮船只俱向北岸驶往西去，因炮力难及，未经轰击，现在停泊焦山以下圖山迤北地方各等情。

查该逆既已闯入圖山地面，再上为金、焦两山，无险可守。其南北两岸系扬州、镇江二府，扬郡兵力单薄，该处相距瓜洲江口仅止四十里，人心震动，不能不加意提防。前次咨调漕、河两标兵丁，因该标均有分守海口要隘，碍难分拨。现已飭两淮运司督同扬州府等，劝谕绅商团练乡勇，以为有备无患之计。至京口满营以及调防青州官兵共有一千六百名，又有参赞臣齐慎带兵八百名驻扎，复准督臣牛鉴咨会，派令由浙赴苏之江西兵一千名协同守御，兵数尚不为少。该逆现在注意江宁，金、焦以上，江面甚宽，如果乘风西驶，不崇朝可到。督臣牛鉴现已驰赴省城，会同将军德珠布筹办防堵事宜。

昨准署提臣刘允孝咨：于初五日由王家营折回。已飞咨将管带之湖北官兵一千名，由扬州至仪征，渡江前赴江宁堵御。并经督臣飞调九江镇李锜，管带江西兵一千名，即赴江宁防守。伏思江宁为三江省会，该逆倘欲侵犯，自不能不并力堵击，第兵力强弱既有不同，众寡又甚悬殊，一经开仗，兵民均有糜烂之虞，言念及此，不觉动心怵目。现在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会同商酌，以京口为江宁锁钥，应行前往督办，耆英业已星速起程。

臣查京口现驻重兵，既有参赞大臣齐慎副都统海龄在彼防守，臣耆英现无统带之兵，计该逆业已越过镇江，实属措手不及。苏州为省会要地，自上、宝失守以来，逆船时往来于刘口（河）、福山等处，人心已极惊惶，加以匪徒布散讹言，致令居民纷纷迁徙。叠经臣出示晓谕，不能禁止，而该匪徒等转得乘机抢夺，并有乡僻地方

本属安静,每于夜半更深,讹称寇盗前来劫杀,因而老幼群起逃避。该匪徒等在室则伙抢米钱,在途则截留衣物,经臣于访闻后,督飭苏州府暨长、元、吴三县,拿获抢犯多名,先将首犯徐阿祥、陆五观、毛关庆,及杭向头子即杭灿庭四名,由臣督同藩司李星沅等亲提审明,当即恭请王命,一并绑赴市曹处斩,以正典刑,从此民心稍形安定。并因钦差大臣耆英等驻扎苏城,亦皆有恃无恐。

兹闻逆夷闯入大江,咽喉为之梗塞,民间恐复动摇。刻下臣伊里布虽驻苏州,第恐臣耆英远赴京口,闾阎不免惊疑,奸匪因而窃发,则根本重地尤为岌岌可虞。况吴淞停泊夷船,既未远徙,刘河等处亦有番舶往来,设使浙省于镇海等处乘虚进剿,恐该逆势穷分窟,更难保不再入黄浦,复犯松江。臣焦思过虑,寝馈难安,相应据实奏明,请旨飭下耆英仍回苏州,与伊里布一同驻守,以杜该逆窥伺之渐。并可为镇江一带声援。即嘉兴、乍浦等处与苏州省城壤地毗连,该大臣等照应能周,亦免顾此失彼。

是否有当,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 六五二、江苏巡抚程霭采奏为江省待用

### 孔亟将贮浙饷银暂行借用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再,江宁地方现在添驻重兵,情形较为吃紧,一切官兵薪粮以及置备攻守器具,并因米贩稀少,应于皖省就近采买米石,所需军饷银两为数不贲。前因苏藩库房余空无多,曾将江西解到浙省军需银十万两分贮江藩司库。现在江省待用孔亟,若由苏库动解,诚恐缓不济急。臣已飭令该藩司,即将寄贮之浙江饷银暂行借用,仍俟本省商捐银两解到,即由苏库拨还。并经督臣牛鉴在常州府寄贮浙江军需内,提银二十万两解赴江宁,又提银四万两分解镇江、江

阴两处。现在江宁藩库共有备用银三十万两，足资支放，可期无误要需。

合并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五三、署理江南提督刘允孝奏报 留驻镇江会剿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署理江南提督·湖北提督奴才刘允孝跪奏，为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六月初五日，在黄河北岸王家营将遵旨折转日期缮折奏报在案。奴才仍由舟南下，径赴江苏署理提督，会同督臣牛鉴商办防剿。途次承准参赞大臣齐慎照会，探报逆船本日已驶至鬲山关游奕，距镇江不远，现在镇江情形十分危急，令奴才将所带官兵一千名，毋论行抵何处，迅速截留，赶赴镇江调遣防御等因。当即兼程前进，六月初八日晚行抵扬州。探闻逆夷有火轮船二只，于是日由镇江府属之焦山上驶，游至金山寺，经参赞大臣齐慎、副都统臣海龄等督兵开炮轰击，夷船旋即退出等语。查该夷匪胆（敢）于扰犯松郡、上宝之后，复敢驶入大江，往来游奕，虽经参赞等轰退，但思夷匪险诈叵测，行迹莫定，难保不伏（复）来窥伺，闻之实堪发指。奴才星夜益加催趲，初九日即抵镇江。适准督臣牛鉴飞咨，逆夷有犯江宁之说，令其（臣）刻赴江宁会防等因。伏（复）呈请参赞齐慎，以夷船现驶至金山一带，万不能分兵前往，照复前来。并于初十日，该夷果驾三板大船二只，小船二只，来焦山上下游奕。奴才自应先其所急，即驻扎镇江，会同参赞筹画攻剿，意欲灭此朝食，仰慰圣廑。

其如何攻剿情形，应由参赞大臣齐慎等会奏外，所有奴才奉

文截留镇江,及会同设法堵剿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奴才奉旨仍署提督,因途次承准参赞截留镇江,尚未接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

### 六五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长江情形危急 驰往京口共筹攻守之策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耆英、伊里布谨奏,为长江情形危急,奴才耆英即行驰往应援,恭折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叛逆船闯过江阴之鹅鼻嘴,势甚紧急,当经奴才等于六月初七日恭折驰奏在案。初九日接准参赞大臣齐慎来函,据称火轮兵船已驶至鬲山关游奕,距京口仅数十里,势已紧迫。初十日复接据该参赞大臣来函,初八日午刻,该逆火轮船二只驶至焦山江面游奕,开炮击毙守台旗兵一名,因不能抵御,遂行退下。该参赞大臣于江岸整齐队伍,坚壁以待。现在焦山已抛泊火轮船四只,查探尚有大帮夷船五、六十只,驶至鬲山关一带,且夕可至京口,危急情形,殊难言状等语。奴才等查京口为南北扼要,文报、漕船必由之路,且指日回空粮艘南下,最为吃紧。督臣牛鉴现回江宁防守,其京口要地仅参赞大臣齐慎一人驻守,兵单少炮,殊属可虑。

奴才等再四熟商,苏城民情,前因宝山、上海失守,逼近省垣,不无惊恐。奴才等到后,会同抚臣镇抚渐就安贴。今长江情形已属危迫,而刘河口一带尚有夷船往来游奕,其松江防守亦属紧要。奴才伊里布仍驻扎省垣,与抚臣程霭采妥为防范弹压。奴才耆英即前赴京口,与齐慎同心协力,共筹攻守之策。第恐奴才耆英一经起行,省会城乡民心浮动,谣言肆起。当明白剴切谕慰士民,各宜

照常安业，不得妄生疑畏。

再，提臣刘允孝所带湖北官兵，业经参赞大臣齐慎奏明，将此项官兵调赴镇江防堵。又准督臣牛鉴咨称，湖北提臣刘允孝遵旨已由王家营折回江苏，当由八百里咨行提臣刘允孝，带兵由扬州至仪征，前赴江宁驻扎，会筹防剿等因，飞咨前来。查提臣刘允孝是否现在驻扎江宁，抑或驰赴京口，俟奴才耆英到彼察看情形，应如何布置，再咨商督臣牛鉴，视其缓急，酌量机宜，妥协办理。

所有奴才耆英于六月十一日，起程驰赴京口一带应援缘由，理合恭折驰奏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朱批：所见是。即有旨。钦此。

### 六五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查明定海阵亡各总兵后裔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①(夷务清本)

浙江巡抚刘韵珂奏。

窃查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前在定攻剿逆夷，同时阵亡。钦奉恩旨：飭令查明该故员等子孙几人，据实具奏等因。钦此。当查葛云飞系浙江山阴县人，郑国鸿系湖南凤凰厅人，王锡朋系顺天大兴县人。郑国鸿有子郑鼎臣，系浙江候补批验所大使。此外子孙几人，及葛云飞、王锡朋子孙几人，应檄飭山阴县并咨直隶、湖南各督抚臣，分别确查奏报。经臣附片陈明，并分别咨行查办在案。

兹据山阴县查明，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生有两子，长子葛以简年二十三岁，读书就试。次子葛以敦年十八岁，现应武试等情。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家属皆随任赴浙，兹据该故镇之子郑鼎臣禀称，伊父

① 此系朱批日期。此件与四六四件文种不同，但内容相同。

生伊及胞弟鼎声二人,伊现年三十九岁,由岁贡捐纳批验所大使,分发浙江候补,现奉恩旨赏加四品顶戴。伊因胞伯国林无嗣,出继承祧。伊生子二人,长子钰年十七岁,系监生。次子筠年十五岁。伊弟鼎声早故,有子一人鐸,年十九岁,系监生,鐸已生子一人,年尚幼小。伊之次子筠,伊父在日亦继与伊弟为子等情。由总局司道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理合恭折具奏。

朱批:另有旨。

### 六五六、参赞大臣特依顺奏请将乍浦满营现存官兵并眷属统归嘉兴驻扎安置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①(军录)

再,查乍浦驻防满营城临海滨,逼近大洋,其东南西三面沿海,皆可登岸。似此无根,逆夷说来就至,原设满营官兵驻彼,虽昼夜防堵,谅难把握。兼之该处居民多系福建同安县并杭州宁波府属各县之人,其中良莠不一,难保无历年传递烟土匪徒混杂。而旗人中平时又未免有借端勒索之弊,以致怨恨深结,非止一日。前次逆夷攻陷乍浦,并无焚毁满营房屋,迨逆夷退出之时,皆系汉奸土匪拆毁门窗户壁,并将南关外行家铺户尽行焚毁,以图抢掠。惟藏兵庙宇及水师船只实系逆夷焚毁。现查乍浦满营官兵内,除阵亡殉难外仅一千二百余名,目前如仍著归驻乍浦,实不足以资防堵。且现在外患未除,又虑与在地匪徒挟昔日之嫌,滋生事端。所以前经署理杭州将军耆英奏明,将招集乍浦满营溃散官兵内受伤者,飭令赴杭州省城医治,其未受伤官兵就近酌留嘉兴府城内外,分拨防守。

惟伊等眷属人数众多,现在杭省满营内暂为安置,每大口日给

① 此系朱批日期。

钱八十文，小口日给钱四十文，虽每口每日发给无多，而现有眷属三千九百余名，统为合计亦属不少。当此军需浩大，耗费孔多之际，不得不筹议撙节。奴才转辗思维，如将该眷属家口仍居杭省，则发给钱文何所底止？若竟停止发给，则该兵丁等每名月领饷银二两，除扣还修房红白事件借项外，实剩银一两数钱不等，且相隔二百余里，两处盘缠实难兼顾。据奴才糊涂之见，拟将该官兵眷属家口等统归嘉兴驻扎，既可防守城垣，亦可兼顾家计，实属两有裨益。

奴才于四月二十四日前赴嘉兴府，亲历细查地势，该处河道四通八达，实属扼要之地。离郡城约有十里，东栅口外河汉纷繁。正东四十五里直通平湖县，东南八十里即通海盐、乍浦海口，东北相距嘉善县二十六里，正南一百一十里可通海宁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可通杭州省城，一百七十里又通湖州，正北一百九十里直通江苏省城。查东栅口外十八里桥内，道路窄险，河汉湾曲，即有众多逆夷内犯，亦难容身，且可伏兵击剿。奴才于五月十一日遵旨折回杭省，与扬威将军奕经面商，业由奕经飭派汉中镇总兵德坤、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管带陕、甘官兵一千名，择其扼要，分设防堵矣。复查嘉兴府城本处绿营官兵，除分设各汛防堵外，在郡守城官兵只剩一百数十员名，不但不足以资防守，即弹压土匪亦恐难于周到。奴才拟将乍浦满营官兵一千余员名，并该官兵眷属家口，统归嘉兴暂行驻扎防堵，以壮声势，亦可免其两处重支糜费，俟大功告成后，再行妥为设立安置。其乍浦阵亡殉难受伤官兵并遗失图记银两等物，一切情形，事关军务，前已移咨扬威将军奕经汇齐，会衔陈奏，合并声明。

所有乍浦满营官兵并家口人等统归嘉兴驻扎防堵，两有裨益，暨一切实在情形，谨附片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五七、著参赞大臣特依顺照所奏将乍浦现存满洲营官兵统归嘉兴驻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署杭州将军特。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

特依顺奏，请将乍浦满洲营现存官兵并眷属家口，统归嘉兴驻扎等语。乍浦满洲营官兵除阵亡外，现存一千余员名，著准其统归嘉兴暂行驻扎，以资防守。该官兵等眷属家口即令随往郡城驻防，俾令兼顾家计。仍著该署将军派委妥员，前往弹压照料，毋任滋事。至乍浦防堵事宜，现经派令德坤、哈拉吉那管带陝、甘官兵一千名，扼要分守，著飭令该总兵等随时加意防备，不得稍有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五八、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续商防堵事宜及密陈设伏情形等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续商防堵事宜，及密奏设伏情形，遵议防剿五条各一折。据奏察哈尔官兵已于本月初九日扫数到津。拟拨大沽、北塘百五名，其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带驻牧，暂缓迁移，以资休养。该处距各海口不远，一经调遣，呼吸相通，巴清德移驻新城照料等语。览奏已悉。其逆夷黑夜潜来，亦经安设马拨五十余处，昼夜传签，足资守望，又添马队会哨梭巡，稽察益密。至沿海各处深



浅不等，实皆泥淖，如果乘间上岸，现有传签会哨兵丁分投驰报，可期兜击夹攻等情。均著照议办理。仍当严飭管带员弁认真巡哨，毋任有名无实。至吉林、黑龙江官兵，前奉分驻李八厂等五处，尚未周密，准其酌拨黑龙江兵二百名，在适中之洋河口地方后路屯扎。牛鉴所奏，啖逆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肆扰。早经该督挖掘陷坑，不任驰驱。览奏甚属放心。所奏窝蜂炮子击人之法及沿海十一处埋伏，并北塘迤南盐沟埋伏陕兵各情形。所议俱属妥当，即著照议办理。

另片奏，北塘北岸防兵于南岸拨兵凑足一千名之数，仍于添调宣化兵内拨兵防守南岸。所办甚好。其奕经前奏防剿五条，现据查明，天津货船不能直抵关门，如有逆船北驶消息，即著严禁出入，以杜漏泄军情，并免抢夺船只。抬炮现已演习，均能及远有准。大沽北塘各处并无绕至营后路径，该逆亦不能以大队攻扑。所议均属周妥。惟逆夷惯用炸炮，我兵宜以散队进攻，著俟临阵时相机布置，毋堕奸夷诡计。

另片奏复御史苏廷魁条陈。览奏均悉。前谕添派兵丁赴津防御。现已调取提标及正定、大名、宣化、天津各镇标兵来津，分拨防堵，前后马步队实不为少。其察哈尔、吉林、黑龙江、山西各兵，援案折给口粮盐粮，并马匹分别给予豆料折色之处，均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五九、著赏给葛云飞之子并郑国鸿 之孙文武举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刘韵珂奏查明阵亡各总兵后裔一折。原任浙江定海镇总兵葛

云飞之长子葛以简,著赏给文举人;次子葛以敦,著赏给武举人,均准其一体会试。原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孙,监生郑钰,监生郑铎,均著赏给文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朕表忠延赏至意。该部知道。

钦此。

### 六六〇、参赞大臣齐慎等奏报英船攻 扑京口连日与之接仗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京口副都统奴才海龄跪奏,为夷船至京口,开炮攻扑,我兵连日接仗,奋力堵击,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齐慎于初八日,将京口危急,截留提督刘允孝所带官兵一千名具奏在案。是日辰刻,奴才海龄据东码头防堵官兵禀报,瞭见京口江面有白布帆篷夷船数十只,连樯蜂拥而来,火轮船二只,驶至南岸扑攻。当经在防佐领果星阿、恒明带领官兵开炮轰击,逆夷亦开炮回击,将一带炮房打碎,甲兵受伤者二名,我兵仍伏土墩下,瞭准逆夷船身,开炮连击,致毙逆夷数十人。奴才海龄亲驻北门城楼,相机调度,并饬协领武忠阿带领京口青州官兵,驰赴接应。奴才齐慎先已拣派参将张富、游击张章明、王贵等,带奋勇弁兵,在城东北一带扼要山梁江岸,严阵以待。该逆勾结汉奸,驶驾三板小船,预伏岸侧,闻火轮船上炮声震动,舍命抢上江岸,我兵各持刀矛自上压下,刺击落水者多名。奴才齐慎带领得刀弁兵,亲身督战,并恐汉奸到处潜伏,复派随营委员严密稽查。该逆夷旋击旋进,相持自辰至未,见我两路官兵炮火联络,队伍整齐,仍将火轮船折回东北行驶,退往鬲山关停泊。

初九日午刻,该逆复驶船在焦山江面游奕,适提臣刘允孝带兵

渡江前来，该逆夷瞭见兵数众多，仍即退去。初十日辰刻，复分驾船只，由焦山驶至金山江面往来游奕。奴才齐慎一面知会海龄，督率旗兵严守城垣，一面会同刘允孝督率官兵，各于东北山梁江岸整齐队伍，开炮轰击。奈是日风大潮长，江面宽阔，炮力不能远及，所有护炮土墩半被逆夷击塌，守台甲兵难以蔽身。奴才海龄因将旗营官兵调入城内，添布四门，昼夜严加防守。

诿逆情诡谲，十一日复驶船至金山，停泊中流，情殊叵测。是日扬威将军奕经所派九江镇李锜，带领官兵二千名陆续前来。督臣牛鉴原拟于此项弁兵内酌留五百名防守京口。兹复准来咨，应留官兵一千名交奴才齐慎督率防守。惟查探逆夷尚有大帮兵船五六只相随在后，现在停泊鬲山关者已有三十余只，察看情形，该逆竟有并力直前攻扑之势。奴才等惟有协力同心，激励将士，相机堵剿，（朱批：如此奋勇，必能仰邀天神佑助。）以期仰报鸿慈于万一。

所有夷船攻扑京口，我兵连日接仗缘由，谨合词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朱批：奋勇可嘉。即有旨。钦此。

### 六六一、著参赞大臣齐慎等悬赏雇船募勇 乘夜火攻入江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齐、两江总督牛、署江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

齐慎奏，京口情形危急，请截留官兵协防一折。据奏初七日逆夷火轮兵船已过鬲山关，距京口数十里。该大臣仅止带兵七百名，现已咨会刘允孝，将所带官兵一千名截留协防等语。刘允孝已于初五日，自王家营折回江苏，计此时已与该大臣会晤。著即照议协同防剿，毋致疏虞。逆夷由海入江，大江以内浅滩暗礁随处皆有，该

逆冒险深入，地势未必周知，又非海洋可比。著该大臣等悬立重赏，招募水勇，雇备小船，暗伏苇洲，预备乘夜火攻。其江面官设红船，及湖广装货江船数亦不少，水手素称矫捷，著以重价雇觅，相机调拨，万勿为该逆所得。是在激以忠义，勉以功名，人既尽为我用，地又有险可扼，逆夷深入之时，进易退难，当可制其死命，陆路再妥布兵勇，必能得力。著齐慎、牛鉴、刘允孝赶紧妥办，务期得手，断不可借口兵单，一味江岸株守，坐视逆船扬帆径入，甚或抢夺官民财物，办理更形棘手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六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选择绅耆号召 义徒自相团练截烧敌船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署江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

昨据牛鉴奏，逆船闯入江阴县境。降旨令耆英等竭力防范，并晓谕绅民人等雇备船只，团练义勇。由六百里谕知，计已接奉遵行。本日又据齐慎奏，逆夷火轮兵船已过鬲山关，距京口只数十里。已谕令募船雇勇，赶紧办理矣。因念逆横行海隅，固恃船坚炮利，且恃外洋路径四通八达，得以来去自如。若大江则表延数百里，别无港汊可通大海，是出入只此一条江路。江中处处苇洲林立，尽可埋伏小艇，预备火攻。加以沿江船户民人多能泅水，或夤夜凿其船底，坏其桨舵，较海面当易得手。况逆夷即敢冒险深入，不能不从原路退回，俟其扬帆直趋镇江、扬州、江宁等处，我兵从后路多方拦截。即或该逆偶尔得手，其抢夺财物自必仍由原路运至大船。所雇水勇船户果能将其船只夺获，杀贼立功，即将船上所有之物尽数赏给，其有能将逆船焚烧者，亦必加以重赏。缘该逆内犯

全恃小船为爪牙，果能将小船设法歼除，自足夺其所恃，断不可因一时失守，遽尔溃散。总当自鼓锐气，凡有可相机制胜之策，极力筹画，以期转败为功。江苏士习民风向称醇谨，涵濡教泽二百余年，当此海疆不靖，自必志切同仇。况已窥伺沿江，剥肤灾近，必有智勇之士慕义而起，上为国家杀贼，建立功名，下即自卫身家，免遭荼毒。如果众志成城，群思敌愆，较之各路调集客兵当更得力。但必有先导之人方可闻风感奋，该省在籍大员品望素著众所推服者，颇不乏人，即或官职稍卑，而谋勇可称，乡评夙洽，亦可效忠倡义，广募乡勇，共襄此举。著牛鉴、程霏采选择绅耆，谕以理势，俾各号召义徒自相团练。或捐资置备船械，或协力遥应官兵，因此地利济以人和，倘能懋著殊勋，朕必恩施格外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六三、著密云副都统双德带领已选 精壮官兵候旨听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密云副都统双。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

双德奏选派精壮官兵听候调遣一折。据称现已选派官二十一员，抬枪鸟枪等兵共一千名，应需军器药铅均已预备，听候调遣，并恳请俟调拨之际，亲身带领等语。此项官兵俟奉到谕旨调拨，即著副都统带领前来。所有印务著派妥员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六四、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等奏报英船 驶进金焦二山京口危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伊里布、程霭采跪奏，为夷船驶进金、焦二山，情形猖獗，臣伊里布驰往京口，会同钦差大臣耆英，熟筹妥办，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于初八日闯过鬲山关，江宁情形甚为危急，当经钦差大臣耆英驰往镇江府会办防守，业经臣等恭折驰奏在案。顷据常镇道周頊禀称：初十日，逆船大小四只在于金、焦一带停泊，申刻已抵京口江面，尚未开炮，后面大帮船只亦陆续驶进焦山口门，该逆即将瓜洲江口用船只拦截，系为扼我咽喉起见，并风闻有阻我南北运河伪示。接阅之下，不胜发指！查瓜洲在镇江对岸，为南北往来要区，该夷堵塞口门，占据江面，居心实不可问。且文报往来隔绝，粮饷转运维艰，凡商贩米货等物均不能由瓜洲、镇江进口，情事万分支绌。倘扬、镇两郡骤被逆锋蹂躏，旋即开帆直抵金陵，则省门重地可危，其余沿江沿海地方亦必闻风震悚，自相扰乱，将见外患未平，内讷又起，言念及此，忧心如焚。

臣等再四思维，现在江宁、扬、镇等处危在旦夕，臣伊里布奉命来江，不能不通筹大局，设法保全。已于本日启程，星驰前往镇江，会同钦差大臣耆英、参赞大臣齐慎等，悉心商酌，将该夷暂示羁縻，以为缓寇之计。仰叨皇上洪福，如该逆竟肯悔罪戡兵，自当度势揆情，妥协筹办，即不然亦俟厚集兵力，徐图攻剿，俾得大加惩创，不敢再肆鸱张。惟逆情诡谲异常，设或竟逞凶顽，则攻守两难，江省生民咸遭涂炭，尤属不堪设想。至苏州省城刻下尚称安静，臣程霭采惟有殚心竭力，将安抚弹压各事宜相机办理，以期仰慰圣怀。

所有臣伊里布驰赴京口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祈皇上

圣鉴。

再，此次奏折不能径由镇江、瓜洲行走，已飞飭沿途即由丹阳递至句容，再从浦口渡江北上，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六五、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闯过京口江宁危急请飭扬威将军带兵应援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逆夷船只闯过京口，瞬息可抵江宁，现在商同竭力固守，情势万分危急，已飞咨扬威将军带兵应援，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初八日由京口溯流而上，行抵江宁省城。一路察看形势，大江自金、焦而上，一片空阔，无可阻遏。连日探得逆船已乘大汛越过鬲山关而至京口，现复扬帆上驶，欲至江宁。臣与将军臣德珠布、副都统臣兴伦共同商议，江宁城外沿江一带虽有险隘可遏，而其来甚猝，火攻等器具已属赶办不及。城外断难交锋，不能不婴城固守。查江宁省城三面临江，设守大属不易，本城除满营兵三千余名外，臣督标营兵仅有一千余名，此外客兵如提督刘允孝所带湖北兵一千名，经参赞大臣齐慎奏明截留京口，其扬威将军调拨防浙之江西兵二千名，经臣酌拟以京口最关紧要，以一千名留于京口，为牵制拦截之计，以一千名协防江宁，日内亦未到来，兵力实形单薄。又扬威将军所拨之炮四十尊，因江面阻隔，亦未能到。

臣复察看省城虽属临江，而自江干至城，或三五里至八九里不等，城墙高厚，女墙虽多圯坏，而城身坚巩，夷炮轰击尚足当之。最可虞者，以小船拢岸，扒城而入。臣现逐加查看，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别最要次要，派兵拒守。并相视拢岸之处，驾巨炮于城上而下击之，以为固守待援之计。惟是该逆此次厚集船炮，大举入寇，其

势较前益张。省城兵力既单，器械又未充备，臣虽躬督将士，殚竭心力，而于守御殊无把握。忝膺戎寄，未能御侮保疆，致丑夷益肆凶焰，臣虽万死何足蔽辜。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夫复何言。顾国事所关重大，又非一死所可塞责，臣又何敢预存此念，转饬其奋勉坚凝之气。臣惟有求其心之所可尽，竭其力之所能为，以期稍为补救于万一。除飞咨扬威将军率带防浙将兵星速赴援外，伏乞皇上敕令赶紧遣兵来江，解省城之危迫。

至提督刘允孝奉旨仍署松江提督。查该提督现留京口协防，距松江几及千里，势难兼顾，江南提督篆务，应请仍以尤渤暂署，俟务稍缓，再令刘允孝前往署理，合并陈明。

所有夷船驶向江宁情形，万分危急缘由，谨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六六、两江总督牛鉴奏报守兵击损探水英船并焦山火攻未能得手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再，六月初六日，该逆火轮船二只在鬲山关游奕探水，经守关弁兵击损其一只，夷匪有落水者数人。次日即垒来大船八九只，将炮台击塌，并将兵房烧毁，官员不知下落。又据常镇道禀报，所有臣督飭备办之火攻船只木牌，初八日午刻，该逆火轮船二只驶近焦山口外，随即点放顺流而下，烟焰腾烈，其一只即退回下流二十余里之外，其一只仍由北岸驶至金山探水回去，是日适值东南风大作，以致未能延烧等语。臣查火攻一法用之于焦山口门最为得力，虽经臣严催赶办，无如为时仓促，且木商逃散，料物不能齐备，遂致接应无继，逆船得以闯入，臣不胜愤恨之至！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愤恨亦属无益。钦此。



### 六六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将江宁省城 之聚宝道济两门留放米商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再，臣查江宁省会素不产米，城中数十万户皆仰食外来之商贩，省城之聚宝门即系南门，为贩运柴米马头。通济门外亦开有零余米店，且为紧急文报出入之地。此二门均系旱道，不通舟楫，而民食攸关，断不能终日封闭。伏读前奉谕旨：前此宝山、上海逆夷因无可抢掠，是以旋入旋退。云云。等因。钦此。仰见圣主于卫民之中，仍寓便民之意。若一闻夷警，即行关闭，不特移家者无路可奔，抑且糊口无粮可买，旦夕之间，即可酿成内变。惟查各门启闭，向由将军传令，臣不敢拘泥。除咨明将军，将聚宝、通济两门留放米商，并任听居民搬运出城，不可稍有留难。

除再由臣遴委妥干员弁，严查入城人中有无奸匪混迹，不得借端滋扰外，相应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六八、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奖励捐输 募勇出力之武生庞联奎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再，前据常熟、昭文两县详报议叙外委千总职衔常熟县武生庞联奎，首先雇募义勇二百名，协同官兵防守。福山要口继又捐制炮车九具，并捐制钱三千串，以充军需。并据声明，该武生因系保卫地方，未敢仰邀议叙等情。飭据藩臬两司会同苏松太道，以庞联奎好义急公，详请奏奖前来。

臣等查，该武生庞联奎于道光十三年缮修该县城垣捐资出力，

议叙外委千总职衔。兹复首先雇募义勇，捐制炮车，又捐钱三千串，与出力将士无异。可否将庞联奎赏戴蓝翎，以示鼓励之处，出自皇上格外恩施。

谨合词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六九、江苏巡抚程霁采奏请饬安徽 等省采买米石解苏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江苏省产米不敷，商贩稀少，请旨饬下邻近省分采买米石，运解来苏，以裕民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户口殷繁，民间食米向借川、楚等省客商贩运。前因逆夷在乍浦等处滋扰，商贩不前，节经臣督饬各属设法招徕，俾资接济。惟现在逆船驶入江面，江宁、镇江、扬州三府在在戒严，恐各米商闻风裹足。苏省新谷登场尚早，设有匮乏，实于民食大有关系，自应在于邻省设法采购，以备不虞。查江苏邻近省分除浙江产米无多，民食亦资客贩，毋庸采买外，余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由江装运而下，均属便捷，据苏州布政使李星沅详请奏咨前来。相应请旨饬下安徽省采买米四万石，江西、湖北两省各采买米三万石，共米十万石，即由各该省遴委委员，赶紧买足，分批解运来苏。仍俟行抵芜湖时，探明前途，如有梗阻，即改道由内河前进。所需价脚由各该藩库动项，核实发给，各归本省作正开销，苏省照数报拨。至本省各关自上秋奏免米税，刻下尚未启征，此次需米紧要，并恳圣恩准前项采办米石，于经过各关时一体免于征税，俾资民食而广招徕。

除咨明安徽、江西、湖北等省暨经过各关津查照外，谨会同两江督臣牛鉴恭折附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七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兵勇经  
费月需银数及英船往来数目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朱折）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查明兵勇经费月需银两数目，并现在筹办夷务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本日奕山等驰奏，军营官兵壮勇分别撤减，并现筹防守情形一折，……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臣祁埏等前奏，每月需银十三万九千二百余两，系专指外省出征官兵四千八百四十余员名，暨本省留防官兵二千六百七十余员名盐菜口粮，以及招募水陆壮勇二万六千余名口粮船租之款。嗣于四月内，将外省官兵撤去二千八百余员名，壮勇裁去五千余名，月需经费较从前已稍为节省。嗣复力筹撙节，通盘筹画，现又将广西兵丁撤去二百余名，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省防兵亦只二千六百余名，兵数已不为多。至壮勇一项，自上年招募之日起，本有三万六千余名，时因附省一带修筑炮台，填塞河道，甫经兴办，逆夷即叠次阻挠，所有要隘三十余处，不能不拨勇防守，以期棋布星罗，益昭严密。迨今春将筑台填河等工次第办竣，是以三月内将各路壮勇裁去一万余名，四月中又裁去五千有余，仅留二万一千余名。旋因附省西北乡绅士联名呈请于适中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学，纠合数十村庄居民，捐措银一万余两，雇觅本地丁壮因练自卫，一遇有警，即听候调遣，可以朝发夕至，捍卫城垣。察看乡村民情，十分固结。奴才等随又将次要隘口原设壮勇分别抽撤四千余名，统计现在仅留水陆壮勇共一万七千一百余名，所有兵勇两项月需经费约须七万余两，连各项费用合计，尚不致逾十万两之数。惟预备修筑虎门。

炮台工料及添铸大小炮位,仍属必不可缓之需。奴才等公同商酌,此两项除前已支用外,嗣后用费自六月始拟在绅士等续后捐输项内筹画办理。所有业经奏明备支之款不许动用。

奴才等总当钦遵历次恭奉谕旨,随时择要商办,力加撙节,以杜虚糜而归实用。至现在夷船情形,前次查明截至五月初六日止,除已起碇东驶者四十八只外,实存粤洋十九只,业于五月十四日奏报在案。嗣后据各该营县陆续探报:查有逆目吐噍巡船一只及四月内驶到装兵船一只,又由该国新到十五号火轮船及小巡船各一只,又由浙驶回逆目哗唻巡船一只,均于五月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驶出老万山东去,似俱系驶往浙洋。现在粤东洋面,自二月以前来泊逆船十六只,及十四号火轮船一只,又五六月新到中巡船小巡船各一只,均泊于九州、三角、潭仔、内零丁、尖沙嘴各处往来游奕。其自东北外洋驶回西南外洋各逆船,叠据南澳镇各营员禀报,除四月内驶回逆船五只外,自五月至现在止又有自东北驶回西南外洋逆船七只。所有逆船来往及在粤洋停泊各数目,谨逐一查明具奏,此后陆续查明,再当随时奏报。至虎门炮台为全省屏蔽,一日不修复,终属不了之局。奴才等均深焦急,惟办理棘手情形,曾于二月内据实奏明。嗣于四月内,逆船又驶到四十余只,分泊各洋,更未便轻于一试。现查逆船陆续东驶,其留泊粤洋者仍有十九只。奴才等惟有一面严加防守,一面预备工料,随时相度机宜筹办,仰副圣主绥靖海疆慎固封守之至意。

奴才等谨将现在筹计经费及逆夷船只往来各数目,会同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七一、两广总督祁埏奏为飭令洋商吴天显  
协同伍崇曜赴苏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军录)

再，六月十二日，臣祁埏与粤海关监督臣文丰接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等咨称，暎夷在江、浙一带滋扰，现在船只日渐加增，恐分窜各处，即欲晓以大义，喻以利害，一时难得差往说话之人。查暎咭喇素所深信者，惟洋商伍敦元一家，闻该商年逾八旬，恐不能前来。即择该商兄弟子侄内，能同夷人说话了事者，酌调一二人，飭令星飞来苏。如该商兄弟子侄内遵调迅速到苏，果能激发天良，实力报效，定必破格保奏。除一面具奏，一面飞咨协调。臣祁埏当即会同臣文丰，传到怡和行洋商伍敦元，及各行商人潘绍光、卢继光、吴天恒等面加晓谕。

据伍敦元禀称，该商身受国恩，值此夷务吃紧之时，自当殚竭血诚，出力报效。只以年余八旬，两腿行动艰难，水陆长途，转恐或滋贻误。兹情愿令伊亲子伍崇曜，迅速代伊前往江苏，听候差遣。惟伍崇曜年纪尚轻，未经历练，恐难得力，必须有人协同前往等语。臣等又公同商酌，查有同顺行商人吴天恒之胞兄吴天显，明白谙练，且能解夷语，似可协同前往。询之各洋商，亦众口同词。当复传令伍崇曜、吴天显来臣衙门询问，均称情愿一同赴苏，听候差委。

臣察看该商伍敦元年实衰迈，行走须人扶持，不堪远道跋涉。伍崇曜年虽稍轻，人尚明白。吴天显通达夷务，人亦老练。查伍崇曜原名元徽，系钦赐举人，续经在部改名，加捐道衔，现因捐输议叙，仰荷恩旨赏戴花翎，以郎中即用。吴天显系遵豫东例报捐候选道员。臣等随谕以尔等皆渥受天恩，此行务当激发天良，为国家效命出力。如果实心报效，将来事竣，定各从优保奏。

除派委委员伴送，并选派通事二名，飭令随同飞速兼程赴苏，

一面咨复江省外，臣谨会同粤海关监督臣文丰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七二、著扬威将军奕经再拨兵一 二千名应援苏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奏，筹防江口情形，并以兵力单薄，请拨兵往援等语。该将军接到该督咨文，谅已酌量办理。浙江防堵固属紧要，惟现当逆夷大队船只窜入江境，自当先其所急。著奕经再拨兵丁一二千名，派委将备管带，前往应援，无稍迟误。此时逆船渐已驶入圖山关，显欲进犯镇江、扬州、江宁各处。惟该省内地只此一条江路，该夷肆意深入，实属自蹈危机。现已谕令齐慎、牛鉴等截其后路，当可得手。著奕经悉心筹画，饬令将弁兵丁会同该督等所派各路兵勇协力攻守，并助其纵火焚烧该逆船只。倘兵到之际，正值逆船已入大江，或将欲退出江口，著即饬设伏要隘，明攻暗袭，断其归路，勿令该逆杉板火轮等船与大船联络一气，自可夺其所恃。如能建立殊勋，江、浙一体，勿分彼此之见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由江入河  
扼要处所严密防堵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谕：

现在逆夷猖獗，有由扬子江直犯江宁之谣。该逆如由内河北驶，必多备小船，由瓜洲进口，直趋扬州、淮安各处，不可不加意严防。此时牛鉴驻守江宁省城，势难兼顾，著责成麟庆于由江入河扼要处所严密防堵，毋令连踪直入。如兵力稍单，即赶紧团练水勇，设法守御，或雇觅小船，装载柴草引火各物，暗伏港汊，乘夜纵火焚烧，使不得扬帆径渡，是为至要！如防堵不严，稍留罅隙，致该河面有夷船阑入，惟该河督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四、著两江闽浙两广各督抚严拿为  
英人递送京报之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浙江巡抚刘、署浙江巡抚卞、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

据著英奏，悞逆每日阅看京报，请飭密查等语。该逆阅看京报，必有辗转递送之人，其为汉奸无疑，可恨可恶之至！著该督抚等派员严密查拿，将递送该逆京报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闻。并著随时随地留心稽查，务使内地机密要事勿为该逆窃探，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五、著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兵驻扎京口  
堵御南北两路届时火攻英船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齐、两江总督牛、署江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

牛鉴奏筹防江口情形一折。览奏均悉。牛鉴驰抵京口，与齐慎、海龄晤商战守事宜，已择要布置。现在该督驰赴江宁省城，保护根本重地。惟京口系各路汇总要道，该逆船只所必经，若将京口设法守住，自不至分窜各处并直犯省城。著刘允孝带兵驻扎京口，堵御南北两路，即令已到江宁，仍即迅速折回，毋稍迟误。该逆火轮船驶至圖山关，被我兵击中后艄，当即南驶，难保不纠约大帮，乘潮内犯。现经该督飭属备办火攻船只，著即相度要隘，届时纵火焚烧。惟雇船切宜慎密，既恐汉奸勾串，仅为贼用，又恐船户诡譎，贪取逆夷重利，临时并不拢近，只于空阔处所点放虚火，黑夜之间但见火光，不能辨其远近，何由知其曾否烧船？此弊不可不知。并著仍遵前旨，俟逆船直趋镇江等处，我兵从后路多方拦截，或趁其仍由原路运回财物之际，截其后路，不难制其死命。总在该大臣等一面激励将士，智勇兼施，立功膺赏；一面劝谕本地绅民，协同号召义徒，齐心敌忾。该逆如果受创，必不敢深入内地肆行无忌。据称防堵兵丁单薄，已由六百里加紧諭知扬威将军奕经遣兵应援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六、著钦差大臣耆英仍遵前旨竭力筹画防堵并按初八日密谕妥办羁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

昨因齐慎奏，逆夷火轮船只已过鬲山关，距京口只有数十里。当降旨令雇船募勇，赶紧办理。并谕耆英、齐慎、牛鉴、程裔采、刘允孝等预备小艇火攻，或该逆船扬帆闯进，我兵从后路设法拦截。并悬立重赏，购募水勇船户，及晓谕绅耆捐资团练，以期保卫。谅耆英等接奉此旨即已相机筹办。

兹据耆英、程裔采等奏，逆船闯入江口扼要地方，现在分别防守一折。著遵前旨竭力筹画防堵，毋稍疏虞。至扬州兵力单薄，本日已降旨，令麟庆带兵堵御，断其由江入河之路，以资江北保障。

又耆英奏，逆夷每日阅看京报，请飭查拿一折。所有递送京报之人即系汉奸，可恨可恶！著该大臣等严密查拿到案，于申明后一面即行正法，一面奏闻。

又另片奏，自吴淞失守后，所有预备战船及招募各船均已散失，现在战守两难，请飭廷臣速议良策等语。前于初八日已有密谕交耆英妥筹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七、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英船已将瓜洲口门封堵京口江宁危在旦夕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军录)

德珠布跪奏，为逆夷猖獗，大帮船只已将瓜洲口门封堵，京口

江宁危急缘由,据实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申时,由两江督臣牛鉴据常镇道周頊飞禀:六月十二日卯刻,夷船已将瓜洲口门封堵,只准商船往来,大帮船只全数进焦山口,已有七八只驶往上流,直逼江省。经镇江绅士颜崇礼只身前往夷船求见,为百万生灵乞免惊扰,夷人郭姓回称:断不惊动百姓,岸上不开炮,我们并不动手,系为伸冤而来等语。刻下运河封闭,土匪乘机抢掠,不可穷究。又瞭见夷船三只驶进仪征口,扬州可危各等情。专差持送原禀给奴才阅看。奴才不禁眦裂发指!誓愿拚此余生,以决一战。但省城辽阔,兵力单薄,所调之兵一名未到,万一疏虞,所关匪细。至该逆堵住瓜洲口门,粮艘不能归次,则天庾正供在在堪虞。奴才赋性愚直,受恩深重,当此危急之秋,不敢有味天良,谨将该道原禀,抄录敬呈御览。

所有京口、江宁二处危在旦夕,奴才万分焦急缘由,恭折由六百里加紧密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抄录常镇通海道周頊禀**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奏呈

抄录常镇通海道周頊禀两江督臣牛鉴原禀。

常镇通海道周頊谨禀大人钧座。敬禀者。

昨晚一禀交徐牧面陈一切,约十二日清晨方可达览。本日卯刻,探听夷船已将瓜洲口门封堵,断绝运道,以为扼吭之计,只听商船来往。又大帮船只全数进焦山口,辰刻已有六七只驶往上流,直逼江省,情形危迫,可胜焦灼。职道前在镇江,所识绅士有颜崇礼,捐职同知,素能干有侠气。伊于昨日午刻,只身前往焦山,直上夷船,口称镇、扬两处耆民专来求见。夷人下篷下船招呼,方得接见。据称其人姓郭,自述做过宁波知府。详问来意,该绅直对:来为百万生灵乞免惊扰,并呈送小礼物。夷人收受后,送进里面拆阅。回

称断不惊动百姓，只要岸上不开炮，我们并不动手，千万放心。又再三诘问大皇帝意思，主和主战？对以不得知。又问伊中堂因何不来？又给告示一大张，系历数前此相待之不端，其末此来专为伸冤，伸冤之道有三：一则还烟价，还战费；一则内外臣工用平行礼；一则量割海滨地，作贸易之所。此数大事若行，其余不难等语。职道伏思此刻贼势浩大，据我腹心，实已不能转动，若不早图和解，其祸变逾久逾大，不知究极。尚望大人作速详切陈奏，将计就计，犹为便宜，若再因循，天下事将不可为。如颜崇礼所办，不过暂时调停，俾免骚扰，其详自经徐牧面禀，如要大段清楚，惟求大宪详奏，酌定章程，天下幸甚！决机贵早，虑患宜深，杞人之忧，亦匪朝夕，但今日方敢直言耳。专泐肃禀，敬请钧安。职道项谨禀。十一日午刻禀。

再此刻运河封闭，文报不通，已飭丹阳、扬州两处一应文报，改由句容、江宁等处行走，如江宁不能走，再改由太平、安徽一带递往。

职道又禀，再此地人心涣散，百事掣肘，已于昨日禀陈，此刻江西兵又至，支应口粮水脚等项浩繁，丹徒钱令，累不可支，顷以禀明抚宪，提用常州存库银两，并祈委员帮办。又此处米盐等项日用之需，并买不出，而地方盐梟土匪乘机肆劫，不可穷究。兵丁嘈杂叫号，岌岌殆哉，如何是可，死不足惜，可惜死而无补。职道此时惟有勉竭心力，为所得为而已，他复何问。

职道项又禀。再职道人微言轻，深恐弹压不住，能否派大员携带委员，来此帮同料理，尤为沾感。

又禀。再查地方有警，城守为急，然诚以卫民，不宜苛虐从事。镇江自初八日闭城，人心惶骇，官员出入亦甚费事，甚至兵丁城上开炮开枪，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立时正法，每日约杀十余人，颇有冤枉。城内汉人不准街行，城外近城各处，傍晚不得行走，道路腾谤，不堪听闻。又该营与县令不

睦，诘其由来，系因屡次拿获汉奸，钱令审为良民，即行释放。营里怀愤，遇该县家丁书役，故意挑斥，以致丁书等不敢城外行走，误公非浅。又闻在府库提银充赏，所以兵丁踊跃，百计搜罗，民不聊生，实堪悯恻！合并附闻。

职道密禀，十二日辰时，再此地军需局紧要，自应职道督办，虽未奉札，业已筹画赶办。惟钱粮短绌，府库现有存银两为都统所据，该府过于忠厚，又系姻亲，一切附和妄行。曾经职道札提银两，而城门紧闭，并无回信，殊不可解。当此外侮凭凌，而司事者如此掣肘，何以为计？除另禀飭行外，已札委常州提银，然往返需时，兵丁口粮急不能待，万一悞事，死有余辜，职道惟有流涕而已。

再，夷船大的四只已于辰刻进泊鮎鱼套，在京口上流五里，连前船共十只过去矣。又据高家司巡检禀报，瞭见夷船三只，于昨日驶进仪征口等语。查该口前已奉札，飭令赶堵，想必不敢误。但扬州兵力单薄，毫无预备，深可危也。又据江阴县金威禀称，地方现在安静，徐州王镇兵似乎可撤，理合转禀候示。又奉调江西兵一千名，江路不通，应仍回丹阳，由旱路行走，必得三日方到，令人焦急。职道项率同燕桂，谨附禀。

再，京口太平街桐油店昨夜失火，当飭钱令驰往救扑，计延烧五家，已飭查明起火缘由，另行具禀。

职道又禀，十二日巳刻，顷据城内送出纹银七千两，可以暂用。又禀。

朱批：览。

### 六七八、参赞大臣齐慎等奏为英船 势甚猖獗镇江情形危急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军录)

齐慎、海龄跪奏，为大帮夷船驶至京口，江面排列，势甚猖獗，

我兵力单，镇江情形危急，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十二日辰刻，曾将夷船攻扑京口，我兵连日接仗情形具奏在案。随据探报：业有夷船数只向西行驶，似是前往江宁。奴才齐慎一面飞咨督臣牛鉴，先行严密防守。詎知是日午后，东北风大起，奴才等恐逆船乘风内驶，上岸攻城，督率官兵严守城垣江岸。十三日，风更大起，该逆船只蜂拥而来，我兵并无战船，不能迎上水面抵御。且当风大潮长，江面宽阔或十余里或二十里不等，炮力不能及远，我兵难以得手。该逆将船只一字排列，由甘露寺至金山、银山直达瓜洲河口，奴才等登高瞭望，细数共有五十六只，并于金山顶上插有红旗，似欲协力前来攻扑。复据探报，随后尚有夷船行驶。奴才海龄督率旗兵，严守城垣，奴才齐慎会同提臣刘允孝，于城外整齐队伍，镇静以待。逆夷如敢豕突上岸，惟有激励将士，相机奋力剿击，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

所有夷势猖獗，镇江危急情形，谨合词缮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七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英扼长江情势 紧迫暂泊丹阳布置后路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军录）

耆英谨奏，为途次连接禀报，逆夷扼据长江，势甚紧迫，奴才暂泊丹阳，布置后路事宜，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自苏州前赴京口，十三日行抵镇江府属之丹阳县，正在前进，接据丹徒县禀报：十二日夜，逆夷嘍呵喳船泊银山门外瓜洲口，有夷船封闭，文报不通。十三日辰巳等时，夷船驶来，沿江停泊，约有四十余只等语。奴才当拣派员弁，前往京口一带查探。伏思京口距丹阳县陆路七十里，距江宁省城陆路一百八十里，为京

口、江宁后路。奴才即在此暂泊，察看地理形势。丹阳、京口适中地方有新丰镇，前贴镇江，侧道江宁，尤属后路要区，即应分兵严防。适有署参将刘长清带兵四百名，由吴淞溃后调赴江宁，行至丹阳，修理器械，听候督臣调拨。奴才即行截留，派赴新丰镇安营防守，与京口、江宁为犄角之势，虽兵数较单，而后路究竟设有应援。奴才仍委随带之四等侍卫咸龄、奉天佐领塔芬布、辅元等，随时前往查看。又委员甘恪宗，由苏领解铜铁炮大小二十尊，抬枪一百杆，解至京口。因督臣已赴江宁，正欲回苏，路经丹阳，稟述缘由，经奴才截留，交署参将刘长清携至新丰镇，择要分设，以壮声威。又太仓州知州徐家槐来见，据称奉督臣派办京口军务，有事赴江宁面禀。缘江口夷船游奕，水路难行，由丹阳陆路行走。十二日午刻行抵省城，通济门业已紧闭。询之居民，佥称各门均已关闭，守至申刻不能进城，只得折回丹阳等语。查江宁为省会之地，阡陌如林，今城门紧闭，内外声气不通，夷人沿江蹂躏，岂能过问，奴才不胜焦闷。当此之时，惟有确探实情，善筹后路，复查行军，以粮饷为先，必须预为筹计。奴才飞札常镇道，令将现在所存粮饷共有若干，是否敷用，亟应迅速筹备为要。京口距苏四百里，转输不易，倘误支发，所关匪细。应否于适中之地分设粮台、腰站之处，俟该道查复到日，即行咨商抚臣，设法妥办。至江、浙食米半借川、楚，此时江口梗塞，诚恐商贩畏惧不前，当分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一体设法，剴切晓谕，米商即令改由东坝内河，或别觅捷径前来，以资接济，广安民心。再，长江各口业有夷船堵塞，驿路不通，幸军报有江宁对渡之浦口可以驰递，奴才随飞咨各省，一体查照，以期无误。

所有奴才暂泊丹阳县，筹计后路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八〇、盛京将军禧恩奏为严防海疆 深挖濠沟杜绝英人路径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严防海疆，并深挖濠沟，杜绝夷马路径，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六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谕：禧恩奏，严防后路。云云。钦此。同日恭接六月初七日奉上谕：牛鉴奏，粤东传述逆悞。云云。钦此。仰见皇上随时随事指示详明，俾奴才有所禀承，得以预为筹备，曷胜钦感钦服之至。

伏思盛京地方诚为紧要，而所属海口情形亦各有不同，西路如锦州之天桥厂，虽系最要海口，而滩长水浅，间有礁石，距城六十里，处处可以设法(伏)藏兵。现在高桥等处驻扎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切近该处海口，足资声援。又有锦州副都统祁俊常川驻扎海口，督同委员及地方官等严密防堵，可以放心。南路则金州、复州海口最多而最要，二十年秋间，夷船前赴天津，曾到该处洋面游奕，测量水势，更应严加防范。然复州海口距城五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可以扼要拒守。逆夷倘敢舍舟登陆，则我之伏兵齐发，攻剿尚易得手，能使该逆腹背受敌。惟金州最为近海，老水贴岸，其西南面距城自二三里至十数里不等，在在皆可登陆，逼近城垣，兵力难以施展。只有东北面可以设伏藏兵，为伺便进击地步。奴才前查海口时，亲历其境，所有该处地势情形，均经奴才所目睹。昨已密函谆属熊岳副都统祥厚，督率旗民地方官及委员等，将我兵炮械军火，及早运至城东北拒海较远之处，择要安置，预备攻剿。

兹复钦奉圣谕：据牛鉴陈奏，传述逆悞欲以马车马炮，运往天津一带陆路接仗等语。敕令严密妥筹办理，俾马车马炮不能运行登岸。奴才伏查所属各海口，原令乡勇创挖濠沟，恐尚不能阻隔逆夷

车马之行走,遵即严饬所属,查系海口可通陆路紧要之处,经挖掘濠沟,宽以二丈余,深以一丈余为度,并于道口排钉木桩,堆砌石块,散布蒺藜,将亦阻之使不能前进之一法。现已飞行各属一律认真妥办,奴才逐日遴选甲兵及闲散壮丁,勤加操演,勗以奋励,教之步伐,申明纪律,期于有勇智方,人思敌忾。复委派妥靠之员,添造军器,淬励精工,加碾火药,务求通用。一遇有警,即亲率训练之卒,祭时疾掩,相机督办,总期计及万全。倘或兵力觉单,即钦遵谕旨,一面奏闻,一面就近飞调各路屯扎备调之兵,协力攻剿。奴才惟有懍遵圣训,恪谨从事,以期无负委任。

所有奴才遵旨办理缘由,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六八一、盛京将军禧恩奏为英人纠集天竺佛喃吕宋等人请飭令广东商人设法离间晓諭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军录)

再,奴才于六月初四日恭接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现据程霏采奏,浙洋夷船逐渐增添,有前往天津等处窥伺之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查江苏巡抚程霏采原奏内开,现准浙江巡抚知会,镇海等处停泊夷船数十只,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余只,或云来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吕宋等夷,闻有北上天津窥伺等语。

该逆纠集丑类,同恶相济,人或虑其船多势重,凶焰益张,奴才窃谓此数处夷人,或被威胁,或为利诱,或以诈邀,未必与之一心,且远夷甫被纠合,尚不至如暎夷不可理喻。所在大吏似宜作为檄文,晓以大义,结以恩信,俾知暎夷之逆天背理,不可为其所愚。如有不识汉字非檄文所能晓諭者,似可飭令广东商人,如有与天竺、佛喃、吕宋等夷素通贸易者,向各该国人恺切晓諭,破解其愚惑,离



其散合从。夷性好货，惟利是图，而附近海口商民之财物，初因未经设备，有被啖夷掳掠者，现在海口商民半多迁避，无可希冀。且啖夷得此数夷之帮助，则声势日张，久必将此数处夷地蠶食无遗，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有大害在其后。及我兵云集，一例剿杀，难于分别种类，岂不代受其殃。况啖夷以掳掠余资借供食用，已属不支，今又添此数处之夷众，势必更形匮乏。以此等易动之辞设法为之离间。再令沿海各处地方官认真严查，断其接济，不留罅隙偷漏，不可徒托空言。俾天竺、佛喃、吕宋诸夷无从求食，始知帮助之非计，自必嗒然而返。是该逆虽求助于邻，能使邻夷不为其所用，则啖夷之势必孤，办理庶可得手。或即此事之转机亦未可知。

奴才愚昧无识，偶有所见，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所言不为无见，俟相机酌行。钦此。

## 六八二、署直隶提督长春奏为遵旨 挑派官兵以备调用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①(夷务清本)

署直隶总督长春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巳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谕：著长春于古北口挑选精兵五百名……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窃查提标中左右城守四营额兵内，除调拨海防外，存营兵丁一千一十一名，奴才在于提标中左右三营，挑选精壮兵丁五百名，督饬将弁逐日加练技艺，俾资实用。嗣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直隶督臣讷尔经额咨，调提标所属口内不近海营分兵丁四百名，来津防

① 此系朱批日期。此件与六四一件文种不同，但内容相同。

堵等因。奴才即在于提标中左右三营派拨兵丁二百名,并前营昌平二属营分各挑派兵一百名,共四百名,派委兼署提标左营游击城守营都司林策勋、前营守备庆瑞统领管带,已于本年五月二十七、八等日,起程赴津防堵。现存营兵八百余名,遵奉谕旨,随在于提标中左右城守四营内,挑派精壮兵丁四百名,又于前营昌平二属各挑派精壮兵丁五十名,共五百名,督飭营员,将器械军火一切选备精良齐足,并遴派署提标中军参将乌勒喜连,统领得力千把管带,一奉调拨,立即起程,刻速前进。

朱批:另有旨。

### 六八三、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制造战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浙江巡抚刘、署浙江巡抚卞、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

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总因内地师船大小悬殊,不能相敌。是以朕屡降谕旨,飭令将军督抚,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两年以来,迄无成效,推其原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追,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县屡经失挫,七省防边,劳师糜饷,言之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各能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度其力量堪与逆船海洋接仗。上之足歼丑类,次亦不失为尾追牵制之计,设有如定海、镇海、厦门之事,我陆军战于前,水师战于后,该逆将无所逃命,沿海州县庶可安堵无虞。惟是逆踪遍海,此闻我造船,势必设计阻挠,乘机抢劫,不可不预为之防。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详加等画,密为办理。

前据奕山奏，广东曾捐造大船一只，颇能驾驶出洋。可见木料人工随地皆有，急公好义正不乏人。嗣彼如有捐资制造战船炮位者，该督抚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输人员从优鼓励。惟此项船只必难克期成造，事先务当密之又密，断不可走漏风声，致有貽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八四、著江南河道麟庆赶造巨木以破英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

有人奏，破夷之法先破其船，用巨木捆缚有力，上置引火各物。下系石块，不致漂淌，安置上游。夷船入口，便将捆缚巨木顺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发，冲击逆船，便可破碎。又于木端用各种铁钩钩住船板，不能立脱。传闻海外之国曾以此法破暎逆。此次逆船若由江入河，著麟庆即择急流处所，照前说制造巨木，或整或散，顺势直放。如果试验得力，即著购木赶办，俟逆船驶入，即以此法破之，务当悉心筹画，以求有济。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八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挑选精兵五

百交长春管带赴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前经降旨，著长春于古北口挑选精兵五百名，并备精良器械，听候调遣。兹据该署提督奏称，所属各营兵丁除节经拨往天津外，

现存营兵止八百余名等语。本日已降旨停其调拨。著讷尔经额于直隶、山西各兵内，酌量挑选五百名，俟长春来京，有旨令其赴津，即将此项兵丁交长春管带前往。所有需用器械，即著讷尔经额挑选精良，以备携带。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八六、著署直隶提督长春候旨管带 直隶山西兵赴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提督长。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

长春奏遵旨挑派官兵以备调用一折。该提标所属兵丁节经直隶总督调往天津防堵，存营兵数无多，著仍留各该营以备操防，毋庸再行调拨。本日已降旨，著讷尔经额于直隶、山西兵内挑选五百名，长春俟奉旨来京，谕赴天津，即行管带此项官兵。其提督篆务，届时著长春派员暂行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八七、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台湾鼓浪屿 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接据台湾镇道稟报，三月中夷船游奕，及近到商船探无滋忧情形，并鼓浪屿留船及闽洋经过夷船只数，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将台湾镇道稟报，接据鹿港、彰化、淡水等厅县并大甲猫雾揀守备巡检先后稟报，十四日，大安、五叉、中港、香山各外

洋，有夷船一只游奕，附片奏报在案。兹复据报称，三月二十日，凤山营县又报，本日辰刻瞭有白布篷三桅夷船一只，在打鼓港外洋游奕，并未插旗。又据淡水厅营禀报，有五桅夷船一只，在大甲以上至护尾一带游奕。又据鹿港厅嘉义县报，有夷船一只，草鸟匪船或四只五只不等，前后往来窥探。并据报，嘉义之树苓湖外草鸟船数只，同夷船一只，于二十二日在口外窥伺。经代理县易金杓及守口县丞姚钟瑞、千总李瑞麟等，督同义守兵勇，开炮击破近岸草鸟船二只，夷船亦在外开炮，旋即开驶北去。又据报，二十三日有草鸟船八只在树苓湖外，经千总李瑞麟等出洋围捕，击沉匪船三只，溺毙不少，生擒匪犯林山一名，并捞获夷人盔帽一顶，鸟枪一杆。又据南路禀报，琅峤生番界外洋面有夷船六只停泊，均经该镇道分飭文武严密防堵各等语。臣等接阅之下，万分悬系。该逆之意存报复，总不能甘心于台湾，而天险人心两者可恃，是以屡经破获，乃凶心未死，复敢勾结草鸟匪船，往来肆扰，以致闽浙洋面时有报劫之案。盖草鸟依逆船为护符，逆船以草鸟为引导，比夷人之一望而知，尤须加意防范。飞飭该镇道慎愈加慎，无论有无夷船，数日一次禀报，以便随时具奏。计该镇道发禀之时，在三月二十四日，而五月初，该镇道折差过泉，乃四月三十日从台湾放洋。询据斯时，并无夷船，尚属可信。而该处孤悬海外，声息难通，复飭泉州府知府沈汝瀚，厦门同知顾教忠，各于到口商渔船只确询，该船何时在台放洋，何时收口，途中有无遇见。兹据禀报，回厦之纪进丰、金永顺、叶永成三船，于本年四月十七日到鹿港，于五月十五日出口，二十九日到厦，声称该处并无夷船驶入，途中亦没遇见逆夷船只等语。臣等拟俟续接台湾禀报，再行具奏。

兹于批折回，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谕：据怡良等奏，遵旨查明闽洋经遇夷船，开单呈览。据称自上年八月以来，节据各镇营禀报，夷船往来无定，其鼓浪屿夷船现有八只，且时有火轮船来往等语。逆夷诡诈异常，现又陷我江苏宝山、

提督阵亡。该逆狡狴披猖，深堪痛恨！闽洋时有夷船经过，鼓浪屿仍被占据，著怡良、刘鸿翱严密防范，毋稍松懈。嗣后夷船踪迹如何，有无增减，随时查明，迅速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欽此。臣等跪读之下，不胜痛心疾首，惟有谨遵圣谕，通飭沿海各文武实力严防，不敢稍有松懈。仍飭台湾镇道随时禀报，所有鼓浪屿夷船前日报止六只，时又驶来一只，现在实有七只，大约该逆夷留于闽洋之船总有十数号，或来或去，或隐或现。如将军澳、梅林澳、梅花所、南日等处，皆向来夷船寄泊之所，或潜泊大山之后，目力不及则无可稽查，是以此来彼往，若有一定期约，而设法探报毫无端倪，现在尚无动作。其南澳营所报南北之船，前已汇奏至五月十三日止。兹更查自五月十四日至六月十五日止，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所有台湾情形，鼓浪屿夷船及闽洋经过南北驶夷船只数，谨合词恭折，由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 清 单

谨查五月十四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据南澳、烽火门等营禀报南驶北驶夷船只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南澳镇报由西南驶往东北夷船只数：

五月十八日二桅夷船一只，五月二十三日准报。

五月十九日二桅夷船一只，五月二十四日准报。

五月二十九日二桅夷船一只，六月初五日准报。

六月初四日二桅夷船一只，六月初九日准报。

以上二桅夷船四只

南澳镇报由东北驶往西南夷船只数：

五月十五日三桅夷船一只，五月二十日准报。

五月二十日三桅夷船一只，五月二十五日准报。

五月二十五日二桅夷船一只，六月初一日准报。

六月初一日二桅夷船一只，六月初五日报。

六月初十日二桅夷船一只，六月十五日报。

以上三桅夷船二只二桅夷船三只。

烽火门营报由东南往北夷船只数：

四月二十四日二桅火轮船一只，五月二十三日准报。

以上二桅火轮船一只。

朱批：览。

### 六八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镇江失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镇江府城失守，恭折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照本月十四日，奴才将探查京口接仗情形附片驰奏在案。

奴才正深焦灼，十五日辰刻，参赞大臣齐慎、署江南提督刘允孝由京口折回丹阳，当即接晤。据称十四日卯刻，该逆骤由西北分路登岸，约有一万余人，当将我兵二千余名分队以待。逆夷亦分作数队，内有骑马红衣酋目，经把总周兆熊一炮击毙。嗣因夷人车推大炮上岸，齐慎督兵乘马直前，自卯至未，伤毙逆夷不计其数。逆夷复分数股攻城，西南两门见有火起，刘允孝带领湖北官兵，分往救应。该逆已于各路口排列大炮，前队官兵已多受伤，镇江府西南两门被夷攻破，刘允孝因天晚不能前进。至副都统海龄及城内文武，均不知下落等语。适常镇道周頊亦来谒见，禀诉情节，核与齐慎等所述大略相同。

伏思京口为江宁门户，今经失守，是江宁省城尤为吃紧，必应设法竭力保护，方期无虞。除督臣牛鉴、将军德珠布现在省城驻扎，其守御控制，自应计出万全，惟兵力较单，殊属可虑。现据参赞大臣飭令提臣刘允孝，将收集溃兵拣挑千名，管带驰赴江宁，听候督臣调拨，以资接济。该参赞大臣俟将溃兵收齐后，体察各路情形，

分往应援。再筹防江宁后路事宜及填塞内河支港要口，更当慎密妥办，以杜内犯。除新丰镇地方业经奴才派委署参将刘长清带兵扎营防守外。查丹阳县北二十里张官渡河口可通江路，又丹徒闸口直通越河，外达焦山，所有张官渡、丹徒闸二处，当飭常镇道周頊会同参将陈庆祥，督率各该县，用停运粮船装石沉水，填塞口门，旁钉木桩。并整棵大树插入水中，以臻坚固。此外支河汉港有无可通江路之处，仍飭该道查明，一律照办。惟江宁现在有无逆船驶到，并未接据督臣来信，及差探亦无确耗。今奴才驻扎丹阳一带，凡应行筹办之处，详慎办理，总期无误。至京口副都统海龄、知府祥麟并满、绿各营官兵下落，容奴才拣派委员，飭令前往详细查明，再行具奏。

所有镇江府城失守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八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英人攻围镇江势 甚不支齐慎已退至新丰镇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恭报逆夷攻围镇江府城，势甚不支，齐慎、刘允孝业已退至新丰镇地方，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五日申刻，据常镇道周頊禀报，本月十四日辰刻，逆夷万余众登岸，一面接仗，一面攻城。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臣刘允孝，早已排队预备，登时开炮，打伤六人，又打伤骑马头目一名，又打伤二人，逆夷受伤者甚多，已将奔败，复从后面兜围。官兵人数太少，恐受重伤，齐慎、刘允孝已退至去镇江府城四十五里之新丰镇地方。又称，该逆用大炮攻镇江北门不动，又用火箭射入城中，火光四起，城外一再放火。现在派拨京口之江西兵一千名，业已溃散，情形十分危急等语。

臣查该逆猖獗至此，是其专用全力，据长江之险，略地攻城，不



但江宁省城危在旦夕，当此人心震恐之余，而苏、浙、扬、淮亦有不支之势。由长江而至安庆府城，水程不过六、七百里，安徽亦将有风鹤之警。且连日以来，盐梟处处蠢动，放火肆抢，虽经查拿数起，不能禁止。伏求皇上睿谟乾断，迅赐保全之策，以绥疆土而拯民命。如逆船败至金陵，并恳圣恩，准臣设法暂事羁靡，以待援兵之至。

除再飞咨扬威将军，迅遣精兵一二千名赶紧来江，以顾根本重地外，臣谨会同江宁将军德珠布，合词缮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九〇、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调拨兵勇 密筹在浙进兵牵制在苏英船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调拨兵勇，密筹进剿，设法牵制逆夷，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六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奕经等奏查探逆船踪迹等因。钦此。本月十三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初七日奉上谕：奕经等奏，现在浙省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查逆船自五月以后，由闽、粤驶来，并招集各夷，陆续增添至八十余只之多。现在往北驶向江苏洋面及福山、焦山一带滋扰者，共有六十余只。其招宝山除仍停泊夷船二只外，山后时有大船火轮数只，忽来忽去，山上盘踞夷匪约有千名。其定海地方，由奴才等密派委员，连次潜往查探，叠据禀报：竹山门停泊夷船八只，衙头停泊十二只，懈脐港停泊二只。其前被沉没之火轮船一只，大桅尚露出水面，该逆每日驾船数只前往打捞，刻下尚未救起。外有漏坏船数只，停泊近岸，每日雇夫岸水。其间逆船八九只，余俱吕宋船只，闻系逆船纠结而来。定海城中亦多系此项外夷

代为守城等语。

查逆夷滋扰江省,虽现经两江总督牛鉴、参赞大臣齐慎等扼要防守,究恐路遥江阔,未能处处周密。况近日以来,已有船只窜入鹅鼻嘴、鬲山关,渐近焦山,并有直犯江宁省城之信。此时镇定船只较少,奴才等急思乘机进取,捣其巢穴。惟查梅墟及蜀山渡一带,为宁波、余姚要害地方,奴才等前曾派员前往钉桩筑坝,奈梅墟洋面宽至百丈以外,深不可测,且逼近招宝,逆夷仍时来窥伺,势难措手。其宁波迤西之蜀山渡,河面亦属宽深,惟陈山渡河身较窄,而亦宽有六十余丈,深六七丈不等,若钉桩抛石,估计经费非二千金不能完工,且潮汐起落不常,或恐难于坚实,反成虚糜,叠经委员复查无异,是以未经动工。

今拟乘机攻取,分起进兵,仰赖皇上天威,若能指日收复,自足张挞伐而快人心。特恐该逆既被我兵惊忧,即将大帮船只退回救援,而宁、镇一带实无险要可守,该逆若复乘虚窜入,不惟宁、镇仍被滋扰,即余姚、慈溪亦属可虞。奴才等再四筹商,现在逆夷势甚猖獗,其意竟欲窜入长江,阻截南北道路,必须设法牵制。此时浙洋逆船较少,诚如圣谕,正宜乘虚进剿,使彼不敢肆意鸱张。其宁、镇等处曾被逆夷蹂躏,较之大江内地,轻重究为悬殊。奴才等现派官兵守御侦探,若该逆果因我兵进攻定、镇,护其巢穴,连踪折回,复窜入内港,即宁郡难于固守。唯既萃聚一处,专力进攻,较之各省分兵守御各处,似为办理稍便,自未便因宁、镇一带无险可恃,虑及防御之难,任其在江省猖獗。

第浙省宁、镇之外,其余口岸亦复极多,均宜固守。除乍浦现在毋庸重兵防守外,所有三江、沥海及绍郡之曹江、上虞一带,在在须兵防御。而省城为根本重地,其海宁、尖山、七堡及嘉兴等处,尤宜重兵屯集,方免意外之虞。现在浙省调到客兵,连次拨赴江省,共计六千三百余名,所余九千余名,驻守省城并分防各隘,兵分力单,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兹复据江宁将军德珠布、两江总督牛鉴咨

称，再拨兵二三千名前往接应。并钞寄奏稿，亦有再行飞咨扬威将军遣兵来援等语。奴才等查江、浙地方，均系朝廷疆土，且唇齿相依，亦何敢稍分畛域，惟浙省现拟进剿，尚恐兵力不敷应用，其势实难再拨。

奴才等十分焦急，通盘筹画，浙省虽口岸烦（繁）多，处处须防，以刻下时势而论，尚不至如江省尤为危急吃紧。因于各要隘分防处所详细考核，惟查有谈仙岭一路逼近乍浦，前因乍浦失守，该处系陆路入省要道，拨兵三百余名在彼屯守，此时该处尚非最要地方，似可拨调，但为数较少，仍恐于江省防堵无益。复行会同商酌，拟将此项官兵就近拨归海宁州分派防御，即将现驻海宁州之寿春镇兵拨调五百名，札飭迅赴江苏，听应两江总督差遣以应急需。至谈仙岭亦未便任其空虚，奴才等现仍设法抽拨，俾资防守。此项赴苏官兵已系于无可抽调之中勉强拨出，统计拨赴江苏官兵已有六千八百余名，嗣后若江省再行咨拨官兵，实难再调。并请旨飭下该将军等，如江省夷船退出江面，所有由浙调苏官兵尚须酌量撤回，庶于浙省军务无误。

奴才等此时一面即从浙省进兵剿袭，牵制其后，或可少解江省之急。（朱批：已无及矣。）现已密派文武员弁，分向各路查看要隘沙线，严飭守御各官加意防守。一面飭令水师将官及郑鼎臣等，督率兵勇，预备火攻船只，相机暗进。并飭令带兵带勇各员弁，分起由陆路暗中前进，拣择距招宝山较近地方，妥为藏伏。但海上风潮无定，迟速难以预期，总俟风潮顺利，先由水路设法攻袭，陆路兵勇即乘势进攻招宝山，俾逆夷首尾不能相顾，或可破其巢穴。即使该逆大帮船只闻风退回，知镇关以内并无水师船只阻隔，又复进扰宁郡等处，奴才等亦当激励将士，合兵攻剿，以期聚而歼旃，万不敢坐失机宜，上虞圣怀。

所有调拨兵勇，密筹进剿，设法牵制逆夷缘由，（朱批：江宁地面已不可问，尚设法牵制耶？）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六九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六月初三日接准兵部咨开，具奏遵旨严议一折，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奉旨：奕经、文蔚、特依顺、刘韵珂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所有奕经前次赏戴双眼花翎，文蔚赏加头品顶带，并交部从优议叙，俱著撤销。特依顺前次从优议叙之处，著一并撤销。钦此钦遵。知照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愧感交萦，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

除浙江巡抚刘韵珂另折具奏外，伏思奴才等抵浙以来，寸功未建，前甫收复宁波，而乍浦旋即失守。奴才等即行奏请从重治罪，奉旨交部严议。嗣以尚未接到议处部咨，于四月二十九日钦奉谕旨：因定海烧毁夷船，续获胜仗，蒙恩赏还双眼花翎头品顶带，交部从优议叙。于五月初八日恭折叩谢天恩在案。兹准兵部将奴才等议以革职处分，实属咎所应得。荷蒙鸿慈高厚，仅予革职留任，沐圣恩之逾格，益感悚以难名。奴才等惟有勉竭血诚，和衷筹办，激励将士扫荡逆氛，仰纾宵旰忧勤，绥靖海疆之至意。

所有奴才等感激下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 六九二、著准怡良等奏请分别豁免缓征浙省 被英军滋扰各州县应纳粮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怡良等奏，浙省被逆夷滋扰各州县应纳粮赋，恳恩分别豁免缓征一折。浙江自逆夷滋扰以来，闾阎耕种不时，民力拮据，若令同时征纳钱粮，恐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请，所有定海县应完道光二十二年钱粮，鄞县、镇海县民欠二十一年地漕盐课正杂钱粮，及二十二年应征钱粮，余姚县民欠十九、二十、二十一等年地漕盐课正杂钱粮，均著准其豁免。慈溪县民欠二十一年地丁正杂钱粮，著准其缓至本年秋后起征，于来年奏销前全完。其民欠二十一年漕项各款及盐课，亦著于本年秋后起征，于各本案下届奏销前全完。奉化、象山二县民欠二十一年地丁正杂钱粮，本年奏销前未经征收之半，著准其缓至秋后起征，于来年奏销前全完。其民欠二十一年漕项各款及盐课，著于各本案奏销前征收一半，余俟奏销后起征，于下届奏销前全完。平湖、海盐二县民欠二十一年地丁正杂钱粮，著准其缓至本年五月麦熟后起征，于来年奏销前全完。其民欠二十一年漕项各款及盐课，亦著于麦熟后起征，于各本案下届奏销前全完。海宁州熟田民欠及嘉兴、秀水二县民欠二十一年地丁正杂钱粮，均著准其于本年奏销后，展限三个月征收，于八月底全完。其民欠二十一年漕项各款及盐课，亦著各本案奏销后，展限三个月征收全完。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无任吏胥舞弊，用示朕轸念民依至意。该部知道。

钦此。

### 六九三、著江宁将军德珠布两江总督牛鉴和衷 商办保全省城无虞之策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副都统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諭：

本日据德珠布、兴伦奏逆船聚泊焦山一折。又另片奏，现于乌龙山设伏，并用小船装载柴薪备攻等语。览奏均悉。逆船越过圖山关向东马头而来，在防官兵开炮轰击，当即退去，但恐大帮来犯京口，必应严加防御。该处有齐慎、刘允孝带兵协防，扬威将军拨兵往援，计已到彼，首尾互应，当不致再有疏虞。惟江宁省城为根本重地，士民闻风惊惶，在所不免。著牛鉴、德珠布协力同心，和衷商办，于万难之中力求保全之策。断不可稍形畏葸，株守省城，辄称人力难施，一筹莫展。至省城绅士不乏急公好义之人，即百姓亦岂无勇敢慕义者，惟在该将军总督激励众心，諭以大义，号召团练，以灭寇氛。其军粮一切所关匪细，断不容稍有缺乏。粮台现在苏州，已有旨諭令著英、程霏采等设法转输，源源接济。仍著牛鉴责成江宁、江苏两藩司妥速办理，不准稍形推诿。至火药铅斤、官兵粮饷为行军要需，岂容缺少。本日已有旨諭令程霖采速筹运济，并拣派精兵以为声援。至江宁地方，据称江面深阔，惟乌龙山狭窄，可以设伏，德珠布现派兵丁千余名安炮守御。著即并力防堵，所备柴薪船只倘能乘机纵火，焚烧逆船，该逆自必远遁，不敢深入，庶省城能保无虞，该将军之功甚伟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九四、著钦差大臣耆英接济应援京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德珠布奏称，逆船闯入鬲山关，被兵炮击退，现仍聚泊焦山，恐欲内犯江宁省城。已飭令牛鉴会同该将军等妥为防御矣。京口屯兵不厚，粮饷不敷，且有未经到齐之兵，情形颇为吃重。现经德珠布等派兵在乌龙山扼要处所并力防守，但恐逆船蜂聚，势或不支。该处粮草火药铅斤等件又觉不敷应用，耆英系钦差大臣，均应统辖，有不用命或贻误军情者，俱当据实严参。著耆英、程裔采即飭苏州藩司于粮台内将该二处各项需用之物，源源接济，勿令稍形缺乏。至苏州距京口稍远，恐兵力应援不及，亦应于入江口隘设法接应，使该逆有所牵制，惧截后路，当不敢肆行深入。种种布置，全在该大臣等悉心筹画，与京口等处联络一气，首尾相顾，切不可因距彼稍远，株守坐视，致失事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九五、著安徽巡抚程楙采派兵防堵并

#### 接济江宁火药粮饷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连日据牛鉴等报，逆夷船只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处，并声音欲犯江宁等语。大江泝流而上，即系安徽连界处所，逆夷大帮船只

虽未必能深入,其杉板小船尽可乘潮驶进,丞宜加意严防。程霖采此时自己派员带兵驰赴防堵,并将军火器械粮饷备带足数矣。现闻江宁告警,一切火药粮饷实不敷用。著程霖采赶紧宽为预备,运往接济,并挑派精兵赴援,毋少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九六、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晓谕盗船投诚杀英  
兵立功并剿抚兼施以靖地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署浙江巡抚卞、浙江提督段。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谕:

常恒昌奏,浙江洋面有盗船,在石浦地方登岸抢掠,玉环厅及太平县等处亦有盗匪滋扰,石浦凶焰尤甚。业经该提督段永福派员带兵驰往剿捕,并派舟师在洋截击,石浦、太平盗匪均经击退。玉环厅格毙盗匪一名,擒获一名。惟乐清县洋面,仍据报有盗船游奕等语。该省现在防夷吃紧,洋盗乘间窃发,剽掠商民,地方更形扰累。著卞士云、段永福,严飭各属文武员弁,协力剿捕,并派舟师出洋巡缉,毋令滋蔓。扬威将军暨参赞大臣虽系专办剿夷军务,惟盗船出没,与逆夷同一貽害地方,该将军等统辖重兵,驻扎该省,亦酌量情形,拨兵会捕。

前据牛鉴奏,吴淞口外有草鸟船二十余只,与夷船联帮等语。今据常恒昌奏,查草鸟船即系盗船,且以各处所禀计算,已在百只以外,此等犷悍之徒倘被逆夷勾结,转致增其羽翼。著即剴切晓谕,果能悔罪投诚,或责令随同官兵杀贼立功,即将夷船货物全数赏给,或将草鸟船及旧有器械一并呈缴,亦可赦其罪戾,予以自新。是在该将军等妥速筹画,剿抚兼施,以靖地方而弭后患。至该省命盗



各案，现均咨部展限，其拿获洋盗案件，仍著勒限一个月，讯取确供，核明情罪，即将法无可贷之犯，由该地方官就地正法梟示，以昭炯戒。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九七、参赞大臣齐慎奏报镇江失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逆夷全数进攻镇江，我兵奋力剿击，伤毙逆夷多名，因官兵寡不敌众，以致溃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月十四日寅刻，奴才会同海龄，将大帮夷船驶至京口，镇江危急情形具奏在案。奴才一面知会海龄严守城垣，一面照会提臣刘允孝整齐队伍，奴才亲率弁兵，驻扎城外，镇静以待。诩十四日卯刻，该逆骤由西北分路登岸，蜂拥前来，约有一万余人。奴才带领参将张富等，将四川、广西、江西官兵一千余名，由正西迎上前敌。并饬刘允孝带领湖北官兵一千名，相度扼要地势，相为犄角。该逆夷开放大炮火箭，先扑湖北官兵队伍，火焰烘空，势将不敌。奴才身先策马驰往接应，逆夷分作数队敌我官兵，中有骑马红衣夷目，带领夷众直来迎敌，把总周兆熊手点抬炮，将其击毙落马，夷众稍退。奴才饬令官兵齐声喊杀，一拥压下，枪炮齐施。复令刀矛手由左右抄截，喊声四震，伤毙逆夷约有三百余名。该逆夷随倒随进，势甚凶猛，并有车推大炮上岸，一字排列，连环施放。奴才乘马督战，适被炮子将马击倒，仍易马驰前，饬令官兵伏地避炮，起复前进，自卯至未，伤毙逆夷不计其数。

正在相持间，据探报：逆夷由间道往攻北门，连开大炮击城，并放火箭先烧城楼，城上旗兵并力堵击，未被攻破，贼分数股攻城，西南两门已有火起。奴才仍督兵与逆夷对击，复知会刘允孝带领湖

北官兵,分往救城。行至城西南隅,该逆夷已于各路口排列大炮,并伏汉奸到处烧房截杀,前队官兵已多受伤,天色将晚,提臣刘允孝断难前进。复据探报:镇江府城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城内城外房屋多已燃烧。副都统海龄督率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惟见四门已开,城内民人纷纷逃逸,并见城上跳下男妇无数,哭声震地。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

奴才听闻之下,椎心喷血,此时镇江府城已破,我兵自初八日与逆夷接仗,七、八昼夜未得稍息。抑且居民迁徙,粮米不济,无处买办,官兵半多枵腹,现已筋疲力竭。况为数止有二千数百名,若再督令救城,逆夷内外夹攻,势必全军复没。且恐其由陆路进至丹阳,前扑苏州,万分无奈,只得将官兵由僻径撤至越河口下,暂为屯扎,以阻逆夷内犯之路。又查得逆夷火轮船只开向江宁行驶,前已咨明督臣牛鉴,兹又会商提臣刘允孝,带领湖北官兵一千名,驰往预备防剿。奴才将所带官兵收齐,随后赶往江宁接应。常州、丹阳一带,现有广州将军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前来驻扎,善筹后路。惟奴才与提臣刘允孝身受皇上天恩,畀以统兵重任,不能击退逆夷,保全城池,咎无可辞。应请旨将奴才齐慎、臣刘允孝交部从重治罪。(朱批:汝二人非不勇往,奈贼众兵单,江西兵又怯懦不堪,为之奈何!)至府城文武官员现不知下落,并有此次伤亡官兵,容俟查明再行具奏。

所有逆夷全数攻破镇江府城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九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镇江失  
守城中官员不知下落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探报镇江府城失守,城中官员不知下落,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五日恭报逆夷登岸,一面接仗,一面攻城,并齐慎、刘允孝退兵至新丰镇地方缘由,业经奏明在案。兹于十六日午刻,又据常镇道禀报:该逆用大炮攻击,又用梯登城开门,释放百姓。径趋满营,惨杀弁兵,城中竟夜火光不绝。官兵之在新丰者,忽于三更惊起溃散,齐慎、刘允孝不知现在何处,副都统海龄、镇江府知府祥麟、丹徒县知县钱燕桂亦不知下落等语。臣查该逆蓄谋叵测,自吴淞至金、焦、瓜洲、仪征各要口,均用大船把守,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臣谨会同江京将军德珠布,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九九、步军统领恩桂等奏呈安庆府监生  
方熊飞筹备水战事宜禀文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恩桂、奴才善焘、奴才端华谨奏,为请旨事。

据安徽太湖县监生方熊飞以筹备水战事宜具禀,求为转奏等情。奴才等详加讯问,取具方熊飞亲供,系安徽安庆府太湖县监生,名方将,在京应顺天府乡试七次,壬辰科挑取誊录,现在前门外樱桃街租房居住。今因筹备水战事,求为代奏,所供是实等语。

查方熊飞以筹备水战事宜具禀,求为转奏等情,奴才等查阅禀内尚无违悖字句,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禀恭呈御览,伏候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附件一：步军统领衙门为询明方熊飞愿往何处  
海疆效力致圆明园汉军机处咨文**

步军统领衙门为片复事。

准军机处片称,本日贵衙门具奏。安徽监生方熊飞具禀,求为转奏等情。现奉谕旨,飭询该监生情愿往何处海疆效力,询明后务于十七日寅刻复送圆明园汉军机处。此系奉旨查询之件,万勿迟误等因前来。当即询问该监生方熊飞,复具亲供:生因现在江苏军务吃紧,且牛总督礼贤下士,必能言听计从,于事有济,生愿往江苏总督牛门下投效。但生系寒士,不能自备资斧,求为代奏,俾得驰驿而往,就沾恩了。所供是实等语。据此相应片复汉军机处可也。

须至咨者。右咨圆明园汉军机处。

**附件二：监生方熊飞为筹备水战事宜禀**

具禀监生方熊飞系安徽安庆府人,为筹备水战,扫除逆氛,仰恳代奏,上达天聪,以靖海疆,以安民生事。

我国家深仁厚泽,山陬海澨,安居乐业,属在臣庶宜何如感激也。嗟夷犯顺,荼毒生灵,其势虽横,其实不难破也。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与之水战耳。海口城市居民稠密,绵亘数里,防守弁兵丛集海岸。夷炮轰击,不必审准,发无不中,房屋倾颓,兵民伤毙,无胆者相率而逃,有勇者不免于死。是议者动谓,逆夷船坚炮利,其锋莫当。不知逆夷之炮固利,我军之炮何尝不利。但夷船在水,进退左右,四面皆能自如。我军只有退后一路,其余三面皆受其制。盖在岸者其势聚,聚则易于中;在水者其势散,散则难于中,此胜负所由分也。

夫边疆有警，则战场在陆，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我军若有战船散布水面，夷船不过三、四十只，其来必乘风涛之便，不能一时俱到。乘其大伙未至，才到数船，即放炮轰之，随来随剿，既可省力。即使大伙全至，而我军战船散布洋中，夷炮亦不能操必中之技。军炮与夷炮互相轰击，其中者不过偶值破一船而已。若我军利，则提向上风，压而击之，火弹、火箭、火罐皆可因风施为；不利则游奕趋避，沿海港汊随地可以寄碇，而夷船不能也。战船定例，两旁有木架高下两层，遇贼即用绵絮渔网浸海水挂之，贼炮虽猛，以柔制刚，以水克火，不能为害。夷船高大如山，体势笨重，非风不行。海上亦有数日无风者，昏夜暗令善水者数人伏其舵后，用斧锯断其系舵巨缆，舵必上仰而不得力，一遇风作，其船自覆，即不覆亦不能动。此时若用渔船，连环堆载火薪油硝，夜往焚之。渔船低小，夷炮不能下及，夷船底面虽有铜片包裹，而船上之蓬席绳索一烧，船亦坐困。此时再以战船逼之，殆如釜中之鱼，将焉逃哉。而且将士在船，四围皆水，不比在岸之一人先逃，众即相率而溃也。既绝逃生之念，自萌敢死之心，古人破釜沉舟，以作军气，亦此意也。当此之时，勇气百倍，何患攻之不力，战之无功。愚昧之见，各海口用战船数十只，雇渔人之素习风涛惯驶船舵者，以充水勇，在船训练，每船以百人为断，以武弁数员领之巡防海洋，自是有备无患之胜算也。

何也？各处沿海城市，如前此所失之虎门、厦门、定海、镇海诸处，以及后之失守等处，皆海港以内之地，非即海滨？其距海滨或百余里，如天津之距海滨百二十余里是也，至近亦有数十里，皆非海滨之夷炮所能及者。惟逆夷知无战船以袭其后，故敢直入内港，攻陷城池，抢夺无忌。若有战船散寄外洋，彼必不敢直入港内，而惧战船之截击港口，断其路之归矣，则港内地方何至有失守之虞。不但此也，凡有汉奸与逆夷通水米贩烟者，即以战船阻截，放炮击之，逆夷之粮食无从而给，烟土无从而卖，财物无从而掠，水战无从

而胜,计穷势蹙,坐而待毙矣。此一劳永逸之道,而议者概不及此。盖因承平日久,额设之战船例价甚轻,监造者不肯赔累,板薄钉稀,一遇风涛颠播,必至破坏,不堪适用。若得新造战船,每船必需万金,方能坚实,修造计百万金,恐耗经费,故隐忍不言。不思逆夷之患何时能休,军饷之需伊于胡底?以防守无益之费作造船练兵之资,当时之所费相当,后日之所省甚大。如曰造船必待时日之久,缓不及急,则一面修造战船,一面雇商船以应之,且雇大渔船以助之,可为一时权宜之计,至战船成则无虑矣。请以地势之所宜,酌为船数之多寡而详言之。奉天、天津、粤之虎门、闽之厦门皆最大海口也,各宜二十只;浙江之定海宜十五只,其乍浦宜十只以为策应;江苏之崇明宜十五只,其上海宜十只以为策应;福建之福州、山东之登州二处,海口最狭,防守犹易,各宜十只。凡十处共船百五十只,无事各巡海口,一有警报,福州、厦门相近,可以互援,江苏、浙江可以互调赴援,山东、天津、奉天亦可以互调赴援。外洋乘风乘潮行船,瞬息千里,应敌者相与暂阻于前,赴敌者不难随蹴于后,我军前后夹攻,逆夷腹背受敌,将见守无不坚者,此船战无不胜者,亦此船是在水之百五十战船,远强于在岸之数十万雄兵,尚何逆夷之足云。

况战船一造即操必胜之权,有明征矣。无论前此李提督之以三十只船,破粤东艇贼三百余船,又破台湾巨盗蔡牵八百余船,及姚总督之破郑芝龙,皆以船灭贼,以少胜多。即如本年台湾之破逆夷,一战则一胜,再战则再胜,何莫非战船之力。又况逆夷闻修战船,谅必心惊胆丧,不俯首来降,即望风而溃,不战而自遁矣,岂非事之至美策之最上者哉!战船之修宜及此时。诗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其是之谓乎?迨夷匪荡平,即以此船巡洋缉盗,武备张而不弛,遐方畏而胥怀,长治久安在此一举。

生草茅冒昧,不谙体例,罔识忌讳,同仇念切,愿献刍蕘。倘水战事行,水师委任,敢效微躯。伏祈代奏,上达天聪。如蒙俞允,请旨

飭交沿海各省督抚提镇施行，上纾圣主宵旰之勤，下全海宇民生之命。是否有当，恭候天裁。不胜战慄惶恐之至。谨恳代奏。

### 七〇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并力守住京口 并堵截英人后路出奇制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署江南提督刘、京口副都统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齐慎、海龄奏，夷船驶至京口开炮攻扑，我兵连日接仗，奋力堵击。又据耆英奏，驰往应援各一折。览奏均悉。此次逆夷连日攻扑口岸，经齐慎等奋勇击退，可嘉之至！齐慎、刘允孝久历戎行，忠勇素著，海龄亦能协同出力，朕心欣慰，惟盼迅奏肤功，即膺懋赏。所有出力之满州、绿营弁兵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逆夷经此惩创，必纠约大帮前来，并力攻扑，著齐慎、刘允孝、海龄等一面防守城垣，一面督率兵丁在口岸拒敌。倘兵力单薄，本日已谕牛鉴，于江西兵丁内，酌量何处紧急即留何处应援。现在刘允孝带兵驻扎，奕经所派官兵亦陆续前来，耆英、齐慎等惟当筹画万全，分布要隘，以资防御。京口为镇江各路咽喉，如能并力守住，该逆自不敢深入。耆英到京口时，或该逆业已内犯，即著堵截后路，勿令退出，当可制其死命。即令夷船大帮前来，兵力难支，偶有小挫，亦当于万难之中力求补救之策，激励士心，勉图后举。或分兵择要设伏，出奇制胜，或以苇船装载引火各物，遣赴焦山一带，焚其后路船只，俾逆夷有所牵制，首尾不能相顾。齐慎、刘允孝素谙兵法，虚虚实实，谋勇兼施，谅不肯以数千官兵，排列江口作为孤注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〇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等相机应变酌量  
防御并晓谕居民坚壁清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齐慎等奏，逆夷攻扑京口，我兵连日接仗，奋力堵击情形一折。已谕令该参赞大臣等相机竭力防剿矣。惟是京口兵力单薄，现在逆势方张，必得添兵接应。李锜所带江西兵二千名已留一千名在京口防剿，其余一千名，著酌量江宁、京口何处紧急，即留何处防剿。其尤渤带领兵丁是否必须在松江一带防堵，抑或堪以调往京口应援之处，著牛鉴等酌量情形办理。至江北瓜洲口岸，前已谕令麟庆带兵防守，仍恐兵力不敷，徐州官兵除业经征调外，是否尚敷调拨，足备江北防御之用，亦著牛鉴妥为筹画，飞咨麟庆办理，以资应援。现在逆船已直抵金山江面，京口、瓜洲最为吃重，该二处向有大号红船，并停泊江船亦复不少，能否召募雇作师船，或在江心拦阻，或抄前袭后，出奇制胜，方能杜其深入之谋，是在该大臣等相机应变，迅奏肤功。

又据程霏采奏，江阴海口有逆船勒令渔船代递夷书，向民间索买鸡鸭猪牛等物等语。著该督抚等晓谕沿海居民，逆夷所需食物，始则用价购买，继则肆行抢掠，所过之处皆然，万勿贪其小利，致受滋扰。务于夷船未到之先，预将一切牲畜设法隐藏，庶不致转资寇粮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〇二、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防堵扬州  
淮安一带俾运道畅通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齐慎等奏，逆船驶至京口，连日接仗情形一折。京口为大江锁钥，该逆分踪肆扰，并有大批兵船随后继进。若逆船由瓜洲进口，直趋扬州、淮安一带，则处处防范宜严。前已有旨谕令该河督设法堵御。倘兵力尚单，或就近酌调徐州兵丁以资策应，或于隐蔽之处潜设伏兵，俟逆船驶入，纵火焚烧，再以精兵截其归路，当可得手。该河督办理河工，于军务虽非专管，但际此逆夷猖獗之时，自当协力同心，不分畛域。倘能相机妥办，俾运道无阻塞之虞，而扬州一郡得获安全，是该河督之功甚伟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〇三、扬威将军奕经奏为江省求援因  
浙省兵力不足未敢带兵前往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接据两江总督移咨，奴才带兵驰赴江省救援，请旨遵行，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叠次接奉谕旨，如逆夷有可乘之隙，即行相机进剿，牵制后路，遵即将调拨兵勇预备前进，设法牵制逆夷，并勉强续行拨兵赴苏接应各缘由，于六月十五日由驿具奏在案。兹于六月十六日，复准两江总督牛鉴钞寄折稿，并咨行奴才率带防浙官兵，迅赴

江宁救援等语。伏查逆夷大小船五十余只,现在驶近金山,堵截瓜洲、镇江各口,已距江宁省城不远,溯流而上,瞬息可到。奴才十分愤懑焦急!况江、浙均为国家疆土,唇齿相依,尤为不敢膜视。但浙省定镇一带尚泊有逆船二十余只,占据定海、招宝两处,奴才遵旨已札飭前路管带兵勇各员弁,陆续于暗中调拨前进,预备有隙可乘,即相机攻剿。浙江省城与江宁省城同为根本重地,除前后奉旨奏明,陆续拨往江省官兵,共计有六千八百名外,现在分驻浙江省城及各海口地方,通计征兵八千八百余名,兵力并不十分充裕,均经奴才指示安插,昼夜防守,不敢再行调动。目下江省情形固甚为紧急,而浙省防剿亦不容稍缓。奴才实不敢仅据江督来咨,率行带兵前往,为此据实奏明,伏候谕旨遵行。(朱批:两省将军督抚筹办逆夷将及一载,自问有何功效?迨成今日之势,尚自从容候旨遵行,朕忿懑而外,有何堪谕?自恨无知人之明也。)

所有江督移咨,奴才带兵驰赴江省救援,候旨遵行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前已有旨。钦此。

#### 七〇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江宁情形吃重 现将藩库银两移贮安徽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裔采跪奏,为逆船逼近京口,江宁情形吃紧,现将藩库银两暂行移贮安徽藩库,以昭慎重,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据署江宁布政使黄恩形禀称,司库正杂各款,现有存银九十余万两,遇有动用,应即随时放给,不能缺误。惟刻下逆船逼近京口,江宁情形十分吃紧,库贮不能不早为筹计,请将库项并寄贮军需银两酌留二十万两,以供江省支用,并将秋季兵饷预行动放。其

余银两暂行移贮安徽藩库，如有江北应领要款，即飭前赴安省关支等情，稟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该署司所议系为慎重库项起见，自应照办。现已飭司遴委文员，并由营酌派武职赴司领银，协同小心管解，前赴安徽藩库交收。一面移行经过各处，一体派员接护，催趲前进，以免疏虞。

除咨明户部暨安徽抚臣查照外，谨合词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只可如是。钦此。

### 七〇五、江苏巡抚程霭采奏报镇江失守京口副都统遇害及现筹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逆夷益肆披猖，京口副都统遇害，镇江府城失守，恭折由驿驰奏，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船四只于初十日驶至京口江面，在后大帮夷船亦陆续驶进焦山口门，并将瓜洲江口用船封固，业经臣于十三日恭折由驿驰奏在案。兹据常镇道周项等稟称，十三日，逆夷将船只排列江边，约有七、八十号。十四日辰刻，夷匪自江口登岸，直趋城边，先用大炮轰击，又用云梯越进北门。我兵上前接仗，因势力不敌，纷纷溃散。京口副都统海龄在城内抵御不住，当时遇害。镇江府城即已失守，府县不知下落。参赞齐慎、署提督刘允孝退至新丰镇，该道保护粮台退守丹阳。适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镇江城守营参将陈庆祥自江阴赶到，随将沿河要隘，会督地方官堵塞，设兵防守各等情。

臣接阅之余，忿恨交集！该逆闯入江南洋面，先已攻陷二城，

兹驶入大江，镇郡又已失守，此等猖獗情形，较之在闽、浙时更不相同。现在南北咽喉已经梗阻，倘再乘风西上，则江宁旦夕可危矣。督臣牛鉴所调由浙赴苏之江西官兵一千名，虽已由九江镇李筠管带前往，兵力尚形单薄，且江面阻隔，炮位亦未解到。署提臣刘允孝所带湖北兵丁，先经牛鉴奏明驰赴江宁。嗣道出瓜洲，因京口地方吃紧，经参赞大臣齐慎奏明，暂行截留防守。今镇江既已失陷，江宁势甚危迫，臣现已咨商刘允孝，即将所带官兵刻日驰赴江宁驻扎，以备不虞。

至镇郡滨临徒阳运河，水势浅窄，该逆大船断难深入，而丹阳壤接镇江，倘不加意备防，则杉板小船亦恐内犯。臣复咨商参赞大臣齐慎，将所带四川、广西官兵，在于丹阳以西地方择要屯扎，既防该逆四窜，并可安抚难民。其江阴之鹅鼻嘴地方尚有夷船数只寄泊，徐州镇臣王志元所带官兵七百名，已调赴江宁省城协守，诚恐该逆乘虚闯入，则县城尤属可虞。该县相距无锡只数十里之遥，无锡更与苏州切近，万一江阴有警，苏城更觉动摇。正在万分焦急间，适扬威将军派拨之广西兵丁四百五十名行抵苏省，并有先到苏州之广西兵二百五十名，均属骁健。是以臣复行咨商钦差大臣耆英，统带该官兵等，在于适中之无锡县皋桥地方堵御。则东可以顾苏州，北可以顾江阴，即西至常州、丹阳一带，亦均可为声援。

抑臣更有请者，仪征县上接江宁，下连扬、镇，本为捆盐之地，梟徒出没无常，自逆夷驶入京江，臣深恐其乘机窃发，即经谆饬该府县，择其健壮可用者，募充乡勇，按日给发口粮。虽于保卫地方未必全能得力，而口食有赖，或不致勾串夷匪，另滋事端。兹闻夷船停泊老河影地方，该梟徒等已渐形蠢动，（朱批：实系心腹之患。）则团练之举是否有济，尚不可知？容俟再行体察情形，妥为筹办。前次调防海口之奇兵营兵一百四十名，现已撤回该县地方防堵，并为弹压梟徒之用。惟扬州相距瓜口匪遥，鹺贾税关洵为江省菁华之地，且运库钱粮不少，万一该逆分踪窜入，关系尤非浅鲜。前因

漕、河两标兵丁均多派防海隅，未能分拨，嗣逆夷堵截瓜口，閭阎倍觉惊惶。河臣麟庆于无可调拨之中，酌派河中营兵五十名，河右营兵五十名，飭令将弁管带，驰往守卫。第该郡文职，除运司知府外，别无大员驻扎，现在情形十分吃重，臣在苏城亦万难分身，已飞咨河臣麟庆，酌带弁兵，移驻该郡城内，以壮声势而定民心。相应奏明请旨敕下麟庆，即日前往扬州，实于地方有裨。

臣猥以庸材，谬膺重寄，前此上、宝被陷，负疚滋深。乃蒙逾格矜全，尚不遽予治罪，抚躬循省，感悚难名。兹又失守郡城，愧恨无地，惟有仰恳天恩，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为叠失郡县者戒。所有伤亡弁兵以及文武各员实在下落及仓库监狱疏失情形，容俟查明另行奏报，合将镇江府城失守，京口副都统遇害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〇六、著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暂留江苏协守 并将浙省饷银暂借江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署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

程霁采奏，夷船闯过闾山关，江宁情形危急一折。据奏扬郡兵力单薄，已飭两淮运司督同扬州府等，劝谕绅商团练乡勇。又于苏州拿获抢犯多名，将首犯即时处斩，民心借以安定。所办甚好。所奏吴淞停泊夷船既未远徙，刘河等处亦有番舶往来，恐其再入黄浦，复犯松江，请飭耆英仍留苏州等语。前据耆英奏，驰往京口应援。当经降旨准行。京口地方现关紧要，耆英毋庸折回苏州。伊里布前已有旨飭回浙江本任。现在耆英已赴京口，伊里布著暂留于江苏，与程霁采协同防守。如已启行，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

另片奏,江省待用孔亟,已飭江宁藩司,将寄贮之浙江饷银暂行借用,仍俟本省商捐解到,由苏库拨还。并牛鉴在常州府寄贮浙江军需内,提银二十万两解赴江宁,又提银四万两,分贮镇江、江阴两处。览奏均悉。即著照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〇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会商妥办 竭力守御江宁省城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副都统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

牛鉴奏,逆船闯过京口,省城情形危急一折。逆夷船只已乘大汛越过鬲山关,现复由京口扬帆上驶,欲至江宁。该督因其来甚猝,省城兵力单薄,商同婴城固守。著德珠布、兴伦会同该督,竭力守御,毋稍疏虞。该省城虽高厚,万一该逆以小船拢岸,扒城而入,尤应严密防范。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别派兵拒守,并著相视拢岸处所,驾巨炮于城上向击,著该将军等会商妥办。奕经现已有旨,谕令带领将弁,星速赴援,保卫省垣。并谕齐慎、刘允孝酌量一人,带兵赴省协防。江南提督准仍以尤渤暂署。所请将聚宝、通济两门留放米商,并任听居民搬运出城等语。俱著照所议妥办。该督务须遴委妥干员弁,严密稽查弹压,米石一经截卸,即赶紧催令米贩出城,毋使奸匪得以混迹,借端滋扰,是为至要。

又另片所奏情形,已密谕钦差大臣耆英相机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〇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拨兵应援江宁并查 奏京口英船大小及装备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湖北提督刘、京口副都统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

牛鉴奏，逆船闯过京口，江宁情形危急一折。江宁为省垣重地，防守最关紧要，现在逆船已乘大汛越过鬲山关，直至京口，瞬息可达江宁，该处仅有满洲营及督标兵四千余名，不足以资堵御。著耆英等迅拨精兵，于齐慎、刘允孝二人内，酌量一人统带，前往应援，或由水道，或由陆路，著即相度情形，径行驰赴，总以行程妥速为要。至京口地方防守亦属吃紧，仍著该大臣等激励将士，竭力堵御。如逆船扬帆竟过，有可从后截击之处，务须设法赶办，俾有牵制，毋得坐失事机。再夷船至京口者大小若何，其吃水深浅若何？是否止系杉板及火轮船，抑另有安设大炮之兵船？其兵船大者几桅长约若干丈，安枪约若干门？并著确切侦探，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处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〇九、著扬威将军奕经带兵驰赴江宁应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因逆夷欲由大江内犯镇江、扬州、江宁，特谕奕经派兵前往京口应援，并设法截其后路，自己遵旨办理矣。本日据牛鉴奏，逆船闯过京口，江宁省城十分危急等语。浙江防堵事宜固属紧要，现有文蔚、特依顺、段永福等在彼，足资防守。江宁情形吃重，著奕经

即速带领得力将弁兵勇,星夜驰往江宁应援,会同德珠布、牛鉴办理防堵。务当悉心筹画,保卫省垣,毋稍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〇、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严防江北 勿使运道文报稍有阻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奏,逆船闯过京口,瞬息可到江宁,现为竭力防守一折。江宁为省会重地,牛鉴现在彼专办防堵,江北一带势难兼顾。著责成麟庆加意严防,毋使逆船窜入,致运道文报稍有阻碍。且江北向有盐枭出没,当此逆夷肆扰之际,恐其乘机窃发,骚扰地方,或潜投逆党,反为所用,不可不力加防范。著麟庆严密稽查,毋致别酿事端,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一、著将捐资助饷之武生庞联奎 赏戴蓝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等奏,武生捐资助饷,恳请鼓励等语。议叙外委千总职衔武生庞联奎,首先雇募义勇,捐制炮车,又捐钱三千串备充军饷,实属急公好义。著加恩赏戴蓝翎,以示鼓励。该部知道。

钦此。



## 七一二、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奏报 筹度江省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原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吕贤基跪奏,为筹度江南省城防堵情形,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臣闻暎夷滋扰江苏,曾用小船向扬州、镇江、江宁等处测水深浅。今且沿江游奕,则窥伺省城之意显然,自不可不预为防堵。查沿江一带多有护沙横亘,暎夷大船必不敢闯入,惟闻暎夷借吕宋浅水船,较杉板更为轻驶,不妨搁浅,此须设法防备者也。

大江以北瓜洲口业已驻兵防守,若江浦之浦口城,下临大江,其最高处有中敌台,俯瞰省城十三门,形势了如指掌,尤为紧要之处,不可不严为防守。此外如六合县之断腰地方,亦宜伏兵邀击。又扬子江之南有小河口,在句容县界,其河通龙潭、栖霞二处,河身甚窄,两岸多芦苇,可以伏兵,且龙潭以岭为关,可称扼塞。由是陆行至麒麟门、朝阳门,一路支岭重叠,门以内为驻防城,即以驻防兵守之,要惟严守龙潭,而贼无由入省城之东门矣。屯兵栖霞,而贼无由入省城之北门矣。城之北门曰太平,迤西曰神策,若夷船溯江西上,由黄天荡而来,则观音门、燕子矶极为险要,当驻兵以备攻击。而最吃紧者莫如仪凤、金川二门,其次莫如定淮、清凉二门,仪凤门在龙江关上,金川门在其东,今门已闭塞,而城头仍宜防守也。定淮门外有蚶陂矶,驻兵守之,可以截溯河南上之路。城西南曰三山门,俗谓之水西门,下有水关,通秦淮。其外城为江东门,自赛工桥至江东门,达北河口,然后至大江,则北河口宜守以精兵,而江东桥及赛工桥亦宜分兵堵御。

查逆夷迭扰海疆,皆以虚声惊走居民,使我兵畏怯,然后乘机深入。为今之计,总以固结民心为第一要著,乃臣闻扬州、镇江一

带地方,盐泉啸聚,劫案叠出,调到青州兵亦多借端滋扰,以致居民纷纷逃避。若使省城重地,百姓闻风迁徙,反足以壮逆夷猖獗之胆,而开土匪抢掠之门,是在地方官严切晓谕,妥为安抚,方足以固众志成城而无意外之虞。若借口于兵饷不足,器械不备,坐视夷船游奕,深入内地,莫展一筹,则地方文武员弁几成虚设,言之可为寒心。相应请旨飭下督抚将军,相度形势,扼险固守,申明军令,约束客兵,严饬州县,重治土匪。则民心安靖而战守皆有可恃矣。

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 七一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筹防 江北河道以杜英船窜扰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跪奏,为遵旨筹防江北河道,以杜夷船内窜情形,先行恭折由驿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上传:现在逆夷猖獗,有由扬子江直犯江宁之谣等因。钦此。伏查南河以瓜洲江口为门户,而自海入江,以江阴县鹅鼻嘴为要隘,臣于初七日奉到谕旨,飭令会商防守。遵即移咨商办。适常镇道禀:逆夷船只已于初四日驶过该处。旋据扬州府江都县等禀称:夷船已过圃山,逼近瓜洲,经运司飭将减运粮船,用竹篓麻袋实以土石,在内河扼要之三汉河,沉船填塞,特扬州存兵甚少,请即添调协防等因。臣以事关紧急,商之漕臣,各抽拨兵百名往援奏明在案。旋接督臣咨称:运库有银一百三十万两,请代收存,随经委员解到。臣即飭分贮河库及淮安府库,并截留前调右营兵五十名防守,以昭慎重。随选弁改装,密赴江口一带侦探情形。兹据禀:查得瓜洲城内居民迁徙一空,其大小两口各有三桅夷船停泊,江面有三板夷船游奕。十一日,见有火轮船二只驶向西南上游而去。当至三汉河查看沉船

处所，有江都县知县彭以竺、库大使宋佩紘在工督办，船已凿沉，两头筑坝，中留小口，可通船以便商旅等语。

臣因逆夷猖獗，不可不设法守御，而其法诚如圣谕，以纵火为要。是以先曾密派河营参将吕邦治驰赴下游，会同署江防同知雷体乾，察看通江港汊情形，测探水势深浅，或设法堵塞，或扼要埋伏。如有杉板船闯进内河，即就近用存工料垛，分装小船，乘夜火攻。又选派外南营守备黄佩采办木植，以备扎筏纵火及签桩栏截等用。兹又派三江营守备安振业驰往扬城，收买竹头木屑，杂用柴草，倘遇火轮船到，赶就河势湾曲之处，顺流放下，以滞其轮。此外尚思有泄水阻浅一法，已飭吕邦治亲赴扬河厅属，将两岸涵洞闸坝全启，随赴扬粮厅，本拟尽放归江去路，适值江水陡长丈余，须防内灌，先放壁虎桥等四处，飭再查看江潮长落酌办。又高邮四坝，泄水入海，最为便捷，特下河早稻尚未收获，一经启放，有碍民生，仍飭暂缓。如果夷船敢入内河，赶即启坝，使河水陡落以胶其舟。即派该参将会同淮扬道，权其轻重，相机酌办。

惟是扬州居民闻夷船入江，纷纷迁徙，北来清江户口日增，米粮日贵，深虑宵小窃发。是以赶将河营上两年所困河兵选调来浦，派中军副将秦攀萼会同淮扬、淮海二道，督率操练，借壮声威而资弹压。今奉谕旨严飭防堵，臣受恩深重，益当竭力筹办。惟江北兵单，人心惟怯，清江浦为水陆咽喉，五方杂处，并无城垣，且有河库，今更添运库移贮银两，深虑慢藏。又时届大汛，河湖长水，修防吃紧，臣刻不可离。至扬州为财赋之区，声名夙著，逆夷必定垂涎，防守匪易。查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平日办事认真，商民爱戴，现在运库银两已移，且泰坝停运，仪征停捆，盐务事简，所有扬州府防堵事宜，应请旨责成但明伦督办。其高邮一带为北来要津，四坝均在境内，且距该管盐城县射阳湖海口不远，应责成淮扬道恩龄专驻接防。其黄河、灌河等海口及海州、青口、莺游门等处，本系淮海道所辖，设有夷警，应责成淮海道赵廷熙驰往督防。臣居中策应，务期

协力同心,筹画万全,不留罅隙,仰副圣主委任之至意。

独是前因京口文报不通,地方官详请改途仪征,今又不通者三日,自系沿江均有夷船游奕之故。现在督臣牛鉴已回江宁,闻提臣刘允孝亦带兵赶往。京口有参赞臣齐慎驻扎,自可无虞。特夷船不退,南北隔绝,运道民生盐务河工所关均非浅鲜。查由江入河一路系扬州、河标、漕标、淮安等四营地方,额兵本少,又经上海等处屡次调防二千余名,更形单薄。现在留防苏州地方自应移咨调回,无如大江不通,一时难到。而附近之徐州镇兵亦多调防,江南狼山镇兵兼辖江海,河标之庙湾、佃湖,漕标之盐城、海州、东海等营,各有海口,不容轻调。并现在江北,全力言守尚难,而夷船在江,势不能不厚集兵力设法守御,似应先事预备。合无仰恳天恩,在江南连界之山东、河南营分,酌调一二千名,多携抬炮,拣派千员,管带来浦,再行进驻扬州,相机办理,庶于大局有裨。倘夷船败退,立即奏请停止,以节经费。

所有遵旨筹防情形,谨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再臣原奉寄件系六百里加紧,事关军务,是以由五百里复奏,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请将清江官 绅捐输银两作为军需团练之用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朱折)

再,钦奉谕旨,如兵力稍单,赶紧团练水勇等因。仰见圣虑周详,垂慈体恤,曷胜钦服。惟查熟悉水性之渔丁蛋户多住海滨,清江相距稍远,若招募乡勇,又大半系溃散之余,其气已馁,战守均不足恃,且易聚难散,徒滋糜费。是以臣遵因团练水勇之谕,仍拟用旧练河兵,特以伏汛责重修防,只可选调四百名,(朱批:何益之有。)

各有原伍约束较易。独是上两年团练饭食器械等用，均系臣与道厅捐办，今既调集清江，计每日饭钱等项需用数百串，现在雇船采木，置备军火，在在均需经费，力实不逮。

查清江官绅曾有捐输海疆银八万三千三百两，现贮河库，经臣于本月十一日奏明，并声请听候部拨各在案。如蒙赏收，合无仰恳天恩，先将此项作为此间军需团练之用，由臣核实经理，事竣仍归江苏省局稽核，汇总报销。

理合附片陈请，伏乞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即有旨。

### 七一五、著周天爵赴江苏交耆英等委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周天爵著赏给四品顶带，以知府候补，迅赴江苏，交耆英、牛鉴差遣委用。

钦此。

### 七一六、著扬威将军奕经即速带兵 驰赴江苏吃重之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昨因逆船闯过京口，江宁省城危急，有旨谕令奕经驰往应援。本日据德珠布奏，逆夷猖獗，大帮船只已将瓜洲口门封堵，京口、江宁现俱危急，并有夷船驶进仪征口，扬州亦甚可危。又据齐慎等奏，夷船五十六只由京口至瓜洲一字排列，并于金山插有红旗各等语。逆夷闯入大江，势甚猖獗，江宁、镇江、扬州一带防堵均十分紧

急。著奕经迅即带领得力将弁兵勇，星夜驰往该省，度量情形缓急，如江南吃重，即驰往江南，江北吃重，即驰往江北，该将军务当接奉谕旨，即速启行，毋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七、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奋勇堵截英人上岸 攻扑并会商保全京口之策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湖北提督刘、京口副都统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据齐慎奏，夷船驶至京口江面，镇江情形危急一折。逆船由甘露寺至金山、银山直达瓜洲河口排列，意欲上岸攻扑。经齐慎等于城外整兵静待，相机剿击。倘该逆敢豕突而来，该大臣等务须激励将士，奋勇堵截，于危急之中力图保全之策。现在耆英驰赴京口，计已可到，著即会同妥为商办，毋致稍有疏虞。本日据御史吕贤基奏筹度防堵情形一折。著一并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八、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仍遵前 旨竭力守御江宁省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德珠布奏，逆船大帮已将瓜洲口门封堵，江宁省城危急等语。昨据牛鉴奏到，已有旨谕令奕经带领将弁，星速赴援。并谕齐慎、

刘允孝酌量一人带兵，赴省协防。该将军等仍遵前旨，会商妥办，务须激励将士，竭力守御，毋稍疏虞。御史吕贤基所陈防堵情形一折，并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九、著钦差大臣耆英访察常镇 道周頊所禀镇江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德珠布将常镇道周頊原禀钞录呈览。内称镇江于初八日闭城，城上开放枪炮，击杀平民，指为汉奸。又在城内搜索汉奸，每日约杀十余人，颇有冤枉，以致城内汉人近城傍晚不得行走。府库银两为都统所据，该府系其姻亲，一切附和妄行等语。耆英此时当已行抵镇江，著将原禀摘录，发给阅看。一面详悉（细）访查，一面安抚军民，毋致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守旨寄信前来。

### 七二〇、参赞大臣齐慎奏报在丹 阳以西择要屯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奴才带领官兵将赴江宁，接准江苏抚臣程霁采咨商，在于丹阳以西择要屯防，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六日将逆夷攻破镇江府城缘由具奏在案。奴才旋即整顿官兵，晓以大义，人心思奋。先令提臣刘允孝带领湖北官

兵，于十六日先赴江宁，预备防剿。奴才齐慎拟于十八日起程前进。适准江苏抚臣程霁采来咨，逆夷益肆披猖，京口副都统海龄被害，镇江府城失守。现在江苏地方处处吃紧，而丹阳壤接镇江，尤当防其内犯。一面具奏，一面咨会奴才齐慎，将所带四川、广西官兵，在于丹阳以西择要屯扎。奴才准咨之下，即将四川、广西兵七百名并督臣牛鉴原拨江西兵一千名，在丹阳一带察看地势，拣择扼要处所驻扎，奋力防堵。

所有奴才暂驻丹阳以西，带兵防剿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二一、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此次 打仗及地方实在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再，奴才齐慎以武生由嘉庆年间剿捕教匪，洊至提督，身历戎行四十余载，查看此次贼势猖獗，迥非昔比。奴才亲身督战，自卯至未，伤毙逆夷不少，至未正，顾盼左右，已止有十余人，其余官兵多由僻径逃走，奴才疾声呼回，整队再战。詎知逆夷四面开放大炮火箭，烟氛迷空，队伍冲散，即照军法亦不胜诛。京口旗兵婴城固守，逆夷入城，将旗兵男妇搜杀，所有居民多令出城，心存叵测，不胜愤恨！兼以地方官鲜有殚竭心力者，如常镇道周项，于奴才初到京口谒见一次，随即托词不知何往，以致镇城内外居民惊惶。奴才招募义勇，无人应命，纵有大炮，需用人夫抬运，地方官先已逃避，呼应不灵。抑且官兵粮米，粮台委员只能折给银两，居民迁徙，无从买食，我兵多半枵腹临敌。惟奴才身受天恩深重，不能迅速灭寇，愧愤无地！伏恳圣恩垂听，多为挑派劲旅，救援江省。更将东三省骁勇马队预先拣调在天津一带驻扎，如该逆舍舟登陆，我兵潜



伏，俟其挨近，突出截杀，可望全胜。

奴才披肝沥胆，只知鞠躬尽瘁，剿灭逆夷，别无良谋。谨将打仗以及现在一切实在情形，附片密奏，伏乞圣鉴。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七二二、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派员踏勘  
天津至通州地势并绘图贴说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朱折）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跪奏，为委员踏勘天津至通州一带地方足以驻兵处所，遵上绘图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月初十日，将接奉廷寄，密派委员前赴天津至通州一带踏勘地势缘由，附片奏闻在案。兹据委员乾清门侍卫托精阿、中军副将闵正凤、知府张起鹑，将沿路详细履勘情形，绘图禀复前来。臣等详加考核，缘天津至通州陆路，计程一百九十四里，水路较为曲折，计程三百余里，必需水陆交会扼要之区，方足以资控制。查有天津城北四十七里之老米店，通州城南三十九里之石槽两处，均属地面宽旷，水草丰足，堪以扎营。惟该二处相距一百零八里，仍恐声势未能联络。又勘得适中之蒙村店，亦系扼要处所，地势较高，前有沙冈一道，长三里，宽半里，周围尤多树木，堪以设伏，以备临时择用。惟现在天津郡城内外，商民人等因海滨地险，足恃防堵，处处谨严，马步兵丁统计不下两万人，兵力既厚，声势亦联，是以民气恬熙，闾阎安堵。查现勘之老米店等处地方，距京皆在二百里以内，相度既定，一有逆船北驶消息，可以朝发夕至，断无鞭长莫及之虞。目前应请暂缓扎营，以安人心而节糜费。

所有臣等派员踏勘地方缘由，谨绘图贴说，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候旨行。

### 七二三、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查阅 大沽等海口炮台设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查阅海口炮台防堵严密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会同筹议防剿事务，已将安兵接应，择要设伏，布置马队，以及传签会哨各事宜，历经具奏在案。兹于本月十三日，臣等同往海口查阅炮台，十四日行抵大沽，亲赴各炮台，逐加勘验。查炮台之上所安土垒，前一层用直，在炮之两旁，后一层用横，在炮之后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炮。而于后层土垒之上，又横以木梁，复盖成土垒，联络成棚，外实中空，旁有走路，可以避其高落之炮子与其火弹火箭。皆用土袋重叠堆成，临时用水浸湿，不致有击塌之虞，业经臣讷尔经额叠次奏明。兹臣赛尚阿再加体验，实属结实可靠，至于装子装药之时，或虑夷炮迎击，查大炮之下俱垫用木盘，盘之中心安设枢纽，形如磨脐，可以推转。装药之时，虽万斤大炮，只须四人以铁锹将炮推横，藏身于前层土垒之后，使装药完毕，再行推正施放。断不致为逆炮所伤。又于炮台前面培厚丈余，俾台身益臻稳固，炮台之下复筑土埝两道，以御潮水而护台根。

臣等亲赴台上察看，正当潮落之时，一片泥淖，距拦江沙尚有二十余里，实非逼近海岸。至于海河两岸均系泥滩，设有杉板小船由中洪闯进，则我之枪炮均可轰击。如于潮长之时，多船并进，则顷刻潮落，必致浅搁泥滩，船不能退，人不能逃，更可尽力击打。该将弁兵丁等亦均操练纯熟，纪律严明。臣赛尚阿复飭调水勇校阅，见其执持器械，皂至中洪水深之处，仅露其首，高举鸟枪施放，俱能及远。至北塘南北炮台，亦照此一律办理，深为可恃。臣等路过新城，阅看察哈尔兵丁，抽试马步鸟枪均能施放有准，弓箭亦尚纯熟。

现在臣巴清德、臣那桑阿在该处管带，臣等仍嘱其时加教演，庶临时益期得力。

所有臣等查阅海口炮台缘由，谨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览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卿等所奏如是，自足可恃，妥为防备可也。钦此。

### 七二四、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 遵旨筹办直隶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跪奏，为接奉廷寄，钦遵筹办，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昨因耆英等奏，喫逆出有伪示等因。钦此。仰见训示周详，无微不至，莫名钦感！

伏思直隶大小海口，该逆大船不能驶进，其火轮等船亦须乘潮方能入口，沿岸一片淤泥无可登陆。倘或密遣汉奸，假扮商渔混入探道，或邀截商渔船只，胁诱使用，诚如圣虑，必应严行防范。查前奉敕发筹防各条内，令自涧河以东至山海关各海口，先期遣人密与渔户杂处，如逆夷于空僻处所登岸，以便导引诱入。当经臣讷尔经额奏明，密饬地方官暨带兵将领，先于兵勇渔户之中，选择实在亲信有胆识之人，予以重赏，杂扮商渔，分布引诱。如该逆主使汉奸假扮商渔，混入探道，即可将计就计，立破其奸，当不致被其混入。至各处商渔船只，拟俟探有逆船北驶信息，概行收入内河，不准一船出入，以杜胁诱。

又涿州、良乡一带，拱卫神京，为南北往来通衢，臣讷尔经额屡奉谕旨，饬令严缉奸匪。节经密饬大路各州县，选派诚实干役，分

投城乡村镇,在于庵观店寓等处,不动声色,密行查访在案。兹奉训谕谆切,复经臣讷尔经额密委清河道朱壬林,亲赴良乡县起至山东交界之景州止,往来督飭各该地方官,严密侦察。无论何项行旅,必查其来自何处,去至何方,所接者何人,所为者何事,如有面生可疑或播放谣言之人,即行严加究诘,务期有犯必获,断不令其潜窜入京,致滋隐患,仍严禁胥役不得借端扰累。

又天津火药计已调备十六万余斤,足敷应用,其沿海各营盘需用火药,亦俱拨解充足,现在仍飭各营加工碾造,可资接济。马匹一项,臣等已另折奏请调用。

又天津浮桥过渡一节。臣讷尔经额查天津为九河汇流达海之区,河道迂回环绕,凡往来行旅以及乡城居民均须船只济渡。其郡城北关东关外,河面宽阔,溜激浪涌,过渡之人接踵而至,往往因争先上船,拥挤滋事,是以两处共设桥船四座,以利通行,历年已久。今若遇晚调开,不准私渡,恐人心转增疑虑,且浮桥本系以船联成,如遇应行调开之时,立可办理,并不费力。悉心体察,拟于循旧安设之中,复于桥船渡口每处再派勤干员弁,各带兵役常川驻守,昼夜轮流查察,稍有诡秘,立即根究来历,捕拿究办,庶行旅不至阻滞,而巡防更益周密。

所有钦遵筹办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二五、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请于直省调到 各兵内酌拨二千名管带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臣赛尚阿跪奏,为奏闻请旨事。

窃臣前于陛辞召见时,仰蒙垂询,臣到防后应管带何项官兵?维时经臣请将山西兵一千名,新调本省兵二千名内,酌拨一千名。

共二千名，分给臣营管带。当经面奉谕旨允准。嗣臣抵津后，该官兵等尚未到齐，旋奉廷寄，凡军营一切调度，责成督臣讷尔经额，凡马队一切布置，责成臣赛尚阿，而仍令共同商酌。仰见圣心周密，俾臣等于和衷共济之中，仍谕各专责成之意，臣等自当钦遵办理。惟查行军之道全在马步相维，在刻下夷船尚未北来，诚宜镇静以待，是以臣到津时，即经督臣商定，督臣暂驻郡城东南之考棚，臣暂驻郡城东北之义仓，以便随时晤商军务。将来一切完备，势须择要扎营，即经扎营，断不能不兼用步兵，即督臣营盘亦不能不备用马队。诚如圣谕，无论本省外省，马队步队必应联为一气，彼此相顾等因。烛照先机，臣等曷胜钦佩！

兹各路所调官兵俱已到齐，臣自应遵照前旨，知照督臣如数酌拨。惟恭读廷寄，有马队责成，专在臣赛尚阿等因。所有前奉谕旨敕带步兵，臣一时拘执，未敢擅自差操，即督臣未奉明文，亦未便遽行拨给。若待临时奏请，又虑兵不习将，将不识兵，难收指臂之效。谨据实声明请旨，所有前此面奉谕旨交臣管带兵二千名，除山西兵一千名，现经太原镇总兵官善禄管带，而善禄又经督臣以筹备情形熟悉，奏留天津协防，兵难以轻离，未便拨给臣营外，可否仍于直省调到新旧各兵内，酌拨二千名交臣管带一处，伏候圣裁。如蒙俞允，臣再遵旨行文督臣讷尔经额遵照。俟拨齐后，定地屯驻，按期差操，俾步兵马队表里相资，以期益臻得力。

为此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二六、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请将

宗室奕纪充作翼长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夷务清本）

再，臣于奉命来津后，因应设翼长二员，同时拣派乏人，所有一

应营务俱交翼长候补道文康一人经理。连日留心查看，直省将弁大半分路设防，一时无可更调。而日来兵力渐厚，军事渐繁，所有奏折文案事宜，又须该翼长文康协同军机章京王桂、郎中敬文办理，久之诚恐有时奔走簿书，一身难以兼顾。其直省印委各员内，又各有地方之责，且亦非臣所深知。查发津差委之宗室奕纪，平日于防堵诸事，随同督臣刻刻讲求，一切机宜均能畅晓。自臣到津，委办一切，颇肯任怨习劳。合无仰恳天恩，准令该废员充作臣营翼长，俾得收指臂之效。

朱批：另有旨。

### 七二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揆度长江 形势招小船准备硝磺以火攻之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再，准江苏抚臣程霁采钞折咨会一件，内称夷船大帮闯入江口，已过江阴之鹅鼻嘴地方，情形甚为危急等语。该逆如此猖獗，诚如该抚臣所奏，不特江阴对岸之靖江、通州等处人心震动，即扬州、镇江等府均属可危。臣等揆度形势，恐所虑尚不止如该抚所云者。缘镇江为江、浙两省运道所必经，而扬州尤南漕之总汇，该逆前在浙江，即闻有搜索扬子江、黄河图形之说，是其断我运道，蓄谋已非一日。假使大帮直入，南则掳掠镇江，(朱批：已破。)北则掳掠扬州，西则堵塞瓜洲口，(朱批：已塞。)三路盘踞，使我本年之漕船不能归次，则水手未必相安，明年之新粮不能北来，则仓储有关支放，是不必逆船北驶，我固已坐受其困矣。

臣等再四熟筹，该逆虽势焰日张，而由海入江，未必非自投绝路，诚使一意攻剿，实为可乘之机。缘该逆盘踞海上，肆意横行，所恃者海面空阔，无时无风，亦无风不可驶，遂觉莫与争衡。江路较海逼窄，一顺一逆，风只两面，如遇旁风，虽江船尚须沿岸带犁，该

逆船只较大，非遇顺风，岂能飞驶。且沿江支河港汊随在皆是，我兵择地设伏，或两路夹攻，或一路横冲，均可折其凶势，此臣等所以谓该逆自投绝路也。所可虑者，沿江小船无虑数万只，其中或商或渔，甚至盐梟土匪，良莠万有不齐。此辈若经逆夷啗之以利，挟之以威，诱人彀中，其患较汉奸为尤甚。

为今之计，与其听逆夷乘势勾结，莫如自我先事招徕。其招致之法，则在广其路而厚其资，广其路则梟匪亦可当兵，厚其资虽商贾亦甘效命。是在实心任事之员，先核其船之大小，以定其值之多寡，雇有雇价，买有买价，以若干船只设一甲掌之，再几倍其数，以总甲掌之，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于各船中多用硝磺苇草火弹火箭及一切火攻之具，在逆船之上下游奕，妥为安置。上游得力，则放上游船烧之，下游得力，则放下游船烧之，以速定机，以多取胜，当不难立褫其魄。昔宋臣韩世忠以巨舰战于长江，屡获胜仗，卒以海船无风，不能行驶，为金兵所败，是其明证。总之，逆势虽张，议攻剿于长江，较之海面，确有把握。（朱批：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想刻下沿江防剿诸臣，当已早见及此，妥为筹备，惟值兹灭此朝食之际，臣等苟有所见，曷敢缄口不言。其究竟能否确合沿江机宜，伏乞断自宸衷，飭下江苏督抚暨带兵各大臣相机办理。

理合附片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二八、钦差大臣赛尚阿奏为各炮 需用铅丸请敕部拨解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再，由京运赴天津之神机神枢炮位二百门，需用铅丸，每丸重五钱，每出八十丸，每炮以三十出为度，共需四十八万丸，计重一万

五千斤。现在天津赶办不及,应请飭下工部照数支给,迅速解赴天津,以备应用。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二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京口陷落后各处 危逼分守严防并海龄尽节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耆英跪奏,为京口陷后,江宁以次处处危逼,亟应分守严防,以昭慎重,恭折驰奏,伏乞圣鉴事。

窃查长江自崇明直达金、焦,层层关拦,今一旦为七万里外逆夷所据,是疏防于平时,非贻误于今日。奴才等言念及此,泪随笔坠,夫复何言!六月初十日,奴才闻报,大帮逆船闯过鹅鼻嘴。奴才坚定驰往京口应援者,原欲亲至鹅鼻嘴,设法截其归路,以便次第攻剿。距行抵丹阳县,连接州县禀报,知自江口起,节节停泊夷船,处处要口封闭。<sup>①</sup>奴才闻报之次,尤不欲生。至江中葦洲林立,尽可埋伏火攻,并可夤夜凿其船底,坏其桨舵,(朱批:朕早计及于此,无其人为之,朕徒然焦急忿恨,奈何!奈何!)诚如圣谕,较海面当易得手。惟长江猝然为逆夷扼据,不独商船不能往来,即渔船均亦涣散。一切埋伏,既未能筹画于事前,迨兵临城下,岂容著手?(朱批:督臣以下所误也。)惟逆焰日炽,倘由京口内犯,则丹阳之新丰镇一带实关紧要;若由鹅鼻嘴内犯,则江阴、无锡、常州尤属吃紧,必须节节策应,方期有济。

今与参赞大臣齐慎、抚臣程霭采往返咨商,丹阳、新丰一带,参赞大臣齐慎带兵驻扎,以为江宁后路应援。其常州一带,咨商调令

<sup>①</sup> 此处系朱笔所划。



升任山东臬司崇恩带领官兵驻扎，前后策应。奴才着英驻扎无锡，控制部署，既可以联络声势，并可以捍卫省垣。凡通江河口，现在札飭常镇道周頊督率文武员弁，次第沉船填塞。又松江一带有寿春镇尤渤带兵严守，崑山县一带，除内河要口经督臣派员堵塞，今由抚臣严札在防文武，慎密防范，是省垣左近尚堪守卫。惟江宁现在防守实为紧急，所有督臣调取枪炮火药，因江路梗塞，今始分别水陆解送江宁。查提臣刘允孝带兵千名，并督臣所调徐州镇总兵官王志元带兵七百名，又九江镇总兵官李锜（朱批：无用之物。）带兵千名，均皆前往江宁，听候督臣调拨，似可以资捍御，不致别有疏虞。再查附近江宁之燕子矶、龙江关一带，均为扼要之区，諒督臣早应预防。（朱批：必无一策。）第近接督臣来函，以奴才并未带领官兵，嘱奴才驻扎丹阳，若来此危城，亦复何补？徒然坐困，不如居外尚可有为等语。奴才展阅之次，无任悬念，正不知督臣现在如何情状也。

京口满兵自城陷之后，纷纷逃窜丹阳一带，经奴才已收集男妇三百余名。当札飭常镇道周頊，转飭该县妥为安插，一面飞咨江宁将军，派员收管，一面咨行抚臣，照例抚恤。并调防京口之山东青州满兵，自城陷后均各溃散。今奴才陆续收集官员兵丁九十二员名，内带兵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三员。奴才查看该官兵等，虽军容不整，而气象尚壮，仍堪激励，现今随营以备拨防。惟查询收集京口满兵内，有领催扎明阿知副都统海龄下落，当即诘问，据称城陷之时，海龄将堂印交与印房骁骑校祥云，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并十九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其海龄之十九岁次子并十七岁女儿，经祥云同扎明阿，由署内后墙豁带至漆匠王姓家内藏匿，复送至海龄跟役黄二家潜住。其堂印经祥云掷于署内井中，祥定随即投水，（朱批：可悯！）扎明阿改装逃出。

又据丹阳县知县禀报：镇江府知府祥麟家人程福禀称，据称伊主人因府城已陷，在县学泮池投水被救，复寻自缢，又被门斗救下，

现在奄奄一息，潜住附近县学民人家内，今逃出禀报各等语。又镇江理事同知全兴，城陷日潜藏民人家内，今逃至丹阳禀见，查看该员狼籍不堪。奴才查该副都统海龄夫妇同伊孙，城陷捐躯，情殊可悯！至海龄现存子女，奴才飞咨江宁将军，派员查获，送交该旗，以慰幽魂。其投水被救之知府祥麟及镇江理事同知全兴，应一并移咨抚臣，查明核办。

所有奴才咨商分驻策应各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三〇、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招商 改道贩米至浙请免关税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三品顶带署理浙江巡抚臣卞士云跪奏，为逆船窜入扬子江游奕，现咨各省招商，改道贩米至浙接济，吁恳免输关税，以期踊跃，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浙省上年因逆夷滋扰，大兵云集，兵糈民食仰赖米粮，经前抚臣刘韵珂遣令在籍人员，赴邻省贩米来浙巢卖，并奏请将米船经过各关免其输税，当蒙圣恩允准。迄今半截有余，商贩流通，粮价平减，兵民咸无食贵之患，无不仰颂皇仁。

兹臣探闻江省逆船由吴淞航海北驶，现已窜入扬子江，在金山、焦山一带游奕停泊，瓜洲等口均多梗阻，并闻有直犯江宁之谣。该逆逞其狂悖，胆敢闯入大江，窥伺内地。查扬子江为南北通津，实为川、楚等省至江、浙要道。浙省户口殷繁，本地米谷向不足供食，全指赖湖、广等省米商贩米至浙售卖，方无缺乏。计每日贩运来浙者络绎不绝，皆取道长江、扬舡东下。今扬子江既被逆船阻截，各商无从利涉，浙省恐有缺米之虞，亟须赶紧筹画，以免匮乏。臣

与军需局司道等查得，安徽省芜湖地方有路可以绕至苏州，不必再由扬子江行走。若米商由芜湖改道而来，浙省足以资接济。惟逆氛猖獗，诚恐各商裹足不前，且自芜湖至苏州中有地名东坝，应须盘运，犹恐商人以脚费较多，中怀总豫，兹据该局详情奏咨前来。臣现已飞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督抚，臣出示晓谕各米商，迅速贩运米石，由芜湖运浙销售，以济兵民口食。设商贩仍复稀少，臣当体察情形，委员迳赴该数省采运，俾免不继。所有米船经过各关，并请仍遵前奉谕旨，免输税银，以期踊跃。臣现亦移咨各督抚并各关监督查照，遇有赴浙米商到关，免其输税，即时查验放行，不得留难阻滞，致误要需。

所有招商贩米接济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浙省奏咨文报向由苏省接递，必须经过扬子江，兹接钦差大臣耆英来咨，江内业已被阻，苏省文报改由浦口转递等因。所有浙省折件公文亦须由该处递送，臣现亦咨明江苏抚臣转飭浦口等处，遇有浙省驿递文书，一体赶紧驰递。其专弁贲送者，亦即令其由浦口前进，免致迟误。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三一、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派兵择要 防堵并亲赴芜湖居中策应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逆夷在江苏镇江府一带滋扰，皖省太平、和州等属逼近江宁，现在派兵择要防堵，并亲赴芜湖县，居中策应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六月十九日已刻准两江督臣牛鉴抄折咨会：逆夷攻围镇江府城，势甚不支，江、皖连界，令即一体防御等因。臣接读之下，不胜愤恨！前闻逆夷溯江游奕，因未接准江宁咨会，不敢遽事

张惶,然上下江唇齿相依,必应预为布置。密飭游兵芜采二营并陆路各府州县,选派兵壮,在于江、安交界加意巡防。并委安徽道周祖植,亲赶江干查勘地势情形稟复。正筹办间,兹准前因,伏查皖江下游,南岸太平府属之和尚港、采石矶,北岸和州属之乌江镇,距江宁仅百余里及数十里。溯流而上,有东、西梁山对峙,为江津第一隘要,过此又有南岸之四合山,北岸之螭矶,均可伏兵兜截。

臣现派游兵营游击郭兴阿带本营兵三百名,宿州营兵一百名,会同庐凤道郑家麟督同和州知州善贵,驻乌江镇防堵;派六安营参将张云亭带本营兵二百五十名,寿右营兵一百五十名,驻西梁山防堵;派署庐州营都司古维藩带本营兵一百名,颍州营兵二百名,驻螭矶防堵;派宁国营参将恩长带本营兵五十名,广德营兵一百五十名,寿中营兵二百名,会同当涂县知县季以晋驻和尚港防堵;派徽州营参将经文泰带本营兵二百五十名,寿右营兵一百名,驻采石矶防堵;派芜采营游击万兴带本营兵一百五十名,宿州营兵一百名,驻东梁山防堵;派潜山营游击阮开基带本营兵一百五十名,宿州营兵一百名,池州营兵五十名,驻四合山防堵。两岸驻兵一处,均系声息相联,北岸派委庐凤道郑家麟,南岸派委安徽道周祖植往来策应。

自江宁至皖省交界,水路为要,长江接仗火器为先,以上防兵俱驻南北对岸,倘遇贼船驶近,测量炮力能及,两翼齐心夹击,声势连环,足使逆夷落胆。皖省存营炮位有可以致远二三里者,用之得法,亦足破敌摧坚。南险处较多,已在各营调取法烦等炮一百二十四位,北岸仅止乌江镇及西梁山、螭矶等险,已调炮五十二位,交该道周祖植、郑家麟会同将领分别安设。臣将应行事宜赶紧部署,俟各路兵炮齐集,亦即奏明酌挑臣标左右二营弁兵二百名,并调上年江北所募骁勇四百名,驰赴芜湖,临时酌量添拨,以继声援。该将士志切同仇,胆气自应百倍,临时面加激劝,务使该逆夷不敢窥伺,仰体皇上宸廑。

皖省十八标营额设兵九千四百余名，前上两年陆续调赴江、浙已三千一十八名，此次又派防二千六（四）百名，存营无几。江北民情强悍，且虑有私枭聚而滋事，计各营留兵已形单薄，故飭各州县派拨民壮，协力严防。如果夷踪竟逼金陵，皖兵即应乘机会剿，现时所调之兵力不厚，臣又飞飭庐凤道就近檄催所属，各续募勇健数百名，随营调用，军前得收一荷戈之卒，地方即少一游食之徒。惟南北道路绵长，如防堵实有不敷，容臣奏调邻省精兵，来皖协济。至省城根本重地，关系紧要，责成布政使徐宝森会同署安庆协城守营副将蔡邦庆，慎密镇守，可期得力。

所有皖省现在派防情形，是否有当，理合恭摺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只知照例防堵，兵数又单，实不可靠，一谋弗展，奈何？另有旨。钦此。

### 七三二、安徽巡抚程楙采奏陈署寿春镇总兵观保不胜专阃之任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夷务清本）

再，现署寿春镇总兵·安庆协副将观保，平日办事安详，惟才具尚欠精勤，难胜专阃之任。现届夷匪在苏滋扰，该镇为江北要冲，抚驭巡防均关紧要，臣不敢因现无贻误，稍存迁就，而又别无可以委代之员。合无仰恳天恩，敕部拣派曾经出师副将一员，迅速来皖接署，实于重镇有神。

朱批：何不早奏？

### 七三三、漕运总督朱树奏报派精兵一百名赴 扬州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标准安城四营兵丁,前准督臣先后咨调七百名,又调海州营兵一百五十名,均经奏明在案。兹又准抚臣程霁采咨称,逆夷大帮闯入江口,已过江阴之鹅鼻嘴,扬州兵力单薄,甚为吃重,咨调漕标兵协防等语。臣查漕标兵丁除前已调防外,存城者亦仅四百余名,淮城亦有城垣仓库监狱,诸须派兵看守,且又须预备海州等三营海口就近调拨之用,实属难以分派。惟扬州危急,情形甚于淮安,唇齿相依,碍难停兵不发。臣现又选派精壮兵一百名,(朱批:有何益处,堪伤堪叹!)飭委城守营参将景与管带,于本月十二日起程,赴扬州防堵。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七三四、军机处为遵旨将监生方熊飞条陈抄 给阅看事知会闽浙粤督抚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监生方熊飞条陈夷务一件,奉旨:钞给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阅看。钦此。应将原呈钞给贵督等阅看可也。

为此知会。

七三五、著江苏巡抚程霁采设法保卫苏州省城  
并照所奏于邻省采买米石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等奏京口情形危急一折。伊里布现已驰赴镇江，会同耆英商办夷务。苏州省城防守抚绥均关紧要，著程霁采妥为筹度，设法保卫，毋得稍有疏虞。

又据程霁采奏，江苏米商稀少，请飭邻省采买米十万石等语。已谕知程霁采、吴文熔、裕泰、赵炳言飭委委员，采办足数，赶紧运苏，所需价脚仍由苏省照数报拨。至此次江苏需米紧要，所有安徽、江西、湖北采办米石经过各关，请一体免于征税之处，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三六、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督飭现派员弁于新  
丰镇严密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

据耆英奏，逆夷扼据长江，势甚紧迫一折。据称夷船四十余只沿江停泊，丹阳新丰镇为京口、江宁后路，现经调派署参将刘长清安营防守，并派侍卫咸龄等时往察看。截留解往京口之炮位枪杆，交该参将择要安设，并咨商巡抚，择要分设粮台腰站等语。逆夷船只沿江停泊，新丰镇为后路要区，必应分兵设炮，俾资应援。著该

大臣督飭现派员弁严密防堵,毋稍疏懈。至江宁省城通济门,前经牛鉴奏请留放米商,业经有旨允准,现在计已遵办。该大臣所奏江浙食米半藉川、楚,设法晓谕米商,绕道前往,以资接济等语。本日已谕知程霖采、吴文熔、裕泰、赵炳言,飭委委员赶紧采办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三七、著两江总督牛鉴及在籍绅士蔡世松等竭力  
保卫江宁省城并准对英暂示羁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

牛鉴奏,逆夷围攻镇江府城,势甚不支一折。江宁省城紧与镇江毗连,一帆可至,难保不乘势驶至省城,且恐盐梟乘间勾结,该督现在驻守省城,著竭力保卫。该处在籍绅士,如蔡世松、周开麒及寄籍之汤贻汾等,素受国恩,自顾身家,定必同深敌愆。著传知该员等抚慰人心,帮同守御,如果出力有效,朕必破格施恩。其城外如有可设伏防堵处所,仍著牛鉴相度机宜,预为妥办,毋稍疏懈。所请设法暂施羁縻之处,本日已有旨谕知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妥为办理。万一该逆驶至省垣肆扰,准该督暂事羁縻,如该逆游移不信,即告以业已降旨,交耆英、伊里布专办此事,该逆到彼即知底细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三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与英军 再商戡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耆英片奏，探见逆夷登岸，京口情形危迫。又据伊里布奏，驰往京口，会同耆英筹办一折。伊里布现往镇江，著即会同耆英妥筹商办。前因该夷恳求三事：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已有旨密谕耆英：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次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惟前据该逆照复，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恐其心多惶惑，不肯遽欽逆锋，耆英、伊里布剖切开导，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戡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严，方为不负委任。不必虑有制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也。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

### 七三九、著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收集 散兵商酌应援吃紧之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湖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

牛鉴奏，逆夷攻围镇江府城，齐慎、刘允孝业已退至新丰镇等

语。新丰为京口、江宁后路，本日据耆英报到，已调派刘长清安营防守，并将解往京口之炮位枪杆择要安设。齐慎、刘允孝现在退守该处，著即收集溃散之兵，密探江南江北何处吃紧，与耆英会同商酌，前往应援，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四〇、著安徽巡抚程霖采于皖省英军经由之路 择要设伏严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

前因逆船驶入江口，谕令程霖采派兵前赴江宁救援。本日据牛鉴奏，该逆于十四日由京口登岸，围攻镇江府城，势已不支，由长江至安庆水程甚速等语。安省兵数本不甚多，若再拨往江宁，诚恐本省防堵转形单薄，著程霖采于该省要隘设法严防。惟该逆凶焰甚张，若专恃兵力炮械，恐不足以制其死命。务须度量该逆经由之路，择要设伏，以图截击。其后路埋伏官兵务当处处接应，使该逆进有所扼，退有所制，自不至遽逞其志。若兵数不敷，一面飞调，一面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四一、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迅赴清江浦会同 麟庆守御江北并著鄂顺安选兵听麟庆调 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南阳镇总兵都。道光二十二年

六月十九日奉上諭：

現在逆船駛入大江，所有江北一帶防守緊要，前已有旨，諭令麟慶設法堵御。惟河工向無帶兵之員，著都勒豐阿迅即馳赴清江浦，會同該河督協力守御。該總兵如有素經練習親兵可期得力者，即著鄂順安挑選精銳數百名，並將應用器械預備齊集，听候麟慶等調撥，毋稍遲誤。南陽鎮篆務著鄂順安派員署理。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七四二、著安徽江西湖廣等督撫采買米石 并各關免稅解運蘇省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安徽巡撫程、江西巡撫吳、湖廣總督裕、湖北巡撫趙。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諭：

程喬采奏蘇省米商稀少，請飭鄰省采買一折。江蘇省戶口殷繁，產米向不敷用，迺來川、楚等省商販不前。逆船現又駛入江面，米商尤屬稀少，民食攸賴，自應在於鄰省採購，以備不虞。著安徽省采買米四萬石，江西省采買米三萬石，湖北省采買米三萬石，即由各該省遴委委員，趕緊買足，分批解運蘇省。仍俟行抵蕪湖時，探明前途，如有梗阻，即改道由內河前進。所需價腳由各該藩庫動項核實發給，各歸本省作正開銷，蘇省照數報撥。此項采辦米石，著于經過各關時一體免予徵稅，該督撫等即趕緊委員辦理，毋稍貽誤。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七四三、著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遵照前旨开诚 晓谕从权办理羁縻英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  
上谕：

牛鉴奏，逆夷攻围镇江府城，势已不支，现在齐慎、刘允孝退守  
新丰一折。本日已密谕耆英、伊里布会商妥办，并将逆夷恳求之事  
分晰指示。现在逆氛甚炽，江宁省城情形吃重，兼有盐枭蠢动，事  
势紧急，必应亟为筹办。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谕，  
设法羁縻，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  
朕亦不为遥制。勉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

### 七四四、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续调吉黑 官兵各五百名全数进关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  
五百名全数进关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吉林头起官兵已于本年六月十一日进关之处，曾经奏闻  
在案。兹查吉林二起官兵，派交协领委营总伊诚额管带，于六月十  
六日到关。黑龙江头起官兵，派交协领委营总巴东阿管带，亦于是  
日到关。黑龙江二起官兵，派交协领委营总班第管带，于十九日到  
关。奴才随按日亲赴关门，眼同各起带队之协领委营总等，遂一查  
验得吉林二起官五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二名。黑龙江  
头起官五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四十八名。黑龙江二起官五

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二十五名。均系按日妥为放进。奴才体察该官兵等，于进关时洵属安静肃整。

除随时按起咨报兵部查照外，所有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全数进关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七四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速与英人妥为议抚并 可便宜行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齐慎驰奏，镇江失守情形各一折。已明降谕旨令查明海龄等下落矣。据奏刘允孝带兵一千名驰往江宁应援，齐慎亦拟收集官兵，随后赶往等语。昨有旨谕知刘允孝、齐慎密探江南江北何处吃重，驰往应援。现在刘允孝已抵江宁，齐慎著仍遵前旨，探明何处吃重，再行统带弁兵，前往接应。昨经两次谕知耆英、伊里布设法羁縻。计已遵旨妥办。并令奕经暂缓赴苏，以免该逆疑虑，事多制肘。但逆情叵测，能否就我范围，尚难预定。现饬奕经于王江泾驻扎，统带得力弁兵，听候消息。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万一该逆仍肆凶顽，不能喻以情理，著即飞咨奕经，统带大兵相机剿办。此时业已专意议抚，惟夷性难知，不容不密为筹备，万勿稍露风声，致该逆闻而生疑，转令大局有碍也。

本日据赛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堵情形等语。现在正当议抚之时，此片暂无庸议，将来或有可采择之处，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四六、著钦差大臣耆英查奏海龄下落并将把 总周兆熊以守备升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齐慎奏，镇江剿击情形各一折。逆夷船只闯入大江，攻犯京口，我兵开炮击毙逆夷数十人，并落水多名。该逆复聚集多船，蜂拥而至，骤由西北分路登岸，经齐慎等督率将弁迎敌，把总周兆熊手点抬炮，击毙骑马红衣夷目一人，官兵乘势下压，枪炮齐施，并令刀矛手左右抄截，伤毙逆夷三百余名。该逆复用车推炮上岸，我兵仍奋力前进，伤毙逆夷不计其数。该逆突由间道攻扑北门，经副都统海龄督率弁兵并力堵御，詎复分股攻击西南两门，城内突有火起，提督刘允孝带兵往救，该逆用炮塞断各路，汉奸到处放火截杀，前队多有受伤，不能前进，惟时西南门竟被攻破，府城失守。逆夷猖獗，我兵相持七、八昼夜，究因兵分力单，以致不支。所有副都统海龄及府城文武官员现在作何下落，并此次伤亡弁兵，著耆英等迅即查明具奏。其首先击毙夷目之把总周兆熊，著加恩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带。齐慎、刘允孝自请从重治罪之处，著暂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该部知道。

钦此。

### 七四七、著扬威将军奕经暂于王江泾一带驻扎听 候耆英等设法羁縻消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前因逆夷闯入大江，江宁、镇江、扬州一带防堵紧急，谕令奕经迅即驰往应援。昨据牛鉴奏，镇江府城被攻危急。业经有旨谕令耆英、伊里布驰往设法羁縻，计已遵旨妥办。该将军著姑缓前往，暂于嘉兴之王江泾一带驻扎，听候消息，所带得力将弁兵勇，仍著妥为预备。倘该逆诡诈不受羁縻，该省事仍紧急，著即遵前旨，星夜驰往，酌量吃重地方，竭力堵御。本日据赛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剿情形，是否可行，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四八、著两江总督牛鉴等竭力保卫江宁省城并 设法羁縻英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湖北提督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耆英奏逆夷攻陷镇江府城一折。京口为江宁门户，镇江既已失守，省城尤为吃紧，刘允孝现已将湖北兵一千名带往应援。惟该逆此次船多人众，且用车推炮上岸，排列轰击，刘允孝所带之兵若仍于城外江岸接仗，实恐不能得力。著牛鉴等会同商酌，即于城内择要分防，务使该逆无隙可乘，足资守御。如省城势在危急，该督即遵照昨日谕旨暂事羁縻。倘该逆能就范围，即听候耆英等妥为办理。本日已有旨谕令奕经带领兵弁，在嘉兴之王江泾一带驻扎，听候消息。若该逆仍肆猖獗，万难理喻，该督即飞咨该将军星驰赴援，协同防堵。该督等总当酌量情形，相机保卫，毋使省城稍有挫失。

本日又据牛鉴奏镇江府城失守一折。览奏已悉。仍著该督竭力保守省城，设法羁縻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四九、著狼山镇总兵顺保与麟庆妥商前往扼要处所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狼山镇总兵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现在逆船驶进江口，镇江失守，江北地方密迹，难保不闯入滋扰。前已有旨令麟庆严加防范。顺保驻扎江北，著即激励将士，与麟庆妥速筹商，何处扼要，即行前往防堵，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〇、著工部照数支給铅丸迅解天津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工部堂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赛尚阿等奏，各炮需用铅丸，请飭部拨解等语。据称由京运赴天津神机神枢各炮位二百门，需用铅丸每丸重五钱，每出八十丸，每炮以三十出为度，共需四十八万丸，计重一万五千斤。著工部照数支給，迅速解赴天津备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一、著巴里善在南苑放牧马匹内选出千匹送津应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请领在京牧放马匹一折。著巴里善于现在南苑放牧马匹内，挑选一千匹，押送天津应用，巴里善即著留营差委。

钦此。

### 七五二、著四川总督宝兴湖广总督裕泰购料制造战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逆夷两载以来，流毒闽、粤、江、浙，近复由海入江，扰及京口。总缘各该省武备废弛，水师战船有名无实，以致沿海郡县屡遭失挫。因思逆夷所恃，惟在船坚炮利，设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战船，可以多安炮位，一闻夷警，各处应援，主客之势既殊，劳逸之形迥异。彼以孤军深入，我可首尾夹攻，且跨海远来，后无所继，我能制其死命，逆必不敢跳梁。惟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现在用兵，无暇办理。况制造大船必资巨木，四川、湖广向系产木之区，著宝兴、裕泰广购木料，雇觅工匠，约计每年可得船若干只，如何驶往闽、粤、江、浙等省，妥议章程，先行具奏。一面赶紧制造，务须十分坚固，度其力量，堪与逆船接仗，方为适用。其工匠应由各省调取者，即行调取，毋稍迟误。所有方熊飞所递原呈，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三、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照所奏分别办理天津防堵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

二十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遵旨筹办情形一折。据奏涧河以东至山海关一带，先期遣人密与渔户杂处，如逆夷于空僻处所登岸，以便导引诱人，或该逆主使汉奸混入探道，即可将计就计。其陆路自良乡县起至山东交界之景州，已委朱壬林督飭侦察行旅，不令汉奸潜窜等语。览奏均悉。其火药现飭各营加工碾造，可资接济。马匹一项已令巴里善管带来津矣。所奏天津浮桥，准其照旧安设，仍派员弁驻守查察，毋稍大意。

另片奏铅丸及翼长等事，已另降谕旨照所请行矣。另折一件、图一件均留览。赛尚阿奏，请于直省调到新旧各兵内，酌拨二千名之处。著讷尔经额照数拨发，以资差操。

另片奏沿江剿办机宜，已谕知奕经、耆英、麟庆酌量办理。本日齐慎奏到，镇江剿击溃散情形，著钞给赛尚阿、讷尔经额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四、扬威将军奕经奏陈拟并力合剿英军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奕经跪奏，为敬陈管见，并力合剿，以灭逆氛，仰祈圣鉴事。

窃查镇江京口为南北咽喉要路，前闻逆夷大帮船只窜据金、焦二山，声言攻犯江宁、镇江两处。奴才十分焦急，当即密派委员赴苏，分头确探，连日接到禀报：大江南北，瓜洲、镇江两要口均被逆夷堵截。逆船五十余只排列江面，已有逆夷多人登岸，镇江情形危急等语。奴才正在筹商办理间，于十九日接据参赞大臣齐慎等抄寄折稿，内称十四日逆夷万余人登岸，攻扑镇江，我兵力战一日，镇城先已失守，兵力不支，现已退至丹阳等因。奴才闻信之下，不胜愤懑！二十日，又据两江总督牛鉴钞寄折奏，内称再咨扬威将军迅遣精兵

一、二千名，赶紧来江等语。

本日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本日据牛鉴奏，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前于六月十五日接据牛鉴咨文，已设法抽拨寿春兵五百名前往，奏明在案。奴才伏思逆夷恃其船坚炮烈，自二十年滋扰广东，占据定海，继复攻犯厦门，窜入宁波以及宝山等处，穷凶极恶，已属罪不容诛。然尚系沿海窜扰，未敢遽入内地，近日逆焰益张，竟敢连踪入江，阻截南北水陆，现又窜入镇江府城，并有火轮船驶向江宁游奕，居心叵测，罪恶益深。若不以大兵痛加惩创，仅止分兵守御，诚恐路遥江阔，兵分力单，将来竟有不可收拾之势。盖缘逆船现在江面虽止五十余只，约计人数要不过二万内外，若我兵数目与之相当，似不难奋力攻剿。特是沿江口岸处处须防，设如以官兵二万分守十处，则每处仅止二千，逆船连踪而来，欲以二千官兵迎击十倍之众，势必不敌。且逆夷明知我兵无船，仅在陆路株守，不能于水面攻击，逆船任意来往游奕，我兵竟莫可如何。

现在该逆泊船金山，登高望远，并有汉奸为之指引，何处有兵，何地最要，无不周知。我兵虽亦昼夜在各处瞭望，但能视其船之所向，悬揣其驶赴何处，即欲分兵往援，又恐另有逆船突来，未敢轻动。况逆船乘风扬帆，虽数百里瞬息可到，我兵拨调接应，陆路则狭窄难行，水路则河狭船小，行走亦复迟滞，彼处之救兵未来，而此处之守兵已溃，其势有必然者。又况镇江失守，逆氛逼近常州，奴才前已接据探报，有汉奸带领逆夷从内河行驶之信，殊堪痛恨！再江、浙民食全资川米，若镇江为其久据，米船不能南下，人心更不免惊慌。瓜洲口为运河总路，八、九月间粮船即应回空，设至此阻隔不通，不惟明岁南粮难于挽运，即此项粮艘水手亦素非安分之徒，久聚一处，更难保不滋生事端。现在老虎泾一带盐匪已乘势滋闹，若更加以水手滋事，逆夷在外，匪徒在内，倘复彼此结联，办理尤难措手。

至沿江而上,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處府城,均系濱臨江岸,若不預先調兵堵截,該逆揚帆西駛,則上游各省必至處處震動,尤為可慮。奴才日夜踴躍,通盤籌畫,前次兩江總督牛鑑移咨奴才,率帶防浙官兵馳赴江省救援。奴才查江、浙一體,亦何敢稍存彼此之見,江省情形緊急,自應亟為應援。前因浙江官兵撥赴江省將及七千名,并有湖北新到兵一千名及本省滿、漢官兵,均在要隘屯扎,自必可為支持。兼之浙省前路兵勇業已陸續前進,預備攻剿牽制,其餘均分防要隘,此外無兵可帶,是以未敢據咨率行前往,奏明候旨遵行。此時江省情形益加緊急,劉允孝又已帶兵馳赴江寧,會同防守。奴才續撥之壽春兵勇將次趕到,其蘇州、常州一路甚形空虛,而鎮江府為蘇省門戶,尤須趕緊克復。奴才現與參贊大臣特依順、署巡撫卞士云連日再四熟商,實無萬令之策。現在定洋、招寶現泊夷船二十余只,若復撥帶官兵赴蘇,該逆聞風,恐即乘虛進擾,是不可不先為慮及。但大江為南北要路,斷難容逆夷久據,不得不設一移東補西之計,先其所急,以遏妖氛。查提督段永福駐扎上虞,除前曾撥兵赴玉環、石浦等處防剿海盜,現仍有兵三千余名在彼屯扎。曹江地方屯有河北鄉勇千名,應札飭無須前進,即令提督陳階平、臬司蔣文慶駐扎該處,督同帶勇員弁,擇要防守。參贊大臣文蔚現帶官兵一千余名,河北、四川鄉勇一千余名,亦無須分撥前進,擬即知會該大臣,酌量留防三江閘、瀋海所及紹興府城,派令新升黃岩鎮總兵恒裕、紹興協副將德亮管帶操練。其餘官兵均隨同文蔚折回省垣,會同特依順分派要隘守御。仍恐分防不敷調遣,并商同卞士云,再將浙江本省距海疆較遠之各營官兵酌調二千名,來省幫同守御。至乍浦一帶亦屬緊要,署副都統伊里布現已有旨飭令回任。應即在嘉興、平湖地方,統帶滿兵暨本省官兵擇要屯扎,以資控制。

奴才奕經擬即帶領侍衛司員及文武大小委員,將現駐省垣之官兵抽撥二千余名,及現駐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分起帶往,馳赴

江苏常州一带，会同钦差大臣耆英、参赞大臣齐慎先行调拨官兵，相机进攻镇江，俾逆夷不敢久据。若江宁警急，奴才再由丹阳赶赴句容，以助江宁声势，设法救济。特是节次浙省拨出劲兵，及现拟抽拨赴苏各兵外，计止存征兵四千八百余名，设法添换本省官兵，亦只能得二千名。倘逆夷突来滋扰，是否得力，殊不可恃。然非厚集兵力，不能解江省之急，而兵力太分，浙省又形单薄。奴才质地庸愚，现在欲先其所急，只得如此抽换，觉此外亦再无他法，日夜筹思，实不能处处周到。惟有仰求皇上圣明指示，奴才一面勉强布置，一面即恭候谕旨遵行。

其前次札飭各路设法进剿之处，并与特依顺等筹商，如定海各处该逆有隙可乘，自当飭郑鼎臣等预备火攻，酌量办理。若无可乘之机，浙省兵力未厚，即不得轻动，以致别生枝节，是为至要。惟奴才驰赴苏省，亦仅能在大江南岸堵截攻剿，其北岸地方辽阔，若逆夷勾结汉奸土匪沿岸滋扰，江面梗塞，即不能照料兼顾。奴才愚昧之见，谨请迅赐征调陕、甘之西安镇、河州镇、西宁镇、固原提督等处劲兵各二、三千名，并钦派大员统带，即在扬州一带屯扎，相机会剿，（朱批：正所谓缓不济急，梦呓之谈耳。）俾该逆不敢窥伺江北，兼可弹压盐匪，免致滋事。至长江上游各省垣府城既多滨临江岸，即应添兵守御。然与其画地分兵各自为守，自不如屯聚一处，逼近堵截，声威益壮。相应请旨飭下湖北、江西、安徽督抚，各拨兵三、四千名，奏请飭派总统大员率带在江宁之燕子矶一带沿江屯扎堵御，并可为江宁遥助声势。

奴才向闻江、广盐船最为坚固，于江路素称熟习，多在武昌一带停泊。并闻湖北、江西向有随铜船行走预备入江捞铜之人，号为水摸，能于江底潜伏半日。亦请旨飭下湖广总督，酌量预雇坚致盐船并救生红船三、五百只，并将此项水摸挑募水性最熟者，或千名或数百名，均送交总统大员团练差遣。如逆夷逼近江宁，即从燕子矶江口先行堵截，内外夹攻，或令善水者潜伏水底，多方惊扰。迨该逆

惊惧不安之时，三路照会，备妥船只，合力攻击，务令逆夷大受重创。并查圖山关、鹅鼻嘴等处为逆船出入江口必由之路，狼山等营设有水师，务将船只预在僻处埋伏，如逆夷势穷败逃，即可乘势兜击。奴才现仍拟设法由外海备办船勇，亦潜至江阴地方惊扰牵制，并堵截逆夷归路，庶可痛加剿戮，扫荡逆氛。

惟既调动大兵合力攻击，则钱粮浩费实属不赀，奴才深知国家经费有常，亦何敢不力求撙节。但逆夷猖獗益甚，若不调集大兵四面兜剿，诚恐蔓延日久，转至无所底止。至大兵云集有需时日，而逆夷诡譎万端，或乘时扬帆窜出，又致虚劳征调，事关重大。奴才知浅识昧，实不能预料其必然，谨就奴才管见所及，是否可行，理合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浙江非前鉴欤？不但无尺寸之功，翻致贼势益张，朕惟自恨自愧，不能知人。即再简派阍帅，未必能出卿之右，朕无非又添一层忿恨，于国计民生有何补救？即有旨。钦此。

## 七五五、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通州

### 冲要请密谕严饬防奸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查逆夷此次窜入长江，攻犯镇郡，其船只人数已较从前攻犯宝山等处加倍增添。设该逆肆意鸱张，胆敢扬帆北驶，探知天津近接畿辅，现有重兵守御，其船数必更加多。现在天津海口仰蒙庙谟指示，防守自极严密。但地阔兵分，仍须我兵倍于逆夷，则逆船驶近，必能痛加惩创，剿灭无遗。而事权更宜归一，庶调拨一切，和衷共济，不至意见参差。至通州为通衢大路，且设有仓储，诚恐有汉奸藏匿，另生事端。相应请旨密谕直隶总督、顺天府尹，严饬所属，认真查拿，小心防范，尤为有备无患。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七五六、扬威将军奕经奏报已派总 兵德坤带兵赴江省应援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正在拜折间，复接两江总督飞咨，迅派精兵一、二千人，星夜来江应援等语。查江省情形甚为危急，奴才本拟将浙省防堵各兵应添应撤者通盘布置，虽不敢遽望十分周密，然须略有头绪，然后带往江省，将来以劲兵大队攻剿，或可得手。若零星拨往，安插布置稍不得宜，虽拨去劲兵，亦难制胜。而该督屡次飞咨拨兵一、二千人赴江宁救援，自不得不先为抽拨，暂作救急之计。查嘉兴距苏州尚为就近，总兵德坤现带〔兵〕一千名，在该处屯扎防守，奴才一面飞催副都统伊里布回任，俾资控制，一面即飞札饬令德坤，迅速带兵赴江应援。统计先后调赴苏省并此项官兵，实有七千八百余名，已及浙省调到征兵之半。若该省再行咨调，奴才虽不敢稍存彼此畛域之见，特恐浙省应撤应添之兵尚未办妥，而江省仍不能布置周密，转至两无所益。

奴才亦不敢不先期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五七、扬威将军奕经奏请敕 调甘肃撒拉尔回民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查得甘肃循化一带，有撒拉尔回民，极为骁健，鸟枪精熟，且素知纪律，散处河、湟等处，并熟悉水性。此项回民素不食

粮,近年青海各处有番案,屡经调用,颇为得力。可否请旨飭下陕甘总督,酌调三、五千名,拣派武职大员管带,或拨赴天津,或拨赴江南,实于军务有益。

谨附片奏闻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尤属不可之事。钦此。

### 七五八、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同安革 举陈元华委无通敌情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旨申明革举陈元华委无受聘通夷,取有在台住址确据,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于道光二十年八月钦奉上谕:朕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早经逆夷聘往为之主谋,与总兵张朝发同乡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如果属实,深堪痛恨。著邓廷楨迅即派员查拿,务获解交浙江讯究,毋稍疏纵。钦此。当经前督臣邓廷楨查明,福建惟有同安县举人陈元华,缘案斥革,在押脱逃未获,此外别无革举陈姓。委员获到犯属,究出陈元华逃赴台湾鹿港地方,飭拿解省。讯明陈元华于十九年十月逃在台湾鹿港等处教读住歇,寄有家信二封,至二十年九月被获,并无通夷主谋,亦素不与张朝发认识等情。经前督臣颜伯焘奏奉上谕:前因福建已革举人陈姓,有通夷主谋情事,降旨令邓廷楨派员查拿,嗣将已在逃之同安县举人陈元华获案审讯,兹据颜伯焘奏称,讯明陈元华因案斥革逃往台湾地方,所有在台月日住处及寄带家信各情,现经逐一勘讯,委无通夷受聘主谋情事等语。陈元华因案斥革辄敢在押脱逃,其为不安本分可知,且现讯各情所供并无通夷之处,亦无确据,除将脱逃本案讯明定拟外,著颜伯焘、刘鸿翱再行严讯确情,无任狡展。钦此钦遵。查革举陈元华原供在台教读住歇,计有一年之久,何时教过



何人，住过何处，自有地主及学徒姓名可指，必当详细究明，行提查讯果否相符，方足以别虚实而成信讞。

先经飭令藩臬两司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藩监提严究。据革举陈元华供，同安县人，年五十八岁，道光十七年因案被获解省，在押脱逃，从建河搭船，欲行进京。十八年二月在杭州患病折回，五月到福建马巷，因闻查拿严紧，于十九年十月偷渡过台，十二月到鹿港街，暂住在顶吉号监生陈淇华、廩生陈金华及恒吉号拔贡生陈荣文两处店内。二十年正月，经陈金华荐赴彰化县大肚溪陈宗云处教读，革举因儿子陈世菱在台失馆，即转荐陈世菱往教。陈金华随又荐革举到鹿港街郭琴店内，为陈郁代馆，改有学徒郭禄起讲一本。三月内在馆寄发家信一封，五月内陈郁由府城试毕回馆，革举就往儿子所就陈宗云书馆内暂住数日，欲赴台湾府城图馆，路过嘉义县，在陈芍、陈荐元家住居数日。六月初间，又在陈书图鞋店内住歇数日，又发家信一封。六月二十七日到府城，因图馆不成，于七月内仍回陈宗云书馆，又到淡水游玩。九月复回陈宗云家，即被拿获解省，实被夷人聘往主谋，亦素不与张朝发认识。至革举实有六子，已故二人，尚有陈田发、陈允泮、陈世菱、陈阿合四子。前因陈允泮另案犯罪监禁，陈田发亦因革举在逃获案究审，恐将陈世菱等一并牵累，是以未经供出，委无别故等供，由司详委即用知县王廷干驰赴台湾，会同各该厅县查复核办。

兹据该委员先后会同署鹿仔港同知魏瀛、彰化县知县黄开基、嘉义县知县魏彦仪详称，遵即各传店户监生陈淇华、贡生陈荣文，东人郭琴、陈宗云，馆师陈郁，学徒郭禄，及歇主陈芍、陈荐元、陈图等查讯。据供，陈元华实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到鹿港街陈淇华等店内，经陈金华于二十年正月先荐赴彰化县陈宗云家，续荐至鹿港街郭琴店内，为陈郁代馆，改有文字。嗣陈元华于二十年五月，由陈宗云书馆转赴台湾府城图馆，路过嘉义县，在芍陈、陈荐元家暂住。六月又在陈书图店内住歇，七月仍回陈宗云书馆，九月被获解省，

俱不知其在内地犯事革逃等语。均与陈元华原供符合。由各该厅县取具各结，连起获所改学徒小讲，一并详缴，经臬司裕康会同藩司曾望颜详解前来。

臣怡良驻扎泉州督办夷务，臣刘鸿翱亲提该革举陈元华，悉心研讯无异。当堂令其默写字条，核与台湾缴到小讲原本所改文字，笔迹相符，并无遁饰。臣等查逆夷在浙定海滋扰，系二十年六月之事，如果该革举曾为逆夷聘往主谋，自必早在夷船，何能分身他往？今所供自十九年十月逃赴台湾，至二十年九月被获解省，其在鹿港等处教读居住，确有月日踪迹。业经委员驰往，会同各该地方官，传到东人学徒及地主人等逐一查讯，供词吻合，并起有该革举在台所改文字，较对笔迹相符，其为实系逃匿台湾，并无受聘通夷，实属可信。至该革举前供未将伊子陈世菱等供出，讯因虑被牵累，并无别情，应毋庸议。

除将该革举犯事脱逃本案另行议拟，咨部究结外，所有申明革举陈元华委无受聘通夷缘由，谨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 七五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 江北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麟庆跪奏，为钦奉谕旨，遵将办理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昨将筹办江北河道情形，于本月十六日恭折由驿复陈在案。十九、二十两日，叠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齐慎等奏，逆船驶至京口等因。钦此。又六月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据牛鉴奏，逆船闯过京口等因。钦此。臣伏思攘外必先安内，制胜全在相机，仰蒙皇上指示几先，训以同心协力，跪诵之下，钦感莫名。

当查夷船入江后，据江都县禀报：初十日停泊瓜洲，经守备曾广楹带兵堵御，该逆夷见即放炮，连伤二兵，居民惊散。十二日，驾杉板船直入瓜口，因三汊河已有官兵防堵，随即折回，由闸关横阻河道，不准民船往来。又据扬州府禀报：初十日有匪引夷由外港绕至三江营地方登岸，砍伤额外顾镇海、兵丁张文，抢搬军库。该署守备葛长松闻信赶往追剿，经兵丁汤文寿夺获夷刀一把，匪即遁至江边，有小船接应而去等语。臣以该逆夷抢去军装，诚恐有冒充兵丁等情弊，札飭各营县严加防范。近探得夷船在大江游奕，瓜、仪各口均有三桅夷船停泊，拦截行人，不容过渡。其驶往江宁之船作何举动，尚未得有确报。扬州、淮安一带则因兵力甚单，民多震恐，臣惟与所属各员将一切防堵事宜悉必筹备，外示镇静，以固民心。

至徐州镇标兵丁日前本拟调用，因知其屡次调往上海为数不少，该处界连曹、单、颍、亳，民情强悍，存兵尤不宜单，现飭徐州道查明有无可调，复到再核。至团练乡勇易聚难散，官不可用，以守望相劝，民尚可为，现在兵既短绌，不得不借资民力，是以檄飭淮、扬各州县，劝谕绅商，捐输团练，并以署淮南盐掣同知陈延恩、淮北盐同知朱沆、两淮候补运判郑士彦、范守诚，平日与商情熟悉，特委该员等帮同地方官劝奖以成此举，所有团练事宜，仍令该绅商自行经理。

查扬州距瓜洲口仅四十里，当逆船驶入大江时，人心惊惶，衙徙乡间，或半夜讹传寇至，因而群起逃避，匪徒即乘机抢掠，实属为害闾阎。且江北向有盐梟，诚如圣谕，深虑窃发，更虑潜投逆党。臣惟当督飭地方官钦遵圣训，日加防范。查日前恶棍陈三虎等肆行不法，当即恭请王命，稍知敬畏。近又调到团练河兵，勤加操演，清江地方尚属安静。嗣后淮、扬一带倘有梟匪滋事，若非立正典刑，难肃法纪。应请由臣督飭地方文武，拿到尽法惩治，其应解省者，审实解解臣处，复核正法以儆凶顽而杜萌孽，随后再循例奏咨。

所有遵旨办理情形，谨恭折由五百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六〇、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英人占据由闸 关请将清江河库银两暂移徐州府库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正在缮折间，接据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驰禀，逆夷于十四日攻陷镇江府城，将船尽靠北岸游奕，并由瓜洲小口上岸，将由闸关占据，扬城甚为危险等语。臣接阅之下，不胜发指。查扬州兵力本单，而夷势如此猖獗，万一逆船蜂拥而至，势不能支。设有疏虞，江北各处震动，危急情形，不堪设想。清江浦本有河库，又有运库移贮银两，尤为重地。应恳圣恩迅敕山东、河南两抚臣，速调精兵各千名，酌派将弁管带来浦，以资防守。

又江苏军需，部拨山东、河南等省银八十六万两，前准抚臣咨会，飭令河库代收。旋据该道详称，库房本窄，已添贮运库银两无处再存。即经咨复，臣飭司另筹分贮，现既不能渡江，当飭解往徐州府库暂贮，俟查明有可绕之道，即行设法解苏，以昭慎重。

至文报，准钦差大臣耆英咨会，京口仪征江面既不能通，应即改道浦口，业经通飭遵照，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六一、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拟用木筏 燃火顺流下放以破英船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破夷之法。云云。钦此。伏查臣前折所陈，飭委外南营守备黄佩购办木

植，以备扎筏纵火等用，即系此意。惟木筏以散合整，须用铁链束缚，铁锯钩联，方不致见火自散。且铺底必平，配势必匀，方使风不可翻，水不可沉，大小多寡则随河势酌定。又筏端古有签锥之法，取其锐利，较诸曲钩得用。如逆船驶入内河，拟将木筏燃火，乘流下放，逆船签住，或不能立脱也。若仅用巨木冲击，非乘水涨溜急不行，且逆船甚坚，恐未必一撞即破，似不如扎筏得力。现已密飭该备赶紧试办，如果有益，即行多制备用。

合先附片复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六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抽派 官兵驰赴扬州协防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准抚臣来咨，以暎夷窥伺长江，嘱调拨河漕兵丁，遣赴扬州防堵等因。除漕标已咨漕臣酌核外，查河标五营额兵本少，上年屡次调防上海等处，存营益单。且庙湾、佃湖二营本管黄河、灌河、射阳湖各海口，右营汛地辽阔，界连东省；中营驻扎清江，地当孔道，又有河库，向无城垣；洪湖营为淮北票盐往来要道。攘外必先安内，在在均应严防，实难再调，当即咨复。

前于初九日接扬州府禀，逆夷船只已入大江，行过鹅鼻嘴，连帮内驶等情。臣接阅之下，不胜焦急，因思扬州为江北门户，且系运库重地，尤关紧要。赶于无可征调之中，抽派中营官二员，兵五十名，右营官二员，兵五十名，配足军装火药，即于初十日管带起程，星夜驰赴扬州协防。

再，提臣刘允孝管带湖北兵一千名，于初五日渡黄北上，行至渔沟，适奉廷寄，折回江苏，即日又渡河南下，计初八、九[日]可抵扬州。得此劲旅，定当有益。

合并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 七六三、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奏报遵旨于要隘盘查为英递送京报之人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三品顶带署理浙江巡抚臣卞士云跪奏,为遵旨密拿为逆夷递送京报之人,恭折附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六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耆英奏,倭逆每日阅看京报云云。钦此。仰见圣主慎重机务,肃法惩奸之至意。伏查京报恭录皇上每日明降谕旨,并附载中外诸臣奏折,原以使各省臣工周知天下情形,凡有关涉事件,可以随时办理,是以未经禁止,惟一切机务均皆详载其中,必须秘密。倭逆非我族类,现又称兵犯顺,岂容令其私自阅看,致使得知国家政令。今该逆竟能日逐披阅,诚如圣谕,必有辗转递送之人。

定例漏泄军情大事罪应骈首。今奸民将京报源源送给该逆查阅,较之偶尔漏泄军情,其情尤重,亟应查获严究,以绝奸细。臣等现已遵旨严飭各属,并委明干员弁,于水陆要隘严密盘查。如有为该逆递送京报之人,一经弋获,即行确讯,如何辗转递送实情,一面正法,一面具奏。仍将军务机宜,事事格外慎密,俾免透漏。至臣等每日所阅京报,系由坐京提塘抄寄坐省提塘转送,惟闻此外尚有良乡报、涿州报名目,其所载事件较详于提塘之报,递送亦较为迅速,闻良乡、涿州等处专有经理此事之人,官绅人等多有以重赏购阅此报。故各省之事,有臣等尚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亦有臣等所不知而他人竟知之者。伏查为逆夷递送京报固系外省奸民之所为,而代为传抄京报之人,恐亦不止一处,并请敕下步军统领,五城暨直隶总督、顺天府尹一体严密查拿。如有为该逆抄送京报之

人，并即从重惩办，如此则各省查递送之犯以绝其流，在京查传钞之犯以杜其源，似办理较为周密，京报或不致再为逆夷窥阅。

是否有当，谨合词附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六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病尚未痊请再赏假二十日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微臣病尚未痊，请再展假调理，恭折附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病势增剧，卧床不起，万难支持，于五月十八日由驿奏请赏假调治。旋于六月初六日钦奉上谕：刘韵珂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等因。钦此。仰圣恩之优渥，益感激之难名。遵复广觅良医，日服滋补之剂，以冀心神安定，气体稍充，如期销假，仍起任事。奈积劳久病之身竟非月余之调摄所能奏效。现在咯血虽止，而舌心出血较前更甚，每日多则七八次，少则五六次，其色或红或紫或黄，并不一定，血亦浓淡不等。此外左舌之麻木，左脉之跳动，以及左体之瘦削，均仍如旧。每日食不过一掬，每夜睡不及片时。当此溽暑之际，人皆不堪其热，而臣絮被不能去体，偶尔扶病起坐，不久即头晕气逆，仍须奄卧。盖因元气耗竭，以致病势难痊，私心不胜焦灼。

伏查浙省逆夷现虽伏而不动，而江省逆舡则已窜入扬子江中，攻陷镇江府城，并有直犯江宁之谣。臣虽未悉其详，而偶有所闻，不禁涔涔泪下。窃以该逆如此猖狂，居心实不可问，即不重犯浙省，而大江一据，则南北梗绝，米舶不通，江、浙俱为之坐困。臣渥承恩遇，现值浙中尚属暂安之时，正当未雨绸缪，固结民心，捍卫境土，以期稍答鸿慈。无如厥疾弗瘳，力与愿违，即欲勉强供职，而精

神委顿,动辄喘息恍惚,势必转致貽误。辗转思维,惟有仰乞天恩,再请赏假二十日,俾臣赶紧医调,不敢望偏枯旧疾胥臻痊愈,或者舌血稍止,新病稍瘥,精神稍可撑拄,即当奏明销假,回任视事,以纾宸廑而报殊恩。

所有微臣病尚未痊,吁恳展假缘由,理合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心怀只可勉强暂宽,一俟稍痊,即可接印任事也。着再赏假一月安心静摄。钦此。

### 七六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折弁因 阻贲回此次附驿呈进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刘韵珂因乍浦失守,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革职留任,当即具折奏谢天恩。臣卞士云奉命署理浙江巡抚,将接印日期及感悚下忱,恭折具奏,均于本月初十日拜发,专弁贲进。詎该弁行至江苏,因逆船梗阻扬子江中,不能前进。该弁不知尚有别路可通,将原折贲回。兹臣等接准江省咨会,知浦口一带可以转递,特将前此缮就原折,附此次驿折之便,敬谨呈进。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七六六、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请备 调温台等兵至省守卫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三品顶带署理浙江巡抚臣卞士云跪奏,为扬威将军现拟统带前调在浙官兵至苏进剿,省城兵力较单,酌量备调温台等兵至省防



守，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自江省吴淞口航海入江大肆猖獗，于本月十四日攻陷镇江府城，扬州府暨江宁省城均属危急。扬威将军因接该省警报，拟将前次调浙之各官兵拣派亲带前往剿办，业经缮折具奏。并因浙省兵力单薄，囑臣于省外各标营，酌量备调一、二千名来省防御。臣查镇江、扬州为南北通衢，而江宁乃该省根本重地，今该逆逞其狂悖，已将镇江攻陷，其扬州、江宁均逼处江滨，设有疏虞、关系匪浅，扬威将军急欲前往救援。惟浙省自上年至今，历次奏调各省官兵一万五千余名，自江苏宝山告警，叠经扬威将军先后调往兵六千余名，兹又拟带去兵三千余名，是他省兵业已分去大半。现在定海、镇海两处洋面，夷舡尚有二十余只，为数本属不少。且自浙省至镇江等处，计内地程途则几及千里，而该逆帆樯灵便，由海道折回，可以朝发夕至，该逆诡谲多端，难保其不因浙省兵单，复来滋扰。

省垣紧接尖山海口，现值伏汛之际，潮汐正旺，必应添兵防范，以期严密。但腹里各营兵丁，除现在曹江等处派防外，本营存兵无多，应留以守卫巡缉，不便再调。惟黄岩、温州等兵，前因其近处海口征发较少，本年四月间乍浦失守，省中需兵遣用，曾经抚臣刘韵珂与扬威将军筹商，已调该数处兵二千余名来省备用，尚未起程。因乍浦夷舡退去，檄飭仍留本境，听候另调。今省垣需兵防守，自应仍在该数处调拨，第现在温、台洋面均有盗舡游奕伺劫，未便竟调至二千余名之多，以致顾此失彼。臣逐加酌核，拟调黄岩、温州两镇兵各三百名，台州协兵一百五十名，处州、衢州、乐清、平阳四镇协兵各一百名，瑞安协兵五十名，共兵一千二百名，均飭令星速整装，听候拨调至省城防御，以备不虞。

除移行遵照外，所有省城兵力较单，添调守卫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六七、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江北盐梟窃 发已派员巡查募勇协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夷务清本)

再,闻江北盐梟乘机窃发,在于镇江及仪征县属之老河影等处放火抢劫,难民四散窜逃,沿江各处蜂传,人心骇布。连日皖城内外,客船投避者甚多,遂致本地商民亦同惶惑。经臣沥诚手示,并飭府县传集绅士,将事势剴切指陈,谕令转相告语,廛市无惊。并派文武各员,严警斥埃,昼夜巡查,期于比户安恬,臣得放心赴防筹办。又江北地方辽阔,民俗强梁,存营兵力太单,即将领亦全行委派。现飭司责成各该府,督属多募民勇,协力巡防。臣上年叠檄州县增设壮班,原以备不时之用,务令不分畛域,遇有匪徒滋事,四面兜拿。并劝谕本境绅民自相团练,各保身家。

朱批:即有旨。

## 七六八、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遵旨派参 将恩长驰赴江宁应援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遵旨派兵驰赴江宁应援,并拨解火药铅丸,采买粮食,解江接济,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戌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连日据牛鉴等报,逆夷船只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处,并声言欲犯江宁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是日已刻接准督臣咨会防堵,业将派防并臣亲自赴芜湖县居中策应情形,由驿驰奏在案。钦奉前因,正在遵办间。又于二十日未刻接准两江督臣咨会,逆夷业已攻陷京口,江宁省城万分危急,咨调

庐、凤、颍、亳等营兵一千名，并令再于安庆等营酌量调拨，驰赴江宁应援等因前来。除飞咨寿春镇臣选派精兵一千名，迅速赴江应援外。伏查皖省十八标营，额设兵丁九千四百余名，除上两年调赴江、浙防剿官兵三千余名，存营及分守各汛者仅剩六千余名，现又调防及应援江宁兵三千六百名，加以江、安交界陆路各要隘，处处须防，兵力已形单薄。而江北民情强悍，必须借兵控制，更未便全数派调，惟江宁现在告援，自应先其所急。

查宁国营参将恩长勇敢有为，臣前派令带寿中营兵二百名，并本营及广德营兵二百名，赴和尚港防堵。因寿中营相距较远，调往恐致后时，兹添派徽州营兵二百名，潜山营兵一百名，连前派该本营及广德营兵二百名，共五百名，令该参将管带，迅速驰赴江宁应援。前派署庐州营都司古维藩带兵三百名，驻防蜈蚣，兹和尚港防兵改派赴江，蜈蚣究在后路，和尚港切近江宁，较蜈蚣尤为紧要。兹改派古维藩带领防兵，及恩长所遗之寿中营兵二百名，驰赴和尚港防堵，蜈蚣容即另行派防，俾壮声势。

所有军火器械，除各兵随带赴防外，历次供支邻省，随造随用。溯自前岁用兵以来，先后拨解浙省火药十万斤，铅丸一万斤，拨解江苏火药三万斤、硝二万斤、铅丸一万斤，拨解粤省火药二万斤，拨解闽省硝八万斤、磺二万斤、枪炮铅子四万斤，共用火药硝磺铅丸三十三万斤。又本省出防兵丁裹带，亦不下数万斤，时因夷务未竣，随解随造，现在陆续积存火药仅止三万余斤、铅丸三万四千余斤。刻仍飭令藩司及中军官并各营赶紧购料制造。诚恐缓不济急，已在存省火药内酌拨一万斤、铅丸五千斤，委员解赴江宁，俾资接济。粮米为兵食所需，尤关紧要，皖省早稻现在收割，本境连年灾歉，待食孔殷，而商贩因闻逆夷驶入长江，近皆裹足，即安庆粮价亦逐日增昂。臣先经飭属出示招徕，现又委员携银前赴上游采买，陆续运赴江宁，以固两江根本重地。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七六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挑选精兵利器交赵  
光璧带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守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署山东巡抚麟、兖州镇总兵赵、曹州镇总兵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现在倭逆攻陷镇江,江北一带防守紧要。著托浑布、麟魁迅速于兖州、曹州两镇内挑选精兵,或一千名,或数百名。并选精良器械,多备抬枪抬炮,即交赵光璧管带,迅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协力守御,毋稍迟误。所有兖州镇篆务,著该抚等派员署理。至抬枪抬炮为行军要需,并著该抚等仍饬属多为制造,以备随时调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七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认真演习  
防御英人火枪之法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朕思陆路与逆夷接仗,当以大小炮位为先,继以抬炮抬枪,又继以鸟枪,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御其火枪为要。欲御其火枪,我兵人各执两层藤牌,夹以牛皮,复用水浸透之牌可以抵御火枪,一手执钩连枪,蜂拥前进。有藤牌以敌其枪箭,复以钩连钩取逆匪足胫,令其颠扑。又继以刀矛手奋勇砍扎,似能得力,而又有马队相

机冲剿。著赛尚阿、纳尔经额即仿照前说，认真演试练习，以资得力。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七一、著漕运总督朱树不必将南粮押运北上  
并回空军船可于黄河一带寄泊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逆夷闯入大江，镇江失守，江宁、扬州等处防堵宜严，所有江北一带地方，已谕令麟庆带兵堵御。惟瓜洲口为军船回空必由之路，若届时不能前进，水手纤夫聚集一处，恐滋事端，不可不早为筹及。现在南粮抵通，军船已有陆续回空者，著朱树不必押运北上，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沿途察看情形，除江北各帮就近可以归次外。所有各省回空军船，著于黄河一带，酌量宽阔地方，分帮寄泊，并剴切晓谕，妥为安置，仍随时认真查察，俾无恃众滋弊之事。其如何严密防范之处，著该漕督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七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浙江进兵牵制恐已  
无及仍驻扎王江泾一带听候消息上谕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调拨兵勇设法牵制一折。现在逆船已入大江，江宁省城危急，浙江进兵牵制之说，恐已无及。该将军仍遵前旨，暂行驻

扎王江泾一带,听候消息。倘江宁事仍紧急,即著星驰前往,酌量堵剿。其所奏拨调寿春镇兵五百名,迅赴江苏,听候该督差遣之处,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七三、两江总督牛鉴奏报筹防省城重地情形并自撰照会致璞嘯喳设法羁縻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军录)

牛鉴跪奏为筹防省城重地,现当情势万分危迫,由臣设法羁縻,并请旨治臣失地之罪,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该夷于六月十四日攻破镇江府城,副都统海龄据报殉难,连日逆船共八、九只在仪征县江面游奕。二十日复有逆船二只,在江宁府之八卦洲停泊。兹江西九江总兵李锜带兵一千名,于十四日到省。湖北提臣刘允孝带兵一千名,于十八日到省,徐州总兵王志元带兵七百名,于十九日到省。业经臣会同将军德珠布、提臣刘允孝相视最要之地,各分段落厚集兵力,添设炮位,以资防守。又新到苏松总兵未经到任之周世荣,先经臣札调来江,于江面临城最近之下关、草鞋峡等处,用已废粮船装载砖石,沉填河口,现已据报完竣。

臣伏查江宁省城周围约有五六十里,独西面一带滨临大江,自定淮门至水西门有十四五里之长,去江面尚有七八里十余里不等。惟仪凤门紧对江口不过二三里,该逆巨炮火箭实当其冲。连日与德珠布、刘允孝集议,所有旗营、臣标绿营、湖北、徐州各营兵共有二千多名,俱在仪凤门分段防守。其水西门以至聚宝门系省城之西南隅,现派李锜所带之江西兵一千名分段防守。又省城西北面,自钟阜门、神策门以至太平门,约有七八里之长,该处城临后湖,且去大江甚远。又太平门至城之东北隅,钟山巍然独峙,该处因山为城,

去大江为更远矣。

总而言之，江宁省城辽阔，东南北三面尚不甚吃重，现由德珠布分拨旗兵在各门防守，然实不能兼顾，亦缘城中兵力太单之故。而万分最要之地，莫如仪凤一门，臣连日查看该门一带，形势最胜，重山叠岭尽在城内，而山顶树木丛祿，贼即用千里镜窥之，不能知我虚实。臣复飭各营将备于各山顶树木最深之处遍插旗幟，作为疑兵，俟有警报，连环放炮，以壮声势。并飭续到之吴淞营兵四百名，拟令参将刘长清管带，作为游兵，往来接应，以防该逆爬越入城。此臣现在布置之实在情形也。

惟是该逆凶焰益张，而我兵当屡挫胆怯之余，逆船复停泊江面，未免人心倍加震恐。臣万分无奈，自撰照会该逆首嘍嘍喳一纸，于六月二十日遣弁陈柏龄、张攀龙前往赍投，聊作羁縻之计。臣未奉有谕旨，冒昧从事，实不胜惶悚之至！谨将原文及抬写式样照依缮录，恭呈御览。俟差弁回来，看该逆如何措词，容臣设法办理，恭折奏闻。

再，该逆知我天津有备，不敢前往滋扰，胆敢专用全力攻破镇江，据我腹心要害之地，以肆其挟制要求之谋，其猖狂诡譎，臣恨不生食其肉，而无才无能，屡失城池，惟求圣恩将臣从重治罪，以为封疆失律之戒。（朱批：数月之久，自江口以至省垣，为何虚抛岁月，一无展布？朕惟自恨无知人之明也。）

谨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战栗待命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七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英军 来书挟制索银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军录)

正在缮折间,有江宁驻防在京口副都统海龄处教读之文生,逆夷于攻入镇江城后,捉住该文生不杀,缮交公文一角,令投臣德珠布,牛鉴拆阅。其文义粗鄙不通,内有速赎省会,以免战祸之语。意在挟制索银,似此盗贼无赖之言,臣等断不能为其所惑。而末后又云:如皇上不准照该夷所讨诸款,亦不能全行罢兵等语。似臣等虽设法羁縻,该逆亦未能听信,总以奉有恩纶为准,实为诡谲猖狂之至。

再,此夷书并非逆酋噶喇渣所给,系其头目巴、郭二姓同列伪衔,臣等亦未便给予回复,合并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可恨之至。钦此。

## 七七五、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将援兵分拨扬州 各口岸责成但明伦督办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麟庆奏,筹防江北河道,以杜夷船内窜情形一折。览奏均悉。逆船入江滋扰,江北兵单,清江浦为水陆咽喉,五方杂处,今又添运库移贮银两。时届大汛,河湖长水,修防吃紧,在在均关紧要。麟庆即在彼弹压调度,不能远离,自系实在情形。前有旨谕令狼山镇总兵顺保与该河督筹商,扼要防堵。复飭令河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先,带练习亲兵前来策应。本日复降旨,飭令鄂顺安挑选精兵



数百名。又谕令托浑布、麟魁挑选曹州、兖州两镇兵丁一千名或数百名，均携带抬枪抬炮前来，交麟庆调度差遣。各路兵丁到齐，已敷调拨，扬州为清江门户，且为江北藩篱，必须将该处保住，江北始获安全。著麟庆即将河标所辖及河南、山东陆续已到各兵丁，分拨扬州各口岸，严密防范，勿令逆船驶入。但明伦已赏加按察使衔，所有扬州府防堵事宜，著即责成但明伦督办。并飭令淮扬道恩龄、淮海道赵廷熙，各就所管地方，分头堵御要隘，毋稍疏虞。所奏夷船入河，赶即启坝，使水陡落以胶其舟。著随时体察，相机酌办。至京口、仪征为文报必经之路，牛鉴现在守卫江宁省城，势难远及。清江浦至仪征尚近，其应如何派员接递，或改道行走俾无贻误之处，著迅与程霏采会商妥议。

又另片奏，军需团练动用捐输银两等语。著准其动用报销。嗣后有关军务折件，著由六百里驰奏。赛尚阿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七六、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 率兵前赴清江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都勒丰阿迅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协力守御。并著鄂顺安挑选精锐兵丁数百名，预备精良器械，听候麟庆等调拨。计此时都勒丰阿定已起程前往矣。该逆攻陷镇江，江北情形极为吃紧，著鄂顺安即将所挑精锐兵丁数百名，派令曾经出师之员，迅速管带前赴清江浦，并著多备抬枪抬炮，一并带往，交麟庆等拨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七七、著江苏巡抚程霁采体察情形将扬州 防务交由但明伦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据程霁采奏，京口失守情形，并请饬麟庆带兵移驻扬州等语。现在该河督因时届大汛，修防吃紧，不能远离。本日已降旨，责成盐运使但明伦专司扬州防堵事务，并加该运使按察使衔，准其单衔奏事。至江北一带防兵短少，已饬河南、山东调兵前往应援。该二省兵未到以前，该抚先行体察情形，妥筹团练。并饬但明伦带领兵勇，弹压梟徒，勿令养成心腹之患。其江阴洋面尚有夷船停泊，该抚已将浙江拨到之广西兵丁七百名，咨交耆英统带，在无锡县地方堵御，以防该逆乘虚闯入。著照所议办理。至副都统海龄遇害，该府县尚不知下落，俟查明确实，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七八、著盛京将军禧恩在金州坚壁清野相机 设伏并演试陆路与英人接仗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禧恩奏，严防海疆，并深挖濠沟，杜绝夷马路径一折。据查锦州、复州两处海口距城较远，惟金州最为近海，其西南面距城自二

三里至十数里不等，在在皆可登陆，逼近城垣。现将炮械军火运至距海较远之处，并于海口可通陆路地方挖掘濠沟，排钉木桩，散布蒺藜等语。所办俱属周妥。惟金州老水贴岸，在在皆可登陆，倘能晓谕居民早为迁徙，既系空城，仍可相机设法埋伏，后路又有伏兵剿杀，更当得力。各处马队现已足敷调遣，恐步队兵力尚单，如有警报，著该署将军酌量奏调，或团练义勇以资防剿。朕闻陆路与逆夷接仗，当以大小炮位为先，继以抬炮抬枪，又继以鸟枪，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御其火枪为要。我兵各执两层藤牌，夹以牛皮，复用水浸透，可以抵御火枪，一手执钩连枪，钩取逆匪足胫，令其颠扑，继以刀矛手砍扎，又继以马队冲突，似能得力。著即仿照前说，认真演试。

又另片奏，该逆纠集天竺、佛喃、吕宋等夷，请晓谕解散，断其接济。所言不为无见，俟相机酌量施行。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七九、著李湘棻驰赴清江浦会同麟庆 等办理淮扬一带防堵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李湘棻著驰驿前往清江浦，会同麟庆办理淮安、扬州一带防堵事务。所有弹压回空军船事宜，并著会同朱树办理。

钦此。

## 七八〇、著赏加但明伦按察使衔责成办理所有扬州至清江浦防堵事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但明伦著赏加按察使衔，所有扬州至清江浦一带防堵事宜，即责成该司悉心妥办，遇有应行陈奏事件，著准其单衔具奏。

钦此。

## 七八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并严参惩办溃散员弁兵丁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遵旨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并溃散官弁兵丁，据实分别严参惩办，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十七日奉上谕：此次逆夷攻扑乍浦……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四月十九二十四等日叠奉上谕：将首先溃散之将备兵丁查出，即以军法从事，以惊其余各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整饬戎行激扬士气之至意。奴才等节次跪聆之余，无不同深钦佩。

伏查逆夷在各海口鸱张为患，虽云船坚炮利，而我兵果能人人思奋，勇往直前，何至坚城遽被攻陷？诚如圣谕，皆由士气不扬所致。亟应严加惩办，以振军威。奴才等公同商酌，当即奏明，由奴才特依顺前往乍浦安插驻防兵丁，即行严密访查在案。奴才特依顺于驰抵嘉兴后将掩埋抚绥各事宜，次第办理。并饬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尤渤、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等，确查当日接仗，何处兵勇首先溃散，系何员管带，密为详查去后。

嗣据该翼长等禀称，查得逆夷于四月初九日，将大号夷船二十八只排列西行汛、天后宫、葫芦城炮台外一带，施放连环大炮，乍浦副都统长喜督饬官兵，亦开炮封敌。该逆复将杉板船只往返载渡鬼子，约有二三千名，由黄山岭、唐家湾两路登岸扒山，火箭火枪齐发，直扑该处队伍。该处只有守备张衍鲁管带山东乡勇三百八十名，尤吉洪应遼带领太湖营兵丁四百名，在彼防堵。当经汉中镇德坤以该处兵力较单，即率领陕甘官兵八百余名前往策应。詎该逆枪猛炮烈，已将该处兵勇击退，复转过常山，与陕、甘官兵封敌。该官兵击退逆夷三次，轰毙红夷无数，我兵亦多被伤。其中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带领亲随兵丁，往来策应，至常山坡，见陕、甘官兵接仗，当即持枪施放打倒红夷数名，不防被坡下汉奸用矛戮伤右腿，站立不住，被亲随兵丁抢出重围。又有红夷抢用本处小船，接连杉板为桥，由天后宫上岸，约有千数余名，该处系尤吉张绍廷、守备朱昌炽管带乍浦水师营暨嘉兴协兵三百名，在彼防堵，亦被逆夷大炮火箭击退。该逆遂绕至灯光山，与八旗满洲官兵一千名接仗，彼此伤亡不少。又有汉奸勾引逆夷千余名，由牛角尖、檀树泉两路登岸上山，一抄满营官兵后队，一抄陕、甘官兵后队，彼时满营、陕、甘官兵腹背受敌，仍行奋力轰击。缘逆夷大炮猛烈，已将葫芦城一带炮台房屋墙壁打倒，乍浦副都统长喜身受重伤，经骁骑校成明救至乍城。不意汉奸带引逆夷，扒城放火，杀毙守门官兵，开门拥入。维时满营、陕、甘官兵正在接仗间，见城南火起，知乍城已失，又见遍山四面皆贼，势孤难支，遂退保平湖。副都统长喜亦经成明等抢出，退守平湖，廷至四月二十二日因伤身故。又查海口汛、西行汛、东木厂等处，有守备李绳淦等管带嘉、湖兵丁二百名，分守防堵，俱被逆夷枪炮轰散。杭嘉湖道宋国经管带水手北勇等一千余名，在城外西行泛、木厂后埋伏，闻唐家湾等处交仗，官兵渐溃，随遣游击李渐磐、都司毛亮分带水手北勇八百名，前赴策应。该道随后督饬驰往乍城守护，不料甫至西门，鸾桥已被逆夷拆断，城上火箭火枪齐

发。缘北勇人虽踊跃，皆系手持长矛短刀，难御火器，又有逆夷从城外东南抄袭接仗，前后火器凶猛，北勇多有伤亡，势难抵敌。该道因火箭从迎面射来，闪身躲避，跌落塘下，致伤左腿，经北勇救起，护退平湖。并称此次接仗，满营官兵，陕、甘官兵，最为奋勇出力，带伤者共计一百余员名，阵亡者共计四百余员名，北勇人虽强悍，因不谙习枪炮，多用刀矛短械，难以挡御火器，是以徒有伤亡，未能得力。其嘉、湖、乍、太四营兵丁，一闻枪炮之声，心警胆怯，不能奋力支持，随即退走，竟多溃散，不知下落各等语。

奴才等详核各处禀报，均属相符，犹恐尚有不实不尽，复一面派员暗访，一面札飭嘉、湖、乍、太四营带兵官来辕，派司员面加诘讯。据太湖营游击洪应遼供称，当日逆夷攻扑乍浦唐家湾，炮弹如雨，弁兵各持器械，奋勇迎敌。该夷枪炮猛烈，又有汉奸引领夷逆，由陈山后面绕至官兵背后，枪箭并发，官兵均有伤亡，力不能支，渐败渐退。止剩游击与枪矛兵丁二三十人，实难抵御，被所剩兵丁拖挽下山，将退保乍城东门，鸾桥业已抽去，遥见夷逆已经登岸，游击只得收集弁兵，退守平湖。密查彼时与逆夷决战之际，惟兵丁邱永富、朱甫田前行，各兵随后一同败退。又查署把总沈大熊接仗败退后，该弁先到平湖。查点各兵内，有阵亡兵丁四名，受伤兵丁四十三名，受伤把总额外二名，游击右腿枪伤现已平复，无下落兵二十三名，事后投回兵丁六名等供。

据嘉兴协守备李绳淦供称，嘉协兵丁俱系分布沿海东西山寨二十一处瞭探，内有奉派海口汛乌枪兵丁二十名，系守备管带防御。是日夷船自天后宫汛东首放炮轰击，离海口汛里许，被逆炮轰起石块，击伤兵丁十六名，并伤守备左腿。该逆已由东首灯光山登岸，焦城守备因兵丁多经受伤，势难击敌，不得已将伤重兵丁就近安顿，余即退至平湖，委无首先溃散情事。共计本汛受伤兵六十一名，阵亡兵三名，自行投回兵四名，无下落兵十四名等供。

据乍浦水师营守备朱昌炽供称，守备派在天后宫汛防堵，四月

初九日，夷船直扑天后宫等汛，守备随同定标游击张绍廷开炮击毙夷匪多名，兵丁亦有伤亡。守备亲自照苗施放大炮，互相攻击，逆夷不能攻进，暗令杉板小船，由隔天后宫四里许之东面后山蚁附登陆，分抄灯光山后。该处系把总韩大荣带兵五十名，与逆夷死战，被铅子打入咽喉阵亡，兵丁亦伤亡多名。夷匪已从东山进城，逆船在海口开炮不绝，守备正在攻击之时，夷匪忽从背后攻击，守备腹背受敌，被铅子打伤头颈，各弁兵俱有伤亡，实系力不能支，并未首先溃散，不敢妄指。至专防该汛之弁系左营署千总程鹤龄，再后投回之兵丁蔡国良、杨进煊二名。计阵亡把总一员、兵丁十二名，受伤官四员、兵丁七名，事后投回兵丁五十二名等供。

据湖州协千总朱大烈供称，千总派带本协兵一百名，埋伏西塘后面，当日逆夷由东登岸，离西塘甚远，当奉杭嘉湖道飭赴查探。千总行至海塘地方，见葫芦城起火，土城上均有红黑夷匪，并有夷匪由东开放枪炮，蜂拥而来，即赶回禀复。又见数百人从东北角赶来，弹子火箭势甚猛烈，千总失足跌下海塘，即败退平湖，实因众寡不敌，并非首先溃散。查阵亡兵三名，受伤兵六十一名，事后投回兵丁四名，无下落兵十四名各等供。再三研诘，矢口不移，核与委员查访情形，亦属无异。

伏查逆夷火炮火箭虽云猛烈，各营兵丁果能如满营及陕、甘官兵奋力迎拒，亦尚不致遽尔僨事。乃嘉、湖、乍、太兵丁胆力怯弱，一见夷人枪炮猛烈，即不能奋力支持，多被逆夷击退，以致攻陷乍城，实堪痛恨！兹查嘉兴协尚有未归队兵丁十四名，湖州协营有未归队兵丁十六名，太湖营有未归队兵丁二十三名，此等无著兵丁显系先行溃散，畏罪潜匿。即游击洪应逵供称，接仗时先行之邱永福、朱甫田二名并未归队，更可概见。若不严查惩办，何以振士气而肃军威？当将未归队兵丁五十三名，开单飭令各该营带兵官，一面另选精壮余丁挑补足额，以资防御，一面行查各原营及该兵丁等家属，严行查拿务获，到日即行按律正法，以肃戎行。此外先经溃

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六十二名,相应开单请旨,交部定地发遣,充当苦差,再行遵办。

至带兵各员弁平日不能申明纪律,严加训练,致兵丁等怯敌溃散,均有应得之罪,未便因其并未随同溃散,稍事宽容。相应请旨,将退败后未随大队行走先到平湖之太湖营署把总沈大熊革职,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其管带太湖营兵丁防守唐家湾之太湖营游击新升广东新会营参将洪应遼、管带乍浦水师营兵丁防守天后宫之定海左营游击张绍廷、乍浦中营水师守备朱昌炽、管带嘉兴协兵丁防守海口泛之嘉兴协右营守备李绳淦,该员弁等虽均带有伤痕,究未能督催弁兵,奋勇御敌,应请旨一并革职,降为兵丁,以观后效。杭嘉湖道宋国经,系巡抚刘韵珂奏明派令在乍办理防堵,并由奴才等委令弹压壮勇水手各事宜。该道驻扎半载有余,去冬逆夷两次窜近乍洋,尚能镇静守御。又总办督饬四品顶戴批验所大使郑鼎臣,办理出洋焚烧夷船,著有微劳,并于接仗时率令勇壮,亲冒矢石,指挥接应。惟因前路兵已溃散,逆夷逼近,躲避火箭,以致跌落塘下,受伤被救,与怯敌畏避者尚属有间。惟该道究有防堵之责,未能办理妥协,功过究难相抵,应请旨交部议处。至汉中镇总兵德坤带兵策应,击杀逆夷极多,甚为出力,应请免议。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系于本年二月间甫经代管嘉、湖、乍、太四营兵丁,为时未久,且该副将于接仗时往来策应,腿受矛伤,并非怯敌退避,可否邀免议处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其余管带湖州协兵丁之千总朱大烈、乍浦水师营署千总程鹤龄等,统俟奴才等另行咨部,分别降革,以示惩儆。

所有奴才等遵旨乍浦接仗情形,及溃散官弁兵丁分别严参惩办各缘由,谨合词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嘉湖乍太四营溃散投回兵丁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呈

谨将嘉、湖、乍、太四营首先溃散无下落兵丁五十三名，及随同溃散后自行投回兵丁六十二名，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嘉兴协无下落兵丁十四名：徐廷泰、钱金福、戴桢元、沈永亮、任振富、莫大德、张锡镇、金宝贵、方永庆、徐德高、胡士龙、周永春、李洪秀、施应龙。

湖州协无下落兵丁十六名：金振扬、沈玉书、张锦、姚廷祿、吴元、丁安年、杨大成、费正芳、吴斌高、孙加斌、陆永林、张兆林、翁兆奎、张瑞岐、张德福、张壬。

太湖营无下落兵丁十三名：李九林、邵忠烈、何正坤、邹润、蔡安、钱永章、徐锦田、朱福、周茂盛、莫锦成、倪大成、董连升、朱朝元、褚顺高、邱永富、倪胜高、王寿康、莫正荣、毛有昌、钱景高、朱甫田、蔡茂发、沈云芳。

以上首先溃散无下落兵丁五十三名，现飭严拿务获，到日即行正法。

嘉兴协自行投回兵丁四名：张九皋、沈勇彰、吴乾荣、雷殿华。

乍浦水师营自行投回兵丁五十二名：陈汉斗、陈连元、高锦堂、王培得、方得胜、董福云、胡德明、李永顺、叶万有、金乾乙、刘文明、陈惠初、张庆耀、蔡汉泉、唐廷良、朱荣耀、汪成模、王世岳、朱昌有、汤增顺、刘有魁、张得胜、乐继淙、邵炳、魏安胜、管荣淙、丁永祥、唐景才、李兆永、陈添锡、陈茂松、晏茂森、郎君胜、蔡国良、江文华、沈武德、施鸣岐、徐林荣、吴大忠、沈文元、薛乔松、梁振镛、戴玉堂、孔亮、郭应山、林恩庆、杨廷佑、刘胜得、杨进煊、施金有、陈茂兴、赵宏顺。

太湖营自行投回兵丁六名：凌得福、鍾朝英、徐国安、郭进、陆

大文、沈尚珍。

以上随同溃散自行投回兵丁六十二名,请交部定地发遣,充当苦差。

朱批:另有旨。

## 七八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查明乍浦 打仗出力阵亡官兵请求奖恤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乍浦打仗各营阵亡受伤官弁兵丁,奴才等亦已查访确实,应将其受伤最重者,开单奏请皇上恩施,量加奖赏,以示鼓励。其出力人员受伤稍次者,应由奴才等查明注册存记,酌量分别办理。其阵亡员弁,一并开单,请旨交部议恤,以慰忠魂。至阵亡兵丁应得恤典,容俟奴才等另行咨部办理。

合并附片声明,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件一:阵亡员弁清单

谨将阵亡员弁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浙江乍浦满营阵亡员弁七员:右营镶蓝旗满洲佐领委署左营八旗前锋翼领英登布,右营镶白旗满洲防御贵顺,左营镶红旗满洲佐领隆福,左营正蓝旗满洲骁骑校伊勒哈眷,左营正蓝旗满洲骁骑校根顺,署左营正黄旗满洲佐领·右营镶红旗防御额特赫,右营正蓝旗满洲骁骑校该杭阿。

浙江乍浦水师营阵亡把总一员:乍浦水师营把总韩大荣。

陕甘阵亡官弁七员:固原城守营千总李廷贵,凉属蔡旗堡千总张淮泗,永昌营把总王荣,庄浪营把总孙登霄,甘提前营把总马芝荣,署西安营外委蓝翎马兵朱朝贵,凉属土门堡额外外委马成功。

以上阵亡员弁十五员，请旨交部照例赐恤。

朱批：览奏恻然。另有旨。

### 附件二：打仗出力受伤最重官兵清单

谨将乍浦接仗尤为出力，受伤最重官兵，据实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浙江乍浦左营正红旗委署前锋校德克登额，左项受火箭伤，右肋受刀伤。头等伤。

甘肃宁夏镇属中卫都司韩则禄，头上右额角带刀伤三处，左脸带刀伤二处，左手大指带刀伤一处，二指带刀伤一处，左腿带枪伤两处，右腿带枪伤一处，左脚裹腕带枪伤一处。超等伤。

甘肃提标前营经制外委王吉庆，左膀带炮伤一处，左肋带矛伤一处，肚腹带火箭伤一处。超等伤。

甘肃凉标右营经制外委何敬忠：咽喉带火箭伤二处，胸膛左右带枪伤三处。超等伤。

以上受重伤官四员。

乍浦满甲兵文秀，左腮左膀二处，受头等鸟枪伤。

甲兵顺王，右腿受头等炮伤，左手受头等刀伤。

甲兵彩顺，左膀受头等鸟枪伤，右膀受头等刀伤。

左营正蓝旗甲兵苏缙，左腿受头等鸟枪伤，右腿受头等火箭伤。

甲兵博多崑，左膀受头等刀伤，左腿受头等鸟枪穿过伤。

甲兵敷泥雅罕，左右腿二处，受头等鸟枪伤。

右营正白旗甲兵恒明，右手受头等伤，右腿受头等炮伤。

甲兵祥贵，项上周身受头等刀伤。

甲兵喜清阿，头上受头等刀伤，右肩受头等鸟枪穿过伤。

甲兵春福，头上前身受头等刀伤，左腿受头等鸟枪伤。

甲兵奎灵,头上肚腹二处受头等鸟枪伤。

右营镶红旗甲兵连贵,左肋、左膀二处受头等鸟枪伤,项上受头等刀伤。

右营正蓝旗甲兵镞柱,左膀受头等鸟枪伤,右肋受头等刀伤。

右营镶蓝旗甲兵塔青额,头上受头等鸟枪伤,项上受头等刀伤。

陕甘步兵唐茂升,左膀臂带透过枪伤,右腿带枪伤,右胸肋带透过枪伤。

步兵郭印贵,右腿上下带透过枪伤。

步兵徐双成,右腿带枪伤,铅子未出又重刀伤。

马兵郭维忠,左腿带透过炮伤。

步兵高进花,项带枪伤,右手带火箭伤。

马兵何成得,左手带透过枪伤。

马兵王棣林,肚腹带枪矛伤二处。

马兵李允贵,头带迎面刀伤二处。

步兵王锡成,头带刀伤,右手砍去二指,胸前后胯均带矛伤。

马兵郑殿甲,两胯带枪伤二处。

步兵萧应成,左手带炮伤,前胸带矛伤,左肋带矛伤。

步兵马福春,左胯带枪伤一处,右腿带枪伤一处。

马兵郝金贵,头带刀伤四处,右腰带矛伤一处,右腿带枪伤一处。

马兵萧国宁,右臂带枪伤一处,右手带枪伤一处。

步兵牛贞,身带炮伤一处,左胳膊带枪伤一处。

马兵尹福,左臂带枪伤一处,右面带火箭伤一处。

马兵张增仁,两胳膊带枪伤二处,左肋带枪伤一处。

以上受伤最重官四员,兵三十一名,请旨量加恩施,以示鼓励。

朱批:另有旨。

七八三、著周天爵驰赴清江浦以候补知府  
随同麟庆等办理防堵事务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周天爵著驰驿迅赴清江浦，随同麟庆、朱树、李湘棻办理一切防堵事务。

钦此。

七八四、著靖逆将军奕山等设法晓谕天竺佛喃  
吕宋等国船只不要为英人所愚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有人奏，暎逆纠集天竺、佛喃及吕宋等国夷船数十只，同恶相济，请飭晓谕解散等语。此处远夷被该逆纠合，自系迫以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设法解散以孤其势，此事或有转机。著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悉心筹画，如果各夷可以理谕，即剴切宣示，晓以大义，俾不为逆夷所愚。但须斟酌尽善，然后举行，又须持以慎密，断不可少露风声。原片著钞给阅看。周天爵前已有旨发往江苏，以知府候补。本日复降旨，令其驰驿迅赴清江浦，随同麟庆等办理一切防堵事务。著该将军等飭令迅速启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八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镇江失守后英情并 截英人内窜各路及复奏办理羁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耆英奏，京口陷后，分守严防。齐慎奏择要屯防各一折。览奏均悉。此次镇江失守情形，言之愤恨！此时惟有截其内窜各路，免致蹂躏居民，耆英、齐慎会商，何处扼要，即驻扎何处竭力防堵。镇江失守以后，该逆是否在彼占据？江北一带曾否扰及？江宁省城现在情形若何？俱著随时确探驰奏。京口副都统海龄夫妇及次孙同时殉节，忠义可嘉！已明降谕旨赐恤，其次子及女耆英访明下落，派人送回本旗，勿使散失。其收集京口逃散男妇三百余名，著即送往常州府一带妥为安插抚恤，均无庸交江宁将军办理。镇江理事同知全兴，于城陷之日潜藏民家，旋即逃出，镇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节，均著耆英详查研讯，定拟具奏。

又齐慎片参常镇道周頊，托词不知何往，亦著查明具奏。至本月十七、十九等日发去密谕三道，谅耆英、伊里布已先后接奉，现在作何办理，是否能行，著即迅速复奏。又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进无退，愍不畏死若此？著于擒获白黑逆夷时，详细讯问，遇便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八六、著将京口副都统海龄加恩  
照都统例赐恤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奏，查明镇江城陷时，京口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同时殉节。该副都统为国捐躯，忠义可嘉！著加恩照都统例赐恤。并著著英派委员，寻觅该副都统及伊妻伊孙尸身，妥为盛殓。并查其现存子女，一同护送回旗，该副都统有子几人，著俟百日孝满后，由该旗查明，一并带领引见，候朕施恩。俟军务完竣，著该地方官建立专祠，以表忠荃。伊妻及伊次孙俱著附祀。又据奏骁骑校祥云投水，殊堪悯恻！著著英于查明确实后，咨部加等赐恤。并著于该副都统祠内一并附祀。

钦此。

七八七、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另外派员管带兖州  
曹州两镇精兵前赴清江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昨有旨令赵光壁管带兖州、曹州两镇精兵，前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协力守御。因思该镇有催趲军船弹压回空之责，在在均关紧要，未便远离东省。著托浑布、麟魁，将所挑兖州、曹州两镇精兵，另派曾经出师之员管带，迅赴清江浦，交李湘棻统领。赵光壁无庸前往。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托浑布、麟庆并谕令赵光壁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八八、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遵旨 办理对英羁縻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遵办羁縻情形,恭折据实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查暎逆自潜据定、镇、宁波之后,未敢大肆猖獗,若彼时设法羁縻,尚易著手。迨奴才四月驰抵杭州,该逆业已退出宁波,别萌逆谋,已可概见。是以先陷乍浦,继攻上、宝,逆焰日炽,骄矜日盈。奴才前同伊里布会衔发给照会,约见首目,该逆借词推诿,并见逆踪日增,抚之一字有所不受。奴才自恨无能,死不足惜之处,业于五月二十六日附片奏蒙圣鉴在案。嗣因该逆于六月初十日大帮船只闯过闔山关,奴才一面来援京口,一面将致暎喇喳信函遣通识陈巢送往,该通识于六月十六日持回复文,内称此事甚大,不能以往来信函可以定议。适奴才奉到六月初八(九)日廷寄,当会同伊里布密书照会,声明该国欲诉冤枉,大皇帝若不洞悉,焉能包荒于今日,此事原非笔墨所能商,尤非文书所能定,即应各派人员先行会议,两国大臣亦当面见善定等因。复遣陈志刚送往。

嗣伊里布遵奉谕旨,即行折回乍浦之任。六月二十一日,陈志刚始行持回首目复文,内称彼此先行派人会议,甚属有理,惟须照所开三事,方能善定等语。奴才查该逆要求之处,诚如圣谕,不外牟利之心,正可乘机设法羁縻。奴才随即发给单衔照会,将钦奉指示作为奴才己意,推诚布公,明白剴切,详细寄知。并飭令将所派之人开明,以便会议通商事宜等因。于六月二十三日复遣外委陈志刚驰往,该外委迄今尚未旋回。奴才正深焦灼,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奉廷寄,仰蒙我皇上指示,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等因。钦此。

奴才跪读之下,愧惧交深,五中欲裂,敢不激发天良,凛遵办



理。除将密寄固封飞咨伊里布，令其星速前来，以便会商妥办，以期无误外。惟往来传信仅外委陈志刚一人驰递，实属棘手，不胜焦闷。伏思奴才数十年来，仰荷高厚鸿慈，虽肝脑涂地，曷能图报于万一。兹当效命之日，又何敢念及身家性命，成败利钝。惟逆夷诡诈万端，反复无常，兼之汉奸唆使，逆谋叵测，不堪设想。今密筹羁縻事宜，关系甚巨，纵使奴才愚昧糊涂，尚知慎持国体，俯顺夷情，委曲筹办，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

除俟外委陈志刚旋回，该逆夷如何复信之处，再行据实奏闻外，所有奴才遵羁縻缘由，不胜战悚缕陈，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八九、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探报江面英船踪迹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六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牛鉴奏逆夷攻围镇江府城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齐慎、刘允孝自京口退守新丰、丹阳一带，当商令刘允孝带兵千名，应援江宁，并奴才同齐慎、程霏采往返咨商，分驻丹阳、常州、无锡，以为节节策应等因。于六月十九日奏蒙圣鉴在案。复查南北江口皆为逆船封闭，江南官兵势难分拨前往。昨接抚臣程霏采来咨，奏奉谕旨：派令南河督臣麟庆在扬州驻扎，江北一带似足以资弹压。又六月二十五日接据常镇道周頊来禀，据丹徒县探报，夷人现将掳得物件搬运上船，退出镇江，城上垛口大半拆去，城内埋有地雷火炮，夷船分帮西驶。又据丹阳汛探报，夷人大船二十余只仍泊金焦一带，并有小夷船巡游无定，又有火轮船一只驶出圖山关外各等情。

奴才伏查江宁、浦口俱在镇江之西，虽据探报省垣尚属安静，

而浦口地方为现在文报经由之路,倘被逆船梗塞,更有关系。且逆夷陷据镇江,数日以来未受惩创,忽尔分帮西驶,留船二十余只,仍泊金、焦江面,城内埋藏地雷火炮,其鬼域情形尤难测度。奴才当飞飭常镇道,拣派细心妥实员弁,前往密迹情形,并飞咨江宁严密防守。闻江宁乌龙山一带设有重兵严守,谅该逆亦无从施其伎俩。昨查探燕子矶员弁旋回,据称浦口江面见有杉板夷船二只停泊,并闻仪征盐船亦为逆夷焚烧等语。奴才除严飭各处后路官兵小心防守,严拿汉奸土匪外,仍密遣可靠之人,改装前往,沿江探查。一有可以乘机着手处,或扼其前,或断其后,惟有设法火攻,别无良策。至各县拿获聚众抢夺土匪,申明为守之徒,飭令立正典刑,以安良善。现在无锡县拿获为首抢犯朱阿四案,经申明正法。

所有探报各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九〇、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陈火攻英船之计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杜受田跪奏,为敬献刍蕘,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夷氛不靖以来,皇上命将出师,二载于兹,未能挫彼凶焰,扬我威灵。兹逆夷竟敢直入大江,与我兵久持,攻陷城池,臣备员卿贰世受国恩,仰见皇上宵旰焦劳,曾无寸长之效,稍分圣主之忧,五中愧愤,寢食难安。伏思天道恶盈,物极必反,今逆夷敢于未至之地公然闯入,其视中国以为莫能奈何,骄盛已甚,歼灭将及。处处恃火炮之利以为无敌,而不知以火制胜亦必将以火取败,乃事理之必然者。夷船坚大,师船不足以御之,惟有火攻一法乃彼所深畏,是以多方预备,刻刻堤防。欲用火攻,必令其无所措手,方足制其死命,反复思维,未获良策。兹见广东生员张焕元防夷书内,有木排火攻之议,语皆的当,切实可行,其议本系用于海洋,今在江

中,更易得力,谨抄录恭呈御览。

惟此时若于江苏办理,不惟该地方军务方急,无暇及此,亦恐逆夷探知,多方阻挠,不能克期集事。可否敕交湖广总督、安徽、江西巡抚,密委干员,于上游便地照法制造。并拣派勇敢将弁,率领兵勇,撑驾顺流放下,停泊近港,乘潮退风顺月黑雾重之时,围而焚之,无论何等船只,可使尽成灰烬。逆夷犬羊之性,只知畏威,不知怀德,其贪冒狡诈,非可以情理谕,恩信结也。广东之事已有明征,仰赖宸谟圣断,洞见其情,狡獪之谋不得复逞。臣窃料京口之地,彼亦未敢久据,必将盘踞焦山之下,以为挟制之谋。必须令受重创而去,不敢复萌窥伺之心,南北咽喉之地方不至时虞梗塞,从此有所敬畏,悔罪革心,庶为久远之计。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 附件：抄录广东生员张焕元防英书火攻一条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奏呈

一、备木排,每排横阔三丈,竖四五丈,用两桅夹竹,浮水有力。排面开数井,使战急时可从井入水躲避,或出或入,随时变通。排前半堆湿草,高四五尺,以绳结之,每束草以竹箴捆扎坚实,取其劲而软也,软可受炮,劲不致倾。湿草之外,仍鳞次叠挂湿牛皮为甲,湿草之下藏二木架,高二尺余,以为炮屋,上以竹筒夹藏草中,以察敌情。其草厚一丈,内三五尺,夹藏油绵胎烂布,仍以湿草铺面,使人不觉,只知借草以御炮,不知实积草以发火也。草后立人,左右各置炮二尊,中有飞轮,旁列十六桨,尾二橹,头用长铁标五尺余二枝,作鰓须形,以撞其鬼扒艇及火轮船,并使撞入夷船底中,急不得脱。又用长铁链八丈一条,临战时每排相联,六排为一大连环,三排为一小连环,每排四十人,后拖蟹艇渔军一只,每蟹艇渔军设八桨二橹,炮一尊,竹炮木炮数尊,亦以湿牛皮为障。每以一连环围夷船一只,鬼扒艇长约十丈,周回共三十余丈,火轮船略同,即以小

连环围之，鬼战船长约二十三丈，周回共七十余丈，即以大连环围之，顺流直抵，不惧炮攻，平排并发，连如长城。法长山率然之势，击首则首向敌直抵，而尾卷围之，尾中间亦然。但围时即挑去上面尺余湿草，发火焰腾，六排并举。虽有水车水鼓等物，无如火气轰烈，再加以每排各备大喷筒四枝，初发火未大炽，先点喷筒，向夷船喷射，人无站足之处，及火大作，人落蟹艇，发炮奋攻，炮乘火势，瞬息可尽。夷人恃炮，惟此炮无着力处，夷人恃船，惟此船无着力处，恃火箭而不能烧我，恃火轮船而不能袭我，夷人善于旁击，而击我者必著我围，夷人善于攻坚，而攻我者必致自困。借水以为力，用火以为攻，步步以为营，多多而益善，此金锁玉连环阵也。

### 七九一、监察御史吕贤基奏陈招 服盐梟收复镇江府城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原折)

吕贤基跪奏，为筹画收复事宜，请旨飭办，以防奸宄蔓延，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惟逆夷攻陷镇江府城，汉奸到处放火截杀，闻汉奸助逆，大半为淮南盐梟，该梟等罪恶贯盈，虽极法惩治，不足以蔽辜。然臣思镇江为南北水道通衢，南漕必由之路，若非急为攻复，目下回空船只既多阻滞，来年重运，难保无梗塞之虞。为今之计，欲收复镇江府城，莫若招服盐梟，以贼攻贼，可以转败为功。查梟徒之首名大仗头，其次名副仗头，其屯聚之处则以深江、孔家涵子为下马头，瓜州老虎颈为上马头，而以仪征为总汇。大伙常五、六百人，少亦二三百为群，皆强很有技能者，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平日争夺马头，打仗过于战阵，其凶横如此，诛之不可胜诛。若任其助逆为虐，置之不问，则其势必至于蔓延。

臣愚以为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相应请旨飭下江南督抚，

择属员之洁己爱民威望素著者，以计招致大仗头副仗头等，谕以大义，诱以重利，使之投顺归诚，其间果能为国立功速复府城者，必以懋赏酬之，则梟徒之首既为我用，而梟徒自帖然矣。又粮船水手类多亡命之徒，倘为逆夷所饵，则又为虎傅翼。若漕督等果能破格赏劝，激发天良，则强有力者皆足以资御侮。请飭下该漕督等，于军船回空之先剴切晓谕，开诚布公，多方鼓励，使知奋励敌愆。水手与盐梟并力合攻逆夷，彼必大受惩创，则镇江府城可复，而运道自通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七九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遵旨带兵 勇赴江省防堵救援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遵旨统带员弁兵勇，驰赴江省防堵救援，仰祈圣鉴事。

六月二十四日亥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前因逆夷欲由大江内犯镇江云云。钦此。又于二十五日寅刻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八日奉上谕：昨因逆船闯过京口，江宁省城危急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查六月十七日接据两江总督知照，江宁省城危急，飞咨扬威将军，率带防浙官兵驰往应援。奴才当以浙江省城亦属吃紧，不敢率行，据咨前往奏明，伏候谕旨遵行在案。

嗣于二十日复据参赞大臣齐慎抄寄折稿内称，镇郡失守，官兵退守丹阳等语。奴才十分焦急，当即奏请亲带员弁兵丁，驰往江省，暂驻常州一带，就近相机攻复镇郡。或江宁危急，即赶赴句容等处，以为声援接应。并先拨陕、甘官兵一千名，星驰赴苏各等因，亦经驰奏在案。奴才随将防浙事宜及应行带往兵勇通盘筹画，传谕各

路遵办,并檄飭各带兵官均先行束装,预备启行。复兴署巡抚卞士云筹商,酌调本省官兵一千余名保护省垣,毋致稍有疏虞。兹奉圣谕,飭令奴才奕经即速带领得力将弁兵勇,星夜驰往江省防堵应援。奴才遵即拨调官兵二千余名,勇数百余名,赶紧起程。惟江、浙地方河路窄狭,若兵勇同时启行,船只必致拥塞。且查现在逆夷扼据扬子江,南北梗塞,其江北船只均已堵截,不能出口。浙省此时船只甚少,前数日即多方雇觅,迄今尚未齐全。所有随征兵勇,只得按照各营分起陆续行走,现在即飭令先尽雇到船数,分拨鱼贯而行。奴才一面将浙省防守事宜交付参赞大臣文蔚、特依顺妥为办理,毋稍疏虞。如镇、定一带,逆夷有可乘之机,浙省守兵现虽较单,亦务即设法剿袭,不得坐失机宜。并一面札飭提督段永福驻扎上虞,小心防守。奴才不及候兵勇全行启行,即率带侍卫司员及文武委员,星驰北进,其后起兵勇亦派员督飭,一俟船只雇齐,即尾随行走,均不许稍有逗遛,以利遄行。并查江北各口现为逆夷扼塞,势难过渡,奴才带兵抵苏,拟先屯扎常州,度量情形,或攻复镇城以牵其势,或救援江宁以压其锋。何处吃重,即调兵先向何处防剿,务期迅熄逆焰,上慰圣廑。

至行营粮台管理兵丁口粮,支应一切,甚为紧要。六品顶带管通群管理半载有余,尚无贻误。该员现在办理浙江省局事务,其行营粮台事件,亦系该员兼办。刻下奴才带兵赴江省防堵,未便骤易生手,拟仍令该员随行管理。其浙江省局事务,现与署巡抚卞士云商酌,派令金衢严道布彦博勒格暂行兼管,亦可无误。

所有遵旨统带文武员弁兵勇赴苏应援缘由,理合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九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差弁入 镇江府城确查英军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奴才差派弁兵驰入镇江府城，确查逆夷现在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六月十七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齐慎奏京口情形危急。云云。钦此。二十一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齐慎海龄奏，夷船驶至京口。云云。钦此。二十三日再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据齐慎等奏夷船驶至京口江面，镇江情形危急。云云。钦此。当即恭录并钞该御史原奏，咨会广州将军臣耆英、湖北提督臣刘允孝钦遵。讷查奴才自十八日接准江苏抚臣程霭采来咨具奏，将奴才所带四川、广西官兵在于丹阳以西择要屯扎，以防逆夷内犯。奴才随即飭令江西都司管明富带领官兵五百名，前往新丰镇一带屯扎，昼夜严密巡防。时有逆夷使令黑鬼汉奸来探道路，经官兵追扑落河者多名。兹于二十三日，据镇江府知府祥麟禀称：转据丹阳县金(钱)令来禀，现据探报：二十二日午刻，鬼子从北门鼓吹出城上船，现在镇城并无鬼子，惟城内仍有埋藏铁炮木匣，不知何物等语。奴才当即札飭该知府祥麟，飭令丹阳县知县钱燕桂，会同镇江营参将陈庆祥，带领江南官兵星回弹压，以免四乡土匪三五成群，乘机抢掠。

二十四日午间，据差探回报逆夷实在情形，自二十二日上船之后，仍时使令黑白鬼子汉奸，或数十名，或百余名，在城内外到处游巡，约计城内尚有逆夷汉奸二千余名。并见奴才等前在城外扎营地方，均有逆夷在彼驻扎，其兵船自甘露寺起至金山、银山间断抛泊，共有四十五只，中有二十余只系从外洋甫驶入，并闻多有开至仪

征三江口一带江面等语。奴才复查该逆夷诡谲异常，二十二日忽行退出城外，二十三、四日城内复有黑白鬼子汉奸多名，倏去倏来，如鬼如域，令人难测。奴才昼夜筹画，寝食俱废，现已密派员弁兵丁，改装本地穷民，混入镇江府城，夤夜掩袭，未知能否得手？惟有披肝沥胆，与广州将军耆英同心协力，筹商剿灭之策，以冀仰报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差派弁兵驰入镇江府城，确查逆夷现在情形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七九四、钦差都统哈琅阿奏报续调吉林黑兵全数 进关并请留倭克精额等在关带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哈琅阿跪奏，为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全数进关日期，并筹请酌留副都统在关带兵实有裨益各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本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奉上谕：巴雅尔等奏领兵赴防启程日期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前调驻扎黑沿子、洋河口之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陆续全数进关之处，业经奏闻在案。嗣准钦差大臣赛尚阿来咨，现已奏明将洋河口、黑沿子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改拟丰润县属之李八厰、滦州属之柏格庄、乐亭县属之马头营及汤家河、昌黎县属之周家营等五处屯扎等情。当经奴才咨知带兵副都统营总等，遵照勘定地址，已分拨驻扎讫。至续调吉林、黑龙江兵各五百名，已于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十八日止，前后分起进关，遵照钦差大臣赛尚阿奏定安营地方，由续调黑龙江兵五百名内拨留二百名，飭赴洋河口驻扎，其



余吉林、黑龙江兵八百名遣赴大沽北岸北塘、南塘分拨驻扎，业已起程去讫。现查续调驻扎盛京、黑龙江兵五百名，系副都统富春管带，驻扎高桥之吉林兵五百名，系副都统依勒东阿管带，现已到防。前奉谕旨：俟续调吉林、黑龙江兵到关时，著奴才即将倭克精额、乌凌额二人，酌留一人带兵在关，一人带兵驻扎高桥等情。伏思续调驻扎盛京及高桥兵各五百名，已有副都统依勒东阿、富春二人分领，似亦足资管带。惟山海关地方紧要，共计吉林、黑龙江兵一千名，若只留副都统一人管带，设有警报，尚恐鞭长莫及，致费周章。再黑龙江官兵多有不识汉字不通汉语者，所言土语诸多含混，即奴才亦不能悉，且人性粗莽，间有滋生事端。经奴才严饬该管营总等，一有发觉，随时管束。查副都统倭克精额原籍系黑龙江之人，言语颇通，亦识汉字，以之遇事管带，洵属相宜。副都统乌凌额以二省官兵情形，亦属熟悉，俾之一同管带，究为得力。

再前奉谕旨：倘逆船驶至盛京，距山海关不远，即著奴才哈琅阿派副都统一员，酌带弁兵前往接应等因。又于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接准盛京将军咨称，奏奉谕旨：飭令熊岳水师营二处，各备精兵届期应援。关以外尚有黑龙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报，兵力觉单，著该将军随时酌量，即飞咨哈琅阿，于驻关吉林兵内酌拨三五百名以资协剿，亦无不可。仍当诱令该逆登岸，设法抄袭攻剿，方可得手等因。钦此。咨照前来。

将来盛京等处一有警报，奴才即当遵奉前后谕旨，酌派副都统带兵应援协剿。钦遵各在案。山海关吉林、黑龙江兵一千名，若仅留副都统一人管带，一人遣赴高桥驻扎，惟恐该事带兵副都统不敷酌派，是以奴才仰恳天恩，将副都统倭克精额、乌凌额二人一并留关，管带吉林、黑龙江之兵，实与防务大有裨益。奴才再四思维，逆夷突至关外，应援协剿故属用兵之最要，若百里之内，足可督兵急趋协剿。盛京金州、复州二处海口距关鸾远，第难朝夕至，似觉应援难及。且逆夷诡计多端，声东击西，是其奸谋。查沿海陆路绵

长,率皆迂迟水路,船行原快,更多抄近。若应援之兵尚未赶至彼处,而该逆返驶,向此地海口滋扰,虽设有马拨飞报,兵分势孤,赶之不及,似觉可虞。奴才惟有激励将士,厚集兵力,各扼要隘,严加防范,以逸待劳,诱之登陆,相机攻剿,可操胜算之防。此奴才逆略剿歼夷之实在机宜也。

溯查逆夷占据南境各处城池,随得随遁,无非肆意掳取财物粮饷等项,以为丑类苟延之计。查山海关至盛京所有沿海关城要隘,较之不如南境城池丰盛,惟兵力却弱。北路所盗者,惟粮谷积蓄有余,而兵力真强,准情度理,因地量势,即逆夷驶至北地沿海滋扰,一经交锋,奴才亲身督率,尽力歼除,务期大获全胜,以仰副圣主除逆安疆谆谆筹备之至意。

所有奴才将续调吉林、黑龙江官兵进关日期,并奴才不揣冒昧,为预防逆夷北驶起见,筹请酌留副都统一同在关带兵,实有裨益各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七九五、著潮州总兵李廷钰驰赴 江苏交耆英委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李廷钰著驰驿迅赴江苏,交耆英差遣委用。广东潮州镇总兵著祁墀派员署理。

钦此。

七九六、著四川总督宝兴陕甘总督富呢  
扬阿各选兵一千名备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陕甘总督富。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著宝兴、富呢扬阿于四川、陕、甘省，各挑选精兵一千名，拣派得力将弁，并将应用军械拣择精良，预备调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九七、著湖广总督裕泰等于湖南选副将  
一员交程懋采委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南巡抚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现在逆夷驶入大江，安徽防堵紧要，著裕泰、吴其浚于湖南省拣选得力副将一员，驰驿迅赴安徽，交程懋采差遣委用，毋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九八、著岱昌驰赴安徽署理寿春镇总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岱昌著驰驿迅赴安徽，署理寿春镇总兵。

钦此。

七九九、著四川建昌总兵桂明驰赴安徽  
随同程懋采办理防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桂明著驰驿迅赴安徽，随同程懋采办理防堵事务。四川建昌镇总兵，著宝兴派员署理。

钦此。

八〇〇、著扬威将军奕经选兵六七百名  
交岱昌管带驰往安徽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已降旨令岱昌署理寿春镇总兵矣。安徽省防堵紧要著奕经简派精兵六、七百名，交该署总兵管带，迅速驰驿前往，毋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〇一、著安徽巡抚程懋采于江路扼要之区用  
计设伏并募水勇实施火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程霖采奏派兵防堵一折。逆夷闯入大江，安徽界连江省，防御极关紧要。该抚仅于南北对岸，派拨员弁，分兵设炮，照例防堵。所防之地既多，所派之兵复少，万一该逆船只联踪彗突而来，兵分力单，必致一无足恃。况江岸相对甚远，所设炮位据称仅可致远二三里，即两翼齐心夹击，亦恐炮力未必能及。似此分投堵御，何如拣择要隘，设法严防。著该抚速行酌量该省江路扼要之区，相机用计，设伏截击，并于后路埋伏官兵层层接应，务使该逆进有所扼，退有所制。大江之中苇洲林立，尽可用商渔小船装载柴薪引火各物，暗藏洲内，乘夜突出，逼近贼船，纵火焚烧，当可制其死命。且沿江一带船户居民多善泅水，或以重价雇募，凿其船底，坏其桨舵，亦足夺其所恃，不敢长驱直入。又或于沿江港汊预伏精兵，诱之深入，并力攻击，方为确有把握。如该省兵力不敷，著即照议续募勇健，随营调用，并准予邻省一面飞咨调取，一面奏闻。

另片奏，署寿春镇总兵观保不胜专阃之任。观保著来京引见，寿春镇总兵，已有旨令岱昌带领精兵六七百名，由浙江前往署理，并著裕泰、吴其浚拣派得力副将一员，来皖协同防堵矣。嗣后有关军务文报，均由六百里驰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〇二、著两江总督牛鉴等改造

### 木牌筹办火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南河道总督麟、江苏巡抚程、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天谕：

杜受田奏，广东生员张焕元防夷书内，有木牌火攻之议，钞录呈览。著将原片抄给牛鉴、麟庆、程喬采、程霖采阅看。闻江苏、安徽向多四川、湖广各省木牌停泊，尽可将现有木牌如式改造，装载柴

薪引火各物，乘夜顺流放下，逼近贼船，纵火焚烧。即将来贼船驶退，亦可尾追其后，暗用火攻，均可制其死命。惟在该督抚等相度机宜，妥速办理，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〇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竭力保守扬州并照所议办理梟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麟庆奏遵旨办理情形一折。据报初十日，逆船停泊瓜洲，炮伤官兵。十二日，逆船在由闸关横阻河道，并有匪徒抢搬军库，现飭徐州道查明兵数，并令绅商团练乡勇等语。览奏均悉。扬州距瓜洲仅四十里，且为江北藩篱，必须竭力保守。计狼山镇顺保所带之兵不日可到，其南阳镇都勒丰阿及所调山东、河南官兵，谅接奉谕旨即已启程。如李湘棻未到以前，曹州、兖州两镇兵弁已抵清江，即著麟庆先行管带，并将先到各路官兵，于扬州扼要口岸，严加防范。至梟匪乘间滋事，尤为可虑，拿获后自应立正典刑。著照该河督所议办理。御史吕贤基所奏，招服盐梟，以贼攻贼原折。著抄给麟庆阅看。倘能访其著名头目，设法招徕，或悬以重赏，或给予顶带，既可助顺讨逆，兼可潜戢乱萌。著麟庆酌量情势，妥速办理。

另片奏，木筏上安签锥，较之曲钩得用，现已赶紧试办，即著照议赶紧制办。其内河扼要之所，有可堵塞者，相机堵塞，杜其内窜之势。至江苏军需部拨山东、河南等省银两，河库既不能存贮，即暂存徐州府库，再行随时酌办，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〇四、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镇江英兵登舟并各处防守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镇江府城夷匪现已登舟，并苏州一带防守事宜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攻陷镇江府城，业经臣于十七日恭折由驿驰奏。一面严飭沿江沿海各属设法备防，并随时侦探夷踪，确切禀报去后。嗣据丹阳等县先后探报，前因夷船驶入圜山关，京口副都统海凌即将城门全行关闭，以防溷进汉奸。迨该夷攻陷城池，民人仓猝出城，所遗资财被该夷匪肆行搜索，搬至府署大堂存贮，勒令贫民代为运送船中，并将我处铜镜炮位安放城上。忽于二十二日城内夷匪俱用鼓吹登船，二十三、四等日复又入城，晚间仍即回船居住。所有城墙垛口大半拆毁，民房衙署间段焚烧。复于大路挖掘深坑，埋藏火炮木匣上盖芦苇，不准民人践踏等情。

查该夷既已攻陷镇城，不数日即行退出，仍复任意往来，所埋果否即系地雷。城上又安设炮位数门，亦难保不别生奸计。臣于得信后，即飞飭常镇道周頊，密委文武各员，选带兵丁，前往该处巡防，并将难民妥为安抚。至该夷前有内犯江宁之说，并有火轮船二只驶至燕子矶江面，旋即退回。现在京口仅泊夷船一只，其余大帮数十只均在金、焦两山及仪征一带游奕靡常，行踪实为诡秘。前奉谕旨预备小艇火攻，或从后路设法拦截，并悬立重赏，购募水勇船户，及晓谕绅耆，捐资团练，以资保卫等因。仰见洞烛几先，多方指示，莫名钦感。第船只水勇皆不敢撓逆焰凶锋，无人应募。即如老河影地方所泊盐船在江中素称坚大，水手亦桀骜不驯，前见夷船即放抬枪。该逆开炮回击，兼施火箭，竟将盐船烧毁，人货俱沉，鲜不闻风披靡。该夷所泊船只分布江中，恐我截其归路，节节俱有策应，

我兵亦无计可施。至绅耆劝捐团练一节,臣奉旨后,即邀同前任云南按察使候补京卿吴廷琛,前任湖南衡永郴桂道高翔麟,前任广东雷琼道董国华等妥为筹办,并恐在籍人员不克周知,复恭录谕旨,遍行晓示。现据吴廷琛等会商,已于苏省城外召募壮丁一千七百余名防守。城厢所需饭食工资,经该绅等劝谕捐输,随时支发,关厢声势极为联络,绅民亦皆协力同心,并酌定乡评元洽数人,会同经理,以期事归实济。

惟江南风气柔弱,沿海沿江居民一见夷踪,无不望而却步。前奉谕旨飭将一切牲畜设法隐藏,无如乡间鸡鸭等物随处皆有,只求得免蹂躏,即馈送亦所甘心。矧该夷肯出重价,贫民既可得利,又能远害,亦何惮而不为选。经臣出示谕禁,类多阳奉阴违,而小民身命所关,亦未便遽绳以法。现在该夷凶焰正炽,踪迹尚不可知,倘竟乘风直犯江宁,实属难于抵御。虽暂时退居江上,而南北仍属梗塞,江浙米贩稀疏,业经臣设法招徕,飭令由芜湖、东坝一路行走,但道途纡折,深恐裹足不前,万一日久相持,则民食深为可虑。顷准扬威将军咨会,奉旨飭赴江宁应援,统带官兵约计三千之内,奏明驰赴常州驻扎。臣已分飭沿途州县,将船只夫马赶紧预行伺备,以利军行。至吴淞夷船尚有六只,并新到佛兰西船二只,松江片帆可达,防范不容稍疏。所有该处调防官兵,除河南兵五百名续经牛鉴调赴江宁,现仅一千数百名,由署提臣尤渤领带,万难再行调拨。其昆山为上海必由之路,本派臬司崇恩在彼驻防,现经钦差大臣耆英调赴常州,带兵屯驻,并准督臣牛鉴飭令河南游击陈平川将,昆山之白塔湾防兵三百名,调赴江宁,兵力已形单薄。臣现飭令驻省之广西参将德喜,管带广西兵二百五十名,前往接防。其续准扬威将军派拨之寿春兵五百名,并陕西汉中镇德坤带兵一千名,均移交参赞臣齐慎调遣,已陆续前赴丹阳。

至苏省内外情形,现在尚称□谧。臣惟有持之以静,守之以严,如有滋事匪徒,即行从重惩办,以弥内患而御外侮。此外各



府州县，亦均劝令绅士捐资练勇，各卫身家，自较之徵调之兵为得力，务使同怀义愤，庶众志可以成城。署乍浦都统伊里布钦奉諭旨折回，已于二十六日由嘉兴行抵苏州，当即驰赴无锡，会同钦差大臣耆英筹办事宜。

所有镇江来匪现已登舟，并各处防守及省城安静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〇五、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英船 欲往江宁折报改道遄行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夷船占据京口，现在大帮欲往江宁，已飭将折报等项设法改道遄行，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府地方为南北往来要道，所有江苏、闽、浙等省折报本章各项，向由京口渡江，历扬州、淮安、徐州，入山东境至京。其江宁省城文报则由上元、江浦、六合，历安徽之滁州并江省之徐州一带行走。前因夷船闯入江面，折报不能仍由京口经行，即飭令由丹阳递至句容，再从上元之金陵驿渡江，至浦口北上，业经臣于夷船驶进金、焦二山折内奏明在案。

乃自逆夷攻陷镇江，不特京口、扬州为其梗阻，即仪征一带亦已节节有船，且闻大帮现将驶往江宁。若将折报等件仍由上元、江浦转递，中途恐有疏虞，而本省渡江驿传仅止京口、浦口两处，其余均属偏僻，道路既多纡折，且江面亦有夷踪。惟查有安徽交界之芜湖地方可以渡江前进，顷由宜兴、溧阳、高淳行抵该处，历安徽之庐州，本省之徐州，均即南北大路可通，而宜兴等县向无驿站，不能不变通办理，以昭慎重。臣已飞飭经过各属添设腰站，并预备夫马快船，遇有文报往来，随时驰递，一面咨明安徽抚臣，飭属预行备办。

现有福建督抚臣暨将军差弁恭赍贡物，并浙江抚臣等专差赍折进京，均已飭令照此饬行，不任稍有迟误，并咨明闽浙等省一体查照。第程途较远，时日不无稍稽，仍俟京口等处江面肃清，再行照旧办理。

至递解饷鞘人犯，现已咨行各省，暂缓起解。其军需银两应行解苏者，亦即改道行走，合并声明。

谨将折报等项设法改道缘由，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〇六、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带兵 赴芜湖驻扎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恭报微臣带兵起程日期，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六月十九日接准两江督臣牛鉴咨会，逆夷攻围镇江府城，势甚不支，江、皖连界，令即一体防御等因。臣当将选派将领，带兵前赴和州属之乌江镇，及当涂县属之和尚港等处，防堵情形由驿驰奏声明。臣俟各路兵炮齐集，亦即酌挑臣标左右二营弁兵，并调上年江北所募骁勇驰赴芜湖县，临时酌量添拨，以继声援在案。嗣因镇江失守，难民四散窜逃，往来客船投避皖江者甚多，辗转讹传，致商民闻而惶惑。经臣剴切手示安抚，并派文武员弁严警斥堠，昼夜巡查，刻下人心大定，比户安恬。随令臣标左右二营，挑选精兵二百名，飭委署安庆营都司庆泰管带，随臣于六月二十七日起程，前赴芜湖县驻扎。一面亲诣各要隘察看形势，督同关道周祖植，相机设伏。总期声势联络，以逸击劳，使逆夷从而胆落。计臣各路布置稍定，南北兵弁亦可陆续到齐，务以镇静民心为要。臣

起程后，署中日行事件，飭委藩司徐宝森代拆代行，其关涉军情及一切紧要公事，仍寄臣行次，由臣自行核办，以昭慎重。

所有微臣带兵起程日期，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〇七、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驰赴芜湖筹 办防剿并咨湖北河南官兵备调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安徽巡抚程霖采跪奏，为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亥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因逆船驶入江口云云。钦此钦遵。寄信到臣。恭查前奉谕旨，敕派精兵前赴江宁应援，并准两江督臣牛鉴咨会，以逆夷攻陷京口，江宁省城万分危急，咨调庐、凤、颍、亳等营兵一千名，并令在于安庆等营酌量调拨，赴江应援等因。时臣固虑本省兵力太单，第以江、皖唇齿相依，不得不先其所急，当即转咨寿春镇臣，迅速选派精兵一千名赴江应援。一面檄飭臣前次派赴和尚港防堵之宁国营参将恩长，带领前派该营及广德营兵二百名，并添派徽州、潜山等营兵三百名，共五百名，驰赴江宁应援，业将办理情形，备细奏陈在案。兹蒙圣明洞烛下情，殷殷指示，臣跪读之下，不胜钦感。

查督臣咨调庐、凤、颍、亳等营兵一千名，系寿春镇亲标，先经督臣照飭护理寿春镇臣观保调拨赴援，已据该镇遵照调齐，派员带往外。所有臣前调分派采石矶等处防堵之寿右等营兵一千名，尚未据该镇咨报起程。又臣前派宁国营参将恩长管带援兵五百名，前赴江宁防剿，现已飞飭该将截留驻扎采石矶防堵。并咨会湖北、河南各督抚先行预备精兵一千名，俟臣驰抵芜湖县察看情形，分别缓急，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俾择要设伏，以围截击，处处皆有接应，使

该逆进有所扼,退有所制,不致遽逞其志,以仰副皇上指示机宜,预操胜算之至意。并咨明督臣查照外。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〇八、安徽巡抚程楙采奏请军需银两 于工赈节省项下提支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据总理支应局布政司徐宝森、署按察司徐思庄详称,查逆夷滋事,自道光二十年六月起,皖省节次调防及陕、甘、河南、四川、两湖、江西等省过境官兵,沿途支应浩繁,兼之备办江、浙等省火药铅丸器械等项,发经奏明,先后在于水利工程各官扣半养廉,开河筹备桥工典息等款项下,暂时垫用。现查前款存银无几,且各有本款待支,不便再行劲借,此外无款可筹。现当防剿吃紧之际,自应预为筹备,请在工赈节省项下酌提银二十万两,另立军需支应专款,以备撙节支用。若逆夷指日荡平,提项用有余剩,仍行归还原款报部等情,臣复查无异。

除批飭如数提拨外,理合附片奏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〇九、安徽巡抚程楙采奏报筹 拨银两采买米石运苏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臣于本年六月十九日接准江苏抚臣咨会,苏省人烟稠密,本地产米不敷,民食历借川、楚等省客贩接济。本年逆夷滋扰,各

米商闻风裹足，实于民食大有关系，奏请飭令安徽、江西、湖北等三省共买米十万石，委员运苏接济。所需价脚银两在于各该藩库动给，作正开销，仍由苏省报拨等因。咨会到臣，当经檄行遵照去后。

兹据藩司徐宝森详称，遵查皖省连年被水，产米无多，现值逆夷在镇江府一带滋扰，以致省城粮价日增，石米值钱四千四、五百文，本境民食尚虞缺乏，实属无可采买。请于司库正项内发给银八万两，委员分作两批，赶紧前赴上游产米之区，按照时价，各采买米二万石，飞运回皖。镇江已被夷匪占据，不能行走，一经采买得手，即由芜湖县进口，历苏省高淳县之东坝，解苏接济。一面将用过价脚银两，核实造册报销等情前来。臣复核无异。

除批飭赶紧遵办外，理合附片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一〇、著起用苏廷玉会同孙善宝 办理江苏粮台事务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苏廷玉著仍以四品京堂起用，会同孙善宝办理江苏粮台事务。

钦此。

### 八一一、著郑祖琛办理浙江粮台事务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郑祖琛著办理浙江粮台事务。

钦此。

## 八一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一切均照所奏 并力合剿情形一折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

奕经奏并力合剿情形一折。据奏接据探报，有汉奸带领逆夷从内河驶入之信。现在齐慎驻扎丹阳，著英驻守无锡，当已足资防守。所奏调遣各员，分段驻扎。一切均著照所议办理。伊里布现在江苏办理事件，乍浦地方著该将军另派委员屯扎控制。该将军著统带员弁官兵，仍遵前旨在王江泾地方驻扎，听候著英办理消息，无庸前赴常州一带。所奏江、广盐船一节，已有旨令裕泰围练操演矣。至外海备办船勇，潜至江阴为惊扰牵制之计，不为未见，著该将军随时察看情形，相机办理。

另片奏，派德坤赴江应援。昨已有旨令岱昌署寿春镇总兵，带兵驰赴皖省。德坤著毋庸前往，即将所带之兵交岱昌管带启程，迅速前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三、著湖广总督裕泰挑募盐船 水摸练习水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

朕闻江、广盐船最为坚固，于江路素称熟习，多在武昌一带停泊。并向有随铜船行走预备入江捞铜之人，号为水摸，能于江底潜

伏半日。因思逆夷现在由海入江，肆意猖獗，总缘江防废弛，水师战船有名无实，以致逆船横行，不能堵截。若果有坚实江船，并募练习水性之人，驾驶得法，于沿江一带，或合力迎击，或分路夹攻，当可制其死命。江南现有逆船滋扰，无暇办理，著裕泰于武昌停泊各船内，酌量预雇坚致盐船，并救生红船三五百只，即于水摸中挑募水性最熟之人，或千名，或数百名，认真练习水战。随时探明安徽、江苏如有逆船拦入，即派委妥弁，迅将此项船只顺流而下，当可大挫其锋。果能试用得力，该督之功甚伟也。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四、著两江总督牛鉴照所奏筹办省城防务 并推诚激劝乡民团练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

牛鉴奏筹防省城重地一折。江宁省城最关紧要，该府八卦洲现有逆船停泊，该督等分拨旗兵各门防守，并于最要之仪凤门设伏严防。其新到江西等省各官兵，亦均相视要地分段驻扎，俱著照所议妥为办理。

又另片称，乡民结社团丁不下数万人，城内亦经绅士倡率办理，著有成效。著该督推诚激劝，俾知共切同仇，当较之官兵更为得力。所奏撰给照会，聊作羁縻等语。前已有旨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设法办理。该督著俟贲文差弁回省时，看其如何措词之处，迅即知会耆英等，一面相机妥办，一面照会奕经，庶办理不致两歧。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五、著安徽巡抚程楙采照所奏办理应 援江宁并制造铅丸火药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

前因逆船驶入大江，江宁告警，有旨令程楙采挑派精兵赴援。兹据奏称，江宁现在告援，已派令参将恩长带兵五百名前往应援。自系先其所急，著照所议办理。其和尚港、螺矾等处均属紧要，该抚惟当遵照昨旨相机布置，不得以照例防堵，致有兵分力弱之虞。至铅丸火药该省存积不多，现既酌拨江宁，即著飭营赶紧制造，多多益善。米粮为兵食所需，并著飭令委员迅即采买，陆续运赴江宁，俾资接济，毋致缺乏。江北盐枭乘机窃发，尤为腹心之患，自应剴切晓谕，务使闾市无惊，并著飭令文武各员严密稽查，如有奸徒煽惑滋事，即行严惩。至所称劝谕本境绅民，自相团练一节。该省兵力较单，必应共为保卫，该抚即当剴谕绅耆，宣明大义，务使咸知感奋，如有能协助官兵立功杀贼者，朕亦必破格施恩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香港地 方汉奸名目及英船游奕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香港地方汉奸名目，及现在筹画办理情形，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



奏，逆夷掳掠资财。云云。钦此。又于六月初一日奉上谕：逆夷于香港裙带地方云云。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伏查该逆自上年二月占据香港之后，即于毗连之裙带路修筑石路，搭盖篷寮。复于该处上湾、中湾、下湾地方随时修建营盘兵房鬼楼马头篷寮等工，亦间有拆毁，并时被火焚烧复修者。又于裙带路、灯笼洲两处修筑炮台，安设铜铁大炮，派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均经叠次奏明在案。

其住居香港伪知县名坚，又有嘒嘒即赞逊，呢喱啣即乜哩时，均系夷商，现闻逆夷令充兵头。吗吡啣即马履逊，啡唵即匪伦，俱系该夷头目，能通晓汉字汉语，并非幕客。吗吡啣父子同名，其父死后，现在之吗吡啣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缘夷人谓小为秧，故名秧吗吡啣。上年冬间，曾有贸易商船，在九洲、九龙及大屿山、佛堂门各洋面经过，被该逆将商船拉往香港二十七只，据船户郭开明、赵寿益、冯平安、金生利等来省控告有案。本年正月内，该夷目坏嘒嘒即嘒嘒啣，与吗吡啣赴澳门商议，恐结怨于商民，查所拉商船，除变卖赎回外，仍存十一只，即将该船尽行释放，以后并无续拉船只及纳献陋规情事。

至香港汉奸，其著名头目卢亚景即处景，又有邓亚苏、何亚苏、石玉胜等，为之勾引煽惑，立有联义堂、忠心堂各名目，均在香港，约计十余处。曾经奴才等于上年招回石玉胜、黎进福等一千余人，妥为安置，奏明在案。因卢亚景一名尤为首恶，设法招致，当即密派眼线给以翎顶，卢亚景旋亦允许愿为内应，相机举事。此逆夷占据香港，汉奸各立名目之情形也。奴才等窃思助逆之汉奸，现有姓名堂名，原不难按名缉拿，无如该汉奸盘据香港，逆夷为之包庇，查拿愈紧，则趋赴香港者愈多。是以出示招致，如有洗心革面反正来归者，概赦不问，果能杀贼立功，更当格外加赏，倘竟怙恶弗悛，一经拿获，罪在不赦。如此剴切晓谕，既足间其党与，且可收为我用。现又购线招得朱泗水一名，系逆夷嘒嘒之幕官，亦愿悔罪立功。奴才等访问朱泗水与卢亚景各分党与，势不两立，现在香港汉奸渐已

陆续聚众互斗,夷人亦不能相安。

近日复有东莞、新安等县绅士来省,呈请团练义勇,捍卫乡闾,听候调遣。奴才等悉心访查,从前并无新安士民因见有通商告示不敢报复之事,亦无汉奸替逆夷抢掠乡村之事。惟在省绅民纷纷献策欲图杀贼,但人类不齐,未必尽属可靠,而所谋又无通盘筹画者。果有谋勇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及各汉奸中实心归正又用反间者,奴才等自当随时相机妥办,令其乘间剿袭,既不致贻误机宜,亦不致鹵莽愆事。

至现在逆船情形,自上次奏报之后,续来粤洋住(驻)泊者,又有十六、十七号火轮船二只,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驶往东北洋夷船计四只,由东北驶回西南洋夷船计四只。昨据各该营县报称:本月十三日,突有三桅中巡船一只,两桅小巡船二只,驶进沙角海口。当令引水诘问,据称系查看各国货船在虎门以内共有几号。又称听闻现修虎门炮台,故来看望等语。该逆[船]驶进横档,往来游奕,于十八日仍复驶回尖沙嘴、三角各洋面分泊。另有八号、十六号火轮船二只,亦于十四日驶至距城四十里之黄埔游奕。奴才等随传谕各炮台,如逆船竟敢驶至石坝窥探,即行开炮轰击。该逆船亦即于十五日驶回香港。逆夷种种诡谲情形,可恨之至!奴才等惟有简练兵勇,严密防范,仰纾宸廑。再闻逆夷由浙江驶回船只内装载铜钱,散作夷兵食用,不知确数。又闻驶回各船内装载伤毙及病毙夷人尸首不少,或谓有千余具,或谓有四百余具。并闻刻下香港汉奸多已不敢受雇赴浙。

所有遵旨查明香港汉奸各情形,及现在筹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八一七、两江总督牛鉴奏报与嘍嘍喳往返 行文酌办罢兵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敬陈逆夷现在情形，并经办理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因该逆船停泊江宁，江面情殊叵测，当遣千总陈柏龄、武举张攀龙赍臣照会该逆酋文书，前往投递，并将择要安兵防守情形奏明在案。兹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牛鉴奏，逆夷围攻镇江。云云。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圣德如天，于情势万分危急之中，曲赐保全之策。非惟臣感激天恩，得即遵循，即江南黎庶亦莫不万口同声，同深感戴。旋于月之二十五日，差弁陈柏龄、张攀龙回省，赍有该逆酋嘍嘍喳复文，情词尚属恭顺，其意极欲结好，总要大皇帝钦命全权大臣前来商办，即可罢兵等语。臣当即拟撰复书，钦遵谕旨，告以大皇帝降旨，交耆英、伊里布办理此事，则耆英、伊里布即系钦命大臣，不必再有疑惑。并告以事之通乎情理者，皇帝无不施恩，否则断难允准，即臣等亦不能乞请。除其头目巴、郭二姓另文所请赎省会以免战祸等语，语甚不伦，办文复绝外。即如战费一层，甚为无理，臣前此照会该夷书内，已将此意先为透出，再看该逆如何措辞，谨将拟复该逆文书另折抄录，恭呈御览。

臣窃思广东两次办理此事，总未了结，虽缘该逆反复诿张，要求无厌，亦缘中间来往传话之人多为两可迁就之词，苟且目前，以致该逆反复，有所借口。此次办理总要明白晓畅，多方譬喻，可则可，否则否，斩钉截铁，一字不可改易，方可消其希冀之念，以坚其向化之诚，庶于事有济，不至再有后患。盖逆夷惯施诡计，我则纯用至诚；逆夷持强相逼，我则以理屈服。彼虽异类，亦具人心，惟德

则可以感化,似非口惠权术所能冀其心折也。臣职兼盐漕,该逆据我咽喉之地,若再因循岁月,使我粮艘不能归次,漕米何以兑开?仪征不能捆盐,游徒何所得食?兼之江苏一带专待川、楚之米源源接济,而道路梗塞,商贩不前,其祸患之深,诚有不堪设想者。臣昼夜焦思,忧心如焚,非徒虑江宁省城之横遭蹂躏也。伏愿皇上飭下耆英、伊里布迅速妥办,及早了结,于国计民生均关至要。臣受恩深重,目击情形如此,不敢不据实直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在籍绅士蔡世松先经臣邀接商筹,如团练义勇,建置栅栏,购买米粮等事,均已办有条理。兹将所奉谕旨传知,益深感激奋励,力筹守御。其周开麒、汤貽汾亦同深义愤,襄助实多。目下省城内外备防严密,民情安堵如常。逆船数十只仍在金山一带停泊,瓜洲、仪征、江浦、江宁各江面俱有逆船寄碇。臣仍令会同将军德珠布、提臣刘允孝加倍小心严守城池,不敢稍形懈怠,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一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遵旨查明 英船装备及上海文武下落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臣前奉谕旨飭查,逆船能将巨炮安设大桅之上,居高击我,其炮子能击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轮船是否亦有桅上之炮?再行细询驰奏。又奉飭查该逆从新闸绕进北门,上海遽已失守。究竟该处是否有将弁防御,曾否交锋?文武员弁作何下落等因。钦此。遵经分别飭查。嗣据在吴淞接仗受伤之署游击张蕙稟称,遵查该逆之大夷船高与海塘上土垛相平,船旁安设之炮,轰击土塘土垛均皆塌卸,其大夷船桅上之炮,约击三四里。大桅居中,尚有木斗二三个,

伏有夷匪，施放火箭，烧我塘上帐篷。其火轮杉板船上虽有大炮，不能击桅上等语。

又据署松江府王绍复禀称，上海县城内各官，文有巡道、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武有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县城系于五月十一日失守。查得县丞庆仁、主簿李国瓚先于初四、初八等日，委解炮位银两，赴省赴郡公出。巡道巫宜禊，因宝山先于初八日失守，夷船可由黄浦江有驶城下，道库贮有军需银两及总管粮台所贮饷银军火文卷等项，虑为贼有，于初九日督率丁役，一并解送松江府城，并以府城一水可通，面商该抚添兵固守。十一日折回上海，逆夷已攻破县城而入，该道随收集溃兵，于陆路堵御，以防内窜。

知县刘光斗、典史杨庆恩、守备王嘉谟、千总徐朝栋俱在县城守御，游击封耀祖带同千总外委王振邦、洪嘉声、刘殿华、姚玉成，在距城五里临江之李家厂炮台守御。十一日午刻，逆夷火轮杉板等船飞驶到厂。该游击等开炮轰击，夷匪连发大炮回轰，将炮台打塌，我军复开抬炮鸟枪拒击，该夷枪炮火箭齐发，将卒多有受伤。夷匪即上岸，由新闸直趋北门，知县刘光斗带同兵勇出城迎敌，被枪箭致伤右臂等处，挤入稠众之中。匪众即逼北门，王嘉谟、徐朝栋、杨庆恩俱在城上，率众用枪炮抵御，逆夷火箭、洋枪乱发，一面扒越城墙进内，放入夷匪。该守备等均各受伤出城，刘光斗、杨庆恩见城已失，投入江中，刘光斗漂至下游，经渔户捞起，杨庆恩被溺殉节殒命。此伤据查复夷船设炮械情形，及上海文武防御交锋伤败失守之情形也。

除再行详查禀复各情是否确实，会同抚臣另行奏办，并伤亡弁兵人数，一并查齐汇案请恤外。相应遵旨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八一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湖北提督刘  
允孝痰喘时作令其加意调治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湖北提督刘允孝现带楚兵一千名,由京口来至江省,在于最要之仪凤门驻扎防守。臣闻日前赴各城督察,见该提督痰喘时作,步履维艰,而于分段安设帐篷,整理军械,教令弁兵步伐进止,于城堞上下跋履往来,未尝稍息。据该提督面称,允孝受恩深重,际此守城吃紧之时,惟当勉力支持,不敢稍自暇逸。但以臣察之,该提督年已七旬,精神步履渐形衰退,其痰喘由冒暑积劳所致,多日未痊,恐致久而增剧。除臣劝令该提督节劳调摄,善保此有用之身,城上布置一切,飭令所带将领代任其劳,俾得稍资休息,一面延医服药,加意调治,以冀速痊外。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八二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派员  
赍送照会酌办议和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耆英、伊里布谨奏,为逆夷披猖,军务孔急,奴才等惟有钦遵谕旨,权宜办理,并复遣员弁赍送照会各缘由,恭折驰奏,仰乞圣鉴事。

六月二十七日,奴才伊里布折回无锡,与奴才耆英正在筹商。适外委陈志刚持回首目嘤嚙喳回信,拆阅内称,如贵大臣承奉大皇帝界以全权,即照我所讨,自主善定。望即明白指示,本公使方能咨会统领等戢兵,俾得两相派员,先行详议等语。奴才等以该夷终欲

有全权名目方可会议，实属挟诈，当公同熟商，不得不权宜达复，足以照会内以钦差大臣即与全权无异，事可专主，无须犹豫等因，复令陈志刚即行送往。

查丹阳逼近京口，而陆路直达江宁，该首目如在京口，即可即就筹议，如已西驶，亦可赶赴江宁，善定大局。伏思前之羈縻不过缓兵之计，事已至此，奴才等惟有勉力从权，筹商妥办，不但不敢虑及掣肘，亦不敢念及身家，委曲宽全，但期于事有济，上可以顾持国体，下亦不致有拂夷情。除俟陈志刚賚有回信，再行斟酌办理外。今奴才等由无锡前赴丹阳，虽常州现有防兵四百五十名，究属声势不能联络，况无锡路通江阴，地方紧要，必应拣派官兵，以资防守。当飞咨抚臣程霭采查照派防，以昭慎重。

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二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与英和 议之同时请预为筹备战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逆焰方张，狡焉思逞，倘不能以仁义恩德所能喻，必须挾伐以彰天讨，若拘泥现在商办，不预为筹备，转恐有误事机。今逆踪从镇江西驶，渐至浦口、仪征，由此而上，恐潜入安徽当涂、和州地界，若从上游之安庆，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汉阳各集重兵，多携枪炮火攻器具，顺流压下，逆夷务必不支。兼之长江南北两岸官兵并力攻击，纵使不能大获全捷，而京、瓜二口定可疏通。既有裨回空粮艘，尤有济来年新运，南北路通，淮、扬之盐梟莠民易于查察安戢。惟火攻器具必须安于灵便木筏之上，以期有济。相应请旨飭令江西、安徽、湖北抚臣，（朱批：湖北已有旨飭谕矣。）不动声色，慎密妥速制造，务期多多益善。倘会议之事不能善定，其火攻之举

亟应飞咨上游省分,约定日期,将火具木筏顺流放下,源源不断,谅该逆亦无从施其伎俩,彼时定必窜出福山。应请由扬威将军预令郑鼎臣,在于江海汇流处所隐藏火攻船只,拦截痛剿,以快人心。

所有奴才等先事预筹,是否有当,理合附片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二二、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派兵 赴清江浦暨镇臣起程各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署理河南巡抚臣鄂顺安跪奏,为遵旨挑选精锐兵丁,驰赴清江浦,并镇臣起程各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有旨令都勒丰阿迅赴清江浦,会同麟庆协力守御,并着鄂顺安挑选精锐兵丁数百名……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先于六月二十三日接奉前次谕旨,臣即由六百里移咨南阳镇臣都勒丰阿,令其迅速起程,以资堵御。其调遣兵丁,因豫省绿营通共止有马守兵一万三千六百七名,分布一百七厅州县,额设本属无多。迨三次调赴浙江、江苏,出征三千名,现在通省仅有一万六百余名。省城自上年被灾之后,元气未复,本年入夏以来,天时又复干旱,省垣重地,防范宜严,此次抚标兵丁自未便再行派往,当于南阳、河北两镇标下各派精锐兵丁三百名,并令预备精良器械及抬枪抬炮,听候调拨。

迨奉到后次谕旨,复又选派得力都守,飭令管带所派兵丁,多备抬枪抬炮,定限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七月初五日止,分起间日起程,不准稍有延误。已准南北镇臣,将带兵官弁衔名,兵丁起数,知照到臣。并准南阳镇臣都勒丰阿咨会,已酌带亲信弁兵六十四名,于二十六日南阳镇起程前往。



除飞飨当站州县沿途妥为应付，催趲前进，俟全数出境另行具奏外，所有挑派兵丁暨镇臣起程各日期，理合附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二三、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奏请将兖曹官兵 留防本境并留镇臣赵光璧控驭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署山东巡抚臣麟魁跪奏，为东省兖、曹二镇存营兵丁较少，吁恳天恩准予留防本境，并请留兖州镇臣，以资南北控驭，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三日钦奉上谕：现在暎夷攻陷镇江……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东省兖州镇驻扎，南北冲衢，为水陆重镇；曹州镇驻扎，直豫接壤，为西路藩篱。自海口戒严，臣托浑布调兵防堵，因兖州镇所辖之台庄等营为粮艘入境要津，曹州镇附近之曹中、曹右、单县、巨野等营素为教匪盗贼出没之区，各营弁兵俱令留防本境，以固腹地根本。此外兖州镇属之兖中、兖右、东安，济南等营，曹州镇属之东昌、高唐、临清等营，官兵俱已调赴登州等处，沂州营官兵已调赴胶州，安东营官兵已调赴日照，武定、德州两营官兵已调赴海丰，现在防海之兵势难减撤，存营之兵为数无几，无可抽拨。未经调防之兵，则又以现处要地，未便轻动。

统计两镇分辖七府一州，上通畿辅，下达淮、徐，值此重运经行，二千数百号粮船联樯北上，内而绥戢土匪，外而严防奸宄，已觉处处兵单，不足以资弹压。且逆夷既在镇江肆扰，本年回空军船南下，迟速难以预定，东省运河一带尤形吃重。臣麟魁又现在登州，距省西各属几及二千里，诸事鞭长莫及。兖州镇臣赵光璧在东两

年,情形较熟,且处南北适中之地,水陆两路别无大员,惟借该镇一人往来控驭。若再抽调兵丁,更署镇臣,则地方更形空虚,设有疏虞,所关匪细。臣等往返札商,不敢不将实在情形据实奏闻。可否吁恳天恩俯念东省地方紧要,存营官兵较少,准予留防本汛,以杜匪徒乘虚窥伺,并令兖州镇臣赵光壁留东,俾资控驭,伏候圣裁。

至东省各营器械及抬枪抬炮等件多已拨防海口,臣麟魁现在饬属多为制造,派员监督,务期宽为预备,听候随时调用。

为此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览训示。

再,此折事关军务,故四百里由驿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八二四、河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奏报

### 遵旨带兵起程赴清江浦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河南南阳镇总兵官奴才都勒丰阿跪奏,为恭报遵旨带兵起程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未刻,接奉署抚臣鄂顺安由六百里咨会,六日十九日奉上谕:现在逆船驶入大江……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奉署抚臣鄂顺安咨会,现挑选河北镇兵丁三百名,已经行河北镇臣预备调拨外,著奴才于南阳镇兵丁内挑选精锐者三百名,及管带备弁,并应用器械预备齐全,听候调拨等因。奴才刻即在于各营挑选精锐兵丁三百名,并管带备弁,及应用器械预备齐全,听候调遣,并挑选素经练习亲兵一百八名。于六月二十六日管带起程,星速驰赴清江浦,会同河臣麟庆协力守御,断不敢稍有疏懈,致烦圣廑。

除将起程日期咨会署抚臣鄂顺安外,理合恭折由驿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二五、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报调赴 广东官兵分起凯撤归伍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sup>①</sup>(军录)

再，黔省调赴广东官兵二千八百十八员名，除在粵事故八十五员名，留粵听遣兵六名，及总兵段永福随带弁兵二十员名前赴浙江外，余俱分起凯撤。上年八月间，该将官石尽、臣达腾超等管带弁兵一千五百六十余员名，于九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回黔。本年三月间，该将官春福、向光先等管带弁兵一千一百四十六员名，于四月三十日、五月十二日先后回黔，均经臣严飭沿途地方弹压查催，该弁兵等并未停留滋事，已各回营归伍。

所有官兵凯撤回黔名数，理合会同督臣桂良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二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酌拨 兵丁并请设总办营务处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跪奏，为遵旨酌拨兵丁，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本月二十一日接准廷寄，钦奉上谕，赛尚阿奏请于直省调到新旧各兵内，酌拨二千之处，著讷尔经额照数拨发，以资差操等因。钦此。查前调新旧马步各兵虽有二万余名，而处处分拨，亦即不觉其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多。如大沽南北两岸驻本省兵三千三百二十名,大沽迤南狼坨子、齐家庄驻本省兵五百名,北塘南北两岸驻本省兵二千四百名,大沽后路葛沽驻本省兵二千名,北塘后路新河驻陕兵二千名,又丰润、滦州、乐亭、昌黎、抚宁五州县境内海口分驻本省兵共一千六百名,又山海关驻本省兵一千四百名,以上本省外省共绿营兵一万三千二百二十名,均已分交提镇管带,断难抽拨。至郡城为根本重地,除分段稽查粮船洋船之兵不便更动外,存有天津镇标新旧兵一千余名,臣标兵六百名,仅足以备防守,亦不敢轻拨。惟调到正定、大名、宣化三处兵丁尚有七百名,暂扎郡城,又新城新兵内可挑选精锐三百名,共一千名拨付臣赛尚阿安置新营。其不敷兵一千名,现在所安防兵各处俱系紧要之区,既未可轻率,且合本省外省步队马队已调有二万五百余名,事属防堵夷船,尚无北驶踪影,自不应再请征调。查山西太原镇善禄管带山西兵丁一千名,原拟分布沿河之碱水沽、白塘口两处接应,现在驻扎郡城西关外教场。该处切近运河,特以专资弹压,应请即将此项兵丁拨交臣赛尚阿,以足二千之数。夷船未来,营盘仍可不动,庶不必为粮船水手另筹派兵而差操亦复无碍。俟回空粮船全数出境后,再行归营合操。

又本月二十三日钦奉谕旨:著讷尔经额于直隶、山西各兵内挑选五百名,俟长春来京,令其赴津管带等因。钦此。查各路兵丁现在无可匀拨,应仍于天津镇标新旧兵内挑选五百名,其器械一切均系精良锋利,一俟长春到津,即当拨交管带。抑臣等恭绎前奉谕旨,所谓之兵无论本省外省,马队步队,必应联为一气,彼此相顾,不得强分畛域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洞察师克在和,必须各营兵将彼此一心,然后足以制胜。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恪遵训示,晓谕各该管将备,务宜同心协力,共立功勋。第恐本省外省,步队马队,各有营分,即不免各怀彼此,必得一晓畅营务大员作为总办营务,凡满洲营绿营马步官兵,皆使联为一气,分而仍合,不啻指臂相连,庶可收同力同心之效。查太原镇臣善禄、白安祥足胜此任,应

请即派为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总办营务处。至军营一切调度并马队一切布置，臣等受恩深重，于公同商酌之中仍复各专责成，不敢稍存推诿，亦不敢稍有将就，以期仰副委任。

所有酌拨兵丁并设总办营务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依议。同心合力，妥为办理。钦此。

## 八二七、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察哈尔吉林 黑龙江官兵扎营屯驻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现在时交中伏，恐察哈尔官兵初来内地不惯，受此炎热，致生疾痛。臣赛尚阿于本月二十四日起程，亲赴新城地方查验。该官兵等均能耐暑，并无染病之人，演试弓箭鸟枪，施放亦俱有准。至吉林、黑龙江官兵甫经到防，亦恐其冒暑长行，易形劳瘁，派委翼长四等侍卫奕纪，候补道理藩院郎中上行走文康，前往新德、新河口一带详加查阅。兹据禀报，各官兵均属壮健，现已各按勘定地方扎营屯驻，极为安静。惟所带马匹倒毙甚多，臣等前次奏准调拨之马一千匹，恐尚不敷应用，现已飞飭带兵各员详细确查，迅速禀报。一俟核有成数，再当奏请补拨。至天津郡城内外，商民安堵如常，堪以上纾宸廬。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加意训练照管。钦此。

## 八二八、安徽巡抚程楙采奏报湖北官兵过境 日期及山西官兵已改赴天津片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sup>①</sup>(军录)

再，奉调湖北赴苏官兵入境日期，业经臣附片奏报，一面谆飭委员，于沿途经过州县赶紧催趲。兹据当涂县县报，湖北提臣刘允孝，统带湖北颐二三起官兵一千余员名，已于五月二十二、三、五等日，全数护送出境，由江苏上江二县接替前进，沿途行走严肃，并无逗留滋扰等情。至山西省兵一千名，于未经入境之前，接准署山西抚臣咨会，奉旨折回天津，已由河南改道北上。

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 八二九、著将拿获兴贩鸦片烟人犯之东 城副指挥陈光交部议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旨：

依议。所有拿获兴贩鸦片烟土人犯之东城副指挥陈光，照著交部议叙。

钦此。

<sup>①</sup> 此系朱批日期。

### 八三〇、著两广总督祁埏等各就所属访察 出众之人才奏请升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水师提督吴、陆路提督张，传谕布政使存兴、按察使徐继畲。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朕思广东两年有余办理夷务，剿抚均不得手，总缘该省文武员弁不得其人，以致夷逆鸱张，一筹莫展。若沿海守令营弁平时能得兵民之心，一旦有警，以之御侮，则奋勇争先，以之守卫，则群情固结，以之诘奸戢暴，则民兵相助，众志成城。总在该督抚等平日留心人材，因地器使，俾得久于其任，各展所长。不但于海疆吏治营务日有起色，且可磨励人材，预储大器，特恐为资格所限，不能及时自效。当此需才孔亟之时，允宜破格用人，以资激劝。著祁埏、梁宝常、吴建勋、张青云并传谕存兴、徐继畲，各就所属文武员弁，勤加访察。如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此系为地方需才起见，该督抚等总须当善体朕意，虚衷延访，核实保举。如所保之人著有成效，朕必沛以殊恩，该督抚等亦蒙薦贤之赏。若虚应故事，无裨实用，不特将该员弁重加惩治，该督抚等亦难免薦举不实之咎也。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一、著湖广总督裕泰赶紧雇募盐船 水摸前往苏皖二省江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前有旨令四川、湖广购备木料，制造战船。昨复谕令裕泰雇备盐船，挑选水摸。计该督接奉后，自必将应造战舰遵旨妥办。其盐船水摸等项就近雇募，尤易为力。现在逆夷由海入江，滋扰江苏、安徽沿江各处，亟需此项人船协同剿办。著裕泰遵照昨降谕旨，赶紧雇募练习，探明该二省江面何处现有逆船，迅即派员驾驶前往，慎勿迟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二、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仍陆续撤回各省征兵 并查奏首倡升平社学义举之人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查明经费银两数目，并筹办夷务情形一折。据称接奉谕旨，通盘筹画，现在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省防兵二千六百余名，水陆壮勇共一万七千一百余名，兵勇两项，月需经费约七万余两，连各项费用，合计不致逾十万两之数等语。该省此时防守情形，本省防兵似已足资调遣，所留各省征兵，仍著该将军等随时相度，陆续撤回，勿致虚糜帑饷。该省西北乡绅士联名呈请于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学，纠合数十村庄居民，捐措银一万余两，



雇觅丁壮团练自卫，遇警并听调遣，敌忾同仇，深知大义。著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据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剴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未经调拨应用者，亦必概加赏赉，务期材勇倍出，御侮有资，方于海疆武备大有裨益。至虎门炮台及大小炮位必应赶紧修铸。此两项经费，著自六月始，即在绅士等续后捐输项内筹画办理。所有前经奏明备支之款不准动用，该将军等总当力求撙节，以杜虚糜而归实用。所奏查明来往逆船及在粤洋停泊各船数目，均已览悉。该将军等务当飭属严密防范，毋稍疏虞，仍随时查明奏报。

另片奏，高州镇总兵赵承德暂缓来京等语。著与新授广西提督达里保均赴新任，俟该省军务完竣后，再行奏请陛见。

又另片奏，飭令伍崇曜等赴苏差遣等语。另有旨谕知耆英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三、著照钦差都统哈琅阿所奏将副都统倭克精额等留山海关带兵防守并接应盛京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哈琅阿奏，续调吉林、黑龙江兵全数进关，并请留副都统在关带兵一折。览奏均悉。所有驻扎盛京之黑龙江兵五百名，驻扎高桥之吉林兵五百名，既有副都统富春及依勒东阿分领，足资管带。山海关地方紧要，倭克精额、乌凌额均毋庸分驻高桥，即照所请准其留关，一同带兵，以资防守。现在逆船肆扰江苏，难保不分觊北窾，倘驶至盛京一带，距山海关不远，著仍遵前旨，派副都统一人带

兵迅往接应。至金州、复州二处海口距关较远，设该处有警，只可听禧恩知会，相机酌量也。该都统务当督率将士，扼要严防，毋少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四、著漕运总督朱树将回空军船分帮 寄泊并妥议防范章程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朱树奏预备回空并酌益京仓粮石一折。本年回空军船不能按限归次，所有水手人等，惟在该漕督严行弹压，俾不致恃众滋事。前已有旨谕令朱树折回，妥为安置，并飭令李湘棻、周天爵前往，协同筹办。现在空船已有南下，著该漕督迅即折回，遵照前旨，将各省军船，酌量空阔处所分帮寄泊。其水手等既不可听其自散，以致聚集生事，其应如何严密防范之处，即著妥议章程具奏。至所请酌拨近省仓贮以益京仓一节，已交户部议奏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五、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照所奏筹议经费 惟现任官捐输事不可行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祁埏等奏筹议经费以资备用一折。据称该省现在库贮可以提拨裁省者，计藩库可筹出银八万七千余两，运道二库可各节省银三

万两。此项银两，既据该督等查明系属可以暂行撙节之款，即著照所议办理。俟五年后，察看情形，如经费业已充裕，即仍照常支给，以符旧制。至各省捐输，如系绅士等情殷报效，原不便阻其踊跃急公之意。若由现任官捐措，事不可行。所有粤海关监督自愿措捐银二万两，及该督抚司道府县等各请捐廉之处，均无庸议。

又另片奏，顺德县何怀名烟案内应行入官田产，现经确查估报，著即勒限三个月，严飭各县如数变解，作为军需之用，毋任再有迟延。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六、参赞大臣文蔚等奏报现筹 浙江省城防堵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军录）

臣文蔚、臣特依顺、臣卞士云跪奏，为扬威将军统兵赴苏，现筹浙江省城防堵事宜，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六月二十五日准扬威将军移咨，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前因逆夷欲由大江内犯镇江。云云。钦此钦遵。移知前来。臣文蔚当即由绍兴渡江，赶赴杭州，会晤扬威将军并臣特依顺，将浙江省城防守事宜会同商酌。

查浙省自上年至今，历次奉调各省官兵一万五千余名，自江苏告警，叠经扬威将军先后调拨七千余名，并此次统带二千余名，总计已逾万数，浙省兵力实形单薄。前经扬威将军与臣卞士云筹商，将本省温、台衢处各营兵酌调一千二百名，移驻省垣，以资防守，业经奏明在案。兹各营官兵陆续即可到省。缘尖山海口与省城最近，现值伏汛潮汐正旺，最为吃紧之时，该处有宜昌镇总兵博勒恭武带领湖北兵一千二百名，驻扎七堡地方，足以扼入尖山入江要路。海宁止余山西抬炮兵二百名，抚标兵一百名。今拟添黄岩兵三百名，

均交副将岱昌管领。臣特依顺带领湖北兵八百名,陕西兵二百名,寿春兵五百名,处州、衢州兵共六百名,并臣文蔚由绍带回四川建昌兵三百名,暨乐清、平阳各营兵二百五十名,共兵二千六百余名,均由臣特依顺统带,仍分驻省城内外各要隘地方,随时教练,务足以资防守。至嘉兴府与江苏水陆各路均属接壤,前次汉中镇德坤所带陕西兵一千名,已经调往江苏,必须拨兵守御。该处现有乍浦满营兵一千二百名,今再派温、台两营兵四百五十名,与嘉兴协标兵丁一同驻守,似可不嫌单薄。至绍兴以及曹江、上虞,除调赴江南及拨驻省垣外,各处防兵勇仍令照旧屯驻。臣文蔚与提臣段永福随时控制,亦尚无虞。嗣后如另有调拨事宜,仍当相机办理,臣等惟有激励将士,俾得众志成城,借以仰纾宸廑。

所有臣等会筹浙省防堵缘由,理合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八三七、江南狼山镇总兵顺保奏为遵 旨带兵丁驰赴淮扬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军录)

江南狼山镇总兵奴才顺保跪奏,为遵旨会商防堵,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六月二十六日亥刻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逆船驶进江口,镇江失守……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奴才一介庸愚,毫无知识,仰荷圣恩高厚,畀以重任,悚惧难名。奴才于二月抵任后,因嘆夷猖獗,滋扰沿海,奴才即将所辖沿江沿海一带港汊要隘分兵防堵。五月间,宝山、上海失守,奴才随于港里附近狼、军两山适中之地驻扎营盘,亲督将备,不时瞭探,以为各港策应。仍不时驰赴港

口，激励弁兵奋勇防御，以备不虞。仍一面示谕沿海居民，团练义勇，以为声援，并严查私梟土棍，一有不法，随时惩办，以杜抢劫之渐。惟狼山辖境，江面辽阔，夷匪火轮船只虽在南江中泓游奕，均有数十里之遥，炮力难及。仰赖皇上天威，未近港口滋扰，自镇江失守，淮扬危急，奉旨：著奴才与河臣麟庆妥为商议，在于扼要处所防堵等因。

伏查镇江失守，江北一带最关紧要，且泰州地方倚匪盐梟乘此聚众滋忧，现经委派员弁前往，随时剿办，近来稍觉安恬。今该逆船仍在镇江江面常川游奕，扬州等处势甚危急。奴才遵奉谕旨，赶紧驰赴淮扬，与河臣麟庆妥商，在于紧要处所堵御，竭尽血诚，不敢稍存懈怠，以副圣主垂念地方之至意。

再，狼山镇辖事务，奴才飭委中军游击杨光祚代拆代办。奴才带同调署中营守备泰州营守备马功奇，并千把二员，酌带兵丁，（朱批：未知若干名数？）于二十九日拜折后，即携带关防启程。

所有接奉谕旨及奴才启程商办日期，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仰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八三八、著江浙闽粤各督抚拿获为英人递送京报 之人即根究来踪据实奏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浙江巡抚刘、署浙江巡抚卞、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前因耆英奏，暎逆每日阅看京报。当经降旨，著该督抚等严密查拿递送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闻矣。兹据刘韵珂等奏，遵旨严飭各属，于水陆要隘盘查等语。此项为该逆递送京报之人，即系汉

奸无疑,总当设法访查,一经弋获,即著确讯如何辗转递送实情,从严惩办。此外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亦著仍遵前旨严密查拿,并于获犯后根究来踪,据实奏闻查办,以杜奸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九、著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请添调 黄岩等处兵丁防守省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浙江巡抚卞。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据卞士云奏,浙省兵力较单,请酌量添调防守省城一折。据称浙江所调各省官兵,因江苏地方逆夷猖獗,叠经先后调往六千余名。现在奕经驻扎王江泾,尚须带兵策应,省城兵力较单。著准其添调黄岩、温州等处镇协各兵一千二百名,赴省城防御。至所称温州、台州洋面均有盗船游奕伺劫,仍当迅速拿办,毋任日久蔓延。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四〇、著参赞大臣齐慎晓谕镇江兵民 暂缓复业并查奏英情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齐慎奏逆夷现在情形一折。据称探明逆夷于二十二日由镇江北门出城上船,仍时令黑白鬼子汉奸数十百名在城内外巡游,约计城内尚有逆夷汉奸二千余名等语。览奏均悉。该逆诡谲异常,既

已退出镇江，复留鬼子汉奸多名，难保不诱令我兵深入，别图陷害。著齐慎晓谕兵民人等，暂缓复业，免堕奸计。城内埋藏铁炮木匠，仍须探明作何用处？逆船有二十余只，系从外洋甫经驶入，其开至仪征三江口一带，究有若干船只，意欲驶往何处？著一并查明具奏。该参赞大臣现驻扎丹阳以西，择要防御。又飭令官兵五百名前往新丰一带屯扎，新丰为内地紧要门户，务当严密防守，勿令该逆窥伺窜入，尤宜稽查汉奸，恐代为探晒路迳。至扬州一带为该逆所垂涎，本日已另降谕旨，飭令麟庆、但明伦分别加意堵御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四一、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酌调

##### 鲁豫援兵严密守御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传谕按察使銜·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据齐慎奏，逆夷于二十二日由镇江北门退出回船，仍留二千余人在城，其船有开向仪征三江口一带停泊等语。该逆舍镇江而北渡，必系窥伺扬州，前调山东、河南兵丁计日可到，著麟庆酌加调拨，传谕但明伦竭力守御。其河道应填塞者即行填塞，以断其窜入之路。总宜层层布置设伏，互为声援，前路要隘固当拨兵严守，而后路接应尤不可虚，勿专注意江干，孤军无助，一经挫失，该逆则入无人之境，又蹈他处复辙。是在该河督等洞烛机宜，妥为调度，其所保全者大矣。懍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麟庆并传谕但明伦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四二、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饬属 严查拆动折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旨：

兵部奏，接到靖逆将军等五百里奏折一件，查验包封，印花拆动，黄绳失去，并有直隶献县印结。此项折件夹板以内虽无拆动情形，其包封黄绳究由何处损失，著讷尔经额饬属由献县以上按站严查，据实参奏，毋许稍有隐饰。现当军务吃紧之际，似此折报往来，胆敢拆动印花，尚复成何事体。嗣后各该县接递折报，查有拆动情形，著将原递之人立即扣留，向上站查究明确，迅即禀报，以凭参办而肃邮政。

钦此。

## 八四三、著察哈尔副都统敬敷照所奏自行 捐造马枪并认真练习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敬敷奏，请添设察哈尔八旗马枪，以资操演一折。据称察哈尔八旗蒙古兵丁额设八千余名，仅有鸟枪六百四十杆，未免兵浮于械，请添设马枪四百杆，每旗分给五十杆，责成各该总管等认真教习等语。所办甚好。著准其自行捐造，所用价值免其造册报销。余均照所议办理。唯马枪贵在有准，著设立木牌认真练习，不必拘定马上三枪之数，总以所发皆中，克收实效为要。又据奏，察哈尔蒙古官员兵丁共捐马二千五百五十匹，开单呈览。该官员兵丁等急



公好义，甚属可嘉。著赏收。其应如何管理之处，该副都统即会铁麟定拟具奏，候朕施恩。所有此项马匹即交商都牧群总管另群牧放，以备调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